

DA03 / 17
前 言

这里搜集起来的文章，是我从1943年到1946年3月用“子怀”的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国际述评每两周出一次，在上述三年三个月的时间内，除1944年4月至8月我因病请假，由夏衍同志（用余伯约的笔名）外，都是由我执笔的。

这个专栏在报纸上出现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部分述评在1943年出版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还强》，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1945年的国际述评曾出版过一个单行本《从战争到和平》。

开头的时候，从1943年1月至9月，每篇国际述评都是没有大标题的，此后才有大标题。这些大标题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语言，指出或暗示当时国际局势的要害，以期对读者有所帮助。现在为了体例的一致，没有大标题的，加上了大标题；有大标题而意义太笼统的，作了些改动。例如，1945年有一篇《控诉》，从头到尾都是批评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现在就直了当地改为《控诉赫尔利》。大标题的改动，都在篇末注明。

在一些述评里，一篇之中有时出现明显重复的语言或形象，这在当时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就没有必要，甚至是累赘了；对于这些明显重复的地方，现在作了必要的删节。

至于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被删去的章节，因原稿早已失落，一律保留原来发表时的样子。

我是1942年秋调到重庆工作的。当时《新华日报》正在进行整风改版。我记得，增设国际述评栏也是改版的措施之一。

《新华日报》是在党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的领导保证了它在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指定我负责的国际述评，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的话，那主要是由于组织上的关心和指导。

国际述评，顾名思义，当然要又述又评，这就涉及到材料和对材料的分析两个方面。关于材料的搜集，当时在重庆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想方设法开辟自己的材料来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点，但也绝不轻视、放松对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时正是从反面材料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国际形势的发展中，任何一个新出现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问题的关系，尽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同其他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就有必要经常从战争的全局来考察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一个新的问题。国际述评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述”和“评”各占一半，实际上真正费气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这一点，问题也就解决大半了。

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力求做到有比较充分的根据，避免没有多少根据或根据不足的论断。这些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总而言之，判断必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有多少根据说多少话。在没有比较充分根据的情况下，要设想几种可能，做几手准备。有了比较充分的根据，在指出主要倾向时，也要注意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说死。

这些评论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胜利前后国际形势的文章，都

是紧跟着时局的发展仓促写成的，当时只求说清楚想说的话，来不及字斟句酌。它向大后方人民传播了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激情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希望重新出版这些文章，对今天的读者也还能有点参考价值。

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出版这本书，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乔冠华

1982年12月27日

目 录

一九四三年

- 条条道路通往柏林、罗马和东京…………… (1)
- 春潮…………… (7)
- 斯大林的大手笔…………… (15)
- 这—个—世界—不能—只有—部分—国家—是—自由—的—
…………… (23)
- 希特勒只能重蹈拿破仑的覆辙…………… (31)
- “太迟”和“太少”是一样致命的错误…………… (35)
- 警惕希特勒的阴谋…………… (42)
- 法西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48)
- 北非战事结束…………… (55)
- 共产国际的解散…………… (61)
- 事件的急流往往把人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70)
- 不应过高估计敌人…………… (77)
- 希特勒的“夏季攻势”…………… (84)
- 墨索里尼的垮台…………… (96)
- 只有血的纽带…………… (104)
- 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 (113)
- 形势比人还强…………… (124)
- 漂浮终不是办法…………… (132)
- 人创造了形势…………… (140)

团结作战救世界	(147)
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	(155)
新时代的起点	(164)
大事件的前夜	(171)
怀着信心瞻望	(178)
从胜利的民主望民主的胜利	(186)

一九四四年

站在胜利的前 门	(199)
明流与暗流	(207)
混乱必须澄清	(214)
庄严的信约	(222)
从天上到人间	(231)
怒吼吧，莱茵河！	(239)
八月秋高风怒号	(246)
人民的力量更强	(254)
从魁北克到莫斯科	(265)
抱着深刻的信念	(273)
民主是生命的活力	(287)
拒绝死亡的还是死	(295)
钟声为谁在响	(304)
沉寂不是和平	(313)

一九四五年

迎人民的春天	(322)
站在命运的河边	(330)
不能再拖	(339)

克里米亚的道路	(349)
这是斗争的道路	(357)
大转变的前夜	(365)
悼念罗斯福	(374)
红军解放柏林	(383)
消灭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393)
谁都阻止不了	(401)
从混乱到澄清	(410)
镜头转向远东	(419)
这里不是避风塘	(428)
时代终究是变了I	(437)
天亮了	(446)
日出之前	(455)
论中苏同盟	(463)
抗着逆流前进	(471)
雾伦敦	(480)
追随不是政策	(489)
动荡	(498)
原子弹	(507)
号召	(516)
控诉赫尔利	(525)
一九四五年	(534)

一九四六年

希望	(543)
波与流	(551)
评邱吉尔福尔敦演说	(559)

条条道路通往柏林、 罗马和东京

——自一月一日至一月十四日

美国不进防空洞

美国参战一年了，然而直到现在总还有一些人，无论是在美国的国内和国外，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美国的政策，特别是因为去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在国会稍为增加了一些声势，这一种怀疑好像是更加信而有据；然而，万人期待的美总统对七十八届国会的演词，终于在七日发表了。罗斯福总统怎样说呢？

他首先叙述了过去的一九四二年世界战争的发展，特别强调指出：“一九四二年全盘战略最重大而显著之发展，当首推苏联绵长战线上之事实：一，斯大林格勒之坚守；二，苏军在各线所采之攻势，此项攻势发动于十一月下旬，其后即以极大之力量与效率向前推进”。继而又指出在太平洋方面：“防御消耗战之期间已过去，今日之目的在迫令日本作战；去年吾人曾阻遏日本，今后吾人将向前迈进矣”。“在进攻日本之际，吾人将与中国之英勇人民携手前进”。

美国在世界战争中的意义首先是在于它是民主国家的兵工

厂，在这一方面，一九四二年美国成就了些什么呢？

“吾人(美国以下同——作者)一九四二年之生产为军用机四万八千架，超过德意日之总和；去年十二月吾人共造军用机五千架，生产率正迅速增高……坦克生产方面，吾人计划已略有修改，根据作战中所获得之经验，吾人已转移一部份坦克生产之力量，用以增产新野炮，尤其是自动炮车。其它方面之生产数字则为战车，如坦克及自动炮车之类，一九四二年共产五万六千辆。而一九四二年之机枪生产量共为六十七万挺，较一九四一年增加六倍，较第一次欧战时参战，一年半中之总生产量增加三倍……”（七日演词）。“造成商船八百零九万吨，已超出其原定之造船目标”（罗氏八日谈话）。“所谓民主国家之兵工厂一语，已名副其实矣”（七日演词）。自然，仔细的考察起来，美国的战时生产机构还存在着许多弱点，不过，从大体上说，“民主国家兵工厂”的一语是逐渐的名副其实了。

然而问题在，就是在今天在美国确有小一部份人主张把这兵工厂转为己用，不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要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兵工厂。罗斯福总统怎样回答这些人呢？他说：“今日无疑有少数美人，甚至认为本国在安逸之环境下，结束战争后，即可退居美国洞内闭关自守，但吾人业已获得教训，即吾人纵即能掘挖深度足以防御劫掠性动物之洞穴，吾人亦知矣，倘不能消除世上劫掠性动物之羽翼，则彼等之实力即将加倍生长，而将在短短一世代之内，起而再扼吾人之喉管。”假如在战后美国可能躲进防空洞——实际上是防兽洞的话，那么，今天，美国更没有躲进防空洞的理由。

一九四二年过去了，新的历史正在展开，罗斯福总统说：“余今不预言战争将于何时结束，然余确信一九四三年将令联合国家在通往柏林罗马及东京之大道上获得极大之进展”。

近代的巨人

“一九四三年，将令联合国家，在通往柏林罗马及东京的大道上，获得极大之进展”。这不是预言，这是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历史事实。

欧亚两大战场，条条道路通向柏林罗马和东京；然而在目前，在这一条大道上进展得最快的却是北高加索红军的英雄的步骤。苏军的反攻，一如罗斯福总统之预言，是早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就已发表了，然而严格的说，苏军反攻的重心只有到了上月底本月初才转移到高加索来。另一方面，反攻的重心虽然转移到一线，反攻的展开却是全线的，这不但是因为只有全线的战术反攻才能找出敌人全线上最弱的环节，加以打击，模糊敌人的视听，使其不知所从，而且是因为只有全线的战术反攻才能牵制敌人的兵力，使它不能向苏军的主攻方向转移；这样我们就看到和高加索反攻的展开同时，苏军在中路又发动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攻势：一月一日苏军在中路克复了大弓城，在北高加索同时收复了卡尔密克的首府埃利斯达。紧接着胜利的闸门打开了：一月三日苏军克复摩兹多克，这是高加索苏军反攻第一个重大的收获，我们可以想像到，一月四日，当苏京广播电台放送出这一个消息，欢歌祝捷，全苏联的人民是在怎样的一种鼓舞当中；四日克复那尔契克；五日克复风凉站，和这同时，顿河下游苏军克复齐姆兰斯卡雅；七日，由埃利斯达南下的苏军克复埃城以南一二〇哩的乌诺兹汉诺市，和行将由风凉站一带北进的苏军遥遥相望；十一日克复了风凉站的苏军向前追击，克复乔治埃夫斯克、矿泉水和五山城，到了最近两天这一方面的苏军已经进展到距离阿玛维尔不到一百公里，而另一方面由矿泉水和乔治埃夫斯克一带向北推进的苏军已有和由

埃利斯达南下的苏军合围之讯；此外，顿河下游由科台尔尼科夫南下的苏军亦于八日克复了什摩尼基；目前各路大军都在踏着敌人的尸骸，攻击前进。

打开地图，两个包围圈在逐渐形成中，一个包围圈以北高加索德军全部为目标，其北翼已伸展至什摩尼基，其南翼则在向阿玛维尔推进中，而其理想中之合围点当在顿河出口处的罗斯托夫，另一个包围圈则在埃利斯达——矿泉水一带以西。现在我们不预言：什么时候这个大包围圈才可以形成。我们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整个反攻计划，其目的固在收复失地和解放人民，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消耗德军的主力；因此苏军反攻胜利的指标就不能单纯地放在名城的收复上，而是应该更加着重地放在德军主力的损失上，虽然北部高加索的解放已经是看得见的事情了。

关于德军兵力的损失，在这一个时期的，我们还没有接到综合的统计，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前一期的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自十一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卅日）中，德军兵力死伤被俘总数十六万八千四百名中，被俘的竟占去七万三千四百名，死伤数与被俘数之比竟高至九比七，这说明了德军这一次的失败是包含着怎样严重的性质。

远在去年夏季，德军再度占领了罗斯托夫，挥兵南下的时候，当时他们满以为，巴库的油田是在他们的袋口里了；半年以来，他们的目的未能全部实现：在东被阻于格罗斯尼油田大门之外，在西则被阻于图阿普斯的城郊，然而半年来北高加索被占领区的民众是苦了。现在，解放者来了！这令我们想起古代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据说，当时有一个神，名字叫做普罗美修斯的，因为把取火的技术传给人间，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触犯了天神宙斯，天神大怒，把普罗美修斯用枷锁扣在高加索最高的山峰，动弹不得，后来来了一位大力士，名字叫做赫拉科勒斯的，才把他解放了出

来。北高加索的民众不是普罗美修斯，希特勒更不是天神宙斯，然而来把北高加索的民众从希特勒的魔掌下解放出来的，却正是二十世纪近代的巨人：红军。

法兰西的熊熊火焰

自从去年圣诞前夕法属北非最高委员达尔朗被刺身死，因为十一月六日美军在北非登陆，德军进占全部法国而引起的法兰西人民的再生运动，无形之中，受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打击。对于这一个问题，远在美国登陆，美政府支持达尔朗再起的当时，英美的舆论界，特别是英国的，对于美政府的这一举，就有过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比较持重的伦敦《经济学者》于猛烈的反对了美政府这一举之后，甚而至于叹息道：“英美在北非的军事合作是做到十全十美了，然而在政治上都各行其事”（大意，见十一月二十一日同誌）。达尔朗死后，吉罗继之为北非法国高级委员；因而戴高乐或达尔朗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戴高乐和吉罗的问题了。我们承认美政府对于维琪的态度稍稍不同于英国，美政府对于维希的确有时是“悲悯多于愤怒的”（以上同誌中语），不过，有两个原则是英美共同承认的：一、结集一切反希特勒的力量，争取胜利；二、战后各民族的政府由各民族自己决定；根据前一个原则达尔朗军的力量无疑义的应该计算在这一条广泛的统一战线之内；根据后一个原则，戴高乐和达朗尔朗（吉罗德）领导权的争论在今天毫无现实意义。因此，我们充分欢迎最好戴高乐与吉罗会晤，谋商合作的企图；另一方面（十二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格来尼亦已自巴黎抵达伦敦，代表法国共产党正式支持战斗法国之事业，这些都表示着法国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在不断的扩展。

团结，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救法国。民主宗邦的法国人民，法

兰西大革命的子孙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呻吟得太久了，现在是站起来的时候了！那么，努力吧，努力“使敌人再度获见法兰西战争之火焰熊熊而起，该火焰将激动数百万法兰西男女，燃起同一之热情，同一之厌恶，同一之激愤；受此一激动之推进，将有一日使法国全境以及所有欧洲受蹂躏之国家，起而为国家复仇，为祖国争取胜利”（十三日戴高乐广播）。紧跟着苏军在东线的反攻胜利，法兰西再度燃起熊熊火焰的时光已经不远了。日渐扩大的法国境内的游击活动正是这一发展的指针。

（此篇署名原用洛木）

春 潮

——自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夺开了闸门的洪水

好像是夺开了闸门的洪水，苏联红军的反攻慢慢地但是不可抗拒地淹没了法西斯德军的阵地。

在过去两周中，首先是在北高加索前线，苏军先后克复了伏罗希洛夫斯克(二十一日)和阿尔玛维尔(二十三日)其前锋目前距离克鲁泡特金不到三十哩。在南路，顿河左翼，苏军渡过了曼尼奇河，克复了沙尔斯克(二十三日)；西南路，顿河盆地，苏军先后克复了密雷罗佛(十七日)和卡门斯克(十八日)。这三路的发展都是继续着过去的战斗的。在过去的两周中，两条新的战线展开了：其一，是北路列宁格勒的战斗，这一方面的战斗开始于正月十日，经过了一个礼拜的苦斗，十八日那被包围了十六个月(自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四三年正月)的不朽之城终于解了围，拉多加湖南岸的苏军和佛尔霍夫的苏军完成了会师，夺回了希利塞尔堡；被包围被孤立了十六个月，列宁城现在又来参加这伟大的反攻的进军了。其二，是中南路佛罗内兹方面的反攻，这一带的反攻发动于本月十三日，激战三日，十六日首先克复了罗索希，接着就于十九日克复了瓦鲁基，奥斯特罗高基斯克(二十日)和佛罗内兹旧城(二十五

日)；现在这一方面军正在向更西面的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方向推进，其前锋之一部已突入乌克兰境内。

这些都是英雄的成就，桂冠要戴在英雄们的头上，二十五日斯大林委员长特下令激励三军，号召他们踏着敌人的尸骸前进，彻底消灭法西斯，把德国兽军赶出苏联的国境。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文告，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今年正月十九日的二月反攻中，红军已经击溃了德军一百零二个师，占其总数二百四十个师的百分之四十；在这当中德军被俘总数达二十万而其阵亡总数则有五十余万之众，换言之，即在其被击溃的一百零二师当中，被歼灭者当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同期间各线苏军前进了四百哩；此外关于装备器材巨大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这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字，它不但将严重的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行程，而且将深刻的影响着德国的国内战线，因为据我们所知道，德国整个的冬季(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四三年五月)的军火生产计划，由于无法弥补的人力的缺乏，是以冬季“东线无战事”为前提的。

德国的后方暂置勿论，单谈它的前线，在上一次我们的评论中，我们曾就德军被俘数对阵亡数的比例之高，指出德军失败的严重性，不过在那一个时期，德军虽然成千成万的束手待毙，然而自动投降的事情还不多见，更无论集体投降了；可是，现在不同了，不但自动投降的现象已毫不足怪，而且集体投降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了，最近斯大林格勒附近德军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师的全师投降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我们不过低估计德军的抵抗能力，不过像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事情总会有一天从“量”的发展转变为“质”的发展的，古人说“兵败如山倒”正是指的这一“质”的转变，虽然为要促成这一转变，苏军和同盟军全体还要作更大的努力。正如同德军的失败不是一个寻常的失败一样，苏联的胜利不是一个寻常的胜利——仅仅乎收复失地或者是消灭敌人的胜利。苏军的胜

利不但是表示了苏军力量的增长，士兵作战的英勇，指挥部的镇定和灵活，而且表示了苏军在近两年的考验中已经学会了一种战术，这种战术在本质上是能粉碎德军的闪电战术的；从这个观点上看，最近苏军的胜利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泰晤士报》莫斯科记者的意见，他说：

“苏联战术显比德国优越，此事给予德统帅部之烦恼，绝不亚于德军之失地。东线似已发展至一新阶段，兵力配合之新方式，苏军已创造成功。炮兵之优越久为苏军之特长，今因炮兵动力之增加及苏军将领利用此优点之更加勇敢，已变为决定因素。苏军前锋中之若干部队曾为参加保卫莫斯科之役而赢得荣誉者，上述优点之一部本为其所素具，今则由其他部队根据新方法加以运用，德军之战术遂更相形见绌。德军用以阻挠苏军之工事，在苏军坚无不摧之火炮下，迅告破碎，德军戍守部队原有支持数月者，数日之内即被克复，撤退之德军，常见其退路为苏所遮断。此种实战中之优越性可使人以为：最近之胜利可为完全胜利之试金石”（十五日伦敦路透电）。

我们不打算进一步的分析这一问题，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战术上，苏军虽具备了这无坚不摧的“动力化炮兵作战”的优越性；在战略上，苏军却是尽可能的避免正面攻坚的，这表现在反攻二月中任何一处的战斗上，例如阿尔玛维尔之役，如果是正面攻坚，早在半月前，苏军就可以发动了，然而阿尔玛维尔的克复却是在它的前后左右较弱的据点被×除了以后。由于我们对于前线实际情况不明瞭，这一种战略有时好像是有点“乱来”，例如佛罗内兹前线的战斗就是先克复了罗索希和瓦鲁基（十六、十九日）再克复奥斯特罗高基斯克（二十日）而最后才克复了佛罗内兹（二十五日）的，这从地图上看无论如何是不大容易了解的，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战争的发展总是直线的逐步发展的。过去德国法西斯曾经

说“在战术上，俄国人不按照规矩打仗的”，现在，连苏军的战略也变成“不按照规矩”了。事实上，这很简单，过去，在西欧的军事学上曾经有一个术语叫做“过滤战术”，这一个术语是非常“形象化”的：进攻的部队有如春潮向前展开，假如它碰到了岩石，它并不因此而停止前进，相反它从岩石的周围和缝隙里转过去，慢慢地从岩石的四周来包围它，直至最后淹没了它。目前苏军所运用的战略正是这一种“过滤战略”，红军的反攻有如夺开了闸门的洪水，慢慢地但是不可抗拒地淹没了德军的坚强据点。

上一次，我们指出了罗斯托夫有慢慢地成为这反攻之潮中的孤岛的可能；在最近两周中，由于两条新的反攻战线的展开，一个新的远景出现了：由于列宁格勒的解围，红军的北路前线活跃起来了，这有和大弓城方面红军打成一片，威胁中路斯摩棱斯克德军后方的可能，二十七日提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北路军前线总指挥指示着这一发展；由于佛罗内兹方面反攻的胜利开展，被威胁的将不但是南面的罗斯托夫，而且还有西面和西南面的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

决战还在前面

正如同去年斯大林格勒的坚守造成了英军在北非的十月反攻（十月二十四日）的基本条件之一的一样，两月来红军伟大的胜利反攻，方便了英军的第二次北非攻势，而另一方面英军北非反攻的顺利展开，又呼应了苏军的反攻，加强了同盟国家对于轴心军队的打击。

英军的攻势发动于本月十五，经过了七日的战斗，二十三日英军正式占领了意大利北非殖民地帝国首府黎波里，据说，当这一消息传到罗马的时候，法西斯惊慌失措，罗马城“宛如一个搅乱

了的蚁塚”，其对于意大利打击之严重，可想而知。

我们这里不打算去分析的黎波里为英军占领的军事意义，我们要指出的是，在这七日的作战过程中，英军并未遇到激烈的抵抗，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的黎波里的占领并未经过激烈的巷战，这一方面表示了德意联军并没有据守的黎波里的能力和企图，另一方面表示了，真正的决战还在前面。

德意联军为什么不企图据守的黎波里呢？主观的企图产生于客观的力量，他们没有据守的黎波里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远在去年十一月中，德军进占突尼斯的当时，德国的军事发言人早就扬言：作为一个军港，的黎波里还不如比塞大了，这足以说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德军已经知道它的能力不能同时据守两个军港。然而这不是说，德意准备放弃北非了。不却巧相反，所有的迹象，指示出他们将负隅顽抗。我们不知道目前德意在突尼斯集中了多少部队（有云十万）不过德意准备在这里作一决战是很显然的。

记住了利比亚战争过去几次风云覆雨的命运，我们绝不过低估计隆美尔部队在沙漠作战上的才能，因此在行将到来的决战中，战局一时的进退还不是完全不可能，不过，从整个力量对比上看，北非轴心部队的肃清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目前，英军正在以的黎波里为据点，巩固他们的已得阵地和充实他们的给养（特别是解决水的问题），我们相信，真正的决战不久就会到来，而在这一决战中，英美联军一定能发扬他们光辉的战斗传统，取得最后胜利。

法西斯必须投降

由于苏联的胜利反攻，由于北非战争的顺利进展，由于太平

洋方面新几内亚战事的告一段落，整个的世界战局改变了，改变了的新形势要求同盟国家间，特别是英美间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新战略，于是就有了英首相邱吉尔和美总统罗斯福第四次的会谈。

这一次的会谈地点是在西非的卡萨布兰卡；会谈时间达十日（自十四日至二十四日），与会者除英美双方的军事参谋人员而外，又曾经常与我国和苏联政府保持联系，其讨论范围之广泛及讨论时之缜密，于此可以想见。

事关军机，我们不知道这一次会谈的具体的决定；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三项有关文件：第一，英美官方所发表的公报；第二，英首相和美总统对新闻记者的谈话；第三，美总统致在欧美军的电文。根据公报，我们知道：“全世界各战场均经逐一检讨，决定调整一切资源，以备在海陆空三方面从事更猛烈之战争……两国领袖及其参谋人员，已在一九四三年之对德意日作战中应采之作战计划，商得完全一致之意见；以期在一九四二年底业已显露之有利转变中取得极端有利之地位”。对于苏联则云，“总统与首相深知苏军在其全部陆上战线单独作战之重荷，彼等之主要目标即在于最适当之地点，采取尽量猛烈腰击敌军之方法，尽量减轻苏军之负担”。对于我国则云，“决在对中国为共同所从事之伟大不倦奋斗中，协助蒋委员长”。

根据美总统致在欧美军的电文，我们知道英美二大领袖已一致认为防守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是同盟国家发动反攻的时候了；从哪里反攻？我们不必妄加揣测，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对新闻记者的谈话里，罗氏谓“德日之作战能力，必须消灭”，而不及意大利，意大利是轴心装甲上最脆弱的一环，而目前北非战事的顺利发展，又却极有利于在南欧开辟战场，这一点暗示值得我们注意。此外，这一次的罗邱会谈又附带的开始解决了法国内部的

团结问题，其意义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整个的战争形势已经改变，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因为是他们才叫这一个世界“陷于忧愁与破坏”；我们衷心地欢迎罗邱会谈的这一全面的决定，更衷心地希望这一决定能迅速的见诸实行，这一个世界忍耐得太久了！

一座泰山下了一只耗子

一方面由于整个形势的改变，一方面，更现实地，由于那“海上的凡尔登”（指瓜达康纳尔之战），不断地绞着他的骨髓，随着一九四三年的来临，日寇走上了一条更加迷惘的歧途。在这当中还有值得指出的是，轴心国家内部的矛盾，有些时，德国撤换了它的驻日大使奥托，改派希特勒的私人史塔玛充任，德国对于日本不能不有所要求，日本怎么办呢？很显然的，无耻汪逆对英美的宣战（正月九日）既解决不了它自己的苦闷；一纸空文的日德意经济协定（二十一日）也解决不了它和德意的矛盾。究竟日本向那里去呢？十四日日皇召宴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副议长铃木；同日午后四时，东条内阁又召集了一次重臣恳谈会，出席者有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平沼骐一郎、近卫文麿、米内光政、广田弘毅、林銑十郎、阿部信行、原嘉道、东条首相、谷外相及青木大东亚相等兴师动众，这显然是讨论的日后最高国策；再过几天，二十一日，东京又发出广播说，东条抱病，议会由二十六日延期至二十八日；很显然的，以廿一日至二十八日这几天，上述的那种讨论是一直继续着的。

二十八日，日本议会开幕，东条开口了，有什么新花样没有呢？一座泰山生了一个耗子，费的力气不小，然而产生的结果却是极其可怜。

他说：“（‘必胜’等字略。）战事爆发后，我即获得有力之空军根据地，其位置异常适宜，此等根据地日渐加强……占领区内各重要区域据点与有力之战略根据地等现在完成中……美国自夸言其工业能力，妄图恢复其业已受创之作战能力，吾人自无舍弃守卫此种局势之责任，而此局势需要吾人作最大之努力，本年确可谓决定战之一年”（二十八日中央社讯）。

演词全文我们还没有看到，不能作全面分析，不过根据以上引证的几点，我们可以看出，一、关于空军根据地云云，完全是日本空军在南太平洋质量皆不如盟军的一种独以自慰的悲鸣，因为在今天的太平洋战场中，空军方面，日本唯一的优点，就在于它拥有更多更近更好的空军基地而已；二、关于一般政策方面，日本仅仅乎是“自无舍弃守卫此种局势之责任”，换言之，在国际舞台上，日本的政策在目前仅仅乎是“守卫”其占领区域而已，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是没有的，这自然不是说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不会采取一种绝望的冒险政策，更不是说，它们会向最弱的一点发动某种限度的进攻，却巧相反，正因为如此，这一种向最弱一点进攻的可能性增加了。这里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警惕，攻势是最好的防御，我们防御日寇最好的方法是反攻。准备反攻是我们今天的紧急任务。

斯大林的大手笔

——自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二日

“斯大林的大手笔”

英雄的步武，没有一刻休停。

在高加索方面，苏军先后克复了克鲁泡特金（正月二十九日）和迈科普（正月三十日），迈科普是德国法西斯在高加索占领了的唯一的油田区；现在事实证明了，德国法西斯虽然占据了这油田区已达半年之久，他们是一滴油也没有搞到——由于苏军在撤退前的迁移和不能迁移部份的破坏；由于撤退后苏军游击队经常的袭击和破坏。接着，三日苏军又克复了库希契夫斯卡雅，切断了高加索德军的最后和唯一的退路，莽莽的库班草原已经名副其实地变成了德国法西斯的坟墓；迨至最近，苏军又克服了斯塔罗明斯卡雅（四日），贝台斯克（五日）、叶斯克（六日）和亚速城（七日），反攻的潮水，涨到了罗斯托夫的城头，罗斯托夫已经发生巷战。

在佛罗内兹方面，苏军先克复了卡斯托尔诺埃（二十八日）、希契格里和提姆（二日），剪除了库尔斯克德军的东部屏障，接着就进一步切断库尔斯克，北和奥莱尔（法台什七日收复），南和哈尔科夫的联系，孤立库尔斯克，完成对库尔斯克的包围，库尔斯克终于在八日为苏军克复。

在哈尔科夫方面，三日苏军克复克拉斯尼利曼和库比扬斯克，切断哈尔科夫和顿内茨盆地德军的联系，从东南而来威胁它，接着又克复伊沮姆(五日)，从南面来威胁；克复比尔哥罗德(九日)从北面来威胁；克复佛尔羌斯克和楚古耶夫(十日)，从东面和东北面来威胁；目前哈尔科夫，已经处于半被包围的形势之中。

其时，二月二日“冠以斯大林的英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区的战役，经过“一百六十二日宛如史诗”的战斗结束了，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辉煌的战斗，它已经在战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历史上有过不少著名的包围歼灭的战役，但是和斯大林城之役比较起来，那是显得多么苍白啊！在斯大林格勒区，红军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国法西斯官兵，他们不是被俘虏，就是被歼灭了。假如不是实际上有了这件事，从纯军事的观点看，那是几乎被认为不可能的。使不可能的可能，红军完成了历史上的奇迹。

斯大林格勒区的大胜利是怎样可能的？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想最好是借用英首相邱吉尔最近(十一日)在英国下议院用过的一句话：“那是斯大林的大手笔”。保卫斯大林城的英雄崔可夫将军说得好：“这是斯大林打垮了希特勒，因为贯串斯大林城大战的三个阶段，斯大林是亲身领导这些攻势战斗的”。在第一阶段中，他定下了在斯大林城郊用侧翼包抄来消灭敌人的计划，红军指挥官和战士们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第二阶段中，他又定下了深入顿河河曲敌后，不让敌人增援，和在科台尔尼科夫一带歼灭敌人的计划，红军又一次光荣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然而最辉煌的胜利是在第三阶段(自正月十日至二月二日)，在这里，他定下了在顿河河曲运用一切近代战争的技术，彻底消灭敌人的计划；这要求红军的作战单位在广泛地区上最灵活的配合，战术上运用这些技术和战略上领导这些斗争最高度的和谐；红军以惊人的组织天才和无比的英勇，完成了这一空前艰巨的任务。没有这第三阶段的辉煌

战斗，红军是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的。在过往的著名战役中，那不过仅仅是一个战役而已，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本身却是包含了不知多少个大大小小的战役，斯大林格勒之役在军事上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在这里。

然而，单从战略着眼，还不能完全道破斯大林格勒之战的秘诀。在战术上，红军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这首先是表现在各种兵种的协同动作上；在这里，空军和炮兵（特别是动力化的炮兵）负着巨大的任务；这是破坏敌人交通，阻止敌军增援和突破敌军防线的二大主要武器；其次是坦克和动力化步兵，它负有侧击敌军两翼，深入敌军后方，完成侧击包抄最主要的担当者；再其次是步兵，我们可以想像，再没有一个战役，像这里这样需要独立作战的能力和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了。

单从战略、战术和士气着眼，还不能完全道破斯大林格勒区之役的秘诀；我们必须从整个的战争过程来考察它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初，德国法西斯主要地因为出人意料讨了一些便宜；其后，他们又因为空军和坦克优势讨了一些便宜，这说明一九四一年德军为什么还能进展的原因；到了一九四二年，我们可以说，德国军队，在其构成上，质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他们还能获得若干进展，完全是由于量的优势；他们调集了大批傀儡国家的部队和它自己的大部后备兵，造成了局部优势；在遭受了巨大牺牲之后，完成了某种战术上的进展。但是由于一年来的消耗——斯大林格勒之战和普遍于全苏联沦陷区的游击队员的活动，德军的力量是严重地削弱了，而另一方面，苏联，由于后方生产的调整和加强，它的力量却是大大的增强了。时至今日，我们虽然还不能说苏联的兵力在量上已经大于德国，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红军的机构，在质上已经是比德国的优越了，这表现在红军最近反攻的速度上；这种反攻的速度，假如没有在战

争中组织成功的庞大的机械化和动力化部队做基础，是不能想象的。

从这一个观点看，我们才能理解，在斯大林格勒之役中，光荣属于全苏联人民：沦陷区里的游击队，前线的红军，后方无数的工厂和农场里的工作者。

胜利正在开始，我们不过低估计德国的力量，不过我们相信红军更伟大的胜利是会接踵而来的：在库尔斯克方面向布利安斯克方面的发展，在哈尔科夫方面向顿内茨作远距离包围的展开——至于库班草原方面，德军的就歼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两大铁锤之间

红军的胜利反攻改变了整个战局的形势。

先从实际可见的情形看，红军的反攻不仅是打击了德国法西斯，而且是打击了它的所有附庸国家。罗马尼亚送到东线去的二十二师，损失了十八师；匈牙利送到东线去的十三师，损失了九师；意大利送到东线去的十师，损失了六师，外加一个山岳师（亦名阿尔卑斯师），而德国自己不仅不能在他自己选定的时间里休息整顿，而且由于苏联红军的胜利反攻，不得不从欧洲调集二十二师（其中三师为坦克师）到东线增援（另有九师目前正在开拔赴援途中）。

德国法西斯和它所有的附庸都被严重地打击了，被德国法西斯称为风平浪静的欧洲堡垒现在发酵了。在这当中，最倒霉的是墨索里尼，因为他不但遭受到红军的铁拳的打击，而且还在英美盟军的打击之下失去了一个帝国；在两大铁锤之间，墨索里尼发抖了。

这表现在一联串的人事更动上。

首先是上月三十一日意大利海陆空军总参谋长卡瓦勒罗去职，由陆军参谋长安勃罗舍奥接任；安勃罗舍奥是从来主张把意大利的主力留在国内的，这一更动无疑间的是表明了墨索里尼已经看到希特勒有垮台的可能，不得不预为之计；另一方面，守住意大利，事实上也是希特勒所愿意的。

其次，是本月五日意内阁改组，齐亚诺辞去外长，遗缺由墨索里尼自兼；其它方面的更动还有三个部长和一个次长。

再其次，七日，意政府又发表齐亚诺为意政府驻梵蒂冈教廷大使，意储王安伯托为东线意军总指挥。关于齐亚诺问题暂置不论，储王安伯托的就任东线意军总指挥，显然是：一方面为缓和墨索里尼和意王间多年来的不和，一方面企图藉此安定国内日益动摇的民心 and 前线不知所从的军心。

及至最近，又有两条未证实的消息，其一，九日讯，意政府将撤换其驻德大使阿尔菲爱里，以前驻教廷大使瓜里格尼接任；其二，十日讯，意政府或将召回其驻在《三国公约》签字国家的使节，有所咨询。

在这一联串的人事更动里，最值得注意的自然还是齐亚诺的辞去外长和就任教廷大使，因而国际间对于这一事件的猜测，也极其复杂而矛盾：有的说齐亚诺去职是因为他曾经和巴底格利奥及格兰地企图和英美单独媾和，墨索里尼不同意，所以他被牺牲了，有的说他一向是亲德分子，可是他的亲德政策显然是破产了，因此他被牺牲了。意大利目前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矛盾的环境，从而他所取的政策也必然要顾到各方面和各种发展的可能，因此如固执一面，意大利这一次的人事大更动就变成了不可理解。意大利已经看到了希特勒失败的前途，但是认为媾和的机运已熟，齐亚诺已有积极从事其实现的可能是过早了；另一方面，意大利虽然是看到了德国失败的前途，但是在目前它却不能脱离德国。因

此，它所采取的政策不能不是一方面竭力挽救危局，一方面暗中准备后事，齐亚诺的辞去外长和就任教廷大使，正是这两面政策的具体表现，因为这一方面可以以齐亚诺亲德为名，缓和国内民众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他派梵蒂冈去，准备后事；而在这当中最主要的还是积蓄自己的资本，和战两用，不要让希特勒垮时意大利垮得更惨；不是一个更大的胜利，而是一个较小的失败——这是墨索里尼目前所追求的。

卡港会议以后

其时，罗邱卡萨布兰卡港会谈结束以后，罗斯福总统在归国途中访问了利比里亚和巴西，美巴二总统发表了一个共同抵御侵略的声明；加强了民主国家间的内部团结，巩固了南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和军事的布署。而英首相则于返国之前，应土总统之邀，访问了土耳其，和土政府军政首要举行会谈，会后发表公报略谓：会谈目的在加强土耳其的一般防务；接着访问了塞浦路斯；再前些时，外间曾盛传其更将有访葡之行，但未经证实，当为揣度。

十一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卡港会谈前后的经过，他指出卡港决定之主要目标“在以最大可能之规模与最早可能之时间与敌接战，逐渐逼近敌人之重要性，现已超过寻常所认为有决定性之各种考虑”，在这一总的方针下，决定加强造船生产和反潜艇战争，因“吾人（英美——下同）解除苏联所受压力之大小以及战争结束之早慢，胥视此新船生产率与船只损失率相差数之大小而定”。

援苏和援华是英美的既定政策，卡港会议不过是加强此政策之执行而已，现在成问题的是开辟第二战场，在这当中，肃清北非轴心军队又是开辟第二战场的基本条件之一，从而北非英美军事指挥的调整和统一，以及法国内部团结问题，便成为卡港会议

最现实的议事日程，最近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德将军成立某种协定的可能，以及艾森豪威尔充任北非盟军总指挥(亚历山大副之)的发表，都显示了卡港会谈的成就。

有人猜测英土会谈指示了英美或从土耳其进攻欧洲，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不过，在突尼西亚轴心部队还未肃清之前的今日，这还是第二步的问题；目前联合国家尤其是英国，对于土耳其所最感兴趣者为“土耳其之军队拥有新式军队之一切装备，而其英勇之军队，不致缺乏主要之武器”(十一日报告)，使土耳其目前不致被侵，而将来则可作为进攻欧洲的跳板之一。

据英首相报告，轴心部队已有二十五万集中到突尼西亚，突尼西亚的争夺战不久即将展开。

日寇新动向

苏军的胜利反攻和联合国家形势的一般好转，不但是使欧洲战场发生了基本变化，使墨索里尼不得不作退一步的打算，而且影响了太平洋战局，使日本亦不得不作未雨绸缪之计。这表现在日本最近宣布的日军退出瓜达康纳尔和新几内亚布纳区的一举上。

我们知道，日本自从七月下旬进窥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以来，到现在是半年以上了；美澳盟军的反攻发动于八月中旬，在这整整半年当中，日军虽不断遭受挫败，但始终没有放弃该两地的企图，虽然半年来的南太平洋战争，对于美日双方都是一种以消耗对方实力和破坏对方交通为目的的交通战；然而日军在挫败之余，不得不公然宣布撤退是值得注意的，那一方面表示了，日本已经负担不起这样长期的不利的消耗战(据美海军参谋部估计，交战来日方损失兵员三万至三万五千，飞机一千一百架，船舰七

十一艘……),另一方面则表示着它也同样看出希特勒必败的前途,它与其这样长期的消耗下去,不如退一步缩短防线,减少损失。这更足以证明我们对日寇战略方针的估计:保存主力,待机而动。在过去,日本认为希特勒还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它的问题是怎样组织攻势和希特勒分庭抗礼;而现在,希特勒的败局已定,它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和希特勒分庭抗礼,而是如何造成一种形势,使希特勒的失败不致影响它自己了;瓜达康纳尔和布纳的“撤退”正是这一新动向的具体表现。

日本在瓜达康纳尔和布纳的败退,是同盟国家在太平洋进一步争取胜利的起点;然而,不可忽视:这只是一个起点,从这起点到最后胜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只有联合国家不停的追击和中国的切实认真准备反攻,才能击溃日寇。

(本篇原无大标题)

这—个—世界—不—能—只—有 —部—分—国—家—是—自—由—的

——自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从南路到中路

好象是瓜熟蒂落的一样，三日之间，苏军马不停蹄地克复了三大名城：十四日罗斯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十六日克哈尔科夫，红旗飘扬在三大名城的城头，苏军本已在辉煌的反攻胜利的桂冠之上又加上一道更加辉煌的光晕。

早在这三大名城光复之前，高加索方面：苏军于十二日即已克复库班首府克拉斯诺达，而罗斯托夫方面的沙赫台（十二日）和诸伏彻尔卡斯克（十三日）亦在苏军手中，罗斯托夫的收复，一方面表示了高加索反攻已开始结束，另一方面则表示着苏军南路总反攻即将开始。

伏罗希洛夫格勒方面，十一日苏军前锋部队克复洛佐瓦雅和红军城（十二日），深入德军后方，十二日克复伏罗希洛夫斯克，完完对伏城的战略迂回，伏城的收复已不过是时间问题，伏城的克复表示着顿内茨盆地的包围歼灭战已经展开，失去了伏罗希洛夫

格勒，德军在这一方面已经再没有什么坚强的据点可守了。

哈尔科夫方面：德军满以为苏军的进攻会从哈城东及东北面顿内茨河方面来，拼命向那里增援，事实上苏军反攻的的剑头主要地是从西北方面突出：在这里苏军十一日就克复了哈城西北方的左洛彻夫，经过了坚强的会战之后，哈尔科夫终告克复。哈尔科夫是南路德军的总枢纽，由于哈城的克复，德军的南路防御系统开始了总崩溃，而且苏军反攻所指的区域是大大的扩展了。由于这三大名城的克复，苏军的胜利反攻已经踏上一个新阶段：从地区上说，那是从顿河到聂伯河，从解放占领区被占领的时间上说，那是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一，大家都知道哈尔科夫的被占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而罗斯托夫的克复则最后地肃清了顿河流域的法西斯细菌，伟大的顿河又是在自由地流入黑海了。

三大名城克复后，罗斯托夫方面马宁诺夫斯基将军统帅下的南路军，向塔干罗格方面攻击前进，和西南路苏军保持着密切的配合；伏罗希洛夫格勒方面，瓦图丁将军统帅下的西南路苏军，则一面不断包围歼灭顿内茨盆地的德军，一面则继续其对顿内茨德军，作远距离的战略迂回，继红军城克复之后，二十日又克巴夫洛格勒，这一方面苏军和佛罗内兹方面苏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哈尔科夫方面，高利科夫将军统率下的(佛罗内兹，中南路)苏军，则于哈尔科夫克服之后，以哈城为据点，向西南及西北作扇形展开，西南向以波尔塔瓦——德尼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为目标，西北向以科洛托普、基辅的目标。两方作战，日有进展：西南向方面，十九日苏军克鲁波丁和米里法，二十日克红城，由于红城的克服，高利科夫将军的部队和瓦图丁将军的部队取得联系；这一方面将最后完成对顿内茨盆地德军的包围，另一方面则致命地威胁了波尔塔瓦和德尼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德尼伯罗城是聂伯河河曲第一个大城；西北向，二十三日苏军克阿赫吉尔，莱伯丁和苏米，前锋

当已抵科洛托普不远，基辅已经在反攻的射程之内了。不过，正如同中南路苏军在西南向一路必须和西南路苏军取得联系一样，其西北向一路必须和中路苏军取得长或短距离的配合，库尔斯克方面苏军已北向奥勒尔方面推进，这一方面的发展且不必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下的一段消息：

“英国新闻处莫斯科二十五日电：苏军已在中路，希特勒重要根据地斯摩稜斯克以东约一百三十英里地方，发动一大规模新攻势，此项消息尚未经官方证实，据称此项新攻势系于星期一（二十二日）以极大军力，在布里安斯克以北七十五英里，莫斯科——布利安斯克铁道上一市镇附近进行”。

在苏军反攻的运动性发展到如此高度的现势之下，我们自不能揣测新攻势来自何方；不过根据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看，中路方面的另一攻势是极其自然的。

其时，在苏联红军辉煌的胜利反攻展开之际，举世欢腾地渡过了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伟大节日，红军节已经由苏联的狂欢节变成全人类的狂欢节了。是日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委员长发表文告，激励三军。他分析了德苏整个力量对比的改变，指出了苏军今后的任务；不朽的语言出之于不朽的英雄之口，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忌夸张的。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的争取时间的问题，“不让敌人喘气”，“敌人还未被征服”，最有效地粉碎他是在现在。这不独对于苏军如此，对于全同盟国家——尤其英美亦复如此。诚如二十二日美副总统华之所言，一九四三年一盎斯的力量等于一九四四年的一磅（其实何止一磅？），希特勒的匪军已经在红军的铁锤之下颤栗了，可以收决定效果的第二战场怎样呢？

一盎司等于一磅

卡港会议好象是已经具体的决定了：肃清突尼西亚法西斯匪军是英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前提。因此我们不得不看一看突尼西亚方面的发展。

自从正月二十三日英第八军占领的黎波里以后，突尼西亚方面的战事一直是在沉静着。很显然的，在这期间，英美和德意双方都在增强自己的实力。据英首相邱吉尔十一日报告，虽然德意运送到突尼西亚方面的兵力和器材最低限度是损失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德意在那里已经集中二十五万大军；而另一方面最近加军不断增援去英，也在暗示着，英美在这一方面决不后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斗。我们知道去年六月间德意联军未驱入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兵力不过几万，而英军则有十万，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德意在这一方面是不能没有更大的企图。那么轴心作战的动向怎样呢？

英军自突尼西亚南部进攻，轴心无显著抵抗态势；而另一方面轴心军则在突尼西亚中部向美法联军进攻，美军不得不暂时后撤，十五日英军进占宾卡尔丁，同日轴心部队则攻陷卡夫沙，十六日美军向马雷斯方面进迫，同日美法联军退出斯比特拉和费利安那，美军颇有损伤，二十日，英德二军在梅迪宁激战，翌日，二十一日，德军攻陷加萨林，目前轴心部队与美法联军在查拉以南一带激战。

自然，根据这一点材料，我们不能判断轴心作战的动向，有许多地方性的战斗，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轴心在那里已经集中了廿五万大军，而隆美尔又是以“胆大妄为”著称的，德国在那里的战略可能不是单单的

据守，从而这几天突尼西亚的战场以及西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发展值得我们严密注意。

本来英军的北非反攻和美军的非洲登陆，其目的就是在夺取战争的主动性，我们希望英美能保持和发扬这主动性。为要达到这一目的，英美不但要集中力量赶快肃清突尼西亚的轴心部队，而且要考虑“突尼西亚先于一切”的做法，在今天，在苏军胜利反攻无限制地扩大了英美反攻可能性的今天是否适当？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非常注意卑维勃鲁克的意见，他以为：“吾人必须目前即进行侵欧陆西北部，吾人亦须进侵地中海方面，然必系自英国及非洲两处根据地同时出动”（二十三日卑氏上院演词）。是不是——美政府同样有了这样的考虑了呢？在过去英美的战略苦于“太少，太迟”，现在是应该警戒到“太大，太迟”的危险了，力量的大小在战斗中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决定的力量用在决定的时间和决定的地点”。欧洲是决定的地点，今天是决定的时间，而一九四三年一盎斯的力量最低限度等于一九四四年的一磅，此而不顾，有人能保证，一年之间，一盎斯的力量能变成一磅吗？

一个世界·一个战争·一个和平

紧接着，卡港会议的闭幕，英美二大领袖先后发表了关于卡港会议的演说；英首相邱吉尔十一日在下院的报告，我们已经分析过；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美总统罗斯福的二大诞辰演词，一次是十二日林肯诞辰的演词；一次是廿二日华盛顿诞辰演词；不容分说，在一个反法西斯争民主的战争里来纪念这两位民主巨人，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林肯诞辰的演词里，美总统再度地说明了这一次战争的目的——争自由的战争，继而驳斥了美国国内一批淆惑视听播弄是

非的小人——新孤立主义者，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热烈鼓掌。

关于卡港会议，美总统则强调其为一作战到底，使轴心国家无条件投降的会议；美国现在已经不仅是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了。卡港会议的战略决定怎样呢？在战略的先后上，先击败希特勒，英美是一致的；不过这不是说英美对于这两大战场有所轩轻；关于这一点美总统的演词里特别说得显著，他说，卡港会议决定在一切战场对敌人猛烈作战，英美对于击溃敌人日本和敌人德意的决心同样坚决。对于东方，他说：

“吾人不希望仅在广大之太平洋上，从此一岛至彼一岛以浪费最后击溃日本之时间，而将采取伟大而有决定性之行动。重要之行动，将在中国及日本本部之天空进行”。

在原则上，这一决定是我们欢迎的；不过，我们以为在击溃日本之总方针下，从此一岛至彼一岛之斗争，同样是不可缺的一环。

在这一演词中，美总统不但再度规定了作战目的，驳斥了新孤立主义者的造谣，粉碎了轴心国家的和平阴谋，重申了援华和援苏的既定政策，披露了全球作战的方略，而且规定了战后和平的性质，他说：

“全世界能自由选择的国家，均不致自愿生活于法西斯形式政府，纳粹形式政府或日本军阀形式政府之下。此等形式均为人民自由被剥夺之后，攫取政权而产生者；以故联合国家，对于此等政府形式，可以简单之字句形容之，即‘不再发生’是也。大西洋宪章所包括之自决权，并未包括任何国家之政府，有从事大规模屠杀之权利，或以其本国人民或以其他任何民族为奴隶之权利，全世界都可断定此一全面战争决不能为是项目的，或甚至为使吉斯林或赖伐尔辈在此地球任何地区保持权力之最渺茫理想，予以继续”。正如同今天的战争只能有一个目的——击溃法西斯一样，

将来的和平，也只能有一个目的——民主；一个世界，一个战争，一个和平。

其时，随着苏军反攻胜利的展开，美国的新孤立主义者，又唱出一套理论，他们以为欧洲战争——击溃希特勒交给苏联好了，美国不必派出大批军队参加战争；罗斯福总统在他的二十二日华盛顿诞辰的演词里粉碎了这一歪曲的理论，他举出一七七七年萨拉多加之役，说明“在号声大作与人民欢呼之际，吾人不能期望大墙之倾圮”。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但不能期望希特勒立即崩溃，希特勒不但不会自行崩溃，而且还要拼命挣扎，为了击溃希特勒，英美不但要反攻，而且要立即反攻，从突尼西亚，从一切可能反攻的地方。

不能一半一半

当全世界欢欣鼓舞于苏军辉煌的胜利的时候，甘地先生在阿加罕宫绝食已经是第十七天了，到他预定的中止的时期还有四天四夜，听说他的身体异常虚弱，他能支持到那一天吗？——这一个世界上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怀着这样的担心。

我们不打算对于这一个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以甘地先生绝食之后，印度的各党各派，大多数是没有一个不主张立即释放甘地，重开英印谈判之门的，难道这一个僵局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死来换取吗？

我们早就说过，这一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负是决定了的，但胜负的迟早却需我们去争取，胜利是确定了，但胜利的彻底的程度还要着我们的努力，正如同开辟第二战场是决定胜负迟早的主要关键一样，印度问题的能否适当解决是胜利彻底与否的一大指针。

正如同一八六二年美国不能一半是自由人一半是奴隶的一样，这—个世界不能一半是独立国一半是殖民地。同盟国家能彻底胜利吗？美国的拉铁摩尔先生说“印度是一个试验”，而目前甘地先生的释放问题则又是印度问题的一个试验。

(本篇原无大标题)

希特勒只能重蹈 拿破仑的覆辙

——自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十二日

一八一二年的故道

苏军反攻的重心已经决定的移到了中路和北路，特别是中路。

在过去的两周中，铁木辛哥元帅指挥下的北路军，于本月一日克服瓦尔台山区台密阳斯克一带，一百多个德军的防御据点，攻势向西向南展开，迫使德军不得不于六日放弃伊尔曼湖一带阵地；由于这一新发展，北路德军与中路德军的联系，已有随时为自伊尔曼湖向普斯科夫方向推进之苏军割断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北路苏军则将与大弓城一带苏军打成一片，威胁斯摩棱斯克德军后方。

然而，更重要的发展在中路。

库尔斯克方面苏军，于三日克复库城西面的尔果夫和西北面的第米特利埃夫，这是一个以库城为底点的扇形展开；四日，尔果夫方面苏军向南展开攻势，再克舒得萨，由于舒得萨的克复，库尔斯克方面苏军已和苏米方面苏军取得联系，大大的改善了这一方面苏军太突出的形势；同日，第米特利埃夫方面苏军向西展开

攻势，克复塞夫斯克，塞夫斯克在布里扬斯克区南约一百公里地方，塞夫斯克的克复，直接地威胁了布里扬斯克。

然而，布里扬斯克更大的威胁来自北方。

中路莫斯科外围前线，苏军三日克复塞夫。塞夫在过去曾是中路德军进攻莫斯科的跳板，被目为喀利宁的锁钥的，德军曾经在那里据守经年，而现在经不起苏军几天的猛烈进攻，终于克复了。这是过去两周中，苏军在中路反攻最大的胜利。希特勒在他的一次文告中说：“塞夫的丧失定会成为德军的不幸，那就等于把柏林丧失了一半”；由于塞夫的克复，斯摩棱斯克—维亚兹玛德军的左翼是毫无掩蔽了。接着，苏军又于四日克复塞夫西面的奥伦宁诺，六日克复塞夫东南的格萨特斯克，八日克复塞夫南面的西契夫卡，九日克复西契夫卡西面的培利，直接地威胁了维亚兹玛和斯摩棱斯克的左翼，间接地形成了对布里扬斯克的战略迂回。德军在沿着一八一二年的故道向后败退。

其时南路德军发动了挣扎性的反攻，特别是对于哈尔科夫；而另一方面苏军在这一方面，的确也未能有更大的进展，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

一般地说，由于过去一月中苏军反攻长足的进展，交通线的拉长，苏军反攻的战术条件是比较地困难了，这是《红星报》屡屡指出的，再加之以南方冰解，道路泥泞，而摆在苏军前面的又是两条正在春潮初涨的大河——顿内茨河和聂伯河，自不宜于大兵团的运动，在这些条件下，苏军进展比较缓慢是完全可以想像的。然而，这不是理由的全部，更不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理由。

主要理由有二，第一，苏军已经有计划的将反攻重心移至中路，从而准备反攻的战略后备不能不向中路集中，而在南路则暂时以巩固既得阵地，粉碎敌军反攻，加重对敌打击为已足；第二，德军新自西欧调来大批生力军，第一批，二十八日苏方宣布

就有三十师，第二批，最近的，又有九师，在前线，苏军已经在哈尔科夫西面发现德军新增部队的番号（第一六七步兵师），足证其已正式参加作战。

德军反攻的企图在哪里呢？第一当然是企图夺回几个主要据点，拚命固守南线；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夺回战争的主导权，中路守势，南路攻势，一方面抵住苏军的中路反攻，而另一方面则在南路展开大规模的反攻，使苏军作战计划不得不受德军的牵制，迫使苏军放弃中路攻势，而掉头向南路转移。

究竟是中路领导南路呢，还是南路领导中路呢？这是当前德苏战场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德军反攻发动于上月底，但直至现在毫无显著成绩可言；而相反，苏军的中路反攻，时未半月，则已收到了辉煌的战果。战争是艰苦的，富于变化的，但是我们坚信，德军的前途只有一条：一八一二年拿破仑退兵的故道。

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

早在正月二月初，墨索里尼就执行了三次人事更动。那时我们就已指出：由于整个形势的发展，墨索里尼所追求的已经不复是一个较大的胜利，而是一个较小的失败了，他一方面竭力挽救危机，一方面暗自准备后事；在这两面政策之下，墨索里尼虽然还没有立即脱离轴心的可能，但德意之间的矛盾显然是加深了。过去意大利对于希特勒一向是敢怒不敢言的，而现在却公开的对德不满了；它一方面不满意于希特勒对于地中海战区的冷落，一方面对于德国对意大利在经济上的苛求，表示不能接受。

为了挽救轴心国家的全面危机，为了调整德意之间日益加深的各方面的矛盾，希特勒发动了德意会谈，二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意边境会晤，接着二十四日里宾特罗甫遣赴罗马，

继续谈判，于二月二十八日始告结束。据合众社三月二日电，希墨成立协定三点：“①恢复意空军和海军在地中海的作战，②意大利积极参加对苏战争，阻止苏军，③加强意大利人力动员，以增加意大利在劳动力方面对于德国之贡献。”并同时警告所有参加“凡与公约签字国一国或三国公约签字国家，不得自由进行外交活动，建议数国有关之外交、内政、及战争之一切问题，统应向所有签字国共同讨论。”我们不知道合众社所得三点是否属实，不过，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不管希墨会谈决定了什么，在苏联红军不断的打击之下，在同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希魔覆灭的前途将日趋显著，而德意之间的矛盾，亦将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整个“欧洲堡垒”总崩溃的导火线。

（本文中第二段至第四段：“何谓民族自决”，“谁是人民之友”，“五六个外交政策”，均被删。）

“太迟”和“太少”是一样 致命的错误

——自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这就是“春季攻势”的开始

大河解冻，苏德前线到处是泥泞，还未到五月花开时候，然而希特勒已经被逼迫着不得不提早开始他的所谓春季攻势了。这是今天苏德战场上的特点：在过去，希特勒的春季攻势的时间多少是由他自己选定的，而现在他却不得不让苏军反攻的发展来决定了；在过去，他的春季攻势的方向多少是由他自己选定的，而现在却不得不向最感受苏军反攻威胁的地方发动了；在过去，他的春季攻势的确是经过一番好好的组织才发动的，而现在却不得不不是仓皇应战了；在过去，他的春季攻势至多是不过调集了欧洲所有的后备队，而现在却不得不连“自来留作最高统帅部后备之用的突击部队”也决定调上战场了；在过去，他的春季攻势多少还是一种战略上主动的攻势，而现在的攻势仅仅乎是一种战术上的主动，战略上的主动直至现在还在苏军的手中；在过去的所谓春季攻势中，德军是攻，苏军是守，而目前是德军为守而攻，为守中路而攻南路；苏军为攻而守，为攻中路而守南路。双方都有所守

有所攻，这和过去攻势只在一方是截然不同的。

在三月初的两周间，德军在顿内茨河中流比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楚古耶夫一线集中了廿五个师以上的兵力（其中有廿师，内有坦克三师，新自西欧调来），造成了局部的兵力优势，终于在蒙受惨重的损失之后，于十六日占领了哈尔科夫，廿一日占领了比尔哥罗德；但是这都是些战术上的进展；何以故？从战略上说，德军并未能因为占领了这两个据点，完成任何战术上的突破包围，直至今日，他们并未能渡顿内茨河一步，假如我们将今天的顿内茨比成去年的伏尔加，那么，谁能担保今天他们在顿内次河边的顽强进攻不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掘挖坟墓呢？从人力的消耗上说，据苏联情报部二十四日的报告，截至目前为止，德军在反攻中的损失已达五万二千人，而苏军损失则为三万六千人。自然，这并不是说，德军已经绝对没有前进的可能了；德军还很强大，它还能取得若干进展，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更惨重的牺牲之下，而且那种进展将永远是限于一种战术上的进展。而且，盾牌还有另外的一面。苏军的中路反攻发动于二月底，早在上一次我们的评论中我们就已经指出，德军的南路反攻不但是要在南路夺回几个据点，一方面挽救顿内茨盆地德军的厄运，一方面藉此来壮壮自己的声威，稳定一下国内和前方的民心和士气，而且是要夺回整个德苏战争中的主动权，使苏军的中路攻势不得不因其南路反攻而停止下来，使整个战争的发展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之下。但是，结果怎样呢？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苏军增援哈城前线的消息，初见于十九日瑞京路透社电，不过，很显然的，这一种调动绝不致于——最低限度直至现在，还没有影响到苏军的中路攻势。这从这一方面苏军的不断进展上看，是非常显著的：十二日苏军克复维亚兹玛，廿二日更克斯摩棱斯克东北五十英里之铁路中心杜洛佛，目前各路大军正在向斯摩棱斯克挺进中。自然，和苏军

胜利反攻的初期比较起来，苏军在这一带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不过，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目前的气候条件不利于大兵团的运动；第二，这一带地区是德军早在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就已经开始占领了的，他们在这里经营了十八个月以上的时间，这一带的德军防御工事，是不能和顿河河曲的德军阵地同日而语的。

然而不管苏德南路战场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浅见之徒却只看见水上的浪花，看不见水底的潜流，看见德军进占哈尔科夫，却看不见德军在南路的局部进展，是希特勒抽调“自来留作最高统帅部后备之用的突击部队”换来的。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苏德前线的炮火连天，而另一方面却是伦敦和华盛顿的语声嘈杂。

英 美 之 间

斯丹德雷的失言事件(三月八日)在国际间掀起了巨大的浪潮，然而一方面由于租借法延长一年的法案，在美国会中顺利的通过(十日美众院以四〇七对六票，十一日参院以六十八对零票)，另一方面由于美政府负责方面的声明(十一日，美副国务卿威尔斯招待记者谈话上公开声明斯丹德雷发言应由其个人负责)，这一个不幸的事件总算是过去了。不过，斯丹德雷事件仅仅是暴露了一个总潮流的一端，事实上目前不但英美和苏联的政治团结需要加强，而且英美之间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调整，尤其是当谈到战后问题的时候，这当中的情形更加复杂。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外相艾登应美政府之邀于十二日到达华盛顿，“与美政府就战局之各方面交换意见，并讨论筹备各联合国政府举行会议，商讨战争所引起之诸问题之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十二日华盛顿合众电)。从晤谈的范围上说，主要的问题当然是目前英美之间的现实问题，英美对苏的关系亦当在探讨之列；战后问题虽在议事日程之上，但

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在今天是不能具体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卡港会议是英美之间的一个军事会议的话，那么，艾登的访美则是英美之间的一个政治的(外交的)会谈。前者是布着英美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而后者则是调整英美之间的政治关系——不管是当前的或是战后直接有关于英美的或是有关于英美和苏联的。

艾登和美朝野各方面会谈的实际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据十三日艾登在华盛顿招待记者席上所发表的谈话，他和美政府讨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在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艾氏强调了战争的长期性，和说明了英美对于法国问题并无意见上的出入。关于前一点，我们到后边再说，关于法国问题的后一点，那是很显明的指示了，英美对于法国问题已经取得某种程度上的谅解，这一个问题是在卡港会议当时就已提出，而直至最近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

吉罗和戴高乐

十四日吉罗在阿尔及尔发表演说，大意略谓：

“余(吉氏自称以下同一引用者)法国人民郑重保证余在非洲之一切行动，全以法兰西共和国法律下之受委托人身份行之，……盟军解放法国本部之后，众院选举即当恢复，……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之法令，因缺乏法理之根据，不论其系由政府各部自由颁布，抑系在外国压迫之下颁布，在法律上均属无效”(十四日阿尔及尔路透电)。

十五日戴高乐将军发表声明，对吉罗将军之演词，表示赞成，认为是“战斗法国原则进步之一证明”，希望“吉罗将军之声明能在阿尔及尔、卡港与达喀尔见诸行动”。吉罗将军这一贤明的举动，不但进一步的团结了法国内部，而且还部分地消灭了英美之

间的磨擦。十七日英首相在下院立即对戴氏之声明表示赞同，而翌日美国务院亦正式发表声明，对吉罗将军之演词，及英首相之反响表示欣然之同意。

英美对于这一个问题上意见的纷歧，是初步地统一了，法国内部的团结的确也因此得到了一步前进，当前的是具体的步骤和切实的执行；吉罗将军能不能实行他的诺言呢？据十五日阿尔及尔路透电：自由法国的贾德普将军将出任北非新职，而继希派的北非作战委员会的秘书长贝尔格雷业已奉命撤职；据北非消息：戴高乐将军将与贾德普将军赴北非就职后亲赴北非与吉罗将军晤谈；我们热切的希望这一次会谈能迅速举行，并望顺利地解决各种争端，促成法国内部真正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由于上萨伏瓦的七千名法兰西爱国志士的武装起义，伟大的法兰西已经开始了冬眠后的震颤，现在是所有反法西斯法国人民、团体和党派团结抗战的时候了。

明年或更后一年之某时

二十一日英首相病后新愈，发表广播演词，大意略谓：

(一)“对于一般认为战争不久即可结束之乐观见解，不敢苟同”，而以为“明年，或更后一年之某时吾人可击败希特勒。”

(二)“希特勒及其作恶力量将被粉碎无余，然后吾人将立即前往世界之另一方面，惩处贪婪残暴之日本帝国，拯救中国于长久磨难之中，解放吾人本身及荷兰盟友之海外领土，并使日本对于澳洲；纽西兰及印度海岸之威胁，永远消除”。

(三)讨论若干战后问题，其目的在于“希望对于政治上意见之纷歧，能使其简单化，并使其缓和而已”；具体的，关于国际方面的，“吾人必须希望三大主要胜利国家，英美苏联之团结确能无负

其最高无上之职责……应产生欧洲委员会及亚洲委员会……在对日作战仍在进行之期间，第一件实际工作将集中于设立欧洲委员会，确立欧洲问题之解决办法”；对于英国本身，则宣布一“四年计划”，“此一计划将包括五大切实可行之伟大方策”即保险计划，失业政策，农业政策，公共卫生，教育改良等五事。

在原则上，英首相的这一演词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对于战后问题所持的谨慎态度，获得了各方面的同意。英首相为“缓和意见分歧”而谈战后问题，而不幸却正是出在战后问题的议论上。目前美国舆论所最表不满者为：解放战后问题主要的应由所谓英美苏三大主要胜利国来确定，而不及中国；这显然是值得非议的。不过，战后问题究竟是属于未来的事情，我们非议，但我们却并不重视这一点。我们觉得应该注意的是，不过四十日前，二月十一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卡港会议经过的时候，那时他还提出过所谓本年度九月作战的计划，所谓九月作战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九四三年击溃希特勒的计划，然而曾几何时，击溃希特勒所需要的时间，已经从一九四三推延到一九四四乃至一九四五年的某时了。

是些什么因素改变了英首相的估计了呢？

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反攻及由此反攻而得到的某种进展。

二、突尼西亚战事的迟迟未决；卡港会议把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前提放在突尼西亚战事的迅速的顺利结束上，突尼西亚战事既不能迅速的胜利解决，那么欧洲第二战场就无从开辟，从而今年击溃希特勒也就无从谈起了。

三、英美苏间的团结还不够坚强，这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英美的作战努力。

英美在今天提出持久战的口号是正确的吗？我们以为在今天提出持久战的口号，正是上了希特勒的大当：由于德国在苏德战

争中所遭受的巨大的消耗，很显然的，今天希特勒所希望的已经不是一个闪电的速决战争，而是一个持久的长期战争了。一九三九年希望的是速决，一九四三年他所希望的则是持久，具体地说，就是坚持突尼西亚，固守欧洲堡垒，集中军事攻势于苏联，集中政治攻势于英美，苏联虽未必能一举而被击败，但英美却有疲倦之时，这样，希特勒是以为他还能操最后胜利的左券的。英美的形势正好相反，一九三九年，他们的希望在持久，而今天，一九四三，他们所希望的却不应该是持久而是速决了，这不但是因为力量的对比上已经起了基本的变化，而且是因为只有今天——突尼西亚虽然还是一座堡垒，而欧洲已经比前脆弱的今天，才是击溃希特勒最好的时机。

过去是因为太少了，所以要准备，但是今天英美战略的危机不是太少，而是太迟，太迟和太少是一样致命的错误。

（本篇原无大标题）

警惕希特勒的阴谋

——自四月十日至二十三日

决战还在前面

千百万双眼睛盯住突尼西亚。

二十一日，突尼西亚英第八军占领安非达维尔，三月二十一日盟军发动攻势，突破马雷斯防线，长驱直入，三月三十日占领加倍斯；四月十日占领斯法克斯，十二日占领苏斯；二十一日终于开进了安非达维尔；从三月二十一到四月二十一，整整的一个月。

在过去一个月的作战过程中，轴心部队除去对突尼西亚北部，英第一军和中部美第二军不断维持压力，以牵制盟军正面进攻外，他们曾经两度企图作较为坚强的抵抗，一次是三月底在马雷斯防线一带，一次是四月初在加倍斯以北；在这两次的接战中，轴心部队皆有损失，在马雷斯被俘八千人，在加倍斯以北被俘七千人，共一万五千人。从盟军占有高度的兵力和火力以及战略形势的优势看，轴心部队受到如此的损失不能算是严重的，而且还值得注意的是，被俘的大部分是意大利的军官和士兵。因此英国议会方面的人士，颇有怀疑轴心部队的这两次接战，是他们掩护撤退主力的殿后的战斗。据路透社十二日发出的报告，截至当时止，轴

心部队死伤俘三者约为五万人，约占其总数二十五万人的五分之一；十二日以后，轴心部队当更有死伤，不过轴心主力还没有受到损害是显然的。

从整个作战过程的发展看，轴心部队的侧面压力，未能牵制英第八军的正面进攻，他们的两次顽抗未能成功，自然是轴心部队最大的失败，不过，另一方面，据有二比一的兵力优势，无可动摇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占有侧击包围的地理形势的盟军，不能获得更大的战果，归根结底，其原因不能不归之于盟军的左翼——首先是突尼西亚中部的美法联军，其次是突尼西亚北部的英军——未能和正面进攻的第八军取得更好的联系，或者是联系的计划有而未能好好地执行。

轴心部队现在据守自比塞大至突尼斯、长一百哩、宽四十哩的山地，在过去，战斗是在平原地带进行的，而现在却不得不在山地进行了，在平原，空军和坦克可以发挥更大的效力。而在山地，战斗主要地却不得不靠步兵来担当了，在过去轴心部队占领的地方大，富有运动的空间，这是它采取攻势时的好处，但是战线长，难于防守，却又是它采取守势时的坏处；现在轴心部队占领的地方小，运动的空间不大，这是它采取攻势时的坏处，但是战线短，防守易，却又是它采取守势时的好处。因此，假如轴心部队决定采取守势，从纯粹战术的观点看，突尼西亚战事离开它的结束的日子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从这一个观点出发，现在普遍流行于英美的看法是正确的，即，突尼西亚的决战还在前面，过早的乐观是有害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事情却又不尽如此。诚然，突尼西亚战事，有它本身的困难需要克服，但是这一种困难克服的快慢，却完全要看同盟国家的努力，这种努力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军事上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同盟国家在突尼西亚所采取的策略，在

基本上是以全同盟国家的团结程度为基础，这当中不仅包含了英美对于法国问题所持的态度，而且是包含了英美和苏联的关系，它们(英美)对于整个战争前途的估计和做法；另一方面：希特勒的整个战略计划，不但包含了突尼西亚的军事守势，而且包含了世界规模的政治攻势，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能了解希特勒的真面目的。

希特勒的战略和政略

假如希特勒妄想企图把突尼西亚的一角做成“欧洲堡垒”的斯大林格勒的话，那么保卫这突尼西亚一角的最坚强的堡垒，不在比塞大和突尼斯附近的万山丛中，而是他在“欧洲堡垒”的边缘上埋伏下的政治阴谋。

先谈希特勒可能采取的军事计划。

早在希特勒在东线蒙受惨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注意德军内部的人事更动和它可能的作战方向了；当时曾有人揣测希特勒将卸去军职，将统帅大权交还比较持重的国防军，又有人揣测德军将在全线——特别是在东线采取守势；然而由于材料的缺乏，当时谁都不能下遽然的判断。最近(十六日纽约合众社据德国广播)间接证实希特勒已卸去统帅职，并将统帅权交与季德尔元帅；假如这个消息是可靠的话，德军的战略是不可能有所改变呢？

我们知道早在去年九月，德国陆军参谋长哈代尔将军辞职的时候，当时希特勒和国防军就有过一次争执，那时候哈代尔主张“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转移兵力，增援北非，增强空军，轰炸英国”；这一个计划为希特勒所拒绝。哈代尔遂以去职闻，代之而起的是齐兹勒将军，齐氏上台后，立即加强一九四一年冬即已开始组织的国社党直接控制下的警卫队(即S·S·队)；到去年十二月

中，据伦敦《泰晤士报》欧洲记者的估计，其总数可能已达一百万人左右，这是希特勒发动今年另一个军事冒险的资本。现在希特勒虽然交出了军权，但实际掌握陆军大权的齐兹勒并未动摇；最低限度；从今天所能得到的材料看，希特勒的基本战略还没有改变的象征：那就是说，他将尽量维持东线再一次的攻势，而在欧洲，则将采取守势。

不过，不管希特勒的战略企图怎样，今天的形势已经不是去年此日的形势了；去年此日，希特勒一方面组织东线的攻势，另一方面还有余裕增援隆美尔准备对埃及的进攻，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更多的注意到防卫欧洲的问题了；突尼西亚战事可能还延长一个时间，但是由于盟军在突尼西亚战事中的进展，同盟国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条件是更好了。于是而有第二次的德意会谈（四月七日至十日），德罗的会谈（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季德尔元帅的访问保加利亚和希腊（四月十三日），巴本的返国述职，大批德军滔滔的开往匈牙利；东南欧暗潮激荡，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暴风雨会来临。自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希特勒在东南欧的布置完全是防御性的，丝毫没有攻势的准备；不是的，凡是认识希特勒的固执和狡猾的人，不会忽视他在四面楚歌中铤而走险的可能性的，我们所要指出的仅仅乎是，不管他在局限的目标下，还有多大的组织攻势的可能，在广大的战略分野上，他在欧洲的策略是守势的。

战争是一件最实际的事情，不管希特勒的野心多大，他必须服从于力量对比的法则；但是一说到政治，情况就不同了；是欧洲的军事布署上，希特勒的计划可能是攻守的成份皆有；但是在政略上，他的计划却断然是进攻的。目前，希特勒的政治作战有两大地带，一个是在西欧的西班牙，一个是在东欧的波兰，一方面和平攻势（西欧），一方面离间阴谋（东欧）。

西班牙的和平建议

四月十六日西班牙外交部长佐丹纳发表演说，略谓：“西班牙为立即达到恢复世界和平之目的起见，准备随时出任斡旋，教廷及中立国应与西班牙合作”（同日合众电）。

西班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和平来呢？

两个解释：一个是，由于隆美在突尼西亚的地位岌岌可危，希特勒不能坐而不救，而在今天最能挽救隆美危机的一着，莫如占领或最低限度假道西班牙，进兵西属摩洛哥，夹击北非盟军。西班牙不愿见战争的火焰蔓延到自己的境内，于是他便在希特勒压力日益加强的情势之下，提出和平，看看有没有避免这一个局面的可能。另一个解释是，西班牙之所以出此一举，完全出之于希特勒的授意，他想藉此来动摇同盟国家作战的决心，分散同盟国家的注意方向，松弛同盟国家的作战努力。

这两种解释不是互相排斥的，不过很显然的，西班牙之所以出此一着，主要地还是由于希特勒的唆使。最近（十七日）希特勒决定更换德国驻教廷和驻西班牙的使节，而以前驻美大使狄克霍夫为驻西大使，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十六日西外长发表探试和平的演说，同日美国务卿赫尔即对此发表声明，重申卡港会议轴心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决心，及时地揭穿了希特勒的这一无耻阴谋；二十一日英外相艾登也发表了支持赫尔的谈话——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不过，有如美国战时情报局长台维斯之所指出，战争愈久，此类和平攻势，势将层出不穷，同盟国家对此丝毫也不能松弛警惕。

苏波问题的症结

然而毒辣的还不是希特勒在西欧挑拨起的和平攻势，而是他在东欧埋伏下的离间阴谋。

（以下被国民党检查时删掉——作者）

（本篇原无大标题）

法西斯的日子 越来越不好过

——自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七日

“推进仅能以码数计算”

四月二十一日英军攻占安非达维尔，突尼西亚战事告一段落，从此突尼西亚的争夺战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作战地区的地理形势上说，过去战斗多少是在平原性的地域上进行的，现在是转移到山岳地带来了，平原作战主要的有赖于坦克和飞机，山岳作战主要的有赖于炮兵和步兵，平原地带宜于攻，山岳地带便于守，——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得不限制着盟军的迅速进展。

盟军攻克安非达维尔后，突尼西亚战场上两军的态势在大体上是：极北路美军的前进基地为他巴尔加，其第一攻击目标为玛土尔；中路英军第一军的前进基地为梅吉塞尔巴布一带，其第一攻击目标为德布巴；西南路美法军的前进基地为开尔万以北一带地区，其第一攻击目标为法斯桥；南路英军第八军的前进基地为安非达维尔，其第一攻击目标为波非查。在这四路大军的进攻方向中，最能击中敌人要害的是第一军，因为这一带地区是唯一足以切断轴心部队的平原地带；英军第一军的突破能够完成，直冲

到突尼斯的城郊，在南路和英军第八军以及西南路和美法联军抵抗的轴心部队，将有瓦解之虞。

四月二十二日起，盟军在全线发动了反攻；但盟军反攻的重心显然是在中路英军第一军，因为第一这是能够击中敌人要害的地方；第二，南路第八军刚刚完成安非达维尔的克服，军队需要休息，器材需要补充，装备需要改换，作战需要布署，敌情需要弄明；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第八军是不能立即发动较大规模的反攻的。自然，英第一军和北路美军及西南路美法军为邻，它的主攻不能不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战事展开后，盟军各路皆有进展，但进展得非常缓慢，有如路透社随军记者之所描画：“在若干地区，推进仅能以码数计算”（二十五日路透社战地电），可见进展之艰难。二十八日起轴心部队向中路盟军发动猛烈反攻，一直坚持至本月初，盟军阵地虽未致被迫后撤，但若干地区不能不往返争夺，可见争夺之烈。这一方面表示了轴心的力量还相当顽强，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们的弱点，因为就是他们的反攻期间，第一军的左翼盟军攻占了玛土尔。这说明了为了反攻第一军，阿敏将军已不能不削弱他的右翼，而授予美军以可乘之机，这说明了轴心部队虽然流窜到一个非常局限的地区，他们已经不能发动一个全面的反攻了。

玛土尔的克复，切断了比塞大和突尼斯唯一的铁道交通，现在所剩下的只有一条沿海的公路足资联络；轴心部队的形势因此而益加恶化是必然的；不过，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纳粹的主力还未丧失，他们固守的地区虽然一天小比一天，为了完全肃清北非海岸上这污秽的一角，还有待于盟军作更大的努力——大胆地作战，迅速地进攻。在北非战场上，盟军握有海上，天空，陆上，兵力，物力，火力，动力的优势；战争本身虽然有它的困难，但盟军的进攻可能是更大胆更迅速来进行的。

“一击之下，即告败北”

“假如希特勒要想把突尼西亚的一角做成‘欧洲堡垒’的坚攻不拨的新大林格勒的话，那么保卫这一角最坚强的堡垒不在突尼西亚的万山丛中，而是他在‘欧洲堡垒’的边缘上埋伏下的政治阴谋”；在过去的半月中，希特勒最大的失败不在于：他在突尼西亚的万山丛中失去一个玛土尔小镇，而是在于：他在欧洲埋伏下的政治阴谋，在苏联的一击之下，全部垮台。

波兰事件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制造出来的突尼斯。这其中的曲折用不着我们再来叙述。

四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毅然决然对波兰流亡政府宣布绝交，这一举动果敢而坚决，粉碎了希特勒的政治阴谋及其附和者。接着，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波兰流亡政府的首脑人物，不断与英政府进行商谈，谋补善后，二十八日波政府发表声明，但内容不着边际，同日伦敦《泰晤士报》为文评论此事：

“今日之所堪惊异及引为遗憾者，即彼深知戈培尔宣传机构之背信弃义者，竟仍堕其术中……且在德军占领业已两年之地区内，德方自可任意捏造，隐瞒或选择各种证据，安得望其从事公正不阿之调查乎？波兰政府十日以前之行动（四月十七日，波政府同意希特勒提议万国红十字会，前往调查波军万人塚一引用者），但事实上则确已如此矣。”波政府二十八日声明竟无一字道及撤消调查事，可见其与举世公正舆论之所要求者，相去之远。

自然希特勒所企图者还不仅在此，他还希望借此来挑拨英美苏的关系；但是正如同他在波兰事件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的一样，在这里，他同样是悲惨地失败了。五月一日斯大林委员长的手令揭穿了希特勒这一卑劣的企图，他在那里说：

“法西斯阵营中的危机表现在，法西斯蒂已开始更常常的谈起和平来了。由外报的消息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德方会情愿和英美言和的，不过以英美两国跟苏联绝交为条件；或者反过来说，他们会情愿和苏联言和的，不过以苏联跟英美决裂为条件。德帝国主义者自身曾对苏联这伴侣背信弃义，就极力想用他们的小人之心，度我们盟邦的君子之腹，一心希望有一个盟邦会吞下他们的香饵。很明显的德方妄谈和平，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好；法西斯阵营中关于和平的谰语，仅仅表明着他们正经历着一种严重的危机”（斯大林五一手令）。

诚如《纽约先锋论坛》之所指出“希特勒企图楔入苏英美之统一战线，斯大林之五一手令，即系给予德方此种企图坚决之还击”（该报四日社论）；“轴心国家蓄意欲使盟国分裂而进行之一切阴谋诡计，在斯大林手令一击之下，即告败北矣”（四日纽约合众电）。

“应即有所反响”

问题有另外的一面。

“苟英美之间，及英美与苏联之间在政治上有更密切之合作，则苏波之争端不致发生；苟三国因目前之争端而成立真实亲密之合作关系，此乃因祸得福，斯大林于五一劳动节所发文告，已指出解决该争端之途径，大西洋两岸之民主国家领袖应即有所反响。”

这是一针见血之论。

其时六日，斯大林答《纽约时报》记者问，又对战后苏波关系提出原则上的意见；同日波兰流亡政府亦发表声明，但依然不着边际；看来大西洋这一边的反响是很少可能了。

同日，美总统特命代表台维斯起程赴苏，据传，他将去邀请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讨论“关于作战之全部问题以及一部份关于战后世界之问题”，我们相信台维斯此行一定能打开“英美苏成立真实亲密合作关系”之门来。

“海上战略改为控制天空”

远自今年二月中日军自瓜岛及布纳撤退以来，日军在南太平洋的动向即入于扑朔迷离状态。二月撤退，论者以为其将守；三月中日机普遍轰炸澳洲外围盟军根据地，论者又以为其将攻；攻乎守乎，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及至最近（四月二日）日机大举轰炸达尔文港，守乎攻乎，日寇动向又成为甚嚣尘上之国际话题。

开年以来，日军在南太平洋各据点即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第一，准备并不等于立即进攻，第二，我们要研究日军的准备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准备。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里奥特少校的意见值得注意，他说：“太平洋乃一大洋，该处之一切活动通常均受时间与空间限制。吾人应和该处攻势之准备，或将包括种类繁多之准备行动，各种准备活动之间以及准备行动与主力进攻之间，在时间上或均有极长之间隔”（五月二日《纽约前锋论坛报》论文）。在普通的情况下，准备行动已不等于立即开始主力进攻，在南太平洋，出于空间的限制，这种准备行动和主力进攻之间，是有距离的，这是一。其次，我们要研究日军的准备行动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准备，据我们所知道的，日军目前在澳洲外围所经营的工作，主要的是建筑和加强各岛屿上的潜艇根据地和空军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今天日军

在澳洲外围所进行的工作，有如一九四〇年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沦陷后，德国在大西洋沿岸所进行的工作；所不同者，德军的潜艇和空军根据地建筑在海岸，而日军的都是建筑在海上的岛屿而已。

日本为什么这样做呢？作战的经验告诉了他们。一九四二年正月至五月，日军在南太平洋无往不利；同年五月而后，无往利。症结在那里呢？盟军的空军优势压倒了他们局部的海军优势；而尤其是他不能忍耐的是在这样悠长的消耗战中，日军船只所蒙受的惨重损失。日军未退出瓜岛以前，美国的军事评论家，把瓜达康纳尔比为日本的海上凡尔登是有道理的，日军最后不能不从这里撤退，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然而日本又不能不维持这交通战，因为它同样不能让澳洲坐大，它必须切断，最低限度打击美澳之间的交通；最经济的办法只有把南太平洋攻防的基础从水面舰只转移到水底潜艇，从海上转移到空中。据我们估计，当日军二月中决定撤退瓜岛和布纳的时候，这一准备工作在大体上已相当完成，三月中大轰炸不过是它的初试威风而已。

那么，日本这样的准备是攻势性质还是守势性质呢？正如同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德军在大西洋岸的准备，没有人说它的仅仅限于防守一样，今天也没有一个人说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准备完全是属于守势性质的。不过，另一方面也正如同一九四〇年德国的准备等于立即进攻英伦的一样，今天我们也很难仅仅根据日本空军的活跃，即判断日军即将进攻澳洲。

很显然的，日军的目的，在目前，主要的还是打击盟国的交通，消耗盟军的力量，他们希望，正如同希特勒对于英伦三岛希望过的一样，把盟军的力量消耗到一定限度的时候，瓜熟蒂落，用最小的代价，攫取澳洲。

自然这不是说日本目前绝对没有进攻澳洲的可能，有的，不过，那一个目前必须等到其他条件改变，例如欧洲的决战有所分晓的时候。

（本篇原无大标题）

北非战事结束

——自五月八日至二十一日

北非战事结束

七日苏外长维辛斯基对苏波问题发表声明，指出苏波问题发生后，加强同盟国家团结的新途径，同日美总统在华盛顿亦正式发表派遣特使台维斯赴苏。可是当大家的注意力正集中到这一新发展上的时候，北非盟军宣布占领突尼斯和比塞大。

于是舞台一转，万象更新。

六日北非盟军对突尼西亚轴心部队发动总攻，交战未过三十六小时，七日下午英第一军占领突尼斯，一路美军占领比塞大；英军开进突尼斯时，发现轴心部队于二小时前业已离去。轴心部队在突尼西亚不能久守是谁都知道的，但轴心部队在这仅有的两大据点竟不战而退却是一个谜——这一个问题恐怕只有将来的历史家才能解答。

七日轴心部队退出突比二港，向崩角一带山地逃窜；盟军继续追击，十二日全部轴心部队宣告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敌军总司令阿敏及其他若干将领被俘，突尼西亚战事宣告结束。

自三月间马雷斯争夺战起至十九日止，突尼西亚轴心部队死伤及被俘总数约为卅万，其中被俘者约为廿六万，阵亡三万。重

伤者二万七千，其他被虏获的军事器材还不计算在内；从这一个死伤的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突尼西亚战事中，轴心部队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微弱的，这一方面说明了英美盟军的胜利之辉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盟军最初准备去年年底就结束这一战事的估计是正确的，徒以过份小心慎重，战事须至今日始告结束，这是盟军在今后发动第二次攻势中，所必须深深体味的教训，从整个战争发展的趋势上看，一九四三年希特勒的部队已经不是一九四〇年希特勒的部队了，过低估计敌人固然不对，过高估计敌人同样是有害的。

由于北非战事的结束，整个战争的面目改变了，同盟国家的攻势作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三大影响是最不可忽视的。

第一、最显著而切实的影响是：由于北非战事的结束，同盟国家的运输形势空前的改善了。地中海里虽然还存在着一些绊脚石，但是在海军巡逻机的保护之下，英美的船只，到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船只，已经不必再绕道好望角，而可以直接通过地中海了，这是一九四〇年六月意大利参战，法国崩溃后的三年来，同盟国家所未曾有的形势。从地中海开放所能节省的航程上说，英国（伦敦）到印度的船只节省了四千五百英里，美国（纽约）到印度的船只节省三千二百英里；从其所能节省的载重量上说，英美在这一线上不啻增加了二百万吨的船只。这一形势的改善，不仅有助于英美的援苏，而且对于印度和远东前线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二、由于北非战事的结束，地中海的北岸，从西班牙到土耳其，敲出了一片警钟；在这当中，从罗马发出来的钟声尤为紧急。

第三、由于北非战事的结束，英美具备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

紧急的钟声敲自罗马

地中海北岸敲出了一片警钟。

首先是地中海的东头。

突尼斯和比塞大一克复，“土耳其的警钟复响”，这是很自然的，土耳其处于两大之间，一方面“是欧洲的堡垒”最脆弱的一角——巴尔干，一方面是英美盟军的中东堡垒。土耳其的不安可能从两个方向来：一个，希特勒狗急跳墙或者是为了先发制人，可能向土耳其方面发动一个突击；一个，土耳其加入盟军，盟军以土耳其为据点，向东南欧发动进攻，虽然直至现在土耳其还没有放弃中立的象征。

我们不能判断土耳其的不安主要的是从那方面来，不过两方面都有筹划和准备是很显然的。突尼西亚战事一结束，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有英国在开罗召开的中东会议（五月十日至十三日），而另一方面则有德军的源源开往巴尔干，此外，德侨退出保加利亚，匈牙利的停开国会，罗马尼亚下令严惩同情同盟国分子，都足以说明这一趋势。

其次是地中海的西头。

盟军占领突比二港未三日，五月十日，佛朗哥在马德里发表演说：“交战国对于和平呼吁，均不听信，然此并非谓战事无法解决；吾人在此次战争中，已至于所谓僵局，任何交战国之力量，均不足以消灭其敌人”（十日马德里路透电）。

佛朗哥的这一和平攻势，一方面固然是部份反映了西班牙自身处境的困难，另一方面它却正是希特勒欧洲战略中不可分的一部：正如他在东南欧布置军事的一样，他在西南欧布置着政治，政治攻势和他的军事攻势时常是不可分的。不用说，这种和平攻势

是不会有任有效果的。

紧急的钟声敲自罗马。

突尼西亚的战事结束了，突尼西亚的对面就是意大利。盟军随时有发动进攻意大利的可能，墨索里尼怎么办呢？

蚂蚁爬在热锅上，墨索里尼不知所措。十三日墨索里尼召开法西斯指导部的特别会议，决定组织六人军事团负责国防，其中包括意王，墨索里尼，格拉齐阿尼，克伐勒罗，德波诺及加维格里亚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格兰第和巴多格里奥出席了这一次法西斯会议，他们是反对墨索里尼的现行政策的。十五日意上院开会六小时，讨论国防问题；据云意海军部长向内阁提出报告谓，一旦盟军登陆，意海军将无能为力。其时，罗马市长意王太子波尔格塞，因“通敌”嫌疑被捕；而就任不久之意军参谋长阿姆布罗西奥则有向墨索里尼提出辞职之说。从所有这些消息里，我们可以看出意大利目前是处在怎样一种危机震撼的环境之中。

有人说（如《纽约时报》），意大利即将单独媾和，我们以为不然；我们以为：目前意大利的形势诚然十分紧张而混乱，但这将是一个短时间的现象；它有投降的可能，但是条件还未成熟；从墨索里尼的所有布置看，他是准备一战的；同盟国家假如不赶快地乘胜开辟西欧第二战场，意大利不会由动摇而崩溃，罗马城是不会在喊杀声中倒下的。

“有一项危机……”

非洲结束了，前面就是欧洲。

由于突尼西亚战事的结束，英美具备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英美怎样利用这一新的形势呢？英美有再一次商谈的必要，特别是因为突尼西亚战事结束得稍稍比所预料的为快；五月

十一日，英首相邱吉尔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了开战以来第五次的会谈。因为邱吉尔赴美偕同了印度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及海空军负责人员，而另一方面美京亦正会集着与远东有关的军政人物，人们的注意力就不期然而然的转移到太平洋方面，以为这一次的罗邱会谈对于太平洋战局或有所新决定。

十九日，邱吉尔在美国会发表演说。在这里面，我们虽然不能看出罗邱会谈的具体结果；但这一演词的要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对于战争前途的估计和他们所决定的战略方向。

一、在先击败希特勒的既定原则之下，加强对日寇的空中攻势。关于前一点，英首相说：“日本之失败，未必即为德国之失败，而德国之失败，即日本之倾覆”；关于后一点，他说：“盟国将尽速以联合之空军力量，加诸日本本土之军事目标，……英国之欲对日作无休止与无怜悯性之战争，其程度至少不下于美国，吾人一息尚存，吾人血管中一日血流不息，则吾人即将发动此种战争，现驻印度东部边境之大批英海陆空军，在对日作战中必须居于显著之地位，此即援助受重压与久受苦痛之中国之方法……化日本军火中心为灰烬之程序，即能开始，此项目标在此次会谈中居于重要地位，英国将参加对日之空袭，以符合重大战略。”

这是我们由衷欢迎的，当前的问题是起而行，切切实实地做和及时有效地做。

二、“一九四三年内再减轻苏联之重负”。关于欧洲战略的部份，英首相说：“吾人不应片刻忘怀陆上战争之主要负担，仍在苏军身上；目前彼等在战场上所牵制之德军不下一百九十师，此外尚有其附庸国家之军队二十八师，余提及此等数字系以其与吾人在突尼西亚所摧毁之轴心军约十五师相比较……然吾人必须从事能力范围内一切合理与可行之工作，在一九四三年内再减轻苏联

之重负”。

英首相所谓“能力范围内一切合理与可行之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也没有知道的必要；不过我们认为英首相把英美当前的任务规定为“一九四三年内再减轻苏联之重负”，显然是不够的；今天摆在英美面前的问题不是为苏联再减轻一些重担，而是和苏联配合起来，从东方和西方夹击希特勒，打垮希特勒。为什么有这样不充分的任务规定呢？除掉其他的因素不谈，主要的是英美对于战争前途的估计使然。

三、英美对于战局的估计。关于这一点，英首相说：“敌人刻仍强大与骄矜，吾人欲与打击，尚多困难，盖敌人尚拥有大量军队，广大之资源与无价之战略地区故也。有一项危机将追随吾人，直至战争终了为止，即战争之过分延长是也，如战争尚有五年……”。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敌人不强大，不骄矜，打击它没有困难，更不是说英美已经决定再五年把希特勒打倒，不过，我们总觉得英美把希特勒的力量估计太高，把结束战争的时间估计太长，从而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战略计划和攻击精神。诚如英首相之所指出：“如战争尚有五年，则任何人亦不能预言，在战争结束之前，将发生何种新纠纷与危险；德日两国之主要希望，在使战争以重大之耗费尽量拖延，直至民主国家疲累厌烦或分裂为止，吾人必须摧毁此一希望，一如吾人过去，摧毁轴心之其他若干希望者然”。

要摧毁轴心国家这一“过分延长战争”的希望，同盟国家就得要有进一步的团结：在东方加强中英美的团结，在西方加强英美和苏联的团结。英美和苏联之间，由于苏波问题的发生，以及台维斯的赴苏（十九日台氏抵苏京），本已开始走向进一步的团结之途，我们希望这一发展能得到切实的后果。

（本篇原无大标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

——自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四日

划时代的大事

万木无声待雨来：希特勒在忙于建筑他的“欧洲堡垒”的防御工事，同盟国家在筹划着世界规模的反攻。很显然的，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发展到决定关头，全世界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夕。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五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建议“解散作为国际劳工运动指导中心的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共产国际的章程及历届大会决议所产生的各种义务”。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意义之重大和影响之深远，在目前是无法一一列举的。

从共产国际建议解散的历史发展方面来说，一如南美古巴革命共产联盟主席及古巴政府不管部长琼·玛利纳罗博士之所指出：“对于留意着共产国际，自七次大会（一九三五）以来的局势的人，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至于决定解散的原因，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建议书本身就是一项最好的说明：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于当前的现实形势，以及以这些现实形势为根据的斗争需要了。哪些是这些现实形式和斗争需要呢：“一、各国内

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亦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的变化情况，正确的指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但是现在却是不适合了。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与有力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于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三、各国共产党的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成熟。”

共产国际的建议解散，虽然不完全是为了加强国际间反法西斯斗争的团结，但其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团结，向前推进了决定的一步是很显然的。故尔共产国际解散的建议一发表，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士，莫不认为是一划时代的大事而予以衷心的热烈的欢迎。

建议发表之同日（五月二十二日）：“伦敦方面对于解散共产国际之声明极表欢迎，认为足以扫除美国及其他国家对苏联战后目标之误解开辟途径”（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合众电）；“白宫及国务院方面，欢迎此举，认为系友好表示，尤其对于美国为然；此举预示联合国家在进行作战时，将有更为密切之合作，其用意在于祛解若干美人对共产国际战后政策之疑虑”（五月二十二日华盛顿路透电）。而二十三日，纽约无线电广播员则谓“第三国际之解散，乃联合国家更为密切合作之表示，且系对戈培尔反赤宣传之一重大打击”（纽约二十三日路透电）。

的确，共产国际的建议解散，最重要的首先是打击了德意日

法西斯；因为自从该项建议发表以来，不论是伦敦还是纽约，是重庆还是华盛顿，只要是爱自由，争民主反法西斯的人士，纵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没有不对这一划时代的大事表示热烈的欢迎的。哪些人不高兴呢？在柏林的，戈培尔，在罗马的盖达，在东京的发言人，美国的孤立主义者（赫斯特——霍华德系报纸），英国工会里的顽固分子。（被略一段）

为了回答这些，二十九日斯大林发表了答路透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金氏问的覆函，在那里他分析了，全面地分析了共产国际解散所起的作用。他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适当的，因为(A)它把希特勒分子硬说“莫斯科”有意要干涉他国的生活，并且有意要使他们“布尔塞维克化”的谰言暴露出来了。现在把这种谰言制止住了；(B)它把劳工运动内部共产主义的敌手，硬说各国共产党不是谋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遵照外来命令行动的这种诽谤暴露出来了。现在这种诽谤制止住了；(C)它有利于爱好自由的各国中爱国志士们的工作；不问党派或宗教信仰，而把各自本国的前进势力团结成民族解放的单一的阵营，来展开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D)它有利于所有各国爱国志士们的工作，把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团结成单一的国际阵营，对希特勒主义独霸世界的威胁斗争，这样子来为以平等为基础的将来各国同志组织清道。我以为所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结果就一定会使盟邦，和其它联合国家，在对希特勒暴政争取胜利而战斗中的统一战线，更进一步巩固起来。

我觉得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完全合乎时宜的，因为正是现在当法西斯野兽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必须组织爱好自由的各国的共同猛攻，来解决这个野兽，把各国人民从法西斯压迫下解放出来。

在这四点中，(一)、(二)两点是属于消极的一面，(三)、(四)两点是属于积极方面的，而在(三)、(四)两点中，第三点是关于各国

国内的，而第四点则是关于国际方面的；而在第四点中，又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当前战时的：“把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团结成单一的国际阵营，对希特勒主义独霸世界的威胁斗争”；一部分是关于战后的，所谓“为以平等为基础的将来各国同志组织清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这一简单的答记者问是包含了怎样丰富的内容了。无怪乎，斯大林这一答记者问一发表，立即引起国际上的交相称誉，伦敦称之为“有力的政治创举”，美国誉之为“犀利坦白之文件”，而巴西则简直认为这一文件的发表为“大西洋宪章之胜利”了。

关于这当中属于消极方面的一二两点，我们不打算作进一步的申论，虽然它的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三四两点；我们现在所要略加阐明的是属于积极方面的三四两点。关于第三点，阿根廷报纸认为：“自此以后，任何其他政党，均可与共产党人合作，对付极权主义；并使假借维护欧洲文化，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之名义，而另有所企图者，均归于无效”。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我们可以想像到紧跟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全世界各国内部，首先是反法西斯国家内部，其次是欧洲纳粹占领区内部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必将有进一步的开展，而这最后都将有利于最后胜利的更加迅速地到来。

其次我们谈到关于国际方面的第四点。

伦敦方面甚为注意关于战后问题的一部份；六月一日伦敦路透社报告道：

“英国政界人士，刻正重新讨论创立‘欧洲战后会议’之广泛原则，该会议将可免于曩者国际联盟之覆辙，渠等之所以发此议者，系受斯大林致路透社首席记者覆函中‘为以平等为基础的，将来各国同志组织清道’一语之引起而发；此语曾经郑重考虑，并特为表达，系更进一步发挥一年以前英苏同盟条约中所称之两国‘拟联合

其他思想相同之各国，采取在战后期间以共同行动保障和平及抵抗侵略之建议’一语。该盟签订后五月，斯大林曾称英美苏之联合，系为‘各国之平等’而战。自由主义《新闻记事报》谓斯大林之函件，具有历史的重要性，且系实际表示将来之国际事务，不应受挑拨或排斥性观念之支配；而应受各爱好和平民族基于常识之共同行动之支配也”（六月一日伦敦路透电）。

伦敦方面注意苏联对于战后问题的态度是有道理的，第一，苏联已经提出决战的口号，战争的发展在实际也临到了决战的关头，在决战到来的日子，英美苏加强团结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战后问题；一般地说，假如对于欧洲战后问题，英美苏不能获得一致的谅解，英美苏进一步地加强团结，协同作战是相当困难的。第二，自从苏军完成了冬季攻势以来，国际间所发生的一连串不幸的事件，特别是苏波问题，莫不与战后问题有关；这些问题不澄清（最低限度在原则上），英美苏进一步的加强团结是相当困难的。

英美苏进一步加强团结是英美苏在欧洲协同作战，夹击希特勒的前提；只有英美苏协同作战，夹击希特勒才能迅速地取得最后胜利，避免战争长期化的危机；而今天摆在同盟国家面前的历史课题，一如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它五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之所指出，却正是“集中全部力量打败法西斯，避免长期战争的危机”。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国际的解散，其意义之重大，及影响之深远，是不能局限在哪一方面的；不过，表现在同盟国家的关系上的，无疑的，却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即它将加强同盟国家，特别是英美和苏联的团结，由此而促进协同作战的可能，提早夹击希特勒的形势的到来，从而也就更加可能避免战争长期化的危机。

葱茏的希望

由于北非战事的结束(五月七日)而召开的华府英美参谋会议(英首相十一日到达华府,会议十三日开始)到了五月二十二日本已到了宣告结束的阶段;二十二日英首相迁出白宫,在同日对驻美英大使馆员的演词中,他说:“吾人殊无理由可以希望战争不致延长”;同日,美战时情报局长台维斯招待记者,发表谈话,亦谓“战事或可在圣诞节前后结束,但绝非本年之圣诞节”;若再证以五月十九日英首相,对美国会所发表之演词,可以证明至二十二日左右,英美对于战争长期化的看法,虽在北非战事结束之后,已经一致。

二十二日共产国际解散消息发表,翌日,二十三日,英首相又迁入白宫;自同日夜十一时至翌日晨二时三十分,与美总统恢复战略会谈。二十四日竟日会谈未已,二十五日英首相美总统招待记者,发表谈话,内容着重指出,“若战争旷延,英美将以同等力量在东西两战场作战”(大意);字里行间,英美对于在较短期间的击败希特勒的信心已经提高——总之,在这一次谈话中,英首相不再提出战争势将长期化的暗示是值得注意的。

二十七日英美参谋会谈结束,与前所预料者相反,会后发表了一句的公报“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之英美联合参谋会议业已结束;对每一战场之未来作战已具有完全之协议”。

本来英美对于欧洲的整个作战计划是早就有了的,而且每一个计划本身都是具有极大的伸缩性的;这一次的华府会议,有如欧洲区美军总司令德孚斯将军之所指出,不过是就原有之计划中,“选择最有效之计划并作最主要之修正而已”(二十三日伦敦路透电)。我们不必探求华府会议选择了什么“最有效的计划”,而其所

作“最主要之修正为何”，一句公报的背后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因为这是军事秘密，这是应该让轴心国家来接的东西；不过，由于共产国际的宣布解散，英美的战略计划和苏联战略计划，互相配合的可能性是加高了，一字公报的背后不但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可能藏有政略内容。

台维斯的访苏及其所得的满意结果，提高了这一充满葱茏希望的可能性。

二十日美总统访苏特使台维斯抵达莫斯科，递交罗斯福总统致斯大林的亲笔信，自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台氏与苏方首脑迭有往还。二十六日斯大林以致美总统封口信一通交与台氏，二十七日台氏启程归国，一日抵达西雅图，三日安抵华府，到后即逕入白宫。

罗斯福和斯大林交换的函件的内容我们既不得而知，我们自不便妄加揣测；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它将有助于英美苏间团结的加强，而团结的加强都是英美苏在欧洲协同作战，夹击希特勒不可缺的前提。

自然，事件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不过，希望之门既然打开，我们是没有理由拒绝去眺望那葱茏的远景的。

失意的逡巡

一方面是葱茏的希望，一方面是失意的逡巡。

北非战事结束了，希特勒再没有牵制迂回的余地；他在忙于建筑“欧洲堡垒”的防御工事，但地下火却是从堡垒的内部熊熊上升。听一听法国《人道报》在四月十五日对游击队发出的号召吧：

“盟军登陆，立即动员；武装起来，破坏一切经济；举行罢工，阻碍一切交通运输；逮捕维希警察，他们反抗，就消灭他们；打

开一切监狱及集中营，释放政治犯”！（本报二十三日伦敦电）。可以想像的，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今日，这火焰将以加倍的力量来震撼“欧洲堡垒”，报导欧洲又一次的一七八九的来临。

希特勒怎么办呢？直至现在希特勒还在高加索的库班桥头负隅顽抗，而另一方面他的陆军参谋长最近还到过芬兰，所有这些都指示着他还没有放弃对苏发动攻势的企图。为什么迟迟还没有发动呢？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东线和北非损失太大，补充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主动已经不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他的下一步要看一看盟军的作战计划而定。希特勒今天所最恐惧的是英美苏的协同作战，因为今天他的力量（最大估计约为五百万作战兵）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两线作战的。自然，希特勒的力量还很强大，不过那强大与其说是在他的现实的军事力量上，勿宁说是在他的潜在工业力量上。因此今天摆在同盟国家面前的课题，第一是加强团结，协同作战；第二是争取时间，掌握主动。果如是，希特勒在欧洲是玩不出什么花样来的。

四日报载希特勒的所谓闪电专家李斯特将军又到巴尔干去了，最近二三月来，希特勒在那里策动频繁，说不定他可能向近东发动一个以攻为守，攻远救近的牵制攻势；不过，只要同盟国家——英美和苏联协同作战，争取主动，就是这一点的主动权也不完全在他的手里了。

希特勒是在逡巡着，他正在探看风头。假如轴心国家的首魁在基本上已经茫然不知所措，那么他的东西两小喽啰不问可知了。“宛如一座搅乱了的蚁塚的罗马城”我们不去描画；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日本。远在邱吉尔抵达华府的同日，五月十一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作战十九日，三十日该岛日军宣布停止抵抗。五月二十七日，华府会议结束，二十八日，日内阁即决定奏请天皇自六月十五日起召开临时议会三日，很显然的这一次临时议会，

讨论的议题不能完全是关于加强作战准备的；日本还有冒险的可能，不过，那冒险决不能在欧洲决战展开之前。

（本篇原无大标题）

事件的急流往往把人们 带到更远的地方

——自六月五日至十八日

光明、更光明

成为举世之谜的华府会议的一句公报（五月二十七日）终于找到了更多的注脚。

五月二十七日华府会议结束，英首相邱吉尔即偕美国陆空军总司令马歇尔将军启程返国；道出北非，召开北非军事会议，对华府会议的战略决定作进一步的确定；会议二日（六月三日至四日），五日英首相返抵伦敦。

英首相离开伦敦才不过一月；一月之间，这—个世界改变了，用英首相自己的话来说，那是：“若干日前，余于旅行及事务繁冗中曾谓‘吾人前途有光明之展望’，现余欲改为‘吾人前途有更光明及切实之展望’，余认为在此渴望之时日中，此语更为适当合宜”。

这—个世界变得更光明了。

怎样更光明的？华府会议决定了些什么？

八日英首相的下院演词，提供了一些解答这一问题的暗示。

首先是在华府会议的十五日谈话(自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中,英美两大领袖充分讨论了“英美之政策,战略及经济诸问题”,并“对于进一步之办法已完全一致”。“进一步之办法”的具体内容,属于军事秘密的范围,自无从臆度;不过从紧跟着华府会议,即有北非军事会议之召开的事实看,英首相演词中所谓“以最激烈之方式,将武力施诸敌人”和“大规模的特别繁复而又冒险之海陆军事行动”显然是在暗示着:地中海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在全盘战略上,英美的决定:

- ⊖对苏联——“减轻其负担”
- ⊖对中国——“予以更迅速有效之援助”
- ⊖对澳纽——“予以较大限度之安全”

在这全盘战略决定的背后,两大基本事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一、盟军的空中优势已无可动摇;第二、轴心的潜艇攻势已不足畏惧。

关于空中优势的前一点,英首相说:

“敌人原以空军为其胜利之武器,而今则已发觉其为彼失败之第一原因。余所必须表明者,即就英国各自治领,美国与苏联政府而言,吾人决以空中之轰炸,毁我诸敌国,任何事件,均不能改变吾人之努力与意向”。

关于潜艇攻势的后一点,英首相说:

“我联合船舰建造率,超过我方船只损失约三比一强……吾人所消灭之潜水艇数量,已超过轴心之潜艇生产量颇多,此或为命运所系之因素”。

总结此两大基本形势之所趋,英首相谓:

“德国似以其一切希望,寄托于潜艇战争,彼等希望能在海面,以潜艇报复其在空中所受之轰炸,彼等倘认此项希望,能拯救其自身,则结果或必大感失望。世人于大感失望之余,而其理

智又告其大祸无法避免时，往往无法应付此行将来临之大祸”。根据这一段暗示，英美的战略好像是在大规模登陆战斗未展开之前，先集中全力于空中轰炸，而待德国“眩迷之时机”，再作第二步之打算。

展望战局前途，英首相说：

“余虽始终期望本身为一有利于吾人之时期，然吾人亦或有挫败；其次，敌人或将拒绝战斗，或静待其最眩迷之时机”。说到这里，英首相碰到德国的战略动向的问题了；好像英美的攻势计划还没有贯彻到；假如德国“拒绝战斗”，英美（苏）“强迫其战斗”的地步——这是我们认为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美中不足”的来源在战略上是由于英美作战任务的规定——“减轻苏联之负担”，不够充分积极，而在政略上则指明了一件事实，即：为了争取战争迅速的胜利，英美苏的团结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威尔基先生说得好：

“吾人必获胜利，唯胜利速度则胥视团结坚决与自我牺牲精神以为断”（十五日威尔基致纽约白黑人联合大会函）。

从地中海来

然而，事件的急流往往把人带得更远的地方。突尼西亚轴心部队出乎意料之外地迅速地崩溃，将英美的作战计划向前带进了一步，谁又能担保地中海的暴风不演出同样的奇迹呢？

光明从地中海来。

光明从地中海来，一方面是戴吉合作，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在政治上加强了盟军在地中海战区作战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盟军继北非战事结束之后展开的攻势，有如春潮，一浪一浪推动地中海的彼岸——意大利；十一日盟军占领班泰雷利亚，意军

宣告投降；十二日再占拉姆培杜萨；十三日又占里诺萨和兰比安，再向前进，就是西西里和撒丁尼亚，盟军雄伟的机群不断在上空盘旋，意大利半岛的藩篱眼看将完全失去，墨索里尼已经被推上了悬崖。

本来突尼西亚战事一结束，盟国的地中海航线即可通行无阻的；唯一足以严重阻碍这一交通路线的是近在卧榻之旁的班岛；因此，从严格的战略形势上说，班岛之战与其说是意大利之战的前奏，无宁说是突尼西亚之战的尾声，虽然这两重意义它都具有。

班岛投降，地中海航路通行无阻（在一定的限制之下）从这一个意义上说，美国战时情报局长戴维斯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班泰雷利亚岛之投降，即德里及重庆方面亦感此举在军略上之重要性”（十一日戴维斯广播）。

然而班岛的投降，其军略上的意义，远不及其在政略上的意义；由于班岛的投降，意大利的危机益重，德意间的矛盾益深，从而意大利人民反德反战的情绪也就更加增涨了。因此，美总统于班岛投降之同日（十一日），即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谓：“彼等法西斯之领袖一旦被推翻以后，即可自由选择其政府……盟军对意作战，乃墨索里尼遵循残酷叛国途径所产生之合理而必然之结果，……意大利人民仅有待逐出德人，废弃法西斯主义后，其正确之判断，始克显然”。我们可以想像，在这样强有力的号召之下，意大利内部会发生怎样的反响。

然而班岛投降，其军政二略的意义，还不及它的象征意义，因为那指示着：意大利已经不复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军事力量，盟军是能够而且应该进一步的作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打算了。

前面就是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从军事技术上说，这两个岛的克服是不能像班岛那样容易的；不过，崩角二十几万的军队既然可以投降，为什么这一个奇迹不能在意大利的门口冒险一次？听

说直布罗陀的船舰如云，我们屏息等待接踵而至的捷音。

列宁城号召

欧洲战场的空中和地上呈现了一幅奇异的对照。地上战斗，一般地说，是在沉寂着；但是在空中，盟方攻势没有过一刻的休停：一方面是英美来自西方的轰炸，一方面是苏联来自东方的轰炸——单是在五月份中，德机在苏德空战中被击落的就已经有二千一万零五(三、四、五三月共四千)架了。英美和苏联在空中是合作了，那辉煌的合作什么时候才从天上移到地下上来呢？大家知道，没有陆军，希特勒是不能被打垮的。为要回答这一个问题，似乎非先看一看希特勒的动向不可。

远在三月中，当德军在苏德战场略略站住脚的当时，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允诺下东线的夏季攻势；后来突尼西亚战事结束，希特勒又下令宣传他的大西洋壁垒和南欧防区的牢不可破，好像他的东线攻势和西线守势是已经确定了。奇怪的是，最近他的宣传攻势又改变了花样，他一方面在制造大西洋壁垒和南欧防区的神话，另一方面却宣传着说：东线战局已定，再一次的东线攻势已经没有必要了。

究竟希特勒的作战方向在哪里呢？从可能性上说，摆在希特勒面前的有三个可能：一、东线攻势，二、东线(正面)守势，侧翼攻势，三、全面守势——但所有这三条道路，特别是前两条道路，都不是无条件的，而现在连选择那一条路线的自由也已经不在他的手中了。最近他之所以强调东线攻势无必要的原因，据我们想，大概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欧洲的第二战场将在他发动东线攻势的条件之下出现，为了阻止它，不惜自打嘴巴，装作他还有充足的兵力驻在西欧，盟军来攻他绝不怕，这样来动摇同盟国家的决心，

松驰同盟国家的准备，迟缓第二战场的开辟，——此者得逞，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就算是又一次的成功了。

希特勒的战略动向究竟怎样呢？这不是希特勒所能够回答的，同盟国家应该回答这一个问题。

据十四日华盛顿路透电：“盟国进攻欧陆之计划，共有三套：一、配合苏军大规模之攻势、在若干地点同时登陆；二、延迟进攻，直至希特勒对莫斯科、列宁格勒或高加索发动新进攻之时；三、在巴尔干或挪威北部建立初步阵地，而继之以空中攻势，软化敌方主要目标”。在这三套计划中，第一套是配合攻势，第二套是等待攻势，第三套是逐步攻势；配合攻势优于等待攻势是显然的；然而配合攻势究竟还是包含了等待的成份，积极主动的攻势只有协同攻势。

列宁城号召协同作战：

“盟军进攻欧陆，苏军亦发动攻势；盟军自西方攻击纳粹，苏军同时自东方予以打击；两军将汇合成一大力量，为法西斯主义者敲出丧钟”。（十五日列宁格勒广播）。

诚如本月三日《纽约时报》之所指出：由于罗邱会谈的圆满结束，共产国际的解散，台维斯访苏的成功……“希特勒所据以预断胜利的因素，无论是政略的或是战略的，现在都已改变了”，现在是英美苏联加强团结，协同作战，为法西斯主义者敲出最后丧钟的时候了。

东条发音凄厉

西方法西斯最后的丧钟还未敲出，东方法西斯已预感到兔死狐悲。十六日敌酋东条在第八十二届会议中的“凄厉”的发言，在本质上，正是属于这一类的悲鸣。

东条说些什么呢？

“大东亚共荣圈”正在繁荣着；“日本将于本年内予菲律宾以独立，缅甸之独立已为期不远，大东亚共荣圈内其他各地均与日本合作……”

然而不能掩饰的是盟军反攻力量的生长：“彼等正逐渐表现将动员彼等唯一可以依赖之物力发动反攻，战局已益见紧张，战事亦将更为惨烈……我国以意志之力量作战到底。”假如单凭意志的力量可以作战到底的话，八十二届临时议会早就用不着开了。八十二届议会的召开正是为了首先是加强作战的物力啊！

最后，好看的尾巴自然不能不拖一条：“余坚信德意两国及其盟国以彼等现有不可动摇之地位，必可在作战取得胜利，日本保证其将与德意及其盟国并肩作战，直至获得共同胜利为止”。事实上正如同他的盟邦德意“不可动摇的地位”——“欧洲堡垒”是在动摇着的一样，他的“确保胜利的战略地位”——“亚洲堡垒”正是在日益不能确保。

“欧洲堡垒”最初一声的丧钟敲自班泰雷利亚，“亚洲堡垒”最初一声的丧钟敲自阿图岛；东西丧钟并作，东条“发音凄厉”不是极其自然的吗？

（本篇原无大标题）

不应过高估计敌人

——自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二日

“冒险和幸运”

“前线无大变化”——不论是在地中海还是太平洋，在亚洲还是在欧洲。

万方沉寂，英首相又发表了一次纵论世界战局的演词（六月三十日），空谷足音，人们很自然地要从这一演词中去找寻理解世界战局发展的键钥。

英首相说了些什么呢？

首先是关于英美的关系——这大概也是英首相在这一篇演词里所要处理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一个问题，英首相先说明了大英帝国之所以能联合一致的理由，继而则谓：“美国之权力不致在英人心中引起疑惧，其兴盛亦不致使英人妒嫉，英美两国政策之协调及联合一致，实为世界前途之所系，其重要超过任何其他因素，……然两国之事，今竟有甚多逐渐抬头之人物，其言行似皆已忘却此基本之事实……”。这些“逐渐抬头的人物”是那些人，他们“言”了些什么，“行”了些什么，我们局外人自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自从华府会议结束以来，在英美之间引起了最多的争辩的问题：在西方有戴吉合作的问题，在东方则有印度问题。戴吉合作，直

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而印度方面，则有继魏菲尔被任命为印督(六月十八日)而起的东亚指挥部统帅的人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伦敦和华盛顿方面都曾引起或多或少的争执。而另一方面直至现在，对于卡港会议英美所共同决定的世界战略，美国一部分有力人士始终感觉不满，因此英首相不惜慨乎其言。

“当伦敦遭受恐怖而历久之空袭，而出以百折不挠之抵抗时，曾激动每一美人之同情心；又当日本发动独霸亚洲，袭击珍珠港时，吾人即与美国并肩作战，生死与共，联合一致有如一个民族，而海陆空军亦莫不一心一德，……设德国先日本而屈服，则余愿在此奉告君等，如余前在美国会中代表君等所言者然，即英国之每一个人员，每一架飞机，每一艘船只，将调至太平洋与日本作战，不论多少年月，务使日本屈服而后已”。英首相这又一次的保证，其主要目的虽然是在回答美国一部分有力的反对派，但我们却衷心的表示欢迎，因为它弥补了六月八日英首相在国会演词中未提东方的缺陷。

其次，英首相接着就分析了最近两月来英美在两大战线——海上战线和空中战线上的进展。

关于前者，英首相说：“五月中德潜艇之被击沉者达三十余艘，……因五月份之胜利，并对德潜艇作惨重之打击后，故六月中之航运情形甚佳，为作战以来四十六个月中所未有。六月中美国船只之生产量，再加上英加之所生产者，超过遭敌潜艇所击沉者达七倍至十倍之多”。

关于后者：“同时在此二月中，吾人所投于德国军事工业及作战中心之炸弹，为数之多，前所未有。本年六个月，仅英机投诸德国之炸弹，已为同期间德国在英所投之三十五倍”。

海上战线和空中战线只是造出陆地战斗的条件，它——不管是怎样大的进展，是不能代替陆地战斗——西欧第二战场的，大

家知道，没有第二战场的开辟，希特勒是打不垮的。

那么，第二战场的可能性怎样呢？

英首相说：“所有之大军事行动，均依冒险及幸运为转移，任何过分自信之心理，必须严加抑制”，这是一。

其次，“一切大规模之海陆军行动，尤其在需要两国以上之合作时，必须以长久之时间从事组织；余今日之所告者，即地中海与其他地点，在秋季落叶以前，必有激战耳”。

在这里英首相提出了两大原则：第一，不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第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必须有比较长时间的组织，才能发动——这些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我们愿意指出的仅仅乎是：第一，过低的估计敌人固然是不对，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同样是有害的！事实上，从广大的力量对比上看，目前依靠着“冒险和幸运”维持局面（防御）的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和苏联。其次，组织进攻，诚然需要时间，但这也是相对的，因为希特勒需要时间比同盟国家更为迫切；因此在今天我们与其强调准备需要时间，无宁强调准备的时间必须缩短，强调要把握现在的有利时机。

何以见得？从希特勒的纸上谈兵看出。

纸 上 谈 兵

表面上看，希特勒是稳坐在“欧洲堡垒”之中，四面风平浪静——除掉那不时从东方和西方飞来的机群的骚扰，袭击；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过着言如其实的“冒险”的生涯。

因为军事资本的不够，而发动政治攻势——离间阴谋与和平空气。这是我们早就指出了的。然而由于英美苏团结的不可动摇，他又不得不采取别的花样，他们说：东线战局已定，再一次的东线攻势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一套的用意也是我们早就指出了的。

现在，因为单单的这样说说不能取信于人，于是希特勒又有新花样，这一个新花样是纸上谈兵。

这在五月初突尼西亚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就一方面拚命宣传大西洋长城和南欧防区的怎样牢不可破，另一方面则煞有介事似的忙着调兵遣将，好像欧洲堡垒的里边已经集中了不知道多少大兵似的。今天西欧方面增防了多少，明天又是南欧方面增防了多少，一会儿挪威，一会儿巴尔干——在这当中所幸的是他还没有发表总数，因此大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些增防的部队究竟有多少，它是从什么地方调得来的。但是到了最近，情况就不同了。

六月二十八日，伦敦路透电转载巴黎广播电台所谓“军事评论家”的广播，他说轴心国统帅部已在欧洲滨海区域陈兵二百五十师。德国的兵力最多不过三〇〇师左右，假如在欧洲滨海区域已经用去二百五十师，那么，东线剩下来的不是只有五十个师团左右了吗？这是连小孩子也骗不到的一个欺骗。

不过，假如这些话仅仅乎是说给轴心国自己的人民听听，安慰安慰他们，还有可说；但是到了最近，这种骗局也渐渐的为盟方人士所注意了：例如伦敦每日快报六月二十九日就登了一篇通讯，大意说：

“德军元帅季德尔之指挥部，已移至德国西部；果尔，则德方已放弃其对苏之新攻势，转而集中全力于应付英美之进攻矣”（二十九日伦敦路透电）。这一个报导虽然同巴黎广播电台的军事评论家的发言有别，但是在基本精神上，他们是一脉相通的。

自然像巴黎广播员的那种荒谬说法是不能取信于人的，因此为了使人家有相信的可能，二百五十师的数目字不能不打一个折扣，在这里美联社驻伦敦记者从“跟欧洲地下组织有关系方面人士”那里得来的报导就显得活神活现了。他说：

“德方已下令从东线调回五十个师，以加强欧洲防御；其中之

十师规定为加强战略后备军，十五个师增防西欧，九个师增防北欧，四个师增防法国南部，十二个师调往巴尔干，以代替奉命回国之意军师团……据消息灵通方面指出，在此种假定的调动之前，德方兵力分配有如下表：

苏联——一八〇师（调后应为一三〇师）

法比荷——四〇师（增后应为六〇师）

巴尔干——一〇——一二师（增后应为二二——二四师）

意大利——五——一〇师

挪威——八——一〇师（增后应为一七——一九师）

无所属的战略后备军四〇个师（增后应为五〇师）”。

事实上，这一种好像是言而有据的报导，按其实质是和前些时希特勒宣传东线已无进攻必要属于同类的一种谣言攻势。

为了揭穿这一纸上谈兵的新阴谋，三十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军分布真相的论文，德军是怎样分布的呢？

苏德战场德军——二一一师（非一八〇）

苏德战场以外的德军——九一师（非一二〇）

而苏德战场以外的德军各师的分布则为：

法比荷——三五师

巴尔干——八——一〇师

挪威——？师

战略后备军——最多不过二〇师

根据这一个最可信赖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几个结论：

（一）德军未从苏德战场调走一个师；（二）东线苏军所牵制的兵力是德军总数的三分之二（强），而不是“消息灵通方面”所称的调动前的五分之三，更不是那位“跟欧洲地下组织有关系方面”所称的调动后的三分之一（强）。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希特勒要发出这些消息，他为什么要

纸上谈兵？一言以蔽之。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把握，却是因为只有他才是靠着“冒险和幸运”在过活，他希望借此来恐吓英美，把他自己的“冒险和幸运”放在英美的眼前，如此来拖延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好让他在东线再来一次冒险行动——在这样的现实形势之下，我们没有提防过高估计敌人的危险尽量缩短准备时间的必要吗？

钳形攻势

日寇八十二届临时议会十六日开幕，会议三日，除加强作战力量等法案外，又通过了永井等所提出的“打倒英美案”，于十八日宣布闭幕。

临时议会开会前，五月三十日，日军在阿图岛全军覆没；八十二届议会虽然通过了“打倒英美案”，但是当日寇的手还未有举起来打人的时候，盟军却在所罗门群岛中蒙达南五英里的伦多瓦岛登陆（六月三十日）了。

关于这一战斗的重要性，美海长诺克斯于三十日曾有说明，他认为：

“美军在所岛之新攻势，为进攻蒙达及附近日方基地之开端，”彼并强调美国从未认为太平洋战事不及欧洲战事之重要。”

很显然的，这是一付安放在南北太平洋的钳形攻势的开端：一方是从阿图到吉斯卡，北方的一钳；一方面是从蒙达到（新不列颠的）拉布尔，南方的一钳。关于北方一钳的军略意义，我们不谈，我们现在要提一下的是关于南方的一钳。从整个西南太平洋的战略形势看，所罗门和新不列颠诸岛是不能孤悬起来的，日本一天保有着它，澳洲便一天不能安枕，它是进攻澳洲的踏脚石；两个敌对的军队不能在这里长久的对立下去，这里不能有武装和平。为

了确保澳洲的安全，巩固瓜岛的既得阵地，同时展开逐步反攻，盟军必须掌有拉布尔，现在是盟军进攻的开始。

(本篇原无大标题)

希特勒的“夏季攻势”

——自七月三日至十六日

第三度拚命

远自三月底苏军宣布冬季战役结束以来，苏德前线就再没有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一般的说，东线无战争，沉寂支配着东线。于是国际间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希特勒的战略是采取攻势呢，还是采取守势？三月以来（自三月至六月）对于这一个问号或左或右的解答，实际上支配了人们对于世界战局的估计。

七月五日，希特勒在苏德前线奥勒尔—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战线发动的新攻势揭开了这一世界之谜，最低限度初步地。在今天大家已经不复问，希特勒采取攻势还是守势，今天大家所关心的是：希特勒的新攻势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这一新攻势就是希特勒宣传已久的夏季攻势吗，还是仅仅乎夏季攻势的前哨，这是一个全面攻势的开端吗，还是仅仅乎一个有着一定的有限度的战略乃至政略目标的局部攻势？

在尝试回答这一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个新攻势的特征。

首先，从攻势发动的时间上说，希特勒夏季攻势的发动是愈来愈迟了！一九四二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势发动于五月初，而这一

次的夏季攻势比之于去年，就差上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假如我们把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军的攻势也看做希特勒的夏季攻势的话，那么，和一九四一年比较起来，今年希特勒的夏季攻势也迟了两个礼拜。

再从攻势展开的范围来看，希特勒攻势的范围愈来愈小了：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时，德军的进攻是全线的，从南到北，两千哩；一九四二，去年希特勒攻势的范围虽然由三路缩成一路，但从库尔斯克到罗斯托夫也还有四五百哩；而今年他的攻势展开的范围却不得不一缩再缩，由四五百哩而为一百五十六哩了。

因此，无论从攻势发动的时间看，或者是从攻势展开的范围看，希特勒的攻势已经是麻口袋，草口袋，一代不如一代了。

谁都知道希特勒的攻势一代不如一代；然而重要的并不在此。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希特勒的夏季攻势为什么要在奥勒尔——库尔斯克——比尔哥罗德这一个地段上发动？

我们知道，苏德战场上的战略形势是：远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莫斯科之战以后直至去年苏军冬季大反攻以前，希特勒打下莫斯科的企图虽然是悲惨地失败了，但在中路，它始终还维持着一个好像是指向莫斯科的利刃一样的一块突出地带，以塞夫——格萨特斯克——维亚兹玛为据点的突出地带；他们在那里建筑起防御工事，集结着重兵，随时有进袭莫斯科的可能；去年夏天，德军之所以能比较从容地转移兵力，集体进攻南路，在战略形式上未尝不得力于此。但是由于苏军辉煌的胜利大反攻，一切都改变了；今天，在中路，是苏军的突出地带威胁着德军的后方，而不是德军的突出地带威胁苏军；苏军的胜利反攻削平了德军的维亚兹玛的突出地带，建立起库尔斯克的突出地带，正如同德军的维亚兹玛突出地带过去曾经是威胁过莫斯科的一样，现在苏军的库尔斯克突出地带威胁着中路德军的后方。不管希特勒的战略目标是在

那里：进攻莫斯科或者是直趋高加索，库尔斯克的突出地带是必须削平的；甚而至于就是为了稳定东线，这一举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战争在结束的地方开始。

远在三月初，苏军的胜利反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在中南路之间，苏军的突出地带远比现在的为大，那时候它包括了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哈尔科夫的剑头指向顿内茨，库尔斯克的剑头指向哥美尔。三月初，德军发动了挣扎性的局部反攻，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它所能恢复的也不过是这突出地带的一半，四月初德军在比尔哥罗德方面就再没有什么进展，德军的局部攻势停顿下来了。在此后的三月中，陆地战斗仅限于这突出地带的边缘，东北面的梅曾斯克，东南面的比尔哥罗德，而规模都不大；空中战斗则有苏空军的轰炸布里揭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哥美尔等地——事实上这些都是这一次战斗的前奏：德军的陆地进攻为了巩固前进据点，苏军的空军轰炸为了破坏德军的进攻准备。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德军这一次的新攻势看做它的三月反攻的继续。

希特勒的新攻势终于发动了，以新的武器，以新的空军加坦克战术，新的战斗形式。

新的武器：这不是说希特勒发现了什么新的武器，而是说，在这一次的新攻势中，希特勒接受了苏德战争的教训，改正了德军过去在武器装备上所犯的错误。我们知道，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军所赖以取得胜利的坦克配备中，是从来忽视重坦克的作用的，从而轻坦克和中级坦克占着德军坦克的绝大比例，四十吨以上的坦克在德军的军械库中是找不出许多来的；但是这一次，德军却大规模地使用了重六十二吨，名为“老虎”的重坦克。虽然“老虎”的使用并没有能发生希特勒所预期的作用，但是它的大规模使用却是值得注意的。

新的空军和坦克战术：在过去，德军的空军照例是执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准备炮火的任务的，飞机的轰炸出现在大炮的轰击之前；而现在，火力准备的工作却已让位于炮兵，飞机的出动回到炮兵轰击之后了；在过去，德军飞机是和陆上部队配合作战，自有其攻势任务的，而现在它却只有掩护其作战部队作战的消极任务了；此外，空军出击，由过去的大规模的密集轰炸一变而为现在独立小队的轰炸活动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在过去，德军坦克的作战是不依靠炮兵的，而现在却于重坦克之后紧跟着动力化的炮队了；在过去，德军坦克的先头部队主要的是由中级坦克和轻坦克组成的，而现在却不得不转而改为重坦克了。所有这些战术上的变化都指明了一件事：过去德军战术是以发挥高度的机动性为目的的，而现在却是转而向火力的加强中找寻出路了。

新的战斗形式：我们知道，一路来德军是把胜利的希望放在运动战上的，它希望由德军作战机构高度的机动性来弥补它火力和兵力方面的不足，从而直至去年的斯大林格勒之役，德军总是希望不必运用高度的火力集中，而专靠运动迂回来取得胜利；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这一次德军在这短短的一条战线上集中的兵力虽然不大（二五〇、〇〇〇）但是攻势武器的集中却达到惊人的比例（飞机二、五〇〇架，坦克四、〇〇〇辆，装甲部队竟占部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实际的作战过程也显示了：德军在这里所企图的不是以运动迂回以取胜，而是以高度火力集中以取胜；德军现在所进行的是一种言如其实的所谓器材战，从而德军军事器材的损失在这里也表现得特别严重。自七月五日至十四日，德军坦克的损失每日平均在二〇〇辆以上，而飞机损失则在一〇〇架以上。十一日莫斯科广播电台军事评论家估计德军每三一四分钟损失坦克一辆，其速率竟达莫斯科之役中德军坦克损失的二十

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希特勒这一次的新攻势具有着怎样和莫斯科之役不同的性质了。

然而尽管希特勒运用了新武器，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斗形式，十二日（自五日至十六日）来，并没有得到任何显著的进展；战势开始的最初三日，他曾经在比尔哥罗德方面获得若干战术上局部的进展，但是到最近，就连这一点进展也被苏军差不多打消了。战斗还在进行当中，希特勒的目的究竟在那里呢？这是不是他的所谓夏季攻势，本身还仅仅是一个夏季攻势的前哨，是一个全面的大规模的攻势，还仅仅是一个有一定限度的战略乃至政略目标的局部攻势？

所谓夏季攻势本身和夏季攻势的前哨本来就是分不开的，从而这一个问题不必讨论；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希特勒的这一个新攻势，在战术上是一个试验，在战略上是一个继续，在政略上是一个试探。在战术上是一个试验：他要试一试他的新武器、新战术和新的战斗形式灵不灵；在战略上是一个继续：它继续三月反攻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削平苏军在中南路之间的突出地带，至于切平之后的动向如何，则要看他的政略试探所得的结果怎样。在政略上是一个试探：他要探一探攻势既已发动之后，英美盟军的动向如何？真正的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吗，还是仅仅一些“渺不足道”的军事行动？而对希特勒最有利的，则是让英美盟军永远坠在五里雾中，让他们永远在研究他的攻势是一个全面攻势，还是一个局部的攻势，而在英美盟军研究他的攻势的时候，他的真面目的攻势却是真的展开了。

假如这是一个言如其实的大规模攻势的开始，那必定是因为希特勒认定了：“英美联军今年不拟发动大规模向欧陆之进军，并认定渠在东线第三度拚命之企图，不致妨碍其抵御盟军在地中海渺不足道之军事行动”（十日波斯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社论）。

盟军动向如何？

欧洲事业的开始

希特勒攻势发动后之五日，七月十日，英美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有如艾森豪威尔将军之所指出：这是“北非战事结束，欧洲事业(的)开始”。

这是极其自然的，我们知道远在六月八日，在他的下院报告里，英首相邱吉尔，还念念以敌人“或将拒绝战斗”为虑；现在不管怎样，希特勒的攻势总算是发动了，于是铜山倒而洛钟应：东线战事展开，地中海的烽火又起。

五月初北非战事结束，盟军的空中攻势即不断以西西里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六月中班、里、拉三小岛的投降，将地中海盟军的空军根据地扩展了一步；及至苏德战场上的战事再起；盟军空军对于西西里岛的轰炸实际上已经是登陆前的准备炮火了。七月十日的登陆成功，在事态的发展上有如水到渠成，意料中事。

截至现在为止，盟军登陆已经五天，我们还不能确切的判断，盟军登陆的部队是多少，所可知者仅仅乎是，西西里岛的东南沿岸，从格拉到喀大尼亚外围一线上重要海岸或机场已入盟军之手。至于西西里岛上轴心部队究竟有多少，更是无从证实；同盟国方面估计四十万，意军三十万(内中正规军十师约十五万)，德军十万；但从整个意军兵力的分布区域看，这一个数目，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太大了一些。目前，真面目的战斗还未展开，战事的发展自无从预断，虽然从整个局势看，西西里的克服，或者投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的意义何在：这是欧洲的第二战场吗？英美盟军下一步的动向何在？

假如看看地图就能解答这些问题，一个白痴也会告诉你：西西里岛的北面就是意大利那只破靴子的靴尖儿，西西里打完了就是意大利；问题假如是那样简单的话那是再方便没有了。事实不如此。

第一，这不是第二战场，这是不用说明的；其次这是解放欧洲事业的开端，这也是不用说明的；今天的问题是配合着东线的苏军，解放欧洲本身，西西里岛虽然是意大利的领土，但毕竟还是一个海岛，不是欧罗巴大陆；地中海里类似于这样的岛屿，较大的最少还有四五个，中地中海的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多德喀尼斯群岛，假如在地中海，也执行起“逐岛战争”，那所需的时间虽不如在太平洋上的可怕，但也就相当的可观了。

地中海里的“逐岛战争”、“越岛战争”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必要的，但这终不是解放欧洲的事业本身。那么，盟军的战略动向究竟怎样呢？

正如同希特勒的攻势在基本上是包含有试探的性质一样，盟军的西西里攻势同样包含有这样的性质。在两重意义上有试探的性质：一探轴心部队的抵抗能力如何；二探盟军的新攻势在轴心国方面所引起的反响怎样？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由于希特勒新攻势的发动，“使战争缩短的可能性”空前的提高了。今天的问题不是用局部的战争行动来互相观望，互相试探，而是用坚决的攻势把战争的主导权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在今天对英美盟军绝对有利的力量对比之下，希特勒观望、试探是因为他不行，对他不利；而盟军如果跟着他观望，跟着他试探，那就正是上了他的大当，我们相信盟军不会这样做。

一连串的事件证明英美盟军是在计划着更大的攻势；在希特

勒发动攻势之前，七月二日盟军决定将希腊游击部队的指挥划归中东盟军司令部，暗示着暴风雨的箭头随时有转向东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可能；希特勒攻势既已发动之后，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返国述职(八日)，及至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美陆长史汀生又有访问伦敦之行(十一日)，在这决战即将展开的千钧一发的关头，所有这些部署和会商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希特勒的攻势发动了，然而他偏偏不说他发动了攻势，他在进攻人家，但他却要人家研究他的进攻，好让人家不来攻他；希特勒所想要的就是同盟国家所应拒绝的，今天摆在同盟国家面前的课题不是研究和揣测希特勒的攻势企图，而是主动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在这里我们完全同意军事评论家M·威尔纳氏的意见，他认为：

“苟英美联军与苏军一致行动，今夏开始广泛之配合行动，则在今年年底以前，即可将德国打败；为达到此目的，吾人必须进行三个月到六个月之攻势，使英美苏所有军队一律出动”(《自由杂志》十日塔斯社纽约电)。

太平洋新攻势

希特勒新攻势的目的之一，不但是要试探西方的英美，而且要试探东方的日本。试探英美，看看他的攻势发动之后，英美是否有认真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迹象；试探日本，看看他的攻势发动之后，日本有无配合进攻苏联的意向乃至行动。从主观的愿望上讲，希特勒再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的希望日本的配合进攻苏联了。

然而希特勒的主观愿望只是他的愿望，面对着日本的是完全另外一套的问题。

首先在太平洋采取攻势行动的是盟军不是日本；如所周知，

五月初美军在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登陆，作战不到三个礼拜，阿图岛上的山崎部队被消灭，阿图岛投降了；由于阿图岛的投降，日本在阿留申群岛中的另一个大据点——吉斯卡岛在实际上纵即能守，其军事价值已降低到很可怜的程度，更何况它经常在盟国空军的轰炸之下，其能守与否，已大成问题。其时华府会议闭幕后之一月，六月三十日，美澳联军在西南太平洋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势，而对着日本的问题更加复杂了。

在进一步分析日军战略所遭遇到的危机和矛盾之前，我们先看一看盟军的新攻势：它的范围，性质和趋势。

盟军的新攻势是在六月三十日展开的：首先是美澳联军在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之下，在所罗门群岛中的新乔治亚岛和伦多瓦岛登陆，这是盟军攻势的右翼；同时盟军左翼又在新几内亚东北部萨拉摩附近的纳索湾登陆，而在左右翼之间则进占了特鲁布里安和乌德拉克两个无人小岛；从新几内亚西的纳索湾到所罗门群岛中的新乔治亚，从盟军的左翼到右翼，全长共达700哩。从攻势展开的范围看，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攻势。

那么，盟军的目的是在那里呢？

地图是最容易看的一本书：从作战的第一目标说，盟军右翼进攻的第一目标在新乔治亚的蒙达，盟军左翼进攻的第一目标在新几内亚的萨拉摩和穆挡——雷区。战争总是在结束的地方开始，在历史的发展上，盟军的右翼攻势是瓜岛之战的继续，而其左翼攻势则为布纳——哥纳之战的继续；我们知道，自从二月初日军自瓜岛和布纳撤退以来，盟军在这一个地区再没有采取过陆上的攻势；经过近五个月的准备和部署，盟军重新采取攻势是极其自然的。从作战的第二目标说，盟军左右两翼进攻的总方向显然是指向新布列颠岛上的拉布尔，拉布尔的北面是特鲁克。拉布尔是日军在西南太平洋东南边缘上最大的海空根据地，而特鲁克则

是这一边缘内第一个最大的海空军根据地；拉布尔不克服，澳洲不能安枕，特鲁克不粉碎，盟军在西南太平洋无由展开其攻势。盟军的新攻势同时具有防御和进攻的性质，不过，在目前现实的情况下，其攻势性质远较其防御性质为大。

这是太平洋战争一年半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英美荷盟军在太平洋上拥有广大的优势的海陆空军根据地，而日本则拥有数量上和运用上俱占优势的海陆空军，凭着这优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日本席卷了西南太平洋，建立了世界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然而，去年六月中途岛一战报导了太平洋战争中力量对比的改变。到了现在，英美盟军和日本的位置已经完全的颠倒过来：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陆空军的根据地，但并没有绝对优势的海陆空军；盟军拥有压倒的空军优势，部分的海军优势，日渐增长的陆军优势，但却没有相应的海陆空军根据地。今天盟军所企图的正是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在更大的规模上所企图而且完成了的一样：以优势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恢复那一些已经沦陷了的海空军的基地和据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盟军新攻势的目的地在“推进和扩展海空军的基地”，用美国战时情报局局长戴维斯的话，那是“从一个机场打到一个机场的战争”，“从一个军港打到一个军港的战争”，那是“千里攻势的第一阶段”（七月二日同时报告，同日纽约合众电）。

正是因为盟军的新攻势具有这样深刻的意义，日军的战略发生了空前的危机。

一方面由于太平洋战争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整个轴心国家形势的恶化；远自去年年底起日本就在西南太平洋至北太平洋的弧形线上，建筑起以海空军基地为骨干的“太平洋长城”；二月初日军自瓜岛和布纳的撤退，指示了这一防御工事的建立已经达到相当完全的地步。这种“海上长城”的建筑显然具有进

攻和防御的两重性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四五月间，日本空军曾经以这些新建立的空军基地为据点，向澳洲执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出击，当时澳洲负责方面曾一度盛传日军即将侵澳，但是不久这呼声就又沉寂下去；这足以说明：日军新建的“太平洋长城”虽然在本质上同时具有防御和进攻的性质，但在目前现实的形势下，其防御性质远较其进攻的性质为大。这是极其自然的，如同盟军目前的企图在以优势的兵力来夺回据点的一样，日本的企图在以海空军基地和据点的建立和加强来节省乃至弥补它的兵力的不足。盟军的新攻势使这一战略，产生了危机。表现在当前的问题上的是：盟军的攻势展开了，日本是不是准备出动海军和空军，掩护陆军增援，和盟军做一次“增援的竞赛”呢？截至现在为止，所罗门海面只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海战，一次是七月四日开始的，一次是七月十二日开始的，在两次海战中，日军俱遭败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海战中日军出动的海军都是属于轻型的舰只，因此我们不能据此即下日军已决定增援的判断。没有大规模的增援，日军是不能长久据守新乔治亚和新几内亚的，日本究竟怎么办呢？日本的西南太平洋战略正经历着严重危机。

但是日本最感困难的还在于苏联实力的凛然不可侵犯；美国庞大生产力的威胁，以及日本本国生产力的脆弱与消化占领区的企图未能顺利实现，这些条件，使日本统治层中亲德份子，尚难占据优势，使日本统治者不得不更多的徘徊、观望。

希特勒的新攻势发动之日，敌首相东条正仆仆于新加坡——马尼拉的道；这虽不足以具体说明日本的动向，但从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希特勒的新攻势在作壁上观；同时，东京广播电台也把希特勒的新攻势看做一种防御性质的战斗，足见日本对于他们盟兄的新攻势并没有抱着多少希望，更何况德军的新攻势直至今日毫无进展！

不过，正如在欧洲摆在英美盟军面前的课题不是研究希特勒的攻势是怎样一种性质，而是自己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一样；今天摆在太平洋同盟国家面前的课题，不是揣测日本是否攻苏，而是利用眼前一切的可能，加强对日的正面作战；如果是，太平洋战争的主导权是再不会落到日本手里去的。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希望盟国加强已发动的太平洋新攻势，加强援助中国组织反攻，加强和加速反攻缅甸的筹划和组织。我们不仅希望英美和苏联能在欧洲的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我们更希望英美和中国能在亚洲的海陆两面夹击东条，一言以蔽之，我们要求在全世界的规模上夹击轴心，粉碎轴心，直至其无条件投降而后已。

希特勒的攻势可能包含着试探，但是同盟国家的回答却应该是无条件的从四面八方进攻，从欧洲进攻，从亚洲进攻，从地中海进攻，从太平洋进攻。希特勒不让这个世界喘气快是整整的四年了，现在是我们不让他和他的党徒喘气时候了：坚决的进攻，无情的报复，“这里没有怀疑，这里没有畏惧”（但丁）。

（本篇原无大标题）

墨索里尼的垮台

——自七月十七日至三十日

七月攻势的惨败

第三次拼命招致了第三次的惨败。

距离攻势开始的时间还不到三个礼拜，希特勒的七月攻势又在万目睽睽之下悲惨地失败了。

希特勒这一次失败的特点在于：虽然在攻势开始的最初几天，他曾“以人员和装备方面庞大惊人的损失为代价，好容易才勉强在奥勒尔——库尔斯克方面楔入约九公里深的苏军防线，在比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面，楔入苏军防线十五到三十五公里”，但是始终没有能力凭藉这一点局部的进展，把战争迅速地转变为对德军有利的运动战；而另一方面苏军的反攻却能在德军进攻发动后的第八日就迅速的展开。所有这两大特征都是以前德军的攻势中所没有的。在以前德军所有的攻势战役中，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不论其初期进展所付的代价多么大，它都能或多或少，或早或迟的把战争转变成对它有利的运动战，而在这一次攻势中，德军自始至终就不能扭回运动战的主导权，在这种的形势之下，它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以前所有苏军的反攻中，其发动的时间，一般的说，都是要等到敌人的攻势再衰三竭之时才开始，而这一次却

正在敌人的攻势，高潮刚刚过去之后就开始了；这足以说明，在目前的苏德战场上，苏德二军的力量对比是已经起了如何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正如同希特勒的攻势是从奥勒尔和比尔哥罗德两方面夹击苏军的库尔斯克的突出地带一样，苏军的反攻是从奥勒尔东北南三方面夹击德军的奥勒尔突出地点。十三日苏军的反攻开始，日有进展；而在这当中尤以奥勒尔东北和西北的波尔霍夫和梅曾斯克的克复(二十二日)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到了二十三日，苏军“不仅把德军逐退，把七月五日以前所固守的阵地完全恢复，而且在奥勒尔方面突破德军防线，推进十五至二十五公里”；希特勒的七月攻势悲惨地失败了。

二十四日斯大林委员长发表告将士书，指出：

“为解决德军攻势而进行的战斗已显示出我军高度的军事教练，已显示出包括炮兵，迫击炮手，坦克手和飞行员的所有一切兵种的红军战斗员们和指挥员们坚忍、强韧和英雄气概的绝顶楷模。

由此可见，德军夏季攻势的计划应该认为完全失败了。由此可见，关于夏天德军在攻势中始终博得胜利，而硬说苏军不得不退却的无稽奇谈，已经被揭穿了”。

总括自七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德军受了如下的损失：

阵亡官兵七万名以上，损毁坦克二千九百辆，炮车一百九十五辆，野战炮八百四十四尊，毁灭飞机一千三百九十二架，卡车五千辆以上——这样的一个败仗虽然同斯大林格勒比较起来不能算特别大，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划时期的。

首先从苏德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希特勒这一个败仗的意义是划时期的。我们知道构成近代战争的作战能力总和的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兵力，第二火力，第三是动力，一个军队作战能力

的总和等于这三者的乘积；在苏德战争的开战之初，德军的动力优势最大，火力优势次之，而德国军事机构最弱的一环则在它的兵力后备的不足。在这一新攻势发动之前，希特勒所企图的是以它的动力优势来补足它的兵力不足；由于苏军机动的深度防御，希特勒所有藉动力优势以制胜的战略企图失败了，从莫斯科一直到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的新攻势图谋新的出路，以高度集中的优势火力来弥补它兵力的不足；现在，库尔斯克之战证明了：德军从高度的压倒火力中找出路的企图又告失败了。在这一个意义上，库尔斯克之役和斯摩棱斯克之役同样具有历史的意义，斯摩棱斯克之役宣告德军运动战第一次的破产，库尔斯克之役第一次确定地宣告德军器材战的破产。图穷而匕首见：希特勒面对着兵力不足的危机。

其次，在战略形势上，我们已经说过，不管希特勒在苏德战场上的积极企图是什么，进攻莫斯科还是进攻高加索，甚而至于就是为了采取一时的守势也好，它必须削平库尔斯克这一突出地带的利刃；现在由于德军新攻势的惨败，战略形势上的主导权已经完全的转移到苏军手中来了。在这一个意义上，“德军夏季攻势的计划应该认为是完全失败了”。

最后，有人问希特勒的七月攻势失败了，他有没有八月乃至九月攻势的可能？“夏季攻势失败”，“秋季攻势”的可能怎么样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今天面对着希特勒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兵力不敷的问题，而今天他在东线所面对着的兵力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在东线兵力不足的问题，东线的后面已经出现西线的暗影；因此为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学老黑格尔写论理学的方法，把问题提高到更高层次的范畴，不然我们是永远也不能搅清楚希特勒的战略动向的。

希特勒的脚底下正汹涌着洪水。

十年沉默的终止

洪水来自德国内部。

“事变要求我们当机立断”，沉默了十年（那是多么可怕的悠长的十年啊！）的德国人民终于说话了。

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在七月十二、十三两日召开第一次大会，到有德国的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工会职员和俘虏营中的代表很多，选举了德国名作家怀纳尔特为委员会主席，全体一致通过宣言一件，该宣言于二十一日发出。

那“表现了在前方和后方的千百万德国人的思想和抱负”的自由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的宣言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要求把德国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我们的祖国将来会不会灭亡——这便是当前的问题。如果德国人民柔顺地，帖然就范地继续听人把自己引到毁灭的道路上去……那时希特勒就会被反希特勒联盟的军队所推翻。不过，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民族独立的完结，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的完结，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祖国的分崩离析……如果德国人民及时鼓起勇气，用行动证明它愿望做自由的人民，证明它有充分决心，要来把德意志从希特勒的羁绊下解放出来……那么，那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直接生存自由和荣誉的唯一的道路。德国人民需要立刻和平，渴望立刻和平”。

他们要求成立一个“真正民族的政府”，而认为“只有由德国人民所有各阶层的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结果，这种政府才能够产生”；“这个政府必须是强大的，而且拥有必要的权力，使人民的公敌——希特勒，他的保护人和奴才走狗们都不能有害于人，断然地制止恐怖，消灭贪污，确立安定的秩序，以威严的态度，对外的世界代表德意志”；那就是意味着：“强大的民主国将和魏

玛制度的软弱无能是没有丝毫共同点的，这个民主制度将以无情态度镇压妄想对自由人民的权利，或者对欧洲和平作任何新阴谋的未来一切的企图”。

他们号召前线后方，德国所有各阶层的人民进行坚决的解放斗争：“为自由德国而斗争，要求勇气，活力和决心。而最需要的是勇气。时间是不等人的，必须行动！必须立刻行动！”

两极之间的摇摆

洪水来自意大利。

希特勒才感觉到地震的波动，墨索里尼的那间破屋子已经快要倒了；就是在他的破屋子将倒未倒之间，墨索里尼溜走了；他希望：溜之大吉；现在，吉与不吉还在未可知之数，不过，无论如何，墨索里尼是溜了。

墨索里尼溜了！

墨索里尼溜了虽然不就是法西斯制度的灭亡；不过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墨索里尼的下台是一件世界史上的大事。这个流氓从三十九岁起就开始统治意大利的人民，回想二十一年来，多少人的生命是死在他的手里，而今正在他快要满六十岁的时候，终于可耻地倒下了。全世界在因为他的下台而欢欣，而鼓舞，闭目一想，假如那些今天已经变成了泥土，死在他那污秽的手下的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的战士们，也能体验到七月二十五号这一天，那欢欣，那鼓舞，那感激该是多少万倍的强烈啊！

人民的力量是永远不能克服的，一切的暴君必须死亡！

墨索里尼下台的远因不在我们分析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只略略地叙述一下墨索里尼下台前的一些事件的发展。

自从盟军七月十日在西西里登陆以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特别是墨索里尼就碰到一个几乎不能克服的难题：盟军来进攻意大利的本土了，意大利怎么办呢？是退还是守？假如是守，守的兵力从哪里来？盟军的攻势一开始就带有招降的性质（特别表现在十六日罗邱二氏的告意大利人民书），为意大利本身计，究竟是从呢还是不从？面对着这些问题，本已十分严重的德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远在希墨二魔的会谈（十九日）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了德意志之间关于意大利要调回驻法意军的争执，那显示了德意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快要不能收拾的地步。跟着盟军在西西里岛的进展（十七日美加军队占领阿格里金图），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终于在罗马城第一次被炸的那一天，七月十九日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市举行了会谈。会谈的问题，经过和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德国官方新闻社的报导，特别强调此次会谈的目纯为军事问题来看，欲盖弥彰，会谈的问题是不能不涉及政治方面的——虽然希特勒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直至今日，我们还是无从揣测。

经过了这谜一样的会谈，七月二十五日墨索里尼向意王自动提出辞职；同日，意王下诏巴多格里奥组府；现在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名单已经发表，不过，根据二十五日意王的诏书，巴多格里奥的文告和告将领书以及同时发表的戒严令，我们找不出一句明确的话，足以说明新政府对于战争的态度。二十六日新政府决定自法国调回意大利部队四师，自巴尔干调回二十二师；好象是在表示着，新政府还没有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向。二十七日罗马广播电台第一次声明新政府将继续作战，同日意驻日大使殷德里亦向日政府保证新政府将继续作战。这种保证可能是仅仅为了新政府和英美盟军谈判和平的资本；不过，这一公开表示，在今天是很重要的。

希特勒的态度呢？第一个谜是：希特勒究竟事前知不知道墨索里尼快要下台？第二个谜：他同意这一举吗，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墨索里尼下台的当天，二十五日，我们

没有看到德军调动的消息；二十六日，同样没有消息；一直到二十七日，我们才看到德军源自布累纳山隘开进意大利的报导，虽然这报导的来源不是直接的。

英美对于新政府的态度呢？二十六日，美国务卿赫尔再度强调无条件投降；二十七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强调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和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但是对于新政府的情况，则谓一无所知；二十七日，美总统招待记者，表示赞同英首相同日的声明，但是他反对美国情报局攻击意大利王爱麦虞限。

意大利的人民自己呢？早在墨索里尼下台的同一天，米兰就有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二十五号“晚间米兰城没有一个人睡得着觉”；翌日“自由米兰”的广播电台广播了意大利五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自由复兴党、行动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宣言，指出：“墨索里尼是被人民的怒火，军队和全国的愤怒所推翻的”。他们要求：（一）立刻粉碎德意之间一切的奴隶条约，请求盟国停战、谈判和平；（二）赶走一切德人，从德国召回意大利人；（三）解散法西斯党，民团，逮捕一切大小法西斯首领。事态正在急剧的变化之中；不过，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是困难的，比一八七一年三月摆在巴黎人民前面的课题还困难；那时候普鲁士的大军站在黎巴的城门外边，而今天希特勒的部队，虽大部驻在布累山隘的那一边，但他们随时可以进来，而意大利的内部又充满了希特勒的特务人员，这些家伙就是一支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

这就是墨索里尼下台三日来大体的情况，一切都在流动之中；从内部说，墨索里尼的辞职虽有所不得已，然而究竟还是自动的，没有经过一次民主的反法西斯斗争，墨索里尼可以自动辞职，法西斯制度是不会自动辞职的；从德国方面说，希特勒还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从布累纳山隘的那一边到这一边不过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从英美方面说，西西里虽然是危在旦夕，但意大利究竟

还是在巴多格里奥的控制之下，这一个政府的性质和态度目前尚在未知之数。

在这当中，流动性最大，而同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巴多格里奥新政府，他的性质，它的内外政策；它目前虽然已经决定解散法西斯政党(二十七日)，但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它却尽可能采取一种变相的压制政策；它可以拿英美谈判和平的可能性向希特勒讨价还价，它又可能拿和希特勒合作，继续作战的可能性向英美讨价还价；这一个政权的性质具有最大限度的可变性，而它的政策的归趋则有尽可能向两极中的任何一极倾斜。

为了使得这一发展对于盟军绝对有利，盟军只有更大胆的加强作战，不仅在西西里，而且要到意大利，不仅到意大利而且大到西欧——迅速的把战争带到希特勒的怀里。

我们完全赞成罗斯福总统在二十八日的演词中所再度强调的“不同任何法西斯谈判”，以及意大利人民“依照自由平等的原则选择他们政府”的政治原则；不过我们希望同盟国家在军事行动上，除掉注意“细密计划”而外，还得更要注意勇敢精神；诚如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宣言中所说的，今天，“最需要的是勇气”。

洪水已经汹涌到希特勒的脚根，放眼天涯，不久即将破晓，今天，同盟国家在行动上的口号应该是：

“大胆，大胆，大胆！”(丹顿)大胆进攻，迅速进攻，从四面八方进攻；墨索里尼倒了，希特勒和东条的日子还能久吗？

(本篇原无大标题)

只有血的纽带

——自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十三日

七月三十日

七月三十日，礼拜五。二十九日深夜过后，伦敦教堂上大钟的分针从一时二十九分轻轻的跳到了三十分；虽则是七月，伦敦市的深夜依然是披着一身迷濛大雾，教堂里的守门人是不是注意到这一个时辰，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是在这时候，有一些已经上床睡觉的英国阁员们突然被叫起了床：英政府召开紧急阁议。

紧急阁议开了两个钟点，从一时三十分到三时三十分；阁议完时，天还没亮；不过到天光大亮的时候，全世界的几个大都市的报纸都已经用大字标题刊出一段简短的消息：“伦敦今晨一时召开战时内阁非常会议，历时两小时之久。”

没有人能说出这一次紧急阁议所讨论的是什么；不过，在事件的发展上，这一次的阁议是划时期的。

在这一天以前，罗马广播电台是不谈继续作战的，这一天以后，罗马广播电台明确地声言将继续作战了；在这一天以前，英美负责方面从不对巴多格里奥政府表示批评态度的，这一天以后，英美负责方面对于意新政府的批评论调逐渐频繁起来了；在这一天以前，浩渺的意大利天空是不见盟机的踪影的，这一天以后，三

十一日下午盟军公开广播要恢复对意大利本土的轰炸了；在这一天以前，西西里前线平静无事，这一天以后，八月一日，西西里盟军开始了总攻。

很显然的，在上月三十一日以前，墨索里尼下台（七月二十五日）以后，意大利前线的确是呈显了一种奇异状态，所谓“沉寂的六日”，有人在英上院问政府为什么有这沉寂的六日，克兰波爵士说，除掉气候理由而外，是不能有其他解释的；实际上，气候理由是不能解释的，假如能解释，那不是天时的气候，而是政治的气候。

从一切的征象看，墨索里尼一下台，英美和巴多格里奥的政府间即已开始的谈判，到了七月三十日发生了挫折——假如我们还不能说是最后失败的话。

这挫折的象征，最初表现于七月二十九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意大利人民的广播，在那里他要求意大利接受同盟国家所提出的“光荣的条件”；同一日美代理陆长柏德逊即发表谈话“公开抨击意新政府——这是意大利政变以来出自于同盟国家负责者之口的第一次。

同盟国家提出来的“光荣条件”是些什么，巴多格里奥新政府提出来的答案又是什么——这些当然都不是我们在目前所能知道的。不过，他们当中基本的差别是可以猜到的，意新政府所妄想的是意大利保持中立，退出战争，这不但是巴多格里奥所妄想，而且也是希特勒所能够接受的；英美方面的“光荣条件”在基本上最低限度是曾经包含了：意大利退出战争，但必须在某种形式下，参加英美作战。

即使是仅从表面上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双方的距离是相当大的。

然而问题的焦点不仅在这基本的距离。现实的困难在：巴多

格里奥政府摇摆在德国和英美之间；上有德国的压力，下有民众的要求。巴多格里奥不由自主；而英美方面则政府和舆论界的意见固不一致，英美之间的看法又不尽同；在这当中，英苏之间有不单独媾和的协定，苏联对于这一个问题看法和英美更不尽同。

意大利人民要求立即和平：这是从墨索里尼下台后的第一分钟起，就已经由自由米兰的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了的；这是意大利人民的声音，这声音，这洪流一天天的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轻而重，由语言而行动，一分一秒的在发展，在泛滥，在加重，终而至于对于巴多格里奥新政府采取了威胁的态度——这是历史的法则。巴多格里奥政权本来就不是一个由反法西斯的民主政变产生的政权，在日渐扩大的人民力量之前只有加紧反动，加紧向希特勒的怀里倾倒，是极其自然的。听说，巴多格里奥的新外相郭里格里亚在离开土京安哥拉以前，曾经受到德驻土大使巴本的警告：假如意大利接受盟方条件，德国将图谋报复；因为这个缘故，巴多格里奥拒绝了盟方的谈判的条件；这消息虽不足尽信，但它却如实地道出了德意之间的关系；一个没有民众做后盾的政府在决定一件大事时的丑相。自然在这当中，巴多格里奥也未尝没有向希特勒藉英美以自重，向英美藉希特勒以自重的念头，不过，无论如何，这总是第二义的。

英美政府和英美舆论之间对于这一个问题意见的不一致。在美国方面，这表现在：七月二十九日艾森豪威尔“光荣条件”的广播一发表，舆论方面立即表示不安，他们问，不管条件光荣到什么程度，既然是光荣的条件就是有条件，可是政府方面不是说过无条件的投降的吗？为了解释这点，美国务卿赫尔特别在七月三十日发表一次谈话说明无条件投降当中就包含了光荣的条件，无条件投降没有什么不光荣的。很显然这一篇谈话是解释美国人民的疑虑的。在英国方面：同样的疑虑，同样的解释；所不同者，英国方

面的解释是出现在议会的质问里而已：八月二日英外相的演词、三日英首相的战局报告，和外相的答辩，五日克兰波爵士在上院的说明，其目的皆在此。

英美之间的意见不尽同。在表面上，英首相的七月二十七日演词，美总统七月二十八日的演词，在措词上容有不同，但双方皆强调无条件投降，强调作战到底则一也。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当英政府召开紧急阁议的那一天，七月三十日，美总统发表了一次谈话，说明美政府对意的二大方针：一、停止其武装抵抗，二、阻止无政府状态发生，而谈判对于唯一的条件是只要他不是法西斯——这是意政变以来英美负责方面对于谈判和平问题最露骨的一次表示。接着，华盛顿方面就盛传伦敦日益注意美政府对意大利“过度诚恳”。根据目前所有的材料，我们自然无从判断英政府对意大利“不”“过度诚恳”和美政府“过度诚恳”的具体差别在哪里；不过，只要我们一想起：意政变之前，纽约的红衣大主教曾经有过一个长时期出入于梵蒂冈之门，而伦敦还有一个自由意大利民族委员会；想起：去年北非美军登陆后，英美对于戴高乐和吉罗德的态度上的差池，我们也就可以猜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来了。

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意见不尽同。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一发表，七月二十七日的消息报社论就指出墨索里尼虽然溜走，法西斯制度依然存在，从而劝大家不要过早乐观，等到意大利真正退出战争的时候再狂欢不迟。很显然的，苏联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最坚定不移的。据八月三日伦敦合众电：墨索里尼一下台，英美即和意新政府开始谈判，英政府并将谈判条件通知苏联，征求苏联同意；七月三十日英政府的阁议就是为考虑苏联答复而召开的；苏联怎样答复呢？在“基本”上，同意英美的意见；但亦“有所建议”。这表明了苏联和英美之间是有着差别的。

问题有这样多的暗礁，个个暗礁都不能无关。但是，我们不

知道谈判之舟的搁浅究竟是直接的触在那一座暗礁上面：德意之间？英美之间？英美和苏联之间？很显然的不能是后者，前二者必居其一，尤其可能的是希特勒的压力；为什么呢？希特勒虽然不行，但他还有力量保持他对于意大利的控制，而英美呢？英美虽行，但是它们的军事进展还远赶不上现实的政治要求，英美的军队在西西里，罗马城是不会在从西西里传来一阵杀声中倒下来的；而在这当中最悲剧的是：为了充分运用当前的政治形势，盟军唯有加强军事进攻；而盟军所做的却是眩迷于当前的政治发展，松弛了千钧一发的军事进攻。

不过，无论如何，过去的总算是埋葬了，七月三十日上午一时三十分的钟声，把这一段悲剧的历史告一段落。接着来的是：

七月三十一日盟军宣布恢复轰炸意大利本土。

八月一日英美加盟军在西西里岛发动总攻。

八月三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战局，四日主持太平洋作战会议；“结束铅华应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轰轰的炮声再起，历史又掀过了一章。

八 月 五 日

一方面是枪摆在西西里，眼看着罗马城；一方面是马不停蹄，巩固了库尔斯克，反攻奥勒尔。

八月五日，苏军克复了奥勒尔和比尔哥罗德。

这是苏军击溃希特勒“七月攻势”后的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同希特勒“七月攻势”的惨败宣告了德军攻势力量的破产一样，苏军反攻的新胜利宣告了德军防御力量的破产。无论从苏德战场本身的发展看，或者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看，苏军这一新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

从苏德战争本身说，这是苏军继斯大林格勒之后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知道德军对于库尔斯克所发动“七月攻势”是从奥勒尔和哈尔科夫(比尔哥罗德)两个基地出发的，由于苏军反攻的新胜利，他们不但打退了德军对库尔斯克的进攻，而且连发动这进攻的据点也被苏军克服了。从防御的观点看，沦陷在德国法西斯土匪手里近两年的奥勒尔的克复，终极地取消了德军对于莫斯科的威胁，而比尔哥罗德的克复则巩固了顿内次上流的苏军阵地；从进攻的观点看，奥勒尔的克复打开了苏军的进攻布利扬斯克—斯摩稜斯克之门，比尔哥罗德的克复则又清除了苏军反攻哈尔科夫—基辅的大路——这样，德军在苏德战场上中路和南路的两大据点就受到了日渐增涨的威胁，目前苏军正在向着这两个方向进展中。

然而，苏军新胜利的意义，还不尽于此。苏军的新胜利宣布了德军防御力量的破产。这不是说德军已经失去了一切抵抗的能力，不，德军还很强大；我们所要说的在目前整个力量对比之下，德军纵即采取守势，那守势的力量也是不足畏的；不管德军的抵抗能力，个别的说，还可能是非常顽强；但是在整个力量对比之下，它已经没有充足的后备兵，足资调用，它的防御力量是不足惧的，尤其是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之下。

我们知道，远在华府会议结束之后，六月八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战局还念念不忘“敌人或将拒绝战斗”，那意思就是说希特勒或将采取守势；现在，苏军的新胜利证明了，希特勒纵即采取守势，那守势也是完全可以打破的；因此奥勒尔胜利之同日，苏《战争与工人阶级》半月刊即又重新提出英美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问题，翌日《真理报》提出同样要求。那么，第二战场呢？

苏军克复奥勒尔的同一日，西西里的英美加盟军占领了喀大尼亚；目前德军虽然还在兰达索山隘据守，不过，很显然的，八

月里的西西里就是五月里的突尼斯，西西里德军的抵抗是不能长久的；西西里打下来，盟军下一步的行动怎样呢？

英美盟军占领喀大尼亚的同一日，西南太平洋的美澳联军克服了新乔治亚的蒙达机场，这是六月三十日美澳联军在西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三十六日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太平洋上的烟波虽然是浩渺千里，但胜利总是向前跑，烟波浩渺的尽头不就是葱茏在望的东京吗？更何况盟军的攻势并不是从一个方向展开，而“逐岛进攻”，又不是盟军战略的全部内容？

一方面是奥勒尔和比尔哥罗德，一方面是喀大尼亚和蒙达；胜利的意义有大小，然而同是胜利；进展的速度有快慢，然而同是进展。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把它们配合起来，发扬光大。

八 月 十 日

八月十日，加拿大方面宣布：英首相邱吉尔已抵魁北克；英首相于举行了英加会谈之后，将与美总统会晤，举行战争开始后第六次的罗邱会谈，本年度第三次的罗邱会谈。

这是本年度第三次的会谈了。距离第二次的会谈——华府会议才不过三个月，而距离第一次的会谈也不过是八个月，事件的奔流常常把人们带到比预想更远的地方，八个月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远在年初卡港会议当时，英美本已决定了今年内九个月的作战计划的，然而，由于德军在苏德战场的局部反攻，由于北非战事出乎意料之外的迅速的结束，产生了华府会议。华府会议结束不久，由于德军七月攻势的惨败，苏军反攻的胜利，墨索里尼的下台……又促成了这一次的会谈。好像是：假如人们不能现实地估计局势的发展，其结果只有跟着事件的屁股跑的一样。

不过，无论如何，不管从那一个观点看，这一次会谈的意义

是比过去的任何一次更重大了；时也亦势也。单单的从一个环境看，就可以看出此中的物换星移。在过去的任何一次会谈中，从没有发生过“政治解决”战局的问题，然而这一次，由于墨索里尼的下台，这一个问题的提出，已经是不足惊奇了。这从七日以来华盛顿方面即不断注意德国内部“或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消息，以致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不得不公开否认这一传闻（九日），而美总统亦不得不谓：对此事无正式情报——可见这一阴影已经跑进了多少人的心里。这是不足奇怪的，战争发展到决定阶段，类似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意料的；而这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世界战局现阶段中的最基本的特征。

政治解决还是军事解决？虽然有许多人想望政治解决，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不但因为同盟国家不愿，而且也因为客观形势不能——希特勒还没有打垮，不管什么样式形下的政治解决是不会真正而彻底的成功，意大利出了一个巴多格里奥尚且不能解决问题，德国出一个巴多格里奥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更何况德国还没有巴多格里奥出土？

政治解决的幻想可能影响军事解决的进行，但决不能代替军事解决；而为了达到真正的军事解决，在今天首先就必须粉碎这一政治解决的幻想，怎样粉碎呢？在这里，我们完全同意《纽约时报》的论说，它说：

“希特勒鉴于最后必败，将企图利用政治武器，以离间威胁彼之军事同盟，破坏西方国家与苏联之关系。对此唯一之保证为盟国与苏联应有较前更为现实之协议”（十日同报社论）。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加强团结固然是打垮希特勒的基础；不过，万言不如一行，假如英美能在军事上立即开辟西欧第二战场，英美苏联间的团结自然也就随之而巩固而加强。在古代，氏族与氏族之间最隆重的盟谊，常常以歃血为盟，血的纽

带把人们团结到一起；今天，英美和苏联之间所差的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血的纽带，一个足以牵制德军从五十个师到六十个师的西欧第二战场正是这样一条血的纽带；没有这一条血的纽带，万语千言也可能是白费的。

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第二战场，问题在实行，怎么样实行，七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在他的广播里，强调“谨慎”，他说北非之战准备了一年，西西里之战也准备了六个月，好像西欧第二战场的准备还要长的多似的。没有人反对“缜密的计划”，正如同没有人否认大军团的作战不能不包含一些“冒险和幸运”（六月三十日，英首相演词）的成分一样；今天的问题不是避免牺牲，一切的军事行动是要牺牲的，不过，这些牺牲和苏军两年来在战场上所已遭受的牺牲，千百万欧洲人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所已遭受的牺牲，全世界无数人民在法西斯枷锁下所已遭受的牺牲比较起来，是多么渺不足道，而战争不必要的延长一天，那牺牲，那辗转呻吟的苦痛，那血泪模糊的海洋又是多么千百万倍的可怕啊！

荏苒之间，罗邱的第六次会谈距离第一次会谈整整的两年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罗邱第一次会谈给了这个世界一个希望——大西洋宪章，现在是把这个“人类的明天”转变成“今天”的时候了。

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

——自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这不是寻常的垂钓

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国境线上，有一段湖沼纵横的地方，一般的地理书把这一带地方叫做圣罗梭斯盆地；在这些纵横交错着的湖沼里，有一个湖叫休伦湖，休伦湖靠加拿大的一边，有一个长长的小岛，叫曼尼杜林岛，岛上风光如画，素称加拿大的避暑圣地，美总统罗斯福在这个岛上，从八月三日至九日，整整钓了一个礼拜鱼。

八月九日美总统回到了华盛顿，据讯：总统在第一天（当为三日）下午捕得鲈鱼五尾，其后就没有听说有续钓的消息（九日翁大利奥路透电）；续钓的下文如何呢？华盛顿同日电有一段重要的暗示：“华盛顿观察家对总统此次赴加垂钓，其所携高级军事及外交顾问之多，具有深刻的印象”（九日华盛顿路透电）。

很显然的，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垂钓。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垂钓，这不仅从美总统所偕高级军事及外交顾问之多，可以看得出来；这从大西洋彼岸的波光云影也可以看得出来。英首相邱吉尔三日觐见英王，奏谓出国；从那一天起，直到八月十日加政府正式发表英首相抵达魁北克的消息止，这在

整整的一个礼拜里，关于英首相的行踪，没有一点儿报告；在这期间，他究竟是在那里的呢？谁都知道，乘飞机横渡大西洋是用不着这样长久的时间的。

从八月四日到十日，英首相究竟是在那里的呢？我们不是圣罗梭斯河里的流水，自然无从知道，不过，可以断言的是：美总统从八月三日到九日的垂钓，绝不是一次寻常的垂钓。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垂钓，这不仅从垂钓当时，大西洋两岸的光景可以看得出来，从美总统垂钓归来以后一系列的事件的发展，也可以看得出来。

九日美总统回到华盛顿，立即与国务卿赫尔及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会商，他们两人都是没有和美总统一道去垂钓的；接着，又和英国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会谈。十日午后，美总统召集军事首长会议，到会者有参谋长李海，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全美舰队总司令金氏，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安诺德；同日进白宫晋谒总统者有美红十字会会长和欧洲政治经济问题专家数人；据息，十日的会议“多以讨论战后欧洲计划为主；华府空气紧张，各观察家认为重大新闻就将发生，就总统所接见的宾客性质来看，使人相信具有十分重要性的外交活动即将产生”（十日华盛顿路透电）。

华盛顿关心些什么呢？

哈里法克斯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接见记者，表示：“谈话内容是一般性质，但曾‘特别涉及意大利’；记者以外传德国准备削除希特勒大权，而以军人执政一节就询大使，据答，此讯纵即属实，予亦不加重视，予认为此乃道听途说而已”。

华盛顿关心德国有发生政变的可能。关于这一传闻早在美总统垂钓期间，华盛顿就非常流行；八月八日路透社就从华盛顿发出过如下一个极堪注意的报告：

“此间金信希特勒近与军政首脑会议，表示德国将有重要转

变，现在种种迹象，德统帅部已接受若干民政职务；华府观察家认为转变程度未必如墨索里尼下台之激烈，而以为发展实际之军事独裁；纳粹党势力，将大为削弱，在军人统治之下，德国将采取纯防御战略，待时机成熟时，即推翻希特勒，与盟国议和”。

哈里法克斯的说明，并未能扫除华盛顿的阴霾，以致到了八月十日，美总统接见记者，不得不再对此事作一说明，他说对于此事“未获得正式情报”；十三日美国务卿赫尔不得不第三次地否认轴心国家有探试和平之说，可见得关于德国政变，欧战急转直下的流言，在华盛顿的流传之广。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和传闻里，我们可以看出，美总统那一次的垂钓，绝不是一次寻常的垂钓。

而且事实的发展不止于此。

美总统接见了哈里法克斯后，哈里法克斯并没有参加那照往例他理应参加的英美会谈，相反，他悄悄的回到了伦敦(十一日)，为什么回伦敦？带了什么回去？在伦敦做了些什么？——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但属于“无声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不便揣测。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回去了不久，罗马就有不设防的宣布(十四日)，而二十日英政府驻西班牙大使贺尔即有和佛朗哥的会谈，据云(二十一日)，会谈结果甚为圆满；在这里，我们就应该记得，哈里法克斯和贺尔是多年的政见相同的知己，马德里是从华盛顿到罗马最短的走廊，而哈里法克斯和美总统最后一次谈话中又曾是“特别涉及意大利”的。

从军事到政治

八月十日，加政府正式宣布英首相邱吉尔到达魁北克，在一般的文件上，魁北克会议是从十一日开始的，但是根据我们以上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总统“不寻常的垂钓”实在是魁北克会议的前奏；很显然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前奏曲中，已经有了大体上的决定；而剩余下来的工作，在原订的计划上，恐怕只是一个以讨论军事问题为主的英美加联合参谋会议而已。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

十日魁北克会议的公报发表之后，十一日英首相即起程赴美，十二日到达；从十二日至十五日，前后三日，英首相和美总统在海德公园里举行了三天的会议，这可以算作魁北克会议的准备阶段。十五日英首相返抵魁北克，十七日美总统赶到，魁北克会议正式开始。

在这当中，新的事件发生了。本来当魁北克会谈的消息一发表的时候，英美两方面的公正舆论就提出要求，认为中苏方面应该有代表参加这一次会议，英美当局对于这一要求始终没有明确表示，使人发生一种印象，以为中苏不参加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或者无暇来参加似的，这对于中苏两国自然是不公正的。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印象；十三日，罗邱海德公园会谈正在进行之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英国路透社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消息说：各方盼望苏联首长参加罗斯福与邱吉尔行将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会议；另一方面，英国《每日电讯报》，《晨报》，《每日快报》暨其他若干报纸，则发表消息说：苏联武官当以观察家资格列席魁北克会议。据塔斯社所得消息，此类消息皆基于误解；苏联政府并未奉邀参加此次会议，鉴于会议之性质，过去与现在，皆不能盼望苏联政府派遣任何代表参加魁北克会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美国务卿赫尔十三日接见记者说：“莫斯科说苏联没有奉邀出席目前会议，我也不能说明其中真相；依照以往惯例，罗斯福总统每每亲自处理这种事件，无疑的，总统和

其他联合国曾交换关于时局的一切消息”。

这个回答显然不得要领，怎么办呢？

由于这一新发展，魁北克稍稍更动了原来的计划。十四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之后一日，路透社从魁北克传出了如下的消息：英外相艾登将来此参加会谈，“讨论英美与苏联之关系”，“并预料他将以罗邱所将拟定之军事计划送交斯大林委员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艾登的临时决定参加以及后来赫尔的参加会谈，都是出乎原来的计划之外的；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参加，原来以讨论以军事问题为主的英美加联合参谋会议，实际上也就带上了更多的政治的性质了。

正当海德公园里的会谈，在进行着的时候，加拿大方面又流行起一种传说，这一个传说是恶毒的；十六日，英首相发表了如下的驳斥：

“英首相否认曾表示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并希望各界将此项否认的消息，广为传布”。

这传说的内容是怎样的呢？

“素以保守著名的天主教《行动报》传出，最近英首相邱吉尔曾向某重要人物表示：欧战将在六个月内结束，德国将在一九四四年初失败，魁北克会议之任务，不仅为进行战争，并为赢取和平；首相未提及太平洋及日本，蒙特里尔《加拿大报》也有同样消息”。（魁北克十六日合众电）

这种传说是恶毒的，因为那简直是说魁北克会议是一个企图政治解决的会议了；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直至魁北克会议正式开始（十七日）之前，报纸上所传播的关于魁北克会议的内容，大部分是偏重于欧洲方面的；太平洋方面虽然谈到，但并不占显著地位。

从西方到东方

十七日美总统到达魁北克；严格的说，真正的魁北克会议从这一天开始。

新的事件又来了。

自从十三日塔斯社的声明发表了以后，从消极方面说，苏联对于这一次会谈的态度是再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它已经放弃了争取加强团结的努力，没有，恰恰相反，在这一方面，它的努力是没有任何一刻放松过的，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十三日塔斯社发表了那消极性的声明，十九日苏联工会的机关报《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提出了积极性的建议，号召召开英美苏三国军事会议，讨论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它在那里指出：“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重大光荣事件，并且将给予以同盟国家的友好合作为基础的坚定和平作一准备”。

表明了这样的基本立场和希望以后，二十一日苏政府正式宣布撤换苏驻美大使李维诺夫；李维诺夫的撤换并不表明苏联对于英美的基本关系有所改变，是很明显的；不过，另一方面，这一更动，发表于魁北克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是不能没有当时当地的现实意义的；关于这一件事，伦敦《新闻记事报》在二十三日的社论中评论道：

“我们可能碰到英美与苏联疏离的事实；如果我们对自己忠实，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曾经图谋进行苏联认为有欠公正的某种事件；我们如果拟就一九四四年的作战计划，而到那时假如发现苏联无力发动攻势，那对我们也无利益”。《纽约午报》评论道：

“我们深感美苏两国最密切和最和睦的邦交最为需要之时，两国关系恰巧也在这时候趋于恶化，我们在不能挽回之前，应该即

刻详加考虑，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这种看法虽然有一些把李维诺夫去职的当时当地的现实意义过分夸张了一点儿，但在某种限度内，也的确指出了某种已在发生的趋向。

当前的问题是魁北克会议，怎样处理这一新的事件呢？远与李维诺夫去职消息发表的前一日，《战争与工人阶级》要求召开三国会议的消息发表的后一日，八月二十日合众社就从魁北克发出如下一项极堪注意的消息：

“据信，罗邱已决定首先使用空军猛袭德国，至少应使盟方陆上部队进攻欧洲时，死伤减至最低限度；苏方虽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但罗邱却企图首先使用空军，使德人饱尝战争的滋味，或使德国从退出战争与目击盟机炸弹焚毁其一切所有的两条道路中任意选择一条。在西线援助苏联的问题已再度提出，因为苏联权威政治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已提出警告，目前是盟国“从言词转变到行动”的时刻；观察家指陈，罗邱需要决定的问题比开辟西线第二战场一点范围更加广泛，其中还有发动对日战役和重新布置英国舰队等问题。因为地中海目前事实上已经肃清，敌人潜舰的威胁亦已大为减轻”。（二十日魁北克合众电）

这一段消息极堪注意，因为一个新的理论在这一位观察家的嘴里，隐隐约约的出现了：实际的问题很清楚的是：西欧第二战场还是对德空中攻势；但一到观察家的嘴里好象是变成：问题的选择在西欧的第二战场，还是加强太平洋的对日攻势了。过去，太平洋方面的不够积极，人们说因为欧洲战事重要；现在西欧，没有第二战场，人们说因为问题广泛，太平洋的对日攻势有待加强，这真有点像我们的朱夫子所说的，“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派头了。

这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种新的理论，二十一日李维诺夫免职的消息一发表，这一新的理论立即转变为新的行动。

二十二日李维诺夫免职的后一日，我宋外长被邀参加行将结束的魁北克会议。二十三日宋外长参加罗邱的“军事性午餐”，进行了长谈，这是英美以外的同盟国家代表第一次的参与了英美会谈，从这一般的倾向上说，这自然十分值得我们欢迎。

二十四日魁北克会议结束，罗邱发表联合宣言，同日，招待记者，发表谈话，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在加拿大国会发表了一篇演词——宣言，谈话，演词，这就是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二十四日结束，历时十有四日的魁北克会议已发表的三大正式文件。

宣言里说：

“参谋会议中的军事讨论，大部倾其注意于对日作战和给予中国以有效的援助”。

谈话里说：

“因为魁北克会议着重于对日作战，所以没有邀请其他未对日作战的国家代表来参加”。

从这两段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宋外长在最后五分钟被邀参加的道理。

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

魁北克会议究竟决定了些什么呢？从上述三大文献中是找不出一些具体痕迹的，这诚如美国总统在加国会的演词里之所说：“在适当时期内，我们将以魁北克会议的秘密情报通知德意日三国”，因为“这种决定，只有用行动来表现”（宣言），一般的说，这种发表公报的慎审态度是值得我们赞赏的；不过另一方面，从魁北克会议本身发展的经过来看，同盟国家攻势作战的动向也不是完全不能了解的。从大体上看，无论在欧洲或是亚洲，大西洋或是太平洋，地中海或是珊瑚海，魁北克会议是一个加强空中攻势的信

号；就是在魁北克会议的期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一倾向在显著的发展着了；中国战场上盟机的出击和英伦三岛上盟机的出击已经是司空见惯，柏林城化成了火海已经不是什么惊奇的事情；在这当中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在欧洲：八月十三日盟机的再炸罗马，以致促进了意政府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同日，美国第七航空队的远征维也纳，完成了二千五百哩的轰炸飞行；而在远东则有：十二日的盟机再炸千岛（第一次在七月十九日），十三日的轰炸婆罗洲，二十一日的轰炸西里伯斯——所有这三次轰炸，都以千哩以上的远距离轰炸为其特点；我们相信：这一“全球性的空中攻势”自魁北克会议而后，将加倍猛烈的进行，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问题在，空军能决定战争吗？

欧洲的问题我们不去谈，我们谈一谈魁北克会议“倾注了大部注意”的对日作战和援助中国的问题。怎样援助中国对日作战呢？罗斯福总统说：“现时已有足量的运输机，可利用空运的途径，来维持驻在中国西南的有限空军，这个空军的作用在将战争的破坏力量带到日本工业区，甚至在盟军收复缅甸以前，就能这样做去”（二十三日魁北克路透电）。我们不知道美总统怎样了解“甚至在盟军收复缅甸以前，就能这样做去”的；假如那是说因为在收复缅甸以前就能加强中国的空军了，所以就不必汲汲于缅甸的收复，那么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深信，空军不能决定战争。或许有人以为收复缅甸为时太久，远水不救近火，从而不注意这一个问题；或者有人因为看见美国的飞机从澳洲基地起飞去轰炸千哩以外的婆罗洲，就幻想美机也能从中途岛或者吉斯卡去轰炸东京，从而忘记了这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意见我们都不以为然。何以故？第一，空军不能决定战争，一九四〇年的伦敦没有在德机的轰炸下倒下来，一九四三年的罗马在盟机的轰炸下，连投降也还不肯为；我们有什么理由希望东京在盟机的轰炸之下崩溃；第二，空

军纵即能决定战争，空军的轰炸也有它一定的条件，第一个最显著的条件是空军的航程有限度（最大者不过是来回共三千哩，行动半径约一千哩），它必须有接近目的地的空军基地；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三岛据有最有利的形势，它右有太平洋，左有亚洲大陆的沦陷区，太平洋和亚洲大陆都是一个空间极广的地区，就是为了获得空军基地的缘故，美国的海军必须执行一定限度内的逐岛乃至越岛战争，使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从海上接近日本，中国的陆军必须有充分的装备，认真的发动反攻，使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从陆上接近日本，没有接近敌人的空军基地，任何强大的空军是不能发生作用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欢迎魁北克会议加强空军援华的决定，不低估目前盟军在南北太平洋所进行着的逐岛=越岛战争（十五日北太平洋美加盟军占领吉斯卡，同日南太平洋美澳联军在维拉勒维拉登陆）的作用，不过我们还希望英美盟邦对于解放缅甸的工作，有更明确的规定和更认真的执行，而我们自己更万万不可因为有了空军援助的诺言而忘记了自己组织反攻的艰巨大业。

空军本来就是一件最好的瓦解敌人的武器，在这一点上，空军攻势的政治意义是比任何一项其他的武器来得大的，我们简直可以说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空军是一项政治武器；但是有效地瓦解敌人，必须在敌人已经遭受了惨败，其总形势已经呈现弃甲曳兵而走的时候，然后在高度的追击战术的原则之下无情的使用瓦解武器，才能收到使敌人崩溃的效果，但今天，连一个意大利还不能用空军来瓦解，何况德国？更何况日本？

除掉全球性的空军攻势而外，魁北克还决定了什么呢？当然是有的，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魁北克会议的宣言里提到了不久可能召开英美苏三国会议。

这是今后整个国际形势转变的试金石。

轴心国家是在经历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但是那危机不是来自空中，而是来自地上；德国的危机来自哈尔科夫（苏军二十三日攻克哈尔科夫）；意大利的危机来自西西里（盟军十七日完成西西里的占领）；日本的危机来自吉斯卡（盟军十五日占领吉斯卡）；但所有这些危机还远没有成熟到只需“四分军事六分政治”即可促其崩溃的程度，我们必须牢牢的把握这一点，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不致于把希望放在空中，而是脚踏实地的走在地上。

人既不是游在水里的鱼，也不是飞在空中的鸟，人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决定的胜利必须在地上争取。

形势比人还强

——自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日

未完成的交响乐

魁北克会议结束了，全世界在倾听那来自魁北克古堡的声音。

八月三十一日，英首相邱吉尔在魁北克古堡对全世界广播。英首相说些什么呢？他说：“从七月初起，我开始感觉有和美国总统举行会谈的必要”。我们知道，七月初希特勒对苏发动了“夏季攻势”，由于德军“夏季攻势”的发动，整个的世界战局流动起来了，怎样利用这一形势呢？英美有会谈的必要，虽然那时候华府会议的闭幕还不过一个多月。这一点值得注意，更需注意的是，英首相八月初决定赴美，那时正好是苏军自守势改取攻势，进而克服奥勒尔和比尔哥罗德的时候；在这一点上，这一次的魁北克会议正和卡港会议相同，卡港会议开在苏军的冬季反攻着胜利的当儿，魁城会议开在苏军的夏季反攻逐步展开的时候。

然而，魁城会议也有和卡港会议不同的地方：卡港会议当时，德军虽然在苏德战场遭受了空前的惨败，但轴心国家的三脚凳究竟还是完整的，因此当时人们所注意的问题主要的还是在怎样用军事去打击轴心；这一次魁城会议时候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一次，

由于墨索里尼的垮台，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复完全集中在军事问题，而不得不更多的考虑政治问题了，因为，最低限度在某一部份人的幻想中，“政治解决”德国的远景已经出现了。

由于这两大现实条件的制约，魁城会议不得不是限于英美之间，而且是更多的考虑政治问题的一个会议。关于这一点，纽约著名的专栏作家克莱柏的意见，我们以为是很能反映出这一次英美会谈的总的趋势的；他说：

“英美事业在这一次战争中已经完全融合为一……战争全部终结的时期或者还需要相当时日，但某几部份突告结束也很有可能，所以我主张在军事上准备持久，在政治上则准备战争随时告终”（二十五日华盛顿电）。

总的趋势如此，具体内容如何呢？

英首相首先说明苏联不能被邀参加的原因：因为“这次英美会议并未讨论牵涉到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武装部队当前作战问题，这次会议虽非主要的，但大部分讨论有关加强对日作战的问题，而苏联政府和日本是有互不侵犯条约的，（其实是中立条约——作者）因此苏联如派代表参加，似乎不大适宜”；因为“斯大林元帅直接指挥着胜利的苏军，目前不能离开战场”。

这，消极的说明了苏联不能被邀参加的理由；积极的表示了英美加强对日作战的决心。

然后英首相接着就花费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说明那围绕着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的英美和苏联的关系；表示：愿意苏联来参加解决“英美在地中海的胜利所引起的政治问题”，召开英美苏三国的外长会议，“而且使讨论的情形达到可以使三国政府的首长可以参加的地步”；因为“如果反希特勒的三大强国能对于将来的实际方略获得一致的见解，一致的决定，并且在战略上获得协同，实在是各该国家的绝大利益，而且也是整个世界自由之福”。

我们知道，在关于加强对日作战的这一方面，早在英首相这一演词发表以前，已经宣布了“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的设立”，并且任命了蒙巴顿中将为东南亚盟军总司令(二十二日)；关于欧洲方面的问题，除掉英美苏三国正式承认法国民众解放委员会(二十六日)，应该视为魁北克会议的具体结果之一而外，在英首相的全篇演词里，我们找不出一点关于英美在欧洲的军事动向的暗示。

欧洲的第二战场呢？难道真是因为“在军事上准备持久”，今天还不能看到一点儿迹象吗？问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是魁北克会议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决定，而是魁北克会议还没有开完——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交响乐；魁北克会议没有开完，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它完，而是事件的急流不允许人们停留在那里。事件的奔流把人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事件的奔流

事件的奔流常常把人们带到更远的地方。正月间卡港会议原来订有今年九个月的作战计划，然而由于突尼西亚战事出乎预料之外地迅速的结束，卡港会议未三月而有华府会议；五月间华府会议结束了，其决定绝不会只顾到两个月的作战的，然而由于苏军夏季反攻的展开和墨索里尼的下台，华府会议未二月而有魁北克会议；魁北克会议正召开在事件发展的漩涡之中，魁北克会议还未完全结束，新的事件又到来了，以致魁北克会议在名义上是结束了，而实际上结束不了，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主观的意图怎样不断地为客观事件的发展所推翻，形势比人还强；另一方面说明了，历史的车轮怎样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把人们拉向前走，形势比人更强。

魁城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值苏军收复奥勒尔和比尔哥罗德；魁城会议闭幕(二十三日)，英勇的苏军又收复了哈尔科夫。

二十三日晚间莫斯科庆祝哈城大捷的一四四八响的大炮，就是在魁北克那幽静的古堡上也是听得见的。这不是寻常的胜利。伦敦的《标准晚报》说：

“历史中最伟大的技术战臻于极致了。德军夏季攻势完全归于失败，这是第一次；苏军在夏天发动了而且正在发动着大规模的攻势，这也是第一次。俄国人必将充分利用这一次对德军所已取得的胜利，我们也能利用这种胜利”(二十五日伦敦路透电)；《纽约时报》说：“攻克哈尔科夫，是对于德军有第一等重大关系的军事溃败”(二十五日纽约塔斯电)。

从任何一个观点看，哈尔科夫的克服是苏军夏季大反攻的一个新起点；现在我们不打算进一步的去分析苏德战场上的军事形势，我们仅仅记下这胜利反攻的记程碑：

八月二十五日	盛科夫
八月二十七日	塞夫斯克
八月二十九日	卢波丁
八月三十日	格鲁霍夫
八月三十日	雷尔斯克
八月三十日	塔根罗格
八月三十一日	叶尔尼雅
九月二日	苏米
九月八日	斯大林诺

一言以蔽之，从斯摩棱斯克的森林直到黑海之滨，苏军无处不反攻，反攻无处无进展；由于这一新发展，两个问题发生了，在苏军反攻的不断打击之下，德军是空前的削弱了，这是苏联应该充分利用的胜利，这也是英美“能利用的胜利”，这是一；其次，

从叶尔尼雅到斯大林诺的一线离苏德边境已不太远，假如苏军接近边境，到达边境了，那是，怎么办呢？是的，苏军的反攻进展虽然很快，但究竟是有限度的；但是，一个月前（七月二十八日）罗斯福总统不是已经说过“苏军的成就，证明对它作任何预言，实在是危险”吗？诚然后一个问题在今天还没有现实性，但是未雨绸缪，人们不是也应该偶然考虑到这一些吗？

有了钢铁的事实，也就有了钢铁的语言。

二十五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发表了《战争与工人阶级》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英苏协定的庄严存在绝不容许任何反苏阴谋的发生；同时苏联各报不断从各方面指出：目前是英美同盟国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最有利的时机；只要有决心，今年是应该而且能够把希特勒打垮的。英美怎样考虑这些问题呢？

苏军胜利反攻的影响深而且广。

由于德军在东战场的惨败，希特勒伤了一个角的“欧洲堡垒”更加不安起来了：保加利亚国王鲍利斯的被刺身死（二十四日），丹麦的工人暴动（二十四日）和内阁辞职（二十八日），希腊京城的饥饿游行，挪威德军的惊慌失措，德瑞（典）关系的驰而复张……在这一连串的事变中，特别引起英美当局注意的是保加利亚和丹麦的政变。关于这一点，八月三十日华盛顿路透社报道：

“官方人士目前正缜密研究丹麦的叛乱和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权威方面说，罗邱将于本星期在此举行的会议中讨论此两项问题。若干人士表示：德国和它各附庸国家间关系的继续恶化，可能使欧洲第二战场提早出现。消息灵通的军界人士说，罗邱在魁北克会议中曾讨论关于进攻时的一切重要问题，但假如欧洲不安情况继续增长，他们的决定也有更改的可能”（三十日同社电）。欧洲的不安是在继续增长着，英美怎么办呢？

百川归海：苏军的胜利反攻，苏方的坚决表示，欧洲不安的继续增长……所有这一连串事件的奔流归结到一个问题：修改“在军事上准备持久”的倾向；而这一修改则又归结到英美苏三国会议的召开；英首相在他的古堡演词里已经提出了地中海委员会，三国外长会议等具体步骤，事件的压力又把这些提示推上了积极展开之途。

隐隐约约的道路

魁北克会议是不能停止在那里的。

八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回到华盛顿，立即接见军事首要召开所谓“魁北克会后会议”；九月一日晚英首相返抵华盛顿。二日起，罗邱又开始继续会谈，据报会谈问题以“英苏关系”为主；同日，美国务卿赫尔亦对美苏关系有所说明。三日罗邱继续会谈，但罗氏拒绝对三国会议有确切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苏驻美新大使葛罗米柯以苏联政府的照会一件袖交美国务卿赫尔，我们没有确实的材料，不便猜测这一个照会的内容是什么；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是这一天英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英美和巴多格里奥政府签订了军事的停战协定，而苏联同意了这一协定；到了第二天，九月四日，英首相招待记者，虽然谈话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华盛顿方面对于苏联行将参加地中海委员会一事已经有了一些更具体的报告，据说地中海委员会的目的在使地中海区退出战争。

三国会议的前途怎样呢？罗斯福总统说：“自魁北克会议以来，斯大林和他本人会见的计划已有进展；尤其过去几天来如此。他预料，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内，这一个计划将有更大的进展”（七日华盛顿路透电）。

事情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截至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苏联的同意参加地中海委员会已确使三国会议更有可能；这从苏联将参加地中海委员会的消息一发表，柏林方面立即发表评论，认为这和英国传说的地中海政策不符，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者，我们就可以知道，一条新的道路是隐隐约约的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一条新的道路虽然是出现了，这一条路不一定是放光大道，因为我们深知道，传统的力量不是在一击之下就可以粉碎的，我们所信赖的，不是某一些人的善意，而是事件发展的真实逻辑：苏军的反攻在进展着，“欧洲堡垒”的不安在增长着，……假如一路来的事件的奔流已经把人们带到比他们当时所预想到的更远的地方；我们为什么没有理由希望，未来事件的发展不把人们带到比他们今天所愿意走的更远的地方？

其时，新的事件，正以不见得常常为人控制得住的速度和影响，在急剧的展开着：九月八日意大利投降了！

在我们一路来的分析中，我们就曾不断指出英美和意大利的新政府间的谈判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我们指出过：七月底谈判发生了挫折；我们指出过：八月中英驻美大使哈里法克斯的回国实际上和这一谈判有关；我们指出过：九月三日盟军在意大利的登陆，其主要目的还是政治的；现在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英美和意大利的停战协定实际上在九月三日那一天已经签字，盟军的登陆行动，其主要目的不在对意而在对德，而这一消息之所以迟到八号才发表，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德军已经发觉这一事件的内幕，隐瞒已经没有必要了。

巴多格里奥经过了一个月又一周（自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的动摇和彷徨，终于在盟军的优势兵力和意大利人民的压力之下投降了！意大利的战争虽然还未完全结束（德军尚有十五至二十师在意北），然而离开全部结束的时间已经是不远了。照目前的

形势看，由于苏军胜利的反攻，德军是没有力量来和盟军争夺中南部的意大利的，苏军的胜利反攻使得希特勒不得不退出大半个意大利；意大利的投降指明了，苏军胜利的反攻替英美盟军在欧洲造出了多大进攻的可能性。

据最近消息，墨索里尼已在意大利北部某城成立法西斯国民政府，那是说希特勒还没有放弃北部意大利波河流域一带的意思，意大利战争还不会就此结束；不过北意是一个死角，希特勒因为兵力不足，在这里只能采取守势；而盟军，因为地形的关系，也很难由此攻进欧洲的腹心，从这一点上说，意大利投降的军事意义是不大的。

意大利投降的意义无宁是在政治上。这从两方面看：第一、投降的钟声在罗马一响，东南欧的动荡无疑问将更激烈起来，这就孕育了许多新的发展可能性，第二、英美苏步趋的一致第一次在意大利的投降问题上得到了具体的表现，这使得三国会议的实现有更多的可能，而三国会议的召开却又是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关键。

问题的中心在西欧，新的道路隐隐约约的指向那中心。

漂浮终不是办法

——自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从意大利开始

放观战局，一如美总统在他的国会咨文(十七日)中所说：“最近几月来，战争的主流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不能以跟着这有利的潮流漂浮为已足”；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幸的是，自从七月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却正是一些漂浮政策在左右漂浮。

七月底，墨索里尼垮台，一时“四分军事六分政治”即可结束战争的空气顿然高涨，这一暗流隐隐约约一直支配到不久以前；到了九月初，英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接着巴多格里奥投降，希特勒增援意大利，登陆的盟军遇到了坚强抵抗，这一道“政治解决”的暗流才慢慢的低下头来(自然，还远没有死去)；不过，不幸的是，代之而起的却又是另一种危机，战争长期化的危机，人们了解到“四分军事”解决不了法西斯，但是跟着却又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认为短期内无法予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四分军事，六分政治”的看法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低；短期内无法予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看法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过高；过低与过高都不是一种正确的估计，作为战略的指导原则，这两种估计对于战争的进行都是有**害的。

转变的关键在意大利，我们从意大利开始。

九月三日英美盟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事实上，就是在这一天，对意的停战协定已经在塞拉库斯签了字；由于种种特殊环境的限制（请参看二十一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这一停战协定一直到八日才宣布。停战协定宣布后一日，九月九日，原来在突尼西亚作战的美国第五军就在意大利南中部的那不勒斯一带（萨勒诺）登陆，另一部份英军则于大兰多附近登陆。最初是美第五军在萨勒诺遇到了德军的抵抗，到了十日左右，不但德军的抵抗日益增强，而且希特勒还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的镇压了意军的抵抗，占据了罗马及罗马以南直至到萨勒诺一带的地区。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德军绝不放弃意北波河流域，是人们预料到的；但希特勒竟而不惜资本，占领意中，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关于这一点，英首相的演词中虽然以德军迅速占领罗马机场，使盟军原定空军降落计划不能实现为辞，在这里，盟军对敌人的估计不定，行动缓慢是不能辞其所咎的。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敏感的观察者一直到这时候都不愿对盟军的军事行动作最后的断语，因为盟军的作战计划可能是在意大利牵制德军，而其主攻方向正别有所在；在意大利登陆的盟军部队始终没有发现美国第七军的番号，那么它不是很有可能在开往巴尔干的途中吗？人们的目光转移到希腊，转移到希腊的爱琴海，转移到爱琴海上的数不清的岛屿。但是使人失望的是：喜讯来到，相反的，却是德军捷足先登，占领了多得喀尼斯，而盟军所得的却是多得喀斯尼外围中无关轻重的两个小岛。

十五日前后，战局大势已定，事实上不会有什么惊奇的事件发生，而人们也不再期待奇迹的降临，接踵而至的是萨勒诺的战况日趋激烈。十五日伦敦方面对于这方面的战事非常忧虑，人们说：

“这是一九四二年第八军向开罗败退以来联合国家在这一战场所遭遇的最危急的战事”(同日伦敦路透电)。

这样一直到了十七日意南英军第八军与美军第五军完成了会师以后，盟军的危机才算是初步地过去；同日美海长诺克斯匆匆地从华盛顿赶到伦敦，这足以说明华盛顿方面对于意大利战事发展所怀抱的担心。

战局的前途呢？英首相说：

“萨勒诺附近的战斗已经有了四天，双方势均力敌，还有着发生大规模不幸的可能。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激烈的争夺，生力军并不缺乏，源源不绝地由最大限度的船只和飞机载运登陆。战事在动荡中，暂时之间，德军把我们赶到海里去的愿望是很大的”……但“我们是要拯救意大利，我们准备调大军到意国，展开广阔的战场于敌人自己挑选的战线之上，对敌作战；必要时而且以日益增长的重置与精力，历秋季冬季，以至于明年，对敌维持攻势”(二十一日演词)。

又一个危机

然而在目前，重要的还不是未来，而是，由于意大利战局的发展，人们对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估计改变了。魁北克会议虽早在八月底就已结束，但魁北克会议的结论一直到九月中才产生出来。九月十七日美总统的国会咨文和九月二十一日英首相的下院报告，可以看做有关这一结论的两大文献。

两大演词，三大结论。

第一个结论，英美领袖重申彻底击溃法西斯的决心。对于日本，这一次的再度肯定，虽然没有什么更具体的内容，但是对于德国却是更加具体了：美总统说：“但有一事，我必须阐明，就是：

希特勒与纳粹党下台时，普鲁士的军人系必须下台”；英首相说：“纳粹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人生活中的主要因素，而必须绝对毁灭的”。这一具体的声明无疑问是会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的欢迎的；在事件的发展上，这一声明结束了某一些人政治解决，特别是通过德国国防军的桥梁来解决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幻想。

第二个结论，依然军事第一，但是战争却是长期化了。关于这一点，美总统说：“自本年一月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路程，然而我要告诉国会，我们距离任何重要战场上的最终胜利，还很遥远”；英首相说：“事实上（由于不断增长的空军优势），我们行将造成一种情势，在这种情势中，我们可能以自身较小的损失，不分昼夜，对敌方任何广义的重要军事目标施行轰炸，这项由英美军力进行的破坏，在一九四四年内或者就可以实现，此种形势一旦完成后其影响将无法估计，且必将极其深远”，假如空军的“无限优势”，到一九四四年内才能或者能实现，战争的长期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个结论，空军第一，空军掩盖了陆军，二三倒置，第三战场掩盖了第二战场，欧洲第二战场不但没有被提前，而且是被推远了。关于空军第一，空军掩盖了陆军的第一点，美总统说得特别有趣，他说：“当希特勒不得不承认其攻势业已崩溃，而必须采取守势时，他便开始夸耀道：他已使欧洲成为无法攻克的堡垒；但他却没有在这一座堡垒之上建造屋顶，他在他的所谓堡垒之上也还留下其他若干脆弱之点。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就将向其指出：英美空军现在正轰炸这个无项的堡垒，其成效与日俱增；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建立可以轰炸德国南部和东部的根据地，并不分昼夜，以摧毁性的战争带到这些区域，和我们带到德国西部一样”；而英首相则将空军轰炸的效果夸张到“所有这些行动，并需与从白

海到黑海长达二,〇〇〇哩上正在进行着的巨大努力,相提并论”。意大利的战争虽然不是第二战场,在那里,直到现在,我们知道只有五个德国师团在作战;那么第二战场呢?英首相说:

“我们起初在北非,其次在西西里,目前在意大利所开辟的战场,我称之为第三战场。至于第二战场已经隐然存在,而且其重量在迅速增长中,只不过尚未交战而已;但其存在则无庸讳言,我并不打算暗示何时交锋,但其业已存在,且已为敌人心神不安的主要问题;当我们和我们的美国盟友判断这战场业已成熟之日,我们一定会开辟的”。

一个已经“隐然存在”,但“尚未交战”;“尚未交锋”,但“已为敌人心神不安”的,还没有开辟的第二战场是个什么样的战场呢?根据字面来解释是徒劳无益的,只能有两个意义:空中的第二战场或者是神经上的第二战场,英相所指,显然是二者兼而有之。

究竟几时开辟呢:“我们(英)和我们的美国盟友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而目前:

“下院可以绝对相信,政府绝不因任何主张或压力而动摇,无论这主张如何,这压力如何出于好意,我们决不为了获得政治上的一致性,被迫或被诱来违反政府认为妥当的判断。”

漂浮终不是办法

一方面是跟着潮流漂浮,一方面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苏军的夏季大反攻正在以巨人的步武从一条河流跨到一条河流,在冬季的大反攻里,他们从伏尔加河跨到了顿河;如今他们又从顿河跨到聂伯河;聂伯河的怒吼已经隐隐约约的可以听得见了。

打开地图，请看他们反攻的步武：

九月九日	苏军克复	巴赫马奇
九月十日	马留坡尔	
九月十五日	内 辛	
九月十六日	诺佛罗西斯克	
九月十七日	布利扬斯克	
九月十九日	雅特瑟佛	
九月二十一日	彻尔尼哥夫	
九月二十三日	波尔塔瓦	

反攻的潮水涌到了聂伯河边，哥萨克的骑兵已经在聂伯河饮马，目前(二十一日)他们距离斯摩棱斯克已不过十八哩，离基辅不过二十五哩，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不过二十九哩了。

在过去两周间，落英缤纷的苏军大胜利中，自然以诺港和布城的克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由于诺港的克复，德军在库班草原的桥头堡垒已开始崩溃，而苏军在这一方面攻势的展开，将终极的促成克里米亚德军的覆没；由于布城的克复，德军在中路的突出地带已被剪除，它为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的德军敲出了最后的丧钟。

由于德军败退的迅速，有些人天真的问起，德军是在败呢，还是在退？更因为苏军每日所俘获的战利器不及夏季反攻初期之多，就有人很天真的认为这是德军退的成分多，败的成分少。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要仔细的注意一下每一个战役发展的经过，就可以知道那绝不是“自动性多”的“退”了。例如布利扬斯克之役，早在九月十三日德方就宣传退出该城了，但布城的克复却是在四日以后的十七日实现的，而那四日却是充满了血腥的战斗的；假如是真正的退，为什么不在宣布撤退的那一天就退？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他们宣传退，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已经没有增兵据守的

能力，事先宣传免得事后丢脸，而他们顽踞不去，却又证明了他们是绝不愿意撤退的，假如那是可能的话。至于这些时候苏军俘获的胜利品比较战事初期少，那完全是因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了的缘故；谁都知道德军攻势初期，他们是挟了巨大的器材优势来从事进攻的，而今天他们因为再没有发动攻势的能力，他们自然再不能集中像初期那样大的器材，因此苏军的俘获也就不能像初期那样丰盛了。这并不能说明战斗的不激烈；恰好相反，目前苏军所进行的每一战斗，都是真面目的战斗；希特勒匪徒们知道，他们失去的将永不会再拿到手，丢了就是丢了；苏联的红军也知道，他们得着的将永不会再从他们手里失去，他们的胜利是永久的。

由于苏军进展的迅速，有些人就自然而然地问起，苏军的反攻是不是已经发展到最后的全面大反攻了呢？近代战争有间歇的规律，即：攻势作战至一定限度照例有一度的间歇，不一定为了一个原因；过去的苏军冬季大反攻有间歇，苏军的夏季大反攻似亦不能例外。不过就是客观的法则也好，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苏军的反攻是不是会发展为一个最后的（意即无间歇地驱敌人于国境之外的）全面大反攻，还要看其他的条件：首先是，敌我力量对比在作战中所起的变化；其次是，其他的作战条件；截至现在为止，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德军在没有最后退出聂伯河防地以前，大概会有一次“住脚”的企图，而整个战局的发展胥视此一战而定。

不过，无论如何，单靠红军是不能迅速打垮希特勒的：这不仅是因为希特勒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部队集中在东线，东线战事本身还是一个艰苦的战斗；而且是因为要迅速打垮希特勒不仅需要苏联境内予以致命的打击，而且需要在欧洲战场予以致命的打击；而这一个工作是不能完全指望红军来完成的。很多人懂得

这一句话前半截的意思，很少人懂得这一句话后半截的意思。要是彻底理解这句话后半截的意思，英首相就不会把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认为仅仅乎是一种“主张”或是一种“压力”了。

事件的发展时常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的：可悲的是人们只有当错误做成了事实以后才知道犯了错误。

不管盟军在意大利战场所已受或可能受到的挫折如何，从整个力量对比看，再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盟军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更为有利的时机了；第二战场取决于三国会议，尽管人们的信心是怎样“不可动摇”，我们依然由衷地希望英美苏三国会议能从早召开。

“漂浮”终不是办法，“弄潮”有没顶的危机。

人创造了形势

——自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八日

聂 伯 河 边

俯仰之间，又是金风送爽，月桂葱茏的时节。古人把月桂编成冠冕，献给英雄和诗人。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把桂冠戴在英雄的苏军头上。

苏军辉煌的夏季大反攻改变了这—个世界。

紧接着九月二十三日波尔塔瓦的克复，二十四日苏军又克复了乌纳查，乌纳查是哥美尔的前卫据点，乌城的克复打开了进攻哥美尔的大门。然而，德军的坚强据点在新斯摩棱斯克；紧接着乌纳查的克复，二十五日，德军坚守了二十五个月的新斯摩棱斯克城，在苏军反攻的坚强打击之下，终于克复了；这是苏军在夏季大反攻中仅次于哈尔科夫之役的一个纪念碑性的辉煌大胜利，新斯摩棱斯克终于变成了希特勒的滑铁卢。由于新斯摩棱斯克的克复，苏军不但最后地关起了那历史有名的到莫斯科的大门，而且把反攻的潮头带向白俄罗斯境内；假如布利扬斯克的克复为新斯摩棱斯克的德军敲出了丧钟的话，那么新斯摩棱斯克的克复无疑地是为明斯克的德军敲出了警钟；而在新斯摩棱斯克和明斯克之间则有德军一系列的前卫据点：由北自南：威得比斯克，奥尔沙和摩吉莱夫，目

前的战事正在这一线进行；三十日克利彻夫的克复，显示着反攻的箭头已经射到了摩吉莱夫了。其时，在中南路，紧接着二十三日波尔塔瓦的克复，二十九日苏军在坚强的攻击战斗中，夺取了聂伯河东岸最大的渡口：克累门楚格。

概括的说，目前苏德两军正对峙在聂伯河的两边；很显然的，苏德两军之间的聂伯河，绝不是楚汉之间的鸿沟；德军诚然是企图在聂伯河西岸驻脚，而且这几天来德军的抵抗的确也是加强了，不过，摆在苏军面前的问题倒不是能不能渡过聂伯河的问题，而是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要不要渡过的问题；苏军最高指挥部经过必要的间隙，调整了后方机构以后，自七日起，又从威得比斯克到塔曼半岛沿全线展开了猛锐的攻势，在三处渡过了聂伯河。

罗 马 城 头

一方面是苏军的反攻涌到了聂伯河边，一方面是光明射到了古罗马的城头。

九月二十八日在大兰多登陆的英军第八军攻占了福查，福查是南部意大利有数的大空军根据地，福查克复的意义虽不如一般论者之所夸张，认为整个“欧洲堡垒”的南部战略据点都已在盟机轰炸的半径之内。但是对于整个意大利讲，这个估计是适当的；我们不是还记得英首相在他最近一次的下院报告里（九月二十一日）还说过盟军之所以不能在那不勒斯更北的地方登陆，是因为那些地方距离盟军在西西里的空军基地太远吗？由于福查的克复，再加上美国第五军的压力，那不勒斯德军的阵地实际上已经很难再守了；这样到了九月三十日，卡塞林终于退出那不勒斯，本月一日盟军开入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已克复，美国第五军登陆初期所

遭遇到的危机算是终极的过去了，今后的问题不是卡塞林赶走克拉克，而是克拉克消灭卡塞林，进军罗马倒还是其次的问题。

现在我们姑不问进军罗马本身所遭遇的战术问题，今天摆在英美盟军面前的问题倒是如何消灭希特勒在意大利的主力。而这一个问题正是和半年以前盟军在突尼西亚所遭遇的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摆在盟军目前的战略问题是逐步进逼呢，还是包围歼灭？盟军采取了前者，稳是稳了，但是战争却因此而拖长了，而拖长战争却是希特勒在突尼西亚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今天盟军在意大利所遭遇到的战略问题同样是“逐步进逼还是包围歼灭”，希特勒在意大利，最低限度在中南部意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也正同样是拖长战争，所不同者，突尼西亚有一个三不靠的崩角。在逐步被逼下的轴心部队，最后无路可走，而意大利却没有崩角。它有的是北部意大利的坡河，最后他们可以躲到坡河以北，凭河而守，这是对于德军有利，而对于采取逐步进逼的战略的盟军不利的。

英美盟军究竟采取那一条路线呢？四日英军在福查以北的特摩里的登陆，好像是指示着盟军已经放弃了突尼西亚的路线，不过规模不大，气魄不够；跳跃是跳跃了，跳得不远，跳得不快。事实上，今天盟军在意大利的作战，是有充分作大规模跳跃作战的成功的保证的。第一个保证是苏军在东线的反攻，牵制了德军的主力，希特勒不能集中太大的部队到意大利来；第二个保证是盟军掌握了无可动摇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就造成了盟军大规模跳跃作战的物质基础；第三个保证是盟军已经获得了大规模跳跃作战的战略形势，在这当中特别重要的是自由法国部队的占领科西嘉岛（四日法军占领巴的西）和南国人民解放军的控制达尔马提亚的全部海岸，特别是斯巴勒特要港，这就形成了盟军从东西两面腰斩意大利，截击卡塞林部队的跳板。自然这当中（特别是和南国

人民解放军的合作)包含着重要的政治问题,不过,战争原是政治的延长,政治问题不解决,那一处的战争可以胜利地进行的呢?

春天还会远吗?

其实,意大利战局不过是欧洲战局的一个缩影,为了迅速打垮希特勒,避免战争延长的危机,主要关键端在英美和苏联的战略和政略能否取得协同,整个战局的发展指明了这一点,现存的意大利战线如此,未来的西欧第二战场更是如此。

“意大利和苏联的局势已超越盟方所拟定并经过魁北克会议所正式通过的程序……美国观察家相信:欧洲决定性的战略进攻的成功,大部须依赖于苏军能在东线作最大的努力,使英美大军能在西方巩固其初登陆时所占领的阵地……”(十月二日华盛顿路透电)。

这本是自来即甚明瞭的形势;目前的苏军夏季大反攻更有其特点所在,那就是苏军的反攻快要接近苏德边境了,问题显了和过去不同的姿态,关于这一点,英前陆相倍立厦最近(五日)发表的演词透露了一些消息,他说:

“苏联如欲单独行动,它底军事力量将绰有余裕,使其对刻正自德军手中解放之国家,自作安排……此次战争中最真实之事实乃苏联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姿态出现”。(五日伦敦路透电)

而这一个认识,在英美同盟国家方面是一直到今年七月间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的;那时候,人们始终都认为苏德战争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消耗战。而这一个消耗战始终是在苏联境内进行的。现在由于苏军辉煌的夏季大反攻,一切都改变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苏联的反攻涌到国境的边缘呢,那时候英美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是怎样?推到比新国境线更

远的地方，欧洲又是怎样一种形势？这许多问题过去是不真实的，而现在，一转眼间，顿然变成真实的问题了。

由于这一新形势的逐渐出现，英美苏的三国会议，也就跟着一天天地具体化起来了。

首先是在英美方面：美驻土大使斯丹哈德和驻苏大使斯丹德雷于上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联翩地返抵华盛顿；斯丹哈德的返国述职，无疑地是和盟军在巴尔干的行动计划有关，而斯丹德雷的返国则和行将召开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有直接关系；接着，华府方面就于二十五日任命斯退丁纽斯为副国务卿，这一举的用意，一如电讯之所传，显在于便利国务卿赫尔之出席三国外长会议；同日英国方面内阁局部改组，出席第一次英美苏三国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一日）的英方代表卑维勃鲁克爵士出任掌玺大臣——整个局势显然是向好的方面发展，慢慢地，但是无可怀疑地。苏联方面则于斯摩棱斯克克复之翌日，九月二十六日，宣布英美苏法四国间的军事——政治委员会（英美一般人称之地中海委员会）的成立；军事政治委员会的目的范围和职权，是有限制的，但是在英美苏加强团结的路程上，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计程碑，因为在这里英美和苏联第一次在处理欧洲战后问题上有了初步的合作。

十月一日美政府正式发表哈立曼为美国驻苏大使，代替那曾经发生过失言事件的前任大使斯丹德雷；这样，舞台一转，又是柳暗花明，三国外长会议的机运终于成熟了。

自然，三国外长会议还不是三国会议，而三国会议即是开了，能否认真的解决问题也还要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不过，尽管如此，回首当年，也就够人感慨了。

回想两年之前的十月，那时候在莫斯科也正举行着英美苏三国会议。不过，那时候，斯摩棱斯克甫告陷落，莫斯科在危急之

中，而三国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是英美如何援助苏联；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已不可复识，今天的三国外长会议将是开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斯摩棱斯克克复了，莫斯科稳如泰山，红旗飘扬在克里姆林宫顶，而人们将讨论的问题已经不复是如何以英美的物资援助苏联，而是英美和苏联站在对等的地位如何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以及打垮了希特勒之后，如何来共同处理战后欧洲的问题了。

两年，仅仅的两年！猛看好像不可思议的两年，然而细想却又是恩怨分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两年；一面是形势比人还强，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正是人创造了形势：谁能说苏联红军在两年当中所流的血是白费的？两年之间，这个世界好像是凭空地翻了一个身，事实上，这一个翻身是万万人的汗，千万人的泪，百万人的血造成的。

光荣啊，不朽的战士，桂冠将永远戴在你们的头上！大自然是慷慨的，土地是不朽的；你们是不朽的，一切古往今来卫祖国，争民主的战士是不朽的。

有人问，三国外长会议可能的前途如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三国外长会议还不是三国会议本身，而三国会议即是开了，它能不能认真的解决问题，也还要看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决定；从而，好转的动向虽然是十分鲜明，过早的乐观却还不是时候。

这其中的道理是很清楚的，三国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假如对于这一个最现实的问题，英美和苏联事前不能得到一个大体上的谅解，不用说三国会议召开后的结果成问题，就是三国会议能否及时召开也还是疑问。

那么第二战场的展望如何呢？有人说当希特勒的大军在苏联境内采取攻势，它主力的三分之二被牵制在东线的时候，欲在西欧开辟一个足以牵制他五十至六十个师团的战场尚不可得；一旦

德军被逐出苏联国境以外，希特勒在东线采取守势，而集中三分之二的兵力到西欧，那时候，在军事上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不是更加困难吗？

此话言之有理，可是问题不在军事；在政治上，一旦德军被逐出苏联国境以后，过去两年来单是苏联要求英美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一面倒的形势是改变过来了，这就造出了在打垮希特勒的问题上，苏联和英美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而这一对等地位的形成，其对于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催生作用，远胜于希特勒百万大军西移所造成的阻挠作用，今天的问题倒不在于这一形势的即将到来，而是在于这一形势还没有来到。

什么时候到来呢？

苏联是绝不愿意这形势到来之后再开第二战场的，因为那将是用功多而收效少；不过，假如尽了一切的人为努力之后，而还不可避免的话，那也只有让形势本身来说话了。

五日伦敦路透社有一个电报说：“伦敦方面近以欢愉情绪注意苏方报纸对第二战场要求之渐见沉寂”（事实上并未完全沉寂，本月三日莫斯科新闻还有一篇论文，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假如苏联方面真是沉默的话，那是因为沉默的声音比说话的声音更大。莫斯科在沉默着，莫斯科在呐喊。

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到英美苏三国会议中间还尽有一段道路的可能，一切还要看（主要地）东线的发展而定；不过正如同英国大诗人雪莱之所说：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团结作战救世界

——自十月九日至二十二日

东方望着西方

好像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样，目前的世界战局正围绕着莫斯科运行。每一天，每一刻，从每一个战场，同盟国家胜利的消息，有如连珠，纷至沓来；然而，决定的转变却系於莫斯科三国会议的结果，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地中海里，还是太平洋上，十九日起，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大概直到闭幕为止，英美苏官方都不会有什么公文发表；莫斯科好像是在沉默着，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倾听着来自那里的声音。

现在，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莫斯科会议之前，让我们从这世界的周围走向中央；我们的旅行从东方开始。

一般的说，自从六月底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以来，东方战局是沿着一条直线在发展的：即就盟军进展的程度来看，盟军的胜利反攻也还没有超过战略前哨战的阶段：六月底盟军在伦多瓦岛登陆，八月五日占领新乔治亚岛的蒙达机场，九月十八日克复新几内亚的雷区，九月二十四日占领芬斯其哈芬，十月九日占领科隆班加拉和维拉拉维拉；所有这些都是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反攻途程上辉煌的纪念碑，其意义自然是非常重大的。不过，从整

个太平洋战争的范围来看,这些纪念碑是建立在一条很短的路上;打开地图,一看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在汪洋的西太平洋洋面上所占的地位,即可知道。其时,在这当中,盟军海军活动的范围比陆军大,空军活动的范围又比海军大;盟国空军在北方轰炸过幌礁岛,在中央轰炸过马尔克斯岛,在南方轰炸过婆罗洲;空军活动的半径固然大,然而有一些人的想像力活动的半径比空军更大,从而从这些比美国最新式的长程轰炸机跑得更快更远的想像里,得出一些完全不正确而且极度有害的结论,这些结论,不容说,在我们这里是没有它的地位的。

东方战局转变的又一关键,更重要的关键,来自西方;由於七月底墨索里尼的垮台,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一转变和苏军的胜利反攻,才有了八月间的魁北克会议。英美在魁北克会议决定加强太平洋战线,由此而产生了东南亚盟军联合指挥部。英政府对远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政策,日本不但在西南要面对美澳的反攻,而且要在东南遭受英印的反攻了;围绕着日本的包围圈,过去曾经是消极的,现在是快要全面的活跃起来了。

这之后,上月初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意国海军的全部几为英美所掌握,加以地中海的通行无阻,日本不但遭逢了轴心缺腿的政治危机,而且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整个海军力量对比改变的军事危机。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日本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势,政治上采取了攻势,而在经济上则加强了以加紧掠夺和榨取为基础的增加生产,准备决战的政策。所谓军事守势不是说它不再冒险进攻,特别是对於我们;所谓政治攻势也不仅是对泰国缅甸菲律宾和印度,我们自己也被包括在内;它的军事守势是机动的,它的政治攻势是全面的,彻底的。最近它的宣布成立军需省(十一月一日起),内阁局部改组(十月八日)召开临时会议(十月二十五日),发

动滇西攻势和策动印奸鲍斯组织“印度临时政府”，无一不以贯彻这三大政策为目标。跟着军事形势的日益不可挽救，日寇将集中更大的力量於它的全面政治攻势是必然的；同盟国家目前在东方所遭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军事的，毋宁说是在基本上是政治的。问题的这一侧面，由於南东亚洲新攻势的具体化，将日趋明显。

为了反击日寇的这一政治阴谋，我们的盟邦发动了反攻，六日，美总统咨文国会，建议提早战后菲律宾的独立时期，是这一政略反攻的开始。我们知道：同盟国家的作战目标，早就在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宪章里面规定得清清楚楚了，今天成为问题的，只是它应用范围的问题；美总统这贤明的一举，开始把大西洋宪章的光芒扭转到太平洋来。我们感觉不足的是：这一政略的反攻还不够全面，还不够彻底，日寇的政治攻势，不但包含了菲律宾，缅甸和泰国，而且还包含着印度和中国，它不但给被征服者以自由独立的毒饵，而且还在用尽一切的机会来分化和诱惑正在和他作战的对手。同盟国家里只要任何一块阴暗的地方，法西斯的细菌就会繁殖起来。为了粉碎日寇的这一无耻的阴谋，同盟国家的政略反攻，就不但需要是全面的，而且是彻底的，一个自由的国家不能一半是自由人，一半是奴隶，一个自由的世界同样不能一半是自由了，而另外一半还深深地沉沦在不自由状态的底下，同盟国家更不能让一个法西斯的孤岛飘浮在民主的海洋之中。

我们说：同盟国家在东方所遭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军事的，毋宁说在基本上是政治的；这不是说，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已经分家，没有关系了，不是的，恰巧相反，政治和军事永远是互为因果的，政治性的困难需要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然而解决问题的基本关键，依旧在军事，军事上不能迅速的胜利，政治上的危机只有跟着加深。因此我们以愉快的心情，注视着东南亚盟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以及这一方面的攻势布署逐步展开。

七日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抵达新德里，随即召开了以布署东南亚新攻势为目的的新德里会议，参加者除掉蒙巴顿和史迪威二将军外，有从华盛顿赶到的美陆军后方勤务部长索姆威尔和我外长宋子文，会议结果如何，事关军事秘密，我们自然无从揣测。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同有些人看到盟机轰炸马尔克斯岛就愿意看到太平洋战事三个月内结束，其结果弄得想像比飞机还快的一样；现在，是临到军舰了，想像当然是更快了，一会儿“迂回缅甸”一会儿“直下新加坡”，驰骋得不亦乐乎。实际上，当前的问题是常识问题；当前的问题主要的是解放缅甸，打通滇缅路。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根据上一次英印联军征缅之役的经验教训，单是陆军作战不够的，必须有海军的登陆配合；在这一点上，以印度为基地的东南亚大陆的反攻，就有着和以澳洲为基地的西南太平洋反攻的相同之点。任何从澳洲出发的反攻不能越过所罗门和新几内亚，不管采用的是怎样高明的战略；印度也有它的所罗门和新几内亚，印度的所罗门和新几内亚是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不管东南亚新反攻的第一战略目标，是缅甸还是新加坡，盟军必须首先、最低限度同时收复这一反攻的前哨阵地；自然这样说，不是意味着反攻缅甸的布署可以慢慢来，不是的，恰巧相反，我们希望的，却正是盟军在可能的限度之内，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来从事这一战役。我们相信，缅甸的解放和滇缅路的重开，是太平洋全面反攻中核心的一完环，只有美国的孤立派才会怀疑滇缅路重开的意义，只有完全抹杀实现的人，才会主张“迂回缅甸”。

想像可以比军舰和飞机更快，但想像究竟是主观的，战争的客观逻辑比人们主观的想像更凶；我们衷心地希望盟军在可能的限度之内，集中更大的力量，用最快的速度，来从事太平洋的对日战争，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希特勒还没有被打垮以前，东方战局

是不能发生决定的变化的；英首相邱吉尔先生不是三番五次的在说明，只有等到欧洲战事有了决定的变化之后，才能集中力量到太平洋来，和怙恶不悛的日寇算帐吗？因此，我们除掉争取英美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更快的速度从事对日作战而外，就有理由希望欧洲战事的迅速结束。以今例昔，这是极其自然的：正如同过去东方战局上重大的变化，是来自西方的一样，今后太平洋战局的发展，主要地依然要看欧洲战局的发展。

西欧望着东欧

东方望着西方。

意大利的盟军在进展着，第五军已经渡过了福尔都诺河，第八军正在侧击卡塞林的左翼，罗马快要在望了；罗马虽然快要在望，这一期间英美盟军重大的胜利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在政治上盟军一连获得了两大成功，第一成功是英葡协定的成立（十二日），第二大成功是意大利的对德宣战（十三日）。

由于英葡协定的成立，英美盟军得以借用葡属亚速尔岛上的军事据点，英美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航线因此而更加安全，同盟国家的反潜艇战争因此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保障，希特勒曾经把他的希望放在空中，那希望幻灭了，把他的希望放在地上，那希望快要消逝了，狡兔三窟，最后一窟，把希望放在海底，现在那海底的希望也已由动摇而消逝了。英葡成立协定，当时曾有人估计希特勒将采取绝然报复手段；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八〇六年拿破仑进兵西班牙，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碰到莫斯科的惨败（一八一二），假如拿破仑的莫斯科惨败在前，他是不会出此下策的，拿破仑不会做的事情，希特勒是不致做的。

英葡协定的意义，主要地还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英葡协定的成立，表示了欧洲那些表面上维持中立而实际上不敢开罪希特勒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倾向於同盟国家的转变，其影响所及，是不容忽视的。

英葡协定不过表示欧洲中立国家的开始转变而已；而意大利的对德宣战，简直是一举由过去的盟友变而为今日的仇人。意大利这一翻身是不能和上一次欧洲大战中意大利投机取巧的转变可比，因为这是意大利人民意志的一个伟大胜利。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由於这一转变，同盟国家的收获虽然不大（巴多格里奥可资调遣的意军不过八个师团）；但由此而获得的政治上的成功却是巨大的；第一、这一宣战唤起意大利人民更广泛的展开反德的斗争；第二、在英美苏三国共同承认意大利为交战国的行动里，显示了同盟国家步调的一致；第三、这一转变指示了轴心国家的瓦解过程，已经深刻到什么程度。

希特勒在政治上众叛亲离，在军事上藩篱日削，然而：一方面，希特勒虽然动摇，但他还没有倒下；另一方面，英美盟军在欧洲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功，虽然大有助於苏军反攻的展开，然而在基本上，所有这些成功是以苏军的胜利大反攻为前提的；西欧望着东欧。

如所周知，苏军的胜利大反攻，在上月底本月初经过了一度必要的阵地的巩固和部队的调整，在本月七日又以一个新攻势的姿态展开了：苏军的作战任务是艰巨的，前面是奔流的聂伯河，聂伯河边和河的后面林立着德军势所必守的堡垒的森林，近代的防御工事在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由生长的地面，它有如一片海洋，从而在这里严格的战术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在这防御地带的海洋里，小的据点有几千，中等据点有几百，大的据点有几十，而主要的战略枢纽，在第一线的，北中路有哥美尔，中路有基辅，而在中

南路则有萨波罗什，更南则有米利托波尔(和克里米亚)。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之下，苏军新攻势发动的第一日(七日)，就有了如下辉煌的成就：在佛尔霍夫前线，他们克复了基利希，在喀利宁前线，他们克复了纳维尔，在库班前线，他们克复了塔曼；而在聂伯河一线，则在基辅南北的三个地点渡过了聂伯河。

在战略上，苏军新攻势的开始，着重在聂伯河一线的南北两端，有分散德军使其不能向聂伯河一线本身集中的客观作用；接着，空前的激烈战斗，就在聂伯河的两岸展开了，特别是在围绕着哥美尔，基辅，萨波罗什和米利托波尔的几个地区。七日苏军在基辅方面的突破，使德军的防御策略发生了战术的危机，十四日萨波罗什的克复，则动摇了基辅以南聂伯河德军的阵地。在这里，对于德军，基辅和米利托波尔有着头等的战略意义：基辅屏障着整个聂伯河套的德军阵地，而米利托波尔则捍卫着整个克里米亚，基辅一失，全部聂伯河套的德军就失去了屏障，他们有立即遭遇从背后包抄的危险；米利托波尔一丢，整个克里米亚的德军即有成为瓮中之鳖的可能，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德军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增兵死守这两大据点是可想而知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苏军在这几天里的进展比较缓慢的缘故，“他们出的力气大，他们得到的果实也将格外丰饶”。(歌德)

目前激烈的巷战，正在米利托波尔进行，米利托波尔已将形成了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不过假如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的一战，是把德军从伏尔加河赶到了顿河的话；那么，聂伯河上米利托波尔的一战，就不知要把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

由于苏军的胜利反攻，过去那种反法西斯战争的原动力，虽然来自东线，但只有苏联和同盟国家人民要求在西欧开辟第二战

场的一面倒形势已经慢慢的过去了，这主要的虽然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然，但也是由於人们主观觉醒的结果，虽然这觉醒的程度今天还无法衡量。人造形势，形势逼人，在历史的这一无情逻辑之下，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终于召开了。

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

——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五日

这是力量的泉源

过去凡稍稍留心过苏联经济建设的人，都知道聂伯河在行将转湾流入黑海的地方有一个水电站，那水电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水电站是力量的泉源。

那是承平时期的事情。自从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战争发展到乌克兰，红军为了彻底实行焦土政策，自动地破坏了那水电站以后，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那睥睨全世界的巨大工程的故事了。

然而，力量不灭，聂伯河又一度跃上了历史的舞台，水电站是破坏了，但目前它依然是这一个世界最大的力量的泉源。好像是西方古代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红军在聂伯河的辉煌战斗，把这一个沉重的世界拉向前走。

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莫斯科的三国会议，衷心地希望它的成功；而莫斯科三国会议成功的秘诀最后却不得不求之于红军辉煌的大反攻，特别是聂伯河曲英雄的战斗。

自从十月七日苏军的新攻势发动以来我们就指出：苏军的攻势战是富于高度的运动性的；在最初的一击中，它的重点是放在聂伯河一线的两端，其目的在分散德军兵力，转移德军目标，使

其不能向聂伯河一线集中。继而，攻势的箭头就慢慢的向聂伯河中下游的两大战略枢纽转移，向基辅和米利托波尔转移；关于这两大战略枢纽的军事意义，我们已经约略地分析过了。及至最近两周，苏军攻势的主要方面很显然的又有了转移，从基辅向米利托波尔。苏军兵力在这一线上的配置，大概是分成四个方面军，最南米利托波尔迄克里米亚为第四方面军，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迄米里托波尔为第三方面军，自克累门楚格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为第二方面军，基辅至克累门楚格则为第一方面军。在过去的两周中，苏军攻势的锤击力大体上是第四方面军大于第三方面军，第三方面军大于第二方面军，而第二方面军则又大于第一方面军。假如我们以克利佛伊罗格为聂伯河曲的中心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南面压力显然是大于来自北面的压力。从战略原则上看，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第四方面军深远的突破，不仅可以从南去迂回聂伯河曲的法西斯，而且可以从北切断克里米亚半岛和大陆的联系，使岛上法西斯成为瓮中之鳖。在苏军这样一种作战计划之下，过去两周中聂伯河曲的战斗就像是一副硕大无朋的磨盘一样，进攻的红军是磨盘，而防御的德军则是这一副磨盘间的麦粉。这一副磨盘的形象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过去曾经屹立在那儿的水电站。

这是个仅次于斯大林格勒之役的伟大的包围歼灭的战略。截至现在为止，而四方面军已经在坚强的会战之下攻克了米利托波尔(二十三日)进而至于克复了西瓦希海峡岸边的吉尼彻斯克(三十日)，勃累科普以北的彻普林斯克(一日)，卡尔基尼特海峡岸边的斯卡多夫斯克和克近聂伯河口的卡霍夫卡(二日)；而三方面军则于第二方面军的协助之下，攻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卡门斯卡雅(二十五日)；而第二方面军本身则早于这以前，在克累门楚格西南强渡聂伯河，深入了兹那门卡一带。由于第四方面军强有

力的深远的突破，克里米亚半岛上的法西斯已经成了釜底游鱼，他们向那里去呢？塞巴斯托波尔复仇的日子到了！由于二三四方面军的突破，以克利佛伊罗格为中心的聂伯河曲的法西斯，快要走投无路了；三支阿波罗的金箭射向克利佛伊罗格：一支由卡霍夫卡向北，一支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萨波罗什向西，一支由兹那门卡向南，想一想看，那是一幅多么雄壮的图幅：那伟大的燃烧着复仇的怒火的红军，不就正如同我们古代神话中所谓“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的“东皇太一”？德国法西斯向那里逃？

斯大林格勒的阴影，正威胁着聂伯河曲的法西斯。

它划分了时代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聂伯河曲的光芒首先是射到了莫斯科城头，莫斯科的三国外长会议（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终于在举世瞩目之下结束了。欢呼的声音从世界的这一头涌到那一头，又从世界的那一头涌到这一头：莫斯科在欢呼，伦敦在欢呼，华盛顿在欢呼，重庆在欢呼；垂头丧气的是那些地方呢？还没有埋葬的中野正刚的尸骸的东京（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敌八十三届议会开会，中野二十六日夜自杀），只能听到戈培尔凄凉的哀号的柏林。单是从这一幅图画看去，莫斯科会议划时代的意义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莫斯科英美苏三国会议是划时代的。

从两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第一、这是英美苏共聚一堂，检讨战局，而且得到一致结论的一个会议。

这句话怎么说呢？英美苏三国不早就同盟国家，而且英苏

之间订有军事同盟，美苏之间签有互助协定的吗？那么，三个同盟国家共聚一堂，检讨战局，得到一个共同结论，又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之可言？

我们知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苏德战争一爆发，英首相邱吉尔立即发表了那著名的援苏演词，确定了英国对苏合作的基本政策。根据这基本政策而有同年七月间的英苏不对德单独媾和的协定，无疑问，在当时的情势下，那协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过，那协定的意义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它的基本内容是消极的。

而且，不仅如此，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由于英苏协定的签订，英美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英美对苏的关系改变了。在这一巨大的力量对比之下，于是就有了同年八月的英美大西洋会谈，产生了那脍炙人口的大西洋宪章。大西洋宪章对于英美的战争目的有了第一次原则性的规定，其意义自非凡比；但不可忽视；那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大西洋宪章的产生是由英美两国来决定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力量的对比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巨大的变化之下，而有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的英美华府会谈，产生了二十六国宣言，宣言签字国约定对敌作战到底。二十六国宣言严明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两大壁垒，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流为一，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但不可忽视，那宣言的内容依然是比较一般，而且，二十六国宣言是由英美华府会议产生的。

一九四二年夏，法西斯的进攻无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亚洲，地中海还是太平洋，都达到了空前危险的程度；在这当中特别是因为德军在高加索和埃及边境的进攻，英帝国的心脏隐隐然有遭受两面夹攻的危险，于是在这共同的大敌当前的情势之下，英国和

苏联缔结了军事同盟和战后二十年互助协定，这一军事同盟比之于约莫一年前的不单独媾和协定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不可忽视：这一同盟是在那样的一种现实形势之下签定的。和这英苏同盟相应，同年七月，美苏之间又成立了互助协定。同盟和协定归同盟和协定，英美在讨论和决定着他们的战略，苏联是没有被邀请的。同年六月，英美第三次会谈，它一方面决定了冬天在北非登陆，另一方面则决定了援华和援苏；在这里，和中国同样，苏联完全是处在被动的被援助的地位。

一九四二年冬，一方面由于苏军在新大林格勒的胜利大反攻，另一方面由于盟军在北非的顺利进展，同盟国家的形势是空前的好转了。正是由于形势的好转，一个共同的战略要求才更加迫切，但是直至莫斯科会议召开以前，只是在英美之间不断举行重大会议，讨论和决定战略（一九四三年正月卡港会议五月华府会议八月魁城会议），而在这当中每一次会议都包含了一些不十分健全的趋向。

这样我们看，自从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联和英美之间虽然各自的缔结了互助协定和军事同盟之类的庄严约章，但是，六大会议都是局限在英美之间。苏联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指摘这一趋势的严重性，曾有过如下的慨乎其言的话，它说：

“例如，有时有这样的意见，说是创造世界安全制度，只要英美的共同努力就够了，说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美）孤立的同盟，就足以把世界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个别强国要掌握世界的命运，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曾付出过重大的牺牲。事实上，要把各国的命运掌握在两个同盟国的手里，在原则上和一个国家独霸世界的企图有什么分别吗？”（十月二十四日，莫斯科，《战争与工人阶级》社论）。

明瞭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世界战局发展的真面目，我们就可

以知道英美和苏联三国共聚一堂，检讨战局并且得到了一致结论的划时代的意义了。

在这里有人会问，英美苏三国会议并不自今日始，从字面上说，早在两年以前的九一十月，英美苏之间，就有过一次结果圆满的三国会议了，今天的三国会议怎么能说是划时代的呢？这一问把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国会议，由于当时的德军压境，莫斯科形势危急，当时的三国会议在本质上是一个英美援助苏联，特别是用物资来援助苏联的会议，从而它在结论里不能得出指导世界战争的方案，更谈不上创立战后和平了。而这一次，由于整个战争形势的改变，特别是苏军辉煌的胜利大反攻，苏联已经不再是立于求援者地位，苏联和英美已经建立起完全对等的关系，从而这一次三国会议的内容，已经不复是英美片面的援助苏联，而是苏联和英美站在完全对等的地位来讨论缩短战争，建立和平的问题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一次的三国会议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这一次三国会议决定了些什么呢？

从文件上说，三国会议闭幕发表了五大文献：公报一件，关于意大利的宣言一件，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一件，英美苏三国领袖惩办战争罪犯的联合宣言一件，英美中苏关于战后普遍安全宣言一件，这五大文献都各具有丰富的内容，华盛顿权威人士认为这些协定是“我们这一代的大宪章”是毫不为过的。

从内容上说，三国会议所决定的，在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份，第一部份是关于缩短战争的军事之部，第二部份是关于建立和平的政治之部。在当前的现实意义上，自然是军事重于政治；虽然关于这决定重要的军事之部，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乎是会议“检论了明确的军事行动，关于这一点已作了决定而且正从事准备……，那就是对于缩短战争的中心问题，第二战场已经有了坦

白的讨论和明确的决定。在未来的发展影响上，则又是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可以说，经过这一次三国会议的具体确定，英美在两年前就已宣布了的大西洋宪章才具备了真实的内容。这两大部份的决定，军事的和政治的，在基本上是不可分离的；因为只有英美苏在战争中取得协同的胜利，他们才能在将来取得民主的和平；政治问题的讨论离开了军事行动的协同是没有意义的；而在政治问题的讨论中，离开眼前的现实，空谈原则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关于战后和平的问题，三国会议的关于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宣言，其意义远大于大西洋宪章的一般原则，因为前者的决定是具体的，它不是正在实现中（如意大利宣言），就是马上可能实现的（如奥地利宣言和三强惩办战争祸首的宣言）。最后还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苏联积极参加了当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生活，所有一切国际性的战时和战后的协定和约章，也就有了和以前不同的意义，因此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强宣言，也就有了和前次所有关于这一方面约章不同的意义。

这样看来，这一次的三国会议划分了时代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试与魁北克会议一比：魁北克会议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势？魁北克会议虽然有了重要的决定，却表现了“英美核心”“孤立”的趋势；莫斯科会议呢？以英美苏为首的民主合作的趋势；从二到三，划分了时代。其次，魁北克会议对于当前最决定的问题，即第二战场有没有明确的决定呢？没有，但三国会议有了它，从没有第二战场到将有第二战场，从无到有，划分了时代；魁北克会议对于战后民主和平的问题有没有实际的确定呢？没有（请看关于西西里盟军军政府AMGO的民主性的讨论），但三国会议有了它，这首先是表现在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一些彻底的民主决定上，从似是而非的抽象的民主前途到真凭实据的具体的民主前途，从假到真划分了时代。

莫斯科会议充实了魁北克会议，发展了魁北克会议，扬弃了魁北克会议，它划分了时代。

没有人能阻止

莫斯科会议划分了时代。言战争，它开辟了目前缩短战争的途径；言和平，它奠定了未来的民主世界的基础；英美和苏联慢慢的但不可抗拒的走上一条共同的道路了，这报导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远在一九四〇年八月，旧法兰西在欧洲大陆崩溃，英国陷于完全孤立状态，从而不得不和美国或多或少的地打成一片的时候，英首相邱吉尔曾经说过：

“无疑的，这一个过程意味着：为了互相的和共同的利益，英帝国和美国在某一些他们的事务上不得不打成一片。对于这一个过程，我个人盼望将来，心中并无不快。我即使要阻止这个过程，我也不能；没有一个人能阻止它。它好像是密士西必河，只有不断的向前奔流，那么，让它奔流。让它挟着汹涌的潮头，无情地，沛然莫之能御地，摧毁一切而又随之哺育着一切地奔流、奔流，奔流到更宽阔的原野，奔流到更美好的日子。”（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英首相演词）

今天一个同样性质，但具备着更深刻的意义的过程，又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同样像那伟大的密士西必河，它只有向前奔流；即使有人要阻止它，他也不能；没有人能阻止它。因为这是历史的客观法则，形势比人还强。

没有人能阻止它，因为形势比人还强；没有人能阻止它，因为这一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群新的人，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创造了形势，他们是历史的火车头，他们用雷霆万钧的

力量把这一个世界拉向前走：人民的力量永远不能制服，法西斯必须死亡，这一个世界前途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没有人能阻止这历史的必然过程，那么让我们怀抱着坚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像那伟大的聂伯河一样，“挟着汹涌的潮头，无情地，沛然莫之能御地，摧毁一切而又随之哺育一切地”向前奔流，向前奔流，冲破法西斯黑暗的闸门，流向宽阔光明的民主的原野吧！

中世纪的黑暗的闸门已经开始破了，那更宽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还能远吗？

新时代的起点

——自十一月六日至十九日

一片新生景象

莫斯科会议硬是划分了时代。

好像是茫茫积雪才开始消融，而风信子的嫩芽已经从雪堆里钻出来的一样；紧接着莫斯科会议的闭幕，到处呈现了一片新生的景象。

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土会谈及其顺利的结果（五一七日）。

单是从表面上看英土会谈是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知道在约莫十个月以前，紧接着卡港会议的闭幕，英土间曾有过一次会谈。然而这两次英土会谈，在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形势今昔有所不同，而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一次的英土会谈却是英美卡港会议的继续，而这一次的英土会谈却是英美苏莫斯科会议的延长。正如卡港会议之不同于莫斯科会议一样，这一次的英土会谈也不同于那一次的英土会谈。那一次的英土会谈，只是表明了英美对于巴尔干问题的一致；而这一次的英土会谈，却是表明了英美和苏联对于素称棘手的东南欧问题在战时取得了原则上的谅解。

英美和苏联对于东南欧问题的一致，在未来的战局发展上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不是说，英美和苏联同意了在东南欧开辟第二战场；而是说关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英美和苏联已经一致；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下，英美苏才能在对土参战的问题上取得共同的谅解。

英外相艾登三日离开莫斯科，五日抵达开罗。五日起英外相与土外长梅尼门肖格鲁开始会谈，七日宣告结束。会谈的结果虽不得而知，但从德驻土大使巴本不得不匆匆忙忙赶回柏林(十二日)，以及德军在勒罗斯岛不断增援顽抗着，这一转变对于德国不能是有利的。

这是莫斯科会议的第一个成果。

其次，假如英土会谈是表明了英美和苏联对于东南欧问题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话；那么，苏捷协定不久即将签字的急转直下，则表明了英美和苏联对于中欧问题已经成立了共同的谅解。我们知道，在不到两个月前，当魁北克会议甚嚣尘上的时候，英苏之间对于捷克问题曾经发生过一次波折。(遵检)……为此，英苏关系一时颇为世人所关心；但莫斯科会议终于将这些障碍扫除了。据报，苏捷协定不久将在莫斯科签字，而新在伦敦成立的(九日)奥地利委员会又有参加此一协定之说；果如是，则英美苏对于中欧问题的谅解又将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莫斯科会议的第二个成果。

第三，关于那一向为大家所注意的东欧，波兰问题和东北欧的芬兰问题，一时虽未见有任何具体发展，但我们相信：假如波芬政府还固执着他们过去的那种错误的政策，清算他们的将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改组(十日)。我们知道关于自由法国内部的纠纷，自从去年十一月五日英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来，到今天有了整整一年以上的时

间了，苦痛的历史我们不去重述，因为那是过去了；不过，无论如何，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德将军间的战略不明，始终是进行作战的一大障碍。现在，由于莫斯科会议的顺利结束，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终于完成了改组，划分了戴吉之间的职权，戴氏管政，吉氏管军，而军事大权又受制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最高政治机构。解放委员会的改组虽然不是完全由于莫斯科会议而促成，但这一改组得于实现于今日，最低限度证明了当苏联积极地参加了欧洲政治生活的时候，英美之间素来认为一向不易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了。从一方面说，这是事所必至：两人开会，不能表决，三人开会，优能为之；从另一方面说，这是理所当然，凡V(遵检)……

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改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在酝酿着转变；十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宣布管制意大利委员会的成立，虽然还看不出明确的转变，但意大利的地下火是绝不容许事情停留在目前的现状上的。

这一些，我们应该认为是莫斯科会议的第三个成果。

莫斯科会议划分了时代，但并不创造了时代；它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但还不是新时代本身，而新时代本身是需要人们来争取的。任何一条道路旁边有荆棘，到新时代的道路，自然不能例外。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遗憾的是，新生中的法国民族委员会对于黎巴嫩民族独立运动，未能采取一种开明的民主政策，我们由衷的希望民族解放委员会对于这一事件能有迅速而合理的善后处理。从世界范围来说，将来的民主世界不能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隶，阿拉伯民族必须独立自主；从法国自身来说，一个民族是不能自由的，当它还在压迫另外一个民族，黎巴嫩必须独立自主。当我们谈起阿拉伯的民族运动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前一次欧战时，那继承了伟大的拜伦的传统的劳兰斯，这一次的战争在基本上不同于上一次的战争，它是进步的，难道在法国大革命的

子孙里就找不到一个劳兰斯，革命的劳兰斯来吗？

永不褪色的光荣

三国会议已经划分了时代，但推动三国会议的力量还是在前进着，它将创造出更光辉的未来。

前些时，苏军反攻的重心集中在聂伯河曲的下游（四日苏军克复聂伯河口的楚留平斯克）；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苏军反攻的重心显然地又转到聂伯河曲的上方来了。这种攻击重心的转移，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战争的实际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苏军作战计划中固有的一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人疲于奔命，不知所措，而自己却把运动战的性能发挥到最高度。类似这样的攻击重心的不断转移，是苏军夏季反攻最大的特色之一，但其战果之辉煌，从未有如这一次聂伯河曲的争夺战的。

本月初苏军在聂伯河下游的攻势正在日益渐近高潮的时候，聂伯河曲第一方面军已经在基辅一带展开了坚强的攻势（三日至六日）；作战三日，十一月六日苏军克复了基辅，当苏联的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的前夜。

由于基辅的克复，苏军在中南路的集中攻势加速度的展开了：七日，法斯托夫；九日，波罗第扬卡；十日，伊凡科夫和格雷本基；十一日，拉多密希雨，布鲁希洛夫和科尔宁，十三日什托密雨；十四日，马林，十六日，多麦基……目前这一方面的战事正在向什托密尔以北的科罗斯丁和以南的贝吉彻夫展开。从什托密尔向西看不远，就是普利培特沼地了。（编者按：科罗斯丁和哥美尔西的雷契查，都在十八日由苏军攻克了）

和基辅方面的集中攻势，同时，苏军又在克里米亚半岛两处登陆，一在刻赤的东北，一在刻赤以南，刻赤的争夺战正在日益

激烈的展开着。塞巴斯多波尔复仇的日子已经看见了。

这样我们看聂伯河曲的争夺战，就从前一个时期中路突击的形势恢复到两路散开的形势了。在这样形势之下，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战事激烈的地方，或者甚而至于有人以那一天那一个城市的克复而打赌的，但是我们得指出，这种方法是危险的，因为苏德前线长达二千哩，苏联的攻势战是一种高度的运动战，它的主攻方向是变换不拘的。最低限度，在目前值得我们注意的，除掉基辅前线和刻赤前线而外，还有纳奈尔前线和哥美尔前线，在这两方面，集中的攻势战是随时都有展开的可能的。

乌克兰的平原已经蒙上皑皑的白雪，但红军在夏季开始的攻势还没有停止的象征，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军队进行过这样持久的攻势的。我们记得，由于一九四一年的和一九四二两年中苏军的攻势，都是在冬季发动的缘故，人们曾创造出一种理论，说冬天是红军的，红军在冬天前进；夏天是德军的，德军在夏天前进，一进一退，好象是战争要无限制的延长——不，拉锯下去似的。但今天红军不独在夏天能进攻，能胜利，而且他们的胜利进攻变成不问天时了。去年此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动了冬季战役，改变整个战争的面目；今天，又一个冬天到来了，对于苏军，这是进攻比较更有利的时机，他们正在“报仇心急马加鞭”；对于同盟国家，这正是加紧组织，发动西欧第二战场的大好时光。莫斯科会议决定了开辟第二战场，当前的问题在“实行”，胜利是不能由决议案产生的。正如同我们从昨日的苏军胜利反攻中看出莫斯科会议的召开的根源一样，我们从今日的苏军胜利反攻中看出莫斯科会议，议决案的执行的推动力量。现在还不是冬天里的春天，不过我们已经能够从这一个冬天里看到春天在闪烁了。

这是较短的道路

莫斯科会议鼓舞了这—个世界，打击了另外—个世界，希特勒的目瞪口呆，我们不去描画，我们所要提—下的是东条的骷髅跳舞。

和莫斯科会议同时(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日本召开了第八十三届临时议会，临时议会摆明了是不能得到什么振奋人心的结果的。为了振奋人心，挽救危局，东条又在东京召开了所谓“大东亚国际会议”，不容说，在日军今天这样的败势之下，东条是不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的。为了进行政治欺骗，他不能不在军事上搅—点资本。这—是—。

其次，从太平洋战争本身的发展看，日本亦必须有一些新的决策。我们知道自从今年六月底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以来，盟军日有进展，由瓜达康纳尔而新乔治亚，而维拉拉维拉，于是配合着盟军在新几内亚方面的进展，盟军终于在本月—日在布肯维尔岛登了陆。布岛是到日寇拉布尔根据地的最后—站路，日军怎样应付呢？不增援，行将即见拉布尔非其所有；增援，则又有牺牲血本的危险。怎么办呢？为了挽救危局，日寇不能不有新决定。这又—是—。

由于这两大原因——政治的和军事的，日寇改变了过去的战略，出动海陆空军，在布岛周围海面 and 盟国海空军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海空大战。

根据截止现在的材料，我们还无法判断这一连串海空战的真相。据日寇方面的报导，激烈的大战有四次，—次在十一月二日，—次在十一月八日，—次在十一月十一日，—次在十一月十三日。而在这当中，它尤其夸耀的是十一月八日的大战。据云美主力舰

被击沉者有四艘，这自然绝不可靠；不过，从八日华盛顿召开非常军事会议看，那几天布岛海面发生过激烈的海空战当是事实。目前，战斗还在进行当中，结果一时还无从分晓。

在这里值得我们研究的，倒不是日本的飞机能不能炸沉美国的主力舰，因为那里边含着极其复杂的技术问题；也不是每一次战斗中双方的损失究竟是多少，因为那究竟是属于战术范围的；今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深闭固拒的日本海军终于不得不出来了。这一件事本身就是对盟军有利的一次重大发展，而在每一次的接战中盟军的损失可能在绝对数目字上，比日本有时要大一些；但不能不注意，在今天日美海空军的生产能力对比之下，美国可以担得起四只主力舰的损失，但日本却担不起一只主力舰的损失；而且，在最后的趋势上，胜利一定属于盟军。

要知道这一点——即深闭固拒的日本海军终于不得不出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得回溯一下六月底以来盟军在西南太平洋所遭遇到的困难。盟军主要困难在那里呢？日海军主力深藏不出，它只留少数陆军在各据点，让他们踞地顽抗。正是因为这一个缘故，麦克阿瑟将军不得不执行一种“拔钉战术”，其缓慢是可想而知的。虽然缓慢没有办法，日本的陆军躲在地下，日本的空军应战而已，日本的海军藏在港中。这样的形势一天不改变，盟军除掉“拔钉”而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尤其是在打不到他的海军主力的时候。现在，它终于出来了！好，战斗！盟军的损失可能有些时比较严重的，但这正是到东京较短的道路。

大事件的前夜

——自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日

基辅不是哈尔科夫

打开地图。聂伯河好像一个写得不够工整的英文S字，英雄的战斗正在这S字的西边进行。

姑以S字形代表聂伯河，基辅城矗立在S字上方向左突出的尖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则深陷在S字下方向右洼进的角上。十一月六日苏军于坚强的会战后攻克了基辅，继续向西，十三日克复了什托密尔。我们凭着这S字形闭目一想，就可以知道苏军在什托密尔所形成的箭头，正是苏军的聂伯河全线上一个最突出的地带。

正因为什托密尔的箭头是苏军在聂伯河全线最突出的一个地带，单从战略形势上看，苏军已有在这一方面巩固既得阵地，而将攻击重心向南北两方面转移的必要；而另一方面，这也就造成了德军向这一突出地带反攻的必要和可能，它有反攻的必要，因为这一突出地带的发展，对于深陷在河曲德军的威胁太大了；它有反攻的可能；因为一、在战略形势上，这一地带太突出了，因为二、在兵力的运用上，苏军的进攻重心已经转移到北面，它在这一方面所遇到的抵抗比较小。

这样，自苏军攻克什托密尔之翌日(十一月十四日)起，在苏德战场上就展开了苏军的进攻和德军的反攻，或者说苏军的反攻和德军的反反攻的争夺战，苏军反攻的重心在白俄罗斯——哥美尔，德军反反攻的重心在乌克兰——基辅。

德军这一挣扎性的反反攻的战略目标在那里呢？

第一是经由什托密尔夺回基辅，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但可以挽救它自从苏军发动夏季攻势以来所遭受的百里溃退(事实上是几百哩的溃退)，用重重的一次反扑，挽回一些面子；而且，更重要的：

二、他希望由这一击而夺取苏德战场上的攻势主动权，不是苏军哥美尔攻势领导全局，而是德军的基辅反攻领导全局。这样一来，他虽不能完全夺回战争的主动权，最低限度，也希望由此一击而把苏军的冬季反攻停顿下来。

三、希特勒发动这一挣扎性的反攻，其目的还不仅限于战略方面，他的这一反攻还具有更深远的政治目的。希特勒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苏军顺利的反攻对于整个国际形势所起的是个什么样作用。

在这里，德军这一次的反攻就使得我们联想起今年三月间德军在哈尔科夫的反攻。从表面上看，紧跟着德军的重占哈尔科夫，苏军的冬季战役就宣告结束了；而德军的重占哈城，如所周知，在国际上的确也发生了不小的效果，由于德军在哈尔科夫所获得的局部和暂时的胜利，卡港会议以来支配了国际的坚定空气无形之中消逝了。或许有人以为今天的形势，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三月当时，因此希特勒企图用这一个法宝来扭转形势是妄想。事实不尽然，例如前几天(二十一日)，美陆次柏德逊就发表过如下的谈话，他说：

“德军占领勒罗斯小岛，本身显无军事上的重要性，但对于预言德国实力损退过快的人有相当意义”(二十一日华盛顿路透

电。)

我们想一想，假如德军重行占领一个渺不足道的蕞尔小岛——勒罗斯已经足以在某一些有力人士的心上起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假如德军的挣扎真的是局部地暂时获得一些成功，其对于国际上的作用将是如何的深刻。

然而妄想自妄想，估计自估计，事实是无情的：一九四三年的十一月已经不是一九四三年的三月，今天的基辅，更不是当时的哈尔科夫。

请看战事的发展：

十四日德军对什托密尔发动反攻，在狭隘的地带集中了最多的武器，拚命挣扎；作战四日，由于形势的不利，苏军于十九日自动退出什托密尔。从战术上说，这自然不能不算是德军的一个小小的成功，虽然这一成功是由惨重的牺牲换来的。但是，下文呢？基辅城教堂上的黄金尖顶，依然闪耀在温和的冬日的阳光里，德军的攻势被苏军阻止了。

因此德军也没有做出多少声响。《纽约时报》评论得好：“降临中的冬季，对于聂伯河曲德军的威胁，远过于对苏军的威胁。苏军在某处受阻时，就是对另一路作坚强有效的打击，其能力之惊人，已屡试屡验。德军对于什托密尔的重新占领，没有表示欢欣，很可注意。实际上，柏林对于这事的叫嚣，还不如对勒罗斯岛的小胜来得响亮。”（二十一日纽约路透电）

是的，苏军在某处受阻时就是对另一路作坚强有效的打击，请看盾牌的另一面。

远在德军发动反攻以前，苏军的进攻中心，已经转移到基辅突出地带以北的哥美尔区了。十八日雷契查的克复，形成了自南面对哥美尔的威胁。同时哥美尔以北苏军的进攻，日有进展，终于在二十六日克复了哥美尔以北的普罗波伊斯克，切断了哥美尔

和摩吉莱夫之间的联系，迫使德军不得不自哥美尔弃甲曳兵而走。二十六日，苏军克复哥美尔。

这样我们看到，争夺的结果，不是德军削平了苏军的基辅突出地带，而是德军的哥美尔突出地带——那“白俄罗斯的棱堡”被苏军削平了。由于哥美尔的克复，白俄罗斯的解放过程进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激烈的战事还在那S字的全线进行着，德军的抵抗的确也是加强了；不过，截至现在，德军发动反攻已经有了半月以上时间的现在为止，我们问，今天，在苏德战场上是谁领导谁呢？在广大的国际分野上是谁的军事成功起着主导作用呢？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不再是三月了；基辅不是哈尔科夫，消逝了的好梦是捞不回来的。

重 大 事 件 酝 酿 中

希特勒的挣扎是失败了，不仅是在军事上，而且是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他在苏德战场上的失败已如上述；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他在另一方面的失败。

莫斯科会议结束，接着就产生了英土会谈；关于这一会谈对于行将展开的欧洲决战的意义，我们已经分析过。

这已经是一项公开了的秘密了；英土会谈的顺利结束，指示着希特勒在东南欧行将遭逢的危机是日益接近了。因此，他在四面八方拚命想办法来阻止这一危机，他在军事所采取的步骤，就是加速占领前意属的多德喀尼斯群岛及其周围的其他岛屿，想这样来隔离土耳其，使土耳其不致参加盟方作战。他得到什么效果呢？有一些效果，在表面上，他占领了多得喀尼斯群岛中的勒罗斯小岛和这群岛以北的萨摩斯小岛。

不容否认，这些微小的战术上的成功，对于盟方某一些人不是没有作用的。不过，当前的问题是土耳其的态度，希特勒的这些小胜吓得住土耳其吗？

没有。

土外长梅尼门肖格鲁十七日在土国会报告英土会谈经过，十九日土国会代表及坦报主持人雅尔辛就为文声明：土耳其准备随时履行盟约，绝无规避英土同盟条约义务的意向，这是对于希特勒的一个坏兆。土耳其有没有因为希特勒的小胜而吓退呢？没有，二十一日土耳其《叶尼门伯报》说：

“德国虽努力利用多德喀尼斯岛的形势，但决不能影响土耳其的政策。我们应该记得在苏德战争前，德军实力没有受到损害，侵入巴尔干，临到我国边疆的时候土耳其也没有退缩，我们今天决不致因德军占领少数岛屿而感不安”。（二十一日土京路透电）

直至目前为止，正如同在苏德战场上一样，在重大牺牲的代价之下，德军是还能够取得若干战术上的进展的，但这种回光返照性的小胜只能增加盟军在决战中的一些困难，但它是决不能迟延这一决战的到来，更无从改变英美苏在莫斯科会议所已决定的既成战略。

正如同他在军事上失败了的一样，在政治上希特勒同样失败了。紧接着莫斯科会议的闭幕，希特勒又加强了和平攻势。这一类试探和平的谣言的内容和来源不一，有的来自盟国内部，说德国国防军准备投降了，有的则是直接的来自德国，例如最近德驻土大使巴本的访问梵蒂冈，据云就和德国求和的试探有关。这种和平攻势能有效果吗？绝对不会（二十九日美国务卿赫尔斥谣谈话）；只要英美苏的团结没有裂痕，我们敢说，不但今天希特勒的政治攻势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就是将来的任何类似的政治阴谋，也绝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自从莫斯科会议闭幕以来，盟国舆论方面对于东欧和中欧问题虽然发表了若干“不合拍子”的论调（请参看十一月十八日消息报社论，本报二十二日专栏），但在大体上，英美苏间的关系是正在向加强团结的途中迈进；意大利顾问委员会开会了（二十九日），英国和苏联参加欧洲顾问委员会的代表派定了，苏联派驻盟军管制意大利委员会的代表正在赴任的途中，……而且，由于苏军在冬季反攻中辉煌的成就，更重大的事件还在酝酿中呢。

大洋运动战的开始

其时，盟军的胜利不仅是在西方，而且是在东方。当十一月一日盟军在所罗门群岛中布肯维尔岛登陆的时候，西南太平洋争夺拉布尔的战斗，本已达到“结束的开始”阶段，人们都在屏息等待来自那一方面的捷音。谁知出人意外，美军在强大的航空母舰队、海军陆战队和机群掩护之下，忽于二十一日在吉尔贝特群岛中的梅金岛和塔拉瓦岛登陆，二十二日续在同群岛中阿比马马岛登陆。全部战斗经过七十六小时，二十五日美军完成了梅塔阿三岛的占领。

诚如一般论者之所指出，吉尔贝特岛的占领，一方面策应了麦克阿瑟将军自南面向拉布尔——特鲁克的进攻，一方面则又掀开了美军向中部太平洋进攻的第一页，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现在要指出的不在此。我们觉得吉尔贝特群岛占领的实际意义，远不及它的象征意义重大。为什么说实际上的军事意义并不重大呢？这，我们只要一想起太平洋上广漠的空间，和日本海军此次并没有出而应战的两件事，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在那里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之前，盟军

在太平洋执行的战略是逐岛——越岛战争，而这一次吉尔贝特群岛的占领，却象征着盟军已经开始采用大洋运动战了。在战术上，这是缩短太平洋作战时间的不二法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是运用这一战略取胜了来的，而现在却是盟军来采用这一战略了；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话报应。

自然，我们不能希望过高，在目前，盟军在太平洋采用这一战略，还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要把大洋运动战发挥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所发挥过的高度，现在还不是时候。在目前力量配备的限制之下，盟军运用这一战略只能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问题的关键在西方，到东京最短的道路是英吉利海峡。

怀着信心瞻望

——自十二月四日至十七日

尽管是冬天

尽管是冬天来了，这些时东西战场却都呼吸得到春天的气息；放观大局，宛如置身于百花灿烂的高原；谁能否认这一个冬天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富于希望的一个冬天呢？

历史的大河好像是解了冻的一样（虽然目前正是冰结大河的季节），大事件如奔流汹涌而来。

首先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中英美的开罗会议（自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这一次会议的重大性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是第一次我国正式参加了检讨远东对日作战的盟国会议；从中英美的关系上来说，这是空前的。其次，这一次会议不仅全盘的检讨了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而且还明确的宣布了同盟国家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图”；具体的规定了“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

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虽然公报里在对于作战目的一般规定上，没有更进一步的提出根绝法西斯主义和建立民族自决、民主自由的新东方，作为动员远东千百万民众从事作战的口号；在其具体的规定上，亦未能进一步提出南洋被压迫各民族独立解放的口号，来粉碎日寇目前所全力以赴的民族欺骗政策，使我们感觉得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在基本精神上，这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宣布和规定是值得我们拥护的。

战后远东的面目虽然是重要的，但究竟是属于战后的事情；对于目前的战局，开罗会议有什么具体的决定呢；公报中只说到：“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至于比较具体的军事行动，没有任何暗示。记者们的报导，都纷传开罗会议对收复缅甸和加强援华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决定，我们希望这些揣测能够不久就用事实表现出来。

然而不管开罗会议对于在远东对日作战具体地有何决定；不可忽视的是：对日战争在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战争。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战争，有两个最重大的原因：第一，由于日寇目前所据有的地理形势使然；第二，由于目前同盟国家对日的力量对比使然。美国的评论家常常强调前一因素，但实际上，这二者是互为影响的。由于目前英美不能集中力量来对付日本，日本所据有的优越的地理形势就显得更加有利，以致使得美国的批评家竟发出“地理形势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克莱伯）的慨叹（纽约八日合众电）。事实上，远东战争的长期性与其说是由于太平洋的地理形势，无宁说是由于同盟国家在必须先击败希特勒的既定形势之下，一时不能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一旦希特勒打垮了，英美盟军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日本了，那时太平洋广漠的地理形势不仅不足以

延长战争结束的时间；而且在有些地方还能起缩短战争的作用。

今天整个战局的特点是：不仅到东京最短的道路是要通过英伦海峡；而且是，到东京最快的时间，也是要通过英伦海峡。缩短欧洲战争的时间是缩短远东战争时间的关键。

问题是在欧洲。

历史性的决定

早在八月底魁北克会议闭幕前后，英美官方就一再声明过要举行一次英美苏的三国领袖会议了；并且当时就指出，在英美苏三国领袖会议能够召开以前，英美苏三国外长要举行一次会议；而这一次会议希望能把问题讨论到使英美苏三国领袖会议能够召开的地步。

魁北克会议闭幕后不到两个月，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间类似这样重大的会议的召开，不是我们日常应酬中的请一次客，它是由重大的历史事件促成的。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是十月底闭幕的，它的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已经分析过：莫斯科会议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美苏英三国领袖会议终于在举世瞩目之下顺利地召开（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了。从魁北克会议到莫斯科会议不到两个月，从莫斯科会议到德黑兰会议不到一个月，历史在加速度的向前进行。

从表面上看，从魁北克英美会议到莫斯科三国会议，当中或不无困难；从莫斯科的三国外长会议到德黑兰的三国领袖会议，应该是一段平坦的道路，不应再有什么困难了。

事实上不然。假如到德黑兰的道路是全世界人民的道路的话，那么和所有的人民的道路都是人民用心血筑成的一样，这一条路

上也不是没有艰辛的。

首先是希特勒很清楚，要破坏英美苏进一步的团结，除掉加紧它的挑拨离间的政治阴谋而外，在军事上它必须搅到一点资本；它梦想着今年春天的哈尔科夫的往事，它发动了对基辅突出地带的反攻，很显然的，希特勒这一反攻的国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而由于苏军英勇的抗击，希特勒的阴谋落了空。红军的血筑成了到德黑兰的路。

其时，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莫斯科会议以后，英美内部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不合拍的调子，特别是关于中欧问题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然而所有这些都随人民的压力压下去了。人民的力量筑成了到德黑兰的路。

人民的道路通往德黑兰，历史加速度的进行，莫斯科会议闭幕不到一个月，美苏英三国领袖会议终于在德黑兰顺利地召开，而且辉煌地结束了。

莫斯科会议划分了时代，德黑兰会议决定了历史。

会议的公报非常简单。但就是那寥寥数百字的公报，已经是光彩夺人了！毫无疑问的，它将以荷马史诗的资格走进历史的篇章。德黑兰本来就是一个古代文明的名城；但千百年后，它将以二十世纪国际新民主的起点，而为万人所景仰。

原则不变，德黑兰会议的主题，依然是军事。在军事上，莫斯科会议“检讨了明确的军事行动，关于这一点已作了决定，而且正从事准备”；德黑兰会议更进一步“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同意”。对三面进攻希特勒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同意，这前进了的一步，不是很小的一步啊！“人世间决没有一种力量能阻碍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陆军，由海中消灭它们的潜艇，从空中消灭它们的兵工厂”。希特勒完了，很快的就要完了！

颤栗吧，你这个维也纳街上的一名无耻流氓！

从久远的观点看，德黑兰会议关于战后民主和平的决定，其意义更为重大。三国领袖宣言：“我们确信，我们的和协必将使和平成为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无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有人问，为什么，他们——美苏英的和协就能“必将使和平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和平”呢？这不是一种做文章的修辞吗？不，绝不是修辞。英美苏三国领袖会议是在德黑兰开的；假如我们再想起一个地名来，我们就可以恍然于这句话的千真万确了。那个地名是慕尼黑。假如一九三八年国际间的重大会议不是英法德意的慕尼黑会议，而是英美法苏的德黑兰会议，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敢于向英法挑战吗？在本质上，希特勒是在他们——美苏英的不和协中长大的；那么，假如他们和协了，和平不就可以变成永久性的和平了吗？因为那和平将是一种“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的好感的和平”，那就是说以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为基础的和平，那种和平毫无疑问是能够在“今后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的”。

他们所要建立的和平既然是以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为基础的和平，所以他们欢迎“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欢迎那些国家的人民“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美苏英三强对于伊朗的宣言就是这一政策实施的范例。

决定了的历史

德黑兰会议决定了历史，历史遵循着德黑兰的决定运行。

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有英土第一次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闭

幕后，美总统罗斯福，英首相邱吉尔又和土总统伊诺鲁举行了第二次的开罗会谈(十二月四日至六日)。这一次的开罗会谈值得注意的是：土总统伊诺鲁是接受了美苏英三国领袖的共同邀请而参加的，这就使得第二次的开罗会谈比第一次的开罗会谈的性质更加明确，形成了同盟国家争取土耳其参加盟方作战的坚实的基础。

开罗会谈的具体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土外长梅尼门肖格鲁八日在土京对记者的谈话看，好像土耳其目前还没有立即放弃中立政策的意向。从当前的整个战局形势看，土耳其截至目前为止的这种转变显然是不够的。不过美苏英三国既然对于土耳其问题的意见一致了，我们相信，迟早土耳其是会参加到盟国方面来的。由于四年来希特勒在欧洲的嚣张，土耳其政府已于无形之中养成了一种恐德病，他们总以为第一个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定是德国人，事实上，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只要土耳其毅然决然的参战，第一个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将不是德军，而是盟军。而另一方面，土耳其所最恐惧的情况，却只有在土耳其迟疑不决的情形之下，才能产生。

人们问：为什么每一次英美苏会议之后，总有一次对土耳其的会谈呢？这是完全符合于当前的军事要求，而且适应着美苏英间可能的决定的。当前的军事要求是，在最有效的地方夹击希特勒，而目前在较短距离上英美和苏联夹击希特勒最有效的地方是巴尔干。目前德军最大主力(当在二分之一左右)集中在聂伯河曲；假如盟军能够在巴尔干登陆，那不但能毁灭罗马尼亚的油田，沿着多瑙河直趋维也纳，而且还能切断聂伯河曲德军的退路，收到和苏军主力夹击德军主力的大不可测的战略效果。战略正和其他的东西一样，是有连续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五年在法国香槟莱召开的盟军统帅会议里，当时的俄军参谋长阿历克

塞夫将军就提议过英法联军沿多瑙河向布达佩斯挺进，而俄军则自波兰的加里西亚向同一方向挺进的战略计划。这一个计划直到目前还不失其现实的意义。这不是说东南欧的战场将先于西欧的战场而开辟，而是说当前的现实形势在这一方面有这样的趋势；至于那一面的战场先开，那是应该让希特勒去揣测的事情。

德黑兰会议的第二个结果是苏捷协定的签订(十二月十二日)。从字面上看，这一个协定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的苏捷协定的再生，和前者没有什么基本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一协定签订的意义倒不在这个协定本身，而是围绕着这一协定十年来离奇诡譎的变化。很奇怪的是，苏捷关系不但是慕尼黑时代英法苏间不能和协的争端之一，即至英苏同盟抗德以后，苏捷关系依然是“他们的和协”的障碍之一，于此可见慕尼黑细菌的生殖力量之大。然而由于德黑兰会议的成功，苏捷协定终于签字了，这一慕尼黑细菌终极的被肃清了。苏捷协定的意义，对于过去是肃清了中欧的慕尼黑细菌，而对于未来的意义，则是给东欧和东南欧所有弱小国家一个启示：这里是民族自决和民主自由的大道。

人民的道路通往德黑兰，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功又动员了全欧洲的——特别是东南欧的人民。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斯拉夫人民大众的英雄的奋起，最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决定组织民族委员会(临时政府)，这是整个东南欧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的道路上一个新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在今天是不能预测的。我们知道，英美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素有独自的见解；战争就要发展到这些地区来了，英美怎么办呢？

十四日英外相艾登在下院报告德黑兰会议经过；对于这一点，他有一段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声明，他说：

“至于南斯拉夫与希腊，经过三年之敌人占领与游击战争，内

部纠纷，仍未稍减。德人正在故意散播谣言，离间吾人。实则：
(一)吾人对于所有积极抗敌份子曾予以一切实际援助；(二)吾人
将尽力之所及，保证此类国家在解放后，由由选择其政府；(三)
吾人与邦友之合作，务求协调。吾人对于南斯拉夫之看法，即以
此为根据。过去数月中，南国负实际抵抗之责者为铁托麾下之
爱国人士，吾人当尽量予以实际援助。于此一方面吾人之行动，自
当为盟国所赞成”(十四日伦敦路透电)。

英外相的这一声明，明确而肯定，我们一定相信是能够得到全
欧洲，不，全世界千百万人民衷心的拥护的。这是德黑兰会议的
重大结果之三。一方面是全欧洲人民大众自动地起来，一方面是
盟国政府切实援助“所有积极抗敌份子”。在这两大潮流的激荡之
下，“欧洲堡垒”是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德黑兰会议决定了历史。现在才不过是冬天，我们怀着信心
瞻望；冬天来了，春天不会远了。

从胜利的民主 望民主的胜利

迎一九四四年

一、两大攻势之间

夜幕沉沉的下降，一九四三年只有几个钟点了；行将过去的是一九四三，即将到来的是一九四四。

一九四三年过去了，一九四三年究竟是怎样的一年？

一般的说，这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基本的变化，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军事优势，从防御转变到反攻的一年；而这一反攻的全面的实现，跟着一九四四年的到来，已经隐隐约约的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这力量对比的基本改变是怎样产生的？一九四三年的开头，以苏军的一九四二——四三年的冬季战役的逐渐达到最高峰为起点，一九四三年的结束，又是以苏军的夏季攻势的再接再厉为告终；苏军伟大的胜利反攻，是这力量的对比发生基本变化的基础。一九四三年的一年是在苏军的两大攻势之间渡过的。

其次，使这力量对比发生基本变化的原因，是英美取得了生产优势，以及这一巨大力量在地中海（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太平洋（阿图岛—吉斯卡—所罗门—新几内亚—新不列颠）顺利

的运用。在这当中特别是英美盟军在突尼西亚—西西里—意大利—一连串顺利的作战，更有助成这一力量对比发生基本变化的作用。

从历史的观点看，一九四三年的欧洲战局，显然可以划分成四个阶段，从正月到三月一个阶段，从四月到六月一个阶段，从七月到九月一个阶段，从十月到十二月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自成一个阶段。

从正月初到三月底，从事件的发展过程不能成为一个阶段。如所周知，这一个阶段的中心事件，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的大反攻是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假如以一九四三年为范围，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分的。这一阶段中战局的发展的中心意义在哪里呢？过去人们以为红军只是一个守势的力量，人们从不相信它能对德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的。正月至三月，苏军对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最强大的集中力量所完成的辉煌的胜利大反攻，证明了苏军不仅是一支守势的兵力，而且是一支强大的攻势力量，红军是能够打胜仗的。

二月中，苏境德军发动了一次局部的反攻，略有进展；三月三十一日苏联宣布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始，持续了一百七十余日的冬季战役结束。三月起战局中心移向北非，一时人们的注意力从顿河移到了利比亚。三月下旬英美盟军对突尼西亚轴心部队发动攻势，轴心部队在英美盟军的优势压力之下逐步后退，终于到了五月初，退无可退，宣告投降。人们从来以为英美对德的物力优势虽然无容置疑，但对于德军的军事力量却认为不可轻视；所以在突尼西亚战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英美盟军总是把谨慎当作作战的最要信条。然而轴心部队出乎英美预料之外的迅速的崩溃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德军并不如某一些人想像那样的强，而英美盟军是能够打胜仗的。

既然英美和苏联对于德意都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什么英美和苏联不来共同争取决定的最后胜利呢？

事后论事，在军事上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的胜利和英美盟军在利比亚—突尼西亚的胜利，事实上已经奠定了同盟作战的两大坚实基础，英美苏的同盟作战在六月间是就可能具备雏形的。然而总结这一个时期的战争形势的，是英美之间的华盛顿会议，而不是英美苏之间的莫斯科会议，历史错过了六个月的大好时光。

从七月到九月，这一阶段中战局的特点是：一方面是希特勒对苏的夏季攻势失败和苏军对德的夏季攻势的展开，一方面是英美盟军在西西里的登陆和墨索里尼的垮台。这是两大潮流，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无疑，起着支配作用的是墨索里尼的垮台；由于墨索里尼的垮台，一时希特勒即将投降之说甚嚣尘上。这种估计虽然未能改变英美基本的作战方针，但其混乱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阻碍了同盟作战的迅速展开。九月初，一方面的由于苏军夏季反攻的长足的进展，日益把德军推进苏联的国境，另一方面由于英美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境德军抵抗力的加强，这一混沌的局面才澄清下来。

从九月到十月，在军事的发展上并无一条分水线可寻，一切都在循着旧有的道路在发展；不过，不可不注意，十月起，因意大利崩溃而引起的混乱形势已经澄清，苏军辉煌的胜利大反攻已经被公认为整个战局的决定力量了。它铺好了到莫斯科会议的道路。

假如欧洲——大西洋战局在时间的发展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的话，那么亚洲——太平洋战局则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六月以前的一个阶段，六月以后的一个阶段。而这两大阶段在基本上都服从于以二月间日军自瓜岛撤退为起点的基本形势的变化。二月十一

日，日军自瓜岛的撤退显示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决定的改取守势；从那以后，进攻的已不是日军，而是盟军，退守的已不是盟军，而是日军了。盟军在太平洋的攻势，六月以前集中在北太平洋；阿图岛和吉斯卡是这一个月中所发动的攻势的战果。六月底以后盟军攻势的中心移向西南太平洋：最初是盟军对所罗门和新几内亚的反攻；及至最近，反攻的箭头已经射到日军在这一地区中的中心据点：新不列颠—拉布尔了。

二、东西轴心解体

在民主国家火与钢的压力之下，东西轴心开始解体了。

这一解体过程首先表现在东西轴心合流的可能性的最后的切断上。我们知道，东西轴心合流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日本进攻苏联，日德在苏德战场上合流；一条是日本进攻印度，德国由埃及和高加索冲向中东，日德在印度洋合流。一九四三，由于苏军 在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的胜利反攻，和英美盟军在利比亚——突尼西亚的顺利作战，东西轴心无论在那一条线上合流的可能性终极的被消除了。这样德日之间虽名为同盟，但他们之间真正的同盟作战已经是绝不可能的了。这一方面瓦解了东西轴心的联系，另外一方面也就赋予同盟国家以同盟作战，各个击破的可能。

这一解体过程，其次是表现在意大利的崩溃和德意轴心的解体上。本来德意同盟就没有给予过德国以实在的帮助；如所周知，自从意大利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参战以来，从希腊直到突尼西亚，它自己根本就没有好好的打过一次胜仗；从这一方面看，我们的确可以说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是一个负担；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的崩溃对于德国毫无影响。不，恰巧相反，意大利的崩溃在军事上使希特勒的“欧洲堡垒”缺了一角，在政治上则形成了希特勒整个

欧洲同盟解体的先声，其后果只有到这次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加以较为详尽的估计。而且，法西斯是能打倒的，这不是动员全欧洲，全世界千百万民众起来粉碎法西斯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吗？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德日同盟终极的被隔离了开来，而另一方面德意轴心又被打垮了一轴；敌人是完全的被孤立起来了；但民主国家的同盟作战的条件，却正因敌人的孤立而日益成熟了起来。民主国家同盟作战的可能性正是在法西斯国家同盟作战的不可能性之上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德日两国的国际环境，它们所有的政策不能不服从于这一孤立形势的限制。首先，我们问，日本在一九四三年内做了些什么呢？

在军事上，日寇早在年初八十一届议会的时候已暗示它将采取守势了；二月初中旬，日军在瓜达康纳尔的撤退是这一政策开始实现的表现，其后，在阿图岛，在吉斯卡，在所罗门，在新几内亚，在吉尔贝特的日军的撤退，无不表现这一政策。在这当中，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日本所采取的军事政策是守势，而不是自动的撤退；在所有这些岛屿的战斗上，日军没有一处是不经过顽强的抵抗而自动撤退的。其次，这种守势只是从其一般的趋向上，而不是说日军在所有地区都将一律采取守势了。不，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上，它是不放弃任何可能进攻的机会的。一年来中国战场上的战斗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同它以军事上的守势来对抗盟军的攻势一样；在国际上，它企图以民族欺骗政策来挽救它自身的孤立形势，对抗中英美日益加强的团结合作。这一个转向同样是自本年初八十一届议会当时就已开始了。其后，跟着军事形势的失利，孤立形势的形成和同盟国家合作的加强，这一民族欺骗政策就变本加厉的实行起来

了。为了完成这一目的，一年间敌酋东条就出国过五次，其所访问的对象从南京的汪逆精卫起到菲律宾的非奸劳勒尔止，可谓大小群丑，无所不包；而其结晶则有缅甸，菲岛和鲍斯的伪印政府等。在这当中他对于汪逆固然是竭尽了拉拢欺骗之能事，就是对于抗战的中国，亦诱和招降，配合了不时的窜拢，加紧进行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军事守势，政治攻势——这还不是日本政策的全貌。东条知道得很清楚，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到处失败，但重大的战事还在将来；不经过一次决战，英美中固然打败不了日本，日本自己也决不会认输的。因此它集中全力搜括沦陷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加强军事生产，准备决战到来。这一个主题从年初的八十一届议会中的所谓“重点生产”中间经过六月间的八十二届临时议会的“产业整備”和十一月间的八十三届临时议会的“国政营运”，一直到最近(二十四日)的八十四届议会是一路贯彻着的。

日本的形势日益严重起来了，但尽管严重，还非致命；目前日本虽然不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积极的援助，但希特勒存在一日，对于日本总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德国没有被打垮以前，日本不致被打垮；希特勒的不死是东条能生的资本。

那么，希特勒怎样了呢？

希特勒的战略危机是早在苏军保卫斯大林格勒当时就已表现得非常尖锐了。紧跟苏军在今年正月至三月中的辉煌的胜利大反攻，这一危机发展到不可终日的程度。苏军胜利地从伏尔加河跨到了顿河，希特勒怎么办呢？今年正二月间，曾有人揣测德军或将自动撤退到聂伯河防线，这从所有的形势看应该是他当时所能采取的上上策；但他不此之图，反而在二月中从西线调来了三十个师团，在哈尔科夫的附近发动了一次反攻。局部的效果是收到了，但其招致来的灾难却因此而加倍的增大。

这灾难首先是表现在利比亚和突尼西亚；在他不得不在东线集中强大兵力的条件之下，希特勒是不可能增援北非的。北非战事的惨败打垮了一个墨索里尼，打开了通往南欧的大门。

这样到了五六月间，希特勒的双重军事危机，就一步一步的发展到顶点；但希特勒又顾不及此，七月初他又在苏德战场上发动了一个攻势。这一攻不但没有能够挽救这两大军事危机，而是把这两大危机进一步的加深了，他这一攻一方面把苏军带到了聂伯河，另一方面却把英美盟军带进了意大利；从东南两面侵入欧洲的大门是洞开了。

九月中，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词，扬言：在作战中撤退有时是必要的，有人以为他在东线或许会来一次撤退了。没有，他的撤退是指意大利，在东线，他虽然作撤退的宣传，但实际上他不仅没有撤退，而且在十一月中在基辅突出地带发动一次反攻。他满以为这一来可以阻止那行将召开来判断他死刑的德黑兰会议了；迟了，不中用，德黑兰的死刑审判已经宣布了。事至今日，问题已不在希特勒采取守势或攻势，而是他崩溃的时间迟或早了；他的守或攻从今天来看已经没有意义，今天他的形势是：攻既不行，守亦不得，言如其实的“啼笑皆非”。最近听说德军最离参谋部对于冬季战役的战略意见非常分歧；这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因为德军高级将领喜欢闹意见，而是因为在今天的形势之下，不管是主攻还是主守，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替希特勒提出一套整个的计划来的。

军事上，走投无路；政治上，希特勒的光景也不见得好了多少。配合着军事上的败势，进行政治上的攻势——这是希特勒一年来的法宝。远在年初卡港会议当时，希特勒这一离间英美和苏联的政治攻势，就非常强烈的在进行着了。三四月间，苏波问题的发生，追其根本无不与希特勒的政治攻势有关；五月中，共产国

际的解散从根打击了希特勒的这一政治阴谋。然而，由于同盟作战的未能立即展开，希特勒的政治攻势依然是相当无顾虑的发展下去。七八月间英美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意大利崩溃而造成的混沌局面之所促成，另一方面也未尝不与希特勒的挑拨离间有关。然而形势比人还强，由于莫斯科会议顺利的召开和结束，希特勒手中这一项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终于被剥夺了。这是加速希特勒崩溃的重大条件之一。

假如说，不根本摧毁希特勒的军事机构，胜利是不能想像的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不粉碎希特勒手中反苏的政治武器，同盟国的胜利是同样不能想像的。

其时，由于意大利的崩溃，希特勒的孤立形势更加尖锐起来了。在这里，希特勒和他的东方盟友相反，他的东方盟友所采取的政策是利用肤色的相同，以“黄种人的亚洲”为根据，进行民族欺骗政策；而希特勒所采取的政策却是利用种族的不同，以“阿利安人的欧洲”为根据，进行民族高压政策。在这里，很显然的，东条比希特勒聪明半点，不过假如东条的民族欺骗政策决不能成功的话，那么，希特勒的民族高压政策只有把希特勒欧洲同盟引向分崩离析一途。意大利的崩溃是这一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

轴心的解体是尤其次焉者也，还有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抗争。我们知道远在苏军冬季大反攻以后，在欧洲沦陷国家人民的抗争，已经涌起一道新的浪潮来了，但当时不管这自发的抗争运动是怎样的广泛和深刻，由于同盟国家间对于欧洲问题看法的不一致，这一运动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领导。莫斯科会议统一了同盟国家对于欧洲问题的看法，号召了全欧洲的人民起来抗争。经过了这次会议，欧洲人民的反抗运动已经统一起来了；英苏对于南斯拉夫问题步调的一致是这当中最好的例子。

在这重重的危机之中，希特勒的救命法宝是他在年初就已发动了的所谓“欧洲总动员”。德国的工业正如同他的军事一样，同样是在经历着危机；在这当中特别显著的是劳力危机和原料危机。不过，无论如何，在希特勒的整个战争机构中，工业生产直至现在依然是他最强的一环，虽然他的军事力量远不能和他的工业力量成比例。现在我们姑不问他的“欧洲总动员”能有什么效果，今天的问题不是希特勒欧洲的生产力量来对抗苏联的生产力量，而是英美苏联联合的工业力量来对抗希特勒欧洲的工业力量；据一般估计，在武器生产方面，单是英美两国的生产量在一九四三年已经大过第三帝国的两倍半了。在德黑兰会议之前，这一个数目字是抽象的，但在德黑兰会议之后，这一个数目字就有其决定的意义了；因为德黑兰会议保证了英美将这庞大的生产力量在决定的时间用于决定的地方。希特勒“动员了欧洲”(1?)，莫斯科会议动员了全世界。

三、四大会议的逻辑

正如同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战局在发展上有四个阶段一样，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政治以四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为它的中心；这四大会议是正月间的卡港会议，五月间的华府会议，八月间的魁城会议，十月间的莫斯科会议；至于十一月至十二月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在本质上是莫斯科会议的一个发展，或者说莫斯科会议是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一个前奏，反正这三者是不能互相分开的。

从时间的距离上来说，卡港会议闭幕未四月而有华府会议，华府会议闭幕未三月而有魁城会议，魁城会议闭幕未二月而有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闭幕未一月而有开罗——德黑兰会议)，好像是一年之有四季，倒也分得均匀；事实上，这四大会议不过是四

个历史的停车站，它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逻辑的。这几次会议召开的速度由四月，而三月，而二月，(而一月)；这几次会议的参加者由一连三次的英美对谈，而发展为一连三次的英美苏，英美中和英美苏的会谈，正是反映了一条历史的发展道路。

如所周知，正月间美总统罗斯福和英首相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会议，是以两大军事事实为前提的：第一，是苏军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冬季大反攻；第二，是美军去年十一月六日在北非的登陆和英美盟军在北非海岸两头的军事进展。在这两大军事事实中，无疑的，苏军的冬季大反攻对于卡港会议尤其具有决定的影响。由于苏军的胜利反攻，人们认识了苏军不仅是一支守势的力量，而且是一支强大的攻势力量；德军是能被打垮的，苏军是能够打胜仗的。因为这一新认识，英美领袖在卡港会议中一方面提出了盟军“加速度进攻”，敌人“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口号；另外一方面又规定了一九四三年的十个月的作战计划，在这里，无疑的，突尼西亚轴心部队的肃清是这一计划中首要的任务。卡港会议未能请中苏两国参加，虽然不无遗憾；但卡港会议的基本精神却是异常值得钦佩的。

卡港会议一闭幕，事件的逆流到来了。一方面是德军二月中在苏德战场上发动了局部反攻，获得了若干进展，另一方面则是英军在利比亚的反攻遇到了比较坚强的抵抗。而比这两者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在败战之余发动了疯狂的政治攻势，同盟国家的营垒中少数人亦在叫嚣；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斯丹德雷失言事件和苏波边境问题都是在这一个时期发生的。由于这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卡港会议的战略虽未更改，但是英美有些人们不再谈起加速度进攻，而主张持久作战了。

突尼西亚战事的结束展开了一幅光明的远景。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突尼西亚战争的结束是一九四三年中整个世界战局的转

换点：一方面是苏军完成了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的大反攻，一方面是英美盟军完成了艾尔·阿拉敏——利比亚——突尼西亚的大反攻，这两大互相辉映着的平行大胜利，在军事上已经奠定了英美苏同盟作战的基础，英美苏的同盟作战是可能在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展开的。这是一个关键，英美为此召开了华府会议。华府会议的具体决定，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事后的发展看，它并未能适应当前整个战局发展的要求。这是一个关键，共产国际亦适于此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它自身深远重大的原因，不能拿一时的国际形势的改变来解释；但共产国际的解散，适于此时宣布，不能不说是部分地表现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为了争取同盟国家间进一步的团结、和同盟战争迅速展开，而适时地抛弃那不合时宜的组织形式的苦心。同盟国家应即有所反应，然而华府会议之后，英美和苏联之间并没有进一步的加强团结的具体步骤。这样，同盟作战的一个大好机会，就轻轻的放过了。

没有同盟作战，人们在揣摩着希特勒的下一步究竟是什么；七月初，希特勒对苏的夏季攻势发动了，但英美和苏联之间在作战上虽然不是没有间接的照应，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的；而不是英美苏联合的协同战争。接着，墨索里尼的垮台，把这一趋势更加尖锐化了。八月间英美的魁北克会议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召开的。魁北克会议不能适应当前战争的要求是很显然的；我们知道，魁北克会议是八月初就已经开始了的，那时候苏军的夏季大反攻才开始不久，还没有谁能预料到苏军的夏季大反攻会有怎样大的进展，因为有些人相信红军只有在冬天才能发动反攻的；而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下台不久，一部分人正醉心于“政治解决”的前途——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魁北克会议是不可能成为展开同盟战争的一个阶梯的。

魁北克会议虽然不可能成为展开同盟战争的一个阶段，但魁北克

会议开得特别长，在那特别长的魁城会议期间，天下大势已经开始转变了：苏军的反攻凌厉无前，他们慢慢的但是不可抵抗的像潮水一样把希特勒的匪徒们推向边境。到了九月中，这一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而另一方面，意大利在九月初的投降和盟军在意大利的登陆，又证明了“政治解决”的幻想在今天是不可能的。“政治解决”不可能，苏军的反攻又逐步的把德军推向边境，于是新的问题产生了，假如苏联把德军赶出国境呢？

这样，一方面由于“政治解决”的不可能，另一方面由于苏军夏季攻势的进展，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终于在十月间召开了。莫斯科会议充实了卡港会议，补足了华府会议，扬弃了魁城会议，莫斯科会议划分了时代。形势比人还强，一路来是英美对谈的，现在是英美苏会谈了；一路来是英美和苏联平行作战的，现在是向着苏联英美协同作战的大道迈进了；一路来同盟国家有共同的作战目标：民主，现在是对民主的新的内容，已有共同的明确的规定了。在这当中，莫斯科会议决定的英美中苏的联合宣言，对于我们中国特别具有意义，敌人对我挑拨离间的政治阴谋在这里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莫斯科会议铺好了十一月一十二月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道路；关于这两大会议的历史意义，在这里已经不容赘述了。莫斯科会议划分了时代，德黑兰会议决定了历史。

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四三年的世界政局，好像是大河入海的一样，终于从卡萨布兰卡，经过华盛顿和魁北克，流到了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德黑兰城头的巨星照耀着这一个世界。

二十四日美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总括过去一年的战局发展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特别是过去数周中，历史已在创造；其所创造者对于全人类之贡献将远逾吾人之所知或过去数代内之所敢

于希冀者”(二十四日，纽约路透电)。

是的，一九四三，过去一年，特别是过去数周，历史已在创造；其对于人类贡献之大，定将远逾吾人之所知；但它的内容却是确定了的：民主。一九四三年的历史，它的发展虽然复杂，但是正因为它复杂而多歧，它所证明的真理也就更加具有光辉，那真理是什么呢？法西斯一定死亡民主一定胜利；尽管在它周围筑起千百道围墙，人民的力量是永远不能制服的。

夜幕沉沉的下降，一九四三年只剩几个钟点了；行将过去的是一九四三，即将到来的是一九四四，已经过去的一九四三是胜利的民主，即将到来的一九四四将是民主的胜利。

站在胜利的门前

——自一月一日至十四日

一九四三——四四

正如同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的胜利反攻，标志出一九四三年的开始一样，整整的一年过去了，今天依旧是苏军辉煌的大反攻，掀开了一九四四年的第一页；所不同者，一九四三年初苏军的反攻只是苏军由防御转变到反攻的第一步，而今天苏军的攻势却已是战争胜利结束的开始了。

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战线的新反攻，发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作战三日，就克复了拉多密希尔(二十六日)，再三日克复科罗斯丁(二十九日)，又三日克复什托密尔(三十一日)，这样在短短的几天当中，就把德军在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四十天中所挣扎得到的成就，一笔勾销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苏军的再度克复什托密尔，标志出苏军在乌克兰反攻的新阶段；从此以后，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连作挣扎性反攻的能力也没有了。

一九四四年起，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战线展开了广泛的攻势，三日克复什托密尔西北方的新瓦林斯基，日益接近苏联的旧国境；四日克复基辅西南的柏拉耶柴尔科夫，五日再克什托密尔以南的贝

吉彻夫。由于科罗斯丁—什托密尔—贝吉彻夫的克复，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战线已经完成全面向前推进的准备。

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到的是，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战线所形成的过分突出的形势。由于这一突出形势的过分推前，十一月中德军曾利用作为反攻的跳板，现在德军的反攻虽然被打垮了，但过去的覆辙不能重踏，纵然从力量的对比上看，苏军今天的作战可以无顾虑一些，从而这一突出地带亦不致立即为患。为了配合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的进展，五日起，康纳夫大将统率下的乌克兰第二战线的苏军，自克累门楚格—兹那门卡一线发动了攻势，作战三日，八日苏军在坚强会战中克复了基洛夫格勒。这样一来，基辅以南直至刻松一带所谓聂伯河曲的德军，就在克累门楚格—兹那门卡—基洛夫格勒一线上被隔离开来了；聂伯河曲的德军，本来是打成一片的，而现在却不得不在克累门楚格—兹那门卡—基洛夫格勒一线的南北，被分成两个地带了，以南的所谓克利佛伊·罗格的突出地带，以北的所谓斯美拉突出地带，而苏军的克累门楚格—兹那门卡—基洛夫格勒的突出地带，则正楔入在德军二大突出地带之间。

这就形成了苏军在聂伯河曲歼灭德军的有利形势。怎样有利呢？首先，由于什托密尔的克复，中路德军和南路德军之间直接的铁道联系就被割断了，曼斯坦的部队和克鲁格的部队，被隔离开来了。其次，由于基洛夫格勒的克复，聂伯河曲的德军又有被分而为二的危险。这就造成了苏军对它分股围歼的条件。

在目前处于最危急的形势之下的是，基辅以南和基洛夫格勒以北沿河一带的德军，他们可能遭遇到包围歼灭的危险。苏军的胜利进展，指示着它这一危机是在与日俱增。目前瓦图丁将军统率下的乌克兰第一线部队的进攻，有两个方向：右翼向西，向奥勒夫斯克—拉基特诺—萨尔尼；左翼向南，向卡萨丁—汶尼查。

康纳夫将军统率下的乌克兰第二战线的进攻方向，虽尚不明，但它的右翼向西北，和第一战线的左翼会师；左翼向南，对克利佛伊·罗格的德军作迂回包抄运动，是极其可能的。从作战计划上说，康纳夫大将的突出基洛夫格勒，很有点像斯大林格勒—顿河—高加索战役中第四军团的突出密雷罗佛，其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只有在战事的发展过程中才能逐渐地呈现出来。

东 疆 和 西 疆

由于反攻的苏军迈过了旧国境，本已解决了的所谓苏波国境问题，又在地平线上飘浮起来了。

在没有进一步的分析这一个问题以前，我们不得不指出，挑拨苏波问题，离间同盟国团结是希特勒一贯的政策。远在去年冬季苏军大反攻的时候，希特勒就已抬出这一套法宝来了，如所周知，在当时同盟国方面曾有不少人上了他的当。现在苏军的反攻，真正地达到旧国境了，希特勒更不能放弃这一法宝，是理所当然的。

值得惊异的不是希特勒玩这一个圈套，而是自命为反希特勒的一些先生们上他这一个圈套。

早在年初，伦敦和纽约方面的一些评论家，就开始注意这一所谓苏波国境的问题了。他们的声音，非常嘈杂，不过因为他们并不能左右同盟国家的既定政策，我们不去理它。值得注意的是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竟于五日对此事发表了一项公开的声明。声明什么呢？

一谓：“波政府希望苏联体认波苏两国之友谊关系，对平时利益及阻止德人侵略之重要，而不可不尊重波兰共和国及其人民之权益。”

再则谓：“波兰在此次战争过程中之行动，可证明其向未承认且不愿承认由武力所作之解决。”

从这些话看来，好像“不尊重波兰共和国及其人民之权益的”，倒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了，而所谓波兰“向未承认且不愿承认由武力所作之解决”云云，好像是在说苏联的打击德寇，是同德寇一样要由武力来解决波兰了。

这种武断是不能容许存在的。

十一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了大意如下的声明：

“波兰流亡政府关于苏波关系的声明，其中含有若干错误的武断，包括关于苏波边界错误的武断之词。”

“大家都知道，苏联宪法遵照一九三九年经由在普遍的民主基础上进行的全民投票所表示的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民众的意志，已确定了苏波边界—乌克兰人形成人口绝大多数的西乌克兰领土，并入苏维埃乌克兰，白俄罗斯人形成人口绝大多数的西白俄罗斯，并入苏维埃白俄罗斯。”

但“苏联政府并不把一九三九的疆界视为不可变更。这些疆界能够以对波兰有利的方式加以修改。以便波兰人形成人口大多数的区域，转让给波兰。在这种场合，苏波疆界可能大致依照于所谓卡逊界线，那是一九一九由同盟国的最高委员会通过的，那种界线就曾规定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

“波兰的西疆必须扩大，把德寇先前抢夺了去的古波兰国土并入波兰，没有那片国土，就不可能把波兰全体人民团结在它的国家中；而且那个国家必须获得通往波罗的海去的必要出路。”

“跟人民绝缘的波兰流亡政府，已证明了它没有能力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它并且证明了没有能力在波兰本土组织对德寇的积极斗争；不但这样，更由于它的错误政策，它更屡见不鲜地干出使德国占领军有利的勾当来。然而，波苏的利益是在于我们两国

间建立坚定的友好关系，在于在波苏两国人民对共同的外来敌人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那是所有一切盟邦的共同事业所要求的。”

从苏联这一简单扼要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态度是何等光明磊落，它的处置是何等公正大方，而它的用心又是为了“所有盟邦的共同事业”，而何等委曲求全。

苏联的声明发表了已有三日，各方面正期待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方面有所反响。在这里我们瞩目于英美盟邦的，比瞩目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更多；时候到了，这一个问题应该是澄清了。

乐观与悲观

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家无疑的是已经站到了胜利的门前。正因为一九四四年将是同盟国家最后胜利的一年，一些不愿意希特勒最后失败的人出来了，他们所用的手法不同，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阻挠胜利，延长战争，甚而至于招致失败。

这样的人物到处都有，然而最彰明昭著的，是美国的孤立派，我们应该把他们看做这一流人物的代表。

美国的孤立派或孤立主义倾向者，有些什么法宝呢？玩得最熟练的法宝是：发动或明或暗的反苏，藉此来瓦解同盟国家的团结。谁都知道自从莫斯科—德黑兰会议以后，这种本质上以煽动大资本家为目的的反苏阴谋，是愈来愈走不通了；于是他们又把他们的目光转移到一般民众身上；特别是因为今年美国大选，一些立意孤行的政治冒险家，在这一方面搅得特别起劲。

他们说些什么呢？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调，然而却是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目的。

一方面他们说：希特勒快要垮台了，打垮希特勒只要有苏联

一国的力量就够了。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还要派远征军到西欧去呢？美国的工厂为什么还日夜不停的制造武装呢？欧洲的胜利已经没有问题了，问题在远东，为什么不把主力转移到太平洋来呢？战争的结束，已经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不多谈谈战后问题呢？

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希特勒还是了不起的强大，英美在今天到欧洲去登陆，简直是把士兵拿去送死。开辟第二战场简直是一种“冒险赌博”。大家知道，美苏英在德黑兰会议中对于第二战场的时间地点和规模，已经有了具体的决定，第二战场不久即将出现；因此，这一类的论调近来也就特别流行。

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论调：一种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低，从而产生了一种架空的乐观主义；一种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从而产生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悲观主义。无论是架空的乐观或是骇人听闻的悲观，其结果则一一阻挠胜利，延长战争。因此，为了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在宣传政策上，同盟国家不能不执行两线斗争，形势空前严肃，斗争必须无情。

为了反对架空的乐观主义，英国情报局特于四日晚发表声明，郑重指出“同盟国家仅已解放德军攻占区域五分之一，日军蹂躏区域二十分之一”；在太平洋方面，“我们离东京还有三千英里，去胜利远得很”，“日本所征服的领土，几与美国相等，其外围又有一串设防岛屿为拱卫”，“盟方统帅部并不以为纳粹国内有自动崩溃的可能，欲征服德国，唯有凭军事力量。”

为了粉碎架空的乐观主义，提出这些基本的军事事实，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右脚刚刚从乐观主义的泥沼里拔出来，左脚又踏进悲观主义的泥沼里去。直至今日为止，同盟国家虽然只解放了德国侵占区域的五分之一，但那不是说为了解放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我们还需要四倍于已往的力量和时间；我们得记住，德军在一九一八年崩溃的时候，还保存了它的

大部分占领区域；它的崩溃是由于它的力量消耗已尽促成的，而不是因为它的占领区域剥夺殆尽而促成的；德国今日如此，日本将来也如此。

因此和反对架空的乐观主义同时，必须反对骇人听闻的悲观主义。这种骇人听闻的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惠勒，他认为目前美国派远征军到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冒险的赌博”，一言以蔽之，他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美国的舆论界怎样回答他呢？

《墨里的安邮报》说：“罗斯福总统一再显示他的知虑明达，而决非轻率从事；美军的能力足以实行这样的进军，必要数目的舰艇已经存在，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假如罗斯福总统再观望下去，那他就真正以人类的生命为儿戏，以胜利自身为儿戏，以现行战争的整个同盟基础为儿戏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是冒险，吃败仗，或者使战争旷日持久，而引起庞大惊人损失的后果。”（塔斯社纽约三日电）

由于七十八届国会的再开，特别是由于今年美国将举行大选，美国孤立分子的活动是不会停止的；值得我们欣慰的，掌握美国现实政治的舵手不是这些人，而是力主国际国内民主团结，和争取战争早日胜利的罗斯福总统。在他对七十八届国会的咨文里，他抨击了那些“继续为特殊利益而叫嚣的少数人”，“这些人在国会走廊里和华盛顿的酒吧间里，纷纷活动，代表特殊利益，反对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他又针对着国内的一些松懈现象，提出了一九一八年的教训，他说：“这年夏季，局势有利于协约国，但美国政府并不松懈，事实上我全国努力更加增加。一九一八年八月，征兵年龄加长……，威尔逊总统要求尽力增加作战部队，这个号召是被接受了。而十一月中，仅三个月之后，德国投降了。这是

全力作战和获胜的方法，而不是把一个眼睛看着国外战场，而另一个眼睛则看着个人的私人利益或政治利益。”

为了“全力作战和获胜”，他提出了五项具体办法。现在我们虽然不能逐一的分析这五大提案，但它的基本精神无疑问是值得我们赞许的。

一九四四年开始，同盟国家已经站在胜利的门前；决战虽然还未展开，但这一个世界上，已再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挠这决战的到来了。

明流与暗流

——自一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好像是海燕

苏军大反攻的胜利经验一再的证明了，苏德战场上辽阔的空间已经不再是德军手中的武器，而是苏军手中一项有力的武器了。今天苏德战场上的德军不是完全不可能在孤立的战场上表现一些挣扎性的抵抗，但困难的是他们不知道苏军的集中打击从何处来。因为苏军凭藉着它那日渐增长的强大兵力和逐渐恢复的交通系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任何一个地区集中兵力，对敌人发动新的有力打击；而德军由于它力量的削弱和交通系统的丧失，都不可能处处增援抵抗。过去两周中的苏德战事又一次的证实了这一点。

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战线的新攻势，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年一月十四日克复旧国境外的萨尔尼，可以说是这一攻势的最高峰。在这当中德军时时在汶尼查一带发动反扑，他们满以为苏军的攻势重心是在这里，但事实却不然。苏军发动了另一攻势。

这另一攻势的目标在基辅西北白俄罗斯境内的摩率尔。十一日苏军发动攻势，作战四日，就在十四日那一天克复了摩率尔和卡

林科维茨。关于这两个城市本身的重要性，我们这里不谈；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的一看，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城市对于整个乌克兰第一战线的作用了。当去年年底苏军再度克复了什托密尔的时候，德军的反攻进展诚然是被粉碎了，但苏军在这里的形势依然是一个突出地带。为了取消这个弱点，乌克兰第二战线的部队自克累门楚格——兹那门卡发动了攻势，一月八日基洛夫格勒的克复，可以说是从南面来屏障了这一突出地带；现在摩窄尔的克复，则是从北面来屏障了这一突出地带。由于基洛夫格勒——摩窄尔的克复，什托密尔——奥勒夫斯克突出地带的危险性终极的被消除了，这就奠定了南路苏军全面攻势的基础。

其时，紧接着摩窄尔的克复，苏军的攻势中心又有一次转移，最初是大弓城以西的诺佛索科尔尼基区域的攻势，而目前则是在列宁格勒和佛尔霍夫两方面的攻势。

在列宁格勒方面，十九日苏军克复了克拉斯诺耶塞洛和罗普沙，廿日列宁格勒前线苏军克复乌里兹克，佛尔霍夫前线苏军克复诺佛哥罗德；到了二十一日，伟大的列宁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西线苏军协同克复了姆加城。目前列宁格勒二十哩内的德军正在急剧崩溃中。

有人问：列宁格勒——佛尔霍夫前线战斗的战略意义在哪里？从两方面说，消极的，列宁格勒——佛尔霍夫前线的战斗无疑问的是在削平列城以南大弓城以北一带的德军北路突出地带，打通苏军和中路苏军的交通大道。积极的，正如同摩窄尔——什托密尔的攻势准备了南路苏军的全面攻势一样，列宁格勒——佛尔霍夫前线的攻势，一方面是北路反攻的开始，另一方面则又准备了中路苏军（以斯摩棱斯克为据点）的全面反攻。在未来的“从东西南三面”进攻欧洲的决战中，苏军的中路和南路大反攻是有着决定意义的。从南路说，这里集中着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最大的兵力，它的

腹背又有受英美盟军从巴尔干来的夹击的危险；从中路说，这不仅
是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大道，而且是库图佐夫追击拿破仑的战场。

暴风雨就要来到了，凌厉无前的苏军好像那自由自在地翱翔
着的海燕——然而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夜，还不是暴风雨本身。

无 顶 更 无 墙

这只是暴风雨的前夜，还不是暴风雨本身——苏德战场应作
如是观，意大利战场亦应作如是观。

自从盟军去年九月在意大利登陆以来，意境战事的发展，除
掉初期的第五军和第八军的两次敌后登陆而外，在大体上是沿着
一根直线在渐进地发展的，从盟军方面看这是稳扎稳打，站得稳，
牺牲少；从德军方面看，这也合算，慢慢抵抗，慢慢退，使用的
力量少，争取的时间长。

积小胜为大胜，荏苒之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以来已快五个
月了。单把五个月的逐步进展累积起来，也应该产生一个质变了。

在这里值得我们欢迎的是二十二日盟军在尼杜诺的敌后登
陆。经过了三天的前哨战斗，盟军已于二十四日完全控制了罗马
城南三十二哩的尼杜诺，由于这一敌后登陆的成功，德军终于把
那通罗马的大门——喀辛诺放弃了。

我们姑不论盟军什么时候可以打进罗马，我们现在所要说的
这一次敌后登陆的意义。

据所有一切报告，这一次盟军的在尼杜诺的登陆，在战术上
是克服了非常巨大的困难的；据说这一带的海岸非常陡峭，盟军
在这里所经历的困难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这一次登陆成功的主要原因何在，这一次的登陆是成功了。
这就证明了，再一次的证明了美国那些拿登陆的技术困难来

反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孤立主义者们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自然这一派人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开辟第二战场的困难不仅是在敌前登陆，而且是在登陆之后要打破敌人的要塞工事，因此，他们说单单登陆成功，不能成为第二战场一定胜利的根据。是的，德军并没有在尼杜诺建筑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在这一点上，欧洲的西部海岸是和意大利有着很大差别的。但是，在这里，另外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训来了。和盟军在尼杜诺登陆约莫同时，苏军东线克复了姆加城，而德军在姆加城的防御工事是自命为和西格佛里战线同样坚固，而实际上也是由设计和建筑西格佛里战线的工程师们设计和建筑的。但是姆加城的防御工事终于在苏军反攻的火力之下崩溃了。这一失败对于希特勒的打击之深，可以从他派人彻查这一战役的负责者一事中可看得出来。姆加城终于崩溃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欧洲堡垒”不仅没有屋顶，而且连坚固的围墙也是没有的。

这样，苏军在姆加城的胜利和盟军在尼杜诺的胜利就解决了第二战场所可能想像到的所有的战术问题。

尼杜诺胜利的意义不仅是在战术上，而且是在战略上。

我们知道盟军在意大利作战最大的失策是：一开始，进攻的箭头就射得太近；第五军上到那不勒斯登陆，第八军上到特摩里登陆，这样从最初就把北部意大利完全置于盟军进攻的范围之外，使得北部意大利强大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不能动员起来，从而不仅是在军事上，而且是在政治上把意大利的战事不必要的延长起来。尼杜诺登陆的成功再一次的证明了盟军在意大利的作战是可能更加大胆些的。德军的抵抗能力并不如一般人想像之强，盟军面前摆着有许多战略上的可能性，仅仅是因为过分的谨慎，把这些可能性放弃了，未加利用。

自然今天的问题已不仅是盟军在意大利的一个战场上作战的

问题了。全欧洲海岸上，正有无数的尼杜诺，尼杜诺的胜利不过是再一次的说明盟军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再没有迟疑的余地了。

一九四二年没有第二战场，谈到第二战场，当时人们就自然而然的想起第厄普；今年——一九四四，第二战场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象征那第二战场一定到来的尼杜诺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了。

明流与暗流

正是因为一九四四年将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在这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夕，各式各样不愿意希特勒失败的反动力量又乘机活跃起来。在这当中，首先是由于苏军的反攻越过了旧国界，在某一些反动集团中所引起的各式各样的反响。关于这一些反响中的苏波问题，我们在上一次的述评里简单的分析过了，这些时来，关于这一问题先有十五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不着边际的又一次的声明，在那项声明里，波兰流亡政府对于苏联在十日的声明书中所提出的关于卡逊界线的基本问题丝毫没有提到，反而不知所云的向苏联提议苏波正式谈判；我们知道苏联已经和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波兰流亡政府不去想些积极的步骤弥补过去的过失，反而置苏联的主要提案于不顾，拿苏波谈判的一类话来搪塞，实在令人怀疑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诚意。因此，二十一日苏联不得不进一步指出波兰流亡政府的不正企图，揭穿事件的真相，使大家知道封闭解决之路的是波兰流亡政府，而不是苏联。（以下检扣约80字）

从一般的发展趋势，这是可以了解的。德黑兰是一个决定历史的会议，从一定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历史的大转弯，正是因为这转弯太大了，有些传统太深的国家和个人一时转不过来，而在这将转未转之间，其苦痛，其惶恐，其不安是可以想像的，例如

邱吉尔首相的挚友史末资将军就替英国的前途作过如下的设想：

“我们已经走进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一个世界是几百年来，或者说千年来所未曾见过的。欧洲是完全地改变了。在我们走通那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新大陆以前，我们必须彻底的考虑我们的基本思想和清算一些陈旧的观点。

“欧洲的五大列强中三个列强不得不归于消逝。法国完了……意大利没有了……在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同样要完事，而且说不定永远不能再恢复了。谁知道呢？没有人能知道。

“我们剩下来的只有英国和苏联。苏联是欧洲新生的巨人，这一位新生的巨人横跨着欧洲。别的列强完了，它自己是欧洲的主人；它的力量大不仅是因为那一个缘故，而且因为日本最后不能不完，它的力量将要更加增大。日本一完，在远东任何一种势力的均衡也就不可能了。这样，苏联的地位将是欧洲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未曾有过的。英国呢？英国有光荣，荣誉……但从经济的观点看，它将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很多人以为英美联合是条未来的道路。但是我个人怀疑这一点。我很重视英美的合作。但是我以为那不能是一个政治轴心一样的东西。假如你把英美并起来同世界其他的国家拚，那一个世界将是一个非常动摇的世界。因此，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英美苏三位一体。

“在这三位体中，我们的两位同伴都具有巨大的力量和资源，而大英帝国的欧洲资源和它们两位的广大资源对比起来，却是贫弱的。我很害怕这是一个不相称的合伙……”（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史末资在伦敦的演词，据《纽约时间周报》十二月十三日转载）。

从这一篇演词里，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惶恐和不安的情绪在英国核是支配了多少人。（以下检扣约20字）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保守的人们对于欧洲的新形势表示了深刻的惶恐和不安，另一方面是素来主张妥协的分子们的铤而走险，这两方面的力量和看法虽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前者对后者的加以容忍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只有根据这样的观点，我们才能了解目前激荡在国际间的一股暗流。这一股暗流的存在并不是表示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是无力的，相反，它正反映出德黑兰会议的威力。德黑兰会议所代表的趋势是明流，是主流，是顺流。（以下检扣约30字）

人民道路通往德黑兰；也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巩固德黑兰会议的精神，实现德黑兰会议的决定。

混乱必须澄清

——自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十一日

更新的阶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正月底二月初，北路苏军连续地克复了楚多夫、诺佛索科尔尼基(二十九日)、金基塞普(一日)和库罗维济(二日)，前锋进抵爱沙尼亚的纳瓦近郊，但北路攻势未平，南路攻势又起。

前一次的南路攻势是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发动的，到正月十四日旧国境外萨尔尼的克复告一段落。从正月十四日起直至正月底的半月中，苏军攻势集中在北路，南路未有大规模作战；现在北路攻势甫告一段落，苏军的南路攻势又展开了。这一次苏军的南路攻势，是由乌克兰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同时发动的，第一战线苏军的作战方向，是由基辅东南的柏拉耶柴尔科夫向西南展开，第二战线苏军的作战方向是由基洛夫格勒以北向东北展开。作战五日(自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三日)，本月三日，乌克兰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的部队在兹文尼哥罗德卡和希波拉二地完成了会师，被包围在斯美拉区的德军达十师以上。这样一来，不仅是间隔着乌克兰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的德军的所谓斯美拉突出地带被削平了，被包围的十师德军即将遭到歼灭的命运，而且由于第一战线和第二

战线的会师的完成，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过于向西和向西南突出的形势被改善了。这就给与了乌克兰第一战线的苏军以更有利的形势向前进攻。

五日，瓦图丁将军指挥下的乌克兰第一战线的苏军发动攻势，就同时克复了卢兹克，罗夫诺和兹多尔布诺夫；在这一战役中打垮了德寇五个师团。打开地图一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卢兹克离新国界是不到一〇〇公里了；卢兹克的克复指示着苏军的新攻势快要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了。

其次，由于乌克兰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的会师，不仅改善了第一战线的地位，而且改善了乌克兰所有苏军的地位，这就给与了乌克兰第三四战线以更勇猛地向前进攻的机会，因此乌克兰第三战线的苏军，就从尼科波尔和克利佛伊·罗格的东北，发动了集中的攻势，在最初的一击之下，打垮了德寇七个师，而于六日克复尼科波尔以西的大铁路联络站阿波斯托洛佛，切断了尼科波尔德军的归路，进攻尼科波尔的时机成熟了。这样到了本月八日，乌克兰第三战线的苏军就在乌克兰第四战线苏军的协同之下，克复了聂伯河下游的重镇，乌克兰的工业中心——尼科波尔，在这一带中打垮了德寇七个师团。

由于乌克兰四路大军所获得的辉煌进展，整个乌克兰前线的形势改变了。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军的所谓突出地带，差不多是一律削平了。目前苏军的前线从卢兹克直到尼科波尔，形成了一条斜斜的和聂伯河平行的直线，这一个形势对于苏军是非常有利的；一直到现在，苏军的作战方向是向西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为了包围歼灭敌人在比萨拉比亚和聂伯河下流之间的主力，苏军在每一点上皆有立即转而向南，切断德军后路，包围歼灭它的可能。例如摆在眼前的一个最大可能，是基洛夫格勒的苏军转而向南，直奔诺佛·波格，切断克利佛伊·罗格德军的后路，一

举而加以包围歼灭；再进至尼科拉耶夫，则更可以切断刻松德军后路，一举而加以包围歼灭。苏军在今天能完成这样包围歼灭战的可能性，远大于斯大林格勒当时，因为在这一地区，苏军可资利用的南北行的交通线很多；而德军撤退用的东西行的交通线在靠黑海的这一头的却是非常少。

有人将斯美拉的歼灭战比做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事实上聂伯河上的斯大林格勒，真正的斯大林格勒还在形成中呢！

由于开年来苏军反攻的新进展，苏德战场的面目彻底的改变了，一面方是在南路由于苏军在基辅突出地带的进展，中路德军和南路德军的联系是被割断了；而另一方面，在北路，由于苏军在列宁格勒和大弓城之间的战斗，北路苏军和中路苏军却是打成一片了。这一来，贯通欧俄的南北大动脉，从列宁格勒经过莫斯科，到达罗斯托夫的大动脉畅通起来了，这对于苏军今后作战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而另一方面，德军却不得不慢慢的退到东部波兰。如所周知，东部波兰有一大片名叫普列培特的沼地，这是历来德国的军事学家认为是对俄用兵最大的障碍的，而今天这一历史的幽灵，却是出现了。由于这沼地，德军目前在苏德战场上就不得不分而为二，过去德军将兵力从中路调南路，从南路调中路那种美好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

其次，由于苏军在北路和南路的进展，在北路首先成为问题的，对于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德军的清算，最近苏机的轰炸赫尔新基，是这一发展的指标。在南路由于苏军的日益接近罗马尼亚，苏机去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所有这南北二路的发展，都为苏军在即将到来的欧洲大决战中，和英美盟军在东北欧和东南欧联合作战铺平了道路。

想得 太 远

其时，正在大家望眼欲穿地等待欧洲第二战场的时候，太平洋战局有了新发展。

一月三十日美强大舰队包含了主力舰、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开到了马绍尔群岛登陆。未三日，即于本月二日占领了马绍尔群岛中的罗伊岛，三日占领了纳摩岛，四日又在埃贝伊岛登陆，五日美军占领瓜加林岛，八日美军官方宣布瓜岛日军停止抵抗。至是，马绍尔三十三岛虽未全部被占领，但占领马绍尔群岛的主要工作可谓已告一段落。

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一新发展呢？

首先这是英美盟军在太平洋上执行海洋运动战的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一个战略改变的指标，它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直至去年十一月美军在吉尔贝特群岛登陆以前，英美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略，一路是被人家看成逐岛——越岛战争的。这一战略不论是在太平洋的那一边还是这一边，都曾引起过不少的批评。吉尔贝特的登陆，塞住了论者之口，指示了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略，并不完全是那呆板的逐岛——越岛战争，它是包含着高度的运动性的。吉尔贝特是这一新战略的开端，而目前的马绍尔则是这一战略进一步的发展。这是马绍尔群岛登陆的第一个意义。

其次，在过去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采取的攻势对象，都限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后日本所掠夺得的土地上，而这一次马绍尔却是日本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战中所获得的土地；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盟军是在进攻日本的本土了；虽然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不能说马绍尔是日本的本土，正如同我们不能说东四省是日本的本土一样。不过，虽然如此，盟军进攻马

绍尔群岛的政治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因为那指示着，英美盟邦在开罗会议所作下的庄严的诺言，是准备用火与钢的压力来兑现的，这对于敌人的挑拨离间，以及一些没有自信的家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马绍尔群岛的登陆，表明了我们的盟邦是要彻底打垮日本的。

最后，我们要谈一谈盟军发动这一攻势的具体作用。不要说得太多，只要打开一张极普通的太平洋地图，我们就可以发现马绍尔群岛正是躺在从夏威夷到所罗门群岛的中途站上。为了沟通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盟军的直接交通，马绍尔有占领之必要。我们知道美国的舆论界，早就对于中太平洋美军指挥部和西南太平洋美军指挥部之间的联系不够，有所批评了（例如新近在马绍尔群岛之役中死去的美名记者克莱贝就是这当中的一位），但为了建立更好的联系，就必需扫除联系上的障碍，马绍尔的占领是这当中的要着。其次我们要问盟军的进攻马绍尔，是一个直接的针对日本本土的独立行动呢，还是为了配合其他方面作战的一个配合行动呢？无疑这两种作用都有的，但是我们不可不注意西南太平洋方面的战斗，对于这一新步骤的催生作用。我们知道盟军在所罗门的布肯维尔岛和新不列颠岛上的作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在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敌军表现了相当顽强的抵抗，尤其是在拉布尔上空的空战，敌人损失的重大都一再指示了它是准备用相当大的力量来保卫这个据点的。目前盟军在这里所进行的战斗，是一种正面进攻，正如一切正面的进攻是艰难的一样，这种正面进攻是艰难的。为了打破这种艰难的正面进攻的局面，盟军有实行侧面迂回的必要，在这一个意义上，盟军在马绍尔的登陆，实在是对拉布尔侧面迂回运动的开始。盟军占领了马绍尔，不一定就能长驱直取土鲁克，但却可能从侧翼来扰乱土鲁克和拉布尔之间的交通，这样也就大大的方便了拉布尔的克复。

马绍尔登陆的实际意义既如上述，本不容有丝毫夸张的可能；论者不察，一则曰日本海军既将出而决战，日本海军一垮，日本就垮了；再则曰，以如此之进度，不出一年盟军即可打到东京了。现在我们姑不问日本海军没有出来决战，它即使出而决战而日本的海军又被打垮了，日本就垮了吗？我们不要忘记日本是一个海陆军的国家，日本的海军纵即垮了，日本还有大陆。日本之所以为今日之日本者，并不是因为它有了马绍尔，而主要的是因为它除了有海军之外，还占领了东亚大陆和整个西南太平洋的地区。马绍尔离东京在二〇〇〇哩以上，英伦海峡宽不到二〇哩，按照数学比例，英美盟军不是应该早到柏林了吗？常识告诉我们，直至今日，英美盟军和德军还在隔着那不到二〇哩的海峡对峙着。

诚如尼米兹将军之所说，打垮日本没有陆上的决战是不可能的；单靠海军是不能打垮日本的。（珍珠港九日合众电）

实际上，盟军今天在太平洋上对日本的进攻，仅仅是一个前哨战。诚如名军事理论家 M·威尔纳之所说，即使盟军作了最大的努力，打下了土鲁克和拉布尔，那离太平洋上真正的决战地带还有几千哩呢？（见一九四三年纽约同氏：“一九四三进攻必胜”）不要忘记开罗会议所指出的太平洋战争是一个“重大而长期之战争”。（开罗会议公报）

目前实际上能缩短太平洋战争时间的，首先要看欧战的变化，一切取决于第二战场的开辟。

望眼欲穿，欧洲的第二战场呢？

不合拍的调子

德黑兰会议结束，到现在整整的五十天了；一般人以为五十天中欧洲没有什么动静，就以为欧洲的第二战场又完了。这种看

法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德黑兰会议已经对第二战场的“规模和时间”，有了具体的决定，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天中没有动静，就认为第二战场出问题了。已经决定了的军事行动，是一定会实现的。今天的问题倒不在军事，而是在政治。

谁都知道希特勒今天的最后一张牌，不在聂伯河的苦撑，而是在挑拨离间英美苏间的关系；从他最近一次的演说在英美舆论界中所引起的反响之深刻和广泛看，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在出死力地耍这最后的一张牌了。

在这当中，特别是因为苏军的反攻越过了旧国界，东欧问题形成了他挑拨离间的一个主要工具。波兰流亡政府上了他的圈套，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目前苏军的反攻，又达到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三小国的问题又要形成他挑拨离间的工具之一，是可以想见的。

他这一攻势是不是可以成功呢？

不可能成功的。但在国际间造出某种混乱，却是完全可能的。关于这一点，即引起同盟国家间的不和，特别是英美对于苏联的怀疑，他这一攻势是可能收到若干效果的。例如本月八日纽约时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苏联何处去》，内容说：

“特别是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苏联一方面参加了解决西欧问题的决定，但却拒绝执行莫斯科会议关于东欧问题的计划的任何企图，而私自根据自己的方法和计划，去片面的解决和它自己有关的欧洲问题。

“现在好像是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应该问一问苏联，究竟莫斯科协定是否继续有效？”

孤立派的纽约每日新闻，更进一步的则谓：“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苏联的行动非常奇特，……假如这样，我们更应该愿意英美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假如不再加强的话，也要维持在现在的高度

上。”(以上俱引自二月八日纽约中央社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希特勒的政治攻势，在同盟国家间所引起的混乱是何等的广泛而深刻。

虽然如此，我们绝不相信他这一政治攻势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以上的这些意见，或者是孤立派乘机捣乱的，或者是仅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总之绝不是英美盟邦的负责领袖的意见。不过，为了同盟国家共同的利益，为了战争的迅速结束，希特勒的政治攻势必须粉碎，不合拍的调子必须澄清。

庄严的信约

——自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双重战役四重奏

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来了，太平洋上涌起了春潮。

月初，美军进攻马绍尔群岛的战役甫告一段落，日寇八十四届议会闭幕不久，盟军新攻势又像春潮一样的展开了。在这里首先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新几内亚美澳两军十一日在赛德尔的会师，凡是知道这一战区作战艰苦的情况的，都不会过低估计我们盟军这一成功的价值，虽然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成功而“想得太远”。

赛德尔的会师只是一个旧战役的告一段落，而不是一个新战役的开始；盟军的成就不在赛德尔的会师，而在土鲁克和安尼威吐克的双重战役(Double Battle)(十六日十七日)辉煌的成功。

本来当美军于八日完成马绍尔群岛中瓜加林岛底占领的时候，谁都知道尼米兹将军绝不会在那里停步的。进攻的箭头向哪里射出呢？谁都知道土鲁克是盟军在中太平洋区域最大的目标之一，但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尼米兹将军的攻势立即射向土鲁克来。

战争的艺术就在于做那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先是，十四日美军即开始空袭加罗林群岛东端的波那普岛，指

示了盟军进攻的方向。然而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敬佩的是盟军的攻势不是直线的向前，而是双重战役的配合运用。在美军进袭土鲁克的真相未到发表时机以前，公报中一字不提土鲁克的进攻是属于怎样一种性质；一直等到盟军在土鲁克和安尼威吐克取了辉煌的战果以后，人们才知道打在土鲁克头上的一击是一个奇袭不是登陆，而打在安尼威吐克头上的一击是登陆，不是奇袭。由于这双重战役的灵活运用，土鲁克的奇袭成功了，安尼威吐克的登陆也成功了。

安尼威吐克的登陆成功了，这不仅是因为美军在一开始就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而是因为敌人在这里根本就不能作出较为坚强的抵抗；在盟军火与钢的压力之下，日寇不知所措了。土鲁克的奇袭成功了，在这一役中美海军在十六，十七两日，由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至少击毁敌机二〇一架，其中在空战击落的一百二十七架，在地上被击毁的则达七十四架，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军这一胜利攻击中奇袭的成份之大；炸沉敌船舰十九艘，其中包含轻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三艘，此外并炸毁土鲁克的海岸设备和飞机场等；这样一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偷袭珍珠港的血海深仇，总算是洗去一部分了。

这双重战役的奇妙之处还不在此。在贯彻这一战役中，美军所发动的可以说是一个四重战役；它一方面进攻安尼威吐克和土鲁克，一方面又分兵去轰炸马绍尔东部的塔罗亚与梅劳莱和加罗林东部的波那普，日寇的眩晕，是由于这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的。

那么，这太平洋上辉煌的双重战役的意义在哪里呢？

从两个观点去考察：第一，盟军决意发动这双重战役，第二，盟军能够发动这双重战役。从盟军主动的决意这样做的一点去看，我们可以说，由于这一战，盟军终极的埋葬了逐岛战争的战术，而确定的走上大规模的越岛战争，也就是海洋运动战的方面来了。而

这一方面在目前好像是集中在中太平洋；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讨论。从盟军客观上能够这样做的一点去看，那的确是如美海长诺克斯所说，表示了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力量是空前的增加了。我们知道，没有强大的海空实力，这样的战役是不可能实现的。

海上决战 陆上决战

盟军在太平洋上的实力对比是空前的增强了，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也确定的走上了海洋运动战的方面；那么，在盟军心目中，究竟哪里是到东京最短的道路呢？

三位负责的盟方军事领袖对于这一个问题，最近都陆续地发表了谈话。

尼米兹将军(九日)，史迪威将军(十三日)，麦克阿瑟将军(十六日)三位的谈话，诚如十七日纽约时报的社论之所指出，对于击败日本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就他们三位所强调之点的差异上来看，我们也决不能认为那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他们三位的论点无宁是互相补足的，因此我们对于三位的看法是同意的。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尼米兹将军的谈话中的“我们相信只有从中国的基地才能打败日本，我的任务是把陆空军送到中国……”的一段，在这里我们中国好像只被看做一个战略基地，而没有被看做一个积极的作战单位；即在史迪威和麦克阿瑟两将军的谈话里，这样的印象依然没有消除。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美国的《新闻周报》怀疑中国军队的力量(十七日纽约中央社电)，这可能是形成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是：中国不仅是打败日本的唯一重要的战略基地，而且还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积极的作战力量，中国军队的力量是存在

着的，出没在敌后的千百万游击部队是击败日本一支强大的力量，而我们前线正面作战部队的力量是同样可以增强的，这是一。其次，中国不仅是击败日本的基地而且对日决战的重大部份要在中国大陆上进行，特别是那已被日本视为和日本本土同样重要的东三省和华北平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没有东北和华北平原的大决战，日本是不可能打垮的。

自然，这还是比较远的事情，在目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会紧接着盟军在中太平洋双重战役的胜利之后日寇的动向。我们知道，早在本月初美军在马绍尔群岛登陆的时候，日寇八十四届议会就在闭会的前两天（二月五日），通过了所谓“必胜”的决议案，这一次土鲁克奇袭之后，日寇内阁立即有了一次的局部改组（十九日）；接着就在廿一日，由日皇亲自下诏首相东条兼任陆军参谋总长，海相岛田兼任海军军令部长；由于美军对土鲁克的一击，东条政权是更加显出他的法西斯面目了。摆在日寇面前的问题是海军应否出而应战；在这当中，东条和旧陆军参谋长杉山，海相岛田和旧海军军令部长永野可能有意见的不同，不过从日本舰队已经离开了拉布尔和卡维恩，以及它在土鲁克并未出而应战看，日本海军主力在美海军还未过度远离其基地以前是不会出来的；在历史上，日本的海军从未离开配合陆军的任务而单独行动过，这一次它像也不会例外。

日本是在经历着空前的危机，但那危机只有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以后才能充分的展开。

南边胜利 北边胜利

二月三日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和乌克兰第二战线的苏军，在希波拉和兹文尼哥罗德卡完成了会师，经过了两个礼拜的坚强战

斗，苏军终于在十七日消灭了被包围的十师德军，完成了聂伯河曲新的斯大林格勒。在这会战的两周间，希特勒曾经企图过，用援军来冲散苏军的包围圈，像他在斯大林格勒所企图过的一样，但是正如同在斯大林格勒一样，他的企图悲惨地失败了。

卡尼叶夫包围歼灭战的完成，一方面标志出苏军胜利的光辉，他的力量的日益强大，然而更其重要的是，它标志出红军作战技巧的练达。有许多人看到苏军在夏季战役只有胜利的前进，而没有大规模的包围歼灭战的形成，就认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是一个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带有偶然性的战役，卡尼叶夫的胜利把这种不合实际的想法粉碎了。卡尼叶夫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苏军的胜利不仅是由于它实力的强大，而且是由于它的作战艺术的高明。到今天谁还能怀疑苏军的作战技巧呢？

年青的红军已经成年，在它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在卡尼叶夫会战当中，乌克兰第一战线的军队克复了塞彼托夫卡(十一日)，扩大了苏军在基辅突出地带向西突入的箭头；在卡尼叶夫会战结束的时候，乌克兰第三战线的苏军，又发动了对克利佛伊罗格的进攻，作战五日(从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苏军克复了克利佛伊罗格。时当二月二十二日，正值红军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们知道，克利佛伊罗格不仅是德军在聂伯河下游最大的据点之一，而且是一个大铁矿的中心，它供给了战前苏联百分之四十的用铁。

北边的胜利不下于南边。

十二日苏军克复伊尔曼湖西北方的卢加城，十八日克复伊尔曼湖南方的斯特拉耶卢萨，二十一日克复伊尔曼湖西方的绍尔赛和瓦尔台山东麓的霍尔姆。这样，伊尔曼湖边和瓦尔台山东麓的德军就被统统清除出去了。

在来自南北两方的欢呼声中，伟大的苏军度过它的成立二十

六周年的纪念日。不用说，今年的红军节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那不仅是因为它正沐浴在胜利的荣光之中，而且是由于最近苏联第十次最高苏维埃大会决定将联盟的国防人民委员部，改为联盟——共和国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民族有权建立民族的军队，它“必将更进一步巩固红军，使红军队伍中增添新的力量”（斯大林）。

然而德军虽然吃着相继不断的败仗，“他们还没有被打得粉碎”。“在战史中从来未有过敌人自己跳进深渊里去的例子，要打胜仗就必须把敌人带到深渊的边缘，把它推进去”。这一方面固然要靠苏军的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也要英美盟军共同努力，才能迅速地完成。

从红军的胜利我们望到欧洲的第二战场。

胜利的意志决定

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德黑兰会议所作的历史性的决定会遭受到什么修改或订正，这不仅是因为这一会议的决定是如此庄严而明确，不容有所订正和修改，而且是因为我们深知，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容许它有所修改和订正。人民的力量是推动历史的摩托。

然而自从德黑兰会议在去年十二月初闭幕到现在，快是三个月了；在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当中，盟军的军事力量不管是在苏德战场，还是意大利和太平洋都是在着着向前进展，有如丽日当空，仰首可见；然而在政治上事情却没有这样单纯。如所周知，在这三个月当中，有过希特勒强烈的政治 = 和平攻势，有过美国的孤立派和其他盟国的失败主义者们的种种阴谋，有过为希特勒及其奴才走狗所不断利用的所谓波罗的海问题，苏波疆界问题……猛一看好像是德黑兰当时弥漫一时的团结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

有时候人们不耐烦的想听取一点权威的声音；华盛顿在沉默着，伦敦的沉默更驾华盛顿而上之。大家问，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怎样了呢？

德黑兰会议的决定究竟怎样了呢？伦敦说话了，用最宏亮和直捷的声音。

廿二日英首相邱吉尔在下议院报告战局。他说：“我曾听说有人询问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中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是否持久，或者还是转眼就消逝，苏联《真理报》和其各政府机关报所发表的声明是否足以显示英美苏友谊的趋于冷淡，而双方猜疑今又发生？我认为我有充分的资格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在莫斯科和德黑兰所奠立的基础现在仍旧保持没失，三大盟邦现在都坚决团结一致，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都抱有不计任何代价，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而且相信将来仍有极广阔的友好合作的展望，世界的前途，就是以这密切而荣誉的合作为基础的”。（廿二日伦敦路透电。）

德黑兰会议以后，国际上还有一个声音比这更宏亮更直捷的吗？

英首相演词的重点不仅是在原则上再度肯定了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和精神，而且是在当前的具体问题上运用和发挥了三大会议的决定和精神。在这当中，在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问题，他又一次的肯定了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英外相艾登在下院所作的声明，而其剖析之详尽和态度之明朗殆犹过之。例如在剖析南斯拉夫问题的时候，他一方面指出了南国共产党在推动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在这英勇大军（指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四围和内部，民族及统一运动的大旗应运而生，共产党人攘臂前导”），但另一方面却决没忽视这一民族统一运动的联合战线的性质（“当这一运动的分子及实力日渐增强的时候，

则已经过改革和统一的程序，民族的观点也在这时并作”）；像这样透辟的见解，是那些糊涂的政客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战前英国有一位军事理论家曾经骂过张伯伦，说他由于阶级的成见蒙蔽了当前的军事危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由于当前的军事要求，人们开始认识了民族问题的真相。这一转变之间的距离是不能以里程计的。

对于苏波问题，英首相也有了非常明确的表示：他说：

“我在这里愿告诉下院诸君，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向波兰提出任何关于特别疆界的建议，而且曾对波兰于一九二五年占领维尔那表示不同意。英国于一九一九年也曾对于以公正态度处理波兰问题的‘卡逊线’表示其立场”（同上）。

这和波兰流亡政府于答复苏联正月十日声明中根本不提卡逊线，相去奚啻天壤？

无论从原则上看或是从处理具体问题上，英首相的这一演词都是值得我们鼓掌欢迎的。

混乱的局势需要澄清，英首相的演词澄清了局势的混乱。

假有有人问我们有没有感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们的回答是有的。我们感到英首相把德军的实力估计过高，这或许是因为德军最近在安齐澳盟军的滩头阵地曾经发动了两次反攻而且有过相当的进展的缘故。自然没有人敢于断言欧洲战争必在一九四四年内结束，不过同样，断言欧洲战争在一九四四年内必不能结束也没有任何根据。问题的关键在西欧战场开辟的迟早。我们应该争取欧洲战争在一九四四年结束。只要执行德黑兰决定，尽快开辟西欧战场，这是完全可能的。就这点说来，主观的努力是有着决定意义的。这就是福煦大将在第一次大战中提出来的，所谓胜利的意志决定一切的意思。今天我们固然需要谨慎的估计，但我们更其需要的是胜利的意志，主观的努力。

现在，同盟国的团结坚强如故，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庄严信约未损毫分；英首相说得好：“我们在庄严的约束之中负有责任，要在今年的春季和夏季，从陆上、海上和空中用我们的全力来摧毁敌人。我们作最大的努力来尽我们的责任吧，胜利是不远了，而且一定不会不属于我们的。（英新闻处讯）

是的，胜利已在不远，快是春潮涌到欧洲的时候了。

从天上到人间

——自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十日

有边与无边

一九四四年太平洋上第一阵暴风过去了。

二月二十二日美军完成了马绍尔群岛中的安尼威吐克的占领；由于安尼威吐克的占领，马绍尔群岛之役，已告一段落；过去的是砍断根本，未来的将是剪除枝叶。

二月二十二日，美军发动了对马里亚纳群岛中的狄宁和塞班二岛的袭击；在这一役中，打毁了敌机一百三十五架，沉伤敌船十一艘；这暗示了美军在马绍尔胜利的意义；过去了的是马绍尔，未来的将是马里亚纳和加罗林。

中太平洋波涛万丈，南太平洋亦非水波不兴；二月二十九日，美军在海军群岛中罗斯内革罗岛的登陆显示着：美军在中太平洋的作战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作战计划的一部；由于美军在海军群岛登陆的成功，自新几内亚北部至新爱尔兰一线以东的敌人是被隔离起来了。这一带敌人的命运正和马绍尔群岛东部岛屿的敌人大致相同：非降即死。

由于马绍尔和海军群岛盟军的胜利，死亡的阴影已从东南两面向土鲁克而来，土鲁克沦于两面遭受侧袭击的形势之下了。

三月二日美军对幌筵和占守二岛的轰炸，完成了日本在太平洋所遭逢的危机的全面图画：无论是在北太平洋，中太平洋或是西南太平洋，它都处于到处挨打的情势之下，虽然那从各方面来的打击的性质各有不同。

一九四四年太平洋上的一阵暴风过去了，我们怎样来清算我们的胜利品呢？

从盟军进展的总形势上来看，我们可以说太平洋上第一阵暴风，卷去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第一道外围防线：这包括了所罗门，吉尔伯特，马绍尔和海军诸群岛；从此以后在这些岛屿中所剩下来的工作是“剪除枝叶”，用军事的术语来说是肃清(mopping-up)，重大的战斗已不在这一道防线，而是指向第二道防线了。在这当中，拉布尔和卡维恩的敌军或者还可能凭借着它和土鲁克的不安全的联系，作出某种限度内的顽强抵抗；但即连这里的抵抗前途也很有限了，因为海军群岛的即将完成的占领，和马绍尔的占领，将从东西两面来威胁这一交通线，敌人在这里的抵抗是不可能持久的。

从盟军的实力、战略、战术方面看：我们可以说太平洋上第一阵暴风报道了盟军实力的增长，战略的优越和战术的成熟。

实力的增长表现在盟军能在数处同时进攻，而敌人却不能 anywhere 集中抵抗；土鲁克和安尼威吐克的双重战役在战役上证明这一点；中南北太平洋盟军，几乎是同时的发动攻势，在作战计划上证明了这一点；诚如美海长诺克斯之所说：盟军在太平洋上是自由自在了。

战略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盟军放弃了呆板的逐岛进攻，而采取了大规模的越岛进攻；进攻马绍尔群岛中的瓜加林就超过了乌特浩诸岛；进攻了海军群岛就超过了新爱尔兰和新不列颠。过去的战略是老老实实在地爬楼梯，而未来的却是一步儿跳的三级跳。

战术的成熟表现在海陆空军的配合作战，和水陆两栖的作战技巧上。这以瓜达康纳尔之役为起点，发展到海军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登陆，我们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了。

战术成熟了，战略改进了，实力增长了，未来的大战将在土鲁克展开；土鲁克不能跳过，它是必须打下的，这可能是一九四四年中太平洋上最大的战役之一；纵然日本不出动强大舰队来决战，这一战也必然是太平洋上非常艰苦的一役。因此尽管盟军在太平洋上第一次的风暴中进展非常迅速，我们也绝没有拿过去的进展来衡量未来战局的理由。

尼米兹将军说，(三月七日)“我们所需要的是进行战争的时间，我们主要的障碍是地理环境——那广阔无边的太平洋。”是的，盟军在太平洋上主要的障碍之一是地理环境；不过，那地理环境之所以能成为有力障碍的原因，不是因为太平洋广阔无边，而却是因为太平洋的广阔有边，日本控制住那太平洋的一边的缘故。盟军进攻日本第一道外围防线和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的主要差别就是在这里：盟军愈进就愈和太平洋的那一边远（交通和运输的问题），而日军却愈退愈和太平洋的这一边近，那就是说，它的海空军愈能得到它的陆空军的配合；假如我们把小笠原——台湾——菲律宾——荷印和苏门答腊看作日本在太平洋里的第三道防线的话，那么这一道防线和目前的外围防线间的差别不是很显然的吗？自然，这些困难不是绝对不能克服的；能克服，但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盟军必须具备比今天更大的实力优势，特别是海空军优势，而这优势必须同时存在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近缅甸战局就显示了：没有这一海空优势，盟军在缅甸较大规模的进展是何等困难，而缅甸战局进展的缓慢又将怎样影响整个太平洋的战局）；盟军今天在太平洋拥有优势，但那优势还远非决定的；第二，没有太平洋这一边的强大的陆上攻势，在太平洋上打垮日本

是不可能的。

首先盟军怎么才能具备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呢？“必须渡过英吉利海峡击溃日本”，到东京最短的道路是英吉利海峡。

军事和政治

从芬兰湾头到黑海之滨，在北路的波罗的海前线，中路的白俄罗斯前线和南路的乌克兰前线，反攻的苏军凌厉无前：它的攻势是跳跃的，不一致的，但是它的前进却是坚定的，锐不可当的。

在北路：苏军克复了德诺（二月二十四日）和波尔霍夫（二月二十六日）激烈地战斗正在纳瓦·北斯科夫和诺佛索科尔尼基三个基地进行。

无论在纳瓦·北斯科夫或是诺佛·索科尔尼基，德军都不致轻于放弃；为什么？芬兰湾的对岸就是芬兰，德军在这里败战的政
治影响太大了；德军必须负隅顽抗，德军是在负隅顽抗着。

在中路：苏军克复了罗加切夫（二月二十四日），清算了德军在兹洛平—罗加切夫的阵地；这样德军在白俄罗斯以明斯克为基地的明斯克—威得比斯克—罗加切夫的三角阵地就被切掉一角了。我们知道，在整个冬季战役中，德军在中路的抵抗比较强，这是因为德军在这里控制的后备兵比较大（据说有十个装甲师在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明斯克），可能在加强南路的抵抗上，德军曾动用了这一方面的后备军；总之，由于罗加切夫的克复，清算白俄罗斯德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在南路苏军克复了伊兹雅斯拉夫尔——叙姆斯克—雅姆波尔—奥斯特罗波尔（三月五日）和佛洛契斯克；（三月六日）这是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作战三日（自三月四日至六日）的结果；由于佛洛契斯克的克复，德军在聂伯河曲硕果仅存的唯一的退路敖德萨—

罗夫—华沙铁路将终极地被切断了。目前，激烈的战斗正在塔诺波尔附近进行，塔诺波尔一克复，聂伯河曲五十万德军的丧钟就响了。为此，德军必须顽抗；不仅如此，黑海的对岸就是土耳其，它的旁边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德军在这一点方面败战的政治影响是太大了；德军必须负隅顽抗，德军是在负隅顽抗着。

芬兰湾的对岸就是芬兰，芬兰的统治阶级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自从苏军反攻的箭头转向北路，且日有进展以来，我们就指出苏军的攻势目的之一是清算芬兰；从那一天起，芬兰的统治阶级就陷进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和呢？战呢？考虑很多，谣言也很多；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知道苏联的军事力量，然而我们更知道苏联的政治立场。配合着苏军在北路反攻的辉煌进展，本着苏联一贯的政治立场，三月一日苏联正式提出对芬停战的六大条件；这六大条件的宽大，我们只要一看英美舆论，对这六大条件的反响，就可以知道了，凡具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绝不会以为这些条件苛刻的。

苏联对芬的停战条件提出已经快十天了；芬兰的答复究竟怎样呢？

据八日斯德哥尔摩合众电：芬兰已在六日，经由瑞典答复莫斯科，拒绝苏联所提条件的前三项；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报道是否确实，然而芬兰政府必须知道，在这样严重的决定关头，迟疑等于犯罪，而那罪行是绝对逃不了惩罚的；明天就是三月十二，难道三年前，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的历史教训，芬兰政府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黑海的那一边是土耳其，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同样在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我们知道，自从去年十月间莫斯科会议以后，土耳其参加盟

方作战的问题，就已提上了议事日程；莫斯科会议之后，有过英土会谈；德黑兰会议之后，又有过一次英美土的会谈。这两次会谈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结果，但是公开的决裂却也没有发生。

问题在军事，因此紧接着英美土的政治会议，就有了英土间的军事谈判。谈判在正月中开始，经过了五个礼拜的往返折冲，二月底三月初，谈判终于破裂了。由于谈判不成，英政府决定停止对土耳其的军火援助；美政府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谈判是怎样决裂的？内情复杂，一言难尽；原则上土耳其的态度是：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英美要援助土耳其，但土耳其却不愿负具体的军事任务；而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绝不在英美的援助不能如约运交，而是土耳其的亲德分子从中阻挠。土政府的机会主义加上亲德分子的从中阻挠，这就是造成了目前僵局的主要原因。

地上同空中

欧洲的地面战斗和空中战斗最近呈现了一幅奇异的对照。在地面战斗中，盟军好像只是采取了一种守势的作战，而在空中战斗中，盟军的攻势确是达到了空前激烈的阶段。这对照是怎样来的，我们应该怎样看欧局的发展？

先说地上。

自从一月二十二日，盟军在罗马以南三十英里的尼杜诺登陆以来，到今天快是七个礼拜了。在登陆的最初一月中（自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二日），根据英首相二月二十二日的报告，盟军曾经有过一度的艰苦时期，英首相说，德军在意大利集中的部队不下五十万人，凭这五十万人来和盟军厮拚一下，它显然是可能得到一些暂时的局部的进展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事实，这

一个军事事实曾经影响了英美某些人士对于欧战前途的估计。

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搞清楚希特勒买空卖空的把戏。希特勒知道得很清楚，尼杜诺对于第二战场的作用；尼杜诺的登陆顺利，将大大的提高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信心；相反，假如德军能在尼杜诺就予盟军以相当重大的打击，其影响所及，必将使盟军对于第二战场的开辟发生迟疑。因此他不惜集中相当强大的兵力，来从事尼杜诺—罗马的争夺；因为他知道在这里决定着，不仅是一片安济奥滩头的阵地，而且是整个“欧洲堡垒”的将来。

希特勒的企图成功了没有呢？无疑的，局部地成功了；他在安济奥的滩头阵地发动了反攻，而且直至今日，盟军在那里还未能从守势过渡到攻势，这是一；其次，由于希特勒这一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功，同盟国方面对于欧战前途的估计的确是受了相当的影响，例如英首相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演说里就一再强调战争不一定在一九四四年内结束，而对于空军的作用也未能予以适当的估计。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问题的症结在：欧洲目前只有一个安济奥，所以希特勒才能买空卖空，获得暂时和局部的成功；而未来的第二战场，却包含着无数的安济奥；在一个安济奥上希特勒可以买空卖空，而在无数同时出现的安济奥上，希特勒却无从买空卖空。希特勒的战略是抓住一点，以时间补空间；为针对这一策略，盟军正是应该利用空间；展开广泛的同时登陆，以空间制时间，打破希特勒负隅顽抗，拖长时间的企图；苏军在苏德战场上所执行的光辉的跳跃作战，应该是盟军开辟西欧南欧第二战场时的楷模。尼杜诺的失利只有一个方法避免：更多的尼杜诺，更多的尼杜诺登陆，就不会自蹈尼杜诺的覆辙了。尼杜诺的教训不是：不再有尼杜诺；而是：更多的尼杜诺！更多的尼杜诺！！

最近英美盟军对德的空中轰炸，指示着更多的尼杜诺到来的

日子已经不远了。

从事件的发展经过看，英美空军加强对德轰炸，是德黑兰会议以后就已开始了的；然而轰炸的范围之广，出动的机数之多，投掷的弹量之重，持续的时间之长，却是最近两月间的事情。

这样大规模轰炸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两种看法，两种估计：一种以为轰炸本身就是主要的目的，而作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则次之；这一派人甚至想到，连苏联也应该把陆上战斗停下或缓下来，把那些基地借给英美空军，从东边来轰炸德国；这样，再配合从意大利中部起飞的从南边的轰炸，希特勒倘不屈膝投降，也就必然（注意这“必然”二字！）俯首就缚了。这一派人的看法虽然荒唐到连军事科学ABC都不懂，但这派人的理论和国际上的孤立主义——妥协主义者阴谋一脉相通，其附和者是大有人在的。

真正的看法：目前英美盟军对德的空中攻势本身不是一种目的，而它不过是第二战场的前奏而已。自然，前奏的时间有长有短，假如第二战场姗姗来迟，而妥协主义者又从中作祟，这种前奏也尽有迟延乃至淹没第二战场的可能——虽然这样发展在今天还没有出现的迹象。

时候到了，应该是把空中的攻势扭转到地上，把庄严的信约转变成全面斗争的时候了。

怒吼吧！莱茵河！

——自三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偶然与必然

三月的战斗在乌克兰。

从战争的发展来说，这是以二月中卡尼叶夫的包围歼灭战的完成为起点的；从那一个时候起，乌克兰四个战线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整个德国南路军团包围歼灭的态势。

战斗的展开从三月初开始。

首先是由三月六日乌克兰第一战线的克复佛洛契斯克，切断德军自敖德萨的退路，报导了整个德国南路军团崩溃的先声；兵败如山倒，在三路苏军锐不可当的打击之下，德军自命为坚不可拔的阵地，一个个倒下了：旧康斯坦丁诺夫（三月九日，第一战线），诺维伊布格和卡桑卡（三月九日，第三战线），乌曼—赫利斯丁诺夫（三月十日第二战线），伯利斯拉夫（三月十一日，第三战线）和刻松（三月十三日，第三战线）。这样到了三月十五日，克复了乌曼的康纳夫元帅统率的第二战线苏军终于渡过了布格河，克复了巴尔塔。希特勒把希望放在聂伯河，聂伯河的防线崩溃了；他又把希望放在布格河，如今布格河的防线又崩溃了！

布格河防线崩溃了，苏军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横扫布格河两岸

德军的残留阵地；十七日第一战线苏军克复杜布诺，第二战线苏军克复新乌克兰卡；十八日第一战线苏军渡过布格河，克复什美宁卡和雅姆波尔，而第二战线苏军则于同日克复波摩希那雅——这样到了十九日第二战线苏军终于渡过了聂斯特河，克复了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索罗卡。从布格河的突破到聂斯特河的突破，为时不过四日，希特勒把他的希望放在布格河，布格河的防线崩溃了，他又把希望放在聂斯特河，如今聂斯特河的防线又崩溃了！

四日之间突破了两大河流，苏军目前正以西风扫残叶的威势，横扫这两大河流前后左右的据点：二十日第一战线苏军的克复汶尼查，显示着德军据守整月的据点，如今也像泥土一样的纷纷倒下了。在战略形势上，由于第二战线苏军深入的突破，直至今日还据守着尼古拉耶夫到敖德萨一线德军的命运是危在旦夕了。这从德国整个南路军的总司令部已经撤离雅西看，可以证明整个南路德军的前途是何等危殆了。

历史上必然的事件时常出现两次，但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狂妄的愚人不相信它是必然的，他硬说那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希特勒就属于这一类狂妄的愚人，而目前德军在乌克兰的惨败却充分证明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希特勒的覆没是不能避免的。怎样说呢？我们知道希特勒为了雪斯大林格勒第六军全军覆没之耻，重新编组了一个第六军，把它交给曼斯坦指挥，他以为聂伯河边的第六军，绝不会再蹈伏尔加河边第六军的覆辙；不仅如此，他要以第六军在聂伯河的胜利，来反证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之非必然！现在，看哪，第六军又被打垮了；希特勒先生，还不相信吗？还不相信，可以再编一个第六军放到多瑙河去试试看哪！

否定的否定

让我们回忆一下。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希特勒是有一套的，那一套就是以空军优势和坦克优势为基础的闪电战争；然而不到五年，所有这些优势都消逝了。关于空军，一如上月二十二日英首相邱吉尔之所指出，物极必反，希特勒本来是以空军优势来征服世界的，但现在空军优势是在盟军手里，而构成希特勒目前重大苦恼之一的，却正是五年前他自以为可以征服世界的空军。关于坦克，在这一次的乌克兰大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出苏军是怎样的得力于坦克；今天我们虽然不能一定说苏军坦克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德军，但德军的坦克优势显然的是过去了；在今天的乌克兰战场上，“危险的”不是德军的坦克，而是苏军的坦克，和斯摩棱斯克之战当时比较起来，今天乌克兰战场上所呈现的是怎样不同的一幅图画！

事物的辩证发展还不止于此。希特勒的最大法宝是他的闪电战术；如今在乌克兰战场能真正闪电作战的是苏军而不是德军，诚如一位军事学家之所指出，苏军所执行的同样包含有闪电战争的成份，但它和希特勒不同，希特勒的闪电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但苏军的闪电战争却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今天，我们看一看，究竟是谁的闪电成功了呢？

乌克兰的大会战只是南路的大决战，而还不是苏德战场上最后的大决战；然而尽管如此，它的影响已经伸展到所谓“欧洲堡垒”的内部去了。红军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边，喀尔巴阡山的那一边动摇了；在这里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希特勒在东欧一系列的附庸国家，特别是那些已为附庸，而实际上还未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国家。

这样，历史的灾难就落到了匈牙利的头上，十九日德军正式占领匈牙利。那一群帮凶的英雄们哪里去了呢？听说摄政霍尔第是在柏林，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得意吧，这些历史的渣滓们！

我们不知道德军究竟有多少师团开进匈牙利，不过在匈牙利人民自动起来武装抵抗的情况下，这一批占领军的数目字不能是小的，这样就产生了这一次战争中第一次最显明地有利于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时机，过去德军由于苏德战场上的失利，而向西调动，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以为无可稽考；现在德军正式占领匈牙利了，只要有眼睛的，绝不再会否认苏军反攻所造成的，有利于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形势了。假如德军占领匈牙利利用了五师人，那就是说未来的西欧第二战场上就缺少了五师人，这一个简单的加减乘除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二十一日美军政长官，突然召开特别会议，据我们想，可能是和德军占领匈牙利有关的。

红军出现在喀尔巴阡山边，最基本的影响还不在于附庸国家们统治阶级的动摇，德军由间接统治过渡到直接统治〔例如芬兰拒绝议和（三月十七日）势将不可避免的要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加强，以及因此而产生德军更多的直接统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动摇〕；最基本的影响是欧洲人民的解放运动因此而走上一个更高的阶段，波兰人民的解放运动不用说，捷克人民的斗争，也将以日益沉重的份量走上欧洲的舞台。苏联的胜利反攻，不仅是在苏德战场上歼灭德军的主力，在消极方面牵制了德国庞大的兵力，而且在积极方面唤起欧洲千百万人民的奋起抗争。

从任何一个方面说，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再没有比今天更好的了。

军事与政治

很显然的，假如有一种力量，足以阻挠第二战场的开辟的话，那力量的性质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一件公开的秘密：早在去年八月魁北克会议当时，英美的军事人员就一致主张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了；然而阻挠他们的意见不能实现的，不是军事上的困难，而是政治上的纠葛。再举一个例，今年年初艾森豪威尔将军就预言过，一九四四年内可以结束欧洲战争，但二月二十二日英首相邱吉尔却强调战争未必在一九四四年结束；从这些很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假如有困难的话，那困难是属于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

德黑兰会议前如此，德黑兰会议后依然如此。德黑兰会议前的问题是争取英美苏的加强团结，德黑兰会议后的问题则是争取德黑兰路线的执行；问题的形式有差别，问题的本质是一致的。

德黑兰会议到现在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中孤立妥协者的活动未曾停过一日，这些家伙的活动隐藏在国内的，我们暂且不去提它；在国际上成为他们破坏德黑兰决议的藉口的事件：正月间有苏波问题，二月间有苏联修改宪法的问题，及至最近又有关于苏联承认意大利的政府问题，总之凡事一涉及苏联，他们无不有所藉口，不是公开说苏联擅自破坏莫斯科协定，就是说苏联独立行动，不顾英美；从而在英美内部也就纷纷责备政府，说政府没有一个确定的外交政策，事事随人。例如二月二十三日在英国下院，就有人质问过英政府是否在德黑兰会议，放弃了过问东欧问题之权；而在美国竟有人提出要质问苏联是否已放弃莫斯科协定。及至最近（三月二十一日），美国务卿赫尔不得不正式发表了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的文件，可见这一派人在国内的压

力是怎样的大了。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问题的关键倒不在英美没有一个确定的外交政策，英美是有一个确定的外交政策的，那政策是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中确定下来的，问题不在政策之有无，而在执行之是否有力。苏联呢？关于苏联的问题不在于它独立行动，倒是由于它忠实地执行了莫斯科—德黑兰的决定和精神，因为旁人没有这样做，倒反显得它是独立行动了。苏联宪法的修改是苏联的内政问题（虽然那修改的基本精神是完全符合于大西洋宪章的），我们略而不论；关于苏联两次对外的重大外交行动—对波和对芬问题看，没有一个非色盲的人是会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不符合莫斯科—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和精神的。然而波兰流亡政府连以“卡逊线”为谈判根据都不承认，芬兰政府连那举世公认温和的六大停战条件都不接受，这能怪苏联吗？

然而尽管如此，却有人一口咬定说苏联的外交违背莫斯科—德黑兰决定和精神，以为英美在这种情况下，非采取联合的对抗政策不可。最近传说英美间即将举行一个会议，格外提高了这种人的幻想。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苏军的胜利反攻，整个战争形势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今天要求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与其说是为了方便苏联把德军赶出国境，毋宁说是为了英美苏能够迅速的共同打垮希特勒。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更把这一任务提到了不可或缓的日程。

拉 锯 与 穿 梭

欧洲的地面和天空还是呈现着那幅奇异的对照：一方面是喀

辛诺的争夺战有如拉锯，另一方面盟军的空中攻势却似穿梭。什么时候天上的穿梭攻势才扭转到地上来呢？

蒙哥马利将军说：开辟西欧第二战场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以空中攻势去软化，第二步是发动陆上进攻，现在既然穿梭不已，那么也可以说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廿一日英国某地合众电）。这些话，从严格的陆空军配合作战的意义上来说未始不可，但泛泛地认为空中攻势即是证明第二战场业已开始，实有语病。

开辟第二战场的象征，与其向天上找，不如到地面寻。

一连串三道信号从英伦海峡的那一边飞来：十二日英政府宣布停止英爱间的旅行，十九日英政府发布管制交通令，二十日又宣布英国本部沿海地区禁止游人来往，——假如军事形势容许的话，我们想英政府绝不会过早发布这些命令的，这些命令的发布，实际上暗示了第二战场离开辟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欧洲的东墙已经快要被粉碎，多瑙河怒吼起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严冬即将过去，现在是粉碎欧洲的西墙，让莱茵河也怒吼起来的时候了。

八月秋高风怒号

——自九月九日至二十二日

胜利在西线

八月秋高风怒号。转眼之间，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已经整三个月了。

好像是风卷茅屋的一样，倾刻之间，希特勒自命为难攻不落的“欧洲堡垒”，于今只剩下一座摇摇欲坠的“德国茅棚”了。

西欧追击战的速度是惊人的。

九月七日。美第三军攻下色当，八日，美第一军攻下列日，加第一军攻下俄斯坦德；十日加第一军攻进哈佛与塞布鲁治；十一日美第三军攻占卢森堡，同日美第三军与美第七军在第戎会师；十三日美第三军占领诺夫沙沱，又二日，十五日进占南锡与厄比纳尔。

这样到了九月十五，北自比利时东北角的阿尔伯特运河，南下经过列日，卢森堡，色当，南锡，厄比纳尔，直至瑞士西北方的培尔福一线，都已在盟军控制之下。

由于这一线的占领，孤悬在英伦海峡旁边的，自哈佛至塞布鲁治一系列的所谓火箭根据地，也就瓜熟蒂落；同时更由于自南法登陆（八月十五日）的美第七军和第三军的会师，自比荷边境至法意边境的西欧大陆的解放，在大体上是完成了。

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就。

远在六月初，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计划在东线一面抵抗，一面撤退，以空间换时间，从白俄罗斯的聂伯河到华沙和东普鲁士之间，有的地方达三〇〇—三五〇哩；而另一面则集中力量，把英美的登陆部队，局限在诺曼底的滩头阵地，这样子来挨一天算一天，争取时间，加强国内防御，最低限度再挨它一个冬天；这样一来不仅他的恐怖武器还有用武之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只要战争一拖长，另一件法宝——政治武器也就可以再试锋芒了。

希特勒的计划好像是实现了，盟军的滩头阵地直到七月底确实是被稳住了；特别是当七月中旬蒙哥马利在克恩周围的突破，最后宣告失败的时候，希特勒的计划好象是不折不扣成功了。然而出其不意的是，他在东线的估计落空，那三〇〇——三五〇哩的缓冲地带，在红军雷霆万钧地打击之下，好象是纸糊的房子一样倾圮了，在约莫一月的时光（六月底至七月底），红军已陈兵于东普鲁士——华沙——克拉科的前面。德国军阀的老家受着威胁了！为了挽救这一危机，七月底，希特勒从德国本部，意大利，挪威，荷兰，甚而至于法国，调集了几十个师团到东线，参加里加——东普鲁士——华沙的保卫战。但东线的战事，并未因此而好转，而西线盟军的突破，却正于七月底八月初展开了。从表面上看，我们只看到：七月伟大的胜利在东线，八月伟大的胜利在西线，然而在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七月的东线胜利之花，才有八月的西线胜利之果。

其时，危机产生危机，西线的危机正未有已时。

由于法比解放战争在大体上的完成，九月十七日盟军发动了对荷兰的进攻。正如在盟军对法比的进攻中，攻击前进的主要任务是由美第一军和第三军来担当的一样，这一次对荷兰进攻的主

要任务，是由英第二军和加第一军来担负的。而在战略上，盟军所采取的依然是加强自己的右翼，包围敌人的左翼，这样，在最初的一击之下，十九日盟军就占领了爱恩德荷文；再一击，二十一日占领了莱茵河口的尼美根，切断了尼美根和爱恩德荷文一线以西二十万德军的退路，据最后报告，激战正在尼美根以北的安亨周围进行。现在荷境被遮断的二十万德军是否就歼，虽然还不可知，但战线将因此而伸至荷兰的北部，却是一定的。这有两大意义，第一，在今天对希特勒的斗争上，作为一个一般的规律，战线的拉长是绝对必需的；其次，我们知道，盟军虽然在法比边境已经取得了对德国本土进攻的跳板，但是这一带正是德国的齐格菲防线的所在地，防线在近代战争中虽然没有决定的作用，但有防线和无防线究竟不同，而在这一点上，荷德边境即和比德法德边境有着很大的差异；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军曾利用盟军的这一弱点，给盟军一个冷不防的打击，现在是盟军“以其人之术，还诸其人之身”的时候了。历史是在倒行着，假如我们想起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号之前，还有一个四月九号的丹麦挪威之役的话；那么就不难想起，在战争白热化的今天，再来一个“一连串”之一的登陆，是完全可能的——最近一两天来，丹麦工人的大罢工，不是没有根源的，天要亮了，谁能禁止鸡鸣？

胜利在东线

“德国茅棚”是不堪一击的，因为那铁锤不仅是来自西方，而且来自东方，希特勒正遭逢着两线危机。

由于七月底八月初苏军已经进展到华沙附近的缘故，所以一提起东线，人们就自然地想起华沙，正如同提起西线，人们很自然地想起巴黎一样，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拿华沙的陷落与否

来衡量苏军在东线的进展，那就错了。

苏军在东线的夏季攻势，在发展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六月十日对北路的攻势开始，第二个时期从六月二十三日的中路开始，第三个时期从八月下旬的南路攻势开始；虽然整个东线是一条，但是每一个时期的攻击重心，却是各有所在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东线战事的发展了。

在这三个时期的攻势发展中，最不容易被人注意的是，第二个时期向第三个时期的转移。在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是苏军有计划地转移攻势重心，第二是德军的增加兵力；由于这两大因素的发展，八月以来苏军在中路就再没有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对华沙的进攻未有展开，而此时西线的胜利却正是丽日中天，于是相形之下，人们不免感觉到华沙辜负了巴黎，东线跟不上西线。

事实是不然的。

当七月底德国的援军开到东线的时候，白俄罗斯苏军的攻势已经前进三百至三百五十哩，持续的时间已经快是五个礼拜了，从战争发展的本身要求上来说，苏军已有转移重心的必要，更何况今天德军最大的弱点，是地广人稀，为了利用敌人弱点，更有展开大规模运动战的必要。

然而尽管敌人增加了兵力就是在波罗的海共和国和波兰这一战场上，它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敌军的兵力是增加在里加——美尔——华沙一线，在这一线上，八月初旬起敌人就不断发动反攻，但所有这些反攻，除掉极其局部和暂时的进展而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另一方面，苏军在这一条战线上也绝未示弱：德国的进攻集中在这战场的中段，而苏军的反攻却分散在北部的爱沙尼亚和南部波兰，在那一个时期，我们不是时常听到德国的广播说：苏军将在波兰南部发动向西里西亚的进攻吗？那悲鸣正是反映这一形势。

其时八月下旬，苏军攻势中心已经转移到南路罗马尼亚；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三日，苏军在罗境基希尼夫——雅西区对德第五军和第六军合组成功的所谓“南乌克兰兵团”的十五个师团二十五万六千六百名的包围歼灭战中，把他们打死的打死，俘虏的俘虏，消灭得一个不留。在死伤的人数上，这是一个超过斯大林格勒的战役。由于这一战，英勇的苏军打开了巴尔干的大门，把战争带到了多瑙河边；九月一日苏军攻克罗京布加勒斯特，十六日进入保京索非亚，现在在苏军面前展开的是匈牙利平原，那里是自古以来进入欧洲心脏的大道。

水到渠成，苏军的北路攻势和南路攻势，终于促成了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三个附庸国家的解体；苏(英美)保、苏(英美)罗和苏(英)芬停战协定，终于分别在九月九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九日签字了。

这样一来，本来对于希特勒已经太长的东线更加拉长了，而他的所谓“欧洲堡垒”，就照字面上说也只剩有匈牙利、奥地利、丹麦、挪威、希腊、和他自己的德国了。

其时，中路——波罗的海共和国——波兰战线，又开始活跃起来了；九月十三日苏军攻克华沙东北的洛姆查，波兰南部的克罗斯诺，十四日又克华沙东郊的普拉加，十九日再克爱沙尼亚的瓦尔加和拉脱维亚里加东南的包斯卡；从前是德军反攻的地方，现在是苏军在进攻了。

现在，英美和苏联都已经站上了德国的边疆，过去我们所看出的只是“欧洲堡垒”的倾颓，未来的将是“德国茅棚”的崩溃。

胜利在海洋

欧洲的暴风起自大陆，亚洲的暴风起自海洋；法西斯德国所

遭逢着的是两线危机，而法西斯日本所遭逢着的直至今日还只是一线危机，这是日本法西斯的形势和德国法西斯基本不同的地方。

日本海上危机的尖锐化，开始于六月中美军在马里亚纳的塞班岛的登陆；到现在这一危机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程度了：九月八日起美军开始大规模的轰炸菲律宾（九月八日，十一，十二，十三日），十四日美军终于在哈尔马黑拉北部的摩罗泰和帛琉群岛南部帛琉岛登陆了。早在马里亚纳占领完成的时候，美军进一步登陆帛琉岛或雅浦岛已为必至之势，因为塞班岛在一定限度内，虽然是美国海军空军一个良好的前进据点，但从海军基地的观点看，它还是非常不够的，它只能是一个海军的中继站，而不能作为一个大规模海军作战的根据地，它没有掩护良好的深水港，而在这一点上，帛琉岛和雅浦岛就完全不同了。其次，自从麦克阿瑟将军完成了新几内亚全部占领以来，单从抽象的空间距离看，新几内亚西部和西里们斯的距离已经够近了；但事实上为了完成大规模的空中作战，作为驱逐机的基地，新几内亚西部还是太远的，而在这一点上，摩罗泰就完全不同了。这样帛琉岛和摩罗泰的进军，就形成了菲律宾争夺战的前奏曲。

海上危机一天天的逼近了，日本怎么办呢？

远在六月十九日菲律宾海面发生海战的时候，人们就已经追究日本的海军到什么时候才出而作战的问题，其后七月十八日，东条内阁垮台，大家虽然都知道东条的倒台，是由于日本的海上危机而来，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具体地道出日本的海军到什么时候才出而作战。日本的整个战略方针究竟是什么。

不打自招，七月三十日东京宣布了日本海军作战的范围：日本海军的基本任务是防御日本的“基本海面”，而所谓“基本海面”，据称，则包括了以下的四个内海：

（一）千岛群岛与西伯利亚之间的鄂霍茨克海；

(二)日本本部与俄属滨海州和朝鲜之间的日本海；

(三)日本南部琉球和台湾与中国海岸之间的东海；

(四)菲律宾群岛和婆罗洲与越南和马来亚半岛的南海。

根据这一个“基本海面”的规定，北起占守岛南至新加坡，其全长不下七千公里，正如墨索里尼要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湖”一样，日本要把这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四大内海变成“日本的湖”。翻开地图看看这“基本海面”的四周，我们可以发现，这“基本海面”之东，是一条北自千岛群岛，中间经过日本本部，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南至新加坡的长约七千公里的避浪堤；而在这一条线以东的小笠原群岛，哈尔马黑拉，甚而至于荷属东印度，都被撇开不管了；这好像是骇人听闻，事实不然，又是不打自招”八月十六日同盟社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在那里它不仅正面强调“基本海面”的重要，而且明白地指出“基本海面”以外外围防线的“放弃自在意中”。事实上，这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一个新的战略计划，我们所看到的还只是这幅图画的一半，防御性的一半，现在请看这基本海面的西面。

日本在海洋前线不断地败退，但是在大陆上却是有所进展的。远在四五月间，中原湘北战事相继展开的时候，我们就已指出：敌人这一次攻势的严重性，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会战以来所未有的，它不仅要“杀人”，而且要“夺地”。及至最近，敌人于取得衡阳之后，停顿一月，八日起又向我珠江河谷展开大规模的攻势了；一般人了解以为这一次攻势仅仅夺取交通线，把中国劈成两半，事实上敌军企图是不止于此的，它不仅要夺取我们的交通线，而且要在它那“基本海面”的大陆部份生根。只有这样，它的“基本海面”才有其基本之所在。

太平洋的广大，形成了日本帝国的危机；但太平洋有边，却又是日本帝国的优点，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目前战略的重心，

就在充分地利用这一优点；日本本来就是一个海陆军国家，它目前所企图的正是一个水陆两栖，有水有陆，水陆互相依靠的帝国。这就是日本在海上退守，陆上进攻，而集中其全力于“基本海面”的防御的基本意义。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最近(十二日)敌相小矶在敌国的临时议会里力陈“朝鲜全部铁路加铺双轨之必要”，军需大臣藤原(十一日)计划所谓“日满华的联合生产制度”。

明乎此，就可以知道立即停止敌人的进攻，切实准备反攻，造成一条积极的大陆战线，来响应盟军的海上战线，使东方的法西斯同样处于两线危机之下，在今天是具有怎样决定的意义了。最近(十一日—十六日)英首相邱吉尔和美总统罗斯福的魁北克会议，以及美生产局长纳尔逊和赫尔利将军的来华，都显示着：随着欧战结束的在望，这些课题已经提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议事日程。

八月秋高风怒号：胜利在西线，胜利在东线，胜利在海洋——东西南北的胜利都在呼唤我们；现在，是我们认真振作起来的时候了。

人民的力量更强

——自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

坚持与大胆

希特勒战栗在两大暴风之间。

第一阵暴风过去了，它掀去了“欧洲堡垒”、东边的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边的法兰西，卢森堡，比利时；东西线的战事没有一刻停过，但从严格的战略意义上，第二阵暴风还没有到来，欧洲战局正处于两大暴风之间。

这不是说欧洲无战事，不，就在这两大暴风之间，盟军，特别是东线盟军的进展依然是辉煌的。

法比之战告一段落，九月十七日盟军发动了对荷兰的战役，不四日，(二十一日)盟军占领了爱恩德荷文至尼美根一线，遮断了这一线以东二十万德军的退路；如所周知，在这一役中，盟军运用了降落伞部队，在整个西线战事中，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当盟军的陆上部队刚刚到达尼美根的时候，英第一降落伞师团已经在尼美根以北的安亨着陆了。德军知道盟军这一步的利害，跟着盟军的占领尼美根(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起就向安亨——尼美根——爱恩德荷文一线的东西两侧发动了强烈的反攻，可以想象在东有齐格菲的防线，西有二十万德军的形势之下，这一条线是很

容易被切断的，但虽知此，据盟方报告，德军的切断从未有超过三——四小时的。不过，另一方面，还在安亨着陆的盟军艰苦了；据二十七日柏林广播，英第一伞兵师阵亡者达一千五百人，而被俘者则有六千四百五十名云云；这种宣传虽不可信，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英第一伞兵师作战的艰苦。现在英第一伞兵师已部分撤回，而尼美根爱恩特豪恩走廊终于被稳定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盟军的一大功绩。

我们知道担任荷兰方面作战的是加第一军和英第二军，有些人看了荷兰方面的局部失利，或者会发生一种错觉，以为战争说不定会因此延长了；事实上，这是不然的，最低限度，欧洲战争的长短是不能拿这一局部事实来做根据的，我们必须看全局，首先是西线战事的全局。最初，我们不能不注意，在事实上，英加军在这一个时期完成了辉煌的工作，法比海岸德军的孤立地带差不多全部肃清了（十月一日加军占加莱），现在剩下的只有敦刻尔克。其次，英美军的阵地是互为唇齿的，美军在这一个期间虽然没有偌大的进展，但英军在荷兰的战斗，很可能是在准备美军在其他地方的另一个突破。这令我们想起西线战事过去的演变。远在六月初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之初，英军在左，美军在右，德军以为盟军的主攻一定在左，不惜把大部的力量用来对付英军，但英军在左翼的坚持，正是准备了美军在右翼的突破；后来到了七月底，美军已经完成了诺曼第到布列塔尼的突破，德军还是把主力用来对付英军，但又是英军的坚持，完成了美军突破的大胆展开；假如法兰西之战的两大特色是英军的坚韧和美军的大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英军的坚韧和美军的大胆是缺一不可的。美军的大胆令人想起了一八六五年南北美战争中美国的骑兵，英军的坚持令人想起了一八一四年反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的步兵，他们都是争自由、反暴政的历史传统的发扬。

一般地说，在最近半月内盟军并无巨大的进展，于是有人想起了齐格菲防线。大西洋防线被一阵风吹倒了，齐格菲防线或许不同呢？自然，得承认：齐格菲防线是和大西洋防线有些不同的；不过，也得承认，有许多条件对齐格菲防线是不利的；第一齐格菲防线的永久工事是在一九三九年完成的，在那一个时候，希特勒是不可能预料到一九四四年的进攻武器的，而盟军现在握有这些进攻武器；第二，希特勒为了准备大西洋防线，很显然的有一部分原来是属于齐格菲防线的大炮被搬到大西洋防线去了，而如今这些重武器归盟军所有了。严格地说，今天希特勒所具有的优势条件与其说是什么难攻不破的防线，而毋宁说是一、它的交通供应线缩短了，而盟军的却是拉长了；二、进攻的武器虽然对盟军有利，进攻的武器同时可以作为防御武器，在东线几千里的溃退中，德军已经学会了运用近代的防御武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有些人认为德军之所以集中六分之五的兵力到东线，完全因为西线有齐格菲而东线无齐格菲的论点，完全是错误的。同样认为盟军在西线无大进展的原因，是由于齐格菲的原故，也是错误的。

目前盟军在西线无大进展与其说是由于齐格菲防线的坚固，毋宁说是由于战争本身的要求；近代战争的本质之一是一种资材战，没有充分的火力优势，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的，而把充分的资材运到前线，这就需要时间；因此，在每一个巨大的战役之后，总要出现一个间歇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工作；东线如此，西线亦复不能例外。而在这当中，敌人的交通线短就形成了它的优势，而盟军的交通线长却变成了弱点。

然而天下事都是多方面的，敌人的交通线虽然是短了，但敌人所必需面对的战线却加长了。在战争初起的时候，战线越长越对德军有利，而现在却是战线越长却是越对德军不利，越对盟军

有利。在西线，从地理形势上说，盟军进入德国有四大要道：第一目前正在激战中的荷德边境，在这里作战的是加第一军和英第二军；第二是比德边境，在这里作战的是美第一军；第三是法德边境的北部，在这里(南锡,麦次)作战的是美第三军；第四是法德瑞交界的地方，在这里(培尔福特,厄比那尔)作战的是美第七军。目前的激战是在荷兰进行，但是谁能担保不在德军日渐向那一方面集中的时候，在另外的三个地方中，不突然出现一个突入德国本部的缺口呢？

西线太长了。

南头与北头

西线长，东线更长。

九月十七，和英军发动对荷兰的攻势同时，苏军(列宁格勒战线)发动了对波罗的海区德军的攻势；来自那以列宁为名的城市的洪水是谁也抵挡不住的；莫斯科祝捷的炮声报道了爱沙尼亚的解放；九月十九日苏军克瓦尔加，二十三日克塔林，巴努，维里扬第，二十四日克巴尔第斯基。九月二十六日，攻势开始之十日(九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苏军完成了爱沙尼亚的解放；在十日的攻势作战中，德军被击毙和俘虏者达四万五千人。

爱沙尼亚的解放敲出了拉脱维亚境内德军的丧钟。目前苏军正在三面围攻里加，十月三日苏红海军又占领爱沙尼亚海面的达哥岛，里加湾口硕果仅存的奥塞尔岛就在目前；虽然德寇目前还不断在增援里加，但在行将到来的四面楚歌之中，这通往东普鲁士的前哨站的命运绝不能再长久了。

这是东线北头的胜利。

还有南头。我们知道，自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以后，苏军的

先头部队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部队早就携手了，但苏军真正大规模地进入南国是在最近；九月二十六日，苏军正式要求铁托将军允许苏军进入南国本土，对德作战；这要求是在苏军克复罗马尼亚境内的铁门城以后，向南国提出的。接着苏军就同时在罗南边境，南京贝尔格莱德的南北两方越过了边境，在贝尔格莱德以南占领了纳果丁，在贝尔格莱德以北攻克了彼得罗夫格勒（十月三日），目前苏军正从三面进逼贝尔格莱德中；可以想象，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和苏军会合了之后，他们的作战力量将有着怎样的转变。柯宁将军的内地军的解放巴黎，形成西线战事中的一个启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铁托将军的领导之下，是不会让他们专美于前的。

东线的胜利主要地是在南北两头，这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从苏军的战略上看。德军的增援东线主要的是在加强东普鲁士——华沙一线，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这一带是德国军阀的老家，德国的本土，而华沙一线又屏障着到柏林去的最短的道路；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德军在东线虽然集中了五倍于西线的兵力，依然不足以维持整个东线，其结果只有把兵力集中在自认为最要害的地方；东线太长了。为了利用敌人的弱点，苏军的攻势中心就不得不向两翼展开，八月间苏军攻势的中心，就转移到波罗的海和南部波兰。及至最近南边的一翼，显然是拉向巴尔干平原来了。苏军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胜利证明了苏军战略的成功。

其次，条条大路通柏林，战争不仅是一种几何学，而且是一种力学；在力学上，两线之间最短的道路不一定是直线的道路。以东线为例，到柏林最短的道路平面地说自然是通过华沙，正如同西线最短的道路是通过科伦一样；但是到柏林的道路不只这一条，而且在力学上说也不一定最短；除开华沙，在东线通到柏林的道

路，最低限度还有波兰南部，通过奥德流域，向西里西亚进兵的一路；更南则有由罗马尼亚，出匈牙利平原，直趋维也纳的一路。战线这样的长，道路这样的多，只有白痴才会预言苏军第二步的主攻将要落在什么地方。

最后，就目前的具体形势说：苏军的进入南斯拉夫，围攻贝尔格莱德不仅是要解放南斯拉夫。而且要切断巴尔干德军（一五——二〇师）的退路。我们知道，从德国到巴尔干的道路，主要地依赖于柏林——普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雅典这一条大动脉；假如这一条干线一断，那么希特勒的整个巴尔干体系就要垮台了。目前苏军所做的正是在贝尔格莱德切断这一动脉。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攻势；九月二十七日，英美盟军在阿尔巴尼亚的登陆指出了：这是英美苏联合作战计划中的一步，登陆盟军的作战地区显然是阿尔巴尼亚后边的希腊，这从盟军登陆之翌日，二十八日地中海盟军总司令部就宣布，希腊游击队归其指挥看是非常明白的。一方面是苏联的红军从东来，一方面是英美盟军由西去；一个拦路，一个围剿，这不是一幅光辉的英美苏联合作战的图画吗？

其时，意大利战线已在起着变化；自从八月二十六日，英第八军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方诺，向德军的歌德防线发动攻势以来，敌人的抵抗虽然顽强，但进展却是不断地有的。由于地理形势的限制，在这里，盟军的任何进展，假如不能达到波河平原的话，那些进展是不能具有多么重大的战略意义的。现在由于盟军不断地进攻，英第八军终于攻克了里米尼（九月二十二日），而美第五军也占领了福顿山隘（十月三日）。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里米尼是波河平原的起点，从此以后，摆在第八军前面的就是一片平原了。不仅地理形势如此，意大利的工业城市大部都在北方，战争一发展到这一带地方，其将获得意大利游击队热烈的拥护和援

助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因为波河平原紧接着南斯拉夫，这一因素的发展更不容忽视。波河平原的尽头就是那有名的、屏障着通往维也纳去路的伯伦纳山隘了；一般人以为这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过的，其困难固可以想见，不过十八世纪争民主的浪潮，既然能从这里涌出来，二十世纪争民主的洪流，就不能由这里冲进去吗？

新生随毁灭

第一次暴风过去了，第二次暴风还没有来，希特勒战栗在两大风暴之间；他不知道第二次暴风从什么地方来，究竟什么时候起；东西南北的战线太长了。

第一次暴风过去了，第二次暴风还没有来；在这两大暴风之间，欧洲的人民挺起胸膛，昂扬地走上了民主的大道，毁灭了的是德国法西斯，新生着的是欧洲的民主；希特勒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而已，而人民却是不朽的；人民不朽，民主不朽。

九月二十六日比利时内阁改组，成立了联合政府，比利时共产党第一次参加内阁，这在比利时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在今日欧洲却不是绝无仅有。屈指一算，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参加内阁，组织联合政府的，这是第六个了；过去有东欧的捷克、罗马尼亚和希腊，西欧意大利和法兰西，现在的是比利时，未来可能看得见的还更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权正是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潮流，这是人民力量抬头的结果，和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归向。

战争在发展着，命定死亡的必然死去，必然生长的谁也不能阻挡。

九月二十八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英下院报告世界战局，这是他的八月二日战局报告以来的第一次。诚如英首相之所说，七周以来（自八月二日至九月二十八日），“欧洲战局已完全改观”；但虽如此，英首相仍“不愿猜测欧洲战事将于何时结束，若干负重要责任和具备最高技术知识的人，曾希望战争能在一九四四年底完全结束的，但实际上，没有能保证战争不需要在一九四五年的继续作战几个月，至少我不能作这个保证”。从整个世局看，英首相的这一声明是非常适时的，我们知道前些时当西线战事急转直下的当儿，曾有人断言过：战争将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结束。由于这一预测，盟国内部曾发生了不少有害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首先是在美国的生产战线上，战争既然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结束，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着手准备平时的工作呢？姑不论战争是否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结束，这现象是妨害生产，有碍于战争结束的提早到来的。其次，在美国的政治战线上，有人说既然战争这样早——十月内就要结束，那么十一月初举行的大选就不必以彻底进行作战为内容了，孤立主义者在这次大选中所求之不得的正是这一论点。这是对于战争过分乐观论在美国内部所产生的最显著的两大影响，而这两者对于进行作战都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实上过分乐观论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绝不限于太平洋的那一边，太平洋的这一边不是早就有人准备明年回上海过中秋了吗？

为了针对这一恶劣影响，英首相的指出是非常适时而有力的。自然，这只是从整个的趋势上看；至于在实际作战上，迅速和大胆，今天依然应该是盟军作战的座右铭，努力的目标是越快越好，而作战的准备却应该预计到明年，一言以蔽之，比较长期的准备绝不应妨碍战争迅速和大胆地进行。假如有人看了英首相这一演词，而又悲观了起来，那么，那悲观正如他从前的乐观，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毁灭迫新生

德国法西斯战栗在两大风暴之间，日本法西斯正准备着未来的地震；为了这，它在“基本海面”之西建筑起防浪堤，为了这，它在“基本海面”之东扩大着占领地。

然而防浪堤开始动摇了。

九月十四日，美军太平洋舰队分别在帛琉群岛和哈尔马黑拉的摩洛泰岛登陆；十月一日帛琉群岛中的南部五岛，除两处袋形阵地而外，已完全为美军占领。帛琉岛占领了，人们就很自然地问到菲律宾；美军几时登陆菲律宾呢？

二十五日华盛顿合众电有如下报告：“军事观察家相信：美军日后的进攻菲律宾，是大规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步。菲岛的进攻战将在数月内实现，大约半年内可结束”。

什么？数月内？为什么不几天内？要这样迟，干什么？

人们看惯了美军从吉尔贝特到马绍尔，从马绍尔到马里亚纳一泻千里的进展，一下子听到进攻近在眼前的菲律宾登陆要“数月内”才能实现，自然不免要发生如上的惊疑。没有人能预言美军什么时候在菲律宾登陆；不过上引军事观察家发言的审慎却是可以了解的。

首先必需着重指出的是：菲律宾之战是一个性质上和吉尔贝特——马绍尔——马里亚纳诸役根本不同的战争；那些战役在性质上是一种以海空军联合作战为主，陆战不过是一种扫荡而已；而菲律宾之战都必然是以陆空军联合作战为主，海战不过是登陆的前导而已。因为那是海空军联合作战为主，大头子在前，登陆一经完成，占领实际上也就完成了；而这是陆空军联合作战为主，大头子在后，登陆虽然成功，但登陆的成功却不就是占领的完成；这

我们想大概就是为什么上引军事观察家把占领结束估计为“半年内”的原故。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菲律宾的登陆其性质与规模，等于美军在太平洋里开辟一个小小的第二战场，其不能冒昧从事是可以想见的。

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美军在未登陆之前必需有充分的准备，在这里盟军在太平洋所遭遇的困难是和西欧同样的，敌人内线作战，盟军外线作战，敌人交通线短，盟军交通线长，于是在供应和给养上盟军不能有较为长期的储备。美总统罗斯福说：在没有获得充分的供应保障之前，美军在太平洋的任何一点绝不轻易进攻；而如所周知，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供应线长于欧洲战场的三倍。这，据我们想，就是为什么上引观察家估计菲律宾登陆要在“数月内”实现的原故。

此外，我们必需估计到美军的主攻的方向虽然是明明白白指向菲律宾，但在运用上绝不是没有旁敲侧击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因为菲律宾之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战争，盟军更有旁敲侧击的必要。我们知道美太平洋舰队中海尔赛将军率下的第三舰队，和加格尔少将指挥的第三海陆两栖军团，是同斯普鲁恩斯将军统率下的第五舰队，和司密特少将统帅下的第五水陆两栖军团，互相为用的；一个在作战，另一个在准备第二步，等到另一个作战了，这一个又在准备第二步，一起一落，作战不停的。目前从事帛琉岛之战的是第三舰队，谁能担保在美军对菲律宾的主力进攻发动之前，不在太平洋的其他地方（如小笠原）再来一次突击呢？九月二十二日，菲律宾宣布戒严；接着，台湾就紧张了起来，这指示着：敌人是充分了解这一发展的可能性的。

敌人充分了解这一发展的可能性，这不仅是表现在那防浪堤上的一片警报声中，而且表现在“基本海面”这一边占领区的扩大上。两周来，敌人向珠江河谷的疯狂进攻，正方兴未艾；而在这

当中，闽江流域的烽火又高举起来了；九月二十七日敌人在闽北连江附近的登陆，证实了：敌人的企图不仅是在打通粤汉湘桂的交通线，而且在占领“基本海面”以东以北所有要害的地区。

日本法西斯正在准备着未来的地震。诚然，日寇覆灭的命运是注定了，但不可忽视，敌人的作战企图正是在拖延时间，而它的企图能否实现，主要的决定于它在大陆的企图能否完成；斩钉截铁，改弦更张，断然停止敌人的进攻，现在是时候了。事变要求当机立断；“一个伟大的国家，在历史中，常常遇到一种伟大的决定关头”，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历史决定的前头。

从魁北克到莫斯科

——自十月七日至二十日

焚烧的一周

命运之神终于到来了。

好象是命运之神前来敲门的一样，美国海空军的铁锤钉钉铛铛的打落在日本法西斯的大门；从本月十日到十七日，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上经历了火的一周。

又如一支交响乐，美军的攻击有前奏，有尾声；其旋律几乎是可以侧耳而听的。如所周知，这攻击的前奏是落在北面的琉球和南面的吕宋身上，时间是在攻击开始的第一日，即本月十日；其目的显然是利用最大空间内的同时攻击，使敌人不知道主要的攻击究竟落在何方。接着，真面目的进攻来了：十一日开始，目标在台湾西南部的敌军空军基地（高雄、冈山、屏东、台南），担当进攻任务的是海尔赛将军统率下的美第三舰队的航舰飞机。这进攻持续了整整三日，十一、十二、十三；十二日夜起敌人用飞机——基地飞机还击，展开空战，巨大而激烈的空战在十三日展开，这一天是美军全攻击过程中战斗达到最高峰的一天。十四日上午，美航舰飞机实际上已完成袭击台湾的任务，但犹作最后一次的告别轰炸，始行他去；航舰飞机的任务完成了，基地空军的任务开

始：十四日下午超级空中堡垒从中国西部基地飞到，继续轰炸。从航舰飞机和基地空军的配合作战上看，这成就在太平洋战场上是空前的。

从十日到十四日，整整五天连续不断的轰炸，美军的企图究竟在哪里呢？日本大本营慌了！据东京广播：十五日，“隐忍待机”的日本海军终于“出动”了。日本海军究竟出动了没有呢？可能是出动了，不过：出动的范围不大，出动的规模更不一定是主力；可能是一部分海军在台湾香港的内海之间巡逻了一番，看看美国海军并未靠得过近，也就算了。这是日本海军的无能；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并未走到内海来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双方的空军是接触了，但是双方的海军却连照面都未打。

十四日后，轰炸台湾的任务移交给超级空中堡垒。超级空中堡垒于十六日、十七日连续作了第二、第三次的轰炸。而第三舰队的主攻方向却转移到吕宋方面来了，在这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日，它作了连续四日轰炸。当十七日超级空中堡垒在台湾，第三舰队航舰飞机在马尼刺的最后一颗炸弹响了之后，茫茫的太平洋上，北起琉球，南迄吕宋，又是一片静寂。假如把美国这一次的袭击看作一支交响乐的话，那么，此时此地正是“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没有结束这一段的叙述之前，还得提起：当十五日日本舰队部分出动的时候，从中国西南基地起飞的美第十四航空队曾在广州和香港截击了它的一部分舰队。此事虽小，但意义甚大；因为这显示了不仅是长距离的基地空军可以和航舰飞机合作，而且短距离的基地空军同样可以完成这一合作；只是由于空军基地的丧失，这一联合作战的效果不能充分发挥。这是在这次美海空军大规模袭击中所应得出的重大结论之一。

作战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根据美官方十七日发表初步公

报：十日到十五日，日方损失船只七十三艘，飞机五百九十架至五百九十五架，这些损失大部分是在以航舰飞机为主的第一期（十三日以前）作战中所获得的。假如美军在中国有更短距离的基地空军，我们想，这战果无疑问是要更加辉煌的。首先，在那种情况下，日本海军即使在它的内线恐怕也不敢出头，纵即出头，它也一定要遭到从中国境内短距离基地起飞的空军的毁灭。但由于这些基地的丧失，日本海军虽不敢走出内海，美国舰队也不能走了进来了；日本尝到了它最近在中国战场作战的苦果。

美军的战略目标在菲律宾，为了登陆菲律宾，它必须掌握台湾和吕宋之间的制空——制海权；在这一个意义上，美军这一次的袭击台湾是菲律宾争夺战第一阶段的开始。

命运之神是来叩日本的大门了；但在它的大门真正洞开之前，必须肃清希特勒的堂奥，日本的命运是注定了跟住德国的。

流 血 的 三 角

西线战事依然集中在安亨——安特卫普——亚琛这一三角地带。打开地图把这三大城市——都是英文A字起头的三大城市用红线连起，那么就可以看出这三大城市正好形成了一个相当等边的三角形；由于过去几周来的战斗，这一带已经变成了一个血的三角了。

三个城市，报纸上大都是把亚琛的争夺战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突入德国的一个城市；安亨次之；安特卫普则又次之，次要到有时弄得很多人简直不明瞭些耳德河战事的意义了。实际上，在现实的意义上正好相反，从当前的战略价值上说：应该是安特卫普第一，安亨和亚琛次之。

安特卫普的争夺战是一个供应港口的争夺战。很多人不明瞭

盟军现在的供应情况，以为盟军差不多掌握了整个大西洋和英伦海峡的港口，安特卫普的得失是无关重要的。实际上由于德军的破坏，盟军今天在西欧的供应直至今日主要的还是依靠于诺曼第登临时用的瑟堡港，而这一个港口一则离前线远(三百哩)，二则供应量又不大(一九三八年平时供应量六百五十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四吨)。剩余下来未遭德军破坏的只有安特卫普离前线近(近三百哩)而容量又大(一九三七年二千五百五十六万八千一百五十二吨)。因此，为了解决盟军目前燃眉的供应问题，打通安特卫普港就有了头等的意义。如所周知，安特卫普港是早在九月中就已克复了，目前在肃清它的入海口——一些耳德河口诸岛上的敌军。本月七日英加军在这些耳德河南岸的登陆就是这一肃清过程终结的开始。目前德军还在那里作绝望的斗争，但这些耳德河畅通，联结千里，源源而来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解决了供应还得要迂回敌人的防线，这就是安亨英军作战的任务。所谓齐格菲防线北端事实上只止于安亨东南的克莱夫，假如英军能稳定了结恩德荷文一线，而又能对这一线以西的二十万德军加以歼灭，那么英军在这里的初步任务就算完成了。两周来这一线是稳住了，但这一线以西的敌人却已开始陆续渡过了莱克河(莱茵河入海的二大支流之一)(十二日)北面，这样一来，可以想见，敌人在安亨附近的抵抗是加强了。敌军在这一带局部而又暂时的胜利，实际上目前形成了德军唯一可吹的资料。目前的战斗虽然艰苦，将来的收获也是丰饶的。英军已经渡过了莱克河，前面就是盖尔德平原，谈自然的障碍，只有一条伊塞尔河，这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不过伊塞尔河的东边不就是德国北部的北海盆地吗？那里再没有齐格菲，面对着北海，在海洋上同盟国家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直至今日，盟军再一次在德国北部登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自然不管是什么防线不能专靠迂回的，它必须突破，这就是美第一军在亚琛所做的工作。目前亚琛已被围（十六日）盟军已具备了在齐格菲防线内回环的余地。自然，不能作任何幻想，以为：齐格菲是一条线，一点断，全线垮；不，它是一个面，而且是不断生长的面，因此一点突破，决不能就长驱直入。目前盟军的基本问题是获得充足的供应和展开兵力的空间；所有这些前提都在创造当中，德军绝望的抵抗是能粉碎而且必须粉碎的。

血的三角在地图上看来诚然是渺不足道，不过诺曼第登陆之初，那不规则的长方形又何尝足道呢？血的三角之战，实际上就是德国之战的诺曼第。

十月十三日

东线和西线呈现了一幅奇异的对照。西线战事局促在一个边缘不到一百里的三角形里，而东线的胜利却旋转在长达二千哩的一条线上，从芬兰的巴萨摩（十五日）到希腊的比里犹斯港（十四日），不就有二千哩以上吗？

东线到处都有胜利，但主要的胜利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在波罗的海区，九月底苏军完成了爱沙尼亚的解放；本月初，一方面波罗的海红旗舰队就在里加港外的阿塞尔岛登陆，海上封闭了里加德军的退走之路，另一方面，四日波罗的海第一战线部队就在里加南拉脱维亚沙夫利西南发动了强大攻势，作战四日，向前推进了一百里，这样来从陆上切断里加德军的逃难之廊。十日左右，立陶宛境苏军进行到了立陶宛海港利巴雅以南，海陆重围势成；十三日波罗的海第三战线苏军在第二战线苏军直接协助之下，攻克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由于里加的克复，所有苏联的国土名符其实的解放了。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深夜十一时，莫斯科天空

震荡着的七千七百七十六响的炮声，该是何等的响亮！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三年三个月（略多），不长的岁月，然而又是怎样天翻地覆的年代！要来的终于到来了。光荣啊，你们这些英雄中的英雄，巨人中的巨人！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的完全解放，东线的力量对比上发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姑不论德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苏军方面有四个战线的部队解放出来了：列宁格勒战线，波罗的海一、二、三三个战线；据伦敦方面估计，这四个战线部队总兵力不下一百个师。一百个师的加入目前任何战线作战，其所起的变化是巨大的。东线的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重大的变化还不止此。

九月三十日罗国苏军在铁门城渡过多瑙河和南国解放军携手作战。当时我们就指出它的最现实的意义在切断希腊德军的退路，同自阿尔巴尼亚来的盟军配合作战。十月五日，英美盟军到达希腊本土，解放了巴特拉斯港，一周又一日，十月十三日，希腊游击军用他们自己的手解放了雅典，现在希腊境内虽然还有若干残余的德军在顽抗，但严格的战事已经结束，苏军进兵南国的目的之一达到了。苏军进兵南国的目的之二，在协助南国解放军解放祖国；关于这一点，由于南军第一和第十军团的攻进伯尔格莱德（十月十三日）已开始获有重大的成果。伯尔格莱德的解放固然是指顾间事，就是南国全土的解放也已不远了。

南斯拉夫的解放一方面固然关系于南面的希腊，同样也关系于北面的匈牙利。这样当苏南联军在南斯拉夫着着前进的时候，十月六日罗境西部苏军越过边境，攻进匈牙利，胜利的果实和敌人倒下来的尸骸一样多，写是写不完的；不过从匈牙利的战略的形势上看，苏军于本月九日强渡的萨河和十一日占领的萨河彼岸的土额特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匈牙利的平原本来无险可守，勉强说

只有的萨和多瑙二河；的萨不守，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只有束手待毙了。

苏军还未到多瑙，多瑙河已经咆哮起来了；十月十五日匈牙利发生政变，霍尔第亲王求和，随即遭亲德法西斯查拉兹劫持。现在，布达佩斯情况不明，一时无从判断真相，不过，无论如何，匈牙利的日子完了。这位屠杀革命的刽子手霍尔第亲王，站在希特勒羽翼下称王称霸，现在他的“一天”已到了！匈牙利的崩溃立即暴露了奥国。维也纳自古是从南边进入德国的大道，这里是包含着无穷的战略可能性的。

然而在当前最具现实性的是，由于苏军在匈牙利的胜利，特别是在匈罗捷交界地方的胜利（十日苏军克得布累森）德国在东线的战略计划开始破产了。七月底八月初，希特勒自西线向东线增兵的计划原本是要加强里加——华沙——南部波兰这一线，里加的北头依靠着波罗的海，波兰南部则屏障着喀尔巴阡山；现在，波罗的海去了，喀尔巴阡山也去了；罗匈境的苏军迂回了喀尔巴阡山，希特勒的东线变成两头没有依靠了；在这当中苏军自后线来迂回喀尔巴阡山更使他头痛。这就是为什么柏林广播电台这几天经常的不夸张波兰苏军活动的缘故。自家有病自家知。

这样，由于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区苏军的新胜利，不仅东线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整个战略形势也变了。

亲切的谈笑

西线、东线；安亨、亚琛、麦次、南锡、东普鲁士、华沙、克拉科、维也纳——条条大路通柏林，究竟那几条路最好？这里面就包含地区、时间和规模上具体配合的问题。德黑兰会议对这些问题有了基本的决定；但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显然是不能预见一年

来军事发展上每一个具体环节的。

德国快要垮台了，美英苏究竟怎样处置战后德国，这里面包含了非常复杂而难于一下子解决的问题。德黑兰会议对于这些问题有了原则的决定，而欧洲顾问委员会又在伦敦经常的研究这些问题，而且有了不少初步的决定；但很显然，这样繁复而重大的问题不可能为德黑兰会议所具体规定，而欧洲顾问委员会的研究和决定也还是需要盟国政府商讨和决定的。

德国战后问题不过是目前欧洲许多现实政治问题中之一。欧洲政治上的发展在大体上是适应着军事的发展，而又不违背德黑兰会议的基本精神的；但不是说，英美苏之间没有不同的利害和见解（参看九月二十八日英首相演词），在这当中最为世人所注意的如波兰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问题不求得一个适当的解决，久而久之是有害于作战的进行的。

其次，战争完了还要组织和平，顿巴敦橡树会议（八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七日）只是决定了一个初步纲领，但是在这当中英美苏之间不是没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的。欧战结束了，欧洲的和平还并不是就等于世界和平，这当中还有一个如何解决日本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英首相邱吉尔和美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中无疑问都曾经讨论过；但显然的，所有这些问题中关于欧洲以及一般战后世界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是得不到最后的决定的。十月九日英首相邱吉尔偕外相艾登及其他军事政治人员五十余人到达莫斯科，莫斯科会议开始了。

希特勒在军事上山崩水溃，无路可投，他把他十一点五十九分钟时的希望放在同盟国家内部的不和特别是英美和苏联之间的不和上。可以断言，他这最后一着如今也完了；莫斯科将永远是辉煌的希望之城，而柏林的暗淡命运却就在莫斯科那亲切的谈笑声中确定了。

抱着深刻的信念

——自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三日

海上风狂雨暴

真正是雨暴风狂的日子。

太平洋上的暴风雨终于吹到了日本的“基本海面”；十月二十日美军登陆雷伊泰，日本法西斯命为难攻不落的内防线开始倾圮了。

先是在台湾空战结束(十七日)之后和美军登陆菲岛(二十日)之前，东京广播即透露了英军在印度洋的尼科区和美军在太平洋的雷伊泰同时登陆的消息；现在判明了和美军在雷伊泰准备登陆，同时，英军却曾一度袭击尼科区；虽然英军对尼科区的袭击并非登陆，但从尼科区到雷伊泰，在这样广大的战线上，展开同时的袭击，显然是分散敌人的兵力，使其不知所以的非常光辉的一着；日本海军的出动迟至美军登陆后的第四日，部分地不能不归功于这一分散战略的使用。

二十日，美军通过了三日(十七、十八、十九日)的炮火准备，终于在吕宋和民答那峨之间的雷伊泰岛登陆；二十二日，解放了雷岛首府答柯罗板，二十四日解放了从东面屏障着雷岛的苏鲁安、霍蒙汉和丁那加特三小岛，夺开了闸门的洪水再也不能阻止了。

日本法西斯的战略遭遇到一个严重危机，让岛上的驻军去挤呢，还是出动海军去拦击？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发展上来看，这是盟军攻势的新阶段，对于日本法西斯则是所谓“全国兴废，在此一举”；事变要求当机立断，行动宜快不宜迟。

小矶决定出动海军，二十日他在东京召开的击灭英美国民大会上说：“敌人补给线长，行动领域广，予日本以击灭之良机……”。

日本决定出动海军不是突然的，那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来的。台湾空战的真相，究竟如何，严格地说，我们无从知道；不过日本法西斯对于这一战的主观的估价在这里是重要的。日本怎样估计呢？它认为“拥有陆上有力基地的优势空军，对海上部队发挥压倒的威力，此原则已在台湾海空战中，获得又一度的证明”（前菲岛日军总司令本间雅晴中将语）；换言之，他们认为陆上基地空军对海上航舰飞机占着优势。这是日本这一次毅然出动海军的历史的和战术的根据。假如他们不对台湾空战作如是观，他们的海军这一次是不会出动的。

其次，日本的有利条件是：美军外线作战，力量分散，而日本则是内线作战，力量集中；美军补给线长，而日本的供应线短；这些结论从当前的作战形势上看，都是极其自然的。

这是日本海军出动的三根据，而其整个作战的部署，其目的也在尽量利用这三大有利条件。

日本海军的出动是怎样部署的呢？要知道日本海军的部署，不可不知二十二、三日当时美海军的部署态势。掩护美军在雷伊泰登陆的是金胜德将军统帅下的第七舰队。二十二、三日左右第七舰队分成两批，分别停泊在雷伊泰湾内和萨马岛东部海上。雷伊泰湾内的一批包括战斗舰四艘，巡洋舰八艘，警卫着湾内十艘左右的运输舰，由德兰道夫将军指挥，这一部分舰队可名为警卫舰

队。萨马岛海外的一批包括十五艘航空母舰，由斯普拉格将军指挥，这一部分舰队可名为护航舰队。日本海军出动的目的，就在毁灭或冲散护航舰队，然后集中力量，消灭警卫舰队。

自然日本也知道，在西南太平洋活动的，除掉美第七舰队，还有第三舰队；假如第三舰队来增援第七舰队呢？因此在贯彻毁灭或冲散第七舰队的护航舰队和消灭警卫舰队的战役目的当中，它就不能不同时顾及到不分散自己的力量，而又同时能隔离第三舰队的战略任务；这一战略任务的完成，关系于整个战后目的的贯彻。

如所周知，日本海军从两个基地——台湾和新加坡分三路向菲律宾海面出发。南路从新加坡开出，进巴拉巴克海峡，经苏禄海到苏利高海峡，这一路配备的兵力很小（战斗舰二，巡洋舰一，驱逐舰四），其任务显然在和雷岛湾内的警卫舰队作前哨战，其任务之完成非等到它和中路日军会合了以后不可。中路从新加坡开出，进明多罗海海峡，经西布颜海到圣柏那狄诺海峡，这一路的兵力很大（战斗舰三，巡海舰十，驱逐舰十二），其任务显然在和萨马岛海外的护航舰队作主力战：毁灭，最低限度冲散护航舰队，南下和南路日军会合，造成绝对优势，消灭雷岛湾内的警卫舰队。值得注意的是，敌人在这两路的兵力配备上都没有巡洋舰的参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所经过的一路上都有基地空军的掩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硬要在这两路的作战上，使陆上基地空军再度发挥“压倒的优势”。中路日军能否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固然要靠陆地空军能否发挥“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更要看它能否阻止第三舰队的来援。北路从台湾方面出发，其兵力配备有战斗舰四，航舰四，巡洋舰九，驱逐舰十二，中路强，北路更强。这一支最强舰队的任务显然是有两重：一方面阻止第三舰队增援第七舰队，另一方面自己（北路）却能增援中路。

这是双方的兵力配备和日本的战略企图。

二十四日战斗开始(主要的是基地空军对航舰空军)。二十五日侵袭中南两路海军达到目的地。美第七舰队在全作战过程中的危机,在二十五日上午到达了最高峰;萨马岛海外的护航舰队,在中路敌人的优势海军和陆上空军的打击之下摇摆欲坠地支持了一个上午。下午形势陡然好转,第三舰队的四十艘舰开到了,不是日军的北路增援了中路,而是美军的第三舰队增援了第七舰队,被隔离开来的不是美军的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而是日军的北路和中路。于是铜山倒而洛钟应:中路日军在圣柏狄那海峡负伤而逃,南路日军在苏利高海峡全军覆没(美军击沉的主力舰二艘都在南路),北路日军在台湾和吕宋之间的茫茫海上不知去向——这是二十六日的事情。

三十日尼米兹将军总部发表战果:三日海空作战,日舰沉伤共五十八艘,其中沉者二十四艘,包括主力(战斗)舰二艘(山城与扶桑),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十二艘。在这当中损失最严重的是主力舰和巡洋舰,主力舰的沉没在南路苏利高海峡,巡洋舰的沉没在北路吕宋和台湾之间的海面;而日军在中路的损失却是比较小——这是值得注意的。假定日本所有的主力舰为十至十三,那么这一次它就损失了五分一六分之一,假定它所有的航空母舰是十二艘,这一次它就损失了三分之一;分开来说:它的航空母舰的损失(三分之一)严重于主力舰的损失,从今以后它将更加依靠于陆上基地的空军,总括起来说:三分之一的航舰和五分之一乃至六·五分之一的主力舰的损失,对日本海军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还不是致命的打击,它的海军主力还是存在着的。

是不是从此可以得出结论来说:在这一役中已经证明航舰飞机对基地空军占了绝对的上风,从今以后海军战略可不考虑基地

的问题了呢？我们一路走来整个的分析否定了这种绝对的说法：在这一次的作战过程中，严格的以陆上空军对航舰飞机的作战在中路，而偏偏中路敌人飞机对于美军的航舰损失最大，而敌人自己在这里，却由于陆上飞机的掩护受伤最少。相对地说：由于大批航舰的运用；所谓“浮动海上基地”的形成，陆上基地问题在大洋作战中的作用减轻了；然而，这不是说陆上基地不必要了，却巧相反，敌人在这次海战中假使没有陆上空军的掩护，它的损失将不是三分之一的航舰或五分一六分之一的战斗舰，而是言如其实的，全军覆没。敌人所缺少的是飞机；有了充足的飞机，陆上基地还是无价之宝。

小矶发动这一次海战不仅具有重大的战略目的，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动机：战而胜不仅可以一举将雷伊泰岛的三师美军赶下海，而且可以在美国大选的前夕，沉重地打击罗斯福的当选；而他自己则不仅可以解决日本国内叫嚣已久的海军出动问题，而且可以避免东条的覆灭，稳固自己的政权。但他失败了。由于这一空前胜利，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的可能性格外提高了，而小矶内阁虽然不致因此垮台，但菲岛海战的雷声已隐隐地震荡到东京，二十八日日内阁顾问制的再建立，显然是指示了这一波动的方向。

菲岛海战在太平洋战争的发展上，划分了一个时代：从此后，前进的将更加无顾虑的前进，不管你是内防线不是内防线；后退的将更加畏缩不前，在他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威胁利诱，倒行逆施，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是，飞机的增产（上月底东京召开航空机增产总突击运动中央大会），其次，是陆上基地的攫取；盟军运用“浮动海上基地”，其作用等于“把陆地搬到海洋”，而日军用陆上基地的攫取来补偿海上的失败，则又如“从海上搬到陆地”。现在由于军事要求

的紧迫，停顿近月的敌人对我桂柳的攻势又行将展开了（二十七日起）。

这是很自然的。要了解这当中的关联，还应叙述一下，菲岛海战的另一面：二十五日当美军在萨马海东岸和日军作战的时候，以中国西部为基地的美空中堡垒就去轰炸过九州的大村和朝鲜南部的济洲岛；廿六日当中南两路日海军向西溃退的时候，它又在雷州半岛以东海面遭遇到从中国西南基地起飞的美第十四航空队的轰炸——这对于日本是一件残酷的提醒：假如中国东南和西南的陆上基地在盟军手里，它的遭遇将是何等的可怕？！这样，敌人对桂柳的新攻势，立即继海上惨败而展开，是非常自然的。

盟军“把陆地搬到海洋”，敌人“从海洋搬上陆地”；这一个过程虽时时有迷人的政治性的间歇的可能，然而，基本上它是不会停止的。海上风狂雨暴，是陆上掀起狂风暴雨的时候了！

转瞬地冻天寒

转瞬又是地冻天寒的时候。

希特勒在他过去那些胜利的日子，曾经把他的希望放在绿叶成荫的季节，而衷心地讨厌天寒地冻的来临；现在江山依旧，百事全非，他已不得不把他的希望放在每一个冬天了，寒天冻地能够祐护“德国堡垒”吗？

先看德国的西边。

西线战事集中在亚琛——安亭——安特卫普的三角地段，经过过去两周的作战，这一三角地带实际上已转变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了；亚琛和安特卫普构成这长方形的底边，而尼美根和玛斯河口则构成这长方形的顶边，激战在这长方形的右上角到左下角的一条斜线上进行。

这里包含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这转变是怎样来的？

先是二十日美第一军攻克亚琛，二十一日亚琛守军投降，这是盟军在德国境内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但是在战略上，这一战术的突破是并无多大影响的。

在战略上，安亨方面向克莱夫的突破其影响远大于亚琛，只有这一方面的突破才能说得上是战略的突破。这一方面的战事，自从九月十日英第二军发动进攻以来，到十月二十日，经过了整整的四十天，在这四十天的作战中，由于德军绝望抵抗的坚强和盟军供应的困难，证实了这一方面的突破是不能轻易完成的。而另一方面，德军在某些耳德河口顽强的抵抗促使盟军不得不集中力量先来完成这一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从二十日开始的本来以向东北方突进为目标的英第二军转而向西南挺进，和加第一军会师的转变。

从尼美根到某些耳德河口有一条斜穿的铁路；在这一条大路上的大城从东北的尼美根起有赫托根布区，提尔堡，布累达，罗孙德尔，卑尔根。诺布·宁姆，直到比文兰半岛的勃勒斯根斯。盟军的新战略就是英第二军从东北向西南，加第一军从西南向东北进攻，二军会师，消灭荷兰西南部、马斯河以南至某些耳德河口约五万至七万的德军，首先是肃清某些耳德河口，打通安特卫普的港口，解决盟军的供应问题，其次则是准备第二步向荷兰东北部的突破运动。

十日之间，英第二军和加第一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的初步（二十二日加第一军克勃勒斯根斯，二十七日克伯尔根·诺布·宁姆，二十九日克布累达，三十日克罗孙德尔；二十五日英第二军克赫托根布区，二十七日克提尔堡）。完成两军会师，切断德军退路。现在，盟军正在进一步做肃清某些耳德河口德军的工作；一日英海军陆战队在该河口的瓦尔赤伦岛的登陆就是指示了这一肃

清工作的结束的开始，德军虽能作一些暂时的挣扎，但些耳德河，带着一片潮声，奔流入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盟军这一战略转变的意义是重大的。

远在八月底九月初盟军解放法比，进一步深入荷兰当时盟军的战略方针是非常远大的，一方面向德国西部防线作战术突破，一方面向西部防线作战略迂回，一方面则另派一支队伍，肃清大西洋各港残敌，解决供应问题，三个任务同时进行，其主要目的显然是争取前二者——西部防线的战术和战略突破的尽先完成，假如这些任务完成了，大西洋各港的残敌是会瓜熟蒂落的。四十日来证明了西部防线的战略突破在没有得到更优势的供应以前是不轻易完成的。而另一方德军在大西洋港口的抵抗之顽强却是可惊的：他们拒绝早死，他们要尽量地死得迟！这抵抗强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大西洋各港（包括罗利翁，圣·那叶尔，罗舍尔，吉罗德河口）还残余有十万以上的兵力，而盟军为了消灭他们不得不在大西洋前线分别成立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的一事实看，就可以一目了然。为了这些缘故，盟军不得不暂时停顿战略迂回的任务，而集中精力于上述三大任务中第三任务之完成。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战事是不可避免的更延长了；九月二十八日英首相邱吉尔在下院说，他不能保证战争不会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初几个月，是有事实上的根据的。

再看德国的东边。

西线的战事从三角缩成一角，东线胜利依然洋溢在二千哩上。论地区之广，则北有卡累利阿苏军的解放贝辰加州（巴萨摩），进而攻克挪威北部的基尔克纳斯港（二十五日）而南则有希腊的逐步解放和德军的退出萨隆尼加，从基尔克纳斯到萨隆尼加不是一个很短的距离。

然而重要的战事不在极南极北的两头，而是在自东普鲁士至

贝尔格莱德一线。东普鲁士苏军(白俄罗斯第三战线)十九日发动攻势，作战四日，二十三日深入东普鲁士境内三十公里，打下城镇九百处，其中有四百处在东普鲁士境内，这和十月二十日盟军攻下亚琛同样辉煌的胜利；正如同科伦战栗在西方，哥尼斯堡在东方战栗了！南斯拉夫前线乌克兰第三战线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一道，二十日打下贝尔格莱德；这是堪比于西线解放了巴黎一样的胜利，巴黎人民用自己的手解放了巴黎，这是对于全欧洲沦陷首都的一个号召。八月二十日巴黎发出这样的号召，十月二十日，事隔二月，贝尔格莱德终于收复了；从欧洲的这一边到欧洲的那一边，解放者在亲切的对话，那声音是何等的宏亮！

北面的白俄罗斯第三战线和南面的乌克兰第三战线的胜利虽然辉煌，但在目前，富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胜利不在这两位老三，而是在那一直站在喀尔巴阡山边，不大为人注意的乌克兰第四战线苏军的进展，这里是当前全东线的关键。

十月十八日罗捷交界地方的乌克兰第四战线，发动攻势向捷克深入了二十五至三十公里，扩大前线至二百七十五公里，攻克了罗国境内罗捷边境地方的西格特等大城；二十五日攻克萨土马尔勒，解放了整个达琅西里瓦尼亚，二十六日攻克捷克境内的交通要道模卡塞窝，解放了东南捷克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接着，二十七日再克乌土豪罗德，乌土豪罗德是捷克通往匈牙利的大站，向南的次一站就是科普；二十八日苏军攻克了科普，乌克兰第四战线和从东西进攻匈牙利的乌克兰第二战线在科普完成了会师。

乌克兰第四战线新胜利的意义在于它所处的关键形势。欧洲有一句俗话，谁控制了布拉格，就控制了欧洲；这是说苏军在全欧洲的战略形势上是处于脊梁的地位，所谓高屋建瓴，居高临下。在目前，苏军控制了马土豪罗德，一方面可以迂回东普鲁士——

华沙——南部波兰一线的南翼，另一方面又可以迂回匈牙利境内，匈德联军的北翼；后一点在今天决定的。科普有铁路直达布达佩斯，控制了科普，就威胁了目前在尼累给哈萨克一带向乌克兰第二战线苏军反攻的德军的侧翼。由于乌克兰第三战线的攻克贝尔格莱德和乌克兰第四战线的攻克科普，向布达佩斯正面进攻的乌克兰第二战线的左右翼巩固了。

在多瑙河从维也纳经过布达佩斯流向贝尔格莱德的地方有一个陡湾，急湍的流水到了陡峭的湾头要咆哮；解放的洪流在多瑙河曲发出震天咆哮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解放的大军站在布达佩斯的门前，然而人们的注意却始终盯在华沙城边；在普鲁士的进攻发动不久，这些时又没有多少消息了；什么道理？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西线德军的抵抗固然是加强了，东线德军的抵抗同样是加强了。这是一；其次德军在东线的兵力大于西线四——五倍（主要的集中在东普鲁士——华沙——南部波兰一线），其顽强程度自更当驾西线而上之；而，最后，为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迅速的击败敌人，不仅需要自家有远见的战略，而且需要和西方盟军有适当的（地域上，兵力上，时机上）配合，打败希特勒的战争是一个两线战争。

转瞬就是地冻天寒的时候，寒天冻地能够祐护“德国堡垒”吗？战争是要延长了，然而那决不是因为地冻天寒的缘故；冬上校（已从将军降为上校），保护不了“德国堡垒”。冬天带给希特勒的将不是“平静无事”，而是“四面楚歌”。

绿叶成荫的时候

十月十九日从莫斯科机场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抱着深刻的信念确信：当俄罗斯首长、战士政治家

(斯大林)必将领导俄罗斯所有各族人民，经过这些狂风暴雨的年头，到那对于我们大家都是更宽阔，更光明的时代里去的时候，大不列颠民主国家和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一定和他同路前进，贯彻这种任务”。

这是英首相邱吉尔结束莫斯科会议(从十月九日至十八日)，告别莫斯科的临别致词：“从狂风暴雨的年头，到宽阔光明的时代”，莫斯科会议的任务就在这里；法西斯拒绝死亡，计划着黑夜，而伟大的民主盟邦却在哺育新生，计划着明天。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结束了，离第一次莫斯科会议才不过整整一年，然而一年之中，这一个世界起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满眼狂风暴雨，我们已经看得见宽阔光明的时代了。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结束了；莫斯科会议的的议程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军事的，政治的。关于军事的一面，莫斯科方面发表的英苏公报说：

“参照新近的事实和魁北克对于西欧战事的结论，已将在德黑兰商得同意的军事计划的展开，加以广泛的检讨，对于在所有战场上盟军战斗行动将来的进展，表示了极大的信心。”

十九日英首相离开莫斯科，二十日到达开罗；在开罗，英首相邱吉尔偕英帝国参谋长布普克和英中东军司令柏格特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接着二十一又到罗马和地中海盟军总司令威尔逊举行了会商；很显然的，英首相在归国途中的这两次军事会谈(开罗和罗马)是不能和莫斯科会议的新检讨没有关系的。

二十七日英首相在下院报告英苏谈判的经过。关于军事的部分，他说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可以想像的最好的决定。”“可以想像的最好的决定”究竟是怎样的决定，自然我们无从知道；不过，从二十日的英苏公报，二十一—二十一日开罗——罗马会谈以及二十七日英首相的发言综合起来看，这一次的战略检讨虽然是

除掉正面进攻德国而外，更多地顾虑到从侧翼迂回的问题，这从整个战争的发展上看也是非常明白的，三日报载英美盟军又有在巴尔干登陆的消息，假如属实，那么从南面去迂回德国的战略，显然是更被英美盟军所重视了。

这是关于军事一面；关于政治的：最棘手的是波兰问题。二十日的英苏公报中说：“对于……波兰问题的解决，作了重大的进展，他们曾和波兰（流亡）政府总理与外交部长及卢布林波兰国民议会主席和解放委员会主席商议；这些讨论已显著地使争端减少起来，而将误会清除了”。自然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从英国方面说，诚如二十七日英首相在下院之所言：“最足以使波兰的一切诚挚友人感觉重大失望的，是我们还无法拟定适当办法使波兰总理米格拉兹柯能在波兰领土上成立一个有一切列强所承认的政府”；不过，从二十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魏尔斯诺夫为该会驻英代表看，波兰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据二十九日伦敦《泰晤士报》外交记者的报告，症结不在宪法，而在疆界问题，米格拉兹柯在会谈过程中始终坚持疆界必须留待将来波兰会议决定。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在战争的要求和波兰人民的民主压力之下一定是能得到解决的，而且所解决已经“更近”了；多瑙河只是在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转了一个弯，流过了贝尔格莱德，它还不是一样沛然莫之能御地流入黑海？

其次关于一般的东南欧问题，二十日公报说：“已加充分考虑”，这当中首先是包含了关于对保加利亚的停战谈判的问题和南斯拉夫内部团结的问题。关于前者，对保停战协定已于二十八日签了字，关于后者，最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领袖铁托和南斯拉夫皇家政府总理苏伯西奇的谈判，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已有眉目。一般地说，德黑兰会议的第一原则是不干涉被解放国家的民

主内政；不过，假如德黑兰会议的划时代的意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反法西斯保卫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合作的话，那么战后世界各国的内政，也将不可避免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广泛而持久的合作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东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如此，西欧范围内的意大利，法兰西和比利时亦莫不如此。怎样来的？历史拒绝单纯化，具体说来，千头万绪，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总括起来，可以说这是“世界潮流”，这是“历史法则”，这是从那反法西斯的“狂风暴雨”中所必然产生的“宽阔光明”的方向。在今天，我们不仅在经历着反法西斯的狂风暴雨，而且已经看见那宽阔光明的地方了。

对于欧洲新政权承认的问题里还就包含了一个对这“世界潮流”和“历史法则”的看法。根据反法西斯和民主的两大标准，苏联早就在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三月，分别的对于法国戴高乐政府和意大利前巴多格里奥的政府加以事实上的承认了。

莫斯科会议以后，二十三日，二十五日苏英美中的四大列强先后正式承认了法国的戴高乐和意大利的波诺米政府；这是英美苏中对于战后新政权第一次正式地予以承认，其意义之重大自然是不可忽视的。这证明了人类的主观意识虽时时落后于客观的历史，但形势比人还强，必然要到来的东西终究是要到来的。西欧新政权的承认亦必如此；既然是“世界潮流”，那就是说谁也不能抵抗。

这就是莫斯科会议关于政治讨论的部分；一般地说，对于政治的这一部分莫斯科会议的讨论虽然有了重大的进展，但“在三国政府的领袖再度会议以前，将无法获得最后结果”（二十七日英相报告），美国正处于大选的前夕，目前自然无法召开英美苏三国领袖会议；不过一旦大选揭晓，三国会议的机运显然是就要成熟了。

屈指一算，不出一周；正如同去年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有第一次莫斯科会议，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产生那历史纪念碑的德黑兰会议一样，谁能说第二次的莫斯科会议不跟着产生又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个世界需要第二个德黑兰！

其时，风狂雨暴的年头还没有走完；三十一日，英首相邱吉尔说：“我们很难断定对德战争何时终了，或者进入游击阶段；‘我个人不能预言，更不能保证，在明年暮春或甚至初夏以前，对德战争将告终了’，而从军事立场上看，我们应该假定在打垮希特勒以后，最后击溃日本的时间，不致少于十八个月”。

这一个估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近在九月二十八日英首相的估计还是到一九四五年的最初几个月，而现在却是增加到暮春或初夏了；这显然是经过了更多方面的周密考虑而来的。

论天时转瞬就是地冻天寒，论形势战争又有相当时间的延长；这一来，希特勒不是可以高兴了吗？且慢，且慢；大局不可乐观。自家有病自家知，他现在所准备的不是争取战争胜利，而是阻止战争结束：七月二十日他杀掉了一些可以谈判的人，而现在却又把他们的希望放在所谓“新军”上了，（以下检扣约120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民主是生命的活力

——自十一月四日至十七日

胜利必须在平地争取

无论是在西方或是在东方，德日法西斯绝望性的抵抗都在继续，甚至在加强着。

然而，这不是说，盟军没有进展；不，盟军到处都有进展，特别是在欧洲的大陆和亚洲的海洋。

在欧洲的西线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英第二军和加第一军所完成的些耳德河口德军的肃清，比利时的全部解放和荷兰南部的解放。在这一役中英加联军解决了德第十五军的半数——七万人以上，解放了荷兰国土三万平方公里；而最重要的是由于这一胜利，西线盟军四分之三的供应问题解决了。这是蒙哥马利元帅又一辉煌胜利，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忌夸张的。

十一月八日荷境英第一军占领了玛斯河口的摩里狄克，荷境战事告一段落；同日，电传麦次和南锡之间的美第三军向德军发动总攻。近数日来又报英第一军向亚琛右翼发动攻击；根据直至最近为止的材料，我们不能判断西线的大攻势是否已在进行；可以断言的是，安特卫普港口一畅通，投以时日，整个二百七十五哩前线的任何一处地方突然地举起烽火的可能性，是实质地提

高了。

冬天来了，欧洲的西线不会平静无事。

在东线，战斗集中在东普鲁士和匈牙利；在东普鲁士方面，德军不断在哥达普一带发动反攻，不容说，那些反攻都悲惨地失败了；在匈牙利，我们同样要指出，敌人的反攻虽然不能阻止苏军的前进，但他们不断反攻却是值得注意的，——希特勒知道布达佩斯这一个地方的得失是非同小可的。

反攻不能阻止苏军的前进；在过去的两周中，苏军实际上已经跨过了的萨河，肃清了的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残敌，形成了对布达佩斯的包围形势了。

布达佩斯克复在即，不管希特勒怎样挣扎，从南面进攻德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住了。

欧洲不会平静无事，东方更是风起云涌。

首先是在海洋。如所周知：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菲律宾海面的大海战，其结果在客观上是于对日本极端不利的，然而日本法西斯却不作如是观。根据他们的片面估计：单是在菲律宾东海岸，他们就“击沉了美航舰八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二艘，运输舰四艘”（东京广播），这种片面的主观估计，就形成了日寇此后应付菲岛战事的历史根据。

日寇积极增援雷伊泰。

十一月三日日寇新任菲岛总司令山下奉文，就将原来驻在宿务岛和民答那峨岛的日军第三十五军，运到雷伊泰的比斯蒂湾，增援奥马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九日，日寇又用驱逐舰六艘，运输舰五艘，再度增援；这一次它可全部失败了。美机出动，驱逐舰六艘和运输舰三艘全被击沉。

现在的问题不在这日寇的两次增援是否成功，而是在日寇居然增援了。这一事实就指示着：不经过严重而长期的斗争（主要

的是陆地作战)，日寇是绝不轻易放弃菲岛的。美军登陆菲岛之初，不少人以为盟军登陆吕宋，凯旋马尼刺的日子马上就会到来了；目前日军的增援顽抗，否定了这种轻率的乐观主义；太平洋战争在基本上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战争”，谁违背了这一信念，谁就要受到历史的制裁。

日寇增援雷岛，除了上述的主观根据而外，还有它紧迫的客观上的需要：

“日寇显然想争取时间，……此举的基本原因是，他们在亚洲主要根据地的军事部署没有完成以前，实在不能担负因失守菲律宾而遭到的损失。日军在奥马克河谷所作的绝望的挣扎，和他们在华南激战中所作的进展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联。”（十二日《纽约前锋论坛报》伊里奥特文）

上月底（十月二十七日）日寇发动了对我桂林前线第二阶段的攻势，十一日我西南重镇的桂林和柳州同日陷敌；这虽然是敌人的一种救死的攻势，但其客观影响之严重，是不容忽视的。

自然这只是大陆战场的一面；在这期间，滇西和缅北我军不是没有成就的，特别是滇西我军的克复龙陵（三日），和缅北我军的围攻八莫（十三日起），都是值得高兴的。

成千成万的人……把眼光转向缅北滇西，因为那是中国通世界的窗子，光明是会从那里透进来的，在一定的限度内，这个希望是可以了解的。我们知道，缅甸的雨季方过，今后正是作战季节，而自从魁北克会议以后，毫无疑问的，英国对于这一方面的战事更加积极起来了；正如同我们信任我们美国的盟友一样，我们相信我们的英国盟友。东南亚战事不久就会有一个新面目的。

然而我们不能依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远在今年春季，当缅北中美联军的进

展对于日寇形成一种威胁的时候，日寇发动了一次进攻印度境内的伊姆法尔之役，在战略上这是日军对于滇西——缅北盟军的一个巨大的左翼包围运动，所幸敌人的这一企图，由于英印军的坚强抵抗失败了。

现在，……一般估计敌人的企图只止于打通柳州——南宁——镇南关一线；事实上敌人企图之狂妄是远出于这一估计之上的。它不仅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而且它还可能企图一个巨大的右翼迂回。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既不能依赖海洋上的胜利，又不能依赖丛山中的胜利，……而必须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用顽强的努力，在这焚烧着的大地上，粉碎敌人疯狂进攻的缘故。

八十年来的第一次

过去两周中，德日法西斯所遭遇着的重大失败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

几个月以来，这一个世界上就有两个重大的斗争在进行着，这两大斗争的性质不同，然而他们当中都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从表面上看，一个斗争是流血的，另一个斗争是不流血的，但这不流血的斗争的结果，却是深刻的和那流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远在柏林的戈培尔，不容说是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挠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的胜利的；近在我们身边的日本法西斯，更是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挠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第四次当选。如所周知，上月底日本发动菲岛海面的第二次大海战，其目的之一，就在打击罗斯福的第四次当选。

美国的大选，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战争的彻底胜利和持久和平的建立，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现在弥漫在全世界各国内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因此，一切反民主的亲法西斯的分子，也不惜以

种种或明或暗的手段，来参加这一斗争；支持杜威，反对罗斯福。

十一月七日夜，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四次联任总统，从国际关系上说，这是主张彻底胜利者的胜利，这是主张持久和平者的胜利；从它的世界影响上说，这是民主的胜利，这是“人民的世纪”又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从对美国内部的政治生活上看，“这次的选举是对于反劳工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一蹶不振的打击”（八日美企业职工会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希尔曼语）。

然而，最能道出这一次美国大选的历史意义的，是美总统罗斯福自己的话，他说：“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真正重要的是经过八十年的各种变迁，我们又向举世证明了：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我们对于美国制度的信心毫未动摇。人类政府力量的泉源是良心，而不是暴力。在这种信心下，我们要团结一致，争取战争胜利，建立持久和平”。（八日）

八十年前的美国是林肯总统领导下的美国，那一个时候美国在全世界政治潮流上的领导意义，是谁都熟悉的，人们都知道这一句警句：“林肯是十九世纪的人类的良心”。八十年了，八十年中的变迁是无穷数的，然而有一件事却是绝对的：“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假如林肯总统是十九世纪人类的良心的话，我们可以同样地说，罗斯福总统是二十世纪人类的良心，罗斯福总统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不是今天全世界人民心坎上的要求吗？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这从最近十二年中美国政治生活的发展上格外看得清楚。谁都知道，罗斯福总统第一次竞选是在一九三二年，那时美国的国民经济正处于经济恐慌的深渊，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总统执政，立即实行新政，以相当提高人民大众的购买力，作为解决经济恐慌的基本办法之一。如所周知，新政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些形势一直持续到一九四〇年的大选，罗斯

福在差不多相同的条件下，第二次第三次地战胜了共和党。然而这一次大选不同了，美国参加了战争，在战争中，美国走出了恐慌；钱多势力大，一批最反动的金融寡头，对于罗斯福的民主领导是不满的。有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察家担心了，他们以为这一次大选不仅共和党要胜利，而且战后的美国要有一个相当长时期停留在反动的阶段上。这种片面的悲观论，被这次大选否定了。钱多固然势力大，但人民的力量更大；“有钱能叫鬼推磨”，这句话只能运用于一定的对象，对于一个觉悟了的伟大民族，有钱是叫不动鬼推磨的。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民主主义是一定胜利的。美国的大选又一次证明了：一个政权只要能真正信赖于人民，认真服从民主，它的前途是远大的。

这一代的最大新闻

十一月七日——苏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日。前夜——十一月六日，斯大林元帅发表演说，这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第四次，前后四年，整个战争的形势是改变了。

首先在军事上，伟大的苏军完成了把德寇完全逐出了苏联的国土。从消灭敌人的实力来说，在这一年中，苏军完成了三大包围歼灭战；六七月白俄罗斯之役，在明斯克对三十师的德军中路兵团的包围歼灭；八月罗马尼亚之役，在基希尼夫和雅西对二十二师的德军南乌克兰兵团的包围歼灭，九月波罗的海区战役，在图库姆斯和利巴之间对三十师的德军波罗的海军团的包围和歼灭。由于这些打击，德军的兵力已从去年的二五七师（其中德军二〇七师）一降而为现在的二〇四师（其中德军一八〇师）了。从进展的速度上来说，南路苏军从基希尼夫打到贝尔格莱德，前进九百

公里以上；中路苏军从兹洛平到华沙，六百公里以上；北路从威得比斯克到的尔西特，五百五十公里。由于这些进展，除掉拉脱维亚的一角，苏军已不复在本土作战而是在六个被侵略国家的领土上作战了。苏联的爱国战争，其目的不仅在解放自己，而且在解放所有欧洲的被侵略国家。这句话，在去年十月革命节还是理论，而今天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了。在这当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和西方的盟军一样，苏军已经打进了德国本土。

其次，战争的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盟军的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对希特勒的战争已经不复是由苏联独立支持的单一战线，而是东西夹攻的两线战争。没有东线的攻势，西线的胜利固难，没有西线的攻势，东线的胜利亦绝不能如此迅速。第二战场好比一条血的纽带，东线西线如此息息相关。目前德军在东线有二〇四师，西线有七五师，苏军抗击的德军，约为其总数四分之三，英美盟军所抗击的约为四分之一。

不容说，苏军在前线的这一些成就，没有千百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们“一切为前线”的无保留的努力，是不可能想像的。经过这一次战争的锻炼，苏联人民已经博了“英雄之国”的美名。

然而在战争的现阶段中，人们所关心的是同盟国家在反德战争中的团结，以及战后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对于前者，斯大林元帅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反德联盟阵线的巩固和扩大的一年，他说：“令人惊奇的事件，并不是三个伟大强国间争论的存在，而是争论竟这么少，并且这些争论毕竟依照团结的利益而解决了”。关于后者，他说：“除了完全解除侵略国的武装而外，这个目的（战后和平与安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达成：那就是建立一种由爱好和平的各国代表构成的特别组织，以维持和平并保障安全，并将阻止侵略所必需的武装力量，归这种组织的领导机关自由调遣，授权这种组织，如果为了避免和阻止侵略，以及膺惩罪犯而成为必要

时，得立即运用这种武装力量”。实际上，这一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体现在顿巴敦橡树会议的精神；在顿巴敦橡树会议中，“关于安全问题十分之九，都已以一致的精神解决了。”

“我们能够期望这种世界组织的行动能有效果吗？那会有效果的，假如在对希特勒德国进行战争的首当其冲的伟大强国，继续以一致而和谐的精神采取行动的话；那是会没有效果的，假如这个重要条件是被违背了话；”换句话说，战时的团结和战后的和平，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件事情，实际上不过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三大同盟强国不可动摇的团结，战后的和平和安全是不能想像的；不待说，这种团结的基础，只能建立在反法西斯和民主的原则之上。

斯大斯元帅的这一演词，在战争的现阶段中，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美国某广播评论家称之为“这一代的最大新闻”，毫不为过。这从英美两国舆论对于斯氏演词的反响看是十分清楚的。

欧洲人以二十五年为一代，从今年起上推二十五年，正是第一次欧战结束不久的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欧战，英美在战争中胜利了，但是在和平上失败了；而这一次世界大战能否赢得和平，却完全要看三大同盟强国能否团结到底。这样看来，斯大林元帅的演词，以及在这次演词中苏联所表示的态度，不是这一代的最大新闻吗？

罗斯福总统的四次当选，形成了整个国际局势转变的关键，八日大选揭晓九日英首相邱吉尔就表示罗邱斯三巨头会议不久就可举行；十日罗斯福总统表示愿和斯大林、邱吉尔会谈，英美苏三国领袖会议的机运日渐成熟了。假如英美苏三国领袖的第一次会议的主题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击败法西斯的话，那么，我们很有理由相信，第二次的三国领袖会议，其任务不仅是在军事上击败法西斯，而且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击败法西斯的胜利的旗帜是民主的旗帜。

拒绝死亡的还是死

——自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

问题就在这里

狂飙突进的时代告一段落。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艰苦而重大的长期战争；跟着美军的登陆雷伊泰，太平洋战争的性质改变了；过去的进展是拿几百哩的单位来计算的，而目前的进展却不能不以几哩甚至几码来计算了。这不是因为盟军在海上的失败，而正是因为盟军不断胜利的缘故；不管怎样大的海洋总是有边的，一跃千里的“越岛战争”总有一天要变成陆上战争的，目前雷伊泰的争夺战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战争。

一般地说，目前雷伊泰的争夺战是日军的增援和美军的反增援的一种战争；截至二十九日止，日军的增援已有六次，其损失不可谓不大（击沉日运输舰二十六艘，护航舰十七艘，死亡兵员二万一千名）；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惨重的牺牲之下，敌人终究部分地完成了他增援的目的。这样的一种消耗战对于日本在基本上是不利的；但作为一种不顾牺牲以延长战争的手段，其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雷伊泰岛的争夺战在表面上虽然是一种增援与反增援的战争，但在战术上，它的意义不止于此。人们问，盟军为什么不能

完全阻止日军的增援呢？有人以为是自从大海战以后，盟国海空军不甚活动的缘故。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盟国的海空军非不活动，只是活动的条件改了。今天盟军海空军在雷伊泰的作战对象是敌人的陆上基地的空军，这是自从一九四二年八月瓜达康纳尔之战以来，未曾有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盟军在雷伊泰不能掌握像过去一路来那样绝对的制空权，从而也就使得奥马克河谷的争夺战不能像过去一样顺利地进行和迅速地结束。

陆上空军基地在目前的太平洋战争中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有些人以为既然有了航舰飞机，陆上基地即不值得重视了，这些人应该细心地研究一下雷伊泰的战争，和雷伊泰的争夺战同时，美军又分别在新几内亚北方的三小岛（十五日，马比亚，十九日芬尼尔多和亚细亚）登陆，这在本质上正是说明了盟军对于陆上基地的重视，他们重视就是微小到像马比亚那样在一般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小岛也好，不用说更大的陆上基地了。

自然以上所说只是指直接和陆地作战有关的战术空军，至于说到战略空军，盟军的制空机是稳如泰山，而且不断加强，这两周来美航舰飞机对马尼刺的连续轰炸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当中特别叫人兴奋的是二十四日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第十一轰炸机队的超级空中堡垒对东京的大轰炸；其所以令人兴奋还不仅是因它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以后的第一次，又把战争带到敌国的首都，而且是因为这一次的轰炸已不再像一九四二年游击性质，而是盟军在太平洋的空军力量的新进展——由于马里亚纳离东京的近（一千四百六十哩）和供应的方便，今后对东京的轰炸将是经常性而又规模较大的轰炸了，廿四日轰炸一次，未三日，二十七日又是一次，二十九日三十日又各一次；假如从中国西部基地起飞的第二十轰炸机队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一月只能两三次，那么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第二十一轰炸机队对日本的轰炸将是二

三日一次为单位了。这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新因素；有人因为不愿面对现实，看到了这一炸，就认为不久美军就可能在日本登陆，太平洋战争可以完全从东边，从空中和海上去解决了；我们能这样乐观吗？不能，万万不能，第二十一轰炸队总司令韩塞尔将军说得好，战略轰炸对德国执行了四年，德国并未投降；我们不能单靠战略轰炸来解决日本。

日本知道得很清楚：盟军对德国的战略轰炸虽然是促成它失败的一个重大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在地上而不在空中，东线的败战是德军的致命伤。日本企图不蹈希特勒的覆辙，它在大陆上发动了攻势。桂林陷落以后，敌人的进攻虽略有停顿，但近数日来，它的攻势又在着着展开了。

有人说，国内军事诚有失利，但我们必须看全局；向那里看呢？滇西緬北。滇西我军二十日克芒市，进围遮放，緬北我军同日围八莫；八莫和芒市之间诚然是一片光明的地方，这是一片光明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这两路大军一会师，中印公路可以提早开通，而且因为英印联军在这里正组织着新攻势；这一新攻势的目标虽然不会像有一些纸上谈兵家之所想像的那样远大，但巩固中印公路的侧翼是英军日后作战的既定作战目标。这就使得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印公路的重开是更有把握了。

但是我们就能因为这样的缘故，能避开眼前的现实问题了吗？不能，万万不能。关于目前国内战局，十八日魏特迈亚将军说：“日军可能从柳州南犯，联接越南；同时也可能在桂林一带巩固他的走廊地带，以保护其交通线；最后日军还可能西犯贵州，延长他们从武汉到柳州的走廊”。敌人的困难诚然多，但敌人的企图却是狂妄的；假如敌人的企图是在第三个可能性，那么，又如美陆长史汀生之所说，其后果则将是：“以便在滇緬路打通后遮断该运输线”（二十三日在华盛顿谈话）。

举目四顾，到处都有胜利，胜利在东京的上空，胜利在菲律宾的海面，胜利在滇西缅北的丛山；然而所有这些胜利不能够作为逃避现实的理由。

正面战场在燃烧着；问题就在这里，它要求解决，而且是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不能用仪器测量

铜山倒洛钟应；安特卫普港通，西线新攻势起。

这一新攻势是十三日首先由荷兰境内玛士河前线英第二军开始的，英第二军作战三日，十六日，整个西线——从玛士河口到佛斯日山脉止全长三百五十哩前线上的盟军六个军同时发动了；英第二军的主攻地区在荷德边境罗尔蒙至文罗一线；美第九军在英第二军和美第一军之间，其主攻地区在亚琛西北爱斯威勒至吉林开一线；美第一军的主攻地区则在亚琛西南，爱斯威勒至都伦一线——吉林开，爱斯威勒和都伦都是屏障着科伦的坚强据点；美第三军的主攻地区在卢比德交界地区的提翁维尔至麦次一线；美第七军的主攻地区在南锡至爱比那一线；法第一军的主攻地区则在爱比那和贝尔佛特之间。

这是盟军六个军的部署概况。

在这当中必须加以说明的就是整个西线从北到南，北方的离德国的西部防线最近，中间一段介于法国马奇诺和德国西部防线之间，而最南一段则仅为南部防线的前卫阵地。因此，在盟军兵力的分配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段最为密集，而南部则较为稀松。英第二军，美第九军和美第一军，三个军，不下五十万人，密集在长不到三十哩左右的战线上，其密集的程度是这次世界大战中所少有的。

十六日六路大军全面攻势发动，到今天已经整整的两个礼拜了。在这两个礼拜中，较大的胜利都在前十天里。美第九军于十九日攻克吉林开，美第一军于二十二日攻克爱斯威勒；这是北路盟军的胜利。美第三军于十九日打下麦次要塞，二十六日打下萨尔布律根的前卫阵地圣·阿佛尔特；这是中路盟军的胜利。美第七军于二十二日打下萨尔堡，二十七日进而攻克斯特拉斯堡；法第一军于二十日攻进贝尔佛特，攻下圣·路易士，二十二日攻下牟×兹，这是南路盟军的胜利，从进展的距离上来看，南路盟军进展得最远。

综合两周来盟军在西线的进展来看，我们可以说盟军的六路大军已经一致攻到了德国的西部防线；胜利是巨大的，但一般地说，它既没有完成战术的突破，更说不上战略的迂回。盟军方面曾一度传出美第七军已在斯特拉斯堡方面渡过莱茵河，但后来又被否认；这就是说战术的突破并没有完成。

我们不知道盟军作战计划的内容，但经过这两周的作战，我们可以说：西线的决战尚未开始，盟军所取得的只是发动决战的地盘。而且照近代的攻势规律看来，盟军攻势的最初突进力好像是已经用完了，跟着来的将不是辉煌的突破迂回的运动战，而是稳扎稳打的器材战。

器材战不得不依靠于巨大的兵力和火力的优势。一般的说，远在这一次新攻势的发动之前，盟军已经取得了兵力上和火力上的优势，美第九军的一个新军参加作战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最近一次战斗证明了，在敌人的绝望抵抗和西部防线的有利条件之下，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非有更大的兵力和火力优势不可。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西线攻势一发动，艾森豪威尔将军就向国内呼吁军火生产必须增加的缘故。生产要增加，生产了还要运到前线；安特卫普港通了，西线盟军的供应问题是不是立即可以解决呢？安

特卫普港虽完好如初，但些耳特河在德军的占领之下早就不疏浚了；目前些耳特河只能进出一万五千吨以下的船只，如果要畅通三万吨左右的船只，些耳特河还非经过一次较长时间的疏浚工作不可。

自然，这不是说在这以前西线战事绝不会有决定性的展开；这不仅是因为西线盟军的打击会日重一日地继续下去，而且是因为东线苏军的打击是在配合着西线，希特勒正处于越来越紧的两钳之间。

东线苏军的攻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希特勒在匈牙利的兵力部署主要地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匈牙利中部，以布达佩斯为轴枢，这一部分兵力的目的在正面阻止乌克兰第三战线部队的正面进攻；另一部分在匈牙利的东北部，以密斯柯克为轴枢，这一部分兵力的主要目的，在从侧面阻止乌克兰第四战线从捷克来的威胁，并使乌克兰第三四战线之间不能取得联系。而在这两大兵团之间的交通线则是从密斯柯克到布达佩斯的铁路。

希特勒这样的一种兵力配备在过去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尼累给哈萨的往返争夺和科普的失而复得，都一再说明了在匈牙利东北部的德国兵团的抵抗是相当的顽强的。

因此苏军的作战目标就不能不是一方面切断德军的中央兵团和东北兵团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却使乌克兰第四战线的大军和第三战线的大军会师，把波兰南部的苏军前线，通过捷克，直接和匈牙利前线联系起来，这是争夺布达佩斯的锁钥。

苏联取得了这锁钥。

先是密斯柯克和布达佩斯间铁路线的切断：正面进攻匈牙利的乌克兰第三战线部队一步一步地迫近这条铁路线的中段，由甲斯伯伦(十五日)而查萨洛克萨拉斯(十六日)，而辅塞萨波恩(十七

日)；辅城正在这条线上，铁路线切断了，再进一步苏军克吉恩吉斯(十九日)公路线也断了。这样就完全切断了德军东北兵团和中央兵团的主要联系。

其次，德军虽曾一时夺回科普，但在苏军完成了对德军东北兵团的孤立之后，科普又被苏军吸收回了(二十五日)。这一次的收回非同小可，攻克科普之翌日，二十六日，捷境乌克兰第四战线苏军同时攻克了捷克境内的米卡尔约夫斯和古谟纳；从这里西去不远就是普莱索夫和卡沙，卡沙有铁路直通密斯柯克。这样一来，不仅匈牙利德军东北兵团被包围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被南苏军和匈牙利苏军打成一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布达佩斯在战栗，维也纳在震惊，多瑙河里奔流着的不是蓝色的水，而是红色的火啊！

希特勒在垂死中，但那垂死前的挣扎却是不容忽视的，没有人能准确预言欧洲将在何时结束(二十九日英首相说大概在明年“夏天”，而不是“初夏”)，死亡的速度不能用仪器去测量。

只有变才能止乱

法西斯的死亡，民主的新生。

一眼看去，欧洲政局好像是非常混乱：比利时发生阁潮，抗战的人民拒绝向不民主的比埃洛政府交出武装，布鲁塞尔的街头充满了游行示威的群众(二十五日)；意大利的波诺米内阁辞职，因为抗战的六大政党拒绝予以支持(二十五日)。但仔细研究，欧洲形势却是有条有理；这是民主欧洲的诞生，请问天下有哪一个母亲生孩子不苦痛的？只有那些最愚蠢的人才把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当成混乱，而不能从这当中看出一定的条理，一定的法则。

那条理，那法则是在哪里呢？

试以法国为例。

谁都知道，自从最近英美中苏承认了戴高乐政府为法国临时政府(十月二十三日)，接着就有了英首相邱吉尔和外相艾登的访问巴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更加之以戴高乐将军最近的访苏，法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且事实上是成为五强之一了。这是怎样得来的？

首先是阿尔及尔政府搬回到巴黎以后，两次三番的连续改组，扩大它的民主基础，直至其能代表法国内部的民主抗敌力量，只有这样它才迅速地外而洗刷掉它有极权主义倾向的批评，内而取得了各党各派的支持。其次是，它承认了法国内地的抗敌力量，让他们保持了原来的军官，编入法国的国防军，共同抗敌。人人都知道戴高乐政权的稳定；但假如戴高乐和比埃洛一样，要解除抗敌部队的武装，我们可以想像戴高乐政权能稳定吗？再不然，假定戴高乐和波诺米一样，不执行各抗敌党派的民主要求，从而得不到各抗战党派的支持，我们可以想像戴高乐政权会稳定吗？这样看来，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政潮绝不是人民要求民主造出来的，而是政府不民主迫出来的，这不是非常明显的吗？整个欧洲的客观形势要求一切还不民主的政府变；能真正向民主的方向去变，真变彻底，变的政权是稳定的有前途的；而不变的假变的或变得不像样的政权是不稳定的，是没有前途的；只有变才能阻止乱，愈不变愈乱；这是这一个世界的历史法则，谁都违背不得的，前者的例子是法国，后者的例子是意大利和比利时。这是就内政来说的，外交上亦是如此，只有民主的政府才能得到英美苏的共同信赖。例如最近的(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南斯拉夫总理苏伯西奇的访问莫斯科；会谈之后，苏联方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公告：“在这次讨论期间，指出有依据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和皇家政府总理苏伯西奇博士之间所依据的协

定，成立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必要。苏联政府欢迎铁托元帅和苏伯西奇总理的这种努力。这是努力团结一切真正民主的全国力量，以利共同和敌人斗争，并创造民主联邦的南斯拉夫，作为争取胜利和组织欧洲和平的一个政权的建设性的因素”。

法西斯的死亡，民主的新生；法西斯的欧洲彻底死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的欧洲；法西斯的世界慢慢地死去了，代之而起的不能不是民主的世界。

拒绝死亡的还是死，虽然不能用仪器测量，要求生存的就要变，因为只有变才能止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当中是没有丝毫含糊的。

钟声为谁在响

——自十二月二日至十五日

边缘和核心

十日雷岛美军占领奥马克，雷岛争夺战告一段落。奥马克的攻守战，早在十一月初，日军决定增援后，就已经开始了，从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月十日，这一块弹丸之地整整地争夺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当中，日军增援了八次，美军出动了五个师，往返冲杀，最后还是因为美军又出动了一个师，在雷岛西岸登陆，才把它打了下来。这一个月中的斗争，说明了目前菲岛战事的艰苦。然而奥马克的克复只能说雷岛战事告一段落，告一段落并不是全部结束。目前雷岛日军还盘踞在奥马克的南北两方，虽然在过去的八次增援中，日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无疑的，残留在雷岛的日军，一定还保有相当大的数目；歼灭他们就需要斗争，艰苦的斗争，从一个狐狸洞到一个狐狸洞的斗争。

肃清残余固然不易，跟着来的还有新军：日寇并不以奥马克被占而认输，十日美军第七十七师占领奥马克，十二月十二日它又发动了第九次的增援，虽然这第九次的增援又和前八次一样失败了，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到黄河心不死，日寇的挣扎是怎样的顽强，太平洋战争在今天呈现了怎样一幅艰苦而长期的面

目。

其时，雷伊泰不过是菲律宾三十余岛屿中的一个，假如为了争夺一个雷伊泰，就得用上一个军的兵力和近两月的时间而犹未终结，那么，整个菲岛战事的结束，于所需要的努力和时间也就可想而知。

速胜论者不相信这番话，他们说美国陆军进攻雷岛慢，可是美国空军轰炸东京快呀？胜利写在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上，东京正在烦恼啊！

诚然，自从上月二十四日起，以塞班为基地的美第二十一轰炸机队首次轰炸东京以来，东京的被炸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现在姑不论战略轰炸在整个战争中的作用，就战略轰炸论战略轰炸，目前对东京的战略轰炸怎样呢？

“这里军官说：美超级空中堡垒四次袭东京，日方虽受若干损失，但这主要还是一种试验性质……轰炸的目的是想选择飞机制造厂之类的目的，以精确的轰炸把它摧毁，过去，四次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美第二十一轰炸队目前飞机数量较少，力量有限，而驾驶员轰炸时所遭遇的情况，都是在训练期间从来所没有看见过的”（六日塞班合众电）。

不论是海军、空军或是陆军，愈接近日本，其所遭遇的情况愈困难；这是什么道理呢？说来千头万绪，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日本据有大陆基地，而盟军却只有海上基地。

美海长福尔斯特尔说：

“美军迫近日本心脏时，将遭遇日空军的顽强抵抗。菲岛战役中，美航舰机队与航舰首次遭遇大陆基地上敌空军的抵抗。日本各岛所遍布的机场网使其得以在特定的时间内在特定的地点集中大量飞机”（七日华盛顿合众电）。

因此自从十月二十日美军登陆菲岛以来，太平洋战争第一个

重大的教训就是：拿千百万盟军鲜红的血再度证明了大陆基地的重要。雷岛战事愈艰苦，盟军愈痛感到大陆基地的重要，从而也就愈加要不惜一切力量来保持大陆战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寇也就得出一个教训，它要不惜一切力量扩张它的大陆基地，假如有可能的话，甚而至于消灭大陆战线。

过去十四天国内正面战场惊心动魄的发展，是谁也不应忘记的一声警钟。

那钟敲在六寨到独山的路上。

从六寨到独山不过七十三公里，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七十三公里的路上，从十二月一日到五日，敌人长驱直入直到独山，独山陷敌，贵阳告急，警钟的声音从贵阳传到重庆和昆明，西安和成都……六七日间，战局急转；八日日寇败退独山，十日我军收复六寨，十二日收复南丹。

狂风暴雨，来得快，去得快，然而这警钟的声音还没有在天空消失，桂柳未复，现在还不是空谈胜利的时候。

首先在军事上，敌人的这次进犯，其目的并不在长期踞守。假如其目的在长期踞守，湘西敌寇不会不动，然而湘西敌人竟没有动，假如目的在长期踞守，其部队的装备不能不有所更换，然而被俘虏的敌军，竟身着夏衣——这可证明这次来犯的敌人仅是一种“袭击部队”（十一日《纽约时报》语），其所以来犯则实因我“防务空虚”（陈诚将军）。

敌人去了，然而警钟的声音还摇曳在天空，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步步紧迫，而且要在政治上提防敌人的阴谋。在战争的某些阶段中，政治阴谋比军事进攻还要更加可怕（参看十五日本报社论）。

其时，滇西我军克遮放（一日），迫畹町，緬北我军围八莫，中印公路的提早开通是一天比一天更有把握了。同时，緬北英军也

日有进展，及至最近，十一日，日寇又自动放弃那巴——喀沙和影道；这一方面固然是盟军压力日渐增加所造成，但是另一方面，在最近期间日寇自动退出阵地是绝对没有的，日寇的这一撤退究竟是包含些什么意义呢？

一般地说，缅北日军的作战目的是从外面切断中国的国际路线，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日寇是不惜任何牺牲的；现在它居然自动撤退了，这绝不是因为日军已逐步放弃切断中国国际路线的企图，而可能却是：它既然从外面不能切断中国的国际路线，现在它可能企图从里面来切断，那就是说从广西和越南的右翼来切断这一路线。铜山倒而洛钟应，料敌从宽，敌人虽在贵州败走，我们却不能不提高敌人进攻昆明的警惕，从整个战争形势看，它是绝不会放弃进攻昆明的企图的。

整个远东战场在战略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边缘上的战事，一部分是核心中的战事。在过去的近一年中，在边缘作战中，不论是在东南海上或是西南的山中（包括滇西和缅北），都是我进敌退，而在核心战事中，都是敌进我退；敌人的企图显然是以核心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它在边疆战场上的失败。从这一个意义上，我们说敌人在大陆上的攻势是一种“救死的攻势”。

现在欧洲战事结束不远，不仅美军要加强它的边缘攻势，而且英军也来配合发动边缘攻势的时间也不远了；最近，十日英官方宣布太平洋和东印度两大舰队的成立，指明了这一点。

英美盟军的边缘攻势愈近，敌人的核心攻势就不会放松。而且不管在核心战场上一路来敌人是有所进展，对于敌人说这毕竟是一个两线战争，对于它是不利的。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来自边缘的英美攻势，它大有必要一举而消灭内陆上的威胁，特别是当那威胁已经形成的时候，而集中全力于边缘一线。根据这样的估计，我们就可以了解，在欧战行将结束的这半年之内，敌人的救死攻

势还要发展到更强烈的高度；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段平坦的道路。

认识危机，认真地为克服危机而努力，这是走向胜利的道路。

空谈胜利，空洞的拿边缘上的胜利来麻醉自己，这是失败主义的道路。

警钟的声音还摇曳在天空；静听一下吧，钟声为谁在响？

地球是圆的

英美盟军在西线的冬季攻势(十一月十六日全面发动)快要满月了；在这一月中，战事带有运动战的面目的，只限于最初十日，上月下旬起，西线战事已经确定地转变为一种器材战了；十一月三十日美国的史汀生在华盛顿发表谈话，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或将转缓他的全面攻势，是这种转变的指标。

既然是器材战，在近代武器的防御性能之下，盟军的进攻必不能不在有些地方用码来计算。在过去的两周中，西线六路盟军的作战，事实上是对于德境六大名城的前卫阵地的争夺战。从北路看，英第二军所争夺的是杜伊斯堡的前卫阵地，美第九军和第一军所争夺的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的前卫阵地，美第三军所争夺的是萨尔布律根的前卫阵地，美第七军所争夺的是加尔斯卢合的前卫阵地，法第一军所争夺的是佛拉伊堡的前卫阵地。在这当中战斗得最激烈的地方在北路，然而进展得最快的是中路；美第三军五日克萨城北面的萨尔兰亭，十一日克萨城南面的萨尔固明斯，萨城被围，美第三军已进入萨城之一部，不久将来萨尔布律根可能被克复；不过要注意的是，萨城在莱茵河的西边，后边还有莱茵，克复萨城还不就是渡过莱茵河。

有人把莱茵河比成德国的英伦海峡，从战略的重要性上说，这比喻是确当的，但有一点不同，法西斯渡不过英伦海峡，民主却一定冲得过莱茵河。

西有莱茵，东有维斯杜拉，希特勒动员一百八十万奴隶劳工在修筑这东西两大防线，但目前希特勒所遭逢着的严重危机，既不在西面的莱茵，也不在东面的维斯杜拉，而是在南面的多瑙；匈牙利战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威胁德国本土的主要战场了，苏联有三个战线的军队（乌克兰第一，第二，第三战线，共约一百万人）集中在这一个战场。

十一月下半月，苏军在匈牙利战场所完成的工作，是隔离匈牙利的德军东北兵团和中央兵团的联系，而将捷克方面的乌克兰第四战线部队和匈牙利方面的乌克兰第二战线的部队联系起来；最近两周，苏军所完成的则是消灭德军的东北兵团，完成匈境北部的乌克兰第二战线部队和南部第三战线部队的会师，将德军的中央兵团逐渐包围起来。

这一伟大的战略运动，开始于乌克兰第三战线的突破。

先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布达佩斯以南多瑙河以东的乌克兰第三战线苏军强渡多瑙河，在一百五十公里的前线上前进四十公里，打下西岸的伯克，巴塔结克和莫莱克，一直向博罗顿湖南挺进，接着三日再克萨克什萨得，卡普什瓦尔克斯，彭哈特，多姆摩登，同日北面的乌克兰第四战线部队，就在第二战线的部队的协助之下消灭了密斯科尔兹的德军，初步肃清了德军的东北兵团。接着，第三战线和第二战线同时向前推进；到了十二月九日，第二战线苏军克复了布达佩斯东北方向的巴拉萨雅焦马特和发次，就在××斯湖边和第三战线完成了会师。这样一来，不仅是布达佩斯东北方的前卫阵地被肃清，布达佩斯的西南大后方也在苏军控制之下了。

布达佩斯三面被围，匈牙利傀儡政府逃亡维也纳。

目前的战事中心，在战术上说是在布达佩斯，但在战略上却在博罗顿湖南头，那匈牙利有名的石油中心——那吉喀尼萨城；因为那吉喀尼斯一失，不仅威胁着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而且连维也纳的后门也要感受威胁了。你从布达佩斯逃到维也纳，我就从布达佩斯赶到维也纳；天没有涯，海没有角，地球是圆的，法西斯你本领大，看你还能逃到哪里！

西头和东头

十二月一日戴高乐应苏联政府之请，访问莫斯科，十日法苏间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这不失为欧洲的政治天空中的一道彩虹。尤其是当我们想起：十月中英首相的访问莫斯科，加强了英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十一月中戴高乐将军在英首相访问巴黎的时候，婉转地拒绝了英政府提出的西欧同盟的建议，而于莫斯科却签订了类似于英苏间的同盟互助协定，把法国变成了西欧和东欧之间的一座桥梁，形成了一个对德的三国同盟。这对于争取战争迅速胜利和建立持久和平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然而人们的注意不在这里。

千百万双眼睛紧盯着地中海东头的雅典城，希腊的内战从十二月三日起到现在已经是十几天了。斯科比正在用英国人民制造出来消灭法西斯的那有名的喷火式飞机和雪门式坦克，瞄准着希腊的人民解放军！

政治危机在希腊爆发成内战，但政治危机却不限于希腊，它同样存在于比利时和意大利；在这当中，比利时和希腊危机的性质相同，而意大利的危机，其性质则稍稍有些两样。

比利时和希腊的政治危机从表面上看，都是起因于武装了的

抗敌人民拒绝被现政府解除武装；但骨子里，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人民在武装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觉醒了，他们既然打退了外国法西斯，他们就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打垮本国的法西斯分子——实行真正的民主；但在抗战期中和人民完全隔绝了的比希流亡政府，他们在战争中既不可能手执武器，解除外国法西斯的武装，战后又愿认真民主，解除国内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现在倒反要解除人民的武装了。例如在比利时，比埃洛政府就是本身既不民主进步，又执拗地袒护这些曾经勾结德国法西斯的大资本家；四年来，人民觉醒了，进步了，坚强了，而比政府呢？人民只是已在同一个旧地方发现了同样的旧人物”（五日伦敦观察者周刊），这还不说，这些人物不仅毫无进步之意，而且要来解除人民的武装，是可忍，孰不可忍？武装是可以解除的，但得先解除法西斯的武装，人民的武装是可以交出的，但只能交给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违背这个原则，只有演变到内战，希腊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下面。

但问题的复杂性不只于此。这些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是牵涉到英美盟军。长时期以来，英政府由于实际利害的关系，特别关心西欧和地中海国家的内部稳定；这是不足为怪的，一个人更关心他的隔壁邻居，这有什么奇怪呢？然而关心是一件事，干涉又是一件事；这特别是表示在英政府对于意大利政潮的态度上。详细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我们充分赞成美国务院五日发表的关于意大利和希腊的严正声明。英政府在希腊和意大利所追求的是一个稳定而友好的政权，而这一个稳定而友好的力量，只有一个民主的意大利和民主的希腊才能作到。

现在意大利政治危机，因波诺密新阁之组成（十日）已告一段落；目前成为问题的是希腊，雅典城里的枪声报道了这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幕悲剧。

英国人民能允许这悲剧继续发展下去吗？

问题是微妙的，英首相在他的下院报告里(八日)，分别的说明了英政府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和希腊问题的观点；从这篇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英首相是过去从来力争这一问题的。这就使得英国工党处于相当为难的境地；十二日英工党执行委员会草拟议决案，表示“遗憾”，不用说“遗憾”二字是远不能道出工党群众的情绪的，更不用说英国人民了。

自然，反法西斯战争还未结束，从整个世界战局看，英政府是不应、不能、也不会因为这一事件而有所更动的。

在我们心中浮起的倒是另外一件事，由于实际的利害关系，传统上英政府总是希望地中海国家能有一个稳定而可靠的政府，为了追求这一目的，张伯伦在地中海西头支持了佛朗哥政权，表面上看张伯伦的政策成功了，因为佛朗哥最低限度没有和英国公开为敌，但实际上怎样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这里爆发，英帝国空前未有的威胁，正是从西班牙的内战演变而来；而即从现在看，佛朗哥也绝不能说是一个稳定的政权，谁也不能担保战争的烽火不有一天再在地中海的东头举起。地中海西头的炸药未消，地中海的东头再也不能去埋设炸药了。

沉寂不是和平

——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四周柳暗花明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雷伊泰的战事胶着了几尽两月，一眼看去好象是水尽山穷，霹雳一声，美军登陆明多罗，转眼之间，又是一片柳暗花明。

十二月十二日雷岛美军攻占奥马克，雷岛战事告一段落；接着美军即发动了下一攻势，十五日美军登陆明多罗。从距离上说，这一步前进了六百多公里；从形势上说，这一前进通过了上百的大小岛屿，在任何意义上，美军的这一踏进都是果敢而雄伟的。

通过上百的大小岛屿和前进了六百公里，这是怎样可能的，不是说日本的陆上空军在这里是不可轻侮的吗？

这得从两个角度去考察。

第一，自从十月下旬菲律宾第二次海战结束以后，整个十一月和十二月的上旬，美国的航舰和陆上空军没有停止过对小笠原和硫磺群岛的袭击和轰炸，这就在整个太平洋规模上牵制了日本受了伤的海军，使其不能向菲律宾出动。因此菲岛日军主要地不能不依赖于当地的陆上基地空军的支持。

第二，为了牵制菲岛日军的陆上空军，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菲

岛美军的航舰空军和陆上空军联合出动轰炸吕宋岛上的马尼拉；在这当中，尤其猛烈的是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间美航舰飞机对马尼拉的轰炸。自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一周间，美空军共击毁日机七百五十架，在这当中为航舰飞机所击毁的为四百五十架。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军能够登陆明多罗，主要还是得力于航舰飞机。这不是说日本的陆上空军毫无作用了，不，美军在这一次空战中所受的损失亦不小，日方宣称，十三日至十五日美运输舰被击沉者有四艘，十五日至十七日有主力舰一艘被击沉的说法虽不可信，但美军有相当损失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不管空战的实际结果如何，美军终于在明多罗登陆了，这是美军的一大胜利，是菲岛战事的一个新阶段。由于这一辉煌的跳跃登陆，菲律宾群岛被割成两段，跃进的美军离中国的南部海岸更近了。这对于惊惶失措的日寇是一声警钟。

其时，鏖战了两月又五日的雷岛战事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由于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帕隆本港的克复而结束了。这是美军在太平洋上所得到的第一个用真面目的战斗得来的胜利，捧在手上的战果诚然辉煌，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少。首先从美军在这一次战役中所使用的军火看，据美国一个杂志的估计，雷岛战事第一月中所用的子弹，相当于前十六个月中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使用的子弹，这个数目字是令人咋舌的。为什么要消耗这样多的子弹呢？因为这里的战事是陆战，而日本在这里又踞有广大的陆上空军基地，美军不复能具有此前绝对的空中优势，从而战争的负担不能不依靠于地上的陆军；这样一来，一方面战争的速度就要加慢，而另一方面军火的消耗也就空前地增加起来了。

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发展上看，雷伊泰不仅是一个辉煌的胜利而已，它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说，经此一役，为了迅速而顺利地进行作战，盟军必须具备更大的火力优势，而在空军的

生产中则又必须参照雷岛作战的经验而有所改变。这两大任务都联系到后方的生产：二十一日美海军航空署长兰姆塞发表明年美海军战斗机要增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这证明，美当局已经吸收了雷岛战事的经验和教训。

雷伊泰战事结束了。雷伊泰战事的经验和教训的意义正在开始。从这一点看，美军虽然在明多罗岛登了陆，我们没有理由来不负责任地信口预言美军即在中国登陆，艰苦的战事还在前面。这从二十七日敌陆海相在敌第八十六届议会里的发言看，格外得到证明：日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菲律宾的。

艰难虽然是艰难，胜利终归胜利；而且胜利不仅是从菲律宾的海上来，而且从滇西缅北的山中同时传来了胜利。在这里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是十二月十五日缅北我军的克复八莫，八莫和畹町之间已经是一百公里左右的距离了。正如同明多罗的登陆意味着盟军将从海上来的一样，中印公路的开通将使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逐渐地融为一体。

中国战场的围墙快被打通了，不仅如此，日本的“亚洲堡垒”是和德国过去的“欧洲堡垒”一样，没有顶的。十八日美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队的联合轰炸汉口，把盟军对日的战略轰炸推进一个新阶段。十八日盟机投掷的炸弹是一千吨，投掷一万吨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只要中印公路畅通，在华盟机获得充足的供应，这种可能性是立即可能实现的。

日本的危机在海上，日本的危机在空中；那么目前它究竟以应付那一个危机为主呢？二十六日，敌第八十六届议会开会，二十七日敌陆相杉山海相米内都一致强调菲律宾的决战，它是把海上危机当做主要危机的。为了应付这一危机，除掉在菲岛战场正面拼命抵抗而外，它有加深自上海到镇南关沿海一线的占领区，防止美军登陆的必要；而在这当中，敌人进攻粤北，因此粤汉线更

有其首要的军事意义。

是不是说敌人放弃它那进攻昆明的企图了呢？不是的。我们说的是：眼前的敌人的企图在加深上述沿海一线的占领区；在广大的战略算盘上，它是不会放弃进攻昆明，迂回我即将完成的中印公路的狂妄企图的。尤其是当中印公路的开通产生了实际效果的时候。

暴风雨前的沉寂绝不是和平，更不是胜利。

西线危机未去

在远东战场上，是边沿和核心呈现着尖锐的对照；而欧洲战场则是东线和西线产生了不同的发展：一方面是苏军在匈牙利战场上着着前进，布达佩斯被围，（二十六日起）解放之日不远；而另一方面则是西线德军发动了反攻，日有进展。

十二月十六日德军在亚琛之南，萨尔布律根之北，从蒙朔到特里尔五十五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强大的反攻，从北到南，向四个据点：蒙朔，马尔美第，圣维斯和埃齐纳克，作为第一进攻目标攻击前进，作战三日，十九日即攻陷了马尔美第以西的斯泰维洛特，盟军遭受了初期的挫折。又三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又攻陷了列日至阿隆铁道上的威比蒙特，由于威比蒙特的失陷，美十二集团军中第一军和第三军最前线的直接联系被切断了。这是比斯泰维洛特更严重的失利。最近一周（自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德军的反攻仍未被阻止，二十五六日更进展至离缪斯河不到四英里的地区，其对于盟军的威胁更加增高了。直至执笔时止，盟军虽不断反攻，且时有进展，德军的疯狂进攻，还没有完全被阻止。

这是一个危机。这危机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知道英美盟军在西线，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占有巨大的优势：兵力的优势，二比一，

大炮的优势四比一，坦克车的优势五比一，飞机的优势几乎是几百比一，据有如此巨大的兵力与火力的优势，而还产生这样的危机是什么道理呢？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得先研究一下德军反攻开始的时间。德军的反攻开始于十二月十六日，距离盟军的冬季攻势正好一月，盟军的攻势开始于十一月十六日，在盟军进攻的一月中，除掉初期在中、南路盟军有所进展而外，盟军并没有获得巨大的战略胜利，一月之间，盟军的精力差不多完全消耗在正面的战术进攻上，这种正面进攻的消耗是非常可怕的。而德军的反攻正是发动在盟军的攻势力量消耗殆尽的时候，在忍受了敌人不成功的正面进攻之后而发动的反攻时常是可以收到巨大的战果的。德军这一次的反攻，其所以能收到一些暂时和局部的战果，其一部分的理由在此。没有十一月中盟军方面并非成功的进攻，不可能有目前十二月中德军方面并非失败的反攻。

其次研究一下德军发动反攻的地区。德军反攻的地区正在美第一军和第三军之间，而这一地区据二十一日美陆长说“双方都未有重兵”。敌人不驻重兵可以，自己不驻重兵可以吗？德军的反攻正是选择了这盟方没有重兵的地区；德军之所以能狼奔豕突者，其部分原因在于盟军部署上的疏忽。这是一。其次，这一地区不仅盟方没有重兵，而且它正界于第一军和第九军之间，自来的进攻和反攻之间，有远见的将领都选择在两军接头的地方，因为一声破突，两军之间就失去了联系和配合；德军这一次选择这一地区，其目的之一就在切断一军前线和九军前线的直接联系，威比蒙特的陷落指示着德军已初步完成这一任务。

第三，尽管是盟军的一月进攻，消耗太大，尽管是盟军的部署不周，授人以隙，我们还不能拿这两个理由来完全解释这一次的西线危机。因此，我们不能不追究到盟军轻敌的主观因素：第

一军和第三军之间不设防，其原因在轻敌，以为敌人不会来，殊不知敌人来了；防线的设备无纵深，其原因也在轻敌，以为敌人不可能反攻，殊不知敌人反攻了，……这几个“殊不知”就造成了敌人这一次反攻的奇袭性。没有这出乎盟军意料的奇袭性，敌人的如此进展是不可能想象的。

这就是造成西线危机的三大因素，敌人反攻的兵力不算太大，十三师至十五师左右；因为我们不知道造成这一危机的三大因素究竟那一个是主导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估计这一危机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假如造成这危机的主导因素是第三项，那么它的反攻已经进行了快两周了，该是奇袭性消逝的时候了，然而直至现在还无消逝的象征；假如主导的因素是第一项，德军的进展还可能有些时候。

自然，从另一方面看，这虽然是德军发动的一个反攻，它同样可能扭转为盟军在莱茵河这一边消灭德军主力的转机；问题的核心在争取主导权。为了争取主导权，盟军不仅需要在正面阻击敌人前进，而更需要的是从左右两翼的夹攻。令人纳闷的是直至德军发动反攻已有十日以上的今天，我们还听不到第一军和第三军发动强有力的侧翼进攻的消息。

从远处看，不管希特勒怎样挣扎，他是不能改变战争的既成局势的；不管德军还可能有多大的进展，充其量不过是藉着这一局部而又暂时的胜利来缓和盟军的进攻萨尔和鲁尔而已。欧战可能因此而延迟几个月结束，但它必在盟军胜利的情况之下结束是谁都不能改更的。这是言如其实的救死的攻势。记得去年年底希特勒在基辅外围也曾有过一次相当顺利的反攻，但那反攻的成绩今天到那里去了呢？自然，比之于苏军，在这一点上英美盟军的作战经验比较差。但经验是得来的，从胜利中学不会，从失败中一定学得会的。

可以大胆地说，在军事上德军的反攻是不足道的，希特勒发动这一反攻，其目的与其说是军事的，无宁是政治的，它不过是拿这反攻当做发动又一次的政治攻势的讲台而已。新年快到，假如希特勒未死，他绝不会放弃这一机会；假如他竟而默不作声，那必定是他死了：希特勒就是政治阴谋的化身。

团结作战的道路

欧洲政治上目前有些什么问题可供希特勒挑拨离间呢？

首先是最近签订的法苏同盟互助协定，希特勒的代言人在尽量鼓吹说：这是英国外交的一大失败，苏联支配着整个欧洲了。它想藉此来挑拨英苏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史末资将军在伦敦发表了那组织西欧同盟，加强大英帝国的演说以来，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就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德黑兰的路线，这是和平的路线；一条是史末资路线，这是孕育着战争危机的路线，根据这一条路线，英国应该和西欧的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结成一个紧密的同盟来和美苏二强相处。表面上看这是顿巴敦橡树会议所许可的区域同盟，但实际上却是和美苏分立乃至对立的一个同盟，今天的对立就可以产生明天的矛盾，甚至冲突。

自从西欧的法比荷或全部或局部解放了以后，史末资路线和德黑兰路线的斗争就日益尖锐起来。在比利时比埃洛是赞成西欧同盟的，英国方面的一部分人支持比埃洛，其原因部分地也就在这里。但不管比利时如何，法国的态度是决定的，没有法国的参加，不可能有西欧同盟。

这一个关于未来和平的核心问题到了十月中邱吉尔访问巴黎

的时候，发展到非常尖锐的高度，在这决定的地方，决定的时机，戴高乐坚定的拒绝了参加西欧同盟，跟着就是戴高乐的访苏和法苏同盟互助协定的签订。（十二月十日）

由于这样的一种历史背景，希特勒的代言人大做其挑拨离间的工作了。诚然这是苏联外交上的一次胜利，然而胜利的不仅是苏联的外交，更是与英美合作的德黑兰路线；失败的绝不是最能代表英国利益的德黑兰路线下的英国外交，而是与德黑兰精神不能并立的史末资路线。

二十三日法内阁批准了法苏同盟互助协定，根据法外长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在法咨议会的发言，我们知道法苏协定绝不是一种排它的协定，法苏之间所决定了的问题（如法国承认东普鲁士、波美浪尼亚和西里西亚战后应归波兰，苏联同意萨尔鲁尔战后应归法国）还要就商于英美，而法苏协定之后还有成立英法协定的可能。正如同在全世界范围内美国协调于英苏之间的一样，在欧洲范围内，法国在英苏之间起了协调的作用。在这一个意义上，法苏协定的签定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在实际上解消了西欧同盟的对立性，在理论上打翻了李普曼所主张的英美大西洋共同体的邪说。

其次，第二个足以作为希特勒挑拨离间材料的是波兰问题；老问题，新花样——不过由于客观上苏波问题解决的机运日益成熟，他们的宣传要点略有更动而已。例如二十一日日寇情报局发言人井井贞夫就在那里预言说不久英美就得要承认波兰的瓜分了。

对于这一问题，十五日的英外相艾登，十九日的美国务卿赫尔都先后有所说明；特别是美国务卿的声明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一方面声明美国不愿在战时谈判疆界问题，但亦不担保任何国家战前的疆界；不过假如同盟强国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协调，美国亦不反对。波兰问题的困难还多，但解决这一问题的道路是越走越

近了。

次于波兰的老问题还有新近发生的希腊新问题：雅典市的枪声未停，总是一种令人悲愤的事情，美国舆论不满意于英政府的这种做法，各国的人民大众更不能满意于这种做法。解铃还是系铃人：二十四日英首相和外相联袂赴雅典，亲自出马调解希腊问题；此前英外相曾声言英政府并不反对摄政制，这或许是英政府调解的基础。很显然的，摄政制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表面的过渡的办法，不承认希腊人民有决定其自身命运的自由，希腊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希腊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局部的内政问题，但就是在这里，问题的核心依然是一个：德黑兰路线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贯彻吗？英帝国的利益在帮助建立一个民主的希腊，英政府应该毅然决然和巴本德里欧断绝关系，《泰晤士报》说得好，英政府有什么必要去支持一个巴本德里欧呢？（十二月九日同报社论）

所有这一些都是希特勒所可据而作为政治攻势的资本，而这一攻势已经在逐步地发动了。我们能让他有可乘之机吗？主观上绝对不应，客观上也绝对不能。因为希特勒的反攻再一次的提醒了人们，法西斯还没有打垮。大敌当前只有团结作战，而团结作战的道路只有一条——德黑兰的道路。

迎人民的春天

——自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时候已经到了

日本自命它有千百万不沉的航空母舰——海上基地，而美国所有的不过几百条能沉的航空母舰而已，这样看来，日本何惧之有？但，如今不同了，那自命为不沉的航空母舰一个个地沉下去了，而那浮动海上堡垒——特种混合舰队却象一个巨大的幽灵一样闯进日本帝国的内海来了。

美国第三舰队自由自在地出现在南中国海，这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件划时期的大事，其对于整个战争发展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先是九日美军在吕宋岛仁牙因湾登陆，可以预见的日本绝不会轻易放手，吕宋之战是一种带有决定性的战争，既不放手就必增援，日本增援，美国反增援，这是吕宋之战尚未开始时就已了如指掌的事情。日本增援吕宋最近的路线是台湾，其次则是中南半岛。当美军准备在吕宋登陆之时（六日、七日、八日），他们当已发现日军的增援船只从越南的金兰湾出发了。先发制人，美军一方面在仁牙因湾登陆；留有第七舰队监视吕宋的前后左右，而另一方面却派了第三舰队，横渡南海，直扑越南海岸，截击自金兰湾开出的日军的增援舰只，美军这一举的勇敢在海战史上是少

有的。美第三舰队炮轰和轰炸西贡和金兰湾是在十一日，大家以为大海战一定是在越南海面发生了，事实不然，越南海面并无日本海军，日本海军到那里去了呢？

重要的不是日本海军不在越南海面，而是日本海军根本不敢露面，日本海军不敢在自己的内海里露面，这一件事实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这个缘故，第三舰队能够从容地在十四、十五、十六几天连续地对香港，广州，汕头等地施行轰炸，而在这轰炸过程中又一件重大的事实出现了，在这一带日军并无充足的空军把守，美第三舰队的轰炸机并未遇到严重的抵抗。海军不敢出来，空军力量不足，这是第三舰队突击南中国海所得到的两大情报，这对于将来的发展是有极端重大意义的。

美第三舰队在南中国海巡逻了一周以上(自十日至十七日)又开到了台湾海面，二十一日起连续地对台湾施行了大规模的袭击，出动的飞机达四百架以上，这从海上来的袭击和从陆上来的超级空中堡垒相配合，实际上已从空中封锁了台湾，使台湾援军不能向吕宋移动一步。

由于第三舰队这辉煌的，以隔绝吕宋日军为目的的海上运动战，吕宋正面战场的日军一直到现在(从九日至二十五日)没有得到丝毫的增援，这就使得岛上日军的抵抗不能加强，而美军虽然走过了从仁牙因到马尼刺一半的路(十五日美军克塔拉克)还没有遇到日军集中的抵抗。

吕宋战争何时始能结束，第一要看美军能维持这水泄不通的战略封锁到几时，其次要看岛上日军的抵抗能力究竟怎样。

日本要打破这一封锁，势非出动它的海军主力不可，看情势日本的海军是要出动的，因此目前我们观察吕宋岛的战事与其向吕宋岛的核心看，无宁向吕宋岛的四周看，当前的问题是日本海军是否出动，出动后海战结果如何；假如日本海军终不敢动，美军的

战略封锁完好无缺，岛上日军的抵抗纵然顽强，他们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光明从海上来，由于吕宋之战的揭开和第三舰队在南中国海的出现，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吕宋之战刚刚开始，滇缅之战已快告结束。十五日缅北我军克南坎，二十日滇西我军克畹町(第二次)，只剩芒友不日可克，中印公路的南线不久就要打开了。

中印公路通车——经过两年零八月的封锁，我们的国际路线又打通了。不管这路线的运输量充其极不过是供应一个近代化师团的所需而已，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光明从丛山中来，由于中印公路的开通，中国的正面战场可能而且应该逐渐活跃起来了。

由于这两大发展，吕宋之战的开始和滇缅之战的结束，在客观上美军在中国海岸特别是南中国海岸登陆的可能性空前地提高了。这对于日本是一个危机，为了防止这一危机，敌人于黔边战事沉寂过月的今天(十五日)，又向粤北——赣南——粤东发动了一大攻势。

敌人的企图是了如指掌的：它要控制今天美军最可能登陆地带的全部纵深，粤汉南段的打通是这一企图中有机的一部。有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敌人动得太迟了，美国人已经快来登陆了，他再来还有什么用？

这一派人嘴里讲的是满口好听的空话，实际上他们的想头就是上面那可怜的一点：美国人快来了，过去是睡觉的，现在更可以放心睡觉了。

是的，盟军是会来的，而且相当快就来的，但是同是登陆，目的有各种不同。一种是对我们对盟军都是最有利的：登陆为了在中国大陆和敌人决战，还有一种对我们不利，但对盟军亦非理

想的：登陆为了建立一些空军基地。

既非理想，为什么盟军可能这样做呢？不得已。而不得已的原因是：我们的正面战场不能和他们配合作战，他们不得不如此；史汀生说：“登陆容易作战难”（十二日），在海上，美国的第三舰队可以自在地开来开去，但是在陆地他们却不能把硬的土变成软的土，他们有的是海上浮动堡垒，他们没有陆上的浮动堡垒，在得不到中国正面战场强有力地配合之下，他们只能以取得一些空军基地为满足。这是不理想的，但这是不得已的。

曙光从海上来，曙光从山中来，但我们不能用更放心的睡眠去迎接它们，而是要起来：首先是阻止敌人的进攻，其次是真正组织反攻，配合盟军的登陆作战；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不在枝节的军事问题上，而是在根本的政治问题（民主）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的问题，这不是一党一派的问题，而是各党各派的问题，这不是等待人给的问题，而是伸手去拿的问题。

曙光从远方呼唤我们，黑暗在身边逼迫我们，起来吧，时候已经到了。

但还不在眼前

美军的吕宋之战揭开了太平洋战争一九四五年的新页，苏军的冬季攻势写下了欧洲战争一九四五年的绪言。

当千百万双眼睛盯着西线的柯登森林和东线的布达佩斯的时候，波兰南部康纳夫元帅统率下的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在桑多密兰以西发动了攻势（十二日），这是全面攻势的信号；十二日波兰南部，十四日华沙以北的白俄罗斯第二战线和华沙以南的白俄罗斯从华沙到柏林的大道，不过三百二十来哩路，他们已经走了一半

的白俄罗斯第三战线和捷克正面的乌克兰第四战线苏军的攻势又发动了。这样北起波罗的海，南迄喀尔巴阡，包括五个战线，二百五十个师团的大势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五个战线各有各的初步战略目标，从北到南：

白俄罗斯第三战线——哥尼斯堡

白俄罗斯第二战线——但泽市

白俄罗斯第一战线——波森城

乌克兰第一战线——布累斯劳

乌克兰第四战线——伯鲁诺

然而总的目标都只有一个——柏林：从前苏联大后方的口号是“一切为前线”，现在已经改成“一切为柏林”了。

在走向这五大目标的路上，希特勒自命为难攻不落的据点一个个倒下了，假如有人怀疑德军的败退是一种自动地有计划地撤退的话，那么请他看一看苏军在东普鲁士的进展：二十一日白俄罗斯第二战线苏军打下了坦能堡，德国任何高明的战略家，不管是谁，是绝不可能自动地有计划地把德帝国主义的军神与登堡的灵柩从坦能堡搬出来的

苏军在以雷霆万钧的锤击力，用一天三十哩的高速度（白俄罗斯第一战线）前进着；在东普鲁士，他们打下了的尔西特（二十日），英斯特堡（二十二日），和阿棱斯坦（二十二日）；在波兰北部，他们打下了华沙（十七日）和布朗堡（二十三日）；在波兰中部，他们打下了罗兹（十九日）；在波兰南部他们打下了捷斯托朱瓦（十七日）和克拉科（十九日），进入西里西亚三十哩，打下了东普鲁士以外德国本土内的克劳兹堡；在波捷地区，他们打下了普勒索夫和科息斯（十九日）。打开地图，就可以知道，一般地说起来这五路大军离他们的初步目标已经不远，用直线来衡量，利，波境苏军是不可能今天这样迅速而巨大的胜利

以上。

一天三十哩，三百二十哩走一半，这样看起来，再过几个礼拜苏军不是就可以到柏林了吗？我们能不能这样估计呢？

远在去年年底美国方面就有人有这样的意见，他们以为苏军七八月间就陈兵华沙城外，七八月后苏军硬是在到柏林的路上按兵不动，而却把注意力集中到两翼的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去；他们说，一九四四年之所以不能解决希特勒，正是因为苏联在华沙的正面战场上按兵不动的原故。在这些人看起来，苏联是能够随时有这样的胜利的可能的。即使是到今天，依然有人以为苏联所以在今天发动这一次攻势，也是因为波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改组为临时政府（十二月三十日）。一言以蔽之，苏联的从前不进攻华沙和今天的进攻，完全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军事的理由。

事实怎样呢？这样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去年七八月间苏联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去正面进攻，那时苏军刚刚在夏季进势中从奥尔沙向华沙推进了几百哩，苏军的供应线是突然地拉长了，那时苏军纵即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正面攻势，它的供应也是不容许它的；而组织起这供应几百万大军的供应体系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说苏军当时的不能。其次苏军又不应。在一切的战争中，正面进攻是消耗最大的，尤其是连续性的正面进攻（如西线盟军十一月十六日发动进攻，十九日艾森豪威尔即向国内呼吁增产军火即堪为此中之一例）；为了避免这种硬碰硬的正面进攻，最好是采取迂迴。去年八九月后苏军对波罗的海区和巴尔干的攻势，在广大的战略意义上正是对波兰正面德军的一种两翼迂回；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没有过去五个月中苏军在波罗的海区和巴尔干两大侧翼战场上所加之于德军的消耗和由此而造成的战略形势的有斯第一战线的攻势跟着同时发动，后一日，十五日东普鲁士正面

的。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上面所提到的这两大因素——供应和战略，不仅对于过去的战役是如此，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战役亦是如此。根据这两大因素的考虑，我们认为苏军在打倒柏林以前还会有一次间歇（可能是在上述五大初步战略目标的一线上），而在这间歇期间苏军可能转移兵力于普拉格——维也纳的这一侧翼上来。

柏林是近了，但还不在眼前。

日子不能远了

政治决定军事，军事影响政治。

在最近的三个月中，世界形势显然有三次大转换：第一次，从去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在这一个时期中，由于当时比利时和希腊的政治危机，一般人都以为这一个冬天将是一个危机的冬天，因为人们如象已经忘记了：希特勒还没有打垮，现在还不是叫人民回家的时候。第二次从十二月中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盟军失利，直到苏军冬季攻势发动之前，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姑不问在军事上希特勒的攻势有什么效果，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对于盟国团结极端有利的，那就是：它提醒了英美盟军——希特勒倒很顽强，战争倒没有结束，要结束战争还需要更大的团结努力。第三次的转换，是苏军在目前所发动的冬季攻势；苏军在东线巨大而迅速的胜利向全世界说明了一个真理：希特勒垂死的挣扎强，苏军的最后打击力更强，苏军是在法西斯的巢穴中结束这一条野兽的主力，没有它出场是很难谈到迅速的胜利的。这是苏军冬季攻势在目前的一般意义。具体地说，特别是由于苏军的冬季攻势正发动在西线德军反攻之后，其团结英美苏的政治影响更加有力。

在苏军冬季攻势发动之前，我们曾经听说过英美方面发出的所谓英美苏应重新调整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决定的消息，但苏军的冬季攻势一发动，这样的消息听不到了，我们所听到的不是暗暗地对于苏联不满的声音，而是公开地赞扬苏联努力的声音，例如美陆长史汀生说：

“苏军的攻势可反映苏联努力不断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击溃德国”（十八日华盛顿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军的西线攻势和苏军的东线攻势在政治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是说：这种影响已经足以扫除十一月至十二月那种阴暗的气氛了；而是说，这种影响足以加强英美苏三大强国之间的团结，只要英美苏三国能够加强团结，真诚合作，那些不协调的具体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例如远在十二月初就已开始了的希腊问题，这是英美之间比较尖锐的问题，例如最近苏联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这是英苏之间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解决，都还存在，然而只要英美苏三国能团结一致，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放眼全球，东有吕宋之战，西有波兰之捷，在军事上这真不愧是人民世纪里的人民的春天。法西斯在军事上失败了，它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失败的日子不能远了。

第二次德黑兰会议将敲出法西斯在政治上失败的丧钟。

站在命运的河边

——自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九日

从海洋到大陆

解放的旗帜终于在马尼刺的城头升起了。

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那悲惨的日子算起，到今年的二月三日整整的三年三十三天了；那是些艰辛的日子，期待的日子，斗争的日子；然而，那一天终于来到了：艰辛取得了代价，斗争不是白费，期待的终于实现了。

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发展看，马尼刺的解放报道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个新阶段的特征，是海上决战至此告一段落，跟着来的将是日本本土和大陆上的决战。

正月九日美军在吕宋岛登陆之初，日本的整个太平洋战略就走上了一个难关：菲岛决战呢，还是大陆决战呢？菲岛决战的口号是去年十月间美军在雷伊泰登陆时提出的，为了执行这一个口号，敌人特别调来山下奉文指挥作战，而且不管美军的海空军是居于怎样一种压倒的优势，它依然三番五次的增援，其来势的确是在菲岛决战的作法。现在美军又登陆吕宋了，是不是还要继续执行这一战略呢？假定是的，那就不仅要口头上喊菲岛决战，而是要真真实实地拿出本钱来拚：这就要出动海军，就是局部的也

好，假定海军可能出动，也得要想尽方法来增援吕宋。可是直到现在，马尼刺已经解放了，日本局部出动，而它的陆军不仅是没有增援，而且也没有企图过增援；这样，尽管嘴里还在喊菲岛决战，实际上菲岛决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就使得吕宋岛上日军的就地抵抗虽然顽强，由于美军的火力优势和巧妙的战略运用，吕宋之战就完全一改雷伊泰之战的面目；事实上直至马尼刺解放之前，由仁牙因湾正面向南推进的美第六军，并未有遭遇过任何可以比拟于奥马克的战斗。

美军的战略最主要的部分，是利用海上和空中的绝对优势，封锁菲律宾的四周使日军不能增援；在这当中，美海空军对硫磺岛的轰炸和袭击，尤其使日军处于不知所从的被动地位。其次则是马尼刺克复前，美军一连三次的战略登陆：二十九日美第八军在马尼刺西北巴丹半岛苏比克湾的登陆，三十日在苏比克湾口格兰地岛的登陆，三十一日在马尼刺西南柯里几多尔的纳苏布的登陆；纳苏布和苏比克的两次登陆，形成了自西北和西南而来的对马尼刺的两只大钳。巴丹半岛上的奥加隆坡军港，三十日就被第八军攻克，并和第六军完成了会师；从柯里几多尔来的又一钳还来打进卡维特军港，马尼刺的大门就被从北面来的美军打开了。

解放的旗子飘扬在马尼刺的城头，马尼刺城内的敌人已经肃清。实际上，从整个吕宋岛的战局看，由于马尼刺的解放，特别是奥隆加坡和卡维特军港以及克拉克机场（十一个连续的机场，十三条跑道，可以容最大的轰炸机起飞）的获得，吕宋之战在基本上就已结束了。自然，直至现在还有人怀疑吕宋北部山地的日军，还可能有一番拚命的抵抗，战局未可轻易乐观，这是对的，但在广大的战略计划上，这样的作战不过具有肃清的意义而已。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岛上不是还残余相当数目的日军吗？奥军不是最近还在新不列颠登陆吗？但哪能防碍美军的登陆吕宋，解放的旗帜

飘扬在马尼刺城头吗？

由于美军在吕宋岛上辉煌的胜利，日本本土和它在西南太平洋的占领区，快被隔离开来了，这是日本的灾难，但另一方面敌人对我国的封锁，却被打开了，这是我们的光明。滇西我军二十七日占芒友，二十八日第一批运输车到达畹町，二月四日到昆明；封锁了二年零八个月，海风终于从缅北的丛山中吹来了。姑不论这一条史迪威公路的运输量目前还不能超过一万七千吨左右，我们对之不能存过高的希望；中印公路的重开总是一件抗战史上理应大书特书的大事。

一方面是联结着的将被切开，而另一方面被隔开的已经联系起来，那一些一向把争取胜利当着等火车的人们现在不更可以躺在候车室放心睡觉了吗？

且慢且慢，盾牌还有相反的一面。

上月十五日起敌人就向我湘南、粤北、粤东、赣南，发动了新的攻势，这一攻势的目的分别开来，可以说有三层，第一是打通粤汉南段——这是湘南粤北攻势的目的，第二是占领美军可能登陆的海岸，及其相当程度的纵深——这是粤东攻势的目的，第三是破坏我东南剩余的空军基地——这是赣南攻势的目的。三周以来，敌人的目的可以说是已完成三分之二：由于郴州，宜章，坪石，乐昌，曲江和英德的陷落，敌人完成了第一目的，打通了粤汉路南段；由于敌人的登陆大鹏湾（惠阳）和海丰陆丰，敌人完成了第二目的，占领了从北海到汕头整个广东美军可以登陆的海岸据点；由于北面从茶陵、莲花、永新到遂川的占领，和南面由曲江、始兴、南雄到大庾的占领，它部分地完成了它的第三目的，遂川机场的放弃，是它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战果。

从一个意义上说，敌人的大陆攻势是被动的：眼看着它的海上走廊就要被斩断了，它不能不开辟出一条陆上走廊，好救出它

在南洋一带五十万左右的日军，但日军的目的是，仅止于此吗？它既然能撤到中国，它为什么不在这里拚一下？自然，美军的下一步，大有可能在中国南部海岸登陆，但一旦美军登陆成功了，跟着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正面战场的部队能不能适时地收复粤汉湘桂二路。假如不能，美军的登陆只能限于获得一些空军基地，对于广大的中国正面战场，依然是无大补的；因为美国不可能输送几百万军队到中国来，陆地不是海上，假如美军在广州登陆，美国的第三舰队不可能出现在西江，封锁广东，阻止增援，这道理不是三岁的孩子也懂得的吗？

从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看，没有在中国大陆上连番几次的决战，日本(本土)纵即打垮，我们中国也不会胜利的。

从外围到核心

太平洋战事的重心从海上慢慢地转移到陆上，欧洲战事的重心，迅速从德国外围发展到德国核心。

今天东线的主要战斗，不在波兰境内的波森和布朗堡，而是在柏林东西三十几哩奥得河上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

华沙柏林之间有三道外围防线：第一道在波兰西部但泽——布朗堡——波森——加力士，这是紧防着德国本土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在德波边境和奥得河之间的地带，这是德国境内的边境防线；第三道在奥得河上的斯德丁——库斯特林——法兰克福——布累斯劳的所谓奥得河防线；过了奥得河，就已经不再是德国的外围，而是德国的核心——柏林的外围了。

从正月二十五到二月六日十三天内，苏军势如破竹地突破了这三道防线，这是任何乐观的观察家所不敢预料的。

二十五日苏军出现在波森的南北两边，德军利用事前准备好

了的防御工事，企图死守波森，但苏军主力却不在波森停留，他们从南北两翼迂回过去了，二十七日苏军完成了对波森德军的包围，这样他们就冲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在这期间，白俄罗斯第二战线于二十六日在东普鲁士的西南角打下了马伦堡，一直挺进到但泽湾头的托尔米特，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部完全隔离了开来；同日，波兰南部乌克兰第一战线打下了兴登堡，上西里西亚的矿业中心；而远在东普鲁士那一边的米美尔又被苏军打下了（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白俄罗斯第一战线苏军越过德国边境，三十一日打下了德国境内的大城和铁路联络站兰芝堡，这样，三日之内，德军的第二道防线就被突破了。

二月开始，苏军的战斗就已集中到斯德丁——库斯特林——法兰克福——布累斯劳，问题不在攻克这几个大城，而是渡过奥得河，建立巩固的桥头堡垒，进一步展开攻势。六日苏联情报部正式宣布：在布累斯劳到俄伯痕间渡过了奥得河，这样六日之间，奥得河防线又开始被突破了。

希特勒叫奥得河做命运之河，如今苏军就站在这命运之河的那一边。

由于苏军攻势的发展太快，苏军在这突破三道防线的十三天中，究竟打死和俘虏了多少德国官兵，现在还没有统计；不过在正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苏方已经发表五路苏军击毙和俘虏的总数是三十八万名，三十八万名的死伤，三百多哩的撤退，这样的战斗不能再说是有计划地自动撤退了吧？

自动撤退的话再也骗不了人了，于是又来另一套，苏军的胜利完全由于量上的优势（日本同盟社驻柏林记者说，苏军用总兵力三百五十师，坦克七千辆，假定过去所传全东线德军为三百五十师，减去匈牙利方面的九十师，波兰（东普鲁士）战场上德军总数

则为二百六十师，苏军对波军的量上优势三十五比二十六），苏军出动的兵力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战事的发展看，苏军的胜利不是由于量上的优势，而是由于苏军坚强无比的战斗力，和娴熟练达的战术和战略。

苏军这一次作战的最大特征是：一、不在任何抵抗中心停留，迅速地迂回前进，二十五日苏军到波森，波森直至今日还在战斗，而苏军却已渡过奥得河了；二、用最高的前进速度，使敌人后备来不及增援，四天之内突破第一道防线，三天之内突破第二道防线，六天之内又突破第三道防线；三、尽量采取分散展开的战术，使敌人兵力不能集中；假如英美盟军在西线的攻势好比几条河流，那么苏军在东线的攻势，就是所向无敌的一片海潮。正是因为苏军作战的特征是着重在动力的取得上，我们可以断言苏军胜利的主因，绝不是在于量上的绝对优势。

不管是因为什么，苏军已经站上了命运之河的那一边，命运之河过去了，那么，命运之城的命运，柏林的命运怎样呢？

从纯粹战术的观点上看，柏林不仅是近了，而且已在眼前；但战略和政略的考虑时，常是要照顾多方面的，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柏林的攻下并不等于希特勒完蛋的时候，我们更不应下一个结论说：苏军的进攻柏林，必然是马不停蹄地一鞭赶到，而再没有任何迂回曲折的可能。这不是说，苏军一定不在这次进攻柏林，而是说苏军的进攻柏林，不一定是长驱直入。

不管苏军这一次的进攻是直线的还是曲线的，柏林的命运定了，德国的命运定了，欧洲战事结束的日子，在地平线上露出它的面影来了。

从军事到政治

世界战局的重心在柏林的东边，世界政局的重心在黑海的西头；罗邱斯三强会议，正在黑海的西头进行。

绿色的河流静静地注入黑海，黑海的西头风平浪静，没有一点儿声响；但在这里所商讨和决定着的事件，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胜利的旗帜挂在柏林的城头。

论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一定是有军事有政治，既关系战争，亦关系和平，在这一点上，这一次的三强会议和一年前的比较起来，并无不同；但着重点显然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说，假定德黑兰会议的重点是放在军事上击败法西斯的话，那么这一次黑海会议的重点，则是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击败法西斯，这样一来，这一次的三强会议就不能不更加注意到欧洲各解放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德国的占领和控制，以及战后的和平和安全上去了。

远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英美方面的反动分子，就责备英美政府对苏联让步，把整个东欧让给苏联做“势力范围”，然后用英苏瓜分东西欧之说，来猛烈地打击德黑兰会议的协定；在这当中，他们就用尽一切力量，来阻挠波兰问题合理的解决，波兰问题直至今日未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实质上早已解决了），是和这一派人的活动大有关系的。到了去年年底，西欧同盟甚嚣尘上。当戴高乐将军毅然加以拒绝，而和苏联成了法苏同盟的时候，这一派人又大肆叫嚣说，苏联不应该利用各国内部，尤其是西欧内部的左派势力，来阻挠西欧同盟的实现，因为英美也没有反对过苏捷同盟。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在战后的欧洲，绝不能在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里分成亲英美和亲苏的两派，战后欧洲各国的外交

路线，只有一条，那就是统一的亲英美苏外交，而不可能是分裂的亲英美或亲苏的路线。苏捷协定是苏英美捷协定的一部分，而西欧同盟却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排它的成分，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可能同它的内政分开的，一个对内反共反民主的国家，对外绝不可能执行亲苏而又亲英美的外交；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内反共反民主，一定要走上对外反苏反团结。因此苏联对于西欧国家的内政，一定会保持着强烈的关心，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去年十一月以来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件：从比利时、意大利直到希腊，这些问题能让它常此以往吗？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法西斯在军事上失败了，我们能让它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继续存在吗？只有在所有欧洲大小国家，在内部执行民主团结的政策，欧洲的战后和平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不然一切外交上空洞的纵横捭阖，是无济于事的。

正如同内政和外交分不开的一样，政治是和经济分不开的。过去欧洲的经济，早已发展到国际化的独占资本的阶段了，但这国际化的独占资本，却是与欧洲的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一根强有力的纽带，把英美的保守势力和维希法国，西班牙的佛朗哥，意大利的萨伏亚王室，南斯拉夫的米海洛维奇和彼得王，希腊的乔治王及其法西斯的同谋者，波兰的流亡政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洲的民主革命，正在粉碎这些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反动力量；当前的问题是英美的独占资本必须和这些封建的半封建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吗？英美必须把欧洲的每一个民主运动的胜利，当做苏联的胜利，把所有的民主力量投进苏联的怀中，而自己却和欧洲的反动的封建势力站在一起吗？事实上，为了英美的资本主义着想，只有一个彻底解除了封建束缚的民主的欧洲，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有效市场，不然战后资本主义体制不久就又会遭遇到一连串的经济恐慌的。不要忘记，经济上不安定是战争的基本

原因。

在理论上，这就是目前三巨头会议面对着的基本问题，历史的道路是复杂的，我们不可能设想所有这些问题在一次会议里得到全部的解决，但由于时事的推移，新的历史显然已经掀开了一章，过去了的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未来的将是民主欧洲的再生。

不能再拖

——自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

马不停蹄

好马不停蹄，吕宋之战未结束，硫磺岛之战已经展开了，正如同苏军在欧洲的闪电战胜过了当年德国的闪电战争一样，今天美军在太平洋上所进行的大洋运动战，已经快要赛过当年日本所进行的海上运动战了。谁闪电得最后，谁闪电得最好，这道理是不分东西的。

不能不承认日军在吕宋岛上的惨败不仅是由于美国海空军封锁了菲岛海面，使其得不到任何增援，而且是由于岛上日军判断的错误，从而在军力部署上弄到首尾倒置。日军一心以为美军进攻吕宋的主力将来自马尼刺以南，把重兵放在吕宋南部八打雁一带，殊不知美军的主力正是来自北方；由于这一着出其不意，所以直至美军攻入马尼刺，一路没有遭遇到日军严重的抵抗。但是到了马尼刺，情况就不同了，敌人的抵抗加强了，从而真面目的战斗也就出现了。

又是一连两次的登陆把敌人在吕宋南部负隅顽抗的企图初步破坏了：十六日美军在巴丹半岛的玛丽法尔湾登陆，经过一天的战斗，巴丹日军的抵抗就崩溃了。十七日美军又在柯里几多尔岛

登陆，日军要想在柯里几多尔顽抗的妄想也逐渐变成泡影了。这样到了十九日，美国海军终于开进了马尼刺湾，自由的船只开进了自由的港口，巴丹半岛上的血海深仇报复了。

不是说吕宋岛上的日军停止抵抗了，而是说在战略上吕宋日军的抵抗已不再发生重要的作用，所罗门岛上日军的抵抗不能阻止美军长征新几内亚，吕宋岛上日军的抵抗不能阻止美军登陆硫磺岛。

十六日美第五舰队出动了一千五百架的航舰飞机轰炸东京和硫磺岛——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破题儿第一遭的大事。轰炸东京不自今日始，一九四二年有过从黄蜂号起飞的航舰飞机对东京的轰炸，一九四四年六月有从华西基地起飞的超级空中堡垒对东京的轰炸，同年九月有从塞班基地起飞的超级空中堡垒对东京的轰炸——轰炸东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然而，出动这样多的飞机，战斗机配合轰炸机，继续地、大规模地、低空轰炸，这是第一次。假如不是因为日军丧失了它附近海面的制海权和制空权，这样的轰炸是不可能的。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十六日起对东京的轰炸才是真正的战略轰炸的开始。

十六、十七(一千二百架)、十八，一连三日，据初步统计，美航舰飞机轰炸东京共击毁日机六百架以上，这打击的严重性是不能忽视的。东京在如雨的炸弹之下战栗了！然而更坏的消息还在后头：十九日美军在东京南六百六十哩的硫磺岛登陆！

硫磺岛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它也没有深水的港口，初一看它的战略价值是不大的，但是作为塞班空军基地的前哨站和战略轰炸日本的据点，它的价值是重大的。

令人烦恼的问题又来了：美国海军在卧榻之旁出现了，日本的海军出不出动呢？出来还可一拚；不出来，硫磺岛的命运就注定了。我们不知道日本究作如何打算，从今天所有的材料看来，

日本的海军大概还是不出动的成分多：硫磺岛丢了对于日本还不是致命的危险；一旦日本的海军打垮了，那问题就严重了。由于日本还保存着它的大部分海军，美国的舰队还不能自由进出日本海与黄海，日本海与黄海是联系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的生命之海；假如日本的海军一垮，那么日本海和黄海就和南海一样裸露在美军之前，而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的纽带也就解开了。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宁可牺牲硫磺岛甚至小笠原群岛而不轻易出动海军最基本的原因。

美军登陆硫磺岛的第一个目的，实际上也就是把日本海军看管在日本海和黄海里边，使其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此好让美军在其他地区用海空军肢解日本帝国？然而在目前，硫磺岛登陆的中心意义还是在完成战略轰炸的体系。

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日本和它的占领区有如下几个轰炸基地：

- 一、以华西印北为基地的第二十轰炸机总队
- 二、以昆明为基地的第十四航空队
- 三、以菲岛为基地的第十三航空队
- 四、以塞班为基地的第二十一轰炸机总队
- 五、以阿留申为基地的第十一航空队

这五大航空队的航空半径和轰炸效率的总和不为不大，但要击中敌人的要害——日本——朝鲜东北和华北地区，它的效力还是非常不够的。为了执行严格的战略轰炸，必需有更接近这一要害地区的基地，硫磺岛的登陆就是指示着这一发展的开始。

是不是说美军在最近将来不可能在中国海岸登陆呢？不是的；今天拥有如此巨大的海空军优势底盟军的确是在任何愿意登陆的地方登陆的，但纵即登陆，登陆的目的在基本上也还是取得战略轰炸的据点，而不是展开大陆决战。

这从整个战争的发展看，是极其自然的。在目前的欧战中，英美盟军已不需要太多的海军和空军的增援了，这一基本形势就造成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上有充分运用海空军的可能；目前盟军太平洋战略的核心，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海空军压倒的优势。至于陆军，那就不同了；美国目前有五个军在欧洲作战，太平洋上所使用的已经有两个军。不是说，这两个军的使用已经达到盟军可能在太平洋上使用的陆军的饱和点；而是说，在西线一再需要陆军增援，准备最后决战的今天，盟军是不可能太平洋使用太多的部队来进行陆上决战的。

有不少的人一听说美军可能在中国海岸登陆，就高兴得一塌糊涂，以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殊不知登陆的目的不同，而唯一能把美军的登陆转变成解放中国的关键却正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首先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立即实现各党派的团结，其次是动员和统一所有的抗战力量，用跑上前去的战斗者的雄姿迎接那来自海上的盟友。

一 箭 之 地

从莫斯科看去，朱可夫元帅的大军好象是一支金箭直射着柏林，那箭头伸到了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前去柏林真不过是一箭之地。这是本月初东线苏军进攻的态势。

任何一个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可以看出：这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但却不是一个有利的形势——苏军的先锋部队太突出了。

九日起勃兰登堡苏军停止了中路的突进，转而加强进展比较落后的南北两翼。南翼下西里西亚和北翼波美拉尼亚苏军九日起发动了新的攻势。这一攻势的目的首先是在推进中路苏军的南北两翼，使其中路不致突出，其次是从南北两面来包围柏林，造成

对柏林的迂回和包围的态势。

在这一最迫近柏林的战线上，两周来苏军的进展是在这两方面。

从下西里西亚的南翼说起，先是二月六日乌克兰第一战线苏军在布累斯劳东南方渡过了奥得河，建立起桥头堡垒。九日布累斯劳西北苏军发动攻势，强渡奥得河，克复了利格尼兹(十一日)，格罗高(十三日)格鲁恩堡(十五日)和萨干(十八日)切断布累斯劳和柏林的直达铁道，完成布累斯劳的包围(十七日)，而且在格鲁恩堡完成了和白俄罗斯第一战线苏军的会师，这样就从南面来稳定了勃兰登堡中路苏军的突出地带。

在波美拉尼亚的北路，在攻势发动的四日内就完成了对安斯华尔德的包围(十一日)，打下了德意志·克隆(十一日)，而经过了半月包围的什尼德木尔也终于被打下了(十四日)。

由于这南北两翼的进展，勃兰登堡的中路苏军已经不复成为一个突出地带而感受着威胁；现在受着威胁倒是波美拉尼亚的斯德丁和下西里西亚的古本——科特布斯——福尔斯特三角地带了，苏军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威胁就是对于柏林的南北两翼的威胁。

其时苏军在东普鲁士方面的进展，其意义并不因此而显得小些：九日白俄罗斯第二战线苏军打下埃尔平，十五日打下德波边境的科尼兹，十八日包围了波兰走廊里的格劳顿兹，由于这些发展，哥尼斯堡被打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彻尔尼雅霍夫斯基大将星的殒落更着重地指出了这一方面的战事激烈到何种程度：英雄倒下了，英雄永生了。彻尔尼雅霍夫斯基大将的勋名，将永远活在百万人民大众的心里，将来一代的孩子那一个不晓得东普鲁士是他打下来的？

就苏军在德国本土(东普鲁士除外)内的作战言，中路苏军是

突出的，就从东普鲁士到匈牙利的整个东线言，德国本土内的这一战线又是突出的，究竟是先进攻柏林呢，还是先占领德国南部的山地呢？假如是前者，目前德国境内的苏军可以相当无顾虑地向前推进，假如是后者就不能不考虑到捷克和匈牙利整个南路的问题了。十三日苏军攻克布达佩斯把这一个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提了出来。

自然先后问题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今天可以判断的是：柏林纵即陷落，希特勒绝不会无条件投降，他一定会在南德国的山地继续抵抗。他不惜以十六万大兵的代价死守布达佩斯，可以证明他是怎样的重视南部德国。由于这一日渐显著的趋势，我们可以相信，“到柏林去”的口号不一定就是意味着一直地去到柏林。未来的发展，我们无从预见；不过可以看得出的，目前德国境内作战的苏军日益转移其重心于南路：特别是布累斯劳西方的苏军向德莱斯顿方面的发展，这一方面固然可以北上迂回柏林的南翼，另一方面，也可以南下迂回捷克的伯鲁诺和普拉格。这样的形势一旦到来，未来的西捷克就是过去的东普鲁士，今天的康纳夫就是昨天的彻尔尼雅霍夫斯基，今天布达佩斯北面的乌克兰第二战线就是昨天的华沙北面的白俄罗斯第二战线。

这是可能的，但非必然的，因为这样广大的战略部署不可能不考虑到西线盟军的配合。

在未谈西线盟军的配合以前，先一看西线的发展。假使我们用东线的尺度来量西线，我们可以说在苏军冬季攻势的一月内西线无战事。西线不是没有战事，西线的战事不过是没有决定性的发展而已。九日起西线北路加第一军和英第二军在荷境尼美根以南发动了一次攻势，十二日打下了克利夫，二十日又打下了哥奇；同期间南路北段的美第三军在普鲁姆至爱齐特尔纳克一线上发动了进攻。这两路进攻的目的不在一举而突破齐格菲防线，它所追求

的是从南北两面来稳定美第一军和第九军的既得阵地。

要打破西线的僵局必须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加强西线盟军的锤击力(兵力与火力)，其次是发动更深远的迂回突破。假如在广大的战略上，东线苏军的下一步可能是在南路的话，西线盟军的下一步大有可能是在北面发动又一次新的登陆。由于苏军从匈牙利向奥地利的进展，德军在意大利战场被迫撤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那么盟军把用在意大利的兵力用到挪威或是丹麦不是极其可能而且自然的吗？

两 条 路 口

没有一个人怀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能够有和平吗？和平要求国内外的民主团结，我们有了胜利的今天，我们能够有民主的明天吗？

这是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结束的今天，千百万人所关心的迫切问题。克里米亚的三巨头会议(从二月四日到十一日)用响彻云霄的声音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不仅有了历史性的昨天，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有伟大的明天，明天是伟大的，因为那是有保证的民主和平的明天。

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开的，到今年本月的克里米亚会议，前后经过了十四个月。在这十四个月中，整个世界好象是翻了一个身，第二战场开辟了，苏军的夏季攻势发动了，东欧解放了，西欧解放了，战争发展到德国本土，战争发展到柏林城边，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日子。然而问题来了，首先是苏联和英美之间的波兰问题迟滞不能解决，其次是在被英美盟军解放了的四个国家——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希腊——内部，除掉法国，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问题，问题严重到发生内战，于是一向以为德

黑兰是能解决问题的人低头了，而那一批以破坏德黑兰协定，离间英美苏为目的的法西斯和反动分子们得意地笑了；希特勒发动了空前猛烈的政治攻势，好心的不禁要问，英美苏在战争问题上能团结，在和平问题上也能团结吗？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能团结，在每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上也能团结吗？

这是去年最后三个月快要发展到爆发点的问题，那真是惨淡的三个月。希特勒的西线反攻正是发动在这一背景之下，他的目的不在美国第一军和第三军之间插进一把楔子，而是在英美苏之间插进一把楔子，在被解放各国的内部插进一把楔子。反法西斯战争遭逢到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

克里米亚会议回覆了这些问题，它把一个危机丛生的世界推上了正轨。假如我们说过去的德黑兰会议确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今天，那么克里米亚会议则是保证了民主和平的明天，德黑兰会议保障了胜利，克里米亚会议保障了民主，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和国内的民主，——普遍的民主，持久的和平。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去详细分析克里米亚会议的声明；概括地说，它确定了从东西南北四方面去消灭希特勒的最后阶段的军事计划，拟定了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解决了波兰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制定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商妥了在顿巴敦橡树会议中未能解决的投票秩序的问题，并决定在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邀请中法两国，共同召开联合国会议。

整个会议的基本精神在强调英美苏三国的团结不仅对于争取最后胜利为绝对必需；为组织持久的和平，三国的团结同样是绝对必要的。

抽象地说，这道理人人能懂；但在现实生活中，战争与和平之间却有一段极端复杂的过程。这当中的桥梁不是英美苏三国发表一纸空洞的宣言，而是在事实上三大民主强国要对于每一个国

家——是被解放国家的内政取得一致的见解和政策。德黑兰会议之后，我们曾经说：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既然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合作，那么，反法西斯民主各国的内政也必定以代表国内各阶层的民主力量的民主团结为基础，那时我们这样说还不过是一种推论而已；而现在它已经零零星星地写在欧洲宣言上了。欧洲宣言把欧洲每一个被解放国家内部各民主抗敌力量的合作必要性提到英美苏必须合作的高度：破坏了国内的民主团结就破坏了国际的民主团结，国际的民主团结保证了每一个国家内部必须民主团结；只有奠基在各国国内的民主团结的基础之上，国际上的持久和平才有可能。这就是克里米亚会议的历史意义。

有人说这是欧洲的事情和我们无关，我们生在东方，东方有东方的国情，我们这里的民主和欧洲不同。当英美苏还未能团结得象今天这样程度的时候，这些话或者还可以取信于一时，现在不同了。问题在这里，正视它解决它，而且要很快地解决；四月二十五日旧金山会议就要召开了，中国应该立即自动的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那时候我们去是决定问题的人，我们不愧是堂堂五强之一；如果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硬不自动解决，那一来就不是去做决定问题的人，而是自己被人决定了。

时候近了，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在人类的历史中往往出现这样的片刻，在这片刻中的决定常常是影响往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命运，现在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的片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还能让它拖下去吗？时不我与，稍纵即逝，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

太平洋战事的发展，有如马不停蹄，欧洲战事从现在到结束也不过是一剑之地；克里米亚会议保证了民主，我们直到今天还是站在两条路上；第一次联合国会议还有六十天就在大西洋和太

平洋汇合的地方召开，为今天的战争，为明天的和平，为解决当前的国内危机，为争取将来的国际地位，为了这一代的我们，为了后一代的子孙，立即自动实现国内民主团结的问题是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克里米亚的道路

——自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九日

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

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一方面是美军在硫磺岛上的进展每日只能以码计算，另一方面美军在吕宋四周的进展却是一跃千里；以码计算的地方是陆地，是陆上的正面攻击，一跃千里的地方是海洋，海上的迂回运动。

尽管日军在硫磺岛上的正面抵抗非常顽强，作战地区的狭小不利于盟军的展开兵力，由于日军海空权的丧失，海军的避战和增援的不可能，日本在硫磺岛上的顽抗不过是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而已，其不能改变战争的发展，是洞若观火的：二月廿六日盟军第一架飞机从硫磺岛南部机场起飞，美军进攻硫磺岛的初步目标已经达成了。过去了的是四分之三，未来的只有四分之一，就是这四分之一的土地，也不是垂手可得的，但硫磺之战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硫磺之战和菲律宾之战是一个对照，在菲岛之战中，马尼刺之战和吕宋外围之战，又呈现出这一对照。美军早在二月三日就攻进马尼刺了，但直至现在，整整的一月了，我们还没有接到马尼刺区战事完全结束的报导；二月二十五日美军对马尼刺区日军

提出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日军是否投降不得而知，可能的是直至今日马尼刺区还有零星的战斗，战斗虽然零星，但于此可见敌人挣扎之顽强。

但吕宋岛外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十日之内美军连续在六个岛上登陆：二月二十三日在吕宋和萨马岛间圣柏拉狄诺海峡上的卡布尔岛登陆，二十六日在吕宋和明多罗岛间的维德岛登陆，二十八日在巴拉汪岛登陆，不三日而占领其首府，三月三日占领马尼刺湾上的鲁班岛，同日则又在吕宋和马斯巴泰岛间的狄考和布里艾斯两小岛登陆，——在这一连串的登陆作战中，除去巴拉汪外，都是为了巩固进入马尼刺湾的航道。马尼刺湾的位置摆错了，不在吕宋东边而在西边，从西边来就非经过这些小岛不可。巴拉汪的登陆，其意义不在战术上巩固马尼刺湾的入口，而在是为从马尼刺打出去的大军开先锋，巴拉汪遥对着越南的金兰湾，这当中所包含的战略可能性，打开地图就会一目了然的。

解放的旗子飘扬在北面的硫磺，解放的旗子飘扬在南面的巴拉汪，四月二十五日近了，盟军的下一步究竟在那里呢？什么时候登陆。在那里登陆，先在华中华北，还是先在华南越南？这些都是大家急于要求解答的问题。

想象未来不如面对现实。今天太平洋战争中有些什么特点呢？首先是陆地作战的艰苦，这是扑面而来的一件最顽强的事实，谁都逃避不了的；美海长福尔斯特尔说，直至今日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还没有遭遇过比十二师更多的集中的兵力（三月五日），但其作战之艰苦已如上述，一旦到大陆登陆了，其所将遭遇到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一。其次，供应问题；美副国务卿格鲁说：对日作战，打垮日本所需要的船只吨位，将三倍于击溃德国之所需，太平洋上每一作战士兵每月供应之所需，为容量六吨（雷岛作战时实际上为十六吨），而为了使得在硫磺岛作战的三师美军每一个人

得到他所应得到的供应，就需要三百万吨的船只(三月二日谈话)，一旦到大陆登陆作战，其所需吨位之浩大是可以想见的。这是二。再其次，我们不能不考虑到欧战和远东战争的相互关系，这首先是表现在兵力的分配上；硫磺是太平洋里一个蕞尔小岛，为了进攻它，美军已不能不动用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部分了(五日美陆长谈话)，一旦登陆，大规模登陆，其所需之海军，是可以想见的。这还是海军，尚且如此，陆军兵力所受于欧洲战争之限制更不用提了。

这都是今天面对着我们的现实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说美军在最近期内登陆不可能，而是说那一些一心指望人家登陆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们，是怎样的不切实际。盟军是会来的，但能够促成他们快来的因素，不是玩弄手法，回避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副国务卿格鲁在发表他对于蒋主席三月一日演词的意见的时候，恳切希望：

“中国内部在这过渡期间能够成立协议，完成统一的军事努力，以应付未来若干月间的重大情势”(三月三日)的原故。

问题横陈在这里，今天你不解决它，明天它要解决你的。

千百万道仇恨的河流

中路太突出，两翼必须向前推进。二月初至二月中，朱可夫元帅的南翼向前推进到尼西河边，乌克兰第一战线和白俄罗斯第一战线完成了会师，南翼向前推进了；二月底至三月初，朱可夫元帅的北翼向前推进到奥得河口，白俄罗斯第二战线和白俄罗斯第一战线完成了会师，北翼向前推进了。如今面对着柏林的东门的，已经不是一个箭头，而是一道城墙，不，一排水闸，千百万道仇恨的河流，奔来闸底，如今德军从北到南把守着四大闸门；斯

德丁——库斯特林——法兰克福——科特布斯，谁也不能预言这闸后的洪水什么时候泛滥，更不能预言那泛滥着的洪水究竟先夺那一个闸门而出。

这就是今天的东线。

先是二十三日白俄罗斯第一战线的苏军，占领了波森和安恩华尔德，波森作战一月，安城作战两周；接着白俄罗斯第二战线的攻势展开了。二十八日白俄罗斯第二战线苏军打下纽·斯德丁，三月二日完成了和第一战线的会师。三月二日第二战线打下了波罗的海旁边的科斯林，这一方面包围了波美拉尼亚东北的德军，另一方面则方便了第一战线苏军向斯德丁外围的进展；三月五日第一战线苏军打下斯德丁的前卫城市——斯塔加特，三月六日终于推进到奥得河口的卡明港。留在这一包围线内的，有从哥尼斯堡——但泽——琴尼亚——里巴——斯杜尔普蒙到科尔堡的一线，消灭这一地区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向柏林看去，从斯德丁直到科特布斯，苏军面对柏林的阵地已经拉成一条直线了。

这是一道历史的水闸：闸的这一边是人民的力量，闸的那一边是人类的死敌，闸的上空闪耀着“人民的世纪”——这是一幅壮绝古今的图画，这是一幕决定命运的斗争，那么这斗争何时展开呢？

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苏军的供应，第二，盟军的战略。供应：我们知道，自从正月中苏军冬季攻势开展以来，最深的地方（从华沙南方的桥头堡垒到奥得河下游），已经进展了五百七十公里，要在这样长的供应线的前哨，聚集起压倒优势的力量，不是一天一日的的事情。战略：这不仅关系于整个东线，而且关系于东西线整个战场，因此我们不能不看一看西线的发展。

希特勒的十二月反攻，整整把盟军的西线攻势延迟了一月。正月底盟军彻底打垮德军的反攻，恢复了德军反攻前的态势，二

月初西线盟军发动局部进攻，改进盟军中路过于突出的阵地，但盟军真面目的进攻却在二月底，距西线德军反攻崩溃之日正好一月。

二月二十三日盟军攻势发动。盟军这一次的攻势，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并没有出现新的番号，盟军在第一次攻势（十一月）中曾增加第九军一个军的生力军，但这一次在整个战线作战的依然是原来的七个军；第二，第三军的主攻方面，稍稍的向北转移了一下，过去它的进攻地区在麦次——萨尔布律根，如今已经转移到特里尔——科布伦次方面来了，过去它是自成单位的，如今它却和第一军接连起来，而另一方面，过去和美第一军同属于一个单位的第九军，则已划归英第二军和加第一军的统帅蒙哥马利指挥了。第三，兵力虽未增加，但进攻的对象却缩小了，第一次进攻的目标是在全部西线上的寻求突破，而这一次的目标好象只限于鲁尔河流域的夺取。这样的缩短攻势战线，增强兵力或可补救第一次攻势中机动后备军太少，锤击力不强的毛病。

战事发展到现在，盟军已收到如下的战果：

二十四日打下朱里赫；

三月二日打下蒙·格拉巴哈；

三月三日打下文罗，罗尔蒙，克累菲尔德，和纽斯；

三月七日打下科隆。

所有这些地方——特别是科隆，都是莱茵河西岸的交通要道，战略据点和工业中心，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的；不过，比打下科隆更加重要的是英美加盟军能否渡过莱茵河，建立起足以展开大军的桥头堡垒，这取决于最近十天内的战斗。

不过无论希特勒怎样挣扎，西面的莱茵河，东面的奥得河，再也阻挡不了复仇的宝剑从东西两面插进它的心脏了。艾森豪威尔说：失去了西里西亚和鲁尔的工业区，德国的抵抗不可能再支持两月以上（二十四日）；西里西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前的问题是

夺取它的鲁尔。

面对着伟大的明天

克里米亚会议闭幕还不到一个月，这一个世界的面目已经完全改变了。

克里米亚说：要民主！不民主的国家开始民主了。

首先是挪威和荷兰国王闻风而起，他们都先后发表声明，准备在解放之后政府立即辞职，另组足以代表全国的民主政府。

其次是南斯拉夫国王，他本来不打算答应和国内抗敌民主力量组织联合政府的，克里米亚会议后他“欣然”(1)同意了。

再其次是意大利，二十五日意大利管制委员会宣布了对意大利的四大让步，意大利国内民主力量的生长获得了地基，最棘手的希腊问题，目前虽然还困难重重，但也由于克里米亚决定，“英美苏三国的观察家得以断定希腊人民的意愿”(二十七日英首相报告)，而露出了民主解决的曙光。

这样一来，困扰着整个世界的欧洲几大问题，一举而初步澄清了。

还有哪一些人不高兴呢？波兰的流亡政府，不过波兰的流亡政府不仅是流出去而且已经是亡掉了。还有哪一些人呢？罗马尼亚的拉台斯哥，拉台斯哥不识时务到向要求民主的群众开枪(二十六日)但现在他哪里去了呢？滚掉了(二十八日)！罗马尼亚成立了民主阵线的政府(三月三日)。

克里米亚说：不能中立！至今还中立的国家对德日宣战了。

首先是近东的土耳其(二十三日)和埃及(二十四日)旁及于叙利亚和沙特阿刺伯。

欧洲不宣战的中立国家，最惹人注目的还有谁？西班牙和葡

萄牙！他们本来就是法西斯的帮凶，如今他们孤立起来了——这是精神上打击法西斯的第一步。

其次是美洲至今尚未宣战的几个中立国：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拉圭和乌拉圭都先后对德日宣了战；如今美洲各共和国还有谁中立呢？阿根廷！阿根廷本来就是希特勒通过西班牙走廊到达南美的桥头堡垒，如今和西班牙在欧洲一样，阿根廷在南美孤立起来了。这是在精神上打击法西斯的又一例。

正如同罗邱的开罗会谈推动了近中东各国的参战一样，斯退丁纽斯领导下的泛美会议（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八日在墨西哥城召开），推动了美洲各国的参战——这些都是迟到的旅客们，不过只要不是法西斯，行将上梁的民主大家庭是一律欢迎他们来的。

克里米亚会议决定三月一日以前对德日宣战的国家，始可参加四月二十五日旧金山第一次联合国会议。这样一来，联合国的数目，就一跃由三十六国变成四十四国了。

国内民主，国际团结，国内外民主团结——这就是未来世界的面目，那面目将第一次表现在四月二十五日旧金山第一次联合国的大会上。

这里还不得不指出一些不合拍的调子：法国最初克里米亚会议决定是旧金山会议的五大邀请国之一，但到请柬发出时，五大邀请国中不见了法国的名字，五大邀请国一变而为英美苏中四国了。这当中的详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戴高乐将军对于克里米亚会议的不满，我们是知道的：法国要求占领莱茵河流域全部，但克里米亚会议却决定由英美法三国共同占领；法国希望保持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特殊地位，但克里米亚会议则不赞同任何国家在近东保持特殊地位——这大概也就是戴高乐拒绝为旧金山会议召集国的基本原因吧？

不过，无论如何，法国还是安全理事会里的常任理事国；它

的拒绝做召集国的一举，是不可引起更大的波澜来的。

其时，克里米亚会议关于顿巴敦橡树会议所未能解决的投票程序问题的决定，也公布了。这一折衷方案的要点，是把“安全理事会为谋致和平解决争端时的类似司法机能和为维护和平而采取行动的政治机能，两者间的表决程序加以区别”；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的表决程序，当事者的大小国皆无否决权；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的表决程序，当事者的大国有否决权——换言之，任何为维护和平的行动皆需五大盟国一致的协议。简单的说：世界和平的前途，言如其实的系于五大盟邦的团结。有团结有和平，为和平非团结不可。这不仅是理论，它已经变成了约束人类的宪章。

美总统说：

“克里米亚会议实在是三大领袖国家极成功的一次努力来觅取和平的共同基础。过去几世纪试验失败的一切片面行动，排外同盟势力范围，均势政策以及其他一切策略制度，都将同此告一结束。我们主张用一种全世界的组织，来代替上述一切制度。……在这种和平之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世界，供我们的后世子孙居住。”（三月一日美总统演词）。

正因为这一全世界的组织，负有这样崇高和严肃的任务：各国代表团的组织都以民主团结，代表人民为其基本原则；多党国家如美国的代表团，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占一半，英国的代表团以保守党和工党为基础，澳洲代表团“代表了各种政治意见，反映着各方面的生活，”因为“世界和平非一党的决定，正如军事胜利不能是一方面的决定；”因为“世界和平的机构不能是一人，一党或一国的工作。”（罗斯福）

.....

世界在前进着；今天你不迎头赶上它，明天它就一脚踏死你的。

这是斗争的道路

——自三月十日至二十三日

帷幕即将揭开

试一想象：焚烧着的四座大城大火冲天，远离这城市几十里的海面入夜都看得见那不断向天空抓拿着的火柱，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工厂里的汽笛拉不响了；学校关了门，……这是一幅何等可怕的图画！这就是过去两周中的日本三岛，复仇的火终于烧到日本本土了，过去是他们来烧我们，现在是我们烧他们的时候了。

由于硫磺岛战事的顺利进展（十六日正面作战结束），盟军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轰炸的规模扩大了，轰炸的次数频繁了，今天盟军对日本的轰炸已经可说得上真正的战略轰炸；过去的两周中，几乎每三日有一次轰炸（九日炸东京，十一日炸名古屋，十三日炸大阪，十六日炸神户，十八日炸四国九州）而每一次出动的机数都在三百架以上。十八日的一次轰炸是海上的航空母舰起飞，出动的机数达一千架以上，而轰炸的对象又是盟军可能登陆的四国九州地带，美军的轰炸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呢？

日本惊疑莫定，但美第五舰队的特种混合舰队向日本内海开

来了，十九日美特种混合舰队在日本濑户内海海面找到了日本舰队，发动攻势，据二十日美方公报，日主力舰被毁一或二艘，航舰被毁二或三艘，轻航舰被毁二艘，巡洋舰被毁二艘，驱逐舰被毁四艘，敌机损失在四百架以上，至于美方损失情形还无确定报告，但由于日本陆上空军所处的劣势，美方损失是不可能很大的。

这是一件大事。但这并不是说日本海军已遭遇了致命的打击（打击是重大的，但还非致命），而是说这是第一次美国海军跑到日本内海和日本海军作战，这就指示着，从制海的条件看，盟军已经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了。

盟军的下一步是否就是在日本本土登陆呢？

在未有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一看太平洋战争中其他方面的发展。首先是在西南太平洋方面，菲岛美军继续进行力除枝叶的工作，来巩固盟军的既得阵地：八日盟军在民答那峨岛西南海岸登陆，十二日解放三宝颜港；二十日在班乃岛登陆，二十一日占领班岛首府怡朗；可以想象，紧跟着班乃之后，美军还会连续在其他岛上登陆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中英联军在缅北的进展：八日缅北我军攻占腊戍，二十日英印联军占领瓦城；由于瓦城和腊戍的占领，东南亚盟军已经取得了从缅中向缅甸南作陆上进攻的有利地位了。

一方面是菲岛战事接近尾声，一方面是缅北盟军日有进展；这样，从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两方面向中南半岛方面发动联合作战的可能性是日益成熟了；风起云涌，于是，三月九日越南日军突然解除法越军的武装，占领越南各大城市，越南法军奋起抗战，现在我们姑不论越南法军的抵抗前途，日军占领越南这一举，一方面指示着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即将有第二步的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尽管日暮途穷，大陆上的日军是不会自动撤退的。

盟军在南中国和越南方面的登陆是确定了的，但是很显然盟

军在这方面的登陆是不可能负有从南到北打退中国境内日军的任务的；它的目的是有限制的，一、建立空军基地，完成从空中切断日本本土和南洋占领区的海陆交通；二、打通一个港口，输送物资，装备中国军队。这都是在今天可以确定的问题，这不是争论或研究的对象。

今天争论着的问题是盟军应该直接登陆日本本土有利呢，还是在大陆上登陆作战有利呢？

三月八日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元帅从关岛回到华盛顿，和他同时到达华府的有第三舰队总司令海尔赛将军，美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和在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决定太平洋战争下一步的战略会议。无疑的，上面提出的问题是这次战略会议讨论的中心。因为太平洋战争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已经需要对于这一问题有所决策了。假如中太平洋下一步的攻势任务是由第三舰队来担负的话，那么，海尔赛将军的参与此会更加证明这一次的战略会议要决定本土——大陆战略的取舍了。

华府会议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尼米兹元帅的三月八日谈话看来，他是不赞同立即在日本本土登陆的。三月十一日尼米兹元帅又发表一次谈话，他说：

“日舰船不能开往南中国与荷属东印度，但敌方仍将保持他们在亚洲大陆的地位，直到我们在那可能切断他们(本土和大陆之间)交通的地区驻有海空大军而后止；在这个日子到来以前，他们将仍是我们强大的对手”。(三月十一日)

很显然地，在战争的现阶段中到日本本土去登陆是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来的，试以美军海军陆战队历次进攻海上各岛的伤亡比率为例：

在塔拉瓦，美军死伤总数照所用兵力比率为百分之十八；塞班为百分之二十三点六，增加了；帛璃琉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九，又

增加了；到了硫磺岛，死伤总数竟一跃而为所用兵力(六万余)百分之三十二点六(约二万)，几达三分之一，在所有这些地方，美军都具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这些死伤差不多完全是在陆地作战中遭受的。可以想象，一旦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那比率假如从三分之一变而为二分之一，那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日本本土，连正规军，“特攻队”和各种临时性的武装部队总算起来，发动三一四百万人作战是可能的，在那种情况下，盟军就得准备以相应比例的牺牲，这是有利的吗？

盟邦要求迅速结束战争；但它所要求的不是无条件的迅速结束战争，它要求的是以最少的牺牲，求得最快的结束，假如估计这一点，那就不能不考虑到登陆中国，装备我一切抗日部队的问题了。

我们不知道盟军的最后决策是什么，不过“那可能切断日本本土和大陆之间的交通的地方”只有可能是山东半岛。自然，要在山东半岛登陆，不是一步就跨得上去的。盟军最低限度得先登陆冲绳琉球。我们不必过事揣测；风狂雨暴，太平洋战争下一幕揭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没有谁能阻止

由于苏军在东线雷霆万钧的一击，第三帝国的整个作战机构已经濒于瘫痪状态了。

但敌人虽然走上了深渊的边沿，你不把他推下去，他是不会自动跳进深渊的，而推下他就得有力量，力量是需要聚积的。整个欧洲战场目前正处于为了发动这最后一击而集中力量的前夜。

这不是说今天没有胜利；今天有胜利，但比之于明天的胜利，它将是显得比较不大。

先说今天的胜利。东线的。

到了三月初苏军在德国境内的战线已经拉平了。过去两周中，苏军的战斗主要地集中在缩小和消灭几个包围圈内的德军。这包围圈包含了：东普鲁士方面哥尼斯堡周围的德军，波兰走廊方面的但泽和琴尼亚方面的德军，北波美拉尼亚波海之滨的德军，上西里西亚布累斯劳区残余无几的德军。此外在前线的作战，限于奥得河口的斯德丁港附近，奥得河中游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方面，捷克境内兹佛隆四周。被围在苏军后方的四大城市——哥尼斯堡，但泽，琴尼亚和布累斯劳虽然还没有打下，但它们的日子已经一天短一天了。在苏军的前线，这两周来的战果有：

三月十三日打下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三月十四日打下了布达佩斯北方，捷克境内的兹佛隆，三月二十日打下了奥得河口斯德丁对面的阿尔达姆。这样一来，奥得河这一边苏军的阵地就巩固起来了。

苏军站在奥得河的这一边，奥得河的那一边不远的地方，就是柏林；从苏军的帐幕里已经可以看得见柏林被炸后反映在夜空上的火光了。

正如苏军在东线站上了奥得河边的一样，西线盟军已把他们在莱茵河边的战线拉直，相当一致地站上了莱茵河边。

三月八日，西线美一、九两军在波恩和科布林兹之间的累马根，渡过了莱茵河，建立巩固并扩大了桥头阵地；九日美第一军在累马根和科布林兹之间与南面的美第三军会师，自二月二十三日开始的西线北路以美一九两军为主的攻势至此告一段落。

一九两军的攻势甫停，中路的三七两军的攻势又起（十四日），第三军的攻势锐不可当，十八日攻克科布林兹，转而向南，从克鲁奇纳赫，而伍姆斯；由于伍姆斯的克复，守卫着萨尔布律根的德军后路将遭受了被切断的危机，在这样形势下，三七两军的夹攻，

第七军终于在二十日克复了萨尔区域的首府萨尔布律根，二十一日克复了路易港；德国仅次于鲁尔区域和西里西亚区的第三大工业地带的萨尔区如今也开始崩溃了。由于萨尔区域的大部被克复，盟军已经拉平了他们在莱茵河这一边的阵地。莱茵河的那一边就是去到柏林的大道⁶，和苏军在北部德国平原会师的场面，那么，那从东西两面对敌人的最后一击，什么时候发动呢？

这是克里米亚会议的军事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可以说的是，鉴于西线德军的着着败退，德国的军事机构显已处于不能动弹的瘫痪状态，只要盟军在克里米亚所决定的时机一到，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东西盟军的胜利进军了。

从历史的发展看，今天的柏林实在象一九四〇年五月初的巴黎；柏林的六月十一已经不远了。

这是斗争的道路

克里米亚决定了欧洲的民主前途，但那前途是不会自动到来的，它和战争的胜利一样，它是需要人们争取的；任何高明的战略不能代替实际的作战，任何重大的国际决定不能代替人民自己的斗争。

欧洲被解放国家的人民懂得这一点，他们的斗争就是按照这一个方向展开的。今天的斗争的目标是什么呢？暴露和打击对克里米亚路线破坏怠工的分子。在这一个斗争的目标之下，罗马尼亚民主阵线赶走了拉台斯哥(三月三日)成立了民主政府；希腊人民解放战线暴露了希腊政府，向美政府提出了抗诉(十一日)；芬兰人民举行了议会选举(二十日)，现在着手改组政府……所有这一些事件都指明了没有人民自己的斗争，民主的明天是不会自动到来的。

克里米亚会议决定商请中法为旧金山第一次联合国家会议的邀请国家，法国拒绝了这一邀请，理由是什么呢？三月十七日法情报部长戴兰解释法国的立场道：“法国对于集体安全的解释是成立一个具有真正国际民主的国际机构并具有解决一切纠纷，强制施行决定的权力。顿巴敦计划中不得三大国一致因素就不能成立决议的规定实在不是真正的国际权力机关，因为要达到这个同意是非常困难的。集体制度如果没有自动强制实施安全制度的力量，那么法国将来就要用区域协调的方法来保障它本身的安全”（三月十七日巴黎合众社电）。

实际上，不是将来，就是现在，法国已经在着手组织所谓区域协调的组织了；最近荷外相克利芬斯的访问巴黎以及法比荷卢经济协定的签定，实际上就是这种组织的先锋：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法比荷卢都是西欧的国家，而法比荷又都是拥有仅次于英国的广大殖民地的国家，这两者的相合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所知道的，英美苏在克里米亚会议对于法国有关问题所不能一致同意的具体事件有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保持特殊地位的问题；据英首相二月二十七日在英下院的报告，美苏两国皆不赞成法国在近东的叙黎二国保持特殊地位。假如法国反对顿巴敦建议是主要因为英美苏不能一致同意它的殖民地政策的话，那么，我们看不出来，顿巴敦建议本身有什么缺点。这是一。其次，法国心目中的所谓区域协定假如是一个西欧殖民地国家同盟的性质，而其主要任务又是在维持殖民地政策，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代表法国人民的主张，最近越南法越联军奋起抗日。得到法国人民一致的赞扬，法国人民并纷纷主张法国改变对越南的殖民地政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国人民是不主张维持那种过时的、腐败的、发臭的殖民地政策的。从法国拒绝为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国家这事件，我们又可以看出，没有人民自己的斗

争。克里米亚的决定是不可能顺利展开的。

克里米亚会议决定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召开第一次联合国会议；四月二十五近了，无论是在世界军事战线上，或是在世界政治战线上，四月二十五都是一个富有分水线意义的日子；克里米亚的道路是一条斗争的道路，旧金山的金门是不容易跨进去的，扑到脸上来的问题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大转变的前夜

——自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六日

法统与现实

帷幕终于揭开了。

四月一日尼米兹元帅公布美军在琉球群岛中的大琉球岛登陆，自从三月二十三日以来大家即不断期待着谜底，终于揭晓了。

三月十九日，美第五舰队向日本濑户内海发动袭击，尽管日寇方面大吹大擂，说它的陆上空军予盟军以怎样重大的打击，盟军于任务完成之后，依然是神色不动地去开始它的第二步工作。廿三日起，美第五舰队的航舰飞机即对琉球施行登陆前的软化轰炸，其范围北起九州南迄台湾，在这连续的和广泛的轰炸之下，日寇真的是不知所措了。这样到了二十六日，美军先遣部队终于在大琉球岛西南十五里的庆良间列岛中的嘉渡敷岛和赤岛登陆。早在这一天，东京方面就广播出美军登陆琉球的消息来了，盟军不予否认，但亦不予证实。事实的真相是，美军是在庆良间岛登陆了，但登陆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炮兵阵地，作为登陆大琉球岛的准备，不管空军的威力是怎样强，在某些情况下，空军是不能代替炮兵的。

二十六日起盟军又继续执行软化工作，空军与炮兵一起袭击与轰炸了六日之久，四月一日，在英美强大特种混合舰队的掩护之下，美第十军终于在大琉球岛的西南海岸登陆了。

盟军登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日寇的海军未敢出动，而岛上的陆军的抵抗亦甚轻微。在登陆的最初三小时内，盟军已夺得岛上五处机场中的两处。

一方面由于美军的登陆琉球，一方面由于欧洲战争的即将结束，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这变化首先是表现在小矶内阁的垮台上(四月五日)。

正如同去年七月美军对塞班的一击，打下了东条一样，如今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即形不稳的小矶内阁，终于在美军对琉球的一击之下倒下了。

由于确实材料的缺乏，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断定小矶的下台究竟主要的是由于那一种原因，从去年十月以来，小矶内阁所遭遇的困难是两重的，一方面是从财阀稳健派方面来的右派反对，一方面是从军阀急进派方面来的左派反对；而自从去年十月底菲岛海战以来，这两方面的反对，则又表现在日本海军是否应该出动的问题上。尽管小矶内阁千方百计，一方面用国家赔偿财阀在空袭中所受损失的方法，另一方面又用组织新党，加紧动员的方法，来缓和这两方面的反对，究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裂痕终于爆发了。日本国内对小矶现内阁的不满，发展到什么程度，可以从日寇对于十九日濑户内海的空战的宣传上看到一斑。在这一聊以自慰的宣传中，东京报纸一致强调日本海军非不出动，而是待机而动，而现在“机”是被日本抓住了。不用说，这种宣传在美军登陆琉球的事实之下，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

这就证明了：东条的陆军单一内阁固不能解决问题，小矶的陆主海从的联合内阁也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只有请出一个铃木贯

太郎以海军和重臣的身份来维持局面了；小矶米内所不能缓和的日益增涨的国内矛盾，铃木就能缓和得了吗？这是一。

其次，我们与其说日寇内阁的倒台，是由于日寇在琉球的败绩所促成，无宁说是由于苏联废除苏日中立协定所催生的。这从这次小矶下台和铃木上台的迅速上看，日内阁的改变，是显然早有成算的。铃木不仅是以一个海军重臣来组阁，而且是一个日俄战争中的有功将领来组阁的。铃木内阁究竟是什么性质，还要等内阁组成才能加以分析。

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废除(四月五日)，太平洋的局势发展到一个新形势；某一些人故意企图把太平洋战争发展的远景孤立起来看的事实根据，快要消失了。苏联的自动宣布苏日中立协约废除，一方面表明了苏联四年前签订这一协定时反法西斯的本意，另一方面表明了它的外交政策辉煌的成功。不错，这是“震动世界的一日”，但是你们还记得四年前，你们用怎样卑鄙的语言，去抨击苏联外交政策的吗？

同时，从琉球岛向西看去，就是浩荡的长江奔流入海的地方，美军登陆琉球后，它的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能是在哪里呢？占领琉球完成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体系，这是决定了的；其次，不管盟军最后打垮日本战略，是不是直接登陆日本本土，盟军到杭州湾以北的中国海岸登陆，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盟军就必须有一个符合于军事上现实要求的政治政策，但从赫尔利将军最近的一次谈话里(四月二日)，我们可以看出：盟邦在政治上所坚持的法统主义，是不容许它采取一个远大的现实的军事政策的。

可以说的是，这种政治上保守的法统主义，既不能赢得今天的战争，也不能赢得明天的和平，而更加现实的是，在目前就无从建立三大同盟强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合作。

浩荡的长江奔流入海，太平洋战局正处于大转变的前夜，中

国的命运握在中国人民的手里，对于所有违反人民意志的法统主义，中国人民只有一个态度：“不要讨论它，我们看着，走过去吧！”（但丁）

末 日 在 望

好象是木乃伊经风一吹的一样，顷刻之间，齐格菲防线倒下去了，莱茵河之战变成历史上的陈迹了。

当三月八日西线中路美第一军在累马根渡河，建立起桥头堡垒的时候，大家对于西线的战局，还未能遽尔乐观，因为那可能是德军有计划地从莱茵河西岸撤退到莱茵河东岸，真面目的战斗，可能还在那一边。因为这一个原故，三月中下旬，西线中南路美第三军和第七军在萨尔区域的进展，已不能算是真面目的战斗，因为直至二十一日第三军打下路易港为止，所有盟军的进展，都是在莱茵河的这一边，在这里，德军的败绩，可能还是一种自动撤退的性质居多。

但真面目的考验来了：三月二十三日，西线北路，英第二军和加第一军，发动了渡河的攻势。这是真面目的考验，因为英、加两军的对岸，是德国的鲁尔区域，在任何条件下，很难想象德军会自动退出这一生命攸关的工业地区的。

但出乎预料之外，在最初的一击之下，英第二军，加第一军，美第九军，外加一个空运军，四个军在一晚之内（三月二十三日），顺利地完成了渡河的攻势，在鲁尔区域的北面建立起深广的桥头堡垒。

二十三日西线北路的渡河成功，是整个西线盟军渡河进攻的信号。美第一军以南的美第三军，第七军和法第一军，都陆续地渡过了莱茵。莱茵河东岸的大城——威斯巴登，法兰克福，曼海

姆，纷纷地倒下了。

但西线攻势的主要目的，不是在南路，而是在北路，在北路的萨尔区。对于萨尔区，盟军的战略不是正面进攻，而是迂回和包抄。在这迂回和包抄的计划中，美第九军的鲁尔区北面，美第一军从鲁尔区南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而英第二军则又从美第九军背后，美第三军从美第一军背后，组成第二道包围圈。根据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美第三军应该向卡塞尔突破；英第二军则应该向闵斯德突破；而美第三军和英第二军会师的地区，则应在卡塞尔和闵斯德之间的一个地方。卡塞尔和闵斯德，都在三日被美三军和英二军占领了，但由于西线战报的混乱，直至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美第三军和英第二军会师的确实消息。

截至目前为止，西线战斗的特点，不是进展的迅速，而是德军投降的众多，一日一万，这是西线战役中所从来未有的，这当中的原因，主要的自然是因为士气的低落，对于战争前途失去了信心；但另一方面，未尝不包含一个阴谋。因为很显然的，德国纳粹假如没有自信能保得住他们工业区的话，他们是不愿意把他的工业区在一个没有希望的守势作战中，完全毁灭掉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柴烧，纳粹们可能保有这种幻想，这是一；其次，他们以为这样的“一半装假死”政策，可以引起英、美、苏间的分裂，促成和英、美单独媾和的可能，他们可以从这当中抓到一把，这是二。不用说，所有这些幻想，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的。

现在，鲁尔区虽未完全打下，鲁尔区的命运是注定了。同时，当前的作战，虽然以鲁尔区域为主要对象，但即在这次战斗中，盟军第二次进攻的臂膀，已经伸出去了，这就是第三军从卡塞尔河向更东的哥达——莱比锡的进展。

一方面是自西而东，另一方面是自东向西。

三月二十三日西线盟军的攻势不是孤立的，它是克里米亚会

议中所决定的英、美、苏共同战略的一部；和英、美盟军在西线的攻势同时，苏军在东线发动了攻势，正如同西线攻势是集中在北路的一样，东线的攻势剑头指向南方。

三月二十二日起，东线苏军在北自布累斯劳以南，南至匈南边境，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条线上，苏军的战线是不平衡的：在德国境内，苏军的阵地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捷克和匈牙利的阵地，则远落在西里西亚阵地之后；因此，任何较大规模的攻势，必须顾虑到这一点，使得落后的阵地推前；现在，经过了自三月二十二日至目前的战斗，苏军在捷克境内已经占领布拉的斯拉发，在匈牙利西部的已经推进到奥国境内，打下了维也纳新城(三日)，从布累斯劳到维也纳，已经拉成一条直线了。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苏军这一作战地区是山地，在作战上所遭遇的困难，远在平原作战之上，特别是捷克境内的西拜斯奇特山，它简直限制了苏军不可能有比较直线的进展，这是我们比较东西线战局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直至今日为止，尽管德军在西线纷纷败退，希特勒还是从西线向东线增调援兵，在苏军攻克萨克什菲海发(三月二十四日)的一役中，苏军就打垮了一个第六党卫军，而那一军是新从西线调来的。关于这一点，三月二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元帅有很好的说明，他说：德军最集中的地方，第一是东线，而在西线，蒙哥马利将军所面对的军团，又是德军最大的军团。这又是我们分析东西线战局时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尽管东西线作战的情况是如此悬殊，我们可以说，在欧战直至今日的发展史上，再没有一次战役，象这一次的东西线作战配合得这样好了。

鲁尔区肃清不远，维也纳解放在即，东西线盟军在柏林以南

一带会师，把德国切成两块，然后从东西两面正面进攻柏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泽(三月三十日)和琴尼亚(三月二十八日)的陷落，从东面敲响了柏林的丧钟。

机构与政策

不容讳言，在过去的半月中，由于旧金山会议所引起的纠纷和混乱是增加了。

首先是三月廿二日法政府正式发表了它对于顿巴敦橡树建议案所指出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原则上不完全同意顿巴敦建议案和雅尔达补充案中所规定的五大强国必须一致同意然后才能采取行动的程序；一部分是主张加强区域制度的权力。实际上法政府所企图的，是拿区域制度来补充它认为不满意的顿巴敦原案，而它所做的，好象也是结成类似于西欧集团的东西，来保障它自己的利益。区域制度是顿巴敦原案里所许可的，但排他性的区域制度和协调性的区域制度，是毫无相同之处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假如反法西斯战争的强国，不能对于当前的现实问题取得协调，任何机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表面上同样赞成加强区域制度的，除掉法国还有澳洲，澳洲主张成立太平洋区域制度，因此，它认为非常任理事的选出，应该根据区域标准。这和法国主张选举非常任理事应以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为标准看法名义上不同，但实际上却是一致的。因为拿工业力量来说，除掉五大常任理事国而外，工业力量最强的地区是西欧诸国。

根据顿巴敦的建议案和雅尔达的补充案，非常任理事由联合国大会所产生，而非常任理事在整个安全理事会中，是有非常重大作用的。诚然，安全理事会任何采取行动的决议，必须得到五大常

任理事国一致的同意，但五大常任理事国即使一致同意了，依然不能决定行动，它必须得到最低限度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不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非常任理事国的重要性。

举世公认五大常任理事国，是最能反映今天世界的现实力量对比的；但非常任理事的组成，能否符合这世界的现实力量的对比，则取决于联合国家的组成，能否反映这一现实力量的对比。只有当联合国大会——非常任理事——常任理事的组成，都能一致的反映了世界现实力量的对比，联合国的机构，才是一个和谐而有力的机构。

在这一个意义上，新生的民主团结的波兰，毫无疑问的应该参加旧金山会议，白俄罗斯共和国和乌克兰共和国作为两个独立单位来参加联合国，是完全符合当前的现实形势与要求的。

空洞的法理上的辩论，是不能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的，假如不根据现实，而根据空想，我们怎样去解释英国在联合国大会中实际上有六票的投票权呢？

然而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英、美、苏之间发生了颇为广泛的争论。英、美政府方面拒绝波兰临时政府的参加，英、美一部分舆论则对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独立单位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一击，纷纷起而责难。这些先生们在和平问题上很懂得数学，但在战争当中他们把数字问题都忘记了：一九四一年苏联向英、美提出开辟一个足以牵制德国兵力四分之一的第二战场，假如抽象的数学公式比活生生的事实重要，为什么那时候这些先生们不主张英、美二国所开辟的第二战场，应该牵制德寇三分之二的兵力呢？

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假如同盟强国不能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成立一种现实的谅解，任何机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根据三日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谈话，雅尔达会议中未公开

的事实，除掉额外投票的问题外，还有委员统治制度问题，数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五强会议，其目的大概就在讨论这一问题。据斯退丁纽斯说，在雅尔达会议中：

“大家都感到这一委任统治机构，应经设计允许上次大战后委任统治领土，和这次大战中夺自敌手而日后可能协议交付委任统治的领土，置于这个机构之下”。

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处置殖民地的问题，也不是马上就要解决和就能解决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和一般殖民地有关的问题。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实际的，而又是和一般殖民地问题有关的问题，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纷纷对于他们的殖民地采取了花样繁多的表示：法国政府表示战后将在越南成立“联邦政府”；而魏菲尔总督则提出了对于印度的“国民政府”新方案。在这里我们不去分析这些方案，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假如同盟强国，特别是英、法殖民地国家，不能用进行战争那样的决心来合理解决殖民地问题，将来的世界和平固不可保，即同盟强国间的团结，也是没有深厚的基础的。

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只有二十天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决定世界前途的会议，它将标志出这一次战争是否已经打出了一条把人类引上和平、进步、繁荣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东西方的法西斯及其暗藏的袒护者，正用着千百条看不见的线索，在破坏这一次会议。进步的人类能让这破坏活动发展下去吗？

时间紧迫了，这两个多礼拜简直是有划分一个时代的重要性；当前的问题不是机构，而是政策，面对现实的政策，面对欧洲现实的政策，面对亚洲现实的政策。

旧金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汇流的地方。

悼念罗斯福

——自四月七日至二十日

十二年如一日

好像是晴天霹雳：四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美国总统罗斯福突然病逝。

民主天空的巨星坠了！顷刻之间，悲哀的轻纱蒙上了这一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华盛顿到伦敦，从莫斯科到重庆；凡是有争民主的浪潮荡漾着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不感觉到那由于这一伟大的民主战士之死亡而还留下来的无可补偿的空虚。

他是这一次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组织者，他是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的先驱；现在正当欧战结束在望，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的建立有期，这一个世界正在需要他的时候，他竟与世长辞了；他为什么竟不能看一看那即将涌现到地平线上的明天的曙光再去呢？

自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罗斯福总统开始在白宫执政以来，到今年四月十二日为止，罗斯福总统整整领导了美国十二年一个月零九天。回头看去，这十二年是一段充满了多少危险和艰难的风狂雨暴的历史长廊；

最初是应付那排山倒海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次是一九三七年起阻止那来自东西两方的日益险恶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威胁；再其次是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组织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而当战争的胜利在望和平的到来有期时候他又倡导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的组织。只有一本专书才能道出罗斯福总统在这些险恶的年代和重大的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不过罗斯福总统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却是十二年如一日，既坚定，又明了。

由于世界经济恐慌的爆发和扩大，深刻和持久，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陷进了一个危疑震撼的深渊；普遍地，人们问：民主还能解决问题吗？

两个答案：希特勒的回答是否定的，罗斯福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这两个回答很奇怪地都是在一九三三年发出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登台，一九三三年罗斯福在美国秉政，十二年来，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罗斯福总统的回答是正确的，罗斯福总统自己虽不及亲眼看见，但今天谁还能怀疑民主国家的必然胜利吗？

正是因为罗斯福总统深信民主能够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精神永远是向前看的，他没有怀疑：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他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恐惧自身”，十二年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临死之前他在所未广播的演说词里又说：“实现明天唯一的限制，就是今天的犹疑”。从不向后看，永远向前方的精神还有比这两句话表现得更清楚的吗？

正是因为如此，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总统一执政，对外立即建立了美苏外交关系，对内实行了新政；对内在提高人民购买力的方法来解决国内问题，对外用和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问题。诚然，新政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十二年来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从罗斯福总统手中所得

到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力比从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手中所得到的都多，这还不够说明罗斯福总统的对内政策是一种高度民主进步的政策吗？

正是因为有了民主的国内政策为基础，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三年对苏建立邦交以及后来的援华援英援苏，组织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和倡导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才有它真实的历史基础和意义。如所周知，奠定英美苏三强战时和战后合作的德黑兰——克里米亚会议，假使没有罗斯福总统的积极参与，是可以想象的吗？不要忘记，近在一九四三年秋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中，是罗斯福竭力主张立即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

总之，十二年来，无论是在照顾人民利益，解决经济恐慌的问题上，打击孤立主义，阻止侵略蔓延的问题上，组织联合国家，对敌人共同作战的问题上，或是在把战时团结延长到战后，倡导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的问题上，对内对外罗斯福总统的立场和态度在基本上是一贯的。但如今，正当他的事业开花的时候，他竟不及见而与世长辞了，对于他自己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悲剧，对于进步人类，这又是一个何等巨大的损失！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诚如英首相邱吉尔之所指出，他又“死得何等光辉！他已经领导了他的国家渡过了最大的艰难，胜利已经有把握了……他的左手领导着我们百战百胜的盟军，深入了德国的心脏，他的右手则在地球的彼方，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迅速的击破着日本的武力……”（四月十七日）；罗斯福总统死了，但他的事业在全世界千百万人民大众的衷心拥护之下，一定能够完成的。

他的右手

在盟军不可遏制的军事打击之下，在苏联废弃中立条约的政

治打击之下，小矶内阁终于被打下了台。铃木内阁七日组成，它包含了四个海军人物（铃木、米内、丰田、左近司），陆军只有一个陆相阿南维几，和一个无任所大臣南次郎，其余的都是些二三流的政客和官僚，比较值得注意的人物不过是外相东乡和无任所大臣南次郎而已——这样一个阵势对内说不上是“强力”内阁，对外也说不上是“求和”内阁。这是一个作战内阁，但这战争到现在如何去“作”？

七日内阁组成，同日铃木发表了杉山元为陆军统部统帅，畑俊六为陆军航空总监；战争一天天迫近日本本土，看样子铃木的主要任务只有缩短海上防线，集中防卫本土，保持日本海、黄海和中国大陆的交通了。

但当前的问题不是政策，而是力量。

五日至七日，日寇出动陆上基地空军集中轰炸琉球海面美军舰队，同时并出动一部分海军袭击美舰；五日战果：美日双方损失不相上下；七日战果：日主力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残余舰队四分之一沉诸海底。这是非常重大的一次海战，因为它显示了，即在铃木内阁的新部署之下，日本的海军依然是没有办法的。

话虽如此，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图画的另一面。

在大琉球岛上，日军的抵抗是逐渐加强了，特别是日寇在那霸方面红山地方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把向那霸方面的进展暂时停顿下来。四月十日，盟军又在名护湾登陆四个师团；这一事实就足以指明大琉球岛上的战事之激烈是有逐渐驾硫黄岛而上之的趋势了。很显然的，日寇把它的全部希望放在陆上的“近距离作战”上。而对这样一个凶顽的敌人，盟军的作战不能不更多的采取包围侧击的方式；近数日来盟军的登陆大琉球岛东中城湾口的津坚岛（八日）和大琉球岛西的阳尾岛（十六日）指明了这一发展。

尽管日寇的陆上挣扎还相当坚强，由于欧战的即将结束，由于盟军在非岛的顺利进展，由于盟军对日寇本土的战略轰炸的逐渐加强，盟军在太平洋发动下一步攻势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了。四月五日，美联合参谋部决定麦克阿瑟将军统率太平洋上所有美陆军及资源，尼米兹将军统率太平洋上所有美海军及其资源，而安诺德将军则统率第二十航空队，这一任命的发表指明盟军即将在太平洋采取登陆作战的步骤。虽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断定盟军的下一步究竟在何处，但一方面由于琉球之战尚未结束，登陆日本本土或华北是很难想象的；而另一方面由于盟军在非岛的顺利进展以及英荷二国将担任收复南洋与荷属东印度的报导（四月十日《纽约时代前锋论坛报》），美国盟军先在华南登陆是非常可能的。

烈火在地下流行，熔岩在喷发之前的一秒钟是没有人注意的。

他的左手

鲁尔区已经远远的落在后面，西线盟军今日的课题已不是占领鲁尔区而是横扫自莱茵河至易北河的整个区域；在过去的两周中，西线盟军在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十二日美第九军在马德堡南北两边渡过易北河建立起桥头堡垒是这一任务开始完成的标志。

两周来西线盟军完成了四大工作：一、完成对荷兰北部德军的包围。二、完成向北部德国平原深远的突破。三、完成易北河的渡河。四、完成向捷克境内的突进。

加第一军完成第一任务，他们从鲁尔区西北突破到哥罗宁根（四月十六日）；英第二军完成第二任务，他们从因斯德（三日）突破到汉堡附近；美第九军完成第三任务，他们从卡塞尔（三日）突

破到马德堡(十八日)；美第三军则完成第四任务从富尔达突进到捷克境内。而在第三军以北的美第一军则从卡塞尔一路前进到莱比锡(十九日)，三军以南的美第七军则从威斯堡(五日)一路前进到纽伦堡(十六日)。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军抵抗的脆弱和自动被俘的众多；十四十五两日西线盟军所俘德军之多竟达十五万四千之高度；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苏联方面发表的数字，从三月初至四月中，一月半内德军从西线调往东线居然有四十四师之众，德军在西线原来的兵力就不过七十五师左右，为什么在西线战斗如此紧张，而东线战斗比较沉寂的日子里把这么大的部队调往东线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再其次，在西线盟军大批俘获物里不仅发现了一百吨金条，而且还发现了一条纳粹的老狐狸——巴本。(此外还有霍亨索伦的亲王，希特勒怕霍亨索伦的王室会绝种呀!)这样重要的人物绝不会不撤退到后方的；为什么把他摆在那里，让盟军俘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三大问题是不可能有的解释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十一日伦敦《曼彻斯特导报》的解释；那就是：希特勒故意加强东线，而在西线则打开门户，让英美盟军进来；好这样来挑起盟国间的怀疑，如此纵不能赢得战争，也将赢得和平。这样说，不是低估西线盟军的显赫战功，而是指出希特勒的卑劣阴谋。

十四日起德军在易北河的抵抗逐渐加强，加强到美第九军不得不放弃马德堡方面两大桥头堡垒之一，而撤回其东岸部队；是不是希特勒已经放弃上面指出的那一阴谋了呢？在未有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先一看东线的发展。

两大名城的占领与解放，标志出两周来东线苏军的战果：九

日东普鲁士苏军打下哥尼斯堡，十三日苏军解放维也纳；由于哥尼斯堡的占领，东线苏军北路的后方已经再没有德军袋形阵地的残留了；由于维也纳的解放，苏军东线南段已经慢慢地拉成一条直线了，在广大的战略形势上，这两大进展就使得苏军掌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它已不再需要顾虑什么了。在哥尼斯堡的征服中，自四月六日至十日，苏军一共俘毙了十三万四千名德寇；而在维也纳的解放战中，自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三日，苏军俘毙亦达十三万人以上；三十万人齐解甲，看你顽强到几时？！

这就是东线的简单形势。

那么，德军在西线的阴谋是否已由于它在易北河的抵抗加强而表示终止了呢？截至现在为止的所有材料，不够断定这一问题；不过，不管德军如何阴毒，与卑劣，从奥德河和易北河东西两面的最后大攻势已经可以喊得出来了，世界上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克里米亚军事计划的实现的。

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东西法西斯的希望不是他们自己还能在军事上打胜仗，而是在政治上英美苏三大盟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的不和，不管这不和是起于当前的战争问题，还是起于未来的战后问题。

因此，美总统罗斯福的逝世在他们的心上就燃起了一丝希望的微光，东京方面甚而至于说：“三巨头从此要散伙了！”

这一个希望首先是放在二十五日即将在旧金山会议的召开上，他们以为这一来旧金山会议大概开不成了。和敌人所预料的相反，十二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十三日杜鲁门总统在就任后一小时内就决定旧金山会议如期召开，绝不延迟。

这一个希望是放在美国政策的改变上，他们以为这一来美国

的政策可要回到孤立——半孤立主义上去了。和敌人所预料的相反，杜鲁门总统十六日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美国在军事上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绝不中途和敌人媾和；在政治上外交政策不变，坚持国际合作；积极参加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以从事作战的决心来从事和平的事业。

这一个希望最后是放在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在旧金山会议中的矛盾的加深上，他们以为这一来英美苏更无法靠得拢了。和敌人所预料的相反，正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莫洛托夫接受了杜鲁门总统的邀请，决定出席旧金山会议；而由于莫洛托夫的决定出席旧金山，邱吉尔首相本来准备发表的对于波兰问题的声明也终止发表了，因为英美苏三国外长在旧金山可以当面讨论这一问题。

这不是说对于旧金山会议，英美苏之间已经没有困难了，困难不仅是有，而且还相当大。英美和苏联之间的主要问题就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参加大会的问题以及波兰临时政府被邀出席的问题，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由于英帝国会议（自六日至十三日召开）表示赞成，可说已告一段落；但波兰问题直至今日尚在僵持之中。英美之间的主要问题则有委任统治地的问题，这一问题早就传说要在会前召开五国外长会议，以谋求得一共同方案，但直至今日外长会议尚未召开，问题的解决亦尚无端倪可见。

所有这一些都是困难，而且是相当重大的困难；然而困难尽管重大，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间的协调程度究竟是大于分裂程度；因此，这些纷歧就一不足以阻挠旧金山会议的如期召开，也不足以破坏三大同盟强国在世界范围内合作的主流。

困难既然存在，就必须解决它；怎样解决呢？民主的立场，向前看的精神。罗斯福总统说：“实现明天唯一的限制，就是今天的

犹疑”。我们不许也不能犹疑了，历史的发展已到了一个转换的地方；人类的道路只有一条：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本篇原题为《向前，向前，永远向前》）

红军解放柏林

——自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四日

一个世纪的胜利

万人期待的大消息终于揭晓了，五月二日红军完全占领柏林！法西斯的老巢捣毁了，魔鬼们的慧星摘下了！光荣啊，伟大不朽的红军！全世界的人民感谢你们，全人类的后代感谢你们，你们旋转了乾坤，你们创造了历史。十二年来人类的历史就安排下这一个问题：是这—一个世界毁灭柏林呢，还是柏林毁灭这—一个世界？回头看去，我们所经历过的道路是多么艰险啊！从柏林流出去的首先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反民主反共反人民的狂潮，其次是柏林——罗马——东京的三脚轴心，其次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第五纵队和特务制度；柏林张开了血盆大口，吞噬了西班牙共和国、奥地利和捷克，奴役了整个欧洲，威胁着全部世界。试一回想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当希特勒在非洲威胁着亚历山大港，在苏联陈兵斯大林城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的反动分子是怎样把柏林看成他们朝山进香的三跪九叩的圣地啊！但如今这二十世纪反动的巴比伦是被伟大的红军捣毁了！单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的攻克柏林，是具有怎样巨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了。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一种战役，它是以决定其后几十年乃至百几年

的历史；红军在柏林的伟大胜利，就是属于这一种具有历史决定的意义。在柏林胜利的不是那一个国家的那一个军队，在柏林胜利的是一个世纪；那是人民世纪的胜利，假如柏林不能阻止这一个世纪的凯旋，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前进？

远在四月中旬，西线盟军到达易北河边的时候，希特勒“西让东拚”的卑鄙策略就已经非常显著了；好，让你拚吧，东线的攻势好象是排山倒海而来的大山洪一样发动了。

四月十六日奥得河和尼西河西岸的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所统率的大军向前移动了。在这史无前例的大会战中，苏军虽然由于攻势发动前，对于德寇空军的惨重打击而掌握了全部的制空权，但敌人在地上长期构筑起来的纵深防御的力量，却是不可轻侮的；但是正如同德军在战争初期中的坦克优势一样，在战争末期苏军的炮兵优势，在这里起了决定的作用，于是象蜘蛛网一样的防御工事纷纷倒下了。但防御工事的破坏并不等于纳粹的投降，他们在临死之前还是搏斗的，于是在这里就产生了战争史中最惨烈的近接战，这是人对人的搏斗，谁胜利了呢？红军！红军的英雄主义应该是看做苏军胜利的最大泉源。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和盟军在西线相反，在战斗初期，苏军在东线所俘虏的德寇非常之少，因为这是真面目的战斗。

苏军的攻势一发动，立即对柏林展开了包围态势；二十三日苏军正式打进柏林，二十五日朱可夫元帅的大军就同科涅夫元帅的大军在柏林西南波次坦姆的西北会师，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从二十三日起柏林的市街战开始。如所周知，这是在所有市街战中最艰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那是言如其实的从这一条街打到另一条街，从这一幢屋打到那一幢屋，从楼顶打到楼下，从平地打到地窖，从地窖的进口打到出口；只要想一想苏军在白天作战不能不用手电行路，就可以了解红军的作战是怎样的壮烈，德寇的抵抗

是怎样疯狂。然而尽管德寇的抵抗顽强，从二十三日五月二日止，经过了整整十天，苏军终于把柏林打下了。在柏林和柏林以南的包围圈中，红军俘获了德寇十九万名。

胜利的旗帜飘扬在柏林城头，笼罩在欧洲的漫漫长夜，就要破晓了。

两面政策的阴谋

和东线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同时，二十五日西线英美盟军和东线苏波盟军，在易北河边的突尔高城完成了历史的会师，从来人们以为西方和东方不能碰头的，现在他们是在战场上握手了。这一握手，不仅是意味着希特勒及其走狗政府的末日即将到来，西线和东线之间的距离不复存在，而且还象征着英美苏进一步的大团结，假如这一握手是出现在六年之前，人类可以免除多么浩大的灾难啊！

直到西线盟军和苏军会师之前，希特勒在西线的战略，几乎是在执行不抵抗主义，这是希特勒的阴谋，但西线盟军却不能因此阴谋而停止前进。在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四月二十三日美第三军的部队本已进入捷克边境，向捷克集中攻击的，二十三日忽然掉转方向，对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进攻，和美国第七军法国第一军形成了一支扫荡德国的堡垒的强大兵团，德国内堡垒的强大据点纷纷崩溃了：纽伦堡，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累格斯堡。战略服从政策，从来人们以为希特勒在柏林陷落之后，还会在这内部堡垒内继续抵抗的，但这在“东拼西让”的阴险政策之下，它连它内堡垒也置之不顾了。二十六日美第三军进入奥境，目前正向林兹一带攻击前进，这是东西线会师以后德国的南线。

在北线，和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同时，奥得河上游的白俄

罗斯第二战线发动了攻势向易北河推进，五月二日苏军业已占领罗斯托克。在这一线的那一边，英加联军也在五月二日占领卢卑格，从罗斯托克到卢卑格不过一箭之地，苏英二军在北线会师的日子已经近了。

由于德国战场所起的这些基本变化，意北盟军发动攻势的机运成熟了，二十一日意北英第八军占领波伦尼亚，二十四渡过波河。盟军的渡过波河对意北游击队是一个起义的信号，差不多是在同一天的时间内，他们解放了意大利的北部的四大城市：米兰，都灵，热那亚和威尼斯(二十六日)。意大利北部解放了，五月二日意北盟军在蒙尼法科和铁托元帅的部队完成了会师。在这种情况下，意北奥西德寇的投降，乃是水到渠成，战争发展的自然归结——五月二日意北奥西(端)德寇全部无条件投降。在这里需要大书特书的是，意大利人民的活捉并处决了墨索里尼(二十九日)。这无赖的如此下场，实在太便宜了，他不应该一枪打死，而是应该发明一种苦刑，他应该进意大利伟大的诗哲但丁所早已替他安排好了的地狱。

南边意大利的外战场完了，北边挪威和丹麦的外战场的日子也不会远了，据报德寇已在接洽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实现可能是几天以内的事情。

是不是说德寇所有的抵抗会马上完全停止，欧战即可结束呢？据目前的材料判断，有两个地区，它的抵抗不会停止，一个是捷克中部，一个是奥地利东边，而在捷克和奥地利，它将一路贯彻“西让东拚”的两面政策，好这样来引起英美苏对于捷克和奥地利问题上最大可能的不和——在这里，特别是在奥地利的问题上，它是有材料的：二十九日奥地利人民临时政府的成立，立即在英美引起不承认的声明；这一不和的情况愈发展，德寇在捷克和奥地利对苏军的抵抗愈会更有信心的采取“西让东拚”的政策；这是日

前人们必需加以严密注意和警惕的。

尽管德寇在军事上还可能有多少的挣扎，但它在军事上的希望完了。今天德寇法西斯并不把它的希望放在军事上的两面政策，而是放在政治上的两面政策。远在西线盟军渡过莱茵河的当时，我们即已指出它的“西让东拚”的诡计，这一个诡计虽未收到预料的成功，但直至今日，它并没有放弃这一策略。汉堡和布拉格的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是这一诡计的最好证明。这是一。其次，前些时它西线丢下了巴本和黄金，这些时它又把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们纷纷丢下；我们知道直至今日，英美方面还有人相信国防军是和纳粹不同，甚而至于比纳粹较好的一种动物，纳粹这一着的用意，非常清楚地表现在它的四月十六日党政分离的指令上。这是二。这些都是不大被人注意的，令人注意的是希姆莱向英美盟军请求单独投降（四月二十四日）。如所周知，这一阴谋落空了，但不可不注意这一阴谋还未终止。这是三。最后希姆莱单独投降不成（二十六日遭拒绝），纳粹党忽然宣布五月一日希特勒死于柏林总部。怎样死的呢？有的说遇害，有的说脑充血，有的说自杀——究竟是怎样死的，真的死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能确实回答；而且很奇怪的是顷刻之间，所有纳粹党的罪魁们都不见了。假定说戈林是逃了，戈培尔是死了；希姆莱呢？波曼呢？莱氏呢？这都是值得严密注意的问题。

其时，继希特勒上台的是邓尼兹，为什么不是希姆莱呢？一看邓尼兹短短的文告，一共提了八次布尔塞维克，这全部把戏不是很一目了然了吗？对外离间英美和苏联，对内把纳粹党的全部组织从地上转变为地下，好这样来拖延战争，好这样来保存自己。

打垮了纳粹并不等于消灭了纳粹，赢得了战争并不等于赢得了和平，在军事上击溃了更不等于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击溃了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是近了，但法西斯还没有消灭，从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看，这没有比今天更需要同盟国家之间在彻底消灭法西斯的原则下加强团结的了。

一条神秘的线索

一方面是战争的结束尚未到来，一方面是和平的设计业已开始，和东西线盟军在德国心脏地带完成会师的同一天（四月二十五日），联合国讨论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宪章的会议，在旧金山开幕了。一条神秘的线索把这—个地球联系起来：突尔高联系着欧洲的西线和东线，旧金山联系着大西洋和太平洋。

过去了，将要过去了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昨日，到来的，即将到来的将是民主的和平。诚如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指出（四月二十五日）：

“这一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在我们美国人民看来，实在是一个具有希望的象征。美国历史上的所谓‘西方’，往往就是指的‘希望’而言。旧金山就是许多年代以来美国眼光转注的地方。具有信念的美国开拓者曾向西横跨原野，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用勇气应付了并且克服了沿途的每一困难，直至他们到达所富有希望的地点为止。后来美国人民就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旧金山，是实现希望和完成目标的地方。人类最深切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目标——持久和平——现在正在付托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新的道路开拓者，将来一定有许多障碍和危险，我们必须具备加州人民那种横跨原野直到太平洋边的那种勇气和决心，我们必须用坚决而虔诚的态度来从事我们的工作”。

工作开始了，可以想象的障碍和危险，一个连一个地发生了。

首先是在会议开幕之前，波兰临时政府的未能参加会议，构

成了旧金山会议的一个很大遗憾，虽然由于莫洛托夫的临时决定参加(四月二十二日到美)，四国外长有充分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大会开始，英美苏之间在⊖大会主席，⊖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与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不过，关于这两大问题的争执，都合理地解决了，由四十六国首席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决定了大会主席由四国代表轮流担任，第二次全体大会通过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的参加。

可惜的是对于阿根廷参加会议的问题上，英美及其他各国竟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决定了准许他参加；谁都知道阿根廷是南美的西班牙，它现在不过穿上了一件民主的外衣，竟能靠权力政治的运用，混进了旧金山民主的殿堂，这不能不算是一件极大的憾事。莫洛托夫的忿然离座(三十日)，实在是代表了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抗议，美国进步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会议日程规定了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四日，为各联合国家的代表对赖巴敦橡树建议案发表意见的时间，现在各国代表的意见，还没有全部看到，据已经看到的归纳起来，各国代表所提出的问题举其大者有：

- 一、联合国大会的权力问题；
- 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
- 三、非常任理事国的名额问题；
- 四、区域制度的地位问题；
- 五、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问题。

所有关于这五大问题，在我们以前的论列中，大体上都已加以分析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代表团对于委任统治地的意见确定了，这可能是形成英美之间争执的焦点。

会议还未进入本题，现在不是做总结的时候；需要提醒的是，法西斯还没有打垮，法西斯的幽灵正在到处乱跑。前些时纽约下午报发表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一个小矶和希特勒并座的画像，希特勒手里拿一张纸，纸上写道：“阿根廷参加旧金山”的几个字，上面写着希特勒对小矶讲的话：“我们俩都到旧金山”。小矶已经下了台，可能希特勒也的确是死了，但不要忘记，东西法西斯的幽灵都是可能混到旧金山的。

要组织未来的民主和平，就必须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彻底打垮法西斯，这一点做不到，民主和平的建立是不可能巩固的。我们衷心的希望主持会议的三大同盟强国，和参加会议的所有联合国家，能本着克里米亚会议的精神，和美故伟大总统罗斯福的信心，来完成这一历史的任务。战场上的尸骸还没有掩埋，灾难深重的大地还没有平复，历史的覆辙不能再蹈，人类的命运再也不能当成儿戏了。

西山日落东山暗

西山日落东山暗：西方的法西斯快完，东方的法西斯正在战栗。由于欧战的即将结束，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废除，太平洋战争显已临于大转变的前夜。

然而假如西方的纳粹德国在本土的四分之三已经沦陷的时候，还在继续抵抗的话，日本法西斯在今天的情况之下，是绝不会认输的。

首先是在军事上的挣扎：琉球之战，自从四月一日美军登陆以来到现在，是整整一月以上了，然而直至今日，好久以前美军就已推进到相距四哩的大琉球首府，还在敌人的掌握之中，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日军抵抗之顽强。

这是可以理解的。日本的海军虽然不敢出动，日本的空军虽然不行，但大琉球岛究竟离日本本土近，基地空军的自杀性攻击，仍然是发挥相当大的威力的，这就逼使盟军一方面不能不采取更迂回的进攻，另一方面不得不实行更多次的增援，一月以来，美军的增援已有三次了。四月二十四日尼米兹元帅在琉球所发表的谈话指明了：敌人的损失虽然惨重，盟军的进攻同样是艰苦的。远在盟军顺利占领马尼刺的当时，美国方面有不少人主张直接到日本本土登陆，在盟军登陆琉球的时候，这一批人甚而至于说日本本土的门户已经洞开了。经过了这两个月的血腥战斗，人们大概可以认识到直接登陆日本本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四月二十日据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元帅有被召回华府的一说，这表示着：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废除，和日寇在琉球岛上的顽抗，华盛顿方面已经在开始重新考虑太平洋上对日作战的战略问题了。

琉球是日本的内堡，南洋是日本的外围；从而这方面的战争，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图画。美澳联军在菲律宾群岛的进展，和英印联军在缅甸的进展，其性质虽各有不同，其速度却是同样可惊的。这样到了五月初，这两方面的战事，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一方面是缅甸英军攻占庇古，五月一日英印军在仰光之南登陆，三日仰光克复，缅甸之战已成尾声，中国通南太平洋的大道终于打通了。另一方面是美军占领了民岛大部，五月一日美澳军登陆婆罗洲。由于仰光的克复，继之而来的将是中南半岛的暴风雨；由于婆罗洲的登陆，荷属东印度日寇的丧钟响了。

这是辉煌的新发展，然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斗，不在这里，因为这里究竟是外围；决定性的战斗在日本帝国的内堡——华北东北和日本本土。在日寇的外围的作战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它在军事上的抵抗，而是它在政治上的阴谋，离间英美是日寇一贯的策略；在内堡的作战中，日军的抵抗将是非常顽强，目的能使

这一方面的战争发生基本变化的，不是战术上的进退，而是战争形势的改变，一月以来日寇的宣传，不断强调美苏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西山日落东山曙，西方的法西斯完了，东方法西斯的寿命不能久了。

（本篇原题为《还不是陶醉胜利的时候》）

消灭日本法西斯的道路

——自五月五日至十八日

欧战是怎样胜利的

五月八日，欧洲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时英国对德宣战起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上午十一时零一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无条件地放下武器止，欧洲战争整整地经历了五年八个月零五天；如今，欧洲的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了，地平线上升起了民主和平的曙光。由于欧洲战争胜利地结束，欧洲的面目变了，世界的面目变了，人类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人民的世纪”奠下了不拔的根基。

光荣啊，在战争倒下去的所有同盟国家的战士和人民，你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你们的战果已经改变了这一个世界的面目，你们怀抱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不可抗拒的展开了。

五月二日苏军攻克柏林，这是整个纳粹作战机构趋于最后崩溃的信号。

五月七日德寇的初步投降协定签字，八日在柏林苏军总部批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终于完成了。

五月八日斯大林元帅发表演讲，宣布欧洲战争结束，和平发

展的时期已经开始。同盟国家的目的——首先是苏联的作战目的并不是消灭德国人民，但所有法西斯分子必须消灭，而法西斯是没有国籍的，虽然德国纳粹的元凶巨恶是战争罪犯名单上的主犯。

当前的问题是严惩战争罪犯。在这里人们必须彻底改变一个观念，以为这次战争是一种通常的战争，从而以一般的俘虏去看待德国的战罪这是绝对错误的。不幸的是“美国高级军官用‘友好敌人’的态度来对待纳粹党人和德国高级官员”（十四日艾森豪威尔谈话）。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指明目前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用宽容和友好的态度去对待法西斯战争罪犯了。艾森豪威尔元帅说“这种行动直接违反我的命令，我已采取严厉措置，保证这种错误不至再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希望艾森豪威尔元帅的诺言立即兑现；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法西斯诚然是打败了，但他们还没有被消灭，要求严惩所有战争罪犯，彻底消灭法西斯残余是人民的责任——首先是欧洲人民，其次是全世界人民的责任；以为欧战既已结束，问题就已完全解决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

战争结束，和平开始，和平发展的困难不下于取得战争的胜利，但胜利终于到来了。人们问，欧战是怎样打胜的？

欧战的胜利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斯大林格勒——这说明了欧洲战争的主要负担是由红军来担当的，他们是英雄中的英雄。

第二个关键是德黑兰会议——这说明了欧洲战争是一个英美苏根据一定原则共同作战的同盟战争，德黑兰奠定了同盟作战的基础。

第三个关键是第二战场——这是共同作战的具体展开，法国内地军的奋起尤其指出了这一共同作战的人民战争的性质。

所有这一些特点表现在如下的一个数目字上：一九四四年夏

欧洲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及其构成。

德军拥有一千一百万人，盟军拥有一千六百万人，盟军对德军：优势约为一·五比一，而这优势是如此构成的：

苏军一，〇〇〇万人

美军 四〇〇万人

英军 一〇〇万人

法军 五〇万人

地下部队 六〇万人

这里对于美军部队估计过高，对于地下部队的估计太小，尤其是它没有把各地游击队及各国人民怠工破坏的力量估计在内，更加使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不过虽然如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欧洲战争的大致轮廓了：欧洲战争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同盟国家共同作战的人民战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胜利是红军主力的胜利，是同盟作战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这三大因素除掉一个，欧战如此迅速的胜利是不可能想象的。

亚洲战争应该怎样打

由于欧战的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形势起了基本的变化：从整个世界战言，战争结束了一半；从英美的对日作战言，英美的形势已从同时对付德日的两线战争一变而为集中对日的一线战争，而日本则由于希特勒的垮台，不仅是在精神上遭受了一蹶不振的打击，在力量的对比上已经陷入不可挽救的劣势地位。

这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

远东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两道暗流：一方面是同盟国家阵营中有些人以为单凭这即将到来的巨大优势已经可以强迫日本无条件

投降，另一方面是日本法西斯伸出了妥协和平的触须。日本的希望在：一、由于欧战的结束，英美苏的团结已经失掉了基础，英美苏关系的恶化是它发动妥协和平的物质基础；二、由于欧洲战争的胜利，英美同盟国家内部必然发生陶醉胜利的现象，再加之局部复员的到来，英美人民必然发生厌战的思想，这是它发动妥协和平的心理基础；三、由于欧战的结束，废除了苏日中立协定的苏联必然在远东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这是日本法西斯所最恐惧的：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告诉了日本，苏联的参加战争是一个什么意思，而希特勒坚持到死的做法又教育了日本，对于这一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宁可早日向英美妥协，不要等到苏联采取了积极行动，弄得后悔不及；欧战结束后，苏联行动前，这是日本法西斯发动妥协阴谋最好的时机。

妥协和平的暗潮激荡绝不止于那些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的东西；不过，最近两周来把日本的妥协阴谋不断予以公开揭露的这一事实最低限度指示了：这一阴谋在目前尚无成功的可能。在日本方面五月九日日政府的公开声明指明了这一点；在英美方面，五月九日美副国务卿格鲁的谈话指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那儿呢？英美同盟国家方面所要求的是无条件的投降，日本法西斯方面所企图的是有条件的妥协，尽管英美同盟国家的优势已空前的增加了，但那优势还是潜在的，还没有搬到战场上面，还没有发挥压倒的威力，可能性的优势是不可能取得日本实在的无条件投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尽管是已陷于不可挽救的劣势，但它还有相当大的支持下去的本钱，这支持下去的可能性就使日本不可能放弃有条件的妥协来接受无条件的投降。

欧战结束，五月八日英首相美总统都一致强调，战争才到胜了一半，今后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垮日本；十一日英美政府都决定了延长征兵法案，直至完全击溃日本而后止；十日以来，英美大

军纷纷东调的消息载满了报纸。

怎样打垮日本呢？五月八日尼米兹元帅在关岛发表谈话说：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已经拟定；进攻日本本土，这是在最短期间用最小牺牲打垮日本的战略吗？

先一看双方力量的对比：

据一般估计，日本现有陆军四百万，最高动员额是一千万。英美盟军能拿多少力量去对付它呢？从表面上说八百万，盟军优势为二比一，换句话说，英美盟军的对日优势大于英美苏盟军对德的优势。这一个比较是不合实际的。首先一个问题不能不指出的是，盟军在太平洋——亚洲作战的运输线长于盟军在大西洋——欧洲作战时的三倍，这就相应的减小了盟军作战的兵力。把这个交通线的因素估计在内，可以确定：英美盟军在太平洋亚洲战场所能使用兵力的最高限度不能超过英美盟军在欧洲所使用的最高峰，美军三百五十万，英军一百万，共四百五十万，而四百五十万补充困难的大兵对于拥有六百万人作为后备的四百万人的优势是不能说是很大的。

这一点，美陆军部在它的五月十日的报告里也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们指出：日军是分散的，而盟军的使用却是集中的，日军的分布是互相隔离，不相沟通的，而盟军的运用却是来往自如，能够主动地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这是盟军的优点。一言以蔽之，盟军对日的动力优势远大于它的对日的兵力优势。

然而盟军的最强之点还不在于动力，因为这动力的优势是局部地被盟军的交通线长的不利因素所抵消了，盟军最强的优势是它的火力，这表现在各种兵种上，但集中地表现在空军的优势上。这样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盟军对日的火力优势大于动力优势，动力优势大于兵力优势；在兵力的对比上，英美盟军几乎可以说是和日本打平手的。

目前盟军的战略方针好象是在充分利用欧战结束后，盟军所拥有的绝对空军优势来摧毁日本本土的战争工业和防御力量作为登陆日本本土的前导，不少人以为这是用最少牺牲在最短期内击溃日本的最好战略，甚而至于以为不必登陆，日本就会在空军的毁灭之下无条件投降了。这种形势在德黑兰会议前也产生过，如所周知这种战略思想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同盟国家共同作战的人民战争的形成。以今视昔，这种战略思想不是缩短了战争，而是延长了战争；而欧洲战争的迅速胜利却是由于它执行了同盟国家共同作战的人民战争的纲领的原故。

现在欧战胜利，在太平洋——亚洲方面，缅甸之战告一段落（五月五日），琉球之战结束不远（十五日美军攻入那坝），与远东有关的同盟国家应该认真的来考虑在亚洲用最小的牺牲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日本的联合战略了。在这里有一个重大因素阻碍着这一同盟国家共同作战的人民战争的纲领之形成，那就是中国的团结问题——太平洋的这一边，有些人正因为战争形势好转，硬是倒行逆施，骗人骗己，太平洋的那一边有些人则以为胜利已经在握硬是避开不谈，明知故犯，而后者这一批人的做法又加强了前一批人的自信；这不仅是决定地妨害着今天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明天亚洲的民主和平。

条件成熟了，亚洲战争的德黑兰阶段不能再延迟了。

从共同的危险到共同的希望

一方面是战争胜利地结束了一半，一方面是和平顺利地完成了开端——旧金山会议的第一阶段结束了。

旧金山会议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中美英苏四强完成了对赖巴敦橡树园建议案的修正案。

四强一致提出的修正案包含了如下的几个折衷要点：

一、顿巴敦建议案自去年秋天公布以来，英美及各小国方面即不断加以指摘，认为，这一个建议案关于机构的规定很多，关于理想的内容太少；从而认为关于目的的一章，太缺少道义的性质。事实上顿巴敦的建议案是根据旧国际联盟的经验教训而制成的，国际联盟的约章上不少崇高的语言，但那些崇高的语言在实际上所产的却是卑鄙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出，抽象的崇高语言在现实的生活里是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的；虽然这不是说任何抽象的原则一概没有意义，但从这里可以了解为什么顿巴敦的原案对于这一方面注意较少的背景和原因，四强一致通过的修正案明确规定和平宪章应遵守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尊重各民族主权独立，地位平等，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是些伟大的原则，但重要的不是把它写在纸上，而是付之于实践。

二、顿巴敦建议原案被人批评最多和最激烈的地方是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大会的权力太小。顿巴敦原建议之所以作如此金字塔式的（即常任安全理事——安全理事会——大会）民主集中制的建议的原故，一方面是参考了旧国联形式主义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则为能合理地反映今天这一个世界真实的力量对比——这是我们以前所不断反覆加以说明的，但反对者的理由是说不完的，这是形式逻辑对辩证法的论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一个基本问题上，中美英苏四强同意——再度肯定了顿巴敦的原案，这就从机构上奠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三、同样争论较多的一点还有顿巴敦原案中关于区域制度的原则性的规定，但四强的修正案在这一点上维持了原案的基本精神，即区域制度不能有完全独立行动的权限。和区域制度有关的是国际机构是否有权修改战争中所结条约的问题，这是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其实际目的好象是在针对苏英法波南捷在战争中所缔

结的一些互助的协定。从实际的效果上说，这是不合理的；从法律的根据上说，这是违反民族自决的原则的；从而，这一个提案的被打消是很自然的。

四、在这决议的修正案中尚未取得一致协议的只有关于委托制度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一个问题，苏联认为委托制度的目的在促成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完全独立”，美国认为是“独立”，英国是“自治政府”，法国是“土人幸福”，从这几个用词说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几个主要国家的真面目来了。

未来的问题还多，但由于四大同盟强国的修正案的提出，旧金山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它的初步工作。由于欧战的结束，英美苏三强之间的纽带已经从共同的危险转移到共同的希望来了。

谁都阻止不了

——自五月十九日至六月一日

主流与逆流

由于欧战的结束，新的欧洲诞生了；但正如同自然界所有的诞生过程一样，诞生的苦痛并不同婴儿的落地而立即终止，目前欧洲正经历着诞生后苦痛的余波——用政治的术语说，这就是逆流的高潮。

这逆流首先是表现在纳粹投降后的处置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从纳粹德国直到它投降前一分钟，还不放弃公开挑拨同盟关系的阴谋看，投降之后，他们将继续这一阴谋是非常自然的，但重要的不是纳粹继续这一阴谋，而是英美同盟国家的一部份人竟上了这阴谋的圈套，他们开始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纳粹了。但人民是睁着警觉的巨眼的；于是，在人民的压力之下，艾森豪威尔元帅发表了那著名的五月十四日的谈话，这是一个转机，从那以后纳粹元凶开始纷纷被拘，当作战争罪犯，而不再是当作上宾。关于战罪的审判、处置问题还很复杂；但不可否认，人民开始胜利了，廿九日英首相宣布伦敦战罪委员会将和苏联合作进行这一工作，这指示着对于战罪问题的处理已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了。

其次，这逆流表现在英美盟军对于邓尼兹政府的态度问题上。

邓尼兹政府算个什么东西呢？法休斯堡电台在广播着些什么呀？说是为了解除德军武装的方便，说是为了维持占领区的治安；但这些话是说服不了人民的，人民不耐烦了。在人民的压力之下英美盟邦正式宣布不承认邓尼兹为德国政府，二十四日解散邓尼兹政府，将其人马一律拘捕；邓尼兹说他已无话可说，事实上，他早就该无话可说了。这是一个转机。最近英美苏分别发表了盟军管制德国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指示着，对于管制德国问题的解决，已经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了，这里边包含着全部处理战后德国巨大而复杂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在这一问题上，人民又开始胜利了，英美苏团结的趋势开始战胜了各自为政的趋势。

这逆流，第三，表现在盟军占领区域的调整问题上。现在欧洲所有盟军分别占领的区域不是未来的国界，未来的国界只有在和会上才能解决，这是谁都晓得的常识问题；但苏军在军事行动中占领了丹麦的波荷尔姆岛，英军表示不安，丹麦随之焦急，但一经苏方解释，这问题就告一段落。南军在军事行动中占领了奥国的卡林西亚省和前属于南国领土的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区，英美盟军竟认为南国有即行永久占领该地之意，不惜诉诸武力，要求南国撤兵，酿成轩然大波，举世为之惶恐。问题的真相是：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在西方反动派支持之下，不愿意将来南国在和平会议上收回其失地，故尔先下手为强。这种作风从任何一个观点上看是说不过去的。事情的严重性不止于表面上的这一点，的里雅斯特事件的严重性在：欧战刚刚结束，新欧洲的轮廓方在凝成，已经有人开始企图复活其旧式帝国主义政策了。英帝国特别关心它的通往印度的大道——地中海的周围原是可以想像，可以谅解的；但是，大英帝国的安全绝不是西班牙维持一个法西斯的佛朗哥，在希腊支持一个反动专制的普拉斯蒂拉斯，在意大利扶植一群帝国主义者可能做到的；需知今天欧洲大陆已经不是一九一

八年的欧洲大陆了。的里雅斯特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我们希望在北部意大利禁止陶里亚蒂演讲，拘禁纳尼的盟军领袖们能够悬崖勒马；再演一次希腊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欧洲变了。这变化从国际关系来说：新欧洲将是英美苏互相合作的欧洲，而不再是英美苏互相对立的欧洲，从国内关系来说，新欧洲将是保证法西斯绝种的民主政权兴起的欧洲，而不再是孕育法西斯细菌的反动政权复活的欧洲。当前的问题是人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新欧洲呢？两条路线：一条是根绝法西斯的进步路线，这是团结合作的路线，克里米亚的路线；一条是防范苏联和阻碍进步的反动路线，这是分裂对立的路线，这是反克里米亚的路线。这两条路线的不同，充分地表现在苏联和英美对于波兰问题和奥地利问题的态度上。关于波兰问题，五月十八日斯大林元帅在他的答记者问中充分地说明了最近的发展和苏联的立场，事实俱在，无庸深论；关于奥地利问题，最近的新发展则有英关于不承认奥地利的临时政府之后，五月二十四日在奥地利正式成立了军政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对照，一方面英美盟军在德国迟迟不取消所谓邓尼兹政府，而在奥地利却于所有军事行动早就停止之后倒反成立了“军政府”，于此可见这军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军事行动，而是为了“政府”。这个军政府有那一点是和一九四三年莫斯科会议制定的关于奥地利的宣言有相同之处呢？这是欧洲逆流中比较严重的一股，因为在这一个问题上，两条路线的对照清楚地呈现出来了。

逆流不仅荡漾在欧洲，它的泡沫已经飞溅到近东；五月十八日，法国和叙利亚谈判独立之际，法国开了五百武装部队到黎巴嫩的京城贝鲁特，二十一日法军即和叙黎人民在阿勒坡地方发生冲突，事态扩大，三十一日法军炮轰叙京大马士革；处置不当，近东有可能成为欧战结束后第一次爆发局部战争的地方。这件事情

的严重性在：反法西斯暴力的战争，甫告结束，欧洲的某些国家已经开始企图用武力来维持他们在旧有托治地区的特权了。尽管这事件的内情相当复杂，但叙黎二国事业的正义性是皎如天日的，我们充分理解和同情叙黎两国人民的愤怒。

一般说来，这就是欧洲战争结束后，荡漾在欧洲内外的一些逆流现象。

欧战结束，逆流高涨，这是不可否认亦不必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能不能说这些逆流已经严重到使英美苏团结的主流已经不复存在了呢？是不是英美苏团结的主流已经被这些矛盾的逆流所代替了呢？我们肯定地说：矛盾的逆流是暂时的，局部的，而那团结的主流却是长远的，根本的。这种逆流是暂时的，这从战罪和邓尼兹政府的问题上可以看得出来；这种逆流是局部的，即以目前的奥地利和波兰为例，这是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和那些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比较起来，这是局部的问题。

为什么英美苏团结的主流是长远的根本的呢？在战争的时候，英美苏必须团结的道理是人人懂得的，和平时期必须团结的道理，不若战时必须团结的显明；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不久之后，不少人以为团结已经不必要了。这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的力量，可以达成他们反动分裂企图的原故，但当他们一旦发现，世界力量对比变了，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些企图的时候，他们是会回头，而且必须回头的。这力量对比的改变表现在：一，苏联的强大；二，欧洲人民的觉醒和组织；三，强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的增长——在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法国地方选举中进步力量的抬头（五月初）；二，英工党退出内阁，内阁的瓦解（二十一日）（二十三日组成“看守”内阁），与大选的即将举行（七月五日）；三，意大利政府的行将改组的问题是非解决不可的，最近美总统派遣专使贺浦金斯和台维斯分别访问英首相邱吉尔与苏联首长斯

大林(廿五日),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三巨头会议已经进入具体筹备的阶段了。战争教育了人民,赢得战争的人民必将赢得和平,更赢得进步——这定律再没有比今天看得更清楚的了。

乐观和悲观

纳粹颠覆,举世欢腾,论情论理,这都是非常自然,绝对应该的,但余波所及,荡漾到东方来的却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盲目乐观的烟雾,目前已经凝结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障碍物,它掩盖了问题的真相,松弛了作战的努力,模糊了当前的危机,淹没了斗争的道路,这表现为一套互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对于当前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的胜利认为马上就会到来,而另一方面对于战后国内的民主和平却认为毫无办法,前者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后者是宿命的悲观主义,而在本质上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危机。

什么是造成这盲目乐观的所谓根据呢?

第一,欧战结束,盟军东调,太平洋战争的力量对比起了基本的变化,英美盟军对日寇的优势将有空前巨大的增加。于是有人以为这一来,日本可马上就完了。

这力量对比的改变诚然是巨大的,但必需指出,这种变化,在目前还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据美军后方勤务部的估计,东调美军三百万需时最快三月,最迟六月,而还没有搬到战场上的力量,是不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这是一。其次,假定三月一六月之后,美军东调完成,这力量是不是已足以造成迅速决定战争的条件呢?我们单从抽象数字的对比上,已经可以看出那力量是不足以迅速决定战争的(请参看上期国际述评)。第三,严肃的说

来，主要的还不是抽象的力量对比，而是如何具体的运用力量。去年冬，西线盟军对德军力量的对比曾超过二比一的高度，但仍不免于伦斯×特的反攻获逞于一时，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第二，直至今日，盟军东调直到今日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因素，实际上造成目前这一盲目乐观的因素，大半还是由于盟军对日战略轰炸的加强，没有一个面对现实的人敢于认为空军的轰炸就可以迫使日本作无条件投降，他们的高兴无宁是出于一种私有的幻想，他们以为这一来，盟军的下一步可要在日本本土登陆了，盟军血战日本本土，我们双手收复失地，这种投机的想法，充分地表现在一些人对于最近美舰队从马里亚纳出动的消息的期待上，就要到日本本土登陆了吧？事实上，凡是知道琉球之战的真实情况的人，是绝不会作如此估计的。空军的战略轰炸是需要的，但绝不能决定战斗，凡是不健忘的人，应该想起欧洲盟军对柏林的轰炸，曾是如何的剧烈，如何的持久，但登陆后的西线战斗，又是如何的艰苦。在太平洋更不应忽视的还有一点：盟军的空军基地非常不够，而日寇在琉球岛上的死拚，大半是得力于基地的优势的。

第三，轰炸虽烈，但在日本，更能引起人们的盲目的乐观的是日寇在亚洲大陆上自动的调整和被动的撤退。两周以来，我军收复了如下的地区：

- 一，闽东福州(十八日)及其周围各据点。
- 二，桂北河池(二十日)及其周围各据点。
- 三，桂南南宁(二十七日)及附近诸据点。

看哪，可不是日军有从华南撤退的模样了吗？盟军对东京的轰炸，不是已经影响到中国战场了吗？战争不就是快要结束了吗？

在未下任何判断之前，必须着重指出一件事实：由于整个太

平洋战争形势的变化，大陆日寇正在从事一种新的布署，那布署的趋势是从线面的占领改为重点的建立，但这不是为了撤退而是为了集结兵力迎接战斗乃至发动其他方面的局部进攻。从福州一带撤退的敌人，向温州霞浦一线的集中，典型地说明了这一趋势，虽然敌人在广西一带的企图，我们还不能下具体而明确的判断，但是，敌人是很愿意人们把这新布署解释为大败退的，因为它正在从事一种和平攻势的阴谋。

第四，日本可能投降，这是目前盲目乐观主义者的总根源：日本在进行这一阴谋，英美盟邦一部份人士对于这和平试探感觉兴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我们问，日寇的妥协和平的企图，今天有成功的可能吗？

我们并不过低估计那些对日寇和平试探感觉兴趣的人们的力量，但是今天这妥协和平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吗？

当日本还没有失去所有抵抗能力的时候，它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大琉球岛的苦撑给予他们坚持妥协和平的资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英美盟军的巨大力量搬到远东战场之前，即使是那些对和平试探感觉兴趣的人们，也不可能出来公开反对英美中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既定政策；换句话说，在英美对日的潜在优势还未充分展开以前，英美孤立分子和绥靖分子的活动，是不可能取得支配的地位的，这是从力量的对比上来看的。其次，从现实的情势来说，英国正处于大选的前夜，纵即有一部分支配人士愿意考虑日本妥协和平的建议，现在亦绝非适当的时机。还有，战争教育了人民，今天英美的人民已非战前英美的人民了，他们刚刚目击了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他们是能够辨别出真的无条件投降和假的无条件投降的区别来的。因此纵即日本阴谋家和英美的孤立份子和绥靖分子，同意把他们商妥了的妥协和平化装为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样子，也是混不过英美人民的眼睛的。假如

英美人民警觉的巨眼，能看到某些高级军官和戈林的握手言欢而提出抗议的话，我们可以充分相信他们是绝不会让任何盟邦的负责人士，和昭和那些法西斯元凶们并坐一桌，讨论和约的。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坚持着胜利。以上是事情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假如有人以为对日本的和战完全是有关英美，甚至至于仅仅是美国的问题，那是一种侮辱中国人民的看法。五月三十日美孤立派参议员塔虎脱说：“‘藉武力或协商’结束对日之战，是美国所负的责任”，这正是这种侮辱中国人民看法的代表。对日战争是英美中对日的同盟战争，因此对日战争的结束，亦必须是英美中对日的共同胜利，以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特别是人民，广大解放区游击区及大后方的人民完全以美国的态度为态度，那完全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国人民完全坚信：他是有关对日战争问题上决定性的参与者和决定者，一切置中国人民意见于不顾而图与日本侵略者“协商”结束战争的企图，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中国人民坚持对日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这是事情的又一方面。

最后，任何对日妥协和平策动，其本质必然地包含着反苏的阴谋；而在欧洲已经获得历史性胜利的苏联，是绝不容许这一阴谋实现的。莫洛托夫在离开旧金山的前夕表示：苏联在所有法西斯侵略者被消灭以前，不认为和平已经获得；这是我们考虑这一问题时必须牢牢记住的。只有美国的孤立派才认为如何结束对日战争是美国一国的责任，这是事情的最后，但是基本的一面。

妥协既不可能实现，战争只有认真进行。为达到此目的地，就必须放弃那一方面是独占战争，不愿人来的孤立思想，另一方面是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反动企图。空军决定一切的战略思想，必须澄清，促成中国分裂的做法必须停止，为迅速而彻底的胜利，必须有国内国际的民主与团结，而今天在战争中的团结作战，亦必

将保证明天的民主和平——远东的持久和平，中国的民主统一。

战争的胜利近了，但绝不应该盲目地乐观，逆流诚然高涨，但消极的悲观毫无根据。斗争决定一切，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更赢得进步。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它的趋势，要阻止是到底阻止不了的。

从混乱到澄清

——自六月二日至十五日

逆流开始退潮

欧战结束，逆流高涨，雨暴风狂，不可终日；但逆流是不可能长久的，事情不出所料，欧洲的逆流已经开始退潮了。

逆流不能长久，这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什么样的战争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在，那结果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不管你怎样不愿意，你是不能取消那战争的结果的。这是欧洲的现实形势，谁都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只有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除此而外，是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的。

在这里，使得问题急转直下的是美国的积极政策，由于形势的要求，美国非采取这一积极政策不可；这样，欧洲局势的澄清，随着美总统的两特使分访英苏之后而展开是极其自然的。美总统访英特使台维斯和访苏特使贺浦金斯分别于六月四日和十二日返抵华府，但早在他们抵达华府之前，欧洲问题已经开始走上解决的途径了。

战后欧洲的问题纷繁复杂，不胜枚举；但在一切问题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置德国的问题；这是问题锁链中核心的一环，这一核心的一环不解决，欧洲其他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然而，这核心的问题开始解决了。

五月三十日苏英美法宣布德境盟军管制委员会成立，同时发表了四大盟国的代表——苏联朱可夫元帅，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美国艾森豪威尔元帅，法国塔西尼将军。

盟军管制委员会开会了，面对着管制委员会的大小问题真是浩如烟海；然而，在这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四大盟邦必须对占领区域的划分有一个协议，其他问题才能进行，我们想，这一个问题在雅尔达会议中苏英美三大领袖一定是有过协定的；但是由于德军崩溃前夕情况的混乱，雅尔达的协定显然是被一部分盟军破坏了，因此为了执行雅尔达的协定，英美盟军不得不作相当深度的后撤（美军后撤八十至一百五十哩）。在这一个问题上，过去英美盟国某些人士为了保持这超过协定界线以外的占领区，曾主张过苏英美法各就其已占领区域设置各自独立的管制委员会，根本不要一个总的联合的管制机构。这是一种分裂主义的做法，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由于盟军管制委员会的成立，苏英美法的占领区域重新划分了，在苏军占领下的柏林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的办法也确定了；这样一来，分裂主义的企图就彻底失败了。

由于对于这一基本问题的协议的成立（五日），整个处置德国的问题就随着顺利地展开了。六月六日苏英美法宣布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和管制被占领德国的条文，七日苏联方面正式公布苏军在德占领区的疆界——整个处置战后德国的问题开始解决了。和这问题有连带关系的是战罪问题和赔偿问题；关于前者，伦敦的战罪委员会最近还开了会（十五国参加）；关于后者，英美都已决定了代表去参加莫斯科的赔偿委员会。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但得承认：严肃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总结起来，关于处置德国的全部问题——占领，投降细则，管

制，战罪，赔偿——都已开始走上轨道了。除掉处置德国问题而外，最能影响苏英美三大盟邦的团结的是久悬而未决的波兰问题；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波兰的问题的能否解决是雅尔达协定能否实现的指针。但就在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上，英苏美已经商得具体解决的端倪；十二日英美苏同时发表邀请波兰国内外十二位民主领袖在莫斯科开会，组织更广泛的波兰民主政府，这就指示着问题解决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伦敦的流亡政府及其散布在各地的同情者还在那里发着微弱的吠声，但那吠声对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而言，除掉是一堆声音而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欧洲已经解决了和开始解决着的两大基本问题，从数量上说，还未解决的问题比已刚刚解决的问题更多得多：例如奥地利的问题，例如的里雅斯特问题，例如叙利亚——黎巴嫩的问题，例如伊朗撤兵的问题；但不可忽视：在重量上，德国和波兰问题开始解决的意义是远大于其他问题的，而且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以后的发展是不怕不跟着来的。

这样，五月七日德国投降，六月六日德境盟军管制委员会宣布德寇无条件投降条款和管制被占领德国的条文，中间整整经过了一月，一月以来的逆流终于在顽强的事实面前打退堂鼓了。团结终将统治一切，这真理还有比这一月来的发展表现得更清楚的吗？

混乱趋于澄清

欧洲的逆流高涨，日本的妥协阴谋活跃——这两大趋势的发展在时间上好像是互相呼应似的，现在不仅欧洲的逆流已宣告退潮，日本的妥协阴谋也濒于破产了。

日本的妥协阴谋目前不能成功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欧战结束，

英美大军东调，英美的优势更强了，日本的劣势更大了，但是正如同英美更强大的优势，还不是现实的优势一样，日本更厉害的劣势；也还不是现实的劣势；这一客观因素就使得目前日本不能放弃有条件的妥协，英美不能放弃无条件的投降——这是日本妥协阴谋不能成功最核心的原因。

然而，使得远东这一混乱局面趋于澄清的，我们不能不推六月一日美总统杜鲁门的国会咨文，在那里他重申了美国对日作战到底的意志和对日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决心。从这一个角度看，美总统的国会咨文是值得我们拍手欢迎的。他在国会咨文中说：“他们（日本）应该了解美国正达到它的军事力量最高峰，它将不松懈努力，也决不削弱其目标；”这最高峰的达到，需要十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个月的时间之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内部纵有主张妥协和平的孤立分子会不时出现，但他们的意见是不可能成为支配的意见的。

妥协阴谋无望，混乱局势澄清，于是大家又把他们的注意力从那以为明天可能实现的妥协和平转移到就是今天正在进行的战争。

战争在哪里？

战争在日本六大工业城市的上空。

战争在吕宋，民答那峨，婆罗州，缅甸。

战争在大琉球岛。

真面目的战争在大琉球岛。

据美联社的记者说，五月一日，琉岛美军只进展了二哩半到三哩，十天一哩，战事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尽管作战艰苦，死伤惨重，进展迟缓，盟军辛苦的耕耘已经收到应有的果实了。

五月底进展到那霸——首里——与那原一线的琉岛美军显然

就开始有了重大的进展，经过两个月重大消耗的敌军已经抵不住美军的压倒优势了。六月二日美军完全占领首里，日寇在大琉球的主要防线崩溃了；接着，美军的进展已就不复是过去十日一哩的速度。六月五日，尼米兹元帅宣布：大琉球岛日寇主力已被消灭，岛南日寇的抵抗可能还继续若干时日，不过，从任何一个观点看，延续了两个月有半的大琉球之战已经到了结束的阶段了。

琉球之战濒于结束，远东战局行将改观，这是一个新形势，新形势需要新对策。

未来的战局可能有两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一方面是登陆中国大陆，这两方面都有可能，因此日寇不得不作两方面的准备，事实上它是两方面都在准备着的。

先说大陆的一面。

日寇在大陆上的新部署是我们一再指出过的。六月以来，在这一方面，日寇在广西和福建两地的被迫撤退一直是在进行着。现在成问题的是广西方面的较大据点，如柳州桂林是否也可能退出？确定的判断很难，但从它整个布署的方向看来，假如它遽尔退出这些据点，是完全不足惊讶的。

最近(四日起)日寇在粤北赣南的新攻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部署的方向：那就是把华南的兵力集中到粤汉路的两边，使这一带的兵力处于中央的战略机动地位；一方面假如盟军在广州登陆，它可以向南面集中，另一方面假如盟军在上海登陆，它可以向华中移动；因此，它虽然在广西退出了不少突出地带，但在这战略后备区的四周的某些地方，它依然还有扩大占领的必要。这是补偿日寇缺少机动性的做法。在这里，日寇学习了德军在盟军登陆时失败的教训，德军的失败，是估计盟军一定在法北登陆，因此把主要的部队都集中到莱茵河口，因而削弱了自己的战略后备；于是一旦发现盟军不是在那里登陆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登陆的时

候，德军由于战略后备的缺少就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了。日寇今天的做法不仅是在华南要保持一个经常的机动地位，而且它的新部署对于华中而言，也构成了一种战略后备的态势，在这里必须重三倒四地指出的是：日寇的这种新部署，不是为了逃避战斗，而是为了迎接战斗。

这是大陆的一面，这新部署不始于今日；日本本土方面的部署同样也是早就开始了。但由于大琉球之战的即将结束，日本在本土准备非加紧一步不可。从六月八日开幕到十一日闭幕的日寇第七十九届临时议会的课题就是如何迎接本土决战。它通过了三大重要决定；一，划分本土为八大地方统监部，准备于必要时各地方独立作战；二，通过志愿服役法，加强男女的战时动员；三，通过紧急战时措施法案，授权政府作一切军事上所需要的决定。所有这一些，在基本上都是以本土决战为对象的。

概括地说，这就是日本挣扎的态势。

我们现在姑不问盟军的下一步究在何时何地，面对着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盟军用怎样的方法去争取迅速而又牺牲最小的胜利呢？杜鲁门总统说：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及尼米兹会商后，已决定我军可在太平洋上发挥最大的打击力量，并将于一年以内以七百万大军，迅速获致最后胜利。维持这种规模的军队，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目前在太平洋的力量增加一倍以上，并且能够投入比曾和我盟邦作战以摧毁德国国防军和空军的三百五十万的大军还要大的海外军队来反对日本”（六月一日）。

据一般估计，日本的第一线战斗兵和各种后备军还可动员八百七十五万（其中五百万为第一线战斗兵），从纯粹的数量看来，七百万的盟军不是优势，然而据麦克阿瑟说，美国的战略就是“要用比敌人防御兵力要小的兵力以取得胜利”（六月六日）。很显然，这

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同盟国家全体的兵力不足，而是因为美国的基本方针是单独打垮日本的方针：在这一个方针之下，可能的同盟国家就不必争取，已有的同盟军队就不必利用，动员和装备中国人民力量的努力也就置之于次要地位了。这是迅速而又牺牲最小的致胜之道吗？未来的发展将要回答这一问题。

地球不能分割

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关都是万重山；荏苒之间，旧金山会议就要到它的结束阶段了。

过去的关头还历历在目，但向前看去，走向顺利结束的旧金山会议已经没有什么重大的阻碍了。五月中美代表团团长史塔生在五强讨论托治制的目的时，突然改变态度支持英国反对以独立为托治制的终极目标；而英国代表亦忽然改变态度，支持美国“合并”太平洋的战略岛屿的主张——这一事件曾引起全世界的轩然大波，但这一问题到了五月底已由于五强的互相让步而告解决。

接着来的，是否决权的问题，英美和苏联之间由于雅尔达决定的解释不同而引起了争执，但这一争执到最近(六月七日)也由于双方的让步而解决了。剩下来的五强之间的较小问题还有，但由于托治问题和否决权问题的解决，五强间比较严重的问题已经没有了；这就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旧金山会议不致再延期，而在它的预定结束的那一天(六月二十三日)而结束。

大家知道，旧金山会议是一个制定世界和平机构和宪章的会议，不管那机构和宪章是如何的美好，机构和宪章是不能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的本质在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能否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真正的团结合作。在这一个意义上旧金山会议不过是一把

镜子而已；英美苏的具体关系才是问题的实体。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和平虽然是整个的，但英美苏的具体关系反映到欧洲和远东方面来的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欧洲，一如我们第一段之所分析，英美苏团结的道路虽然充满了困难，但那困难是在逐渐的被克服着，团结的趋势是一种势所必然的趋势。但是在远东问题上，情形却不同了；在这里苏联还没有参加到共同战斗中来；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一实际形势的不同而是有一种危险的趋势正在被人为地制造着。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以为这一次可让苏联在欧洲讨了便宜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因此他们下决心不让所谓欧洲的悲剧在远东重演。这一批人的面目已经在很多问题上浮现出来，这是今天最危险不过的倾向。半月以来美国人民不断关心美苏关系的发展，不仅是指欧洲问题而言，而且是关系着远东问题。人们问：“美国是否改变了罗斯福的关于两个同盟国之间发生争端时美国出面调解的政策？……是否参加了反苏的集团？”（六月四日美民主党众议院议员科菲台拉西在接见新闻记者时的谈话）。自然，一般地说，美政府的政策不是这样的政策，但重要的不是一般政策的阐明，而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践——而在这一点上就不是我们所能立刻下断语的了。

得要指出：这种危险的趋势一直到现在还在各方面发展着；然而我们坚决地相信：这趋势是不能长久的；因为：

一，这一趋势的前提是假定某一个国家能迅速而牺牲最小的打垮日本，一旦事情的发展不如此，情况就改变了。

二，这一趋势的另一前提是假定自己的愿望能支配其他一个国家的行动，一旦事情的发展不如此，情况就不得不改变了。

三，这一趋势的最后--一个前提是假定人民是睡在鼓里的，但

当人民警觉到他们的活动的时候，情况同样是会改变的。

一个世界不能长期地一半存在着团结，另一半却存在着分裂，尽管有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它分开，这企图，从较长远的观点看来是到底不能实现的。

镜头转向远东

——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内政与外交

由于波兰问题的顺利解决，欧战结束后的混乱局势终于最后的澄清了。

事情发展的经过是非常简单的：六月十二日，英美苏三方面同时宣布，六月十六日邀请波兰临时政府代表及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到莫斯科筹商扩大波兰临时政府的民主基础；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波兰三方面代表在莫斯科进行会商；二十二日宣布会商结果，波兰三方面领袖已达成协议，并已取得苏美英三大同盟强国的同意——这样持续了两年以上的波兰问题，终于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之上顺利地解决了。全世界多少人把波兰问题当成英美苏不能团结的象征，多少人把流亡政府的存在当成他们的法统主义的根本啊！但如今所有这些希望幻灭了：英美苏是能团结的，团结的基础是民主，而一切违反民主、脱离人民的法统主义，在这新生的民主世界里是没有存在余地的。

波兰问题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国内问题，其所以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在支持波兰的人民，反对波兰的统治者；而是因为自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有一种外在的

力量在支持波兰统治者，压迫波兰的人民，这是波兰流亡政府的法统主义的基础。要不是这样，波兰问题根本就不会发生。现在，问题解决了，怎样解决的？在本质意义上的民族自决。有些人自己坐在外在力量的枪杆上，高呼内政问题与外交无关，而不知没有那外在力量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早就被人民解决掉了。波兰问题的解决，说明了这种一面倒的依靠外力生存的法统主义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时代不是用一种进步的外力来对抗另一种反动的外力的时代，而是在新旧两种外力的协调之下，让每一个民族真正自决的时代。这是新时代的特点，谁忽视了这特点或曲解了这特点，是会走到波兰流亡政府的绝路上去的。

由于波兰问题的解决，民主欧洲的新面目逐渐显露出来了。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人的死亡，还要挣扎，更何况一个旧时代的死亡？不挣扎是不会的，欧洲的反动力量是在挣扎着，只是他们挣扎的地盘一天小比一天了。一九一八，第一次欧战结束，如所周知，第一次欧战在欧洲打垮了三个帝国——沙皇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但尽管历史的渣滓从俄罗斯的平原决定的清除出去了，欧洲反动的专制主义者却变本加厉的在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废墟上繁殖了起来，欧洲大陆的中心是欧洲反动力量的温床。但如今，曾日月之几何，江山已不可复识，绿色的多瑙河还是和二十五年前一一样静静地流，但那里已经不是封建的专制主义者驰骋之地了。他们已经从欧洲大陆的中心被推出去，快要推到海里去了，他们目前的挣扎，正是死抓住大陆的边缘不放。

这挣扎表现在希腊王室乔治皇帝的返国问题上。

这挣扎表现在意大利王室爱麦虞根的复位问题上。

这挣扎表现在西班牙法西斯的佛朗哥的各种阴谋上。

这挣扎表现在比利时王室利奥波德的返国复位的企图上。

打开地图，一目了然：所有这些挣扎是在欧洲的边缘，对于

他们，好象欧洲是快要陆沉了，非抓住一把泥土不可；殊不知，当一个大陆的决定部分已经走上了新民主的道路的时候，反动的边缘是不能阻止它的前进的。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看最近比利时王室复位的问题(六月十五日起)，名义上是比利时的四大政党中的三个政党反对比王利奥波德的回国，实际上都是一个进步的大陆绝不容许一个专制的小国长期的寄生其中；事情的逐日的发展可能还有很多曲折，但从远大的历史行程看，比利时人民的胜利是毫无置疑余地的。意大利巴里新阁的组成(六月十七日)证明了尽管有强大的外力在阻挠民主的新生，人民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战胜的。

旧的尽管挣扎，新的依旧生长；由于波兰问题的胜利解决，决定新欧洲命运的三巨头会议已经到了举行的前夜；六月二十二日同盟国家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的开会，指明了：处置德国的问题已进入到为三强会议铺平道路的具体阶段了。

真正的进步？

欧战胜利结束，远东决战开始；跟着世界战局的重心的转移，印度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六月十四，伦敦和新德里同时发表了英政府对于打开印度僵局的白皮书。六月二十一日，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参加六月二十五日印督魏菲尔在西姆拉召开的印度领袖会议。目前(二十五日起)，西姆拉会议正在进行中。

白皮书的内容如何，直至现在我们还无从据悉，从而对于英政府这一新建议也就不能有所论列；不过，从大的方面看：英政府这一打开僵局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特别是释放国民大会领袖一举。虽然这一举并不彻底；直至今日印度狱中还有很多的政

治犯等待着释放。

自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以来，印度僵局形成以来到现在快三年了，三年中英政府从未企图过解决这一问题，如今忽然积极起来是何道理？第一，一九四二当时，东方情况虽然危急，但欧战正酣，英国无暇东顾，英政府当时不是不晓得解决印度问题的迫切性，但偶一解决不当，则有控制不住之虞。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欧战结束，英国力有余裕，现在解决，绝无控制不住之弊。过去英国不解决，因为无力；现在有力了，可以解决，这就产生了英国着手解决印度问题的可能。第二，对于英国而言，远东的战争现在才开始，为了积极的进行对日的决战，英国有解决印度问题的必要。第三，战争教育了人民，印度人民在这三年当中更加觉醒，更加团结起来了，英政府纵即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面对着印度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日益增涨的要求，亦非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不可。第四，更迫切也是更现实的理由，英国大选在即，保守党若不企图解决这一问题，它在竞选中将处于显著的不利地位，现在进行解决了，姑不问解决的结果如何，保守党总可以说：我们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啊——这是保守党在竞选中一项不小的政治资本。

这就是英国现政府着手解决印度问题的一些重要理由和动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性，问题既然如此复杂，判断也就更加小心。

白皮书的内容不得而知，整个事件正在瞬息万变的发展中，可以确定的是，从英政府所已发表的部分而言，白皮书的方案只能作为英印双方一个谈判的基础，作为谈判基础，印度的领袖是可以而且已经接受了这一建议的。现在不知道的是，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何，其伸缩的程度又是多大——这些问题，很显然的只有在西姆拉会议中才能阐明。总括起来一句话，印度问题的解决在今天的实际情势之下，不可能一蹴即就，它必须沿着渐进的道

路，逐步实现。西姆拉会议不能给印度以完全的独立，这是谁都知道的；但西姆拉会议必须保证印度向着完全的独立走出真正的一步。能是真正的前进一步吗？这就决定着西姆拉会议的成功和失败。

欧洲进步了，波兰问题必须解决，而波兰问题是解决了；世界进步了，印度问题必须解决，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印度是必须而且一定会获得完全的独立的。

力量 和 正义

尽管全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还会相当长时期地存在着，但世界毕竟是进步了；这进步表现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辉煌的成功上。四月二十五日在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第一次会议，经过了整整两月的时间，终于在六月二十六日胜利地闭幕了。

从一个意义上说，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不能予以太大的估价的，因为旧金山会议的工作是制定一个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不管这宪章是如何的至善至美，和平的宪章不能创造和平，世界和平的能否维持与巩固，不决定于和平宪章的美善兼备，更何况今天所制定的宪章是折衷千百种不同方案而来，没有一个人承认它是至善至美的，在这一个意义上，对于世界和平而言，旧金山会议只是一个“美满的开端”（杜鲁门，六月廿六日闭幕演说）。

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非常巨大的。谁都知道旧金山会议是联合国家特别是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团结关系的反映。联合国家团结得好，旧金山的问题就比较少，联合国家特别是英美苏三强团结有问题，旧金山的问题就会跟着多起来，旧金山会议举行在四月二十五至六月二十五日之间，这一段时间

正是欧战结束，欧洲逆流高涨，亚洲形势混乱，英美苏的团结关系从战时过渡到平时，英美苏之间呈现空前紧张的一段时间，这些实际情况反映到旧金山来，旧金山会议中的难题遂层出不穷，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是一个严肃的考验。旧金山会议的成功，证明了它经得起这考验。在这考验中，团结战胜了分裂，进步战胜了倒退，民主战胜了专制，现实主义战胜了空想主义，合作主义战胜了孤立主义，集体主义战胜了区域主义——一个真实地反映了今天世界力量对比和怀抱着崇高理想的联合国大宪章终于产生了。

没有可能把旧金山所遭遇的问题及其解决，胪列在这里，举几个比较重大的例子，就可以明瞭上述一系列的胜利了。

在会议的初步阶段中，最具有原则性的争执问题，是民主的波兰被拒参加而法西斯的阿根廷却应邀参加会议，这是旧金山会议全过程中最大的污点。但现在由于波兰问题的解决，民主波兰的参加签字于联合国宪章，已不成问题；而另一方面，法西斯的阿根廷虽然是参加了联合国会议，但绝不因此而洗去其法西斯本质，英美人民异口同声的责难，指明了这一点。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最具有原则性的争论，是托治问题和区域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虽然不算完全理想，但都在大体上证明了，进步战胜了倒退，集体主义战胜了区域主义。

在会议的结束阶段中，最具有原则性的争执，是常任理事的否决权和大会相对权力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虽然大小国之间互有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未超出原则所许可的范围之外，五强集体负责的现实主义，战胜了小国清谈的空想主义。

必须指出，在会议的全过程中，苏联和中国（特别是在托治问题上）所起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一新兴力量的积极参与，旧金山会议是不可能如此有如此光辉成就的，这是这一次的联合国不同于上一

次的国联的基本原因之所在。时代在前进着，世界是进步了。

然而有人不相信，他们说“新国联”不如旧国联。

这是些什么人呢？这是一些在战争爆发前，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倡言力的哲学；苏德战争爆发后，断言苏联三月必败，英国从此垮台的一批人。翻一翻这一批人的旧账，就晓得他们的胡说八道的后面包藏着怎样的内容了。他们怎么说“新国联”不如旧国联呢？他们说旧国联还可以从容清谈，而“新国联”不过是五条——三条大汉管着四十五个小孩而已。

和这些人辩论是无益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除掉力量而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而今天历史的新事实，却正是自从人类有了二千年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出现了力量和正义的结合，而这正义的力量，已经变成今天国际生活中主导的力量之一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了这力量的存在和全世界人民的配合，我们就有可能，在不松懈的斗争中，维持这—一个世界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决定于自己

世界要全面和平，但战争才结束了一半。由于欧洲局势的澄清，由于旧金山会议的胜利闭幕，由于三巨头会议的即将举行，不仅是在战略上，而且是在政略上，对日战争的问题已经形成整个世界局势发展的焦点了。

首先是在战略上。

二十一日尼米兹元帅宣布：大琉球之战胜利结束。从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大琉球之役的胜利结束是划时代的。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二年八月瓜达康纳尔之役到一九四四年七月马里亚纳之役的外防线之

战；第二阶段，从一九四四年七月马里亚纳之役到一九四五年六月琉球之役的内防线之战；第三阶段，从琉球之役到日本本土或中国大陆的决战——不容说这决战本身也包含着一系列的战役的。大琉球之役标志出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

人们关心着一个问题：盟军的下一步是日本本土呢？还是中国大陆呢？

这一问题似极重要，但其实并不重要。根据两月以来日寇在本土，中国大陆，和南洋三方面的动态来判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尽管日本在某些次要突出地区有局部撤退的可能，它的新部署是以分区独立作战为方针。因此，不管盟军的下一步攻势是在那里，因为盟军在日本本土登陆，日寇从中国大陆撤退，盟军在中国大陆登陆，日寇在南洋撤退，甚而至于盟军在华中登陆，日寇在华南撤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日寇有三大资本：距离、陆军和面积；盟军在过去三年的作战中克服了距离，而日寇目前所摆下的阵势，正是要盟军来克服它的陆军和面积。在这一个设想下，日寇布置了分区作战；在敌人这一个部署下，未来的决战必定是一系列的战役；而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本土和登陆的孰先和孰后，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八十二日的琉球之战，描画出未来战斗的真面目，把琉球之战扩大三十倍，就足以说明未来的战斗是需要何等重大的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战争迅速而又牺牲最小地结束，假如是现实主义一点的话，就必须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争取可能的盟国，制定一个同盟作战的纲领，进行全面的人民战争。

然而，军事上的空军决定论和政治上的法统主义，阻碍着这一政策的展开。不论从战争本身的发展看，或是从世界政局的发展看，该是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山有穷处，水有尽头，山穷水尽，还是要回转头来的。

中国人民充分了解未来决战的艰难，他们从不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旁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他们自己的斗争。

这里不是避风塘

——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三日

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大问题的解决澄清了欧洲的局势，铺平了三强会议的道路。

第一个问题，波兰问题。六月二十九日波兰团结政府改组完成，七月五日中英美同时宣布承认波兰全国团结政府，久悬未决的波兰问题终于最后地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德国问题。七月一日根据六月中同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的决定，英美法盟军开进柏林，同时苏军则开进英美盟军占领区，但根据克里米亚协定应为苏军作战的区域，并限期于七月五日以前完成调动。

第三个问题：奥国问题。六月二十八日，英美苏三方同时宣布英美苏分区占领奥国，共同管制奥京的决定；关于伦纳政府的问题，有一说英美承认伦纳政府，但在占领区域的调整上，苏军退出格拉兹。如何决定，虽不得而知，但在奥国问题上英美苏的对立形势终于解消了。

在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上，斗争着两条路线，一方面是团结的路线，一方面是分裂的路线；一方面是人民的路线，一方面是反人民的路线；一方面是克里米亚的路线，一方面是反克里米亚的

路线。如所周知，在波兰和德奥问题解决之前，有英美承认的波兰流亡“政府”和苏联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的对立，有苏联承认的伦纳政府和英美自己的军政府的对立，有共同管制德国和分别管制德国的对立。但经过了欧战结束后两月间的斗争，团结终于支配一切，团结以民主为基础，斗争以克里米亚协定为目标。既然是团结，就不应不有所妥协，但妥协不能超过原则的范围，这就是民主团结的原则。

从一方面看，这些成就是重大的，因为它澄清了欧战结束后的混乱局势；但另一方面看，所有这些成就不过是实现了克里米亚的协定而已；克里米亚会议所决定了的基本问题都无从实现，英美苏三强会议是没有举行的基础的。因为既成的庄严信誓都无从兑现，再来一些决定又有何用？在这一个意义上，波兰德奥问题的解决，铺平了英美苏三强会议的道路。

但得指出所谓三大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说关于处置德国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问题还多得很，例如惩处战罪的问题，例如赔偿的问题，例如调整英美苏占领区的对德政策问题，例如和德国问题有关的边界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有的已着手处理，有的还碰都未碰见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面所说的德奥问题的初步解决不过是奠定了解决战后德国问题的基础而已。

其时，大家的目光已经慢慢地从这三大问题转移到欧洲被解决国家的内政问题上去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正进行着一个巨大的斗争，其后果将直接的影响到今后欧洲的几十年历史的发展。这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消灭法西斯的最后残余及其最深基础。

这在比利时表现为反对比王复位的斗争。

这在意大利表现为阻止意大利王室复室的斗争。

这在法国则表现为争取由普选产生制宪会议和改组政府的斗

争。

所有这一系列的斗争无一不和深刻的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意大利的土地改革问题，法国独占企业的国有化问题都表现着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侧面。

在这斗争中已经可以看出：经过了战争的洗炼，人民的觉醒提高了，人民的组织加强了。他们懂得了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团结所有的民主分子，这是一个新的方针：

在这一个新的方针之下，捷克的共产党、社会党和民主党结成了人民民族联盟，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政治性的和组织性的联合行动。

在这一个新的方针之下，法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这一个新的方针之下，意大利的共产党正提议和社会党组织单一的工人政党。

而在最近一次的斗争中，比利时的三大民主政党始终保持了统一行动，这证明民主人民的觉醒已经普遍到欧洲的所有地区了。这是民主欧洲的新生，只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欧洲才能保证法西斯及其最后残余的根绝。

然而对于许多人，这是一幅可怕的图画，例如六月中新从欧洲视察回来的美国一批参议就以为：

“戴高乐正在设法拖延法国大选，因为他怕共产党会把他和所有的民主主义者扫下台；英国的大选将决定对于这浪潮的态度，因为邱吉尔的失败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扩张。但邱吉尔和戴高乐依然是吵之不休：邱吉尔不喜欢戴高乐，他怀疑他，虽然戴高乐是法国走上共产主义之路唯一剩余的阻碍……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远比我们从新闻报道中所知道的为强，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完全是因为美国占领军的武装力量才镇压下来。”（六月十八日，纽

约马龙专栏)

问题的关键在那里呢？欧洲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前途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而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问题，更简单的是容忍法西斯还是根绝法西斯的问题，假如同盟强国认定战后欧洲必须是一个法西斯的最后残余必须消灭，侵略战争的最小种子必须根绝的欧洲，而另一方面又确认欧洲各国人民有完全的权力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的话，那应对于这一新欧洲的诞生是没有任何恐惧的理由的。难道今天的希腊政权倒反是一个“民主政权”，它今天发展到如此地步是由于他们的“民族自决”吗？

自然，这不是一个所谓民主的理论之争，这是一个人民路线和反人民路线的政治斗争。从最近(七月十日)法内阁不得不放弃其先选举参众两院而后间接的产生立宪会议的办法，而接受了直接由普选产生立宪会议制定宪法的进步主张，可以看出，人民的路线已经在法国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道路还长，阻力还大，事件的发展还有迂回曲折的可能；不过，从广大的观念看，已经在战争的烽火中尝到了民主自由的欧洲人民是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奴役状态中去了。一九一八年是一去不复返了。

机会主义的思想

三大发展标志出远东战争的新阶段：

第一、六月二十一日琉球之战结束。虽然美十军军长史迪威将军说琉球岛上的扫荡战还要进行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但从广大的战略意义上说，进行了一百天的琉球之战是结束了。

第二、六月二十八日吕宋之战结束，七月五日，菲律宾之战结束；和琉球之战一样，菲岛各区的扫荡战可能还要进行一个时期，但从广大的战略意义上说，进行了快到二百七十天的菲岛之

战是结束了。

第三、在大陆上，六月二十九日敌人败退柳州，现在整个向西，除掉以桂林为中心的西北一角，敌人是完全走光了。看样子，桂林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但说到粤汉一线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旧的结束新的开始。

在地面战斗上，新的开始在婆罗州：七月初美澳联军登陆仑厘巴板。从战争的发展上说，这是盟军登陆婆罗州的第三次。第一次五月初，在婆岛东北区的搭拉甘；第二次六月中，在婆岛西北区的婆罗乃；这一次的仑厘巴板，是连续登陆的第三次了。

这三次登陆的意义何在呢？有人说这是英美盟军从东西两方夹击马来——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攻势的开始。这是不正确的，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这种估计都无根据，这是一种希望性的思想，在现实情况中没有任何依据的。今天的现实问题是：正如同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有不少人在希望美军登陆本土，自己可以不劳而获的一样，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同样有人希望美军登陆本土，自己可以收复失地——这就是为什么敌人从新加坡撤退的消息不断从伦敦保守党报纸传来的原因，没有这希望，何来这估计？希望原来是思想之母啊！

很显然的美澳联军这一新登陆的作战目标是有限制的：第一，获得空军基地，进一步截断敌人本土和它的南洋占领区以及南洋各占领区间的交通；第二，攫取婆罗州的油田，作为发动另一攻势的供应站。据估计，盟军在太平洋上的一万一千架飞机（第一线）每月用油四十二万吨，所需船舶八十万吨，虽然婆罗州的产油量不过美军所需的十分之一，但从盟军的船舶需要上讲，婆岛石油的获得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从整个远东战局看，婆岛之役是一个次要的战役，决定性的

战斗不会在这里展开。但往常美军的前一攻势还未结束，后一攻势就已展开了；现在，琉球之战结束已经快三个礼拜了，为什么下一行动还不展开呢？两个原因：一、在战略上，琉球的下一步不论是日本本土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和前次不同的战斗，因此需要不同的准备；二、琉球之战显示出未来作战的艰苦性，过去飞跃式的前进现在是不行了，因此需要准备，更长时间的准备。目前的准备集中在战略轰炸上，以史巴兹上将为首的太平洋战略航空队的成立，指示着这一新发展。

不论下一步是登陆本土还是大陆，空军的轰炸是绝对必要的，但应该赋予它多大的比重呢？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美海军将领以金氏元帅为首在旧金山开了一个海军战略会议，有关军事秘密的决定自然不得而知，但从会后美海军将领一系列的发言看，问题的争执之点都是非常清楚的。

七月三日，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将军发表谈话，认为：“直捣日本本土比获取中国基地好，我的希望就是直捣东京。”（同日马尼刺路透电）金开德将军直属于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之下，麦克阿瑟将军又是太平洋美军地面部队的总司令，这谈话是值得注意的。

直捣东京自然是好的，但竟有人以为登陆日本为不必要的了。

七月七日，英美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斯密斯少将发表谈话，认为：“日本的城市一旦被毁，他们的工业定将设法停战；”有人问他“登陆日本是否必要？”他回答，“对于这点不打算有所详论。”（七日旧金山路透电）

这实际上就是说空军可以决定战争，日本在轰炸到一定程度时可能投降；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看法。不是说海军将领的战略会议就是如此决定，更不是说斯密斯少将的意思就是美政府的主张；美军的战略方针可能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但斯密斯少将

的这一表白是重要的，因为它指明了空军决定论者是怎样的和政治上妥协和平主义者打成一片。只有从这一个观点才能了解美共和党参议员怀特要求美政府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具体条件(七月三日)在现阶段中是包含着怎样一种现实意义，而美国务卿格鲁的三辟和谣(七月十日)又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之下产生的。

空军不能决定战争，就不仅在理论上如此，盟军的对德战略轰炸是一个活例子。过去，不少人以为德国的工业在盟军的轰炸之下大概是全部毁灭掉了吧，但据最近美国一家杂志社的实地调查，德国的工业经过了盟军近三年集中的战略轰炸，其被毁的比例不过是百分之三十以下，而直至今日德国工业被保存的部分却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纽约，六月二十五日，时代周刊专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七比三的数目字不是胜过于所有一切的雄辩吗？

琉球之战结束，战争的发展本身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新阶段要求新部署；三强会议即将举行，关于远东战争的新部署——同盟作战的新部署也已有了可能。但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需根绝妥协和平的念头和空军决定论的主张；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思想，机会主义的独霸战争的思想不消除，现实主义的同盟作战的新阵容是不会产生的。

承前启后的关键

美总统和英首相都已起程赴欧(七日)，现在是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领袖在柏林举行会议的前夜。

站上柏林城头，眺望这一世界，世界变了！

首先是脚底下的德国，德国的纳粹在军事上是彻底的溃败了，但纳粹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消灭。远在德国的西北部的一块地方还有一百二十五万编制完整的纳粹部队；如何共同处

置战争罪犯，这是问题；德国法西斯把美丽的欧洲平原化成了废墟，如何叫他们赔偿，这是问题；德国的国境向东向西都是侵略的跳板，如何调整，这是问题。德国的土地不能凭空地生出纳粹，如何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如何调整英美苏对于占领区的政策，如何处置它的工业，它的容克世家，如何扶助德国反法西斯人民力量——这些都是问题。

其次，在德国的外边是被德国践踏成废墟的欧洲各国，他们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复兴的问题，他们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他们之间的边界问题。克里米亚会议决定了欧洲的解放宣言，在原则上对于这些问题都有了决定，但克里米亚会议后，有少数国家公然违反这庄严原则，如何把欧洲的解放宣言应用在每一个具体事件上实行，——这些都是问题。

再其次，把望眼从欧洲转移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在欧非交界的地方，已发生的有丹吉尔的未来地位问题，在欧亚交界的地方，已发生的有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一般的说，在欧洲和远东以外，但和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般性的世界问题，已发生的如何解决，未发生的如何按着新的情势加以调整，英美苏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仅实用于欧洲而且实用于全世界，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变了，如何按照这新的力量对比来调整——这些都是问题。

最后，把镜头从欧洲转向远东，远东的战争才进入决战阶段，英美苏在欧洲的团结合作获得了军事上的辉煌成功，解决了战后的重大问题；旧金山会议所制定的和平宪章是全世界的和平宪章，英美苏的团结合作不能只限于这一个世界的一半。如何在远东问题上取得英美苏进一步的合作，迅速而又牺牲最小的打败日本——这都是些重大的问题。

问题如此之多，而英美苏的三强会议又不是欧洲的和平会议，

可以想象，以上所提出来的众多问题不会，也不可能一下子一一予以最后的具体解决。但这是欧战结束后英美苏三强领袖第一次的会议，正如同过去战时的三强会议带来了那样辉煌的胜利一样，这次的三强会议也一定能打下今后几十年团结、进步、和平的基础。

对于远东而言，这是一个大转变的前夜，中国民主团结的实现再也不能拖延了，不要以为这里是避风塘，暴风雨的脚步已经愈走愈近了。

时代终究是变了！

——自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七

本土和大陆之间

由于美舰队袭击日本本土，太平洋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美第三舰队七月十日出现在东京附近，七月十四日它转到北海道，七月十七日它又回到了东京，二十三日它的空中巨翼伸展到奥港，算到最近它停留在本州海面的时间已经是第三天了。

很显著的，美第三舰队的出动，其第一目标，显然是在熏出日本残余的海军，予以最后的一击；其次，在找寻日寇藏匿的空军，加以消灭。但经过十四日的找寻，日寇的海军显然已不致出战，而它的空军则已分散得不成为集中轰炸的目标了。从日寇方面说，这是很自然的，它的海军本已不多，空军更是捉襟见肘，这一点剩余的资本只有当盟军真正登陆时才会拿出来使用，现在，盟军的企图既非登陆，它的海空军藏匿不出是很自然的。

但这并不是说盟军的收获不大。

从盟军这一次作战的布置上看：十日的轰炸东京和十四日的轰炸本州北部和北海道南部，其目的显然是集中在破坏日寇的机场、飞机、船舶、港湾和交通；在这一攻击行动中，盟方的战果显不如预期之大。但当十七日，盟舰再度回转到东京附近的时候，

盟方舰队(包括英国舰队)一方面更加靠近了海岸,另一方面,它的出击目标似乎已经转移到日寇的海军方面来了。十八日,敌主力舰长门号的被击伤和二十三日吴港之役中,日寇船舰的损失之大,都足以说明盟军这一次的攻势行动所得的战果,是非常巨大的。据美官方发表的初步统计,自七月十日至二十三日,日寇船舰被沉伤者达七九一艘,空军被毁者达五一六架。

虽然如此,不能就说日寇的抵抗能力已经降低到盟军可以自由登陆的程度了。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时候,敌人还有相当巨大的抵抗力,二十三日日寇在吴港上空的抵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一旦盟军的进攻箭头射到它的要害地区和目标的时候,它是还能拿出第一流的驾驶员来和盟军周旋的。今日它保卫海军基地时如此,明日它阻止盟军登陆时将更如此。

和英美航舰空军和基地空军联合进攻东京区的时候,十七日起美琉球基地的空军第一次发动了对上海轰炸;二十二日美航舰且第一次的袭击了浙江的海岸。

这样自从琉球之战结束以来,美军下一大规模行动的前奏曲,就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的两方面展开起来了。

盟军当前的行动目标是很清楚的:

“太平洋战局已由美舰队的炮轰日本诸城而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这阶段中,日本本土诸岛内已遭受美国海空军的严密封锁……美方对日所施的封锁,已有积极的效果。日本因盟军占领菲律宾和大琉球,已无法获得南太平洋的资源。前由中国东海运到日本的主要工业原料,现已不得不改用漫长的铁道运输,路经东三省而到朝鲜,再以船装而横渡日本海。但就是这条航路也是很危险的了。从阿留申群岛起,我北太平洋舰队已密布千岛群岛,而横扫日本的鄂霍次克海。日本已逐渐成为瓮中之鳖,它要想依旧

获得海外煤油铁矿及其他原料，已经很困难了。

美军一方面从事剥夺日本一切重要的原料，另一方面借超级堡垒和航舰飞机的合力，对日本工业施以彻底的破坏。”（十七日尼米兹广播）

这是对于目前美军作战目标的一个最扼要的说明。因为无论美军的下一大规模攻势，是在日本本土或中国大陆，把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隔离起来，都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当盟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时，它才能在日本本土或中国大陆，以总数上的兵力劣势，取得局部中的兵力优势。当前的问题是单靠海空军的威力能不能切断，完全切断中国大陆和日本本土之间的联系——对马海峡。尼米兹将军说，这条路已经是很危险的了，但问题却就在危险到什么程度。自然也有人说（如琉球本岛海军作战基地司令官柏林斯少将），这一条路已经几乎被切断了，这自然是不足为凭的，很显然的，这一个问题只有在最近将来的战斗行动中才能确定。

那么，美军的下一大规模进攻究竟是在日本本土呢，还是中国大陆呢？有人说那个大规模攻势可能同时发动，但以琉球之战的实际经验看来，单以船舶一项的所需看来，两个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好象是很困难的，因此盟军必须于二者之中选其一。盟军究竟如何决定，不得而知；可能是：一方面继续轰炸日本本土和华中沿海，另一方面先在华南一带来一个规模较小的登陆——最近麦克阿瑟和蒙巴顿的马尼刺会议强烈的暗示了这一可能——但对于本土登陆和华中较大规模登陆之间，好象是远在未定之数。

有一股强有力的意见，在主张登陆本土，这一批人不是没有考虑到登陆本土的困难，但他们对于这一方面的顾虑好象被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压倒了；这政治上的考虑，就是认为登陆本土的可能性，足以压迫日寇无条件投降。

妥协和平的阴谋

真正的无条件投降，不是可以吓得出来的，以为可以吓得出来的无条件投降，一定是假的无条件投降。把真正的无条件投降，修改成名为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却是有条件的妥协——这就是目前汹涌在太平洋两边的一股逆流。

七月十日美副国务卿格鲁第三次否认日寇和谣，这是一股暗流高涨起来的一道信号；接着讨论对日无条件投降内容的文章，就在美国的报纸和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七月十三日纽约时代周刊所提出来的一个方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表面上看，时代周刊的方案是面面俱到，应有尽有的；但定睛看去，它里边却没有一句话是提到战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对于天皇问题，时代周刊主张不作硬性决定，留待日本人民自决。从这问题的本身看，这主张未始不可以考虑，但实际上，美国今天关于天皇存废的争论，在本质上是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应否保留之争，而时代周刊名目上让日本人民自决天皇去留，但实际上主张保留天皇，其实质不过是一种保存战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烟幕而已。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天皇去留是否和日本法西斯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有着不可分的关联，这是一个比较理论性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是在天皇问题已经和当前的妥协和平运动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了。据合众社报告，杜鲁门总统曾于出席三强会议前，召见国务院官员会商关于天皇问题的意见；格鲁主张天皇应该保留，因为只有天皇才有这样大的权力，在日本本部投降后，命令在华日军一致投降，他“激烈反对，美国除日皇及所有日本领袖愿完全无条件投降外，不接受任何条件。”（十六日华盛顿合众

电)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幕消息，更加值得注意的还有如下的一个消息：

“据纽约先锋论坛报华盛顿记者报告：美国正在严重考虑在不占领日本本土条件下的对日无条件投降的定义。

它将要求日本放弃其所有之占领区域，解除海空军，拆散其造船及其他重工业。同盟国家将这一象征部队至日本监视上述投降条件之执行。

据云美总统在离美赴欧洲前，对此计划，“甚感兴趣并表示一般之同意”，并闻美总统改变原定在三强会议结束后，漫游欧洲之日程，而决定会议完毕即专程返美，系与此计划有关。”(十七日华盛顿路透电)

这些内幕报道确实与否，不得而知，但从此后逐渐公开了的事实看，这当中不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十七日，美空军在日本天空散发了一种传单，这传单上面引证了五月八日杜鲁门总统的胜利日演词，略谓：无条件投降并非彼日本人民之谓。但接着，它就劝告日本人民接受“光荣和平”，“光荣和平”这几个字大有文章。

十八日，美国务院官员第四次否认美政府曾接获日本投降条件之说，此地无银，甚堪注意。十九日，我驻美大使魏道明访问格鲁，更使和谣高涨。

二十一日，被认为美官方发言人的海军中校查卡里亚斯对日广播，大意说：日本不投降只有毁灭，而投降呢却可以得到大西洋宪章的好处。对法西斯国家可以直接地应用大西洋宪章，这是第一次。但这当中的奥秘，是不难寻觅的。合众社的记者说：“这个警告暗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除非日本赶快投降，它就注定了毁灭，这个警告也等于说，在苏联参战前退出战争，对于日本是有

利的。”而日本自动投降呢，查卡里亚斯中校说：“可以断言，美国将施行一个保证和平的条款。”（二十一日华盛顿合众电）

查卡里亚斯这一劝告不是没有反响的，二十二日东京的广播就回答了他，它说：日本是可以考虑公正的和平的，但“日本是不能受人威胁的一个民族。”（二十二日合众社电）

一个在太平洋的那一边，一个在太平洋的这一边，一唱一和，这当中的来龙去脉还不够清楚吗？

有火才有烟，妥协和平的烟雾竟如此之大，那么火在那里呢？又是内幕性的报告：

“据《商业周报》今天说：杜鲁门总统已向三巨头会议提出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详细声明，该投降条款已得到美海军部的支持，而赞助者都相信这些条款并没有违背无条件投降。一美国海军高级官员现正注视日本及早投降的可能性，并正在鼓励这种投降，并劝诱日本人民起来在这投降策动的背后施以压力。”

该杂志社：阐明投降的下一步的或者由杜邱斯三氏采取，或者由杜鲁门回到华盛顿后单独采取。”（廿四日纽约合众社电）

这一内幕消息是否确实，同样是不得而知。但概括这两周来激荡在太平洋两岸的妥协和平的浪潮，其前因后果是看得非常明白的。

在本质上，日寇的铃木内阁是一个骗取妥协和平的内阁，而这一内阁在美国一部分绝有力者的眼中，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稳健派”的内阁。这一基本事实就造成了妥协和平的往来激荡的基础。

在时机上，战争本身的发展和三巨头会议的举行，在客观上形成了这妥协暗流高涨的根据。由于前者，日本的财阀们不愿意他们的财产完全毁灭掉，他们愿意作有条件投降；由于后者，他们愿意在苏联积极参与远东以前，退出战争。这是日本的一方面。

美国的一方面呢？他们以为空军的轰炸和直接登陆日本的可能性，足以逼使日本接受某种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投降，另一方面，这一批人不用说同样是愿意美国在苏联未积极参与远东问题以前，结束这一个战争的。

我们问，这种妥协和平的阴谋可能实现吗？在回答这一个问题之前，必须着重指出：在远东局势的大转变未有到来之前，这种妥协和平的暗流是不会停止的。不仅不会停止，而且跟着美军对日轰炸的加强和苏联参与远东的可能性的增高，是会更加高涨，更加严重的，——对于这暗流不警惕是一种罪恶。但从长远的观点，它能成功吗？不能，绝对不能。不能的理由如下：

一、尽管同是有条件的投降，但双方条件之间的距离，却不是可以靠空军的轰炸和登陆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所能缩短的。

二、日本方面主张有条件投降的人，在政府内部有它的反对者；美国愿意提供有条件投降的人，在政府内部也有它的反对者——海军方面可能是支持这种有条件妥协，但美国陆军方面却有大批的人是不赞成这种办法的。

三、美国人民反对这种有条件妥协的政策，更是不能忽视的一股力量。

四、美国的孤立——绥靖主义者，以为太平洋战争的和战大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时代周刊》即作如意想）；但事实上没有中国人民的参与，对日和战的问题是丝毫也决定不了的。而中国人民的手里却掌握着对日战争的键钥，他们是要坚持美故伟大总统罗斯福真正的无条件投降的不拔的方针。

五、《曼彻斯特导报》说得好：“对于这些问题——日本无条件投降问题——至今所下的一些思考功夫，可能是无效的，因苏联未参与其间；无人相信，没有苏联参加，远东会有任何永久性的解决。”（二十四日伦敦路透电）

英国大选揭晓

从一方面说，太平洋妥协和平的暗流是为了逃脱三巨头会议所可能产生的对于远东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太平洋上妥协和平的激荡，其目的未始不在破坏三强会议的进行。

仅举一例，七月二十日美总统杜鲁门在柏林的美国旗升旗典礼席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在这演说中，他指出美国作战的目标不在攫取一寸土地，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否定美国在某种情况下，通过三强协定的形式，在一定的时间内，占领某一地区的可能。但美国的孤立分子却群起而攻之，说“杜鲁门太自由了”，孤立——帝国主义者怎样苦心积虑百计千方去破坏三强会议，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典型。其他如最近美众议员攻击陆军部事件都无一不以反民主、反苏、破坏三强会议为其依据，妥协和平的暗流在本质上是和破坏三强会议的基本目的有着不可分开的联系的。但这种破坏能够成功吗？

十七日三强会议在波茨坦宫开幕，直至今日还未结束，因此还不足予以论列的时候。但从大的趋势上看，三强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历史新法则，一定是能够贯彻下去的。这不是说事情的发展没有迂回，团结的取得不用斗争，但这迂回以前进，斗争而团结的总的方向是谁也不能阻止的。

在远东一片妥协和平声中，英国的大选揭晓了（七月十六日），和一切反动分子的期望相反，英工党胜利了！时代终竟是变了！民主进步的浪潮，不仅是席卷了欧洲，而且横扫英伦三岛了！那些指望着英国保守党的反动集团来维持他们政治生命的欧洲傀儡们（希腊、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亲法西斯、准法西斯、正法西斯……们），落空了！那些指望着保守党反动集团来和

他们唱双簧戏的美国孤立主义者落空了！那些事实上接受了三强团结解决问题的必然趋势，但内心上以为总还有一个不惜挑起希腊内战的斯考比政策的发明家在替他们撑腰的所有全世界的反动分子们落空了！

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不仅赢得战争，而且赢得和平与进步；这法则还有比英工党在这次大选中的胜利表现得更为清楚的吗？

英工党胜利的影响，不止于欧洲，它的影响是远及于全世界的。特别是对于远东战争，保守党反动集团的反动政策，自来就是远东同盟作战中最脆弱的一环；但如今，这形势是扭转过来了。

自然工党的胜利，只是一个进步的起点，但一个进步的起点和一个反动政策的变本加厉是有着天渊之别的。

从所有的观念看，形成太平洋同盟作战，人民战争的条件成熟了。斯考比政策的计划者们，回头吧，斯考比政策的发明家和创造者，已经被推落到政治舞台下面去了。时代变了，此路不通赶快回头！

天亮了

——自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

长夜终于破晓

好象是不能相信的一样，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漫漫的长夜终于破晓，天亮了！

无边的欢呼从世界的这一头涌到那一头，这—个世界已经再没有战争，和平发展的时代终于在全世界降临了。想起全人类在这—次世界战争中所遭受的无穷的牺牲和苦难，谁能禁抑得住心头的欢快？

无边的欢呼淹没了这—个山城，抗战了八年一月零三天的中国人民，终于把这一天抗出来了。想起中国人民在这八年当中所忍受的艰难和困苦，颠沛和流离，死亡和灾难，谁能禁抑得住心头的欢欣？

特别是重庆的同胞，他们有的是从北平逃难来的，有的是从上海来的，有的是从汉口和广州来的，有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香港，有的是因为去年的中原湘桂之战，来自衡阳和桂林，有的是已经妻离子散，欢祭疑生，有的曾经上了前线，而如今是带着创伤流浪在重庆的街头……今天在重庆街头欢呼的人，那—个人的身世不是一部充满血与泪的受难史？中国人的命运好象就是

过不完的苦难；但如今，战争结束了，苦难到了尽头，他们怎能不发出衷心的欢呼？那真是象我们的大诗人杜甫所说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我们受了两千九百五十六天漫漫的苦难，今天我们是充分的权利和理由来尽情欢乐的。

是的，中国人民是有充分理由来尽情庆祝这一天的。中国人民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的斗争，算来已经有了一百年以上的历史，而全面的拿起武装来和这五十年来就是不共戴天之仇的日本侵略者拚命，也已经有了八年以上的时光了。人民的血泪不是白流，如今，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一颗丰硕的果实。正如同辛苦耕耘的农民尝到第一粒新谷而衷心感激的一样，中国人民面对着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和中华民族独立新生的伟大光荣，是应该欢喜欲狂的。

笼罩在神州大陆上的漫漫长夜终于消逝，天已经亮了！

血泪铺成的道路

我们欢呼，我们鼓舞，我们欣喜欢狂；但我们必须记起走到这胜利来的那血泪铺成的道路。我们当中好多人的朋友亲戚，他们已经静寂地睡在土中，他们不能再同我们来一起庆祝这伟大的

胜利了，而这胜利是他们的血泪筑成的。

是的，这是一条血泪铺成的道路。

我们记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战争是我们一个国家来担任的。抗战初期一段的壮烈斗争，对于我们很多人还是恍如昨日记忆犹新的。一九三八年武汉广州弃守以后，中国战场上的形势起了基本的变化，我们住在大后方的同胞，或者不十分明瞭自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即担任着抗击日本侵略者主力的中国人民在敌后战场上的斗争，但实际上没有这牵制着敌人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以上，伪军兵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民军队的艰苦斗争，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想象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了。但为了集中打击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在全世界的规模内，战争的重心是在欧洲，而东方战场的主要任务还是由中国人民来负担着的。其后，在欧洲，由于同盟国家在欧洲的胜利已经日有把握，英美盟邦特别是美国盟邦，却慢慢的把更多的力量转移到远东，去年夏季的马里亚纳之役，标志出这一转变。

欧洲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打垮了半个日本；首先是在精神上，希特勒的垮台注定了日寇的命运；其次，在力量的对比上，同盟国家全体对日本的力量优势是空前的增加了。

两大事件注定了日寇今天的投降。

第一是欧战结束后，英美盟军的纷纷东调，这日渐展开的潜在力量，威胁着日寇。

第二是欧战快要结束前，苏联的对日宣告废除中立协定，这终将实现的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威胁着日寇。

这是欧战胜利对于日寇的两大严重的后果。只要这两大发展中有一件，日寇可以阻止的话，日寇还可以挣扎；而当这两大事件都同时展开的时候，它的命运就注定了。

这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熟知的。所以欧战结束以后，日寇就集中一切力量于英美苏关系的离间，只要苏联还有一天不参战，日寇是不会放弃它的最后挣扎的企图。

这就是这几天事件的发展，带有如此强烈的戏剧性的总根源。

一切的斗争围绕着三强会议。

现在不是对这错综复杂的斗争加以严密分析的时候。只举出几个重大的发展。

远在三强会议之前，美国的第三舰队就出现在日本海面，这就显示着事件将有戏剧性发展的开端。

三强会议开会期间，七月二十六日，英美中三国对日发表了无条件投降公告，促其立即作无条件投降。日本在表面上拒绝了，实在的情况可能是日本准备接受，但看到苏联还有不参战的可能，所以仍不放弃讨价还价。

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候。

八月六号第一颗原子炸弹落在广岛，这高尔夫球一样大小的炸弹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是史无前例的；但决定事件发展的不是原子炸弹，而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苏联的对日宣战。

现在不是从容分析苏联远东政策的时候，仅仅指出：苏联的参战绝不是原子炸弹炸出来的；相反，苏联的参战却才真是决定日寇不得不考虑作真正无条件投降（注意，这不是名为无条件投降，而实为有条件妥协）的原因；因为对于日本说，苏联的参战杜绝了它再作任何挣扎以求得较好的妥协和平的阴谋。

从苏联对于日本一贯的政策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是援助中国抗日最出力的国家。苏日中立协定，其目的仅在使苏联能够集中力量于打击德国法西斯，而它确实是大大地帮助了同盟国家全体对于德国的胜利。现在，苏联继中立协定废除之后，欧战

结束刚满三月的时候，毅然决然对日宣战，这正是它的远东政策——它的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坚定决心，它的援助中国人民解放的热烈愿望——自然的归结。

从苏联对于英美列强的关系上说，虽然苏联在欧洲担负了对德作战三分之二以上的任务，它在对德共同作战中的牺牲远超过其他列强所受牺牲的总和之上，但苏联还是断然地参加了这一共同战争。过去英美苏是在欧洲战场上比肩作战的，如今他们又在远东战场上比肩作战了，这就证明了同盟强国之间的坚强团结；远东的同盟作战终于形成了。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苏日入于交战状态，苏军三路突入东三省；自命为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开始崩溃了。

八月十日上午，外蒙古共和国对日宣战，读者见此文时，外蒙古的骑兵当已驰骋于大青山外。日寇在华北的所谓“作战基地”开始倾圮了。

于是事件急转直下。

八月十日，寇相东乡亲自往见苏驻日大使马立克，声明日本愿意接受七月二十六日苏联业已参加了的无条件投降公告，唯对于天皇特权一点附有保留。十日晚七时，重庆方面接到合众社广播，日本已接受无条件投降，现在是十一日上午三时，尚未见官方正式消息——这就是事情直到现在为止的发展。

正式的投降或许还要等几天，投降之后，大陆日寇还有作疯狂抵抗的可能；但综观大局，日本法西斯的大势已去，正式的无条件投降已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回顾这八年来血泪铺成的道路，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敬向在八年抗战中倒下去的中国战士和人民，向在这一共同战争中倒下去的所有同盟国家的将领和战士，致深深的哀悼。

怀着信心前进

然而，没有理由陶醉。

即使是日本完成了真正的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才算是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一半。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还得去争取远东的和平。赢得战争易，赢得和平难，这道理对于亚洲比欧洲更加实用。

由于苏联的参战，远东同盟作战的阵线是形成了；而胜利的确也是因同盟战争所产生的，但从共同的胜利到团结的和平，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

首先同盟国家究竟愿意有一个怎样的战后远东呢？亚洲经过了这一次的战争，由于广泛的人民的觉醒与组织的加强，亚洲的面目是彻底的改变了；要想把亚洲再拉回到战前状态去是再也不可能了，特别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苏联的参战，这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在苏联尚未参战之前，有一位观察家写道：

“……英美双方都非常希望在希特勒打垮之后，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苏联能够积极的参与，因为他们知道，苏联的参战将缩短战争并将节省很多英美人民的牺牲。但无论是在英国方面，或是美国方面都没有一点迹象表示他们愿意制定一个象欧洲战争中的德黑兰协定一样的太平洋协定一类的东西。相反，我们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从政治的观点看，亚洲战争依然是为了恢复战前状态而进行的，那就是为了重新建立那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那制度曾经是这一次战争的温床，亦必将是第二次战争的发源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纽约《美亚杂志》）

现在战争结束了，摆在前面的问题是再也不能不解决了，一

系列的问题：

一、首先是如何处置战败了的日本？

二、其次是如何处置从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解放出来的英法荷比的殖民地？

三、中国新生了，如何调整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的对华政策？

这一系列的问题迟早都必须解决，但现实性最大的厥为第一问题和第三问题；而目前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则是如何处置战后的日本。

日本是根据波茨坦宣言来投降的，而苏联也已参加了这一宣言；这就形成了英美中苏四大同盟强国处置战后日本问题的共同基础。

作为一个初步的原则，波茨坦宣言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当日本既已投降，处置战后日本变成了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这初步原则就有加以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的必要了。这里，同盟国家有着全套的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活生生的经验，因此处理这一问题是更加方便了。原则性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处置德国的具体经验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主要的关键是同盟国家在具体问题上政策的协调。假如我们真正决心要使战后日本不是一个发动再一次战争的温床的话，那就必须：

⊖ 斩草除根，在严惩战争罪犯的问题上，不仅要处置直接负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责任的军阀，而且要把这名单伸长到包括官僚、财阀在内的所有一切间接参与和支持侵略战争者。

⊖ 除恶务尽，为了一劳永逸，在政治制度上，就必须对日本核心的侵略机构——军部的制度及其特权加以彻底的粉碎；在经济基础上，和对于德国的一样，毁灭所有日本大财阀独占资本的霸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总根源。

③肃清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罪犯——制度——基础，就必须让日本的真正民主力量起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在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任何一点对于所谓“稳健派”的迷惑，对于法西斯分子的纵容，对于真民主力量与和平运动的镇压，是会在太平洋的底层埋下第三次战争的“原子炸弹”的。

只有一个民主和平的日本，配合着民主团结的中国和逐步独立的南太平洋诸国（包括印度）才能保证亚洲的持久和平与民主进步。

事件好象是象电一样的发展着，新的世界要求一个新的亚洲，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一个太平洋的波茨坦会议再也不能延迟了。

新的世界要求新的亚洲，新的亚洲催唤着新的中国，这催唤的声音再没有比今天叫得这样急迫的了。

敌人无条件投降了，但我们直到现在好象还不知道如何去接受敌人的武器，有的人两只手在发抖：事件的发展如此迅速，事情的头绪是如此纷繁；但必须指出：

一、敌人还可能负隅顽抗，我们应立即发动大反攻，并立即承认一切敌后解放区的抗战部队和地方政权，展开联合作战，消灭顽抗敌伪。

二、所有伪军（数达一〇〇万）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改变番号，一转眼又是抗日英雄；更不得利用所谓“反正”伪军向当地抗日部队进攻，重蹈希腊悲剧。

三、无条件投降敌寇，应就地向当地抗日部队交出武器；只有当全中国境内所有敌伪都无条件投降完了，才能算是无条件投降的完成；只要有一个敌伪还未交出武装，我们的战争一日不停。

四、立即号召各抗日部队，各民众团体，各党各派，无党无

派的爱国人士提出汉奸傀儡的名单和罪行，公开发表汇编成册，以便人民公审。八年的抗战把中华民族来了一个大清洗，“汉贼不两立”，彻底肃清一切民族败类，这是新中国诞生的起点。

五、国内各民主力量加强团结，要求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民主措施，迅速实现国内民主团结。

一个和平团结的世界绝不容许一个内战分裂的中国，一个民主进步的世纪绝不容许一块专制落后的地方。时代变了，中国变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国人民已经翻了身。

新的世界需要一个新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已然诞生了。

执笔至此，喔喔鸡声四起，抬头一看，窗外一片白光，天真是大亮了。

天亮了，让我们怀着信心一齐奔赴前程吧！

日出之前

——自八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有组织的失败

日本失败了，但日本失败的事实，无论是在作战前线或其国内，都还没有发生。

日本失败了，但日本在组织失败，而这组织工作，从八月十日到今天，已经进行了整整的两个礼拜了。

日本失败了，但它正在想尽千方百计，使这失败的事实，不要过早发生，好这样来争取时间，从四面八方去组织它的失败；使得它的无条件投降，在实际上变成一种有条件的妥协。

这是日本目前所进行的一个天大的阴谋。如对于这一滔天阴谋不加以最高的警惕和及时的防止，那么，他的有组织的失败，转瞬之间，可以变成胜利，而我们在混乱中取得的胜利，到头来却可能是一种失败。

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家正式提出愿意接受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无条件投降宣言，其唯一保留条件为保存天皇。十一日，美政府即以四强代表资格答复了日本；对于日本的保留条件，在原则上表示接受，但天皇必须服从盟军最高统帅的指挥；至于日本政府的终极形式，则留待日本人民自己决定。

盟国这一完全合理的复文，毫无疑问地是早就达到日本政府手中了，但日政府诡称十三日才接到盟国的复文，在这当中，日本内部的斗争，显然是使日本政府不能及早回答盟国的一个原因；但不可忽视，有计划地争取时间，组织失败也是日本迟迟不予答复的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在这几天中，日本内部斗争的内幕，但它利用这时间来组织失败，却是显而易见的。怎样组织呢？日本的统治阶级，生怕他们的现存天皇，因服从盟国最高统帅指挥之故而失去了皇威，所以他们安排下昭和下台的后步。十一日，昭和晋封其十三岁幼子明仁为东宫，其目的就在此。

日本迟不答复，英美盟国等得不耐烦了；美军十三日恢复了进攻，于是日本的答复终于被攻出来了：十四日日本决定接受四国复文，十五日上午英美中苏四国同时正式发表日本无条件投降。

从十日到十五日，整整五天，这是多么宝贵的时间啊！

日本既然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理应立即派出降使，答署降书；盟方指定麦克阿瑟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日本降使十七日赶到马尼刺，但日本置之不理。

日本别有用心

十五日天皇昭和下了一道荒谬的勅令。在这勅令中，昭和一不承认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个不正义的战争；二不承认日本业已战败的这一钢铁的事实，而诿日本失败之过在于盟军的使用原子炸弹，而最严重的是他不仅不承认日本所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失败；而且，三，他还在号召“建国”的背后埋下再图报复的阴谋。这是日本组织失败的一个公开的宣言。

十五日昭和勅令¹，十六日昭和下令陆海空军停止作战，但附

带说明停战最远地区十二日始能达到，这又是一个拖延时间的借口。

紧跟着组织失败的宣言，来了组织失败的事实。十五日铃木内阁辞职，十六日昭和下诏东久迩亲王组阁。东久迩以皇族和本土防卫总司令的两重资格而组阁，以一身而兼为日本式的巴多格里奥和邓尼兹，本已令人注目，但更加荒谬的是十七日组成的东久迩内阁的机构和人选。

在制度上，东久迩内阁不仅保存了那供应战争的军需省而且还保存了那统治占领区的大东亚省。武装已经被解除了，何来军需省？占领区被剥夺了，何来大东亚？事情的荒谬，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

机构荒谬，人选更加荒谬。一大批头等战争罪犯，都挤在这内阁里：米内、重光、中岛、近卫……对于日本人民这是头等战争罪犯。但对于孤立——绥靖分子，这些人却正是所谓“稳健派”，这就是东久迩内阁人选的秘密。不用说，这些稳健派对于日本人民是什么意思是无需分析的，山崎岩以警察头子而出任内相的这一事实，瞭如观火的指出了这一事实。

东久迩内阁组成以后，出现了一连串的严重消息：

首先是六大城市禁止旅行，这是干什么的呀？内幕不得而知，但谁能担保日本军阀不把大量武器和弹药借此埋到地下去？盟军是要占领日本本土的，但埋藏在泥土下面的东西，是不会被占领的。

其次，是日本头号法西斯组织大日本政治会的解散，据云解散之后，将有四个新政党的出现。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部分法西斯分子化装成民主面孔出现，一部分法西斯分子转入地下，而恶名昭彰的法西斯组织，则摇身一变而化整为零。这样一来，日本军阀法西斯不仅保存了它的组织，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保

存了它公开和秘密的干部。

最后，但最严重而却最易被人忽视的是另一事实，即东久迩内阁组成以后，新藏相即不断和金融界会商，这又是干的什么呀？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仅要保存他们的政治制度和干部，而且还要保存他们的经济基础。在这些会商中，日本法西斯很显著的是想把：

①军需工业化装为和平工业，以免同盟国的剥夺和控制。

②国营工业化装为私人工业，使同盟国家不易处置。

③制造军火的大独占企业，分散为个别的和平企业。

④容易被没收的大银行存款，提出和藏匿起来。

一言以蔽之，千方百计保存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经济基础。

所有这一些都需要时间，盟军命令日本降使十七日到达马尼刺，日寇一再拖延，拖到十九日才到达，二十日才完成会商，从十五日到二十日又是五天，而且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还没有签字！

现在，美军决定二十六日降落日本，二十八日登陆日本，三十一日举行签字仪式，直到签字仪式举行之日，日本还有十天的时间，十天的时间可以做不少工作，更何况签字之后，日本这一组织失败的工作，还可以暗底进行呢！

在混乱中胜利

溃败之下的敌人，争取时间，组织失败，但胜利声中的同盟国家，却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分歧和混乱。重要的不是这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失败和另一方面是混乱中的胜利的事实，重要的是，组织了失败的敌人在充分扩大这些分歧，加强这些混乱。严格说来，在今天可怕的不是敌人组织失败，而是同盟国家的胜

利不能彻底。

对于敌人，失败是经过长期酝酿和筹划的，但对于某一些同盟国家，胜利却是突如其来的。

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前，同盟国家间有着德黑兰和雅尔达——从军事和政治上组织胜利的会议作为基础，但在远东，同盟国家间是没有相应的会议，作为共同行动的基础的。假如有了德黑兰和雅尔达作为基础的欧洲胜利，在最初期间，还不免发生某种程度的分歧和混乱；那么，没有这基础的亚洲的胜利，其分歧和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不是说，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同盟国家间没有相互之间的谅解和协调。不，这种基本的谅解和协调是存在的；所不同者，组织欧洲胜利的雅尔达会议产生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前，而部分地含有组织亚洲胜利之意义的中苏同盟条约，却签订在日寇提出无条件投降之后。

这就是亚洲胜利和欧洲胜利基本不同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在远东整个问题上，同盟国家间存在着某种基本的谅解和协调，而这谅解和协调的某一部分，也的确是已经形成了成文的约章，但整个形势是流动的，而不是凝结的。

这种情形反映在同盟强国对待胜利不同的态度上。

首先是美国。关于这一点，大公报的胡霖先生说得好：“上星期内，杜鲁门总统的迭次声明，反映了关于力量和信念的新的解说，例如杜鲁门总统在八月九日的广播演词里，就曾提到：‘举凡我们军事专家认为保卫国家所不可少而现在又不在我们手中的根据地，我们都要取得’，这在以前是向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将来美国对于世界问题的发言，将更坦白而具体，甚而还会带有强暴的意味。这一点甚为重要。”（八月十九日《大公报》星期论文）这一点的确是很重要。这是日本投降以前的事情。十五日日本正式投

降；十六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谈话，表示占领日本的主力将由美军担任（十六日美新闻处华盛顿电），不管将来占领日本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这一表示很重要，因为它好象更加证实了胡霖先生的观察。

其次是苏联。从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一天起，苏联官方和舆论都一致强调同盟团结争取胜利的必要。及至日本投降，苏联方面又再三警告日本法西斯的狡猾性。在这一团结作战的指导方针之下，苏联红军的作战，没有因为日寇的投降而表示过任何动摇；这是和同盟国家中另外一些军事领导者的作风迥然不同的。苏联对日本不存幻想，对团结非常重视，这表现在它的一往无前的作战上，表现在八月十五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

最后，主要同盟国家的第三方面——一日之内三道命令，描画出它对于胜利的态度。

第一道命令给自己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为虎作伥的伪军——“维持治安”，“趁机赎罪”。

第三道命令给作战中的解放区抗日部队——“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

这是什么意思呢？读者诸君仔细思量一下，就可以找出答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这样的事情出现过一次，有一位伟大的历史家曾经生动地描写过那时候的情景，他说：“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及其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贩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与屠杀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被看成同盟者。”十八年来，一切内外的情况都变了；但反动者的策略，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这三道命令的实际用意，不就是把昨天的同盟者看成仇敌，把昨天的敌

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和伪军——看成同盟者吗？这是太阳之下最大的丑恶，但人们公开的援用圣经叫大家“要爱敌人”；什么是“爱敌人”？这不就是“中”日合作，渝宁合流的代名词吗？

然而危险的不是某种不一致的事实，而是失败的事实还未发生的敌人，在充分的利用这形势，尽量扩大分歧，造成混乱，挑拨美苏关系，引起国共纠纷。

关于挑拨美苏之间关系的，试举一例，十七日旧金山合众电：“日军司令部致麦克阿瑟将军之第四号电文中称：苏军不顾日军停火之命令，仍积极进行攻势，苏军前已于十七日晨抵沈阳以西某地，该电文迫切请求盟方最高统帅采取适当步骤，使苏方攻势立即停止。”日本投降的事实一日不发生，盟军的攻势一日不停止——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但日寇居然胆敢要求麦克阿瑟将军阻止苏军攻势，其存心挑拨美苏关系，于此已昭然若揭。日本阴谋挑拨美苏关系，同盟国家中有没有日寇的内奸呢？有的，登陆占守岛和关于苏联反对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的谣言——这两件事事实表明了反苏分子的活跃，在行动上和言论上都不乏有徒。这些人是日寇的朋友。关于这些人的行动和言论，读者们几乎每天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稍加留意，即知现实中的问题绝不如书本上那样简单的了。

然而日寇阴谋的中心还不在此。它还有一套，那就是今天它在中国战场上所玩的一套，它坚持只能向实际上不能和无权接受它投降的一方面投降，这样好来促成中国的内战。它公开地说，它不能放下武器，因为它一放下武器，八路军和新四军就要破坏它八年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秩序”了。日本阴谋促成中国内战，有没有人去响应它呢？有的，那就是公开声称要爱它和它的秩序的那一群。这些人是日寇的内应，它阴谋的桥梁，它希望的所寄。

日寇的阴谋

日寇组织着失败，它的希望究竟何在呢？

- 一、保存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机构(国体)和经济基础(财阀)。
- 二、离间同盟国家——特别是美苏之间的团结。
- 三、助长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

从一方面说，日本军国法西斯主义者组织失败的中心，在保存日本帝国主义的机构(以天皇独裁为中心)和基础，因为有了这基础，它才有继续生存的可能。但从另一方面说，它组织失败的中心，却是放在助长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上，因为这内战一旦爆发，势将把美苏两国卷入旋涡，而美苏冲突是日本帝国主义复活唯一可以想象的根据。

这就是日本阴谋的全面，中国站在十字路口，亚洲站在十字路口。

面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这一全套的阴谋，作为击溃日本的领导列强之一，我们伟大的盟邦美国，肩负着比其他列强更大的责任。奥文·拉铁摩尔先生说得好：

“在所有这些新的和变化着的关系之中，亚洲占有头等的重要性。亚洲的将来，将决定着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能合作到什么程度。新兴的自由人民，他们所获得的自由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如何，将取决亚洲的发展。因此，我们美国不能再把亚洲看做我们一个流进剩余力量的尾闾。亚洲将是我们美国所有理论和作风的一个试验场。亚洲的失败，将注定世界集体安全的失败；亚洲的成功，则将证明我们所努力以赴的战后世界的成功”。（《亚洲之解决》二〇七页）

论中苏同盟

——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七日

还是一个东西

九月二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内的美舰米苏里号上签订了降书。

九月二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它，一九四五年“九·二”，报复了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一九四一年的“一二·七”，芦沟桥——珍珠港——新加坡的耻辱，终于洗刷了。

九月二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它和四月之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柏林的签署降书的五月八日，东西辉映。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投降，实现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具备了。

远在五月八日欧战结束的当时，最坚定的乐观者都没有预料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会在四月之内投降，但如今日本法西斯却真的投降了，于是有人说，日本法西斯是迅速地被打垮了，但并非彻底地消灭。这句话是包含着真理的；但在这里错误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们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欧洲的胜利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忽视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以迅速的投降来保存它的力量的阴谋。

这里就有了同盟国家在亚洲的胜利和在欧洲胜利的基本不同

的所在。对日本，同盟国家不得不比对德国更多地担负起在政治上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任务。

军事上消灭法西斯难，政治上消灭法西斯更难。日本法西斯的阴谋在不能取之于作战前线者，求之于政治阴谋；同盟国家的任务是针对日本法西斯的阴谋，用政治的力量去完成军事上尚未全部完成的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使命。

先看日本法西斯的阴谋。

东久迩内阁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早就指摘过了；为了应付同盟国家日益尖锐的批评，它执行了若干修正——这当中包含了大东亚省的取消——，并支出了若干诺言——这当中包含了言论自由；但很显然地，这是不能改变这一内阁的基本性质的。为了证明它是“民主负责”的一个内阁，东久迩在九月四日召开了一次临时议会，其目的据说是为了向议会说明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但实际上东久迩宫内阁之决定召开这次国会，其目的决不在刻板式地说明日本战败的原因，它的动机无宁是在向同盟国家暗示，它是一个负责的，倾向民主的政府，那就是说：不要取消我呀，我是既能对同盟国家贯彻无条件投降，又能向议会负责，接受批评的一个政府呀！

不能掩盖的事实是：东久迩内阁是一个战争罪犯的内阁，它的牵线人——近卫文磨更是第一号的战争罪犯，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这一个政府是非迅速解散和彻底治罪不可的。

东久迩内阁不是不晓得这些，不，它是晓得的，它在边干边看。它的伪装民主，不限于保持现政府的地位，它的打算长远得很。在这长远得很的打算里有这么一套：本年十一月举行人口调查；十二月再举行一次议会，改订选举法；明年正月举行普选，由普选产生新国会。由新国会拥护或产生的政府不就是民主的政府了吗？政府已经民主，日本已经民主化了，同盟国的占领军不是

再没有管制日本的必要了吗？

事实上，在战争罪犯当权，法西斯机构原封不动，人民的声音无从听取，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所有关于新宪法——普选——新国会——民主的空谈不过是要求宽大待遇，骗走占领军的诡计而已。

共有三件法宝

日本军阀法西斯目前正玩弄着三件法宝，那就是它三套政策。

第一套：联美反苏。在欧洲战争的末期，希特勒在军事上所采取的政策是“东拚西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现在，日本法西斯所采取的政策依然是“东拚西让”，所不同者，是它把希特勒在军事上所采取的东拚西让转变为政治上的联美反苏而已。在整个苏军作战的过程中，几乎是苏军的每一攻势进展都引起了日本法西斯向麦克阿瑟将军的呼吁，它硬说苏联是在破坏投降协定，要求麦克阿瑟将军予以制止。不用说，所有这些呼吁落了空，如今英勇的苏军已经坚定的解放了南库页岛，占领了千岛群岛。但必须注意，日本法西斯这一联美反苏，离间同盟的阴谋是不会停止的。明治维新八十年来，日本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了一个列强，其主要条件之一就在利用英美和沙俄在远东的矛盾和苏联革命后英美法与苏联的对立。假如日本帝国主义是如此产生的话，那么它的复活亦必然要利用同样的矛盾。美苏合作，日本帝国主义必然死；美苏不和，日本帝国主义可以生——日本统治阶级是充分懂得这道理的。

第二套：离间国共。这一套是和前一套相互为用的。在中国战场的八年战斗中，日本帝国主义是深切的知道中国人民军队的

威力的，因为它抗击了日本在华军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在投降的过程中，它却拒绝向这对它正面作战的部队放下武器。不仅如此，它还向麦克阿瑟总部请求，准许中国和朝鲜的日本居民，仍留原地，保有武器，以防“匪兵”。中国人民的军队尽了作战的崇高义务，就享有受降的神圣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日本法西斯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它企图这样来一方面造出它在中国战场上迟不放下武器的藉口，另一方面促成中国内部的纠纷甚至内战。五十年来一个钢铁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一个和平民主与团结的中国是和一个帝国主义的日本势不两立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企图复活就必须先要把中国引到内战、分裂与倒退的路上去，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在中国所进行的阴谋。这阴谋直至今日还没有被阻止。

第三套：是“中”“日”核心。八月二十九日，东京《读卖新闻》首先提出这一口号，它说日本将来外交的政策必须是“中”“日”结成核心，亚洲的其他民族附庸于其外。这口号看来好象是很新鲜，其实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变相。值得注意的不是一个报纸提出一个口号，而是东久迩内阁的外相重光也居然大谈起中日合作来了。于此可见，所谓中日核心不仅是某一些不负责的政治家的胡说，而是一个包含着炸药的政治阴谋了。九月一日重光招待记者，说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错误就是“二元政治”，以致“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育下不胜中日必须合作之意。是的，不仅是中日两国的人民，就是全世界所有自由民族的自由人民都是必须合作的，但问题在谁同谁合作呀？同日本军国主义合作吗？中国人民是不会和日本法西斯结成核心的。那么，究竟谁同日本法西斯结成核心，结成核心又对付谁呢？值得注意的不仅是重光公开提出这一口号，问题在中国方面竟有人附和这一说。新在上海复刊的《正言报》就在它的复刊第一天（八月十八日）发表过如下的意见：

“如中日两国携手参加东半球及全世界新时代之战后建设，过去两国之争执，即可消灭于无形。自日本投降以来，中日两国已成兄弟之邦。”

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在这样的报纸上，是值得所有同盟国家严重注意的。日本阴谋的逻辑是这样的：勾结它在中国所豢养出来公开和暗藏的吉斯林，秘密地组织“中”“日”核心，制造中国内部的混乱，扩大美苏之间的矛盾。它妄想：美苏的矛盾一旦展开，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日子了。

已经打垮一半

中苏同盟条约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阴谋：它加强了中苏人民的历史友谊，奠定了美苏两国在远东的合作基础，巩固了远东与世界的和平；它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组成“中”“日”核心、制造中国混乱、离间美苏关系的阴谋，受到了沉重地打击；它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计划，不仅在军事上非常困难，而且在政治上近于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执行，要想彻底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如所周知，中苏同盟条约本文一共八条，但精义所在却是前六条：

一、共同作战，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二、共同讲和：“不与日本单独谈判”，“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其侵略企图，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三、共同保证：“使日本无再从事侵略或破坏和平之可能。”

四、友好同盟：“不得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或“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五、共同合作：“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

的原则，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六、经济互助。

有些人研究中苏条约，着重于中苏外长的两项照会和斯宋谈话的记录，而忽略了条文本身，这真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这条约的划时代性却正在这条约本身。只要紧记着上述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套阴谋，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条约的前四条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组成远东反苏集团的阴谋；条约的后二条不仅是提高了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而且形成了中国民主团结的有利条件，从根本上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在中国所进行的阴谋。

正因为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反对和阴谋破坏这条约，是不足怪的。值得惊异的是，同盟国内部竟也有人用语言和行动来反对这一条约，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同盟国家内部所埋伏下的第五纵队。

他们从两个角度来曲解和破坏这条约。第一，他们不承认这条约是加强了英美苏三大领导列强在远东合作的基础，他们蓄意挑起英美苏的不和；第二，他们不承认中苏条约有促成中国民主团结的伟大影响，相反，他们想利用中苏条约促成中国的倒退与内战。

这就是美国孤立派及各地反动分子的企图。试举一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卡斯第罗，就在中苏条约公布的第三天，八月二十八日发表了一篇广播，大意说：这一来，中国政府可能予美国与旅顺相等之海港。

二十七日霍华德系报纸的专栏作家辛姆斯则说：这一来中国政府得依其自己之方式解决中国的团结问题。

这是一种最不负责和最危险的论调，其结果只有引起美苏的冲突和中国的内战，而讨便宜的却只有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不负责任的论调——关于第一点。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对于中苏条约中的各项协定是认为非常合理的，最近贝尔纳斯表示（五日）美国并不反对苏联收回南库页岛和占领千岛群岛，更加表明了不仅是苏联重视对美国的合作，美国是同样重视对苏联的合作的。

这是危险的想法——关于第二点。我们知道，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是苏联一贯的外交政策，中苏条约对于这一点加以明确规定。“苏联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这并不等于苏联承认中国的政治现状是最好的现状，从而限制了中国政治的民主进步。这并不等于苏联因此就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漠不关心，从而放弃它的批评权和发言权；这并不等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进步运动从此一刀两断，从而放弃它那援助中国人民自由独立的不变愿望——事实上，这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援助中国人民的最好的方式，这更不等于苏联可以熟视中国内战；从而倒退者可以放手内战；也不等于苏联因此同意中国可以回到战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愚昧状态中去，从而反动者可以假“复员”之名行“复原”之实。相反，苏联这一光明磊落的政策正是表示了它希望中国不受外力干预而走上民主团结的大路。

一百年来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说明了一件事实，那就是中国之所以不能自由独立，中国之所以不能民主团结，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外力的干涉，而是因为不断的有着外力干涉。我们所苦恼的不是外力干涉的缺如，而是外力干涉的重压。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中国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的初步条件是具备了。我们相信，由于苏联的示范，我们伟大的英美盟邦是会更加注意和认真贯彻这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和真实精神的。只要有实现真正民族自决的条件，在八

年抗战中觉醒和壮大起来的中国民主力量的前锋，是一定能够把全中国带上和平民主团结的大路的。道路有迂回，但主流却绝不会倒转的。

划时代的中苏同盟条约是签订了，但必须指出：一个条约的签订和批准是一件事，一个条约的忠实执行却又是另外一件事，这两者之间是有着不小的距离的。而且，正如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间谍在千方百计图谋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把中国拖向倒退的路上去的一样，这一批人正在用着同样的努力破坏这一条约，用阴险的行动对这条约实行怠工呢。因此，为了忠实执行这一保证远东进步和平的伟大约章，还有待于中国人民的实际斗争；须知任何伟大的约章是不能自动执行的。

中苏同盟粉碎了日本阴谋的一半，粉碎另一半的责任主要地是落在英美盟邦——特别是美国的身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是结束了，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却正在开始；在这当中，中国人民争和平、民主与团结的斗争是从政治上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全过程中最核心的一环。

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起来，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与团结而斗争；全世界在瞩望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政治的调节器”，我们胜利的斗争是能把这开始和平发展的新世界推进一个新阶段的。

抗着逆流前进

——自九月八日至二十一日

远 东 画 面

同盟国家对于投降的日本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政策呢？——用血和汗，用骨和肉来换取这战争胜利的千百万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权利来向同盟国家的最高当局提出这一严重问题来的。

在人民的压力、舆论的批评之下，盟国最高统帅总部一连串采取了若干进步的措施，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 一、十日下令解散日本大本营。
- 二、十一日发表三十八名战罪名单，并开始执行逮捕。
- 三、十二日解散日本法西斯组织黑龙会。
- 四、十三日禁止同盟社发稿。

但必须指出：所有这些措施是不彻底和不坚决的。

诚然日本大本营早就该解散了，现在虽然迟了些，解散它依然不失为进步的一着；但东久迩内阁为什么不解散呢？我们要求解散东久迩内阁并立即对东久迩内阁阁员作为头号战争罪犯加以逮捕。

不少人关心着盟军是否在日本设立军政府；事实上，问题的关键绝不在军政府之有无，而在盟国的对日政策。东久迩内阁说：

它就恢复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了；但直至今日，成千成万的反战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日本反对军部法西斯最坚决的第一个大党日本共产党还是不合法的政党；在这些地方，盟国最高统帅是可能而且应该加以干涉的。在最能表示盟国对于日本民主的态度的决定问题上，默不作声，而斤斤计较于日本的普选，请问在目前这种不民主的法西斯的条件下，一普选就可以产生出民主来了吗？

其次，开始逮捕战争罪犯是好的，但一看三十八名战罪的名单却又不禁令人心寒。三十八名战罪的主要部分是负责珍珠港罪行的东条内阁的阁员，这些人罪不容诛，加以逮捕是对的，但是负责“七·七”、“九·一八”罪行的日本军政罪犯呢？

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发表先后的次序问题。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中国人民所感觉到的最大一次侮辱，就是日本天皇在他的投降敕书里，根本不承认日本的对华侵略是战争，所以他在诏书中所提到的败战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太平洋战争算起。现在把“九·一八”、“七·七”的战罪根本置之不问，是不是同盟国家中也有人同意日本天皇这种看法呢？假如不幸而如此，那不幸的程度就是非常可怕了。这是关于战罪第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其次，对于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战争负责的罪犯至今还是悠然自得，是不是这批人不算战罪呢？假如说要尊重个人和私有财产的自由，象三井和三菱，安田和鲇川这些个人和他们的“私产”是不是也要尊重呢？这些都是盟国最高当局必须迅速用行动来答覆的。

第三，解散黑龙会是好的，但必须注意黑龙会是一个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团体，它的成员不完全是公开的。假如逮捕一两名黑龙会的头儿以博得解散黑龙会的声誉为满足，那是一点也无补于事的。

而且，日本的法西斯组织多得很。黑龙会不过是因为美国一些日本问题研究家的介绍，比较著名而已；其他公开和秘密的相同或相类的组织简直是不胜枚举。要扑灭这些数不清的法西斯细菌只有一个办法：信赖日本真正的反军部侵略的民主力量，舍此而外是没有其他道路可循的。

最后，大家都晓得同盟社只被禁止发稿两天，两天之后它又在不发国外消息和受检的限制之下，照常发稿了。

这种对日政策的不彻底和不坚决，更充分地表现在美政府的对韩政策上。

九月九日，京城以南一线的日军，向美军签订降书。奇怪的是降书既签，盟军最高统帅依然保持日本在朝鲜的总督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次的战争难道仅仅是为了掉换一个奴隶主吗？

人民反对！

于是又在人民的压力和舆论的批评之下，盟军当局才下令解除日本朝鲜总督阿部信行的职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它拖着一条很长的不好的尾巴——直至最近，美政府还竭力辩护在朝鲜使用日本官吏的必要。

开罗宣言保证了朝鲜独立，并规定在“相当时间”内即正式宣布朝鲜独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相当时间”无明确规定，而是美国今天的现行政策令人怀疑。这是非常危险的，京城一线以北就是苏军的占领区，美苏两国的政策若不在民主朝鲜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不仅影响到朝鲜的前途，而且会影响到美苏的合作。亚洲绝不要再来一个奥地利了。

日本如此，朝鲜如此，中国的情况并不见得好些，不，更坏。

九月九日，中国战区日军在南京签订降书，但直至今日，中国战场上日军放下武器的数目不及其全数十分之一。不仅如此，

它不仅没有放下武器，而且在广大的地区继续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严重的情况要求所有同盟国家加以严密注意。

这就是远东的画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方面是同盟国家没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战后政策。

伦 敦 会 议

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已经不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描写，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事实了。

这是最近四个月内第二次的出现。第一次出现在五月初德国投降以后，表现在旧金山会议当中。那时，全世界的反动分子曾经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们忘记了胜利是从团结而来，和平只有凭团结才能获得；他们放手反苏反民主，立意做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不惜造成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的不和甚至对立——这是著名的夏季逆流。

现在出现的是第二次，出现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一股反动逆流，在规模上比上一次的还要大，它的持续性可能也要长。因为由于日本的投降，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了，对于这些冒险的亲法西斯的反动分子，没有共同的战争就不需要团结；而现在，已经没有共同作战的需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更严肃的态度，从更本质的观点来分析当前动态的原因。

反动分子得意忘形到什么程度？试举一二典型来明证。

八月十八日，美国著名的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前共和党总统胡佛发表演说。他说：“成打的旧日的法西斯国家现在变成共产主义了，过去曾经是爱好自由的国家们，现在转向到社会主义去了，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潮流，全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美国是一座中流砥柱的自由的最后堡垒”（大意）他要求：“美国

必须重新宣布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宣布阻止这潮流的决心。我们必须停止为它辩护。我们战后工作的第一目标就是恢复‘自由’。

这就是美国反动分子卷土重来的第一声号角。这不是孤寂的声音。

八月十六日，英国大独占资本阶层的代言人邱吉尔在第一次复会的英国新议会里发表演说。他说些什么呢？第一，他担心“共产主义的力量”，已经得到或者正在得到“独裁性的权力”。他举出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为例，这些都是使得邱吉尔先生睡不着觉的事情。那么邱吉尔的希望在那里呢？发明了原子弹的美国。他说：由于原子弹的发明，美国已经爬上“世界的顶点”，他希望原子弹的秘密不能传达给任何其他国家。邱吉尔运用原子弹的计划怎样呢？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计划，他说：

“任何其他国家要能象美国这样发明并制造出原子弹，是非需要三年至四年的时间不可。在这三年中，‘我们必须把所有国家中所有的人重新安排到一种状态，使他们不愿或者不敢互相倾轧’。他对于美国的权威衷心喜悦，他希望美国的行动‘能符合他的权力和责任。’”

不用转弯抹角，这意思是很简单的：他希望一个坐在世界顶点的美国，手里提着原子弹，命令它脚下的世界不准乱动，“你们得跟我走”！怎样走呢？邱吉尔说：希腊是一个例子！

这就是大西洋两边一唱一和的声音，记住这声音，我们就可以了解由于日德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受了伤的全世界的反动独占资本家，目前在企图干些什么了。

这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在对日战争结束的一月内到处有它们的踪迹发现。

波茨坦会议是八月二日结束的，但波茨坦决议上的墨迹未干，这一批反动力量已经在开始破坏波茨坦会议的文字和精神了。关

于远东一角，我们已经数加论列，现在不谈；现在且说欧洲的一面。一连串的不大被人注意的事件表明了破坏的力量在地底已经工作得很久了。

保加利亚：八月十七日，保政府中农业、财政、社会、铁道四部长辞职，原因据说是为了反对八月二十六日举行普选。根据纽约干报的报告，这四部长辞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普选，而是由于美国方面的策动。八月十八日，美国务卿正式宣布美政府不承认八月二十六日所选出之任何政府，其理由是保加利亚竞选政党完全被包括在爱国阵线一个组织里，这不合于美国对于民主的观念。这就逼使保政府不得不延期举行普选。

罗马尼亚：三月二日，罗马尼亚成立了以葛罗查为首的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这政府的反法西斯的和举国一致的民主性质是不容置疑的。但八月二十三日英美政府突然提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组织一个足以为英美苏所共同承认的政府。那就是说，否认葛罗查政府。

南斯拉夫：一路来南斯拉夫无论从外而团结盟国，内而团结各党的观点看，都是一个最典型的国家。个别的问题是有的，但是可以解决的。最近，象征着举国团结的南国副总理米兰·格罗尔忽然辞职了，谁唆使他辞职的？这其中大有文章。

真正反法西斯的民主团结的国家不予承认，予以多方阻挠；但对法西斯的国家却一致予以宽待。波茨坦会议后，人们期待着英美对西班牙要采取更坚决的步骤了；不然，英美继续承认西班牙并与之维持外交与通商关系而不变；人们期待着英美不承认希腊的佛加利斯政府，但英美不仅继续承认它，而且决定派代表去监视那由法西斯保皇党一手包办的普选；这有什么好监视的？所谓监视不过是使希腊反动政权合法化而已。正如同在五月中苏联坚决地反对阿根廷参加联合国一样，它同样坚决地拒绝监视希腊的

普选(八月二十一日)。

在波茨坦会议后，唯一可以称道的发展在这方面只有英美的承认芬兰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据说，英美之所以承认芬兰，并不是因为英美认为芬兰已经民主了，而是因为英美认为芬兰是苏联的边境国家。英美的政策据说是对苏联的边境国家对苏让步，而对于苏联的非边境国家则坚持其“正规化的政策”，不管它民主不民主。假如这种观察是近于真实的话，那就是太危险了。

所有这一些都反映在八月二十日英工党政府新外相贝文的演说里。这一篇演说和五月十三日英首相邱吉尔的胜利演说一样，是值得大家加以严密注意的。

然而必须指出在反动的独占资本家的阵营里不是没有矛盾的，不，矛盾不仅是有，而且发展得相当尖锐。这表现在英法内部的一部分反动分子所倡导的“西欧集团”的计划上。这本来是一九四三年底南非总理斯末资将军所唱出来的旧调，现在由于战争全面的结束，由于五国外长会议的举行，重弹这旧调的人又一天天多起来了。法国社会党指导委员会委员费利写道：

“在神圣不可侵犯的英法同盟的基础上可以产生一个西欧集团，这个集团连同法国、比利时、荷兰等殖民王国将有充分强大的力量，同我们这时代的两大强国——苏联与美国维持平等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西欧集团的计划。不仅是在针对着苏联，而且是在针对着美国。

这就是一延再延终而至于九月十一日召开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的一般背景。五国外长会议的任务主要地是在和意匈罗芬保缔结和约，并调整有关的领土问题；从上边一路来的分析看，要完成这一任务是非克服一连串的巨大困难不可的。是不是说国际团结的前途因此就暗淡起来了呢？不是的。假如团结的基础仅仅系

于同盟强国的某一方面主观上的愿不愿，那团结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当我们说团结统治一切的时候，我们心目中的意思不是根据于少数反动分子的主观愿望，而是根据于广大的人民的愿望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国际团结的中心问题不是愿不愿意团结，而是能不能团结。考察了人民的愿望和力量的对比，我们说尽管道路迂回曲折，团结的力量终于是统治的力量，虽然团结之中总是包含着巨大的斗争。原子弹的破坏力虽大，它不能抹杀这世界既存的力量对比。

胜利冲昏了某一些人的头脑，使得问题的解决非常困难；但陶醉终有醒来的时候，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非解决不可的。

英 美 谈 判

伦敦进行着五国外长会议，华盛顿进行着英美经济谈判，很凑巧的，两大会议都在同一天开始，九月十一日。

八月二十一日美总统突然宣布停止租借法案，八月二十四日英首相阿特里和反对派首领邱吉尔一致表示不满——这是英美谈判的发端。

远在租借法案停止前的三个礼拜，据纽约时报记者克洛克的报告，华盛顿方面的保守人士就向杜鲁门建议：美国不能用它自己的钱来帮助英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了。

若合符节拍地，八月二十日贝文发表了那篇演说，那好象是向华尔街说：看哪，我所执行的那里是社会主义政策呀？我的观点不是同你们的一样吗？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借钱给我呀？我们不知道贝文是不是有这样的念头，假如贝文以为向华尔街屈膝就可以得到美国的援助，那将是大错而特错。谈判尚在初步阶段，但时至今日已判明，主张英美经济合作，援助英国的人正是反对贝

文那种外交政策的人，而他所要讨好的那批华尔街的反动大亨们却决没有因为他那一篇表示心迹的演说而改变他们经济孤立、拒绝合作的反动主张。

没有篇幅来详尽分析英美之间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战争给于生产的刺激，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是空前地提高了，但世界市场都还是和从前一样，因此不管英美怎样进行他们的市场再调整，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是无法解除的。这是一，其次，在这一基本矛盾下，英美如果能够合作，这矛盾就能够发展得缓和些，假如固步自封，各自为政，那矛盾的爆发就要更加猛烈而尖锐。第三，必须指出一批人，这一批人在政治上反苏反民主，在经济上想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这一批人一旦得势，不仅会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恐慌，而且必然地要把这世界带进另一次的战争漩涡中去。

这一批反动的大独占资本家正在面对着全世界所有重大的问题上表现他们的身手；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必须对这批人的活动予以最高警惕，并展开全面的斗争，他们得势，这世界是不能和平的。

雾 伦 敦

——自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五日

一、背 景

放眼一看，到处都是会议。

单就对日战争结束以后已开、正开、要开的各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会议说，屈指数来就有如下几种：

- 一、英美经济会议
- 二、英美石油会议
- 三、英美商务会议
- 四、法英经济会议
- 五、中美借款会议
- 六、比美经济会议
- 七、英法会议
- 八、法比会议
- 九、巴黎世界职工大会
- 十、伦敦五国外长会议

世界战争一结束，斗争的场面就从战场转移到议事厅中来了；以前是转战于千里之外，现在是折冲于樽俎之间。

以上各项会议，除去巴黎会议是以加强国际工人的团结来巩

固世界和平的而外，其他各种会议都是国与国之间的会议，它们是立于同一水平的。

在这类会议中，除去伦敦会议以国家为中心的则又可以分出如下的种类：

一、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六大会议

二、英国参加的有四大会议

三、法国参加的有三大会议

四、中国参加的有一次会议

这虽然是一个只是为了方便而并无一定严密准备的分类，但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形势的转移。怎样转移呢？经过了这次战争，美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等的领导国家了，它在这次战争中的牺牲比较小，它的力量相当大，它很有钱。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提高了，但它对于世界和平的责任也跟着加重了。因此它的政策也必须更加慎审了。

但破坏和平团结的反动分子却大不以为然，他们以为美国左手提着刚刚发明的原子弹，右手抓着刚刚停止的租借法，可以随心所欲地牵住这一个世界的鼻子，跟着他们（记住，这不是美国人民，而是几个少数的反动分子）走。

这一批人，不管他们的话说得怎样好听，他们争取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企图却是掩饰不了的。

举一个例子。有名的反动的孤立主义者鲁斯的杂志时代周刊，在它九月十七日出的一期里，就为美政府规定下如下的外交政策：

“两大要点：

一、美国在世界合作中的领导权。（加重点是引用者加的，下同此——引用者）。

二、维护美国利益，不惜采取干脆甚至断然的措置，亦如美

国宣布停止租借法案然。

几个小要点：

一、除掉为了国防所必需（这有什么限制呢——引用者）而外，美国对他国无任何领土要求。但美国确实要求贸易的自由并愿意所有国家能享有民主政府的权利（这里所提到的自由和民主都是需要打引号的——引用者）。

二、美国对苏联没有也不要有什么争执，但美国必须要求苏联彻底执行一切国际条约的义务……。

三、和苏联一样，美国必需在所有国际决定中有发言权。

四、五、……所有这些政策都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倾向完全相反。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晓得：在这个原子弹的世界里，要么就是一个世界，要么就完全没有世界。”（九月十七日，同刊）

“在美国领导下”的“一个世界”——这就是孤立帝国主义者争取世界霸权的总方针。这就是目前汹涌在国际间的第一道逆流。

英国的绥靖帝国主义者加上了美国的孤立帝国主义者，两种帝国主义者一碰头，就形成了所谓英美核心。这两种反动力量在旧金山会议中合过流，产生过巨大的不幸。他们当中的矛盾——你吃我，我吃你的矛盾虽然多，但他们碰头的地方也不少。英美核心，这就是目前汹涌在国际间的第二道逆流。

正是因为英美反动分子间存在深刻的矛盾，英法反动分子间就有了利害共同的地方。他们妄想组成西欧集团，一方面抗衡美国，另一方面反对苏联。西欧集团，这就是汹涌在国际间的第三道逆流。

拖在这三群反动力量的屁股后头的有拉丁美洲的法西斯，有大英帝国内部的保守分子，有欧洲的一批法西斯的保皇党和保皇党的法西斯。

这三道逆流组成了一个世界反动力量的大攻势。

这一批阴谋破坏盟国团结，蓄意挑起世界战争的反动分子，在以上所列举的会议中几无一处不直接地或间接有着他们的触须。他们之间争着我吃你，你吃我，闹得不可开交；他们带着深刻的矛盾，但他们的箭头却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破坏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为，谁都知道，对于世界和平的前途而言，在所有的会议中，再没有比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的意义更大的了。

二、伦敦塔

伦敦塔高耸在雾中，伦敦塔下举行着战争结束后第一次的和平准备会议——英美中苏法五国外长会议。全世界渴望和平进步的千百万人民大众望眼欲穿，他们要知道外长会议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得到了结果没有？争执一定是有的，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争执？已经达到协议的部分是那一些问题，没有达到协议又是那一些问题？没有达到协议的问题曾经经过怎样的讨论的——这些都是横躺在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心坎上的问题。但不幸得很，伦敦会议竟在“未作任何决定”和未发任何公报的情况之下闭幕了。

伦敦的雾太重了。

没有可能完全拨开伦敦的烟雾，但从烟雾稀薄的地方凝神看去，依然可以依稀地看出伦敦会议的全貌。

先从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开始。

首先必须指出：外长会议唯一的事实上、法律上和道义上的根据是八月一日结束的柏林会议的决定；外长会议的首要任务和议事程序都明明白白地不可误解地写在那决定上，而那决定是由英美苏三国领袖所亲自共同签字的。

根据会议逐日所发表的公报，按照讨论的主要内容，会议的

进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十一日到二十日，主要地讨论意大利问题。

二、从二十日到廿五日，主要地讨论巴尔干问题。

三、从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讨论其他问题。

二十九日、三十日，努力于草案和公报的作成发生障碍；十月一、二两日企图打破难关，但终因阻力太大，而宣告失败。

问题的主要症结在那里呢？是程序问题还是实质问题？根据莫洛托夫在十月四日发表的谈话，我们知道英美代表企图推翻柏林会议所决定的程序，确是会议发生症结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程序而是英美和苏联对于问题的实质存在着分歧。这分歧首先是发生在第一阶段讨论中对于意大利的和约草案问题上。问题是微妙而复杂的。对于意南疆界纠纷中的里雅斯特究竟属谁的问题，英美不赞成苏联坚持民族自决的立场，这是我们早在今年五月英美盟军和铁托部队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已知道了，这里不再赘说；一言以蔽之，英美不愿意中欧国家南斯拉夫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自己掌握这从中欧通到地中海的港口。其次发生分歧的是英美苏三方对于处置意大利殖民地问题各执一见。从表面上看，英美苏三国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大致是这样的：

苏联主张采取考虑到各方面实际情况和利害的个别托管制。

美国主张采取实际上还由意大利保持殖民地的所谓集体托管制。

英国主张采取一部分留给意大利(昔兰尼加)，一部分归英国控制的个别托管制。

所谓集体托管制，表面上看好象是很能协调各方面的，但根据第一次国际联盟的经验，所谓集体托管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其实际不过是让意大利继续在名义上保持它的殖民地而已；而作为一个战败的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是绝不应该再保留有殖民地的。

这就是争执开始时的情况。但奇妙地发展开来，英国忽然放弃它个别托管的主张，转而支持美国的集体托管。这一个大翻身是怎样形成的呢？

有一条线索是值得注意的：

“……英美两国正在商谈有关将来的战舰基地和太平洋殖民地所有权的问题，在这个密谋中，若美国同意支持英国在北非的野心，则英国将支持美国充分控制太平洋中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的岛屿。”（纽约二十二日先锋论坛报伦敦通讯）

从表面上看，英国放弃已见转而支持美国立场不能看做是美国支持英国“在北非的野心”；但实质上即所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有“明虚暗实”这样的交易，才能作得成的。

在最近的过去，这样的交易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假如我们想起，在旧金山会议中，英国代表团以支持美国获得太平洋基地为代价，而换得美国代表团支持英国对于委托制度的立场一案的往事，那么，这样的交易再出现一次，就丝毫没有可怪之处了。

所谓意大利殖民地问题不过是地中海问题的一端，对于地中海问题，英国的反动分子于不知不觉中，竟把它比成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的海（二十二日每日邮报），可见他们在幕后是怎样拚命地反对苏联，阻挠问题合理而现实的解决了。

这样到了会议的第二阶段——巴尔干问题的时候，英美和苏联之间的分歧就部分地更加清楚了。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八月中，由于华尔街的压力，英外相贝文早在他那八月二十日臭名昭彰的演词里，表白得清清楚楚了；一言以蔽之，英国不承认巴尔干诸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中欧诸国——匈牙利和奥地利政府是民主国家。换句话说，要同他们签订和约，非先使这些国

家的政府改组成为贝文式的“民主”政府不可。这些话不仅是说说而已，英美在这一方向下已采取了若干实际步骤，这是我们在上一次就已论列过的。

不是说，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没有若干令人满意的进展，例如英美准备承认匈牙利的密克洛斯政府和奥地利的伦纳临时政府；但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上，这有计划地由人工制造出来的分歧还是存在着的。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十月二十五日苏外长莫洛托夫正式提出美中英苏四大同盟国共同管制日本。

早在外长会议开幕之初，全世界的进步舆论特别是中国的舆论界就提出外长会议应该讨论日本问题了。从管制日本所已达到的现状看，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已到了不能再安于空口说白话，而非由同盟国家全体采取共同而实际的步骤不可的阶段了。在这当中，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尤其是非对这一问题说话不可。因为打垮日本的主要国家虽然是美国，但过去受日本压迫和将来可能受日本威胁的主要国家还是中国。不少人期待着我们中国代表能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共同管制日本的问题，这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苏外长莫洛托夫提出这一问题，我们中国老百姓首先拍手欢迎，因为这是目前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唯一有效而实际的办法。空言是无补于事的。

共同管制日本的问题一提出，同盟强国之间又发生了分歧，美国代表先是认为日本问题不在柏林会议的预定议程之内，拒绝讨论，英中支持美国，因此发生僵局，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美国提出盟国远东顾问委员会的方案。从表面上说，顾问委员会的方案是曾得到五大同盟强国同意的。但顾问委员会和管制委员会在实质上和职权上的差别是谁都不会看落的。问题的核心在，顾问委员会不是没有好处的，假如做得好；但事态的发展，已经到

了非实际共同管制日本不能解决问题了。是不是说，假如我们根据中苏同盟的基本精神，防止日寇再起支持苏联提案就是妨碍对美友谊了呢？不会的。看英国的舆论，曼彻斯特晚报说：“自日本当前的混乱情形说来，盟国自应共同直接参加策划日本的将来，若以管制全权托付于工作过于严重的将军一人担当，则既非聪明，亦非公允，尤其是对亚洲极表注意的英国，更应出面主张……”（九月二十七日）英美同种，中日世仇，但为了制日，英国对美尚且如此主张，更何况我们中国？

会议到了结束阶段，问题发展到会议程序。关于这一点，十月四日苏外长已有一篇不能驳覆的谈话，说明了真相，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但不能不指出，有一些立意反苏的报纸故意歪曲问题真相，硬说会议的决裂主要地是由于苏联拒绝中国和法国参加讨论对罗、保、匈、芬和约草案而产生的。假如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的国家利益究竟是在参加管制中国的世仇日本帝国主义呢，还是在参加讨论一个东欧小国罗马尼亚的和约草案呢？这一批自命为“爱国”的伪善者实际上正是和上述那一批反苏阴谋家桴鼓相应；他们忘记了苏联是一个和我们刚刚建立起友好同盟关系的盟邦，那盟约上的墨迹还未完全干掉。

三、展 望

指出这些分歧的真相，分析这些分歧的来源，不是说外长会议就完全没有完成协议。没有达成完全的协议是真的，但局部的协议是有的，换句话说，伦敦会议是有成就的。虽然由于没有发表公报，除掉对芬和约而外，我们不能确知这些局部协议在每一个问题上达到什么程度，但这些局部协议之必将成为将来会议的

宝贵基础，是可以断言的。全盘的协议不能获致，就成立局部的协议；这一次谈判不好，留到下一次再谈；团结之中有斗争，妥协之内存立场——这就是战后世界团结的新规则。

是不是说，这样一来，世界和平的保障就“动摇”了，同盟强国的团结就“解体”了呢？破坏和平，分解团结的反动分子们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但他们终跳不过两大难关：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力量和经过了这次战争已经形成了的新的力量对比。

由于对日战争的结束，世界范围内的反动逆流空前高涨，他们妄想改变那已成的力量对比；但那逆流在全世界和平进步力量的抗击之下是到底不能成功的。

时间或许会长些，但不要性急，雾终久是要消散的，新世界的面目终于要从烟雾中清晰地陈现出来的。

追隨不是政策

——自十月六日至十九日

初 期 占 領

十月十五，日本武装部队完全复员，日本大本营正式解散，麦克阿瑟元帅发表广播，略谓美国对日初期占领政策已“顺利”完成。

现在是回顾一下美国对日初期占领政策的时候。

从九月三日日本签降之日起到十月十五日，在这近一月又半的初期占领中，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

从表面上说，应该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做了：谈惩处战罪，若干战争罪犯是被拘捕了；谈经济，若干银行是被封闭了；谈政治，若干政治犯是被释放了。

但不幸的是，样样都做了一些，样样都做得不彻底。四十五天来，明眼人都知道：一、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在美国舆论不断推动之下进行的；二、这些措施就其内容来说是表面的，不彻底的；三、就其执行来说，是动摇的，不坚决的。

这已经是全世界进步舆论的公断，在这里就不再去一一分说了。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我们对这些初期

占领的措施应该予以怎样的估价。

首先必须指出，任何保存日本法西斯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一开始就是违反着中国的利益。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这却是往往为人有意或无意所忽视。

其次，在每一件政策的执行上，我们并不完全反对从美国出发，因为美国的利益是和中国在大体上一致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对只顾美国利益，而忽视中国利益的做法，表示怀疑。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战罪问题上，美国所逮捕的大部分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罪犯，而对于“九·一八”、“七·七”事变中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负责者，却多少地以漠然的态度处之。在这当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第一号政治罪犯近卫文磨和第一号军事罪犯冈村宁次，不仅没有受到拘捕，而且一个在组织所谓民主政党，操纵日本政治；一个在维持所谓中国秩序，继续屠杀中国人民。单凭这一点，中国人民就有一千种理由，不能认为初期占领日本的政策是“顺利”地完成了。

再看一看初期占领的经济政策。

九月六日，美政府发表了“对日一般初步政策”，当中有一部是完全关于“经济措施”的，这是些比较抽象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麦克阿瑟元帅也采取了若干具体步骤。但对于日本工业的长远政策，我们却接到如下的报告：

“据东京九月七日广播，日外相重光葵已与麦克阿瑟元帅获得如下的关于日本经济事项的谅解：

一、日本在食粮增产上必要的工业，可举全力进行。

二、和平工业，尤以纺织业可考虑其向南洋输出，并考虑供给其原料。

三、为运输民用物资，准许百吨以上的船只航行，“在船台建造的轮船可继续建造”。

这一谅解使关心战后中国工业化前途的工业家不安，是完全理解的。我们说这谅解使人不安，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一个真正的民主日本拥有和平的轻重工业；更不是意味着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有在强力接受日本过去的国外市场才能完成。我们的意思是：在日本法西斯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原封不动的条件下，允许甚至鼓励日本纺织业的输出，势不可免的要重演过去的“倾销”，而在这倾销的洪流之下，处于萌芽状态下的中国纺织业是注定了抬不起头来的。

为什么我们设想这种谅解是可能有的呢？理由很简单，自从这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对远东的输出已不复以纺织品为主，让日本输出大量的纺织品和美国的贸易并无冲突之处，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重心是把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从属在美国系统之下，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可能有益，但对于中国却是断然有害的。

单凭这一点，中国有民族自觉的工商业家，就有决定性的理由，不能认为美国占领日本的政策是可以满意的了。

综括上面两个随手拈来的例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我们承认美国占领日本的政策在主观上是努力照顾同盟国家全体的利益的，但实际上它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不能照顾有关同盟国家全体的利益的。

从事实的发展上，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结论，在文件上我们同样可以找出这结论的根据：

美国官方发表的对日“一般初步政策”第一部所规定的“最后目标”项目下，就载着如下的两项：

“一、保证日本此后不再威胁美国或世界之和平与安全。

二、使日本成立一和平与负责之政府，尊重各国权利，并依照联合国家宪章之理想与原则，支持美国之目标。”

在这里人们可以强辩说：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美

国的目标就是所有同盟国的目标；但这是讲不过去的。我们不是已经看见了东条已为了应负袭击珍珠港之责，作为第一个战罪而被逮捕，而“七·七”事变的罪魁近卫文磨还在逍遥法外呢？能说美国的中心利益就是中国的中心利益，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的主要目标吗？

币原内阁

可以想见，这样的占领政策不仅会在美国内部引起尖锐的批评，有关的同盟强国只要是决心消灭日本法西斯的，一定会提出批评。

九月二十五日，苏外长莫洛托夫在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四强共同管制日本的提案，把全世界进步的意见，一举而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九月二十七日，苏驻日大使马立克的回国，十月七日，苏联驻麦克阿瑟总部代表德莱夫扬科被召回——这指示着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要么就是不发言，一发言，它是不会含糊的。

这是一道强大的压力。但，美军占领日本一月了，要撞开日本监狱的大门，还有待于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和日共领袖市川正一的殒死狱中作为导火线。

说是日本人民解放了，但日本人民的领袖殒死在狱中，这对照太不象话了。于是，在人民的要求和盟国的不满之下，麦克阿瑟元帅在十月四日下令释放日本政治犯。

这一道命令，爆发了久已存在的战罪东久迩内阁的危机。

十月五日，东久迩内阁辞职。

东久迩早就公开宣称，日本政府不能完全取消秘密警察和释放危险的不稳分子了。从东久迩九月十七日登台以来的种种策动上看，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是想用尽一切方法，来把这—一个内阁保

存下来的。但反动者的阴谋终于敌不过人民的要求，于是他就在释放政治犯的这一具体问题上倒下来了。倒下来了，怎么办呢？干脆说，它已完成率领日本投降的任务，没有其他原因，这样一来，过去并不反对东久迩内阁的人也可以借此说，过去的容忍它是暂时的、有目的的；现在，目的既已达成，东久迩当然要下台。

往者不咎，且看今天：

十月六日，天皇下诏币原喜重郎组阁。

十月七日，币原内阁名单发表。

十月九日，币原招待记者发表谈话。

十月十日，天皇下诏修改宪法。

十月十五日，天皇大赦，三十二万人出狱。

十月以来组党热潮风起云涌。

新内阁，新政党，新宪法——这就是当前日本政治生活中三大主要现象与问题。

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对这三大问题——加以分析——例如那一些政党是法西斯政党化身的，那一些政党是日本法西斯统治者制造的，那一些政党是外力唆使的；例如日本的宪法是怎样产生的，它包含了那一些反民主的成分，目前准备修改的是那一些，怎样修改是合理的，应该由那些人来修改——但对于币原内阁，我们却不能不稍稍加以注意，因为它不仅关系于日本的民主前途，而且关系于美国的占领政策。在这以前，人们可以说，东久迩内阁是为了领导投降而暂时存在的，所以美国容忍它；现在人们不能再以此为借口了。因此，币原内阁可以说是美政府愿意最后在日本成立的一种“和平与负责”政府的雏形。

不少人迷惑于币原为自由主义外交家之名，他曾经反对过军阀侵略东北，他过去的历史不坏，但，实质上，币原并不反对军

阁们所追求的目的，他所反对的只是手段而已。他反对用武力侵略我东北，但他力主保持日本在我东北的经济特权。他是一位经济帝国主义者，他反对武力帝国主义，但他却绝不反对帝国主义本身。所有他以往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组阁后第一次记者的招待会中的谈话又一次的证实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八项施政纲领，他已经意识到日本大独占资本将遭受攻击，所以他在八项政纲中特别有一项关于化大工业为小工业，好这样用化整为零的办法，来维护日本的大独占资本。

其次，他的内阁名单中包含了两名罪恶昭彰的军部分子——海相米内和陆相下村。为什么容许这两人入阁呢？他们不算战争罪犯吗？假如说东久迩内阁中包含大批法西斯军部分是不得已的；现在，再没有任何理由容许他们入阁了。说是为了复员残留海外的日本海陆军，难道不是战争罪犯就不能充当这一任务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不言语，引起了举世的怀疑。

最后，所谓币原内阁的班底究竟是一批什么人呢？开出如下的名单：

币原喜重郎(首相)

次田大三郎(国务相)

岩田宙造(法相)

米内光政(海相)

再加以比较仔细地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三菱财阀为基础，以民主党为支柱的财阀政党的内阁。这一个内阁的组成分子，正如实的反映了所谓日本“稳健派”的经济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若更进一步的追究一下币原内阁中的运输递信相中武雄和商工相小笠原三郎的来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直到现在为止，日本统治者，还在念念不忘东北、朝鲜和南洋。

在所有这些特征之上，必须指出：币原内阁伪装民主的主要目标，在保存日本的天皇制。本来，日本的财阀就是和日本的天皇制度在本质上分不开的；但他们这样一表演，就可以引起某些方面一种幻想，以为在天皇制下面，日本是可以实行民主的，英国不是也有皇帝，它不也是民主国家吗？日本法西斯统治者的这种阴谋，生动地表现在十月十五日的天皇大赦令上，这一举好象是在说：逮捕你们的是军阀，但释放你们的却是天皇啊，天皇是能够民主的。

天皇——财阀——政党——这就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阶级心目中的“民主”日本，币原内阁的任务也就在化装这样一个“民主日本”。

指出币原内阁的这些特征，其目的不仅在暴露这一内阁的法西斯的本质，而且是为了使读者们回想起另外一幅图画。大家想一想，象币原这样的一个内阁，和这一内阁所追求的“民主”日本，不正是前任美副国务卿格魯先生多年以来所憧憬的理想吗？格魯走了，格魯的政策一步一步地在实现了。

假如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拚死命的保存日本既成的天皇制及其附属的全部政治经济结构，难道是因为这制度本身吗？不是的。一位美国的观察家道：

“今天在我们政治领袖们这样关心日本天皇的背后，横陈着一种巨大的、着了魔的恐惧，他们怕。

象欧洲正在向左转的一样，亚洲会同样的向左转。他们同日本的统治者一样深刻地害怕日本的革命。他们害怕天皇一旦被推翻了，日本会产生激烈的变革。他们害怕日本保守的统治者一旦动摇，全部亚洲的安全瓣就被揭开了。”（八月十六日，纽约下午报，大意）

最近，自九月下旬以来，在南太平洋所爆发的一系列的人民

起义，证实了这位观察家的观察是正确的。

这里指的是越南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武装起义。没有可能在这里具体分析两大英雄的起义，现在仅仅指出以下必须指出的几点。

一、不论是在越南或是荷印，英法荷殖民地国家都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诬蔑起义人民同日本法西斯勾结。

二、不论在荷印或越南，英法荷殖民地国家的军队一致与日本法西斯采取统一战线，屠杀起义人民，甚而至于不惜下令已经投降的日军，继续向起义人民恢复进攻。

三、美国的政策据说是不能袒任何一方的；这在事实上不可能，在实际行动上也不曾有。美国是和英法荷三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四、这样：我们就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看到了战线的大更动：殖民地国家——法西斯国家——非殖民地国家结成战线，大举向要求独立自主的殖民地人民进攻。所有这些特征，不就是上述观察的最好佐证吗？

中 国 利 益

这就是问题的大概轮廓。

问题提出来了，它要求解决。十月二十三日，远东顾问委员会就在华盛顿开会，苏联是否最后出席，不得而知，但中国出席这一会议，是决定了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

中国虽然名列五强，但由于实质上的贫弱，在国际间往往不得不以和事者的姿态出现于数强之间，在某些问题上，这种态度是可以谅解的。

但调和不是外交，追随不是政策。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有

时是不容许它采取追随政策与调和立场的；现在，我们要慎重的想一想：

中国的利益究竟在那里？

动 荡

——自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

一、追 求

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或是在财政上，美国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被粉碎了，就是被严重的削弱了。被粉碎的有德、日、意，被削弱的如英、法。在力量上只有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能够和它相比。美国反动力量清楚地意识到美国这种有利的地位，他们下决心要把这有利的地位利用到最大限度。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全世界的人民控制在美国独占资本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们企图建立起美帝国主义者的世界霸权，把英国降为一个次要的伙伴。

这种政策的根源在美国的大独占资本家。这一批大独占资本家在战争当中发了空前未有的大财。

杜鲁门政府尽管是保证了继续执行罗斯福总统国际合作的政策，但无论从其本质看，或从其所处的不同环境看，要它不受这一强大力量的支配和影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好相反，自从世界战争全面地结束以来，一系列的发展证明了这一强大的压力是起着支配作用的。

在这当中值得一提的如：

- 一、贝尔纳斯国务卿的对苏“强硬行事”政策。
- 二、赫尔利大使的对华所谓“不干涉内政”政策。
- 三、不承认巴尔干各国民主政府的政策。
- 四、坚持美国单独管制日本的政策。

所有上举各项政策，除掉第二项而外，在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上都碰到了阻力。如所周知，伦敦五国外长会议是在：一、与巴尔干诸国缔结和约；二、苏联要求共同管制日本等问题上产生僵局的。

二、恐 吓

追求碰到阻力，如何办理？

早在伦敦外长会议遭遇困难，但尚未宣告最后失败的时候，美反动帝国主义者早就订好了第二步的步骤了。美反动集团的代言人鲁斯主办的时代周刊，在它十月一号出版的一期上，就有过如下的话：

“……苏联知道，它是敌不过英美两国的联合力量的，但他也同时知道，有两件事是对于英美方面不利的：

一、华盛顿和伦敦，在沉重的群众压力之下不得不把他们的军队复员。

二、不管美国政府最后怎样决定对于原子弹的处置，原子弹的秘密是不能无限期的保守得住的。”

这是什么话？

这是恐吓。这就是说：我的政策行不通，不惜以武力求其贯彻，保持强大的军备，用原子弹——好一副剑拔弩张的面孔！

然而这一暗示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十月二日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从十月二日到十一月二日的整

整一月当中，从太平洋的对岸传来了五次强调军事力量的声音。一月之内，美军政要人作了五次关于战后美国军事政策的演讲：

第一次，十月九日，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元帅两年一度向国会的报告。

第二次，十月十九日，美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安诺德元帅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张扩充陆军航空队的演说。

第三次，十月二十三日，美总统杜鲁门在国会联系会上要求实施普遍军训制的演说。

第四次，十月二十七日，美海军纪念日，美总统杜鲁门在纽约港强调强大武力为美国外交政策之基础的演说。

第五次，十月三十日，美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解释何以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军备的演说。

这五次演说各有重心，但其方向却是一致的。

马歇尔元帅第一次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明智而强硬，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以明确的安全政策为范围，其结果必然失败……现代国家的有效防卫，是维持其进攻力量。”（十月九日）。

马歇尔元帅第二次说：“在此时期，美国人民已发生情绪上的危机；即复员不仅实际上成为军事力量的解体，且已显然使美国对于世界所负的责任感归于消失……由于将来有再度发生原子性战争的可能，我们更应刻不容缓保有强大的军力，以促进世界秩序的合作。”（十月三十日）

杜鲁门总统第一次说：“普遍军训制是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巨大力量投入战争的唯一方法。”（十月二十三日）

杜鲁门总统第二次说：“我们认为原子弹这一新的破坏力量保存在我们手中是一种神圣的付托。”（十月二十七日）

所有这些话已经叫这一个饱尝战争苦难的世界心惊胆战了，然而更加露骨的话还有：

安诺德元帅说：“美国必须有更强大的陆军航空队，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控制天空。未来战争开始时，可能遭到三千哩以外的基地的袭击。美国现在能够从国内大半基地派机袭击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十月十九日）

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讨论美国战后的安全政策，那是美国人民的事情——附带的说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绝大多数的人民是不赞成这种攻势备战的军事政策的；现在我们所必须加以注意的，这样的一种军事政策表现了什么呢？它表现：一、对于今后比较持久的和平没有信心；二、对于强国团结维持和平的前途没有把握；三、对于美国的外交能力发生怀疑。

人们以为：①用维持强大军备；②用实施普遍军训；③用保持原子弹秘密；④用不惜扬言“美国现在能够从国内大半基地派机袭击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的恐吓，倒反可以维持“秩序”与“和平”了。诚如英国的一家报纸之所指出，假如用原子弹的恐怖可以维持得了和平，那和平也不过是一种恐怖的和平而已。请问恐怖的“和平”与和平的“恐怖”有什么差别？和平而变成了恐怖，那和平有什么意义？

不，恐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说一句干脆的话，现在尽管有一批反动力量不惜以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相威胁，来尝试推行它的世界政策，但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就是希特勒再生（假定他已死），他也不能、不敢发动甚至准备第三次世界战争。

实际的力量对比使他不能，人民的和平意志使他不敢。尽管时代周刊强烈地暗示美政府不应迅速复员，美政府依然不得不逐步复员，这不就是表明了千百万人民的意志就贯彻在这些所谓“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通常事物当中吗？

三、迂 回

美总统杜鲁门说，美军庞大的攻击力量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骨干，那么，什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呢？杜鲁门总统列举了十二原则（俱见杜氏二十七日演词），有人把它比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言其重要。

从原则上说，这十二条在大体上是好的；但问题不在抽象的原则，而在具体的实践。例如十二原则中第四条说：“准备自主的一切人民的一切民族，应能选择其本身的政府形式”，这是赞成民族自决的原则，这是好的。但是美政府一方面不反对印度尼西亚人独立，另一方面又不反对荷兰对于荷印的宗主权，这叫什么“赞成民族自决”？假如说是美国采取中立政策，不援助武装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实际上美国所做的却只是要求英荷二国把他们的用以进攻荷印人民的租借装备上的美国标志涂去，这叫做什么“中立”？十二原则中的第五条说：“战败国将获协助，以建立和平与民主的政府”，日本的币原政府算不算是民主的政府？十二原则中的第七条说：“一切国家对于海洋上及流经一国以上的内陆水道应有平等权利”，这显然是指欧洲的内陆水道说的，很好，“世界大同”；但是为什么忽然又来一个第九条，“西半球国家应能自身解决其问题，不受外间国家的干涉”？难道南美洲就没有一条流往一国以上的水道吗？再举眼前一例，美政策要求五强共同参加对巴尔干诸国的和约，说起来很好听，又是“大同主义”；但，为什么美政府却又坚持只有美国有权单独管制日本，坚决反对英美中苏共同管制？假如美国“大同主义”的原则恰如有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崇高，何以欧洲就要“同”而远东却万万“同”不得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能用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来解释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说美国没有一个一贯的外交政策，或者说它的世界政策没有一定的方向呢？不，美国世界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是确定了的（一如我们在第一段中之所分析），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一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是什么，而是这一个政策如何实现，能贯彻到什么程度；问题的中心不在性质而在方法，不在方向而在程度。

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四个因素：一、美国是一个新兴的世界列强，不象英国，它没有作为一个领导的世界列强所具有的经验，初生之犊不畏虎，勇则勇矣，有时不免流于莽撞；二、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世界，有许多的深刻变化不是一眼就可以被人看出，更不容易为一些少年气盛之徒所承认；三、美国是一个有长远民主传统的国家，这一次战争更大大地教育了美国人民，这就形成了上述政策执行时内在的阻力，这不仅包含了民间的民主力量，而且还包含政府内部的反对派；四、除去内在阻力还必须指出强大的外在的阻力，这里不仅包含着苏联，而且还有英法——美国的反动分子虽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在事实上，我们知道，山同河都不是很容易就一口吞下去的。

由于这种种原因，就产生了某种“举棋不定”和“欲去频回”的迂回曲折的形势。

举一个显著的例子：正在美苏关系发展到微妙阶段的时候，十月二十二日美国厂家协会的发言人突然声明说，美国已停止对苏贷款的谈判了；这一个声明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知道用信用贷款是美国外交资本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假如这声明是真的话，那就是等于说美国已打下它的最大一张王牌了。但厂家协会的发言未过两天，二十四日，贝尔纳斯又否认美政府停止对苏贷款谈判之说。这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了美方为资本家集团对于美政府的一种压力，一种斗争；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美政府不能临事而胸有

成竹，而往往自陷于举棋不定之中。

但最足以表现这种复杂情势的莫如关于远东顾问委员会一事的发展。

美苏对于远东顾问委员会的不同态度，我们在这里不再叙述了。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仅仅是，远东顾问委员会是五国外长会议后国际间唯一的一根未断的红线，因此这一问题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十月二日外长会议不欢而散。十月八日，美参院外交委员会就召开紧急会议，这一会议显然是决定今后对策的会议。自此而后，就一方面有了上述五次强调军事力量的演说，另一方面就有十月十日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决定在十月二十三日召开远东顾问委员会的声明。假如苏联不参加呢？十月十八日贝尔纳斯说，苏联即不参加，会议亦如期举行；态度强硬极了。

不知道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十月二十日美国务院远东司长范宣德发表了一篇演说，不管这一篇演说对于现实的问题（如管制日本，如对华政策，如殖民地问题）如何为既成事实辩护，对于原则的问题如何空洞而抽象，他的强调中美苏必须合作的一点是值得赞赏的。这显然是为了缓和一下美苏之间的紧张空气。同一日，美国务院宣布远东顾问委员会延期一礼拜再举行。我们不知道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是代表大独占资本家集团要求继续强硬，民间和政府内部的民主力量要求缓和，两者相争而有此结果。不过无论如何，会议延期的这一举，表明了美政府还是愿意“要有余地”的。

这之后，十月二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谈话，说他有亲笔信，已交哈里曼大使转陈斯大林。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这一举使我们想起了旧金山会议时美总统的派遣贺浦金斯和戴维斯的分访苏英。贺浦金斯的访苏曾经是铺垫了柏林会议的道路；哈里曼的访

问是不是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呢？问题的性质不同，具体的条件不同，我们不愿意读者产生轻易的乐观，我们之所以指出这一点不过是为了说明山似穷而实未穷，水似尽而实未尽而已。

远东顾问委员会之所以延期一周，其主要原因当然是美政府假定一周之内，苏联的态度可以确定了。但一周过了，十月三十日到了，问题还未解决，怎样办呢？会议如期举行；但使人惊奇的是，会议举行了一个开幕礼，立即宣布休会一星期，十一月六日复会。

举此一例，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世界政策的方向虽然是确定了，但在执行中，由于内外的阻力，它可以产生非常复杂和曲折的情况。

还要附带说明的是，事情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不限于美苏之间；英美之间亦复如此，而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最近宣布的英首相的访美，是这一发展的起点。

这样，总结五国外长会议结束以后一月内国际间重大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最近国际形势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一种“动荡不定”的形势；而且，根据以上的分析，这种动荡的形势还可能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既然是动荡，那就是说，没有一定方向的了；从某一个个别侧面说，可作如是观；但从全盘看，那方向却是确定了，那就是向着合理的和平，而决不是向着再一次战争，尽管有人为了追求对己有利，但实在无理的和平不惜作出备战的姿势，这些人究竟是少数，他们是不可能推翻那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的世界总趋向的。

有一批无知的但是野心勃勃的反动赌徒，看到了国际形势的某一些侧面，就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了；他们闭起眼睛胡说：现在是备战的时代，不是和平的时代，当前的工作是动员

不是复员。由于他们的无知，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更是由于他们害怕和平——国内的和平和国际的和平，因为真正和平了，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为他们的腐败无能辩护，拒绝那日渐汹涌的民主改革的浪潮了。对于这些人，必须当头棒喝，赶快打住，你们的赌注押错了。

原子弹

——自十一月三日至十六日

一、分 歧

三大演词明确地道出了英美苏三大领导列强对于当前世界局势的立场与政策。

这三大演词是：十月二十七日美总统杜鲁门的海军纪念日演词，十一月六日苏外长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十一月七日英外相贝文在阿特里首相离英赴美的前夜在下院的演词。

美总统的演词，除列举十二抽象原则为美国基本的外交方针而外，竭力强调维持强大军备为推行美国外交政策之所必须，并指出原子弹的秘密不能成为国际会议讨论的对象，原子弹的秘密保存在美国的手里是一种“神圣的付托”。

英外相的演词，强调英国有结成西欧集团的必要与权利，“一如苏联在东欧之所为者然”，他对杜鲁门总统的十二点表示赞成，但对苏联的政策则深致不满，说“大国如欲侵及不列颠的咽喉要地，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怀疑了”。同日邱吉尔的演说词更加发展了贝文的论点，他主张“努力巩固英美间的特殊友好关系”，关于原子弹，他认为英国“应协助美国保守这一秘密武器，使其成为维护

和平的神圣付托。”

有人说所有三篇演词都“令人灰心”，实际上正是因为除去上述二篇，还有另外一篇演词，国际局势才不叫人“灰心”。想一想，假如这一个世界只能听到邱吉尔一流人的声音，说到做到，用原子炸弹去维护荷兰帝国主义在荷属东印度的“和平”，这一个世界还成一个什么世界？兔死狐悲，在这批反动分子的眼里，中国老百姓的身份并不比印度尼西亚人高啊！

放眼世界，有五种危险的倾向正在危险地发展着，它威胁着世界和平。

第一种危险的倾向是：恢复德日意帝国主义的残余力量，作为争取世界霸权的阶梯。

第二种危险的倾向是：否定从反法西斯战争的炼火中诞生出来的民主力量和民主国家；说是为“民主”，实则反民主。

第三种危险的倾向是：结成排他的集团；说是“特殊”，实则秘密。

第四种危险的倾向是：把联合国的组织转化为某一或数强国的工具；说是服从“大多数”，实则独占。

第五种危险的倾向是：进行军备竞赛；说是“维持和平”，实则准备战争。

西起鲁尔，东至东京，在巴尔干，在近东和中东，在越南和荷属东印度，在中国一片动荡不安和刀光血影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五大危险的倾向，是在危险地发展着。

然而面对着这些危险的倾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应有的态度，不是灰心和失望，而是警觉和斗争。

莫洛托夫说话了。

他首先指出在这次战争之前，不仅是希特勒，还有不少其他的人以为德国既然进攻苏联，苏联一定垮了。现在呢？苏联不仅

没有垮，而且作为全世界的三大领导列强之一，从战争中脱颖而出。

希特勒和不少其他的人为什么错，因为他们一向就不承认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人民性。希特勒虽然是可耻地死了，但必须加重指出，企图重复希特勒的错误的人还大有人在。

苏联的胜利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苏联是有能力保卫它自己，并且是能够克服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苏联是不可侮的，过去曾是如此，现在正是如此，将来必然如此。

苏联是不可侮的。

不少人以为自从八月六日第一颗原子炸弹投在广岛以后，苏联大概会乖乖地听话了。不然，原子弹吓不住人民。这真是社会主义的大勇；中国古语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有产者社会中，顶多只有少数杰出的个人能做到这两句话而已；至于说到国家，那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实现这两句话；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莫洛托夫坦白地指出上述五种危险的倾向，他总结式地说：

“……任何一个国家，要求在一般的世界大事方面起领导作用，正象要求世界霸权一样，都是一种轻率的要求。唯有曾经负担过战争的重荷，并确保各民主国家对法西斯主义博得胜利的那些强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对持久的和平有所裨益，……苏联一向是而且必将继续是保障各国和平与安全的堡垒，并且准备用行动不是用空话来证明这一点。”

这是苏联的立场，根据这不卑不亢的立场，它的政策也就了如指掌。莫托托夫说：

“为了普遍和平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苏联一向以最前进的地位，对于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表示关心。当我们生活在‘各国的体系’中，而且当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根并不

曾被彻底拔掉的时候，我们对于可能出现的新的和平扰乱者们的警觉性，决不该松弛，另一方面，对于加强爱好和平的各强国合作的关心，将和以前一样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二、原 子 弹

有钱有势是本钱，“贫贱移人”和“威武屈人”是政策。

具体地说，这两大武器就是租借物资——信用贷款和原子弹——原子能。

不用说，这两大武器的主要对象是不同的。如所周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不会受到信用贷款决定影响的，相反，一个濒于破产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有时不能不受到借款的严重影响。因此，美国大独占资本家集团的厂家协会，虽竭力鼓吹政府停止对苏贷款的谈判，这种鼓吹依然不能产生他们所预期的外交上的效果。但对于其他性质不同的国家，这把武器就厉害了。

为了使得这把武器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美政府决定把处理剩余战时财产的全权，移交给贝尔纳斯领导下的国务院。这样一来，美国务院就：

一、接受了陆海军清理委员会的全部职权，这一个委员会在欧洲要清理的剩余财产，就有六十万万美元。

二、控制了美国在善后救济总署中的全部活动，善后总署正计划用一万万五千万美元的物资救济欧洲各国。

三、全权处置剩余租借物资。

正因如此，所以复员委员会的主席施奈德先生可以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外交政策可以把它的有效工具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但尽管如此，租借物资——剩余财产——信用贷款这一把武

器的政治作用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一个地球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贫贱不能移”的国家。

怎么办呢？原子弹。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原子弹。

据说原子弹是秘密的。原子弹是不是秘密到神秘的程度呢？不，原子弹是科学的发明，是人用科学的方法去发明的。古往今来，没有一种科学的发明是可以保守秘密的，只要这一个地球上的人未死光，只要科学没有从这_{一个}世界绝迹。不，原子弹是不能保守秘密的。参与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的芝加哥科学家们，在十月初发表了一个声明，那声明的第一句说：“有关于原子弹的最大的秘密，是这样一件事，即，它事实上可能为人所发现。”或者说，原子弹最大的秘密就是它不可能成为一种秘密。

原子弹——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是不可能永久保守秘密的。旁的国家和旁的一批人去完成同样的发现和利用，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那么旁的国家发现它需要多长的时间呢？当今洞悉原子弹制造过程秘密的人，邱吉尔要算是少数之中的一个了吧，据邱吉尔说，需要五年，这是保守的，但是权威的估计。芝加哥原子科学家们说，需要两年至五年，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估计。五年可以缩至两年，可见五年估计并不是最后的，估计是要看旁的国家在研究这一问题上所达到的水准的。假如说是两年，这已不是太长的时间了。十月中，法国名科学家莱威说：法苏两国可在六月之内获得原子弹的秘密。假如六月是从第一颗原子弹落在广岛算起，明年二月，法苏可以有原子弹；假如六月是从发表谈话的时间算起，明年四月法苏也可以有原子弹了。总之，不论是需要五年，两年，还是六个月；旁的国家完成这一发现在时间上是很快的。既然大家都能有，而且能很快的有，原子弹实在没有什么“奇货可居”的地方。

然而硬是有人觉得这东西“奇货可居”，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

原子弹的发明有两个侧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用于战争的破坏性的原子弹，一方面是用于工业的建设性的原子能。有人说，由于原子弹的发现，整个国际力量对比变了，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军事形势变了。这话对不对呢？

假定如以上之所分析，原子弹大家都能有，而且很快的有，这改变就不能认为是特别对于某一个国家永远绝对有利的。例如作为制造原子弹头等重要的原料铀，美国每天只能出产六磅六，而苏联的出产却是全世界第一。其次，从它的破坏对象说，英国比美国更容易遭受危险，因为地方小而又人口集中，而美国比之于苏联，其抵抗力则又不如苏联，因为美国的工业和人口都比苏联集中。苏联的人口和工业，一方面固不如美国集中，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广漠，它有回旋的空间。所以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主要科学家奥本海姆说：

“由于原子弹的出现，美国一般的军事形势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因为美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工业化的国家。”

这些设想在今天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动原子弹的战争。但对于一批顽梗不化的好战分子，经常提出这一些是有益的。希特勒的争取世界霸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迷信新武器的万能。他在苏德战场上初期的优势，的确是得力于他的新武器——坦克；但那优势是暂时的。历史断定他死在所迷信的新武器及新武器所造成的迷信下面。

然而原子弹所引起的问题，不限于破坏性的战争；它所引起的最大问题，是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应用。可以想象，一旦这种应用实现了，工业的生产力将有不能想象的大提高；什么东西都有不可想象的便宜了，这不很好吗？不。且慢，且慢。经过了这次

战争，美国的生产能力增加至战前(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即从前三个人做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但即如此，到明年年底已经有近两千万人的失业问题不能解决了；假如应用了原子能，那祸采滋蔓该是何等的可怕？不，不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容纳不下原子能的生产力；要把原子能的伟大发明应用到工业建设上，要把原子能的生产力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诚然，原子弹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成就，它划分了时代，旧的时代死去，一个完全不能想象的新时代正在开始；但得冷静地考虑一下，那死去的东 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广岛的爆炸在废墟究竟是为谁敲出了丧钟？

这就是关于原子弹必须指出的一些常识。

把原子弹当成政治资本有好多困难：首先是不能打出这张牌，一打出就不成其为资本了；但是又不能不打出，或作打出状，你不打出，或不作打出状，如何能当作资本？这是一层。其次，这东西的身价是逐日变化的，过一天，身价就小一天，这又是一层。这真是一种苦恼。

十月十五日的时代周刊有一段议论，就生动地描绘出这苦恼，它说：

“尽管科学家反对，美国的‘舆论’（是我加的——引用语）依然反对美国公开原子弹生产的秘密。可是另一方面，除非美国把原子牌放在世界的桌面上，没有一个人相信美国可以得到一个可行的协定。”

这固苦恼，更苦恼的是：

“不管最后决定如何，美国在这一个问题上的优势，不能延长两年或三年以上。在没有一个有约束性的协定的情况之下，日子多过一天，美国讨价的力量就减低一天。”（同上）

因此，必须迅速地(趁讨价的力量还高的时候)把这张原子牌放在世界的桌面上，或者是装着放在世界桌面上。从技术方面看，这就是这一次所谓原子弹会议的根源。

英首相阿特里九日离英，十月到达华府，十一日正式开始英美加的原子弹会谈。

名为原子弹会谈，实际上他们所讨论的不可能完全是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英美之间必须解决的，最低限度还有巴勒斯坦问题和美国对英的贷款问题。但对于我们感觉兴趣的，还是贷款问题和原子弹问题，特别是原子弹问题，因为英美贷款的协议必定是在英美对于原子弹问题的共同谅解上成立的，所谓阿特里主张公开，杜鲁门坚持秘密之云者，不过是为了使事件更加有声有色而已。

听说阿特里提出公开原子弹的条件是：第一，技术上，其他国家亦必须公开它的军事秘密；第二，政治上，苏联必须说出它在世界上的领土和政治要求究竟是什么，英美能不能接受。

纽约自由主义的先锋论坛报说，阿特里这建议是“不可想象的粗鲁”，工人日报说这简直是企图把原子弹当作对苏联的“政治通牒”，其他各报亦莫不纷纷加以抨击(十三日纽约中央社电)。从这“普遍”的反响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是何等光辉，这一个世界究竟还不是挟着原子弹就可以横行无忌的世界啊！

苏联的态度怎样呢？

苏联政府从未向英美要求过公开原子弹的秘密。十一月六日，莫洛托夫只是说，原子弹这种伟大的技术性发明，不可能是一种保持秘密的东西，这是一个科学真理的客观叙述，他并未提什么抗议，更无所谓强硬的抗议，他只是劝大家不要存着在权力政治中可以利用原子弹的幻想，而对于爱好和平的各国的将来漠然不顾而已。除去叙述科学的真理和历史的事实而外，他未向英美提出任何要求。在那报告里，他是提出过要求，但那不是对英美政

府提的，那是向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的，他向他们说：“我们也要有原子能。”（注意，不是“原子弹”。这当中是有天地之差的！）要求既然提出，一定就能实现，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样就形成了某些人虽然觉得原子弹奇货可居，但实际上并无买主的滑稽场面。于是原子弹还是保持秘密（十五日）。这一个地球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国家。

原子弹是吓不倒人、解决不了问题的。它不仅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人们对于原子弹所存的幻想，问题的解决倒反更加困难起来了。

然而我们坚信，陶醉总有醒来的时候。世界和平的大前途是究竟不能被原子弹所动摇的，千百万人的意志，更比广岛市的泥土坚固得多啊！

号 召

——自十一月六日至三十日

一、宣 言

十一月十五日，英美加原子弹会议闭幕，发表了一篇宣言。全世界报纸差不多都刊载了这宣言的全文。

现在我们要问一问，这宣言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近代外交史上最离奇的一个文件，不耐心的人会说它是不知所云；耐心的寻释一下，把那诘屈聱牙的文句译成一般人能懂的白话，不外是这个意思：

原子弹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防御它。它不可能为任何国家所独占，因此我们（英美加）决心独占它；因为，旁的国家有了它，只会引起战争，不会消弭战争。但为表示我们的善意起见，我们在一定条件下，愿意把这类秘密公开给旁的国家；但准备公开的不是这时已知的军事用的原子弹的秘密，而是那时将知的工业用的原子能的秘密。要是说得更简单些，就是这么几句话：

“原子弹了不得！你们（没有原子弹的）不得了！”结论是：“你们发抖吧！！！”

难道这样重大的一个会议就得到这三句不着边际的结论吗？

自然不是的。

第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英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知道，英美之间的矛盾除去一路来带有历史性的各种纠纷而外，欧战结束以来，使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家不满的是英国的工党政府及其大工业国有的政策。美国的大资本家们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政策，我们不高兴借钱。这一次英首相阿特里来告诉他们，英工党的国有政策不是什么过激的社会主义政策，美国的大资本家们可以放心，这就是他十三日在美国会演词的要点。有了这种谅解以后，英美就在各种有关的世界问题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合作。所谓“问题”表现在从埃及到荷印这一条英国到远东的航路上各种程度上的殖民地中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这运动正以血和泪展开在全人类的面前。所谓“合作”是英国削弱了，不能维持旧有的统治了，美国应该帮忙；如所周知，这帮忙早已在印度尼西亚开始了：美国出枪，英国出人，英美合作，人枪俱全，于是印度尼西亚就变成了一片血海。有了这“谅解”和“合作”，英美就进一步在原子弹的问题上“友好”起来了。注意，那实际上是三句话的原子弹宣言，是由三个国家共同签字的。

英美的关系更加密切是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必须指出英美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解消。自然，这矛盾不是什么因为英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也不是因为英国是一个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反对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矛盾正是因为他们同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是对于殖民地从不同的角度上发生兴趣的国家的缘故。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英美会谈并未解决了英国向美借款的问题；另一方面，英美对于移殖大批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的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关键在那里呢？

关于借款问题，据贝尔纳斯说(十一月廿一日)，是因为英国坚持帝国贸易优先制度；英国方面可以考虑修改这制度，但作为先决条件，美国必须相应地修改它的关税制度。

关于巴勒斯坦，据报阿特里痛陈利弊，结果杜鲁门总统不再坚持美国的原来计划；暂时决定组织一个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和欧洲几百万犹太人的情况，然后再作决定。附带地说一下，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本身虽无多大意义，但美国作出这一决定的意义是重大的，这表明美国的利益触须已经远伸到中东去了；这是历史上所未有的，最低限度，以如此明确的程度出现在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矛盾虽然存在，但这并不妨碍英美关系的更加密切，这密切表现在那实际上只有三句话的所谓原子弹宣言上。

那三句话那样简单，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子弹宣言太简单，还是请原子弹自己出来说话吧。

二、攻 势

紧跟着原子弹宣言的屁股后边是一个广泛的大攻势。

在具体地分析这每一攻势的内容之前，先听一听原子弹先生的哲学。它的代言人是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首席顾问暨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出席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的主要顾问美共和党J·F·杜勒斯，他月前从伦敦会议回来，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演说，大意说：

“让我们沉静一点，成熟一点。我们在伦敦开的这个头不是一个坏的，而是一个好的开头。这样开头并没有制造出新的困难，它本是暴露了一些旧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一直就是被战争所掩盖着的。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些事实，那是很好的。而且，在一开始的时

候，就表明了他们坚守原则；这是绝顶重要的。

我们正从六年的战争抬起头来。在战争当中，我们日甚一日的因为军事的急需而牺牲了道义和原则。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必须重新建立起原则和道义。在这工作中，美国应该起领导作用。美国是唯一未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战争削弱的强国。只有我们，才能领导起这恢复行为服从于原则的工作。”（见十月十五日纽约《时代周刊》）

这是什么意思呢？究竟美国在六年战争中，做了些什么牺牲道义和原则的事情呢？不是别的，那就是：一、协助打垮了德日意法西斯帝国主义；二、参与了英美苏三大民主列强的战时团结；三、签订了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宣言、德黑兰协定、克里米亚宣言、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宣言等重大国际协定；四、因此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世界各地民主力量的生长，和各国民主运动的展开。

假如说这些是牺牲了道义和原则的话，那么，那道义和原则绝不是千百万人民大众心目中的道义和原则，而是美国少数反动独占资本家的所谓道义和原则；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全世界千百万人民，共同认为英美苏三大列强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从而一致要求把英美苏三强在战争中所凝成的团结延长到战后的时候，杜勒斯却独具慧眼说，美国在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在基本上是错了，认为美国今天应该决心纠正这些错误。怎样纠正呢？不外：一、保存德日意法西斯的残余；二、放松英美苏的战时团结；三、修改所有有约束性的重大国际约章；四、摧残各地的民主运动与民主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假欧美民主之名而行，但那连欧美的旧民主都不象了，那是“原子弹的民主”，那不是民主合作的声音，那是原子弹的声音，那是原子弹的哲学。

必须承认：要把这种荒谬的理论应用到这一个邱吉尔认为已经改变到不能认识的现实世界中是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情。因此必须立即加强军备，因此必须拚命获取基地。

关于加强军备的声音，我们在这里已经不止一次地指摘过了。但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国内人民反对的难关需要克服，而且还有许多组织上和机构上的困难横陈在面前。如所周知，关于后者，就是美国海军部和陆军部合并，成立一个统一性的国防机构的问题。最近一次（十一月二十日）美高级海陆军将领的更动（艾森豪威尔代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尼米兹代金氏为海军作战部长），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使这合并的阻力减少，顺利完成。

关于基地，在过去的报导中，我们已经有些不大了解：为什么一个有限国家的国防基地，要几乎无限制的伸展到世界各地。现在的事情更离奇了，听说美国有受从北极来的袭击的危险，所以必须租借冰岛上的米克斯基地。（十一月十九日讯）

然而不管是统一机构也好，或是远程基地也好，对于目前而言，它是没有立即的现实意义的；当前具有立即的现实意义的是原子弹，是原子弹的宣言，是跟在原子弹屁股后边的世界攻势。原子弹宣言说：“原子弹了不得，你们不得了”。因此，美国对于全世界的态度据说是“坚定，但准备诚心合作”，对于远东问题的态度则是“关切，坚定，但准备诚心合作”。合作谁个不要，但看条件如何？

这些条件：

在远东方面：

一、十五日，美政府用“坦白”态度要求苏联参加远东顾问委员会。

二、十六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要求苏联考虑统一朝鲜行政的问题，说盟军总司令在当初允许苏军占领朝鲜北部是“暂时”的性

质。

在欧洲方面：

三、十七日，美国务院声明最近保加利亚的情况虽有改进，但美政府仍不准备承认保加利亚政府为合法。

四、十七日贝尔纳斯说(在查尔斯顿)，“一个国家愿意同甲国做生意而拒绝同乙国，或排斥同乙国做生意的，大概总不是一个好国家”。很清楚，这是指的十月间缔结的苏匈商约。

五、二十九日，杜鲁门总统说，“美国现正进行咨商，修改波茨坦宣言，以便顺利管制德国。”

从这里读者们可以隐约看出“坚定”的真面目和所谓“诚心”是“诚”到什么程度。

但使得局势呈现出空前紧张的原因还不是在这些纸面上和口头上的坚定，而是因为硬是有一批人唯恐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早日爆发，有计划的制造出一些挑衅事件。例如伊朗的反动统治者故意夸张伊北亚塞尔拜然少数民族因要求民主自治而发生的一些地方冲突事件的严重性，好把一个单独的国内问题转变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例如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故意把他们自己不能合理的和平的接受东北的责任假祸于苏联，说苏联破坏中苏盟约，好这样希望另外一个强国来为他们火中取栗，造出严重的国际纠纷。

在这种不负责任的挑衅行为已经发生而且还要不断发生的时候，不负责任的挑衅言论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纽约电讯报在十一月十九日就发表过如下的一段消息：

“在朝鲜的美苏军队之间，形势非常紧张。在东京美国军官的谈论中，都以日本和中国作为我们军事上防御苏联的左右翼。一个将领说，他已为苏联准备停当了，如果苏联有一个错误动作的话，我们就将在汉城郊外的机场，集中很多美国战斗机，一如在战时任何一个岛屿上所集中的一样。”

“坚定”的表示，挑衅的行动和不负责的言论，这就是原子弹宣言发表后在全世界展开的一系列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原子弹了不得，你们不得了”的两翼之下展开的。十一月二十日，美总统杜鲁门的谈话，可以作为一个总结，他说：

“联合国现正处于人类最伟大世纪之前，世界必须获致持久和平，并必须把握其所提供之机会，否则即为整个之毁灭”；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制造原子弹，作为试验之用。

三、危 机

忧时之士，目击心惊，他们以为目前是一个“信心的危机”。要恢复信心，只有立即举行一个英美苏的三强会议，因此他们奔走呼号要求杜鲁门总统立即举行三强会议。

目前诚然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在这危机的性质不是因为什么互相之间什么信心的平均缺乏，而是因为有些人硬要推行“原子弹的民主”，这种迷梦不醒，信心的危机是无从克服的，因为原子弹使某一些人的信心太膨胀了，他们以为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事实上，原子弹所给与某一些人的信心可能是很强，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衷心支持所给与人的信心要更强；那才真是动天地泣鬼神的集体主义的伟大信心。

三强会议无从召开，联合国会议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二十九日杜鲁门总统说：

“余不赞成召开任何特殊会议，但愿见联合国机构三月内之工作”；据云，杜鲁门总统对联合国组织开始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工作，极具“信心”。

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危机已经动摇了联合国组织。

十一月二十三日从莫加归来的英首相阿特里在下院做了一次

关于华府会议的报告；同日英外相贝文对于当前的英国外交政策也有所说明。

阿特里的报告一方面强调禁止使用原子弹为战争武器之重要，但另一方面又说“如欲致力禁止使用原子弹，任何努力均将如中世纪阻止使用火药一样失败”；总而言之，干脆一句话：要我不用，你得屈膝。但值得注意的还不是这已成滥调的隐藏着恐吓；而是贝文的外交报告。贝文说：一、三强团结诚然重要，但英国政府不一定要以三强为基础；二、大家要坦白相处；三、深信“联合国之组织乃奠定国际安全之工具，英国准备增强联合国之力量，并愿见此新组织继续发展为真正之世界议会(政府)，有国际法律为其支柱，有世界警察强制执行世界法律。”

怎样加强呢？在这里，艾登为贝文作了补充。

艾登在同一天的议会里提出两点：

一、建议取消常任理事国——强国的否决权。

二、建议由于原子弹的出现，联合国大会应设小组委员会，对联合国宪章加以必要的修改。他这两点提议从一个基本概念出发：由于原子弹的出现，旧日关于国家主权的概念必须纠正(英国正在用飞机和大炮“纠正”着印度尼西亚人民那种过了时的对于他们的国家主权的观念)。

取消强国否决权，修改联合国宪章、否定国家主权、成立世界议会——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别的意思，那就是要把联合国组织转变成为一个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机构；它的名义是加强联合国，但实际是取消联合国；名义是世界民主，实际是一国(或两国)独裁；名义是天下一家，实际是一家天下。

这就是联合国目前所遭遇到的潜在的，但是严重的危机。五十二国组成的联合国筹委会正在伦敦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这危机终久是——在目前纵不，在明年正月初的大会中要爆发

的。

以上所述，就是原子弹会议投射在这一个世界每一个角落上的巨大而沉重的阴影；这一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胜利与和平之间的全面危机。

我们深信原子弹的恐吓是绝不能改变这世界确定了民主面目与和平前途的。苏联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信守国际约章，绝不挑衅，但亦绝不在任何暴力之前低头；全世界民主力量的态度同样是明确而坚定的，争取合理的和平与民主，绝不挑衅，但亦绝不在任何暴力之前低头。但必须指出，这危机是严重的。不要空谈第三次世界战争不可能；要使第三次世界战争真正不可能，只有靠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和平是不会自动到来的。

我们号召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号召，在全世界的所有各地，每一件为民主取得的胜利，就是为和平而取得的胜利。争民主的斗争就是为和平的斗争。

控诉赫尔利

——自十二月一日至十四日

一、愤 怒

恼羞成怒，赫尔利决心控诉旁人；控诉旁人的结果落了空，控诉者控诉了自己。这就是赫尔利事件最近一月内演变的轮廓。

必须对赫尔利提起严重的控诉，这并不是一件打落水狗的快意事，因为赫尔利虽然落了水，赫尔利的政策还在中国平原上肆无忌惮地吃人。被吃的中国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向赫尔利提出控诉，并要求美政府迅速而彻底的纠正赫尔利这种错误的政策。

和希腊喜剧中的人物一样，赫尔利的恼羞成怒是在他爬上了得意忘形的最高峰，碰到了强大的阻力之后。九月底赫尔利从重庆回国，据我们从美国报纸上获悉，当时他是内定辞职的，而且据一位专栏作家说国务院连继任的人选都决定了。但到了华盛顿他拿出了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他是中国“真实伟大的友人”，一定要留他的要求，他才继续留任的。这就造成了他得意忘形的资本，“手执钢鞭将你打”，我是中国“真实伟大的友人”，你们不赞成我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你们可奈我何？

因此到了上月中，尽管美国人民反对在华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浪潮激荡在大西洋岸和太平洋岸之间，赫尔利还是安然自得地

准备动身回任。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圣他裴牧场发表了一篇谈话，这算是他的起身炮。他胡说些什么呢？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国民党的政权。这里不同赫尔利枉费唇舌，仅需问，他为什么讲出这种话呢？暗示美国非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内战不可。但这止于暗示，他的冠冕堂皇的话还是“协助受降”，他说“协助受降”是中美共同对日作战的一部分。赫尔利还是有保留的。

起身炮一响，赫尔利的得意忘形便一发不可收拾。

十一月十六日，美著名的帝国主义者鲁斯的反动刊物《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最露骨最反动的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他信口开河地说：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内容，是协助“中国”完成“独立”与“统一”；所谓“中国”，其实就是中国四万万人口中极少数的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和大买办；所谓“独立”，其实就是反苏；所谓“统一”，其实就是反共反人民；干脆地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便和国民党反动派结成一条反苏战线，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根据这种理论，自然所谓“协助受降”的口实也就没有必要了，生活杂志毫不掩饰地要求平津青岛的美军不要急于回家，他们在华任务的完成还长远得很呢。

丧尽民族天良的国民党反动派，为这一篇如此露骨的反动文章捧场，原是不足怪的。但得意忘形的赫尔利，居然在十一月二十日的《纽约太阳报》以广告地位写了一篇短文，热烈地推荐这篇文章，全面地肯定了鲁斯的意见。正如同《生活杂志》一样，在这里，赫尔利已不觉得再有强调“协助受降”这一事实的必要了。一言以蔽之，无条件无限期地参加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这是赫尔利得意忘形的最高峰。

自然不能说赫尔利完全不知道美国人民反对他的意见。正因

为他知道，所以他又来了一套以退为进的把戏。二十六日，他一面向贝尔纳斯呈请辞职，一面又向朋友表示他即将返华；他以为他这一辞，贝尔纳斯那一留，国民党反动派再来个把电报把他一拉，他不仅可以更有把握的返华继续他的错误政策，而且对于反对他的广大的民主人士，又可手举钢鞭，口中高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了！

生活中最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这一定律对于赫尔利亦非例外。十一月二十七日，美新进民主党议员台拉西等，在国会中对赫尔利的对华政策加以酷烈的抨击；他们要问一个究竟：究竟魏德迈根据什么职权，竟借口美军列车被袭击，要对中国一个无名的乡村施行轰炸？这是真正的美国人民的声音。恼羞成怒，于是赫尔利在发表一个语无伦次的声明之后，忿而辞职。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差不多是整整的一年。

常言道：酒后吐真情，这里是怒后吐真情。赫尔利的廿七日声明究竟讲出些什么新东西没有呢？没有，十六日《生活杂志》弯弯曲曲地写着，赫尔利都坦坦白白地讲出来了。所不同者，《生活杂志》还没有说出反英，反法，而赫尔利连英法荷比……都一股儿反起来了。根据一定原则去理解赫尔利的声明，会感觉他不知所云；但事实上，那声明是毫无原则的，有的尽是私心——反动帝国主义者的私心加上赫尔利妄自尊大的私心。

这样一块不可雕的朽木，聪明的反动分子是绝不会再利用他，而将他弃之如敝履的。但美国竟有一批糊涂的反动分子坚持要他到参院外委会去报告，好，来报告吧！报告的经过（十二月五、六、七、十、十一日）和结果，读者们已从近日的新闻中看到，这里不再赘说。但请读者们把他的六日报告翻出来再看一下。他在那里一方面提到伊朗问题，说伊朗的宪兵不够（因为缺少了一位赫尔

利)；一方面又提到中苏关系；吞吞吐吐地说苏联有破坏中国领土行政完整之嫌。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一二月来，我们就不断看到反动分子想扩大伊朗事件和东北问题，作为两大反苏前哨战的迹象，这阴谋居然由赫尔利自己暴露出来了。怪不得赫尔利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形成”中，原来他自己正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反苏的东翼上加工制造战争啊！

三、一年间

赫尔利说：他所执行的是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不是他自己的政策；美国的民主人士说，赫尔利所执行的是他自己的政策，他违背了罗斯福的政策。

我们赞成后一说。赫尔利违背了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他所执行的是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的政策，他对中国的内战负有历史的责任。他不仅促成国民党的内战，而且把美国的军队直接地拖下中国的内战血海，他在得意忘形的最高峰，竟宣称参加中国的内战就是罗斯福的政策。这诬蔑了罗斯福的英名，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不可不辩。

一年前，当赫尔利继前大使高思之后受任为驻华大使的时候，那真是危难之际，赫尔利的受命可谓受命于危难之秋。在他就任大使之前，赫尔利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早在去年九十月间来华的。从所有一切已发表的材料中，我们知道罗斯福给他的使命是很清楚的，一般的说是：一、加强中国抗战力量；二、促成国共两党的团结，特别是在军事努力上的团结。为了达成这目标，罗斯福总统在最初主张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盟军总司令。有确定的材料证明：史迪威将军在去年十月底的辞职，不仅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压迫，而且也是为赫尔利将军所促成。他很得意二

星将胆居然能赶走一位四星将军。

不过，在这一个时期还可以说那是因为赫尔利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但证之于以后的发展，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去年十一月初，由于当时国内战场形势的危急，赫尔利携带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国共两党团结作战的方案访问延安；这一个方案略加修正后，赫尔利就作为罗斯福的代表在上面签了字。从这一个方案中，我们才第一次获知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全貌。由于这一个方案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的阻挠和反对，十一月初开始的国共谈判到了今年二月中就宣告了停顿。我们在这里不追究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坚持不放弃一党独裁的原因，因为这有一点象是内幕新闻的性质，无从征信。但这以后的发展说明了这原因是不必他求的。

这新发展的表面化，在今年四月三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谈话里。在那里，他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他忘记了同盟国家的神圣任务是加强所有武装力量击败共同敌人，他反而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武装的政党，共产党的武装不解除，中国无从统一。这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混乱论调。想一想，国民党反动派有了这么一位“真实伟大的友人”，他们会同意那最初由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团结方案吗？

这样，从十一月到二月的三个月中，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实际就由赫尔利——魏德迈所推翻了。罗斯福总统在二月中的雅尔达会议里，还主张武装中国敌后的游击部队；但在同一个二月中，魏德迈在重庆已扬言不能装备任何非国民党的部队了；四月初，赫尔利就说武装中国共产党就等于承认中共是一个交战团体了。罗斯福的政策是促进国共的团结，但赫尔利所执行的却是促使国民党固执一党独裁，致使一度有望的国共谈判又告破裂。

近在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魏德迈还在重庆对记者说，中国对汗

最后反攻的贡献，要看中国政府能否和中共妥协，为什么到了今年二月中他竟有如上的表示呢？很简单，去年十一月，无论在欧洲或是中国战场，同盟国的形势都是很顺利的；到了二月中，欧洲有苏军反攻之胜，太平洋美军有菲岛之胜，而在中国，敌人的攻势一般的说停顿下来了。以前急需中国人民帮忙的，现在需要不急了。需要时，你是抗敌的中坚；不需要时，你是武装的政党。但请问：武装为了抗敌，武装究竟有什么不好？

赫尔利说中国共产党曾经要求过租借物资，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我们虽然是主张租借物资应该公平装备所有的抗敌力量，但我们不曾向美国政府的任何机关正式提出过这一类的要求，我们无从反对美国片面地装备国民党的部队，但我们反对有目的地把它装备起来，不打外战，打内战。

但在四月至八月日本投降以前的这一段时间中，赫尔利和魏德迈所做的却正是武装国民党打内战，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政治和军事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促成国民党的内战，而内战自五月以来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到了六七月已大规模地展开了。魏德迈起初否认租借物资曾被国民党用之于内战，并公开说他将竭力阻止其被利用；但当美国武器被我们卤获，铁的事实不能用外交的言词抵赖的时候，他又说，他不能阻止已交于国民党的武器用于内战了。

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是加强中国的所有抗敌力量，赫尔利所执行的政策，却是促成中国一部分的抗敌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抗敌力量，如此而互相抵消，削弱了中国的全部抗敌力量；他所加强的不是打日本的中国抗敌力量，而是屠杀抗敌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从那一个观点可以说这种政策就是罗斯福的政策呢？

自然，罗斯福总统在四月十二日不幸逝世了，有很多事无从对证了；但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不是这样容易修改的。只需一读他

临终四十天前，三月二日，他和名记者斯诺关于国共关系的一篇谈话，就可以晓得赫尔利说他所执行的政策就是罗斯福的政策是何等大的欺骗！

若问赫尔利对于罗斯福的政策为何胆敢如此倒行逆施？回想起几个重大的日子就可明瞭了：四月十二日罗斯福死，五月初欧战结束，五六月间太平洋有琉球之胜，中国战场的敌人已确定的转入守势，美国对内主张用海空军独力解决日本之声渐呈优势……假如在二三月间，已有人觉得击败日本已无需中国人民武装的合作，这时候这需要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更加减少了。

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从艰苦的自力更生中壮大的。我们希望友邦的援助，但没有援助，我们还是自信能对共同事业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抗议赫尔利和魏德迈把租借物资供给国民党打内战，但对于为了击败共同敌人而来华作战的美军，我们还是由衷地欢迎，并尽可能地与之合作。

但赫尔利从逐步破坏罗斯福总统政策发展成为它的对立物的时候，不在罗斯福已死但日本未降之前，而是在罗斯福既死，日本又降之后。

这已经是众目共睹的铁的事实。

八九月间在华美军用“空运”去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

九十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用“登陆”去援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十月份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间接地参加了国民党的内战。

空运时，我们一声不响；登陆时，我们止于劝告。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抗议不是根据什么莫须有的猜测，而是根据美国士兵手中的枪打在我们自己身上流出来的血啊！

赫尔利说：在华美军是来“协助受降”的。请问赫尔利，今天，就是现在，限期解除所有日军武装究竟有什么困难？假如说，运送回国，船只不够，请问运送日俘回国的船只难道不是因为要供应五万三千海军陆战队而减少，倒是增加了吗？难道运送回国的非军事性工作一定要军队才能做吗？

三、希望

这就是一年来赫尔利的政策怎样一步步地脱离罗斯福政策的方向，而最后转变为它的对立物的道路。这不过是短短十二个月的时间，然而这是一条血迹斑斑的道路。将来的历史家一定会把赫尔利的名字，和中国极少数的大买办和大地主向保卫民主权利的千百万中国人民所发动的内战——二十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雄辩家能洗清他这一身污秽，虽未“盖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论定”了。

现在，赫尔利已经辞职，新任驻华大使马歇尔元帅虽尚未到，但美总统杜鲁门与国务卿贝尔纳斯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明；特别是贝尔纳斯本月七日在参院外委会中的书面声明。在那里，他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远大目标是协助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团结与民主”的国家；他肯定美国的政策是同情和协助蒋介石政府，认为蒋介石政府有扩大其基础之必要。而为达成此目的，美国运用其影响的方向在使中国政府、共产党和其他方面都能让步。在原则上，我们同意这些方针；但必须着重指出，当美军继续在“协助受降”的名义下参加国民党的内战的实际情况下，这只是一些空话。为使得这些本身正确的原则见诸实行，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在华美军立即停止参加内战，并在中国国内团结真正实现前，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性的援助。你不

能一方面给他可以打内战的援助，另一方面叫他不打那有了援助一定打的内战；这不是非常清楚的逻辑吗？赫尔利走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堵住赫尔利“重来”的后门；更何况赫尔利的人虽走了，他的政策还在？

（本篇原题为《控诉》）

一九四五年

——自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一、回 顾

一九四五年快要过去了。

一九四五年究竟是怎样的一年呢？这是东西法西斯相继倒下去的一年，但这又是英美苏三大同盟强国的战时团结遭遇到严重考验的一年，这是呻吟在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站起来的一年，但这又是千百万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极受摧残的一年。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年呢？只看见水面波，但看不见水底流的人，会想起狄更斯的《双城记》的卷头语，这是希望的一年，这是失望的一年……但这只是表面的看法。尽管一九四五年是波澜起伏最大的一年，但在那起伏着的波澜之下，历史的进展还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保持一定的方向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四五年是全世界新生的民主力量突破了和突破着种种难关，取得了和正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何以故？只要东西法西斯还存在一天，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有实质意义的进步运动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有人后悔不该打垮法西斯，而法西斯终于在这批后悔着的人们的援助之下打垮了，这不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天字第一号的伟大胜利吗？

一九四五年有它独特的发展规律。

开年第一件大事：苏军在东线展开了势如破竹的大攻势。这一方面扭转了由于德军在冬季反攻中所造成的英美盟军的劣势，另一方面纠正了去年冬天以来即已冷淡的英美苏三强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基础。

二月。英美苏三强领袖开了克里米亚会议，这是一个决定最后胜利的会议，这是一个奠定战后同盟合作的会议——这是英美苏三大同盟列强战时合作的最高峰，其历史意义是不会被估计得过高的。

三月。克里米亚会议决定了胜利，胜利就在欧洲战场全面地展开。

四月。团结造成了胜利的可能，而胜利的展开却又促成了分歧的滋长。适逢其时，罗斯福总统死了，尽管他所倡导的联合国会议还是如期的召开了，但分歧的因素却已从四面八方侵入了这第一次的联合国会议。

五月。欧洲战场结束；但跟着来的不是同盟强国合作的加强，而是同盟强国之间的纷歧的发展。

六月。由于欧战的结束，国际逆流呈现了第一次的高涨。反动分子的逻辑是简单的，过去和苏联合作是出于不得已，为了打垮德国；现在，纳粹已经垮了，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和苏联合作？如所周知，早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解决了的波兰问题到这时候又形成了英美和苏联之间最严重的纷歧。

七月。尽管欧战结束了，亚洲还有一个日本，就是英美阵营中自信力最强的人也不能说打垮日本已经不再需要苏联了。为了共同击溃日本——这是英美苏之间一条最具有现实性的共同的纽带。这是英美苏柏林会议的基础之一。柏林会议制定了共同管制德国的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波兰问题；苏联决定了参加远东

战争。

八月。这是一九四五年变化最大最快最剧烈的一个月。在八月，美国对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在八月，苏联对日宣战；在八月，日本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不管对日胜利是怎样得来的，战争总是全面地结束了；于是正如同在欧战结束之后而有第一次的国际逆流出现的一样，紧跟着日本的投降，同盟强国之间的纷歧开始全面地剧化了。

九月。形成第一次逆流中的中心问题的是波兰问题，形成第二次逆流中的中心问题的是东南欧；英美不承认东南欧新生的民主政权。这主要地就使得九月中开始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不欢而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和这同时在大英帝国通到东印度的航路上，爆发了一连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起义，西起埃及和北非，中经中东和印度，东迄越南和荷印。

十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的决定地失败了，人们强调着英美集团和强大军备。

十一月。逆流发展到最高峰，英美加的原子弹会议是这一高峰的指标。

十二月。十一月底的赫尔利事件显示了旧民主阵营中战后第一次的分裂。这是信号。跟着就有英美大借款的成功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召开。于是自从八月中旬以来坚持了四个月的国际大势就有了第一次的转变。

一年以来，大转变的开头导源于莫斯科，最后的归结还是莫斯科；假如莫斯科是象征着团结合作的话，这一年来的发展不正指示着团结终将统治一切吗？

纵观一九四五年全年的发展，明显地可以看出，事件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月间的克里米亚会议，第二次是七月间的柏林会议，第三次是十二月的莫斯科会议。横亘在三大高

潮之间的则有两次逆流：第一次是欧战结束后五月至七月之间的两个多月逆流，第二次是战争全面结束后的八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整月逆流。在战争时期，国际合作的高潮是很容易解释的；一言以蔽之，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必须争取共同的胜利。为了争取对德的共同胜利，而有克里米亚会议，为了争取对日的共同胜利，而有柏林会议。团结合作使得胜利可能，胜利的实现又促成了分歧的滋长和展开。对德胜利促成了第一次逆流的实现，对日的胜利促成了第二次逆流的展开。所有这一些都是容易解释的。然而，悲观论者的根据不是在战争还在进行之时，而是在战争既已全面结束之后，换句话说，就是日本投降之后。从这一点出发，他们认为英美苏的团结已因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英美苏的合作，不仅是不可能，而且英美对苏联的战争迟早必将爆发。因此他们认为所谓世界的持久和平是不会有，当前的任务是准备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一派人的看法，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由于战争的全面结束，反法西斯阵营起了分化，从而英美苏的关系也跟着起了某种程度的变化。正是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第二次的国际逆流在范围上比第一次所牵涉的要大，在时间上也比第一次所持续的要长；欧战结束未二月而有柏林会议，但从对日战争结束起，要经过整整四个月的动荡，才能看到莫斯科会议的转机不是这一点最具体的证明吗？

但这一派人的错误是太强调这分化了，虽然由于战争的全面结束，同盟强国之间的纽点是松弛了，但尽管松弛，同盟强国都不愿意再从事一次战争。这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约束力量。“不能战争”的约束力不如“必须战争”的约束力的强是真的。但这一约束力量在某一限度之内必然出现，却是不可抹杀的。有一批喝醉了酒的暴徒硬说原子弹足以决定一切，他们没有想到，假如旁人不动声

色,你究竟怎么办?有人不明白莫斯科会议为什么突然地召开;事实上,很简单:弓拉得太紧了,假如你还没有决心放出去的意思,最好还是把它收回。莫斯科会议紧接着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其中心理理由就在这里。

二、分 析

由于战争的全面结束,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关系起了若干变化,现实问题的性质也起了若干变化。有人说:当前的问题是英美领导的旧民主和苏联领导的新民主之争,看谁主张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事实上,还不是一种确切的说法,确切的说法应该说:这是消灭法西斯残余和包庇法西斯残余之争。这一条斗争的红线贯串了目前全世界所有一切重大的现实问题。

何谓彻底消灭法西斯残余及其最后形迹?欲知何谓消灭法西斯残余,必须知道何为法西斯的本质。概括地说,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建筑在最野蛮的大独占资本家和半原始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上的。因此,为了彻底消灭法西斯的基础,就必须按照每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执行土地改革或是大工业国有,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在西欧彻底消灭法西斯的主要任务是大工业国有,而在东欧的差不多一致的是要把重点放在土地改革上。以中国而言,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其他民主党派的区别,其实不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包庇法西斯残余和维持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而中国的其他民主党派却要求彻底消灭法西斯残余和改革那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吗?

何以有人包庇法西斯的残余?两个原因:第一从阶级出身上说,这批包庇者和德日法西斯主义者同属于一个大独占资本家集团,过去因为德日法西斯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所以要打;现在,德

日法西斯既然倒了，他们以为既然不足为害了，也就不必追究了。要包庇出于怜。第二，从阶级关系上说，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一个头等强国走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同时在反法西斯各国内部的人民力量——共产党为首的所有真正的民主力量走上了每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舞台——在欧洲就有十七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有了共产党的参加；盲目的阶级仇恨驱使这批法西斯残余的包庇者坚持包庇了法西斯及其所由产生的基础。他们以为万万不能彻底消灭法西斯，一旦真的彻底消灭了，他们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就太孤单了。要包庇，出于恨。亦怜亦恨，他们决心包庇法西斯的残余及其最后形迹。

一般人的所谓新旧民主之争在实质上就是这么一种斗争，一方面是消灭法西斯，一方面是包庇法西斯。究竟那一种内容的民主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呢？把共产党人抛弃在外的民主战线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欧洲十七个国家的历史经验生动地说明了这项真理。但这不是说旧民主在这当中已毫无贡献之可能，从而说旧民主过时了；不是的，假如旧民主不能对于这一任务有所贡献的话，那不是因为它还坚持旧民主的缘故，而是因为它已逐渐地抛弃了旧民主的优良传统，向反动的大独占资本集团投降了。因为，在客观上无论是土地改革也好或是大工业国有也好，都没有超过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假如一七九五年的雅各宾党再生，他们是一定会攘臂前导，奋勇直前地去完成这一任务的。

但可悲的是由于战争的结束，由民主阵营中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分化：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遂坚持着旧民主的光辉传统；他们当中另一部分转入到新民主的阵营；他们当中的第三部分，则索兴追随了大独占资本家的号召，变成了包庇法西斯和反苏反人民的号手。由于这第三种人和做法的一时得势，就形成了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国际的和各国内部的逆流。由于这一分化，当前的斗

争就由新民主和旧民主的分歧一变而为民主和反民主的对立。

为什么不是反民主呢？在德国包庇了上百万武装齐全的纳粹，德国的大工业有一部分竟照常开工，口头上和苏联辩论着民主，但在实际上却用大炮和坦克去镇压荷属东印度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不是反民主，是什么？假协助受降之名，行镇压民主自由之实，难道这可能叫做民主吗？假如这叫做民主，请问这民主是谁曾经讲过的：法国的卢骚讲过这样的民主的吗？美国的林肯讲过这样的民主的吗？不，这既不是新民主，也不是旧民主，新旧民主中都没有这么一条，这不是民主，这是反民主。

和旧民主阵营中的大独占资本集团由于包庇法西斯和反苏反共，有走上反民主的反动道路的趋势相反，真正的民主力量为了彻底消灭法西斯及其最后形迹，并不怯于运用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来达到这一目标。虽然这些在某种情况下必须采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并不足以改变欧洲新生的民主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但讳言这种改革也是不必要的。

这就是战争结束后整个反法西斯阵营中分化的情形。

虽然这两大阵营的分化是日本投降以后国际上一个最显著的事实，但形势是流动的，支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的不是一种机构的逻辑上的分类，而是具体人物的具体斗争。十一月底在美国爆发的赫尔利事件表明了大独占资本集团的政策就在旧民主阵营中也是不可能一往直前，如入无人之境的，它碰到了阻力，这阻力不是别的，正是坚持着民主传统的旧民主。

斗争是会全面地持续下去的。

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年终结算。

人们往往会被汹涌在眼前的逆流所压倒：例如，有人想保持德日法西斯的残余力量啦，有人想否认从战争的炼火中产生出来的新民主国家和力量啦，有人想借强大的军备力量来维持奴隶的

秩序啦，有人想把联合国的机构转变成独霸世界的工具啦，有人想借天下一家之名行一家天下之实啦。现在我们且不管人们怎样想(这是他们的自由啊!)；我们问，经过了这次战争，究竟是反动的大独占资本集团的力量是被削弱了呢，还是加强了呢？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力量是加强了呢，还是削弱了呢？就拿原子弹的科学发明来说吧，原子能的发现是加强了反动的大独占资本家的社会基础呢，还是削弱了它的社会基础？

公平的历史家会一致承认：

由于德日意法西斯的垮台，反动的大独占资本家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

经过了这次战争，全世界的民主力量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虽然由于各国民主阵营中大批地出现了无产阶级的队伍，虽然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了强有力的苏联，引起了旧民主阵营中某些分子更加走向反动的极端，而从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仇苏和仇共的歇斯底里，但这种歇斯底里，并不表示他们很强，而是表示他们很弱，弱到快要完全失去自信的程度。

最后，虽然有人相信今天的原子弹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残酷的历史会证明一九四五年这一伟大发明所带来的灾难是落在何人的头上。

三、展 望

团结终于统治一切，作为一九四五年的终结的莫斯科会议，最适当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真理。截至执笔时止，我们还没有看到预订今日上午发表的全部公报。不过从已发表的各种报导看，好象是在关于和东南欧诸国缔结和约以及共同管制日本的两大问题上，英美苏已商得了初步协议。至于原子能管制问题，因为苏联

并不急于知道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它在会议中好象没有起过什么重大作用。总而言之，莫斯科会议虽然没有、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全盘的问题，但八月中旬以来的僵持局势是被打破了。

这是一个转变的起点。但必须记住：这次会议和历次会议一样，它一定是解决了一些成熟已久的问题，着手解决一些新被提出的问题，保留了一些虽已提出但还不能解决的问题。一言以蔽之：痛痛快快的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和在历次会议中一样在这次也是不可能有的，这样就会跟着有新的问题，新的困难，需要新的解决。现在可以说的是，不管困难怎样大，问题怎样难，关系怎样紧张，它不会超过协商解决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战后世界的法则。

这样说来，这不是变成了一种周期恐慌性的循环了吗？不是的，它不是循环，它是一种不断前进的斗争。历史就是在这种循环的形式之下，而实质上前进着。这一次的莫斯科会议不再讨论波兰问题了，这不就是历史已在默默中前进了的证明吗？

希 望

——自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月十一日

一、莫 斯 科

三国外长会议扭转了世界局势。它结束了一九四五年的失望，它把希望带给了一九四六年。

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早就发表了，现在我们要问它是怎样把局势扭转的。有一种理论说，三国外长会议处理了三方面的问题，即巴尔干、太平洋和原子弹问题。英美苏的协议是由于他们在这三大问题上的互相让步而达成，而这让步的具体内容，是英美以在巴尔干问题上对苏联的让步，换取了苏联在太平洋问题上对于英美，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让步。因此，他们结论说：莫斯科会议等于美国承认了苏联在巴尔干的优先权，苏联承认美国在太平洋，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先权。

十二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的社论，就代表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有没有根据呢？

要透彻地回答这一个问题，必须把事情回溯到去年八九月日本投降之后。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那爆炸的声音还没有从这一个星球完全消失的时候；那时，人们醉心于原子弹造成的虚幻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更，决心不承认这一

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所产生的新的形势。

这就造成了去年九月伦敦五国外长会议的僵局。如所周知，在五国外长会议的初期，僵局产生于英美一致不承认巴尔干民主国家；在会议的末期，僵局强化于美国不接受苏联提出共同管制日本的要求；而这一僵局，最后则表现为英美苏对于和巴尔干诸国缔结和约的程序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协议。

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以后，三种意见在斗争着：一种是不顾一切的极端派——硬是原子弹；第二种意见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折衷派——英美在巴尔干对苏联让步，苏联在远东对英美让步；第三种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合作派。虽然在从十月初到十二月初的两月中，极端派总是占着上风，但主张折衷解决的这一派是没有停止过活跃的。纽约时报的意见就代表这一派。

那么，现在的解决是否就是这折衷派的方案呢？

从任何一个意义上说，都不是的。

仔细研究一下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我们可以发现：英美苏协议的达成，不是由于英美在巴尔干问题上对苏联让步，苏联在太平洋问题上对英美让步而达成，恰恰相反，这协议是由于苏联在巴尔干问题上对英美作若干让步，英美——特别是美国在远东问题对苏联作若干让步而达成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改组，证明了前者，共同管制日本的方案以及三国对朝鲜、中国的决定证明了后者。

概括地说：三国外长会议的决定，不是加强了那在某一些地区中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的事实，而是削弱了那势力范围的不良倾向。

就以中国为例。

想起那位被称为“中国真实伟大友人”的赫尔利。他在中国的一套做法，实际就是把中国当做一个绝对排他的势力范围的做法。

他那一套做法的破产，表明了所谓势力范围之说，在这一个日渐缩小的世界里是行不通的。可以这样说：赫尔利的辞职（十一月二十七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再出发的起点，不是偶然的。

远在去年十二月初，高瞻远瞩的美国政治家，就已经感觉到有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必要了。理由很简单，假如中国的内战不停止，那就不单是妨碍中美的正常关系，而就大有可能提上英美苏共同过问的议事日程了。这情况必须阻止。

从今视昔，可以看出，十二月七日美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参院提出的对于中国问题的声明，不仅是照顾了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而且还照顾到中国周围的世界关系。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更明确地暗示出这一层，那一声明不仅是希望得到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赞同，而且还希望得到和中国问题有关的其他主要列强的支持，但其前提必须是中国停止内战。

有一些人看到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若干不明确的地方，就以为有恃而无恐，所以还是一意孤行，进行内战。但中国究竟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十二月十九日《真理报》的专论，再也不能更露骨地指出：假如美国有理由在华北驻兵的话，苏联有更大的理由在东北驻兵。这还不够清楚吗？这就是说，必须给与中国以真正民族自决的机会。而在一切之前，无论如何，内战绝不能继续。你可以把内战叫成内乱，但你不能否认它对于世界和平的威胁。既然威胁世界，世界就有权过问。

不幸的是，尽管中国人民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尽管从太平洋的彼岸传来接二连三的不断内战的声音，坚持内战者依然进行内战，这就造成了三国外长会议必须对中国问题有所决定的主要原因。

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和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没有篇幅来进行这一比

较研究，但必须指出：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某些不明确的地方，在这里是被取消了。三国公报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一、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二、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三、并且必须停止内争；四、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五、美苏军队在最早可能期间撤离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不能内战，中国必须民主。值得注意的是，杜鲁门声明发表后，还有人说，杜鲁门总统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意思，现在却听不见有人说，三国外长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意思了。形势变了，事情的内容变了。

二、华 盛 顿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扭转了世界局势，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莫不拍手欢迎。但和历次把历史拉前一步的重大的国际会议一样，有人欢迎，有人反对，而且这一次，反对的人比往次还要多，其表现的方式也更复杂。

怎样复杂呢？

英国有些人说：我们被出卖了！

法国有些人说：我们被轻视了！

中国有些人说：我们被侮辱了！

美国有些人说：我们被欺骗了！

先说英国的这批反对派。

这批人（例如著名的《经济学者》）：什么莫斯科会议，简直是苏美之间私相授受，他们把我们英国出卖了！他们对英国生命攸关的中东问题一字未谈，岂有此理！不，他们，美国和苏联可能对中东问题结了密约，这简直是一个中东“慕尼黑”！这批美国人真不讲交情，刚刚和我们做好了一笔生意，屁股一掸就把我们出

卖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咆哮有什么意思呢？有意思的。但那意思不是什么谁出卖谁，而是那违背三强团结原则的英美核心最低限度是暂时地被搁置了。怎能不搁置呢？因为有了它就不可能有三强团结，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说到中东一层——特别是关于伊朗和土耳其的问题，事实证明是谈了未得到协议。未得协议下次再谈，这不又是很自然的吗？

其次说法国的反对派。

这批人说：关于对罗保芬意等缔结和约的程序问题，规定得很不明确呀！而且事前没有征求法国的同意，据说就决定了，这是看不起作为五强之一的法国。法国决心对它未参加的任何国际会议的决定不负责任，过去如此，现在亦是如此！

这种愤怒有什么意思呢？老实说，这批人的肝火太重了。远在莫斯科会议之前，贝尔纳斯就已声明过，未得当事者的同意，三国外长会议决不作任何与其有关的协定。事实上这一次外长会议由于法国未曾被邀参加，对于德国西部疆界问题亦未作任何决定。假如说这种愤怒除了虚荣而外还有其他实质的话，不过是那以控制鲁尔工业区以建立西欧集团的计划，在会议中没有受到重视而已。

再次说中国的反对派。

这批人只是暗自心惊，他们口边却没有话说，他们用沉默作抗议。

这种抗议有没有意思呢？他们的不高兴绝不是因为中国变成了一个被决定的对象，从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说穿了，他们的不高兴，实在是因为它决定了“中国不能内战，中国必须民主”。这一批人是从心底痛恨这一个世界上竟然有人干涉他们的“内战自由”（他们叫做“扑灭内乱的自由”）和“不民主的自由”（他

们叫做“法统的自由”)。他们不晓得世界愈来愈小,一个国家的内战威胁世界和平,而法西斯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是没有自由的。

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的国家变成其他国家处理的对象,从而因为看到了三国外长会议把中国当成被处理的对象而感到衷心不安,是极其自然的,但究竟是“谁为为之,孰会致之”?

最后,说到美国的反对派。

有两派人反对。一派是海外军人,一派是孤立分子。在这两派人的背后,站着反动的大独占资本家。

军不干政,本是民主国家的优良传统。军人是执行政策的,不是制订政策的。但奇怪的是莫斯科公报一发表,最先表示不能同意的,是执行管制日本的麦克阿瑟元帅。关于麦克阿瑟元帅对于三国外长会议共同管制日本决定的反响,曾有过好几个内容冲突的报导。麦克阿瑟元帅的意见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事情严重到美国务卿贝尔纳斯不能不对于这一问题一再声明:国务院的意见和陆军部的意见并无冲突,这已足以发人深省了。难道经过了这次战争,军部已经有了自成系统的趋势了吗?

还有一个反对派是孤立主义者。这批人的反对是可以预料到的,从而是不足怪的。但必须注意,这一反对派的反对是非常猛烈的。二十八日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发表,这一批人立即对于公报中关于原子能的决定表示反对;从而逼使美总统杜鲁门不能不在同一天对于这一问题发表声明。老实说:三国外长会议对于原子能一节的规定,是最没有约束性的了。因为苏联在会议中,根本就没有对于原子弹制造的秘密表示过多大的兴趣。这一方面是使得会议能够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原子能的协议容易成立的根据。但即使对于如此没有拘束性的协议,孤立主义者已经不能满意了,可见这一派人对于三国外长会议的不满之深。

事实上,美国反对派的反对,是针对着所有成立协议的全部

问题的。他们反对原子弹秘密的公开，他们反对承认巴尔干诸国，他们反对共同管制日本，他们反对一切已成立的协议，他们从根本上就反对美苏合作。

为了应付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派，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发表了一连串的谈话、声明和广播。

十二月二十八日，杜鲁门总统声明原子弹秘密绝不致泄漏。

十二月三十一日，贝尔纳斯广播说明改组后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否满意，其全权完全操之英美。

正月七日，杜鲁门总统又声明美国承认罗、保是有条件的。重庆的有些报纸居然登出标题，说美国不承认罗、保。

同日，贝尔纳斯又发表了性质约莫相当的谈话。

现在，这一反对运动浪潮已经发展到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内部来了。可以想像，未来的联合国大会将不可能是一个平静和顺利的大会，内内外外的障碍还多得很呢。

总括以上所有的反对运动，具有比较严重性质的，还是美国的反对派，只有他们能够或深或浅地破坏三国外长会议的协议。另一方面，假如那在三国外长会议已经奠定了基础的，美苏战后合作能够维持于不坠，所有其他的反对运动是不能发生决定作用的。

因此，在这里就必须强调指出两点：第一，美国政府当局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在这种紧要关头，任何对于反动压力的低头甚至示弱，都是有害的；第二，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决定，都不会自动实现的，只有不懈的斗争，才能保证它的实现，这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任务，特别是美国民主阵营的任务。

三、联合国

三国外长会议，奠定了联合国第一次大会的基础；联合国第

一次正式大会，终于在本月十日在伦敦开幕了。

联合国大会的前途是可以乐观的，因为它有了三国外长会议做它的基础；联合国大会的前途是有困难的，因为三国外长会议已经引起了很多的反对；这些反对和破坏活动，在会中是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的。

联合国大会的议程分成两部，一部分是关于人选和机构的，另一部分是讨论“有关世界和平，并向安全理事会建议的任何问题”。机构部分有选举：一、一位主席；二、十一位安全理事（实际上只六位非常任安全理事）；三、十八位经济社会理事；四、一位秘书长及秘书若干名；五、成立英美苏中法加的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具体问题方面，究竟有那些问题已和将被提而又已和将被安全理事会所接受，还不得而知；但在大会中所将提出的问题，显然是非常众多的。

从形式上说，无论是在机构人选的问题上，或是有关世界和平的具体问题上，都可以展开无穷无尽的论争，从而在今天预测每一个问题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不过，问题尽管多，只要三强团结的原则不被破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求得合理地解决的。

三国外长会议给这世界带来了希望：不仅那设计世界和平的联合国大会已在伦敦开了幕，而且我们自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停止了内战（十日）的国家的代表，走进那庄严的和平的殿堂了。无论国内和世界，都还不是没有困难，但只要坚持斗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能够克服那些困难的。人民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这就加强了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那么，让我们怀着信心前进吧，历史的车轮永远是不会倒转的。

波 与 流

——自二月一日至十四日

一、背 景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闭幕了。

我们应该怎样估量第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成就呢？

期待过高的人一定会感觉失望。他们说，看哪，这不叫人失望吗？联合国大会除掉解决了一些例行公事的程序，机构和人选问题而外，它几乎没有解决过任何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希腊问题提出来了，希腊问题不了了之；印度尼西亚问题提出来了，印度尼西亚问题不了了之。举世关心的重大问题尚且如此，其他问题更不问可知了。

是的，得承认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是没有能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我们能就此断定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是一个失败吗？

不能，不能，万万不能。

要正确的估计联合国大会的成就，必须考虑到联合国大会开会时的背景，只有了解了当时的现实情况，我们才能对联合国大会的成就加以适当的估价。

如所周知，联合国大会是紧接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人们也就对联合国

大会寄予比前次更大的期望。这种期望是合理的。但这里必须强调的不是莫斯科会议好的成就，而是这好的成就在反动者的阵营中所引起的反响；这一批人下了决心要钻莫斯科会议的“漏洞”，把联合国大会闹翻。

不可否认，莫斯科会议的主要成就，是把美苏两国对于远东问题上的意见更进一步的协调起来，这铺平了美苏进一步合作的道路。但所谓美苏合作并不一定意味着英苏冲突，或者说美苏的合作是以牺牲英国为前提的。事实上，在莫斯科会议中所加强的美苏合作的趋势，是在英美苏三强团结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英国的死硬派却不以此为然。他们硬说莫斯科会议是牺牲了英国，成全了美国和苏联；他们甚而至于说，在莫斯科会议中，美苏勾结起来，牺牲了英国在中东的利益，造成了所谓“中东慕尼黑”。

这一批人自然不甘心，他们立志要报复。从这里，就产生了英美对于第一次联合国大会不同的态度。美国主张在现阶段的联合国大会中不必提出棘手的现实问题，但英国则主张提出这一类的问题。

孤掌难鸣，假如只有英国一方坚持这种态度，它是不能产生效果的。这主要地要看美国代表内部能发生什么反应。

我们知道，国际上反对莫斯科外长会议决定者不止英国，美国内部也有人反对。美一部分海外将领们反对莫斯科会议对于远东的协议，一部分孤立主义者们反对它关于控制原子能的决定。对于联合国大会，海外将领们只能打旁边鼓，危险的是孤立分子，因为他们置身在美国代表团之中。假如这部分人能推翻美政府的既定方针，在美国代表团中占了上风，和英国的死硬派打成一片，那问题就严重了。但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在基本上不同于旧金山会议的地方。

除去英美这两方面的反对派而外，还有以法国反动派为首的一批西欧集团分子。这部分的反对派各有各的不满和打算，但他们立意推翻三强团结的原则都是一致的。

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实际背景，记住了这些背景，再来衡量联合国大会的成就，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尽管联合国大会没有能够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三强团结的原则是被肯定了，这原则为基础的整个联合国机构建立起来了，同时若干有关于机构本身的重要问题也顺利地解决了。——这就是它的重大成就。

联合国第一次大会闭幕了。可以想像，失败主义的情绪将在许多方面蔓延。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这种情绪今天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人们在一开始就抱住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正如同在过去一样，在今天，完美主义依然是联合国组织的大敌。

联合国第一次大会的成就是并非完美的。但须知世界上本无所谓绝对的完美；相对的完美是从不完美进步演变而来的。当前问题不是因联合国尚非完美而失望，而是为使其完美而斗争。苟如此，我们就必须珍视第一次联合国大会所已得的成就，保卫这些成就，并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继续为全世界的和平民主的伟大事业而斗争。

二、讲 坛

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按其性质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关于程序、机构和人选的，一类是关于提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来的具体问题。关于前者，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复述，关心的读者翻一翻过去一月中旧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第二类的具体问题。

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提出了三项比较重大的具体问题。

一、伊朗代表提出的伊苏纠纷问题。

二、苏联代表提出的英军留驻希腊问题。

三、乌克兰代表提出的英军对印度尼西亚人民作战的问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所谓伊朗代表提出伊苏问题，那实际上是在英国代表的唆使之下提出的。一目了然，中心问题集中在英苏之间。三大问题都被提出，都被讨论，而且是都在没有得到实际结论的情况之下解决了。

从表面看好象是一报还一报，你提出我的问题，我提出你的问题。我的问题被提出了，吵闹一番；你的问题被提出了，照样吵闹一番；大家都有否决权，谁都不能如何谁，吵吵闹闹，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事实不然。

自然，从解决问题的观点看，所有提出来的现实问题都未能获得实际的解决；但，从弄清问题的观点看，可以说所有提出的问题都得到结论了。伊朗的代表在英国唆使之下，硬说苏联根据条约驻兵伊北，曾干预伊朗的内政，但经过了苏方的反复说明，没有反苏偏见的人就知道了，所谓伊北事件的真面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英军的留驻希腊呢？那是根据什么条约呀？那是干什么的呀？斯考比将军在那里干的是什么事情呀？希腊的反动政府是谁在支持的呀？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除掉含糊其词而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答复的。

但更妙的是英国代表对于英军扑灭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辩护，妙到英国代表根本不承认印度尼西亚有战争状态的存在，这句话是可以说的，但说了这句话就是等于在全人类的良心面前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撒了谎不是没有关系吗？不，在千百万人民大众面前撒谎不是一件没有关系的小事。不，关系大得很，当千百万人民大众彻底的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是非的时候，所谓精神的

力量马上就会一变而为沛然莫之能御的物质力量的。当印度尼西亚的人民从联合国大会中，知道了全世界的人民是紧紧地和他们站在一起，而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者除掉根本否认有战争状态的存在而外，已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已经获得了空前巨大的进展。这不仅加强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独立的信心，而且将是所有殖民地人民放手争取独立自由的信号。

安全理事会拒绝了马克兰代表组织印度尼西亚调查团的建议，不少浅见之徒，以为这一下子贝文又胜利了。其实这完全是表面的看法。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从不忽视精神或道德的力量。贝文胜利了吗？没有，卡尔的出面调停荷印冲突，一方面表明了这精神压力的巨大，另一方面说明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是不能完全忽视道义的力量。何以故？一个帝国可以暂时地建筑在巧妙的欺骗上面，但在公开撒谎的沙滩上，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帝国来的。

现阶段中，联合国是一座讲坛，它已善尽了作为讲坛的妙用。

若问，为什么在整个联合国第一次大会过程中老是英苏站在尖锐对立的两端？关于这件事的近因，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这种形势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开始就预见的。但还有更深的历史原因在。大英帝国的传统政策，是扶持欧洲大陆上的二等强国，对抗欧洲大陆的头等强国。这种政策的传统到现在，快要变成一种迷信了。法国是第一次欧战后欧洲的头等强国；第一次欧战后英国的政策就是扶持德国，打击法国，而结果在德国扶出了一位希特勒；现在，苏联变成了欧洲头等强国，法国变成二等国家了；它的政策好象又是联法（西欧集团）抗苏了。他们忘记了法国已不是从前的法国，而在三强之间已不可能再要合纵连横的把戏了。

但争执尽管争执，由于美苏之间的关系并未受到动摇，三强

团结的原则未被抛弃，新生的联合国终于顺利地建立起它的机构，它虽没有完成更多的东西，但它终究完成了必须在第一次大会中完成的工作。

三、展 望

不应该只看见水面的波，看不见水底的流。

联合国大会是正月十日开始的，到现在整整三十五天了，三十五天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这世界的基本形势已经起了某一些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这是水底的流，水面的波不是常常和水底的流一致的。

有那一些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呢？

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的开会期间，法国的戴高乐辞职了，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重大的。

其重大性，可以从两方面去说。第一、从全欧洲，不，全世界的民主运动的进度来看，这一件事说明了：不管昨天曾经有过怎样大的威望的人，只要他不再适应今天人民的民主要求，他是一定会被民主的暴风卷下去的。前有邱吉尔，后有戴高乐。这两棵大树的连根拔去，还不足以说明民主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进度吗？自然，这不是说法国民主运动的前途没有严重的困难了，不，向前看，困难多得很；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困难是可以逐步克服的。

其次，从强国的力量对比看，法国政局的转变，同样有着重大意义。远自去年以来，英国的死硬派就仰仗法国的戴高乐做他们西欧集团的支柱；现在，西欧集团的地基虽在，但这根最可靠的支柱已经拆掉了。这不是说，法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有了新的改变，不，那改变还没有显著地开始，但那改变是不可避免要

到来的。这样，主张西欧集团的死硬派们就更加孤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变化。

不久以前还有人讲：自从原子弹出现以后，苏联就从头等强国的地位一变而为二等强国了。原子弹的出现是否能起如此重大的变化，不得而知，但当少数强有力的统治集团硬是相信它能有如此重大作用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他们一定要把一种想当然的力量对比，套在一个并非如此的世界。这问题从去年九月的伦敦会议，闹到十一月的原子弹会议，一直就纠缠不清。莫斯科会议的时候，原子弹的气氛少了些，但直到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初，这阴影始终没有完全消逝。只有当原子能的秘密逐渐为英美加以外的其他国家所发现的时候，原子弹的阴影才能逐渐地从这一个地球上清除出去。我们不知道英美加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已经发现了这捞什子否，不过假如有一个其他的国家对于这一方面的发现获得进展的话，从科学的观点看，这是极其可信而平常的。最近据报苏联已发现铀原子自行分裂的方法，便是属于这一范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是平常的，这是可信的。

既然平常，为什么要提这一笔？不是因为我们是原子弹的膜拜者，而是因为有不少其他的人是原子弹的膜拜者。只有一个神奇，物稀为贵；若有两个，那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任何英美加以外的国家对于原子秘密的部分或全部发现，都有助于原子弹神话的破灭，都有助于世界和平的维持与巩固。这是第二个不可忽视的变化。

最后，尽管有人至今还不相信，战后会有什么比较持久和平的年代，但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却在不同的国家里一个个出现了。这里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图画。

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如何复员与如何就业，日甚一日地变成了压倒外交问题的头等重要问题。随之而来的是物价、工

资、罢工、失业、一连串的问题。关于原子弹的报导减少了，关于罢工的报导增加了，——这一现象不就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吗？

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里，这里没有物价问题，这里没有工资问题，这里没有罢工，这里没有失业。这里有的是建设，建设，建设；打垮了法西斯的苏联人，现在正开始专心致志地征服自然。

这是两幅不同的图画，这两幅画面显示出形势的盈虚消涨。日子愈久，这对比愈显著。这是第三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变化。

总结三者，可以说：和平民主阵营的形势是在日渐好转了。

但这不是说，所有这些重大的基本变化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意识到，从而在事实上已有充分和适当的表现了；更不是说破坏和平和危害民主的反动分子，已经停止他们的活动了。不，远非如此，正是在最近期间，有一股逆流开始在太平洋的西岸激荡。莫斯科会议对于日本朝鲜的协议，自始就没有被美国某一部分人所接受，他们暗中的反对运动，是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的。现在这反对运动好象是在开始表面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那一边的反对运动还没有展开，太平洋这一边的挑拨分子和投机分子已经磨拳擦掌，要投美苏冲突之机了。

必须警告这班投机和挑拨分子：假如你们去年秋天的投机终于落了空的话，你们今天的投机更是毫无指望的。投机事小，失足事大，我们这一个刚刚踏上和平建设新阶段的百孔千疮的国家，是经不起两三次大起大落的失足的。

纵有曲折，团结终将统治一切；中国只有作为美苏合作的桥梁，才有前途。一切其他的想法说法和做法，是错误的，没有前途的。

评邱吉尔富尔敦演说

——自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五日

一、前 奏

反动分子是不知休息为何物的国内如此，国际亦复如此。

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二月十四日闭幕。联合国大会并未能解决当前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但联合国大会不是白开的，从联合国大会三十四天的激辩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一个世界的真面目：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并不在横跨欧亚两洲苏联的周边，真正的严重问题是在大英帝国的心脏——以埃及到荷印一系列的警钟道出了这些问题的紧迫性。

联合国大会闭幕了，但在联合国大会中提出来的问题则是在发展着。这里不是说大英帝国已在崩溃中，而是说整个大英帝国的系统正遭遇着空前的困难。然而“盲目而又傲慢”的反动分子却就在这时候把一切的精力集中到一个方向去——这方向叫做反苏。

要反苏而自己的本钱又不够，其唯一出路只有挑拨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来为它火中取栗。英国的反动分子能不能组织起反苏战争，其唯一关键，在他能不能说动美国入伙。

在策动美国入伙这一工作中，英国的反动分子们是费了一番

苦心的。

这盲目而又傲慢的反动派首领，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过干涉苏联战争的前英首相邱吉尔。他二月初到达美国，其目的据说是过春假旅行，可是读者们注意：邱吉尔这一次的春假旅行，可不是一次平凡的春假旅行。

邱吉尔在南北美洲是有他不少亲朋好友的。他一到了美国，大新闻跟着就来了：二月十五日，加拿大总理金氏就宣布了破获所谓原子弹间谍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说，所谓间谍案既然是在去年十一月就已发生了，为什么一直要迟到二月十五日才发表呢？姑不问真实情况如何，此时此地发表了这间谍案又有什么意思呢？

看似平常，这当中是有道理的。道理何在？原子弹这由神圣付托给我们的东西居然被苏联偷了，这还了得？究竟被偷去了没有呢？假使真的被偷走了，则原子弹即再不足以唬人？假如没有被偷走，渲染这案件大可不必，这不是很清楚的吗？然而妙处就在这不明不白，只有这不明不白的状态，才能一方面引起比较广泛的仇苏情绪，而另一方面又能予人以安慰：我们有原子弹，不怕他们，问题就是必须早用，迟了就怕春光泄漏了。

这是反苏运动的前奏曲。

加拿大动起来了，由加拿大到美国自然就比从英国到美国方便多了。美国内部的反动分子跟着动了。二月二十七日范登堡的演词是这当中最好的一例。想一想，在美国更有谁比范登堡这大名鼎鼎的孤立——帝国主义者和邱吉尔更接近的呢？

然而严重的不是一位在野的范登堡，而是在朝的贝尔纳斯。贝尔纳斯二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词显然是尽了为邱吉尔三月五日演词开路的作用。

二、三月五日

三月五日是第二次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空前紧张的一日，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这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

三月五日，在这一天，邱吉尔在富尔敦发表了那有名的挑拨战争的演词。

三月五日，在这一天，美政府向苏联递送了抗议苏军尚未撤离伊朗的照会。

三月五日，在这一天，美政府向苏联发出了第二次征询苏联如何处置东北敌产的照会。

一方面号召反苏，另一方面则从中东的伊朗和中国的东北展开了钳形攻势——这样就开始了李普曼所说的“黑色的一周”。

反苏的号角吹起了，英美的人民怎样反应呢？

就是反苏反到瞎掉了眼睛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舆论的反响，并不良好”。在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素为保守的《纽约时报》的态度，它三月六日的社论里还支持英美同盟的建议，但到了第二天，却不得不改变态度了。然而，在所有这些不能同意的反响中，最值得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三月六日《纽约先锋论坛报》提出的，它问：

“美国应为英国的伙伴，这是不是说美国必须赞同英国在希腊、近东、印度、缅甸及马来亚的地位？”

这是美国方面的。在英国，它所引起的反响并不见得比在美国的好些。特别是英国会中近百名的议员们的反对，更足以指出邱吉尔的发言是绝对违背英国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的。

这样就出现了邱吉尔演说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在他演说之前，人们唯恐暗示不出邱吉尔的发言是他同意的；但到他演

说之后，一看情形不对，人们又纷纷掩饰，唯恐人家说他是和邱吉尔一鼻孔出气了。艾德礼说：他事先根本不知道邱吉尔要说什么，杜鲁门说他事前根本未看过邱吉尔的演词的草稿。

美国的评论家，指摘杜鲁门总统不应介绍邱氏发言，认为杜氏的介绍有损美国的尊严和外交地位。这样就迫使杜鲁门总统不得不在三月七日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联合国的组织，而对于邱吉尔演词则一字不提。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不仅说明美国广大人民反对邱吉尔英美同盟的反苏的主张，而且还暗示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邱氏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概括地说有两派人：一派是主张英美同盟的邱吉尔派（如李海），一派是主张在英苏之间维持调停地位的中立派。杜鲁门总统则似动摇在两派之间。

最能反映这种中立派的意见的是李普曼，他坚决反对邱吉尔的主张，他的理由：

一、反苏战争的号角是邱吉尔吹的，但战争真正爆发了，战争的负担却是要美国去挑的，这是火中取栗，得不偿失。

二、美苏一旦打起来，那战争是无法结束的，今日欢歌明日哭，上场容易下场难。

三、美国一旦赞同了邱吉尔的主张，整个国际舞台上就不可能再有比较超越的调停者了，从而世界前途只有战争的必然性，不可能再有和平的可能性了。

四、苏联力量的强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之所以如此强大，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力量大得不得了，而是它周围的西欧、中东、印度和中国太贫弱了。假如中国是一个强国，东北有问题而无问题，假如中国是一个弱国，东北无问题而有问题。假如印度站得住，则伊朗和土耳其不致有问题，正因为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笔负债，中东无问题亦有问题。（以上见三月十四日《纽约先锋论坛报》）

邱吉尔的反苏号召在美国虽然还没有彻底被粉碎，但它显然已经落了空。

坚决的回击来自莫斯科。三月三十日的斯大林答《真理报》的记者问，揭穿了邱吉尔的阴谋，并指出了它的历史的必然归宿。斯大林说：他不知道邱吉尔组织进攻东欧的战争能否成功，但纵即成功，其结果是可以断定的，那就是象他二十六年所组织的干涉战争一样可耻地失败。

斯大林的答记者问指出了时局的严重性。美国人民不要战争，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谁使这时局严重起来的？杜鲁门总统说，没有这回事呀，时局并不严重。（三月十四日）

邱吉尔的号召遭遇到粉碎性的回击。跟着东北问题和伊朗问题也有了转机。

东北问题在外交方面包含两部分：一个是撤兵问题，一个是敌产问题。

三月五日美政府向苏联发出的第二次照会，其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大体上可以断言是和三月九日第一次照会的内容大致相同的。那就是说，美国不能同意苏联把部分的东北工业设备当作胜利品的做法。根据这一次战争中其他战场上的通例，胜利品的范围究竟包括多广，我们不得而知。但关于东北敌产的问题，一路来就是中苏谈判的对象，在谈判中中苏两国对于这一问题是否有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这才是极堪注意的问题的核心。美国与会（第一次的）好象就根本否认中苏两大盟国有直接谈判这一问题的权利。所谓门户开放，天下人皆知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但这一所谓原则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假如承认了它，那就是根本否定了中国外交上的主动权。事事门户开放，中国还有什么余地和美国以外的其他盟邦进行主动外交的余地呢？而且所谓门户开放，法律上好象是对天下人开放，实际上还不是“捷足者先得之”！今天

世界上的“捷足者”除掉美国还有谁呢？说句老实话，门户开放之名而已，门户独占才是实质。

然而中国的法西斯分子见不及此。远自二月九日美国对苏联第一次照会发出（这是他们开始发动反苏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发动了一连串的反苏运动，好这样来推翻刚刚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们的中心口号是要求苏联撤出东北。苏联为什么还不撤出东北呢？这问题看来甚为复杂，实际并不复杂，苏联早该在去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后三个月的十二月二日就撤退了，谁叫他不撤退的，不是旁人，是国民党政府！说要延期一月，一月二日又该撤了，一月二日又不撤。谁叫他不撤退的？不是旁人，是国民党政府又说是还要延期一个月，二月一日再撤。为什么一再要求延期？很简单，忙于打内战，没有兵力去接受。现在，内战可以停一下了，你们赶快滚吧；这就是中国法西斯分子的逻辑。据二月二十六日，东北苏军发言人说，苏军从正月十五日起即已开始第三次的再撤退，现在：

一、自正月十五日至三月七日，苏军已撤出沈阳以南地区。

二、自三月七日至三月十八日，苏军已撤出长春以南地区。

三、自三月十八日起，苏军正开始从长春和长春以北地区撤退；据三月二十三日王外长的报告：苏联已照会我国，四月底苏军全部完成自东北的撤退。这样就不应该再有问题了。

中国法西斯的逻辑不同，应允不撤，自然你不好；应允撤退，你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呢？请翻一翻三月二十九日《世界日报》的大标题：《苏军渐减共军渐增；长春局势益形严重》；那么这一干涉究竟要求苏联怎样呢？不干涉中国内政吗？不是的，正好相反，他们之所以痛恨苏联，正是痛恨它没有帮助他们干涉中国内政，把东北人民的武装力量杀光；苏联严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是苏联唯一重大的罪状。这批人不仅对苏联如此，对美国亦何尝不

如此。赫尔利帮他们打共产党，他们说赫尔利好，顶呱呱，“真实伟大”；但等到马歇尔将军来真正实行帮助中国而又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他们却又满怀不快，势必去之而甘心。

无理取闹不能成为理由，不管中国法西斯分子怎样叫嚣，东北撤兵再不能成为一个反苏的事实了。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置敌产问题；三月八日贝尔纳斯说，美国已接到苏联对于美政府二月九日第一次照会的复文，复文内容不得而知，但值得注意的是：二月以来，中国法西斯分子就叫嚣着要把东北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讨论，这种论调在美国不乏同情分子。但自从三月十四日，马歇尔将军到达华府，局势为之一变，美国主张不把东北问题在三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提出了。这一来就把整个国际局势澄清了一半。正如同邱吉尔的号召落了空的一样，想在东北问题上挑起美苏冲突的阴谋最低限度是暂时地失败了。中国法西斯分子的打算是借东北局部问题的纠纷来推翻关于中国整个问题已完成的协议，使中国永久停止在分裂和贫弱的状态中。但美政府中不乏明智之士——中国强，东北有问题而无问题；中国弱，东北无问题而有问题。我们知道，李普曼的意见是颇能代表不少一部分政府中人的意见的。东北问题的不提出就避免了美苏两国在安全理事会形成直接而又尖锐对立的危机。

其次说：伊朗问题。

第一次联合国大会决定苏伊纠纷由苏伊两国直接谈判解决。不幸到三月二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三月一日苏联宣布一面撤兵，一面则在纠纷地区暂缓撤退，以待谈判之完成。

三月五日，美国向苏联提出照会，其气势一如其对东北问题，根本抹煞苏伊谈判尚未结束之一事。五日以后，反动分子纷纷造谣，硬说苏联不仅未撤兵，而且是在增兵，英美中各大反动报纸尽量渲染说，红军正在向伊土边境集中。七日，伊总理离开苏京，

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是事实，但增兵之说完全是反动分子为了配合邱吉尔的挑战演词而制造出来的。但为此，美政府又一次向苏联提出了照会。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各种说不尽的挑战的言词和姿态，但战争真的要爆发了吗？事实是：三月廿一日苏联驻伊大使沙乞可夫向伊政府提出了新方案，整个问题已经有了解决的途径了。三月二十四日，莫斯科广播：苏伊之间关于撤兵问题已成立协议；如无意外，苏军可在五六周之内完成撤退。如此，不管挑拨分子如何挑剔，苏伊问题在基本上可以说是解决了。

总结自三月五日展开的三大事件：

邱吉尔的反苏号召落了空。

东北问题的提出落了空。

伊朗问题的扩大落了空（它与东北问题不同的是它还拖着尾巴）。

云散天晴：三月二十二日斯大林的答美联社的记者问，是这一转变的指标。三月五日，邱吉尔演说后，就有人倡议继续保持英美苏联合作战参谋部；二十二日斯大林谈话后，杜鲁门总统就下令原定五月五日在比基尼岛举行的原子弹试验延期至七月举行，这不就是整个国际局势趋于松弛的最好证明吗？

问题归结到联合国。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联合国是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不是说所有口头上赞成联合国的人就是反对英美同盟坚持三强团结的。不，有一批人，正是因为露骨的英美同盟遭受到英美人民一致的反，他们更想借联合国之名，行英美同盟之实，他们企图把今天的联合国变成昨天的国联，国联的本质是以反苏为目的的。这危机今天还未过去。

三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在纽约开会。反苏的高潮虽过，但

它的余波犹存，这余波表现在安全理事会里。现在不去复述过去五天内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问题争执的经过；要指出的是：一如前述，苏伊问题在基本上已经由苏伊直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而解决了。但英美仍锲而不舍，坚持讨论这一问题，实在令人有未免过甚之感，这种态度不过是徒然增加麻烦，对于增强三强的合作是绝对没有好处的。

又一次的反苏高潮过去了，从这动荡的六周中，我们得出什么教训呢？

一、人民不需要战争，任何战争的号召都将遭遇到千百万人民坚决地反对。有人把邱吉尔三月五日的演词，说成“其情形实堪比拟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一九三七年十月芝加哥演说”（三月十五日《世界日报》），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法西斯论调在全世界范围内究竟是少数。

二、人民懂得怎样保卫和平，没有强大的民主和平的力量和毫不动摇退缩的立场，挑拨战争的反动逆流是不会自动回头的。

三、反动的战争挑拨者不知休息为何物。只有同样不知休息为何物的千百万和平保卫者，经常睁开警觉的巨眼，不怕大吓小吓，揭穿大骗小骗，为保卫民主和平的崇高事业而斗争，才能击退这一批喝醉了酒的暴徒。

（本篇原题为《誓觉》）

